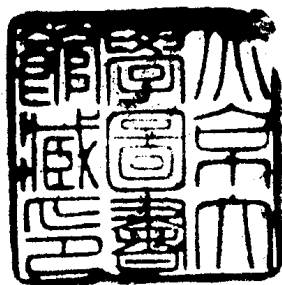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九六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本……一

分類尺牘新語二十四卷〔清〕徐士俊　汪淇輯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三五九

而庵説唐詩二十二卷首一卷〔清〕徐增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誥堂刻本……五三三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文略二十卷》提要

金華文畧卷之七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書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

正身文度

論

詩論　范浚

孔子緝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援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

事故不得不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挽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夜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亾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兎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交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絶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盛德之備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逸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

穿鑿遷就而自明也

泚于經術後學不能道一字　阮霞嶼

性論

范浚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强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

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子軻不能無議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

强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夫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

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以善爲不足盡性者以善爲性之用而人生而靜之初不可以惡名亦不可以善名也而不知寂然太虛可名性體亦可名善體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好善優於天下一善而天下之理畢矣崇性而抑善則理學無實用矣王崇炳

六國論　范浚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懼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狠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鬬而坐制其敝也當是時天下稱强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廹于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二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駈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閒齊楚之攻韓魏

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爲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殃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駈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于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而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豈搤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臂以相侵擾是秦常鬬六國而

坐制其敝也秦所以得鬬六國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而合爲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與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閒其異心而攻鬬之也若秦之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

人成之以閒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一定而不易歲併力以患秦則秦人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悔所攻之兵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反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于函谷而制其敝也秦安得而攻鬬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妒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遺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深于情事如指諸掌　阮霞嶼

春秋論

范浚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于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脩好謂哉仝則曰戎非中

夏敵公輙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穀梁傳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讙豈禮也哉仝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仝則曰齊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譏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仝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覆熟諦玩然後知聖人

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爲戎虜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

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信經不信傳爲後世窮經者開一隻眼　阮霞嶼

大禹論下　呂祖謙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郤其來勢之積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已爲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因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巳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嘗生於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

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爲用其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惟其利也而狃於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才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索於其謀之不决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决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之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辟彼此之不相爲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

既詳矣務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裋褐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其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以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

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使聖人刪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頗似東坡先生之文俊徤靈逸之氣風馳電掣捉之不得是其天才初放時作也 王崇炳

成湯論

呂祖謙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巳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孚之於巳日者革而孚也孚之於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則巳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孚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

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孚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孚人者其出於季世之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為而至於是也湯居時之窮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

命極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諭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固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

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何如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穡曰其如台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益憂無以爲後世之詞也夫有所創而懲其遂焉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爲武王伐紂者設也爲乎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人

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爲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爲也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按湯之言定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誥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是昭也王奚慙哉吁虺之誥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虺之誥亦奚爲

繼世爲君必有放伐理也勢也其局自湯而開則不能無此一慙不慙非聖人也慙而不爲亦非聖人也天理並起必擇其一而棄其一者所謂執兩而用中也　王崇炳

秦論

唐仲友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啓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于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陵内則有姦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并吞八荒之氣震疊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絶於是罷侯置守以絶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疎威屬以弱諸侯之勢南取百粤北築長城而却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杜姦雄之變秦皇之心

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然而趙高刀筆之材乞丐廝養之屬盜弄國柄殺嫡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貴蒙恬以宿將之重迫于咫尺之詔頫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氓隸之徒甕牖繩樞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累挫于楚漢之鋒輿尸而縛而不能禦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臟之動六府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倘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亾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某劑平某藏明日投某

藥治某府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後使庸醫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材者國之醫師也善防患者脩德以固民心擇賢以輔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白起之戰勝專以斬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假然自以爲功高三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殺學士以危黔首重賦斂興力役以毒天下偶語者誅誹謗者族民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奸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咎哉嚮使始皇平一海内之後衆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

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擇其忠賢以共憂民患然後解去密網行先王之仁政剷除横斂復什一之中制戢干戈櫜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廩散幣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傜少事以佐百姓之急敬老慈幼以革偷薄之俗使普天之下元元之衆驩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上雖有田常之臣不敢竊國之靈蚩尤之徒不得使爲亂也藉令患生於不測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不勞餘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絶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甚天下之患莫急于商民與諸侯地方且封國八百因商民以立武

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疎矣然而豐鎬之業安于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歷是無他故爲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不測之患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視之則思過半矣視長沙過秦論文則稍不及而識義過之民風士習國家之元氣元氣旺雖有疾無損而大臣則醫師也故人君當預養人材以待不時之用漢唐明皆屢經禍亂而皆有人出而已之國幾濟危而神鼎永固豈非醫師良哉 王崇炳

患不必預防因病服藥可矣然脩德以固民心養賢以作良醫此又爲帝王不易之法所謂不防之防也有此之不察而他務是圖是防之不得其理適足以啓天下之患矣 蔣孫颺識

論語論

唐仲友

論語者孔門弟子所錄講論之語故總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龔奮夏侯勝魯扶卿蕭望之之徒傳之古人出孔壁與魯論同惟分子張問政一章爲一篇故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爲之訓說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合而考之刪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章句出焉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古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謂之集解齊論逸亡古論篇次亦不復見梁皇侃本晏集解兼取晉江熙集衞瓘等十三家附以諸儒訓釋名字出十三家外唐賈公彥韓愈爲之註疏皇朝邢昺奉詔刊定本晏集解刊校侃疏約而修之賈疏韓注不傳於世筆解托之愈及李翺非其本真自昺疏後論語之說益多程氏發克己一貫之學繼之者紛如矣孔子抱帝王之道當春秋之際無位以行設教洙泗之上弟子願從之游而觀於周反於魯不用則適諸侯反復齊衞杞宋陳鄭楚蔡之郊雖所至之國必聞其政名卿大夫執贄問道終不能爲多致國凡聖人樂天知命不失其時而四方弟子歸之益衆其徒三

于達者七十盖相與問答講明是道抑揚高下長善救失譬諸造化隨物賦形精麄本末纖悉該備子貢譬之宮墻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可得而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之歎曾子一貫之唯庶幾及之然聖道曲成小大各得學不躐等教不陵節得其片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皆可求至聖人之域夫子既歿曾子有子之門人慮門人各有傳授源遠而末益分所傳者駁因與聖道舛馳乃相與論集夫子與弟子及時君世人答問并其所常稱誦應事接物容貌禮節問以諸弟子善言行事不悖聖人之道者畧以義類相附謂之論

語凡二十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粲然著矣學者能以心會於一言有所悟解即為入道之門所到淺深則視學力之勤怠心之作輟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為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畧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也近世釋者極力探討各以已意為說以為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善乎司馬公之說也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中之為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不獨為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取其中乎的

者舍其未中者不敢自謂取舍之當可以傳學者姑以開顓蒙可也雖然吾猶未免于蒙也亦贅衆人之見以自訓而已

所論甚平淡而大義悉包末段似為朱子而發而氣甚和平可以覘其養矣謂漢儒訓詁大義使學者自求而得之是也然不起其論則亦不能得也用其言而盡沒其功土芥視之則不可也　裔孫騤識

孟子論　唐仲友

漢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至趙岐謂外書四篇似非孟子本眞獨條理其七篇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孟子書之本末岐言詳矣未爲深知孟子者故其言博大尊顯而未得其精微蓋孟子之道自荀卿不能知之方列諸十二子謂之罪人卿以性爲惡禮爲僞其非孟子則宜漢楊子雲唐韓退之皆尊孟子子雲稱其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又稱其勇于義而果于德若深知孟子者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孟子醇乎醇孟氏功不在禹下可謂推尊之極至論優入聖域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

之極致者也問聖人而師之雖得子思之正傳而不問夫子之親授其視顏曾爲難卓然獨立于微言已絕百家竝起之際守夫子之道見于言行無毫釐外馳學而知之造乎聖人之域未有能先之者子雲知足以知孟子之汙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功不在禹下信然類之荀卿褊矣吐辭爲經擧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孟子以之非卿之所能及也子雲思苦言艱有見乎奧要而自病其允蹈之未至遜尾之屬于勇蓋有美焉至闢塞路欲自齊于勇果者故其稱美之言云耳退之排釋老不避死故尊孟氏竊有志焉至于深見性命之本乎雲退之若瞠乎其後矣自荀楊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說蠭起如此則發明性善孟子豈强爲之說哉因其紛擾將迷乎善不善之際故以一定之論發醯雞之覆明人之皆可以爲堯舜使人爲可勉而天理不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惟善不善混而不明故明告之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惟性命離而不合故明告之曰性有

命焉命有性焉君子不謂性命自二說之開明而易繫中庸昭若日月誠如爲善其于一性寫跡同于一天味色聲臭安佚隨所寓而無求仁義禮智聖人率吾性而可至尚復有雞鳴而爲利大放而不求者邪開明萬世之功泰于六經豈若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反觀一心尚如暗室者邪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又謂大賢擬聖而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旨意合同者類而列之尤未爲知孟子者孟子願學孔子乃在于聖之時入對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故于孔子不求苟同亦不苟異辭受去就惟道是從幾若夫子之無可無

不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益深得于易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故言行之發醇乎醇其仁義也微乎微其性命也謂其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是以文求之而未知其意以漢儒待孟子者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退之此說敝諸趙岐則象論語之言見識殊矣嘗以太史公書考伐燕之問乃在湣王凡孟子之書言齊王者皆湣王也其稱宣王問取燕者皆當爲齊王傳之誤也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是皆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爲卿焉爲其大夫言焉以滕之褊小猶勉以爲善國豈非聖人之意以人之性

善亡者可存小者可大而不忍絕人邪孔孟伊周同乎一心故夏桀衛靈齊湣宋偃在所不棄茲其所以爲大也說者譏孟子言湯武異乎孔子宗周之意是豈知聖人之時也哉周衰而欲興之本心也周不能而望魯魯不能而望齊晉齊晉不能而望秦夏舒之誅伯來之役雖與楚不絕也詩曰天命靡常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哉七國各據千里而王以塗炭其民非有如湯武者決鳴條牧野之職尚有倒載干戈之期邪湯武之師不舉而秦以力致得之天下並起而亡秦漢假湯武之跡而遂收之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孟子不忍斯民之

禍而言可謂驗矣彼迂儒之言何必病哉本朝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至欲推揚雄以先之雖不敢言其意如此此如見子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豈得失之論也尊孟子如子雲退之則可矣而獨于性命之本有所未逮程氏知孟子之大而謂其未醇則亦昧乎性善之說云耳然則何以處孟子曰灼見乎性命之本大醇乎仁義之說學力之極致聖人之正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孟子者學知而至乎覺利行而至乎安深

造之道而及乎取之左右逢其原大不足以盡之進乎化而猶可加者歟

深悉其故而聚其綱非讀書有得不能爲此言其云程氏昧性善之云者以定性書微與孟子不同也　王[illegible]識

易論　　唐仲友

昔伏羲氏受河圖、法象天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鳥獸之文、土壤之宜、生蓍倚數、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炎黃堯舜、通變盡利、皆取諸卦、周官太卜有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蓋上世遺書、八卦之說、文王拘羑里、序卦、始乾坤、終未濟、分上下篇、繫辭焉、是謂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以黜八索、門人子夏爲之傳、周末疇人子弟分散、更秦焚書、周易以卜筮獲存、連山歸藏、惟

莜筮占卜、能知其眞僞、自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至田何、漢興、易有數家之傳、何以卦爻彖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說者自爲章句、何授丁寬、後有施孟梁丘氏、列于學官、京房自言受易焦贛、贛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別爲京氏學、嘗立復罷、費直傳易、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專以彖象文言參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无咎悔亾、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高相易亦無章句、傳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寬、二家止傳民閒、後漢立施孟梁丘、京氏、費高未得立、陳元鄭衆皆傳費氏、馬融鄭康成荀爽魏王肅王

弼各爲之傳註、弼註亦用卦爻彖象相雜之經、自是費氏大興、至西晉、梁丘施高氏書亾、孟京氏有書無師、江左諸儒竝傳王弼、弼不註繫辭以下、相承以晉韓康伯註續之、河洛猶祖康成、至隋王註盛行、鄭學遂微、唐詔孔穎達等撰正義、雖博採衆說、而主王學、後李鼎祚以鄭王皆滯一偏、乃合康成以來三十餘家爲集解、終不顯行、國朝易家、大抵本王註孔義、參以己說、象數之學、始自陳摶、稍復派別、更相祖習、學者罕傳、初漢揚雄擬易作太元、後儒復有洞極、元包、皇極經世、潛虛之屬、雖參差不齊、皆易之支流、與苗裔、夫易道深矣、人更數聖、辭變象占四者具焉。去

聖既遠、傳者失其本眞、術數雜辭、學徒厭棄、所尚止辭而已、然易於六經、備含天地之美、人事之變、萬物之理、蓋彰彰焉、雖說者各自名家、折衷於夫子、其是非不可誣矣、易之爲義、變易不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由其不易、故能變易、惟其變易、是以不易、道在太極之先、生生不窮、亘萬世而無弊。孰知其始、孰知其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一動一息、無非易者。今所謂易、特其書耳。書之未作、道未嘗損、書之既作、道未嘗加、道無加損、易何爲而作乎。聖人有憂乎斯世也。元氣運乎兩間、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能參天地而用萬物、一性之中、此道具足、率性

而行何往非易然而氣運無積稟受不齊四端雖均昏明萬品不可謂異不可謂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後知後覺有賚乎先而命戸曉勞而不給易之作否道無加損而見道者有加損故聖人不得已也道者體常而盡變愚夫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能伏羲之憂患雖不可得聞至于文王羑里周公居東孔子歷聘自古遭變未有若三聖人之深者生知安行猶曰不易因巳之困厄念民之顛蒙日用飲食尚有逃而不知者易之不作則洗心同患其能兩全乎仰此以推伏羲之心其可知矣易道無窮言意難盡聖作既久世變愈多伏羲之卦具矣猶有未諭孔子不

得不辭文王之辭備矣猶有未諭周公不得不爻周公之爻明矣猶有未諭孔子不得不翼十翼既作易道大彰賢與不賢識有大小無非易者講師傳註各以所識發明而巳故知作易之本心是爲學易之門戸聖人之意大槩明變通之道使天下避凶趨吉歸于不易而巳凡易之言吉凶者曰如是而凶如是而吉不可得而違也曰如是而吉非曰不可以凶反乎此則凶矣曰如是而凶非曰不可以免反乎此則可以免矣故易本乎數寓于象以明乎道者也卦爲時爻爲位當是時居是位如是而吉反之則凶如是而凶反之則免此則聖人開導萬世之端也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雖夫子不能以言喻故易有常典而不可爲典要在人而已至於象數之奧變通之不一未可悉數具于別說茲特舉其大綱耳

寛通不徼中有妙義可以窺尋 正位識

書論　　　　唐仲友

書者古君臣胥訓告教誨之辭皆其事之大而書於策者主於記言掌在右史孔子觀周得四代之書討論斷定自堯迄秦凡百篇帝王之制備矣中遭坑焚道隱籍滅漢興伏生口傳二十九篇古文出于孔壁孔安國以隸古定升序五十九篇引序各冠篇首定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上之書府受詔作傳會巫蠱不以聞諸儒所傳授皆伏生書由是有今文尚書之號今文泰誓一書河內女子所獻言白魚流火之瑞自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皆信據之伯冏篇出張霸折合二十九篇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為作首

尾凡百二篇未幾旹黜諸儒頗有好古文者劉歆杜林鄭興之屬傳之賈逵馬融為作訓傳鄭康成亦為之注然皆二十九篇而已晉杜預集左氏解凡在伏生書外皆謂之逸書是預亦不見古文也及永嘉後伏生學絕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以王肅注伏生書補之齊建武中始列國學至唐明皇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而藏古文伏生之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章句相傳至數百萬言迄晉而書亡孔傳始出尚與鄭氏竝行至隋而鄭氏微唐貞觀中諸儒定正義宗孔傳明皇更今文易顚為陂孔傳獨行迄本朝熙寧中王安石受詔作傳多與孔異又用字說分析小文儒者厭之更好孔義安石傳行數十年寖以微息而書不勝異說漢儒見古文為訓傳止二十九篇計在洪科安石傳行孔義幾磨士學經為道而趨時好類如此夫書政事之記雖文爾雅要之上下相救主于開論據經文反覆之坦然明白雖傳注章句亡闕孔學獨存而書之大義畧可覩矣庶事萬幾細大畢舉罔未可一言該至於奉順天地敬育民物反身修德任賢去邪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帝王一轍而君臣更相責望之意大氐在是以序文覩之思過半矣典謨訓教誓命後儒各以征歌貢範非也征誓也歌範皆訓也貢謨之屬

也六體備矣古之君不敢自謂不能而欲盡君道古之臣不敢謂其君不能而欲盡臣道亦不敢愚其民謂可智能力使而必欲其心悅而誠服也故推其至誠之心發于都命吁咈可寧告戒之際以相可否以相始終以相開益以相保惠無非大公至正之心而無一毫之私意小智夫是以上下相信相親以為唐虞夏商周之盛雖有聖賢時有汙隆其道一也從之則治則安則榮違之則亂則危則辱以陷于死亡萬世之鑒戒著矣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也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啓中宗高成康也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太甲穆王也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

太康桀紂是也始乎堯典終乎呂刑書之義備矣必繼以平王魯秦之書何也王道之闕聖人有望乎此也平王之命猶有周也奈何其不自强也費誓所以屏周也奈何其子孫莫之繼也秦誓悔力而反德也奈何其不踐言也齊晉霸矣聖人無望望焉三書可王而不爲也其國猶存焉存三書以望乎三國而閔斯民也聖人定書之意尭勿於此湯以亳文王以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周魯雖衰未貶于百里秦則過之矣秦周之舊也變德爲功易禮而刑幾復而不能文武之道隳矣書於是乎終見秦之猶可復乎周而況他乎帝王之道於是乎不墜故書之斷自唐虞者

易知而終乎二篇者不可不辨也昔之言書者有渾渾灝灝噩噩之異文之世變固如此然所爲言者不同則辭亦異爲聖賢言易簡而溫厚爲中材言深切而丁寧爲衆人言懇惻而繁悉觀其所爲言以探其君臣之心術其大公至正一出于至誠者庶幾見之至其政事之纖悉道德之精微一言之間悉有深旨未可以訓詁盡者又在學者默而識之孟子曰欲爲君臣皆法堯舜而已矣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此書之綱也

考據精核統括大義弘實明暢鉅儒之文 阮實典

春秋論

唐仲友

古史各有名魯史謂之春秋孔子閔王室之衰歷聘列國不得伸其志反乎魯而脩六經脩其文以寓王法不更其名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頌息雅變王詩降而爲風平之末隱之始也絕望于平託始于隱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名不同而其爲史一也魯官書之爲史孔子脩之爲經寓王法焉史所不能與也故曰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凡春秋之大旨不出於此然夫子在匹夫之位而操天子之權慮深意遠門人不能預各以己意傳授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自夫子殁距秦數百年以口脫脫于焚滅公羊家先出胡母生爲之師穀梁大之至論石渠乃立學官左氏後出劉歆好之諸儒疾之如讎陳范爭論東都賈逵繼之而左氏稍伸至晉杜征南預爲集解纂例以發明之左氏稍彰公羊之學定于何休范甯爲穀梁集解謂三傳互有短長唐孔穎達爲左氏正義穀梁疏楊士勛別作公羊疏不著其名或曰徐彥至本朝邢昺是正三疏始行蓋春秋之說五家鄒夾喪于漢三家並立以迄於唐至啖趙撫刪三家不本所承自是而後春秋不勝異說本朝孫明復始爲尊王發微一以王

法繩之諸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夫春秋紀事事實而後書法明三傳釋經借曰未可執一論至于載事左丘明為實魯史齊人家人之與隣里其見聞固異也夫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當是時美刺形于詩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至于大夫陪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或書事之末而其端在數十百年之前或書事之本而其驗在數十百年之後或本末具而閱前後數公之事若不通春秋之意首尾互見則執一辭而斷以王法法則嚴矣其如春秋何春秋之意三傳未之或知況啖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儻如

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者詩亾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辭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考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揣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爾況啖趙乎況後之諸儒乎據左氏以觀春秋其書事之末若胥命于蒲者尚不知其始也其書事之本

而其效見于春秋之後若晉之三卿齊之陳氏左氏猶得而載焉公穀蔑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蕭叔朝公終于楚子滅蕭作丘甲繼之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乃為擅魯之計者悉据左氏而可見公穀舛矣守二傳者如荀楊之言性摭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無乃不知而作者乎學者據左氏之事實參春秋之本末其不在左氏者其前推之詩書周官其後參之司馬氏得其事實然後言聖人之意庶幾不至捕風捉影而繪畫鬼神之形相縱未得聖人本意觸類而長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

子之道焉君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西河先生曰孔子所修者簡書左氏所修者策書簡書載其綱策書載其詳然則春秋與左氏傳固相表裏者也左氏為案春秋為斷不易之論不是袒附丘明也王崇炳

性論

唐仲友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閒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始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為異論終見絀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在揚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揚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性益難矣吾於四子之說竊獨有取於孟子木之生也有梗楠有樗櫟為舟為器為弓為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為澤為沼為沚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層諸層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為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揚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為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為惡善本誠也而以為偽然則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耳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為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偽為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悔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

不論理不論氣不論理氣分合只就情之所發言之原本孟子益復敷暢其說不徹正當使人蓮心盡開　裔孫驤識

學論　唐仲友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
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約絮三千無益于寒學
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
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學而能專心其有
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
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蔽
衆爲文貴於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强其所劣得
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
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

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
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夸誕而無當其行詭譎
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
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
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
自盡其材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
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瞽卜祝
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王之典籍
各舉其職見於答問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後醫和祝晉
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
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丘父史蘇豎綬之流發爲辭令
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
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
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
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
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
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
骫骳不經恢詭奇怪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
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曆河渠地理之學射御
卜筮術數技藝之家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

求如春秋之人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
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眞賢實能後世之取士
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
百職至于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材多以圖歷
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

布帛菽粟實用之文乃救時之良藥　阮霞輿

學必務實乃爲有用此不易之論也世之好高務名者
當以此銘之座右　裔孫驥識

道藝論　　唐仲友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也以六藝王宮之官府則宮正教以藝國子之遊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藝不屑爲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曰彼有司存焉覩鐘鼓管磬干戚羽毛之設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恥于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況下于周孔者而可恥于藝乎學者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嘗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爲夫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言也聖人之爲是言者欲學者之尊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爲藝之藝而欲其爲道之藝也道散乎形氣之間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王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取乎非道之藝乎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尚得聞衰周之道藝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子太叔告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泠州鳩告以保樂愛財之道鑄射一人掩其目如工尹商之仁蓋與射者比有如王良之正反正爲乏伯宗以知豐舒之亾皿蟲爲蠱醫和以知晉侯之疾萬盈數也卜偃知魏之必大世數末也史趙知陳之復封此皆藝之近于道者也若乃居喪而求彝器數典而忘其祖知悼子在堂而聞鐘聲譏七札之微則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憤羊羹之偏則曰今日之御我爲政圖用璜之利則曰不用吾言鄭人將火此皆藝之戾于道者也學藝而戾于道誠小人也學藝而近于道不亦君子乎顏淵之言曰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孟子之言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聯御一藝爾顏子以之得御民之道孟子於此悟聖智之理道志於藝果何所不在耶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貴學者念夫子之言以求顏孟之德於道藝其庶幾乎

含華功經六藝儒教日精而日流于無用此篇千古不刊之論　曾孫驥識

釋老論　　　　　　唐仲友

自道釋之說熾於中國使吾人民不蓄田疇不闢財用不足甲兵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衆男女怨曠而淫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辨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感小人超脫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爨灰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增算吾何恤於為惡何憚于事釋老乎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

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洞溺世處庸俗孰若自在而遊樂國乎與其同朝菌夕蟪蛄孰若蟬脫而登蓬瀛乎吾何為而不從釋老也至於君子其識必異於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死生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於披析示人則又優於儒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為士者失其所學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脫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害道之所籍以傳天下所觀以為法也乃惑于疑似之際反引而加諸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蕩然而莫之反吁可悲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者也聖人之知審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惝惝然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蓋嘗於易繫辭諄諄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遇難也結纓而死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

知死不欲子路捨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啟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簀子張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啟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簀者欲正而斃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澌盡者精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曷嘗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者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間也學者不求易論語之間而好觀道釋之書不以曾子子張為法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道釋有所悟矣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比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于世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所謂死而不亡者噫亦

惑矣生死一理晝夜一道豈有不可於生而可於死後
者是誠可哀矣然亦無足怪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道釋之學皆剽儒書之
餘以文飾其說不可謂無可觀也故尤足以惑人此道釋
之甚害而君子之所深惡也昔孟子比楊墨於禽獸爲其
似是而非其流弊必至於此今道釋者爲己則一毫不
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
後之君子信吾說而守之率天下而歸正道斯民其少瘳
乎獸之食人其少止乎

以釋老爲不可學則可以其書爲剽儒書而爲之則不
可強詞枉人自受大屈毋乃釋子所云業報乎　王崇炳

以釋氏爲必不可從儒者衛道之心有不得不然者駁
議

井田綱領論上

唐仲友

井田之制周禮畧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途諸侯之
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畧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
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
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
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
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賞
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
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
此段言六鄉授地治民之法
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
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
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
無公田不用丘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
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謂什一使自賦
此段言六遂授地治民之法
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
鄙爲縣五縣爲遂居民出賦大槩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
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

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大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間也（此段合鄉遂言出軍之法）鄉遂乘法成於族都兵車一乘馬四疋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此段言都鄙授地之法）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此段言都鄙出軍之法）四丘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之賦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丘乘踐戰者地兼溝洫屋兼三夫市聚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革鞔而攻車建五兵故於丘甸言兵車

於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故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此段以都鄙授田與鄉遂論同異）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畧與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廛者廬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萊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萊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此段以都鄙出軍與鄉遂論同異）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强幹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丘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質

人戎馬有物買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充革車司戈盾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丘乘之具於民此先王所以爲至公至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名六卿則卿治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丘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丘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徵耳言井田者

通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illegible]矣

此悅齋帝王經世之學井田廢後未見有如此說之明且盡者 咸雪崖

井田綱領論下

唐仲友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鄰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

之民遂以田里安民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宅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遂列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

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
如之都鄙用兵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
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倣王國之制大國三軍
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倣焉是謂
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制甿則均之
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
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制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
與服戎豈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禮則無力
政是謂力役丘乘之馬牛車甲備于民鄉遂之馬牛車甲
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二之

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補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
畜牧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菜如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
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鼈不勝食
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蕃毓王親耕后親蠶
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狗農者九而王畿以大狗耩穀
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司徒下迄草人設官非一種穀
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
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之荒闢行慶責焉
是謂勸農爲之郊望方社雩禜蒸嘗以逆祥除災下至貓

虎坊墉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
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同民樂嘗
發社稼穡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有
餘更予之田餘夫謂之羨予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謂
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無業無牲無盛無槨不
帛不衰以恥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豊故有遺人掌委積
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
興鋤利甿轉移執事新甿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
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

因人之欲習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遲速擊刺之節
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豵獻豜以明其分守頒徒隆
諸長以達其弟順其在諸侯速率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
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閭以相受族
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賙相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謂厚
俗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
日脩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
救巡問觀察以强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
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

王遂亦與吡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與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於是乎取之是謂興賢凡先王亦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

條曰粲然一覽可識其大豈尋常記誦之學可擬其萬一　咸宇崖

宋滸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輙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蘇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仲友唐公皆以儒術爲實發冠而唐所著過于東萊見有六經解九經發微十七史廣義帝王經世圖譜天官地理

禮樂刑法陰陽上術諸考辨以及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澌滅不存矣正傳作敎鄉錄金華守趙鶴作文統人與文皆不載章廷式作文獻錄其人而畧其文吳賜如作婺書因事錄其文而不詳向徵阮公覆輿特識錄其文于文徵郎今之二十篇亦倒付秦火矣考之朱子本傳唐仲友知台州與時相王淮同里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以使節行部得其奸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凡萬言而以濫狎嚴蘂爲首嚴蘂者天台營妓也兼善諸伎嘗通文史仲友守台日酒次命賦紅白桃花不擇思而辭成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縑既被劾備受箠楚一語不及唐獄吏曰罪止於杖何不早承徒受苦爲蘂曰身爲賤伎卽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君子寧死不可誣也于是再痛杖之仍繫獄委頓幾死未幾岳霖高卿代朱子爲憲因賀朔憐其無辜命以詞自陳蘂口占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時有宗室納爲小婦宋元野史俱載其事據此則仲

友狎妓事亦未必眞矣兄宋時士大夫以攜妓飲酒爲常卽嶽嶽風裁如胡邦衡尚不免朱子或別有惡于仲友而特假諸此乎周密齊東野語畧云仲友平時恃才輕侮晦菴而陳同甫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往見朱文公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子銜之遂以部內有寃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摭唐罪具奏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據此則朱子與唐毋乃以理學異同遂持門戶激成此事草間跧伏之

夫學行不足為時輕重悅齋之事載之國史遺蓋千古豈能憑藉牙頰滌其瘢垢猶幸其文尚在景濂平仲一代大儒地近時邇言必有徵聊敘其畧以俟剛齋君子云 崇炳識

金華文畧卷之八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丕梓

正學恩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刊

正身文度

論

兵法奇正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摧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剋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

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闕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摧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飄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

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蘊天下之奇才也乎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擷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論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法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祈山三郡嚮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郛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

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將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撻之以正兵欲收功于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以料敵爲談兵八陣五花無不曉暢 阮霞與

韓信論　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峙出其勢足以廹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窮之而愈知贊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逡巡而不敢前

則是負勝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豈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扐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乃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

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况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懼而不敢入哉吾以是

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鬬彼又不肯戰廼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避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彼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

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皆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埶將相廹迺鼓譟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綿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

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眞以爲綿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深于兵者之言 阮貴與

薛公論

陳亮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扶人各有心對面相議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彌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辨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

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權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奮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權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illegible]疲[illegible]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

[illegible]大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楚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為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

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皐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皐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則潛兵已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

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大勢大義不論攻圍劫殺小策算固知英雄所見者大

阮霞嶼

光武論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奮寡而擊衆率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周室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嘗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

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與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闒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譬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

猶長蛇之赘草也以物而肆其赘則其勢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赘也故且身狥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弊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狥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

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成僅其赘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姦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鬭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群叛騁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于沙上之謀乎光武勑使歸營亂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解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龍川先生實實經濟士故能談天下大計非危言無當者 阮霞園

七制論

陳亮

或問曰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而不言其德者何也曰考論人物要當循其常變而觀之不可以一律例也評後世之人物一繩以帝王之盛德則自秦漢以下殆無全人矣寒暑之推移天不能以常春晦明之遞遷日不能以常晝時乎皆唐虞三代也君心退藏於道德之密民俗優游於德化之中固不容專以功名也奈之何秦人挈宇宙而鼎鑊之生民之無聊甚矣當是時也苟有君人出而拯之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而子子孫孫遞遞相承又皆有以覆護培植之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於閭里

之間若是而猶曰無功可不可耶若是而猶欲辨其德而掩其功是亦不恕而已矣吾嘗考古今之變斯民之不幸莫秦若也長城築愁阿房築怨左穽右擭前衍後揚恭容身而無所也高皇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苛解嬈剔荒濯穢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向之死亡者今俄而骨肉矣此其功直與天地等矣加以文帝以仁柔而循之武帝以經術而治之宣帝以紀綱而正之雖中更新室之變而民心終依依不忍離漢者不可謂其功之細也羣盜蝟與三精霧塞吾赤子復罹荼毒之苦光皇煙赤帝之灰而復燃之拔民於洶潭之中而飲以清冷之水斯民復知有漢矣繼以明帝之政平訟理章帝之寬大長者而漢脉遂壽於四百年之永雖以奸雄之操睥睨漢鼎終垂涎而不敢舉者民之戴漢舊矣君子攷論漢家之治謂非七制之功可乎然仲淹終不敢許七制以德而止於功者其意微矣古者帝王其於治心修性之學蓋深講而詳究之故其措於治者醇白無疵則其於德無愧矣乃若高皇之不學固於德不據焉武帝之僞宣帝之刻光武明帝之察察皆於德不足焉惟文帝章帝之寬僅足以言德而一則不能容手足之愛一則不能禁奸臣之横無乃功有餘而德不足焉仲淹取其所長畧其所短

而奚其瑕責之今若懼夫世俗之變而道德之日以薄者如此也况乎仲淹之生值李唐之未興念民生之憔悴未有甚於斯時也故其著書深有取於漢之七制若有慨慕不足之意向使仲淹生於唐虞三代之時豈復知有七制之功也哉吁燭火遇夜而有功桔槔遇旱而有功七制遇暴秦而有功仲淹方頌其功而悼其時之已非古故未暇辨其德而貶其德之不如古吁攷仲淹之論可謂忠厚之至究仲淹之心蓋亦有感也夫

君道必堯臣道必舜稷將第一等事讓人做便同自棄然稷卨第二等事便不做則生民何賴同甫之揚七制即孔子仁管仲之意未可輕議[illegible]

天地萬物造化論

廬陵劉[illegible]西畧　王柏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者言萬化相混沌而未始相離也混沌已分乃開天地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爲天重濁凝而爲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沖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故束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㕣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俱左焉日經乎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躔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酉房昴宿則跨赤道晝夜平分而中停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月向日處一半常光既望之夕月與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傍自下而視故但見如一鈎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亦猶日初出時人平視之則大及既中仰視之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耶日初而

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臨故也夏而炎蓋陽氣所熏冬而寒乃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形小日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鑑中有微暗乃爲地形所掩也月魄承日故明爲所蔽而日食晦朔之際日月同度乃相發掩或有深淺則爲分類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月食必在望蓋月與日正相對日有暗虛故不受其光陰盛亢陽也雖陽終勝陰然陰若承順則不至相薄而食矣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朔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降婁八月在壽星之數方會則月光盡掩而爲晦已會則月魄復甦而爲朔矣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古曆以九百四十一分爲一日月不及日二十九日半强蓋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爲四百九十九分始以正月二十九日小强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日中分故後中而朔所以大又以正月晦餘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月三十日子正後當半强則日中分尚遠故先中而朔所以小推月小大併見兩月皆可推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出東洙日在參扶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以周天爲四分蓋近一分遠三分弱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日而周天復行二日而與日會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熒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歲星二十八年二周天惟太白金星木辰星常附於日遠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自角至軫爲東陸乃春之日道自斗至壁爲北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爲西陸乃秋之日道自井至參爲南陸乃夏之日道此東西南北爲酉正卯乃天之子午卯酉也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分日衍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升於天而生暑陰降於地而下降故天

轉益緩而氣濁。六降一外相推而成寒暑六驟一下乘相盪而成晝夜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於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日之强。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為一時。初初刻十分初一至初四刻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至正四刻各六十分。積六千分成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冲

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為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為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之謂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之謂歲。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為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為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凉。為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

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為氤相盪而為氳。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摯斂而有質者為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為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雖收雷已震光急而雷聲俱急光緩而雷聲俱緩陽氣正升。為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為雨。陰與陽得助。其蒸騰則飄颺而為雲。和氣散則為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霾曀。黃霾沙也晴陰氣也雨過寒而凝為霰霰得風而裂則為雪六出陰數也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掩日。則虹見。陽伏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

星布氣陰感之。則凝而為霜。陽感之。則液而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為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發交摯。陽發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脈然。自天地剖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陽。溫清地當與羅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利幹僻在北際。羊胛適熟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冰天。象臺歲際璧記納凉。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雞鳴而日已昇。

挹其處壑谷接九檞而氣深燠此地高深然也東海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毋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爲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夫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天地冲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精溢於尢物不過洸沙樓陛瑰異之産葢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溺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漫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

則蜯蛤之屬滿月虧則虛）則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神禹使章亥步之驗東極黑齒西極搏棘南極欲來北極荒鬼自東海至西海相去二萬八千里南海至北海相去二萬六千里洪荒以六合之內言其大今古之間言其遠也）維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燠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鬱熱南抵眞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駮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周世維陽立表求地中處在今河南登封縣元地中處在岳臺乃開封府祥符縣想是有差地亦轉爾）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時多東風近東故也）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

其數（時多西風近西故也）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於陰故能闢而受以爲水（坎中滿故能受水）陽附於陰故直而施以爲火（離中虛故能施外）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坎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所趨其勢蕩洩則流而爲川山氣蘊合而爲嵐木氣倒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傾

西北井也乃地勢高近幽崑山據地之中而南爲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爲潮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後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而陽感也秋爲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若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靈於萬物者爲人散

於動植者爲物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愛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愛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溫者陽也吸而凉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終左猶地道尚右而瓜瓠右纍也（忍冬右纍茅山有右紐柳指其異也）所受之性雖不相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爲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

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從一而生日奇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至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承奇陰日承陽辰日數十二從子至亥）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大時十日五）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有不過五故爲音）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于八蟲爲風風主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

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隆者脂（膏者豕屬而脂羊屬前後皆謂其齒小也）無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出）丹穴之人智（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沒）空同之人武（北戴斗極是謂

空同）陵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險氣多天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衍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人之一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之物亦宜然故鳶飛魚躍性之適也鴉鳴鵲躁跋行喙息蜎飛蠕動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狎鷗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驗將風而鵲下不類感應乎

燕知戊巳。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天掌)(山崩類穴居虎豹之類皆先避去)蠖屈而求伸。彼斷而求活。不類自全乎。(蜥尾可以爲餐爲人所逐知欲其尾斷尾而鼠竄錦雞自斷其尾麝自抉其臍以避死)蜂蟻之君臣。鴻雁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鳶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本也。毛羽飛行之類。故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兕爲陰獸。故尾短。雉爲陽禽。故尾長。乾鵲知來而不知往。(鵲陽物故曰乾知人憂喜之情於未來能結巢於人見之之地不免有探取之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能人言欲捕之先置酒屐於其往來之地猩猩知捕者姓名則罵而去既醉于酒穿其屐人遂前而執之)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鱉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囂。(熊羆之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鹿馬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

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豺狼)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騾馬屬陽。起則先前。駝牛屬陰。起則先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耆。熊之行也有館。(熊山行數千里各有岩穴林薄間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謂之熊館若虎豹出百里迷失故道矣)雀之爲蛤。以殊形而相禪。(如水蟲之爲蜻蜓蟲之化蝶蠶之化蛹蛹之化蛾蛾復能亦皆以不同形相禪)龜之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鸜鵒來巢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邵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嘆曰天下將以南人爲相爾果用王安石蓋地氣自北而南者順自南而北者逆飛禽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其葉自根流。(松柏以葉直根故刈之則不復條肆)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豫章根本深固幹聳聳則根亦如之故工部詩云豫章深出地)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蘋寄根於水。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葵傾心以衛其足)桂樹之下草不植。(桂性熱自能殺衆草)麻黃之莖雪不積。(麻黃性燥宿根所在雪隨消)觀木而可驗晴雨。(檉木本草名雨師將雨其葉潤)占草而可知水旱。(蓍旱則旱草生苦水而水草生)兎絲不土而蔓。暎果無花而實。芡近陽而性暖。(芡花暎日性暖)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皺縮。則資其形以斂肺。生於西者物多辛。(芎辛之類)生於南者物多燥。(胡椒官桂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梅柳參术之類)時方嚴凝。生意固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養。陰慘潛施。故物有浮脆而速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早。(冬種而夏熟)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稟木氣全旺而成)菽稟火氣至水旺而枯。(大豆夏蒔生冬實)

稟水氣至土旺而遂。(粟[illegible]夏[illegible])衍沃之區。以種而疏。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榦。有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榦而榮悴殊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爲螢。麥潤而飛蛾。蛹蟄而體凝。久蟠泥則化爲石。竹藉而石堅。(延安修城滷地得竹筍已化爲石動植皆變)瀕之泥。金水銀爲汞。砒之屑。銅。([illegible]此砒物粉之相制者也)膠投爲漆。鉛同錫合。(此物之相涵養也)燧照火於日。鑑取水於月。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賁星墜而渤海決。銅山摧而雒鐘鳴。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備璞無端。孰窺其際。自非聖

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者疇克然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亦六合賦也熟此一篇天地人物之理過半矣 唐巖

通鑑託始論

王栢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于書治亂吾不得而知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人主所以代天行化也

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于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于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傷氣象索然聖人存于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于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似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睹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

之貴下賜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于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餼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賜餞加之以晏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戰爭攘奪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辟乘周禮平王之崩無弔使又不供王喪

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凡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桓公弒隱而立篡賊也魯人諱之不致命一介之使以告上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爲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醴命侑策重耳爲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受策而出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大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

答命胙賵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嗚呼此又春秋之一變而司馬溫國公資治通鑑遂託始于此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于後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失柄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示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譏微之說而朱文公感興以赧王南下

而不返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淪替之端則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通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始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辭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猶輕重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夫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亟應惟命之承太史公帝紀書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蓋有微意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當是時也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欲斯喪天秩凍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今考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戶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于秦周氏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況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于自棄矣

上下千百年羽翼表章有典有則　阮霞嶼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帝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

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者前所云固央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參據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凡節相傳

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仁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牴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同姓百世不爲昏姻其禮至周而始詳不必援以上繩唐虞非其祖而用禘祭恐非禮意然其意則正而識則辨矣王崇炳

學校論　許謙

三代取士於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爲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爲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古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爲之時屢矣將大有爲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爲其所爲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取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偏全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時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

所追者為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瞀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眾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治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問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韔胄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土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蕝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退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典禮置博士弟子俾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傅說於徒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太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艮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義正詞醇　唐正身

孔子不貶季札論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于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何因而知其貶也說者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肹書字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不然夫齊桓名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于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肹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援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于吳之來聘不主于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直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強盛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

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待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强附他義且貶爲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深合春秋本旨衆說不攻而自破矣 戚雪崖

讀宗澤留守諸疏論

張樞

余讀史至南宋建炎之際帝如揚州宗澤爭之而不得盖未嘗不慨然而爲之憤歎也計澤自留守東京以後疏凡七上大約爲還京師止南幸而發至條上五事而心滋感矣揚州旣幸汪黃志得雖極言其非而又何及乎夫帝王之取天下如鷙鳥之伏而後發有退處數十年而戎衣大定者詩所謂遵養時晦會朝清明是也或株守一隅以明無東顧意則沛公之燒絕棧道是也使高宗而智者即棄京師走揚州使敵國無備生聚教訓爲萬全之策然後一舉而定中原撫故土成中興之大業立不朽之盛事未嘗不可而無如高宗之不能何也且其時之勢有不同於彼者夫兩虎相鬬必有一斃宋不進攻金欲無厭耳澤死之後揚州其能安處哉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揚州一幸而天下大勢去矣爰乃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殆靡所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當夫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高宗雖昏庸未必不深悔夫奸臣之誤國若早從宗澤之言當不至是不幸而至是豈忠簡之願哉前乎忠簡而有李綱之十二事張所之五事以及張浚傅亮王彥之徒如忠簡言者未可更僕數也而盈廷之言卒爲

一二小人所沮夫高宗者將以成中興之大業而立不朽之盛事也乃以天下大事付之一二僉壬之手卽欲分其過以解於天下後世不可得也且夫宋雖失國覆敗人心未忘宋也祖宗父母之念夫人而具也將相未嘗無人也方二帝蒙塵六宮南狩非高宗所親見聞者乎太后之手詔猶在人耳目也西京陵寢沒於金而無祭享之地而高宗偃然坐視漠然無所動於其心蓋久矣其無祖宗父母之思矣或以其勢有難爲者夫金之於宋刦其人而未嘗取其地以待宋之子孫之自取之卽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猶用建炎年號金人聽之于以知民心之未忘宋也

況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張所傅亮爲內外經制兩三月間國威大振及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敵不敢復有江南之志則亦勢之可乘者矣夫揭竿可以興王一旅可以爲帝以天下之大萬民之心迫之以祖宗父母之念加之以忠臣義士之多資之以橫行於天下卽建康襄鄧尚屬下流而區區楊州是適乎夫澤之勸幸應天也亦謂避一時之鋒而徐圖大舉耳孰意其違忠言溺奸佞忘大讐甘心退處竟一往不返哉先民有言宋雖幸楊州而後以京洛委金金雖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沙漠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投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若預見之然而陳之如此其明言之如此其切雖使庸夫孺子婦人宦侍皆得與聞其說而信之而高宗卒不一悟者則小人之於庸主有以深中其隱而莫可解也史載潛善伯彥爲帝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嗚嗚小忠抑何似兒婦人夫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衷高宗方深德之而澤乃欲强之還汴舍目前之逸而爭不可知之功無怪其不能入也嗟乎自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而功名不遂乘時奮節在高宗耳乃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

載而憂憤喪生抱武侯之忠沒洒郿山之淚令人讀其條上諸疏嘆其忠誠所發足以斡旋宋鼎而言卒不行豈不悲哉

傳稱子長年十四五時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其此類是與少年才氣應爾顧難其淹洽耳惜其所爲小臣策者不可復覩蓋闕如已　趙香砂

兵禮論

吳沈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呼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覩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

衆職仰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師秩宗而司空師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行涖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

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節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

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因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粹然儒者之言 崇炳

正統論

王禕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邪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為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

則失于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為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為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　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人而使勿絕也猥以假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天下猶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

為二離合紛紜莫適為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弒其君盜其國以梁為偽固也後唐之興稱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今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

事適類于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幽厲未絕統不能掩千古之惡名孔子無位而稱素王者萬世人主之善惡顧不因統而有增加據實直書可也若南人作史自當以宋齊梁陳隋為統文中子魏人以魏為統宜也後儒議之拘矣至天台方氏乃併欲闕秦與元則益拘矣若子充先生之論欲爽宋與遼金又恐未允 崇炳

六經論 王禕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於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為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為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為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為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斷辯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倫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為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為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為國家天下者不可以一日廢也孔子嘗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為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辭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淆亂

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從兹
嗚呼聖人之用載于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世無
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長
而不壞者緊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
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
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
秋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又曰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
太極也說事莫辯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
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
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

天和也心中之體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
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
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
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
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
而不及于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于心者也況
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具備吾即聖人之用以言之
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
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
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景濂先生亦有六經論大意謂六經皆聖人心學秦漢
以來心學不傳是以高溺玄虛卑安鄙陋致心與經如
冰炭不相入其言與此相表裏故不重錄 阮賓嶼

河圖論

王禕

河圖出于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于此矣而其爲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于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于洛大禹因之而敘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位于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九爲洛書十爲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

特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爲河圖而十爲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故不能無疑于此也先儒或以爲河圖卽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爲卽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爲河圖或以邵子爲主或以列子爲證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或又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之方圖爲洛書此其爲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何者奇耦相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卽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圓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于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

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烏乎曾氏之言固予之所以爲言也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然究不知其何所憑以出也禮運曰河出馬圖則圖似憑馬以出帝王世紀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則又繫圖以龍繫龜以書故記載家皆有云龍負圖龜銜書者乃孔安國則又云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則又稱龍

為龍馬而尚書中候亦曰龍馬銜甲甲似龜背則又以龍馬龜三物為一物矣然究不知所貢之圖所銜之書為何物也而淮南子則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則丹文綠質儼然譜冊矣故鄭康成註大傳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為簡冊之物矣第古來圖書未嘗分屬即易大傳亦並指為聖人則之以畫卦孔安國不知何據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大禹第之以成九類而劉歆固承其說於是圖書截然兩分河圖屬卦洛書屬疇矣乃王充著論謂河圖從河

水中出八卦是也而班固則云尚書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即洛書之文則既以圖書分屬卦疇而又以圖文即卦書文即疇矣要未有以奇偶布點而謂之圖書者則自宋陳希夷始自此以後謂河圖數四十五洛書數五十五者劉牧也牧之言圖書希夷之的傳也謂圓者為圖方者為書者邵堯夫也謂方者十數圓者九數九為圖十為書者朱子發張文饒也二子皆精通邵學者也謂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者阮逸所傳關朗子明之言也朱子則隱用其說以列于易書之首朱子之言出而後儒尚無定論爾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

為洛書而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九宮者蔣得之也從而和之以先天圖與河圖者魏華父也至云戴九履一之洛書即天一地二之河圖者則子充先生此篇之旨也益嘗竊從而論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卦此說之有徵者也至其為龍為馬為龜或九篇或六篇存而不論可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出之大傳以為揲蓍求卦之法此實而有徵者也以為此即河圖洛書亦未有以見其確然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于易既無所據漢儒註疏亦莫之

及而陳希夷首發之希夷道流其即太乙下九宮圖亦未可知也陽數起于一而終于九故黃帝畫井以九明堂之室亦以九夏后氏建州亦以九其敘疇亦以九或者洛書原九數而禹之敘疇因之而以為洛書至禹而出則不可也崇炳議

分野論　　王褘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翼軫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于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纖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屠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授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嘗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于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門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

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門辨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象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今人有研討及此者乎益信古人為不可及　阮霞嶼

兵論

王褘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為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于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于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于光武之三千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于八千之謝玄是也故衆勝寡寡勝于衆常道也至于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于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于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于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畧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畧如何不知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操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弗追趙充國所以綏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操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

易將者危騎刼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逆施之于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于盤縱橫圓直繫于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于盤也孫武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

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祖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于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于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于後世也

出奇無窮先生兵論凡三首此爲絕勝　阮震嶸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道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而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者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

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産畜牧齊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戸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幷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

屬自啓釬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齊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川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

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巳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敝振窮困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獲其實徒爲具文不如隋唐

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塗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

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葢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次家樹藝一夫

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
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
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
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
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
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
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
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
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田潦之患原隰

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
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
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
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
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養生送死
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
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
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
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逆水潦則
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

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
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
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
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
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
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
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
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
富強猶有橈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
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

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
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
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
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
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
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
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
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
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承徵民戶
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

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後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脊川徙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

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蓄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辨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按仲申少事吳立夫盡得其學遊於黃文獻柳文肅之門與潛溪華川爲友文譽不相上下虞山錢宗伯曾稱其皇初井牧諸篇造詣淵源踔厲風發視宋王諸公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五言古詩超然夐邁雖潛溪亦莫能跂何論餘子一時高文典冊皆出其手徒以位不配望至今天下但知潛溪鮮知仲申其推許至矣烏傷吳瑞如作婺書不列仲申與吳正傳作敬鄉錄不收唐悅齋同一隅見皇初篇日所未見井牧篇從文統得之急收入 崇栴識

易論　　章懋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絶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如禽獸等其背爲之謀哉況乎黄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嘿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攺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

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于君子者如此其于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滅貞誡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渥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惡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于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大處起義意正詞粹　唐驤識

書論　章懋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于天下傳于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于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

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于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于窮是獨不可以訓乎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然亦書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于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

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于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于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冬旭春風使人可親　唐驥識

詩論

章懋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弦而用鄕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鏘炳爍磬韻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考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意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于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濵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單舉一義、意正而創、諸作中此爲第一、唐璵識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于一字之褒凜鈇鉞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于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

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非嗚呼爲此說者亇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

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

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亦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議論正大唐賺識

漢光武徙四親廟于章陵論　　姜麟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天下之禮有得爲者有不得爲者不得爲而爲之忒也得爲而不爲薄也此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中庸稱之示法紀也漢宣帝之于悼考哀帝之于共皇宋英宗之於濮王不得爲而爲之也光武之于四親則得爲而不爲也或失之忒或失之薄則以當時討論之臣不學無術倡者驕驕附者譊譊爭者譁呶激者呼號既不知制義之經又不達義起之權陷其君于非禮考三王而謬百世以俟聖人而惑於乎痛哉漢宣帝幼爲犴獄長困閭閻昭帝之前星不光昌邑之負扆無狀於是仆石立僵木起而病已以武帝曾孫入即位矣悼太孫不可禰也戾太子不可祖也蓋昭帝爲太宗則宣帝爲人後者爲之子矣悼考悼后皆禮不得爲也而帝爲之不亦忒乎若哀帝則成帝所子也一旦即位而傅太后要之董賢附之尊共王爲共皇尊傅太后爲皇太后及明年相朱博遂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矣此又禮之不得爲也而哀帝爲之不滋忒乎若宋英宗則仁宗之所擇范馬韓公之所贊即位未久歐陽脩以阿附進

之温公與呂獻可彭思永爭之英宗爲之罷議非二三忠賢則英宗亦一哀帝矣自三君論之宣帝之罪猶輕英宗之罪益輕哀帝則其罪浮矣光武則異於是乙酉之夏以蕭王即天子位都洛陽明年丙戌正月始立宗廟四年始立四親廟宗廟所以祫祭高祖太祖世宗四親廟所以祭其高曾祖考雖同在京師然各自爲廟則不敢不以小宗而合大宗明矣至十九年張純朱浮始以爲言純也浮也非禮官也又未嘗以知禮聞也光武祀高祖以下于太廟祀南頓以下四親廟其于事太宗降私親之禮無少悖戾况未有追尊之名何所嫌而使除之乎元成以優柔相因削弱溺漢元后私外戚養成莽禍以亾西都十五年矣定王之世自舂陵節侯降爲側微無尺土寸民閒關百戰再造大業無所藉于元成哀平也而純與浮使以四廟代四親何所取義乎尊太公爲太上皇漢舊章也光武不能率由以追崇四親既失之薄矣頹怵于純與浮遂立元成哀平之廟一誤也光武但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夫東西兩都何異易代而中隔三世上繼孝元則成與哀平皆爲爵之小鬼矣又一誤也元帝出自宣帝以將後元帝故追尊宣帝又一誤也昭帝以昌邑之廢歷五世而至國亡竟失祔廟之禮至是乃附于太廟以追尊宣帝推其所由啓

也成帝與哀平、祠之長安、蓋附于西京舊廟、世遠故疎之也、洛陽之廟無成與哀平。長安之廟無元與昭宣。豈所以序昭穆哉。又一誤也、節候以下、徙廟章陵、則俯從純與浮議、降其私親也、夫光武政天下於莽篡既成、漢統既絕之餘、節候以下、四親雖無太王王季文王造周之功、然中興之緒、不爲無自矣、宋人謂僖祖無功德、欲遷之祧廟、以爲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王安石云、物豈有無本而生者、程子謂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朱子亦曰、誰教他生得好孫子、又曰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庶兆、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自爲之、然後爲盛也、由是觀之、則光武之于四親、當與並尊之典、俗世親之廟、推而大之、奉高祖爲太祖、序景帝定王以及南頓節侯于三昭三穆、以成東都七廟之制、歲時享嘗、與太廟各陳宗器、各設裳衣、各薦時食、豈不光明周至、郁乎一王之禮哉、顧不出此、爲一偏之議所格、徙四親廟于章陵、借光武蒙遺親之咎、此則得爲而不爲也、致堂謂祖高祖而帝四親、與哀朝事不類、于義未爲不可、則亦以爲可矣、又曰寡恩之譏、不聞于當年、失禮之議、不起于後世、皆幸辭也、蓋致堂亦以爲寡恩矣、以爲失禮矣、幸而免耳、非與光武也、於乎、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謂宣帝也、謂哀帝也、謂英宗也、若光武

則元帝、何嘗以爲之後哉、而使爲父母降而不聽其祭、其不緣人情亦甚矣、世豈獨一光武哉、此古今之大疑、不得不辨、

豈因嘉靖大禮議而發乎、篇中大宗小宗之名、與禮文不合、潘仲鈞之論則有據矣、唐驥

宦官論　　　　唐彪

自古帝王未有不用宦官者亦未有用宦官而不信任之專者天下之官自一命以上皆居於外或終身不見天子或數歲一見即貴如宰相非朝正殿御經筵蒙宣召則不能見惟宦官居宮庭之中日侍人主左右習知其好惡與其所欲爲之事先意承旨何所不中稍有才能天子必深愛之天子深愛之而人主之權皆在其掌握矣今夫富兒擁數萬之貲其左右僮僕即得挾主人之勢以作威福而況夫銀璫左貂出入掖庭承巷閭口啣天語手握王爵者哉故趙高之權足以矯殺太子天下環視而不敢問漢之

張讓手屠元輔唐之仇士良嚛血禁庭而楊復恭且目門生天子也無他宦官執掃除管鑰之事身卑善媚得邀后宮之寵雖天子不甚悅之亦足以自固況乎后宮喜之左右譽之天子未有不信任之者乎或曰宦官之權天子與之后宮與之猶未足爲深害至宰相亦畏懼而趨奉之天下事始不可問矣以天下之大奉一君以人主之尊任一二宰相宰相之權足以擒縱天下而宦官從中制之蓋宰相在外不能深知天子之好惡於是不得不以厚利啖宦官藉其耳目以伺人主之隱故宦官之惡宰相不兼斥焉爲宰相者且時時畏宦官指摘其短而宰相之權反出宦官下此漢唐之亂所以始終於宦官也宋鑒前代之弊重宰相之權宦官聽其節制每月朔望趨宰相之庭有罪出其不意以法治之驅斥貶竄惟其所加至徽宗而童貫王黼開邊起釁則非祖制矣明太祖制爲令典勒石宮中宦官不得習詩書識典故惟令給役而已沿至中葉宮中之石去宦官漸讀書于政司市舶而利權付之矣掌團營而兵權付之矣甚至以江陵相之强勁不能不假援于馮保夫周禮中涓宦豎皆統於外朝而士大夫且得與左右僕從之員今宦官反侵外事刑獄錢穀軍旅皆其所掌宰相不得過而問焉宜其亂亡之速也然則將去宦官乎宦官

不可去也不去宦官又有竊柄覆國之患然則奈何曰做周禮天官之制則人內豎統之冢宰師漢人之法中郎洗戢得備宿衛而御史中丞復以時中宮飭禁則宦官之權輕矣爲人主者清心寡慾以絶逢迎之端慎惜封爵以防倖權之漸日御正殿日御經筵君臣日接以塞蒙蔽之源如此又何慮乎宦官之禍哉不然始以私昵而授之權權旣積重至於倒持魁柄以制天子不得已而用袁紹崔胤之術一舉而空之宦官去而國亦亡矣可不慎哉

起伏頓挫音節高爽後一段尤爲拔本塞源之論翼修先生學經於毛西河夫子學文於黄梨州先生宜其言

有倫脊如此　崇炳

皇初論　胡翰

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爲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爲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爲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爲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鷙毛食血飲雖蟄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朦蒙以羽革卉木而不以爲野塗以獉狉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

於飢寒而不及於火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一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穷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哉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愼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遡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同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作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

避濕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安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補皇初

天下同歸於德繇黃之名易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統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啟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尤焉則君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天下同歸之義義形而法益備矣

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illegible]皆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微也淳漓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察乎淳漓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說揣摩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雜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補皇初

崇儉質術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廢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天下無事最為有效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倘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發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物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收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

朕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不爲皇不爲帝不爲王而爲支景雖後世所莫及然非聖人之治也

意在擬昌黎原道而醇茂嚴正自是宋以後文字要其本領深厚才力揮霍明朝三百年除天台方先生之外恐亦未見其敵錢牧齋稱爲吳越宋王不虛也吾覓此文三年不得刻文畧時不及載後從故人趙曦夫家得皇明文衡見此篇如獲商寶郎積登之文衡所載仲中先生論尚有衡選正祀倚賢慎習四篇以不及盡載爲憾金華學者有爾心表彰者乎將唐悅齋蘇平仲胡仲申三先生文盡蒐而彙爲一集以存一邑文獻是在有志者也 王崇炳

金華文畧卷之九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録

金華夏之正聖舉重梓
正學恩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梓
正身文度

辯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答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如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illegible]其時則衆三分天

下有其二業已伏商無復拘廢昇立閔之節然寅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入而微子不亦見郄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憐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褒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

再叛亨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用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按西河夫子曰商書微子篇所云遯荒行遯者非奔周也考其詭淵之故則以泰誓舊文關紂作新聲而太師少師有抱器奔散之事此二師者樂師也適與微子篇太師少師相合而宋世家載微子又有持祭器造軍門之文此微子奔周之說所自來也但微子雖不奔周至啣璧輿櫬之事史書紀事並是實錄左氏不應有誤倘移此事于武庚紂方被誅祿父雖忘父恐亦不得講輿櫬事若云微子既降何無封國而不知微實有封何封曰仍封於微左傳所云復其所史記所云復其位如故是也既而旋封于宋樂記所云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也並至武庚既誅乃作微子之命始有統承先王建爾上公諸文以爲微子遯野未獲迨至武庚就戮始求

微子以代殷後恐未必然 崇炳識

西伯戡黎辯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

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

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

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嘗以此事質之西河夫子其畧曰衛是紂舊都黎雖相近然黎侯失國終在衛外未必畿內諸侯也畿內之說始于鄭氏孔氏正義引王肅語闢之曰若在畿內文王方率殷之叛國事紂豈得入伐正辯黎非畿內也且文王伐黎在改元之五年尚書大傳所云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耆即黎也至六年伐崇而討伐終焉此非可漫移之武王者若謂史

記稱伐耆為誤則在殷本紀稱飢國周本紀稱耆國微子世家又稱飢國而註謂並是黎國不得專指周本紀為史遷誤也若武王則有必不得伐黎者武王嗣位在文之十年已八十三服喪再朞甫及大祥觀兵孟津伯夷以父死不葬罪之至三年服闋即興師牧野一伐而畢自武嗣位至此三年之間何時可行討伐而以為武王戡黎誤矣 崇炳識

伯益辯

金履祥

伯益即伯翳也秦辭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卨(入聲)皐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繇之為鯀虺之為偏紂之為受冏之為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禼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皐陶倕不得為垂鯀不得為繇他如仲偏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冏不得為臩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為然也重

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眞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於東趙基于晉使柏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鑿鑿乎其言之也胡元瑞亦同此意　阮霞峴

詩亡辯

王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亥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教於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於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辭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廟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之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

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東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大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之辯。

其見卓絕足破千古未决之疑　阮震嶼

觀音院鐘刻辯

倪朴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云聞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衢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今按婺州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焉非擅也官繫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于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辯

補史之闕証史之疑　阮震嶼

洛書辯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之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

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與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迄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惡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

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以符九疇耳嚮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

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牽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

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

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宜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

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乎筆槃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舜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與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與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

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

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木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

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高議確論特超漢唐宋諸說之上可以一破千古之惑矣　成雪厓

公于河圖洛書各有辯又有河圖論余于圖取論故辯不復載談圖書王勝于朱　阮霞嶼

艤航辯

孫伯衡

客問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怪駭然而倏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之而具不美地不善猶

不艤也故善操舟者必先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善其地則人謀可得而避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檣楫而進盲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維有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艤之之道哉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求乎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揚子浮淮絕濟沿漳而北遊遵海而南歸瞻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傾敗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

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日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齊於斧鉞妻子崩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讐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櫓楫詩書為之柂柎道德為之維忠信為之所進則遊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荐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

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淶字
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以此防身猶至父子一家俱受刑戮明祖之網亦密哉
即兼張毅單豹之養亦不能免矣 崇炳

詩辯

王紳

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穉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特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祕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祕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傳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亦雅言詩詩之爲用曉暢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闔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耶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度其溫厚和

平之氣皆能感發人善心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耶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耶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耶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蠡耶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逸趣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

及其成也令亂賊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春秋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間也詩旣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墮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夫聖人教之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禰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日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

辯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鄭衛諸詩確然可指爲淫者不過數篇左傳晉韓宣子聘衛衛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子展誦晉侯爲孫林父執衛君賦將仲子兮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皆今日所指爲淫詩者夫儼然大國之卿與詞請賦而歌其國之淫詩暴揚醜穢將以見志不亦愧乎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兮於

我歸說坊記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若果淫詩古人且不必習讀其文又何必爲之屢諷迭引乎況其見于他經者皆與近所傳鄭衛諸詩無異以爲漢儒僞爲以補之恐不其然曰安知其非夫子刪外之詩流傳於俗儒之口者乎曰刪詩之說出於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其說尚可疑也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意夫子未刪定之前原是三百豈有夫子自刪而自言其數且歷歷自稱之者乎仲稱此說祖述王魯齋金仁山二先生而明儒陽明子茅鹿門亦主其義要未必是也　崇炳志

大禮問辯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爲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爲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爲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爲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君不與族人爲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爲人後爲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君無爲人後之禮也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

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而爲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爲父子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而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爲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爲之子烏乎可左氏子躋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爲後僭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猶子爲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爲仁宗後之類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若商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爲

之然則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爲之臣死不得躋于君也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于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爲昭穆仍爲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于君上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說爲是然司馬公引親諸不得顧私親之說則將視所生爲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帝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爲非宣帝得稱父爲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議爲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爲失禮但宣帝上睎帝爲作孫叔祖不可爲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尚丁爲後爲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實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

皇上之即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援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遵事先君其爲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與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世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絶也何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或以宗廟無嗣爲疑然事有常變當宣時亦無禰廟況孝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與獻帝聖考也與國太后聖母也名

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罔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非尊無二上之義不如與獻帝本處臣道又議號親列聖少食又不敢稱宗何嫌于二上設宗滿入繼欲并崇其祖邦難盡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已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也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爲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予之說無亦勵議者之說與曰議之是者蓋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予曷亦上問與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尙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負成聚訟而或貽患也故爲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于天下也

此辯實補永嘉之未發非隨聲附和也　阮霞嶼

禹碑辯

方太古

禹碑事近出而衆論譁如聚訟然愚謂碑者蓋起韓昌黎詩僅之一字也其時劉禹錫則曰銘是也三代無碑碣禹三王之首也寧有之傳謂也周宣王時始有石鼓碑肇於秦盛于漢魏晉唐宋則沿襲之刊之巖石之壁則有之也夫石久則泐夏至宋三千年不泐乎愚謂秦漢間剝落殘缺好事者重摹刊之于石有之也或碑之亦然也則碑與石稍規稜之石與碑何別乎若然則韓子或未之不是也夫韓子聞諸道人非親見者也形容之於詩則固奇且古矣或者天欲先假文人之手而兆其藏啓其秘乎凡物珍而不易瞻藏而不易洩亦天道也所謂鬼神呵護之者也不然何至於宋嘉定之間何了一致因樵者見之輙摹而歸傳之人耶豈何之見于樵者之刻仰韓之聞於道人者耶山若無二蓋必然是也何之摹者謂有二紙過長沙輙以一獻曹轉運彥約并柳子厚所撰與書般若和尚第二碑以一揭之座右自爲瑤玩曹輙儗衡山令搜訪之時柳碑在上封寺僧法圓命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昔人罕見之疑何敢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山巨石壁上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此紹定戊子鄱陽張光叔游宦紀聞第八卷所載也胡爲乎至今則季明從謂

之當時曹轉運亦疑其誑也而終不得其實誤也又謂今觀禹碑之文或未得其讀別有隱義則不敢欺第如近時所譯之云則辭艱指陋於世教無關焉有德者之言宜不如是則誠不然也嗚呼何子一在宋以賢良稱豈好誑人者也蓋俗僧畏勢利巳遠辱造辭也古今僧姦鄙知其秖如此哉何子一好奇好古自適可也以一本貽曹多事也而彼又豈知其時序之然乎輙刻之岳麓書院之石而亦欠一文字以發揚之設有文字而古跡之顯晦既白向前后之人彼惡敢肆疑且議哉子一既勤而怠巳能免過乎吾操其戈而伐之抑吾亦過矣哉而弗之求乎恕也東橋

顧華玉曰出禹無疑信哉賞鑒之士也嗚呼諸君俱未之有攷也徒夢然語而爾矣予攷之衡山有七十二峰一曰雲密峰在岳山後西有大禹巖背禹王致齋之處峰中有禹王廟皆蝌蚪之書衡山記云雲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潭流水縈之最爲勝絕予一之刋後潦草跋語模糊甚麽之間水石之上似是也載考岣嶁峰在山后衡陽縣界山海經云卽衡山也上有神禹碑先王殿豈韓子秖以岣嶁總言衡山耶詩曰山不曰峰見巳一又曰禹治水碑相傳在岣嶁峰人未有見者韓詩可攷此又曰峰不曰山涵而無別只言詩可考得非祖韓乎且上峰寺在祝融峰峰在崇岳鄉況三峰不聯屬而相距遼遠岣嶁徵韓詩而茲昧失跡予徵衡山記大禹巖必也而後之志岳者亦未之能明也甘泉湛原明曰雖不必識其字義覩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覩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巳言雖嘉不旣迂矣乎夫心目人之大官也物之接于目法于心奇古足矣予一幅裝褫之懸之中堂諦觀之或忘寢食而神超物表矣雖然潘君宦游而得之沈君齋衰而譯之二子同名猶夫豈偶然哉嗚呼石四百年矣湮沒草土一旦而顯又豈偶然乎哉三代之珍足洗後世之陋神物也余珤

之

殊不可廢先生集中此爲勝場　阮霞嶼

元素先生詩箋蒙叟承稱之蔡九霞續廣輿記收之婺郡人物中蓋非常人先生少受經章楓山年十八走南海謁陳白砂歸棄經生業讀書學古巳復出遊弔白砂於江門泛彭蠡陟三天子障縱遊金陵吳會與楊君謙沈啓南文徵仲暨孫太初結詩酒社正德初隱於玄英先生之白雲源上號一壺生旣又從金華之解石山晚歸溪上故里號寒溪子寒溪迂緩好潔雖作客必以祓行嘗宿吳中黃姬水家姬水待以父執謹薦新裀席不

用乃自解筴出所携白褚藉之寢質明視之褚宛如初製無孌積痕或出遊冒大風雨猲泥淖者數十里衣履嗜然不滓或疑有神 唐正學識

說

悔說 范浚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逆天而狥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讀之通身汗下 阮霞嶼

牙醫說

呂皓

余左車有齒搖動痛楚不可忍將有遠行亟欲已之有張姓者以落齒爲業因呼而示之張曰是齒也可存可去存之則痛未易遽止醫無速效而莫吾酬去之則痛可立止然傍無依輔㳄連撼動禍移他齒必將復求於我我復試吾術則齒日以少而吾得酬益以多不盡不止也雖然是術也可以試之於人而不可試於公蓋公知道君子也是用先告公以自治之方始可以盡吾術行吾志次第其良劑而治之閟元氣以養齒之末節飲食以養齒之餘脣津液以養齒之體又從而庋乃日以防羔之起結乃舌以防邪之干護乃唇以防風之寒凌久浸固雖無捷效必不貽患于後日予惟不市勞以爲功不指功以求報故敢盡以語公焉然使吾術而盡人告之以此則吾有委溝壑而已耳因倒其囊中脫齒數斗列以示余曰此應脫而脫者彼未應脫而強脫之者應脫者十不一焉又蹙頞而進曰脫一齒僅得米二升吾毋老妻瞽子幼一日不脫數齒則將不能給矣利害之切吾身蓋若此寧求脫人之齒且快于人而已得食乎將必圖固人之齒且忤于人而已不得食乎余因笑語座客曰諸賢異時出而醫國其取方於此

上池禁方經國之盧扁也 阮賓輿

染說贈方希直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蘗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櫚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于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乘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蔽則不能達

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

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如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從事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學不知愧

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深於爲文故能言之親切如此 唐正身

昆侖圖說

趙祖鵬

昆侖道之統體。二氣道之流行。陽清而幬。天道也。陰凝而承。地道也。陽之陰。陰之陽。二少之互爲根也。天至中而純。兌離震顯其仁。地至正而純。艮坎巽成其用。雨露以滋物也。日以發物也。雨露所不能滋。日所不能發者。必達于雷。地載山。山出水。於是草木蕃焉。品物章矣。風地噫氣也。而發乎天。雷天之威也。而發乎地。木火體相反也。相濟以成用。澤下山而建績。山得澤而奏功。皆相資也。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陽左旋。陰藏其宅。陰右旋。陽旃其室。不以消爲息也。陽主動。動而無動。惟其進也。陰主靜。靜而無靜。惟其反也。善觀陰陽者。於寒暑晝夜而知矣。聖人觀於天之道。好生以爲心。文明以爲履。剛斷以爲威。是故以爲君也。以爲父也。以爲夫也。君君父父而夫夫矣。觀於地之道。凝靜以爲質。容受以爲量。巽順以行之。是故以爲臣也。以爲子也。以爲婦也。臣臣子子而婦婦矣。好生故無我而明生。無我而生。故威震而不以爲虐。凝靜故有容。容物多而順應之。故勢愈卑而天下不以爲屈。凝靜而後能生生。容受而后能文明。巽順而后能用威。故曰崇法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連山首艮。本陽初也。歸藏首坤。守陰純也。周易首乾。用全陽也。大哉圖也。其三易之源乎。

說共三篇。上篇明天道而達之於人倫。凡一十七章。中篇剝圖體而交之以卦畫。凡一十六章。下篇語性眞而歸之於學術。凡四十七章。此其上篇之首章也。細按之。自足以貫三篇之理而賅圖之義。因節錄之。小成大成二圖當附見諸圖經考後。其全書亦擬另刊 趙香砂

全華文集 卷之九 說 昆侖

議

盟會聘享失禮議　　呂祖謙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泚衆之容必肅于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于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介不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于堂蔣飲失于國片言之誤且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强于須臾邪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嘤可指者相望于册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

傳其義者每爲善于人之所見爲惡于人之所不見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耳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于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于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强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墮者不自知其墮也奏樂而嘆者不自知其嘆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其冠冕鳴珮儼然肅然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于此時無不畢見

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于衆必先無得罪于獨苟徒以一日之微而蓋終身之邪是淘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古史之學者耳而後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于其側又將若何

天不能隱災祥於日星雲物地不能隱吉凶於山川流峙人不能隱善惡於貌言視聽羽翼經傳儆世砭俗之論與敷演性理圖畫雷同傅會毫無實得者不同　崇炳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蒐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郯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朮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穀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隣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開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於天下

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
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
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
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
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
也天下之公言也

治河書可車載大都遵此而敘分古今利害瞭然不作
模糊一字 阮霞嶼

按洪武間僧宗泐至西域求經自記所歷曰河源出自
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犂牛河爲必力處
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東
北之水是爲河源于西鄙宿山中常伏其水番人戲相
謂曰漢人入伏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
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
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
雪有神居之渺言如此今潛溪所志河源及崑崙之名
與此不同豈番語異耶圖禹貢者但云河出崑崙豈知
至崑崙已七八百里也世界漸久步履漸廣則聞見亦
日博不得執成見以自域類如此矣 崇炳識

金華文略卷之十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溪　唐正位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跋

石經跋尾　方鈞

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
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于太
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
所傳家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
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
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
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
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
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
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謂
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
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
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沒殆盡往年洛陽

守因閲舊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何讀斷絶一篇之中或止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于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于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于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下厯來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遺詆訶之厄彼

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于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文亦如殘碑缺䂬　王崇炳

秦詛楚文跋尾

方鈞

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駞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于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眞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

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剤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于諸侯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于一勝偏告神明著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與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美婣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

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碑刻可信亦考古之一徵文更蒼雅絶俗　阮霞嶼

書歐陽公文粹後

陳亮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

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殷懃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鋭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伯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

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推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寛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面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紆徐委佩起伏頓挫亦有六一居士筆意 王崇炳

書林勳本政後

陳亮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于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于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卿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于里

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因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蓋不可墾。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備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閒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邑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于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須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

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有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勳書。所望于世之君子甚厚。

碩儒經世有用之學　阮震嶼

黃槐卿太平樓詞跋　何恪

一時之訕億載之伸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檜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讒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人使告往往床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彘不食其餘矣則屈伸之短長何如哉予友黃槐卿膺畧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斷肉忠義之際獨不為威惕戚長短何磨厲以須其讐因挾為奇貨以揜之已二十年矣會秦氏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宗姻脊游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讐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厄苟未至於死迨今其名必甚白矣予則未敢以為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葦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義將讐因欲發之讐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名不患其不白也

先處士諱中輔字槐卿別號細高忠簡宗公之甥元學士文獻公溍之六世祖而烏傷黃氏皆其後也高宗朝秦檜再相和議成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先處士作滿庭芳詞譏刺之其詞曰瀝血為詞披所作紙片言

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慚草茅無路望九重如隔瀛州空長歎無言耿耿獨抱濟時憂休休休莫可惜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伯耶斗酒翻得涼州蓋道邊庭臥鼓誰知老盡貔貅懸誰問籌邊未起甚太平樓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有言其奸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以上書言朝政側貶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而公亦歸隱不復出矣　香溪黃之琦識

存此作以補一條故事　柴炳

書少游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

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于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于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于伯夷人見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于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夫仗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殺滑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弊而無事于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獨能

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于蠋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于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不聽吾且屠晝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遂經其頸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唐正學

春秋通旨後題　　吳萊

自朱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而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浸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于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斬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遑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嘗天下擾壞之際乃能蠢發先儒傳疏以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名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人與文並傳　阮霞嶼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吳萊

予嘗覩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于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illegible]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于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

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于上而大夫自相軼血于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縱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李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士及天下旣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

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驚亡厭科讁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旣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于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

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于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于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兖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鎭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旣滅康叔以之國于衛微子以之國于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弗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勝或死無

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務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荊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

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于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非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尚可得哉。

雜施議論。毎段只用一句揜合。英儒狩識不守故方。婺學至淵穎先生而一變。再傳而至宋王。沉博絕麗之文間見疊出。遂開有明三百年文運之盛。紫椒

跋廨巷先生帖 黃溍

國朝善書者、稱秋磵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于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于學官、且用以取士、荊南聲敎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磵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磵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朱子書法為當時推重如此 正位

跋吳善父哀辭　　　　黃溍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偃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開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于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歷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若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豎或紿之、先生不疑、斯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于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嗇、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爲辭以相之、姑追敘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豐文秀質存悼之情流溢毫楮　唐正位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吳師道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作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南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啓間爲錢塘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鏐賓客。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

鎭、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名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薦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隱勸鏐舉兵討梁、正爲鎭海節度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考。況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爲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凛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于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

異。而謂隱從之乎。摭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正傳先生識正學、惜留意表章、詩跋之文、皆史家之旁流、國書之佐輔也。崇朔

跋呂大愚帖

王褘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脩職郎請祠祿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掾名除藉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爲大府寺丞慶元初孽韓柄國趙丞相汝愚既貶一時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歸葬于婺九年後韓氏始以迷國誅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闡遺直乃詔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謚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賓之以官于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作其在台州適歲大祲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畏命在我惵惵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廡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道者矣此帖予得于友人鄔彥攜既具記公本末因幷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可及云

此等文如天畢月蝕焉得不存○集中所選或以人而存其文亦或借文以存其人觀者當自得之 阮霞幀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王褘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名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淸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木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北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仰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北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著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浚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浚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須濡合張俊河中之軍以拒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于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于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淡淡寫來俱挾聲淚　唐正身

題

題鄭宣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加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軍咸陽懾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慨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譛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庶、庶以爲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搆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于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于外。幸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佗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讀盡千秋有不平　阮賓興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蘇伯衡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里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況知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婺之先達清修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大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文雖簡淡而有古風　唐正身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宋濂

濂過滎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今非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士大夫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合節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擬之事何皆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于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矣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日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實錄既亡史又不載別紀又誤傳他人事倘非紫陽行狀宋公又何所據而書之也行狀家乘所傳而能奪國史之權則以紫陽之筆傳信不傳疑也操翰者甚無飾虛以招疑而人子之思表其先人之美者毋虛稱而不求信筆愚矣 崇炳

識武義縣志目錄後　董遵

右志一編爲類五爲目五十有五大書以提其綱分註以詳其事冠以四圖釐爲五卷某所述也某學疎識陋無所聞知詎足與此莆田林君以丞自御史謫丞斯邑以風化爲首務乃請于前提學劉公今提學盛公郡守王公以某事屬某不得辭强爲執筆妄作之譏不敢自逭顧采錄或遺傳聞或誤則以文獻莫徵故也遺不能爲之拾誤不能爲之證則竊取國文之義也草創之某也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則皆林君也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曹滕小國邾莒則又小矣史氏之職不以小廢故記載通于魯史筆削附于孔氏之經武義一邑雖小絕長補短北百侯國人才之盛衰政事之興廢世道之治忽風俗之隆汚今無所徵追咎于古不爲之備則來者將歸咎于今矣借曰未備不愈于無乎正其誤補其遺况有待也即由是而論世可以據多識之資由是而觀民可以究更化之故未必無小補云

以禮裁勝位置都雅 阮霞嶼

題陽明先生與晉溪公手書後　吳百朋

昔者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獫狁遂有虎公之奏說者謂張仲實左右之唐討淮蔡用裴晉公之謀斷在用兵故李愬諸將卒賴以成功自古豪傑建大事功于天下未有不見知執政取信人主而能克濟者乎嘗評本朝人物以陽明先生爲第一考其事功之炳赫則物發自頴始當是時政出閹尹動輒齟齬不知先生何所作用惟其所建置無不如意間嘗疑之以吾同年友王檄甫氏以予承乏于頴當知先臣遺事乃以其所與晉溪王公手東若干篇見寄然後知先生之才王公實知之先生之功王公實主之

惟大臣以任人爲急故撫臣以任事爲心內外相信答應如響其致一也朋不肯生先生之鄉幸立聖明之朝因以殊異往昔今大司馬虞坡楊公亦爲王公鄉人其知人善任使與王公同故雖駑鈍如朋亦得展布四體以効其尺寸之勞使先生生今之世又當何如哉此予所爲感嘆而不已也檄甫原本不佳於是命頴州二守趙時齊重刻之附于陽明全集之後噫王公一代名臣先生千載真儒亦何藉此表白乎顧前輩手澤不可泯沒無傳又以俾後之當事中外者或能讀此有感以相與有成云爾

吳先生當代偉人此其鳳羽麟角之遺也　阮霞嶼

讀管子　范浚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爲伯雄長威攘夷狄使斯人得不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禼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伯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伯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于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于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說

以三神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隕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於姬無令主可輔以興東周姑仰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坫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即其書擇可用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而孟子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如其仁如其仁而孟子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聖賢持論有此異同無他蓋防塞流隨世立教也後儒纔能操管便鄙管仲如糞土毋乃虛談長而儒效薄乎茂明先生可云特識然王霸之辨不在天子諸侯讀此文者識之 崇炳

讀唐太宗帝範

吳萊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逸闕暨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書十有二篇復完于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敗國取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備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又此其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取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卽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庾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賢聖之道不作而一

功彌强者備之術用大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無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强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僇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

隙之可議者有之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爲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可憾者邪何則太宗親定宇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屢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于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不曰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開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尊夷適足以爲當今用已和親收軍御境之效不可救已大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由於

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得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立論有識才足馳騁范蔚宗史論未能或之先也唐

讀太玄　　吳師道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于皇羲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生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勿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閒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爻象義係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三百八十四爻而不可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策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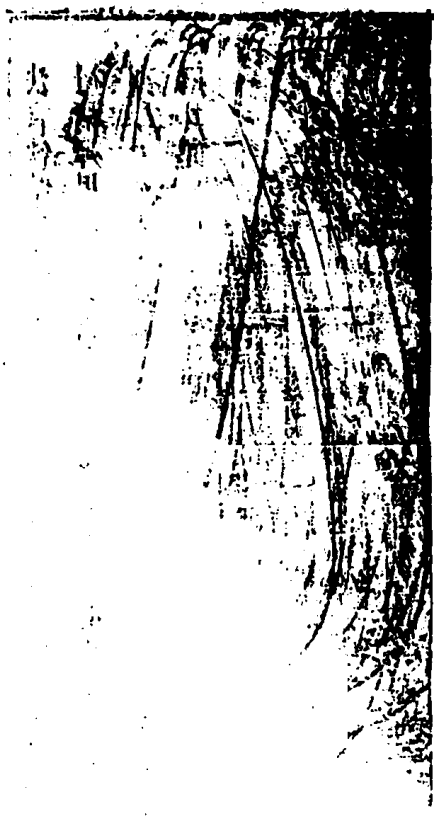
知其故信夫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千載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歷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易有義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係辭玄有攡瑩挩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其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于聖人洪儒巳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也蓋雄深沉好思嘗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于曆耳因曆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苦故

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氣之爲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歲之後大冬爲大夏旦策用三經夕策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策無大休咎而旦策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强出于心思智慮之爲毋怪乎支離舛繆之至此也或曰折箒毀瓦可知吉凶易道無往不存况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

泉其言與旨悉寓乎理詎無取邪曰折箒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諸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于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巳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惟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于易而逾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原本旦策兩句作巳策用三經夕策用三緯今細按其義正之如此故質之高明　[illegible]

擬易者未必即易然亦必然自成一書司馬溫公玩心

法言欲跡之孟子之上彼其於雄之言有得也後儒無研精殫思於雄之書者蓋井之人亦不必更下石焉婺州學者於朱子所貶之人必加工訶擊此亦一種習氣以其徒於持論錄之 崇炳

讀賈董傳

吳沉

予讀史至漢文帝不能用賈誼武帝不能用董仲舒未嘗不嘆曰嗟乎天何不使誼生于孝武之時而仲舒生于孝文之世也蓋君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文帝之資恭儉醇篤與董生合武帝之資英明奮發與賈生合天固使之易世而見用則誼恐非公孫弘輩之可得間而絳灌之徒豈敢以多事議仲舒哉今方以玄默為化務在清淨而所陳者乃創制改作之事今方向慕儒術好在文詞而所請者乃教養躬行之政宜其皆不能有所遇也然武帝之多欲終不若孝文之恭儉董生之醇正終愈於賈誼之偏駁就使二子真得遇於二君則其治之醇疵又不容無別矣長沙之召一出而不再中韓之請未幾而即罷則亦以謙讓之主非語言之可回而更張解紱之語乃孝武之所樂聞者爾烏乎以二子之才而卒不得以大用則所謂君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者然矣古之聖賢不得行其道往往若此豈獨二子哉

妙論得未曾有 阮霞軒

讀隋書　胡應麟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略于表志。史自班馬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而已。于表志不致窺也。其論迂謬不情。乃爾。予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搖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閏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泰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渺淺也。劉子乃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史學慧識。總由多讀書得來。阮霞嶼

讀諸葛武侯全書　胡應麟

武鄉之自擬管樂。宜爻竊比彭聃耳。杜陵氏伯仲伊呂之許。觀其深矣。余嘗讀王長公衷吾論。而知管氏難于太公也。則較武鄉之時。于管氏不尤難之難耶。夫太公所輔聖主。仲則中君。而武鄉闇君也。太公所伐獨夫。仲則脆敵。而武鄉勁敵也。君闇敵勍而輔之而伐之。俾君也信其忠。敵也信其略。極之而佹信其法。又極之而或信其威。若人者。規模局量。漢唐下可萬一。再覩耶。他如出師二表。恍惚典謨。開誠四言。參伍訓命。雜明于渭水。盡瘁于祁山。大都外王之事。內聖之學也。則杜陵二語。意尚有未能盡者。具讀王氏武鄉全書。偶得十四言。六成湯。聘後開三顧。大禹征來。見七擒。秫自非躡詞。詭足傑侯。生平且符合天然。了無矯強。即九京之下。武鄉謙讓未遑。知夏商二后。周撥漢唐。不以孺子爲狂易也。

即作武侯碑文。亦是不朽文字。阮霞嶼

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國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遊詞巧飾者。雖輕必誅。善無微不錄。惡無少不懲。庶事精練。物理洞本。循名責實。刑法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又曰。吏不容奸。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數語可謂

醫骨身分洞徹本末矣後人滿口呼贊有如此親切者乎。世以壽爲故抑武鄉寃哉。崇析

考

河圖洛書之數考　　章如愚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八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于范諤昌。諤昌傳于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于陳希夷。印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于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下一。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于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于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于洛

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于大衍也。故書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卽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五也。

山堂先生所云河圖。乃今洛書。其所云洛書。乃今河圖也。蓋圖書古有其名。而無其圖。至宋華山陳希夷。始出以示人。四傳而至劉牧。其說盛行於時。牧之言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夫以四十五數者爲河

圖。非今之洛書乎。又曰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以五十五數者爲洛書。非今之河圖乎。時或闢邵堯夫言易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於是有言劉牧非者。於是同時有阮昌者。出闢劉子明易傳有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左八後。右六後。後聖稽之以爲三象。則瞭然以十爲圖。以九爲書矣。朱子隱用其說。以爲邵子之証。於是圖書之名。始反牧說。載其文於大易之首。至今尊之。無有異論。山堂所云。其牧之舊乎。存此篇。以見儒者經學。代有推

移。則圖書易位。弗泥今見。獻吻古人也。崇炳識

疑

七政疑　　　許謙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步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朔弦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

術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與陰陽遲速爲順合宜註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

其有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月後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則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聚霄壤之閒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

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卽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尤大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

及日遠甚而木廿餘日去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
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
留退五段推步始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
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
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
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
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
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
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
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

所爲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
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遲矣七也由是言之
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
所質疑姑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楊文懿尚書私抄云近世劉氏及我太祖常主此說似
爲有理 阮霞嶼

近日西洋利馬竇亦主七政西行之說第其言天凡作
九重日月五星各居一重而外一重名宗動天包之日
月五星天皆東行而宗動天以大氣挾之而西與蟻行
磨盤之說大同少異 崇炳

答

答客問 黃湑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
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修以爲迂濶乃倣昔賢述其問
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于小諒通乎變者不徇
于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
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
財發身耶今吾子餐蘼餘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游道
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厠英俊之列曾不能

披金閨歷絳闕騰駿翁絶揚若鼓舌使聞之者贍爽炙之
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于斗食之末然且僶
勉趑趄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踞蹐乎泥塗子之爲術不
既疏乎于是主人瞠然而哂囅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
睦勢交之榮悴眯俗化之隆痺睎欃槍之利用而將乘之
躋阤也蓺者王途嵺濁猣狡接足怦怦婞婞瓊瓌盭盭川
奔猋馳爪拏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厎辱當是之時毀
譽與行儳齊濶以買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今且恩移勢
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
則火微以利卹交者利盡則交絶爾其便鋤捷疾更起迭

仆朝操要津夕偕群族曾得喪之幾何而蒙寵于終古是
宜顏子殉志于簞瓢魯連蹈既于商賈長鶩獨立卿蚳滯
淵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游淳源軼燧農轢羲軒麗恩
濊澤旁兔布濩圓顱方趾之民灌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
揭貞素耆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屨時則群公庶尹濟
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雲皆若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
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
子爲大夫鮑焦給事于黃門黔婁待詔于公車逸哉此非
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繇是返陋齋塡鬼岸之士莫不舒
翹振華纓冠綍屐鳴翔于于以覩羔雁之所抵雖以眇孱

邅迍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捩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
速有時顯默有宜故廿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
爲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
盛時而湊叔季當草居而言財利杏之何笑鳴玉曳履之
舒徐而欲挾纖離駿爽以助其馭耶客乃憮然有間曰夫
市井之言不足以陳于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
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己以自喜而已乎主人曰何爲
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執介嬰豎厥鬭富獻毛生
重趙引錐脫囊孔舍勞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
世之閎略將圖功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己而

逸逸夫以飯生黔淺毫補縷捨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着
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貧而容度緩而汲亦安敢肩聖喆
而並立哉乃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
合汗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
予聞之時齊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
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
祿不隨客獨不覩夫蘭滋九畹珠媺重淵無脛以自致無
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
夫卜生投間于乏與張季藉勢于雄貲相如發軔于武騎
次公發跡于洗黎是亦非要人子之可幾獨共已竢命而

奚疑

擬古之辭最不易工較之客難解嘲古茂雖不及之而
雅潤明麗差無愧也拔萃文壇爲時宗匠不亦宜乎 唐
正學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褰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眾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晦。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景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所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于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于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晧然。若論木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二度。牛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木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

較之。日躔虛六度。巳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元曆定於郭守敬。測景授時。度越前古。而星躔參差如此。宜乎今之迄無定論也。唐驥

越人災異對　　胡翰

越大薦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薦詩天方薦瘥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奎牛斗中風雨晝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穉穀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墫音尊危也胡子曰天亦憯乎哉天非憯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㫖而降之沴不旱而民飢不澇而民饑上下變化百物將否有司其柄而憑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災兵順豐

年送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治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修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罔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禍不及其民又棄其乖戾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寘寘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衆其冠裒其衣靡交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瓌奇頎肹生輝閭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寘寘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瑞利害乘堅策肥而闚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栗者乎信吾稼之不栗且督而更嗟而法曰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故吾息其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寘寘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蝝螟螣水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元末有司如此讀此等作可以觀世　崇炳

婺州先賢考

王國陛

婺州先賢自東漢楊喬兄弟始見史册歷唐宋元明人物甦出照耀圖書而儒學最盛蓋東萊呂成公謙首闢蠶叢云然東萊之前有范香溪浚崛起蘭江著心箴今與程子四箴並傳集註其遺集尚存東萊得中原文獻之傳又與朱文公張宣公相切磨其學以絕利一源涵養氣質爲本而佐以問學弟子最著者則有東陽正節侯李誠之守蘄殉難喬行簡葛洪則居台鼎爲賢相潘景憲則以神童登第著紀纂淵海以女妻朱文公子塾其時親受業朱門者則有蘭溪楊與立武義鞏豐而義烏徐文清僑最著文清

在朝獨立敢言有汲長孺魏元成風弟子曰葉由庚號逍齋僑命由庚曰心體流行即天體流行無乎不通而或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若何王金許則從黃文肅幹得朱子之傳者也何名基號北山文獻之教北山曰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北山論學則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朝廷屢徵不起卒諡文定王名柏號魯齋受業於何其論學則曰所窮愈深則義理愈出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生卒諡文憲金名履祥號仁山學於王志存經濟宋亡不仕涵養純熟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卒諡文安許名謙號白雲學於金講學八華山

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卒諡文懿四賢今俱從祀北山所著止大中太極通書西銘發揮數卷魯齋學過其師文集七十餘卷讀五經記論孟通旨凡若干卷仁山所著通鑑前編外有尚書表註大義疏義論孟攷正白雲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纂傳叢說春秋質窺觀史治忽幾微三傳義疏讀書記自省編而後人合集則有正學淵源魯齋仁山皆卑傳白雲之門著弟子籍者幾千人而朱丹溪震亨葉景翰儀范景先祖幹最著丹溪以醫名而葉范以朱門嫡嗣首先明儒若吳淵穎萊黃文

獻溍柳文肅貫與正傳師道則聞風私淑者也萊與黃柳以文章顯于元與虞揭齊名正傳作敬鄉錄功在桑梓皆稱述白雲焉明興宋文憲濂王忠文禕蘇平仲伯衡胡仲紳翰四公並起宋王秉明初之運蘇亦攀附朝廷大著作皆出其手實開有明一朝文運之先仲紳不仕而銘處山論文則以爲突過潛溪云時浦江鄭氏十三世同居子弟多在宋門徐鮮侁開白雲之學者成化間張文懿楓山名懋起徽上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不立異同禮臣屢請從祀議格不行其弟子則董道卿遵唐文襄龍章恭惠拯陸太常震凌德容瀚黃白露傳其表表者楓山常言吾人身

也因窮猶諷伯夷叔齊餓首陽語使自警拔故弟子皆尚名節好恬退唐文襄位登九列居鄉徒行陸太常以直諫死黃白露爲御史歸臥死無以自給楓山漁石白露皆有集再傳而學亦熄正嘉間王文成倡學姚江永康程文恭文德應石門與應一松可久皆往受學歸會講于五峯書院一松傳之東陽杜見山維熙見山傳之陳春洲時芳陳誠源正道春洲傳之族人陳頻齋其蕙永康呂雲君一龍一松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手工夫見山則曰學者一息不寐則爲古皆通一刻自覺即終身欠缺所著有悔言錄春洲則曰

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于自得著宗傳康錄劉戢山稱爲楓山後一人頻齋云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無之則渴燥焦枯發矣雲君爲人狷介嘗言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之言甚非一切銀錢直當糞土視之自程文恭至呂雲君王公儼齋分纂明史列傳皆登之儒學此婺學之有源流者其他與東萊同時則有陳同甫亮唐悅齋仲友同甫學主經濟稱述兩漢七制之君與朱子駁難其弟子則有浦江倪朴義烏喻侃喻南彊南彊脫同甫于獄戴廣輿記悅齋學問宏博原本經術所著天文地理帝王經世圖譜諸書悉備爲朱子所排遂不傳僅存悅齋文粹其弟子則有義烏傅寅葉秀發朱質皆有聞于時繼此則有章山堂如愚作山堂考索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號金華三大書與白雲同時則有浦江方景山鳳東陽鹿皮子陳樵永康胡石塘長孺樵之學自謂直接孔孟恥附麗宋儒將致宋濂于弟子之列而濂不至今所存有集數卷石塘文學政事絕出于世著有鳴缶集與金許俱列元史儒學傳又有張樞字子長作刊定三國志六十卷續漢書七十三卷以丞相脫脫薦徵爲翰林修撰知制誥辭不起而東萬季野作古今儒林宗派所錄金華儒者最多不盡著

婺郡儒學源流分晰皎若列眉採摘語錄極其精粹而敘次承接錯落脩古　秀水諸襄七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肇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校

正身文度

冊文

貞順皇后哀冊文　徐安貞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妃武氏薨于興慶宮之前院移殯春宮麗正殿之西階粵翌日乃命有司持節冊謚曰貞順皇后以旌德飾終也洎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將遷坐于敬陵禮也

啓攢塗于春禁俟重門於初旭轉靈衞於金根緬哀懷于上國亦既有命銘于貞玉其辭曰

風之始者備內職迺才淑政兼翊戴化錫丕祉緊華鍾美我天后之從孫周栢王之季子于渭之涘重開戚里嫣鸞飛翔珮玉鏘鏘自莘野而三命乃承先于雁行出言有章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諒自天啓鞠育孫幼恩流愷悌七子既均六宮有禮貴主三分於外館賢王兩闢於朱邸彼陰教兮惟徽乘日月之光輝補聖人之至德故動用而無違驪谷湯泉天行霖律屬車之洵陪遊之日執謂蕩邪茲焉遇疾焚香山以邀元吉卦屆重城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覽舊館兮洞開踐芳塵兮徘徊指甘泉之畫像謂德容之在哉自昔層城之宮椒風之殿獲遇明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渥恩無淪沒之餘眷況貞順之寵錫伊古往之莫見卜兆考常三龜既艮園陵蒼茫在國之陽傷芙蓉而左轉怨桃李之春芳風卷旌旆縈紆委咽中使護道懿親辭訣山藏玉衣地留金穴惟清瀨之永矣流國風而不竭嗚呼哀哉

撫金考玉自是唐音　阮霞嶼

懿祖尊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某謹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于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攷文於古追謚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建于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于垂裕昔陶唐上崇于少皡而周武追王于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于孝思惟顯號鴻名乃克符于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纘志述事敢忘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告

嫺于裁符于法是兼許予筆　阮霞嶼

誥

誡諭中外百僚誥　　王禕

朕承積累之休擁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向三代而上忠朴質文之屢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曁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于猷爲項縮避臣之藏斂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養蹇蹇之匪躬棄容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寖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于三事孰收暨爾衆僚庶士勉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畧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務庶求解弦而更張畢罄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收圖綜覈名實之辭纘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效揖唐后之遺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詞宜剛制初意婉摯朗暢足警官邪而詞追渾噩深得制誥之體　阮霞嶼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卓絕萬古在此一詔　陳明卿

劄子

輪對劄子　呂祖謙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假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

者也陛下慨然念讎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于本朝立國之根本益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辨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遁歷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騖而仕路益險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為陳腐為迂闊範防既徹無復長慮何所不為埋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去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于祖宗規模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脫削之乎臣竊謂國朝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

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明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猾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尊長捐軀徇國之氣然則圖興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事理明暢詞旨融緊 肅正位

輪對劄子二

呂祖謙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瑣屑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勵大有爲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爲天下賀前古之君不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爲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痛絕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何陋生乃徒誦訓詁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爲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責治効於是曹脇歲曆月必無所成陛下遂爲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爲儒學賀夫不爲俗學之所溺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眞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祇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鄙拼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群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群臣之情亦熟矣邊陲小警

公卿銷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祗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素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

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然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

聖學二字一篇之主前排後應整而有條切當而不腐

唐正學

銓職備對劄子　唐仲友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于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乎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効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竊謂本治安是也易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

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畧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而亦不克其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遞還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于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

忠直遠讒佞脩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建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强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闢土地充府庫剥下附上動民怨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覩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于三代之道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不能自已于言者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取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强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矣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用參苓不用烏喙自是壽人上藥否者畢竟禁方徒殺人耳可爲三嘆　阮賓輿

信州朝辭劄子

唐仲友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蹙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勿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或于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于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

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意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姦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根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

說齋先生學術之正如此毋輕議也　阮賓輿

奏請謚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喬行簡

臣聞褒榮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于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負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䘏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絶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畧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恭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名

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援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太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歿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歿及侂胄日益橫以罪誅滅人固根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謂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耻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絶之義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歿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于後學況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切照在法辭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

謚又淳熙敕勳德節義辭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辭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二公得謚則孔山先生之力也言者與所言之人皆足增重實婺　王崇炳

箴

績丹扆六箴 并序　　范浚

唐李衛公作丹扆六箴獻于寳曆天子分章指意雖已篤忠而辭之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儆輙不自揆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忠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扆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斯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興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興君胡不懼雞人既號 叶 庭燎既輝鸞聲將矣敢告綴衣 號古叶字

正衣箴

紂衣玉衣焚身之招靈紆估服為服之妖晃兮褎兮夫豈不美靈胡為異紂胡為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顛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筒視古巳綿踰斯益德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畿惟王畀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為作君食醜杯犀筯象君庖不充輕纖紈扇補衮無庸焚裘却鷁堯禹齊風

納諫箴

臣言剛上取驗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價言君其聽之愎諫遂人君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玃謂玃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人實姝遼不推類似犬自為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是非眞僞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貉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抑彼濫觴盈科必溢滔天作殃貉以熏身齊視猶戲莽憑國戚漢用弗忌流虵吸鴆臣子攸諱禍瑟蔦魚是眞細事

右在衛公六箴之上 阮霞樵

魯齋箴并序

何基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似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易開其明。易去其蔽。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于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

履薄臨深、是警是傷。日省有三、惕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里融液。彼遼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禮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進。確乎其知、前哲是遵。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北山學術概見於斯篇　樂炳

漢部刺史箴

王褘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才大畧。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羣國、是時攘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兖徐青揚荆豫益涼。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尚矣。維漢卽十三州。置郡刺史。實昔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卒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羣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壅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制刺史督察羣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孰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簡維時羣國有不嚴憚望風懷懼撫職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箴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盤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扆

大致倣楊子雲九州牧箴約九爲一辭旨嚴懇諷切敦詳郡守之設刺史猶畜鼠之見捕於猫也法久弊生猫與鼠狎因其不捕鼠而竟不養猫可乎暴賊咬嚙宜不免矣 崇炳

唐起居郎箴并序　王禕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襃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誡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也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外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紀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嘗有獻替之言竊效官箴三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儆畏是崇夙夜屬精思儆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攝筆以伺起居立乎螭坳

飽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許而畧正色
立朝直筆何疑曰旎可斷筆不可私萬世公議具在尺牘
維是攸司衆所欽矚君擧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影出爲形跡出於履盡愼其徵盡謹其始當宁臨御
一日萬幾千里之謬出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勃諸
脩編儕美墳誥典居無飾羣行攻頗謗書徒咎垂德巳多
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闇
勿欺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輔袞職史臣司筆
敢告執戟

鴛寶而光直方以正風裁氣骨俱堪想而見之文如華
川始不失爲儒者 唐正伯

崇訓箴 有序 四箴俱進楚王 唐鉞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繼天建極酌準古今著爲祖訓一書
垂憲萬世義取尚書禹戒之文深得大雅貽謀之道書之
首章思深慮遠其于王國尤諄諄焉自持守以下凡十有
二月皆簡嚴詳盡罔非國家至計所存炳如六經燦若七
曜誠萬世帝王所當欽崇而服膺者也臣職左史典籍是
司敢不中誦以備朝夕作崇訓箴其辭曰
巍巍皇祖經啓萬方立極垂統分建庶邦以作藩輔以布
紀綱聖有謨訓赫赫洋洋施法裕后著茲典常列聖嗣服
欽惟彝章仰披古文虔書首備思慮淵微規模閎遠思我

王度式如主壤持守孔嚴罔敢怠緩出入興居跬步有檢
必謹爾儀防微知險國之大事在祀與兵禮儀既飭法律
既明內令嚴肅外政森程宮室服用罔或侈盈敬哉無怠
本乃攸行庶幾夙夜無忝所生用能保其戩穀國以永寧
史臣司典敢告在廷

嚴正諄切若玉子之述祖訓 崇炳

純心箴 有序

粤若惟一之旨發于虞書一德之稱陳于伊尹肆我皇上
敬一之箴惟爲而心法相傳之要著矣蓋惟敬則心無所
雜而純純而不已則一而已矣未有不主敬而能純一者

也夾循周敦頤之論治以純心爲要此書院之所爲名也而周之言曰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蓋聖人一德之能事而庸可以易言乎哉其必自敬始故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格心之功其端有在作純心箴其辭曰

穆穆天命二五絪緼降衷爲性賦氣成形性具于心爲形之主本其虛靈渾然一理人心惟危物欲交起間襍其天純斯駁矣欲遂厥初其道安從制之于外庶養其中人君一心厥係尤重氣以居移物交彌衆不有庥折孰辨其岐閑邪守約立敬爲基齊莊寅畏心爲嚴師瞬存息養戰兢

自持美厲紛華爲厥心賊震川伐之若禦勍敵獨觀內照念茲在茲遏我太素保我嬰兒惟敬作所緝熙無斁天君湛然聖修之極毋求諸高遠毋該日不能傳臣司正敢告弼丞

顯微一致內外無間方謂之純理粹氣茂真儒者之言

崇炳

進學箴 有序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期其益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求其功也曰念始終典于學要其成也孔子之論學曰博學審問廣其知也曰學而不思則妄求諸心也曰學以聚之審其德也蓋學之道備矣漢河間獻王有云非學無以廣明德慧其有得于聖言之緒餘乎是以大雅不群稱賢王者莫尚焉則其學之功也我國家於各府設輔導教讀等官皆以勸學爲職其義大矣爰稽于古作進學箴其辭曰

熙熙古初有開先覺立極乃教遵道爲學道之精蘊載于六經洋洋聖謨昭若日星占之玩之考其成法擬之議之而修其大業問之于人麗澤是資求之于心能自得師明德新民始于致知立禮成樂先于爲詩勃彼能事踐厥通執利用安身釋回增美精義知要巽志篤行日進無疆殊

厥大成諸子百家非學之源雕蟲刻篆非道之尊王者之學立大崇正游秇修辭聊以養性寸陰不競日月居諸儒臣司講敢告執書

說學字兼該通微得陳游之體 崇炳

寶善箴 有序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謂之寶則非特好之而已決好善優于天下況其寶之者乎而漢東平憲王稱爲善最樂古今以爲名言夫天下之善一也能寶善則日遷于善而不善者遠矣不善者遠則憂患不生而樂莫大焉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則今

其善之道也是以古之人君朝有進善之旌而人臣之敬君以陳善爲大披楚之故作寶善箴其辭曰

滔滔南紀建茲楚國江漢荆衡山川融液大貝南金隋珠和璧寶藏之典雄于九域國之重輕寔其在是粤稽倚書惟善是貴德無常師命乃不易貴之云何必誠其意聞一善言若納明珠見一善行若獲連城長幼卑尊罔非端士于時寶之將照千里左右前後毋昵憸壬喜其佞美若重燕珉追琢其章君子有斐是謂真寶爲國之紀善取于彼而乃積厥躬慶則有餘樂且無窮寶善之功于斯爲至紀臣司旌敢告常侍

正大懇切可泐金石　崇妍

露布

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戎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歸於殊隣霜露所均誠有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殲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

以制九戎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孔沉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衽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龍而背誕負其地險携七部以稽誅擁亂邊疆殺齊胤數擄同州郡用是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十日軍次三陬嶺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促山差傍山連結十部蠻有逾五萬此山即南中之巨防也崩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

扼炎洲之境犇喬林而揮漢陰靈有假道之標援梟岩以隱天陽烏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踞臨代之形垂建瓴之勢徵風名雨蚓起蜂飛驅裸種以挺災封狐千里截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戌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既之以存亾侮重䜿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渶衙不渝白馬之盟地接冉駹詞屢彌於喻蜀俗通𣙜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衛井陘縣開國男劉玄楝等衛校遠襲卷甲長驅假危旆而設前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遠不備若出

地中道右一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左武衛翊府中郎將高奴弗率左武衛大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二軍子總管前金吾衛翊府郎將孫仁感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覧斯等振螳蜋之力拒轍當輪縱蛟蚋之草攡山滿谷劉惠基高弗奴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狄無將縛狐而兒紫上前衆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爨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

郎將令狐知通率右武衛郎將左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嶲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㳺擊府果毅都尉陳弘義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守嶲州都督府長史梁待辟率守金吾衛宏化府果毅都尉閻成文等投石超距之材斷中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𩨨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清宮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樅（音聰）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密西郊赤星揮鋒氣衝南斗飈塵坱而布地白日為之昔昏積氣祲以稽天洽滇為之變色兵

交刃接烏牧魚驚白卯至中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齊而為泉似變萇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蚩靈之屍既而罷蠢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高岩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燭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羈地尤工卽毀之剛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嫉慨則林壑飛騰舉勝力以揚威爆犀渠而賈勇浮氣靡旌同夏景之消春冰滅迹播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餘百里晝歷三朝前後生擒四

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捨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斑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扇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稅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投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略遐宣奉玄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聲律比偶之文要在運古有法出以警脫鬆健消新流利駱丞才分何必遠遜徐庾 唐正學

檄

代李敬業起兵誅武曌檄

駱賓王

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宮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陷元后于翬翟致吾君之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暱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鴆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遂四海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粵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匪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可崩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

爵賞同列山河若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名懸天壤辭凜風霜無所容其讚歎 阮霞嶼

戒怒箴

唐彪

小人多矣不能盡人而怒之也拂意之境廣矣不能逢境而怒之也不平之事衆矣不能每事而怒之也然則何庸怒其足當吾怒者非君之讐必父之讐也不然何足溷吾神其足當吾怒者非甚大奸必極惡也不然何足動吾氣若以與人爭利而怒是鄙夫也以疾人小過而怒是斗筲也以輕我侮我而怒是能上人不能下人者也聞之多怒者多敗僨於事也多怒者多辱搆人怨也又聞多怒者火炎燿焚吾脂也多怒者肝强懼尅吾脾也不戒乎此即不可以延生非有道之士不戒乎此即不可以應物非濟世之人宜懲宜惕作多怒箴以自警

極其曲折極其變化氣峻而神清詞華而筆健眞之承叔集中不知孰伯孰仲 姚正學

金華文畧卷之十二

東陽王崇炳虎文採錄　金華夏之正聖書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策

策問

策問十道　吳師道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于周官未常稱其人以實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亦無明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屬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大與此異而說出于讖緯雜記其果可取以爲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分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爲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自唐虞乎世有三墳書出宋元豐中果古書乎伏羲畫卦著乎易矣神農黃帝之說雜見于陰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盡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

世固當在所尊我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限爲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緊欲究名號之是非覈書文之真僞訂典祀之當否談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辯而詳陳之以驗所學且以觀卓識焉

三皇五帝三墳大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爲三皇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舜爲五帝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孔安國尚書序然世又傳山墳天皇連山易氣墳人皇歸藏易形墳地皇乾坤易各有傳所云出宋元豐中者或此書也

問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學散異端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攻乎異端矣夫子所指異端者誰歟夫子問禮于老聃親與之接楊子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爲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莫能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與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于七篇之書管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婦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君子野人農末之相資白圭之貉道宋牼之利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闢楊墨爲言意安在歟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彼其慘刻少恩非浮于諸子當與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無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怪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發于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

予功不在禹下而孔壁相為用何以筆之于書歟凡此皆求之而不得其說者若夫後世異端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邪說之原明聖賢之意詳陳于篇以觀所學

問帝王之禮至周大備嬴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篇二戴刪之今禮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于學官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絕不過談虛文而已夫以三禮論之則周禮為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為儀

禮經傳通解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方今設科僅止儀禮禮記廢久固莫之興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關洛諸儒而皆無異論世之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為正學之宗他經訓義皆所遵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治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用之學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之

問射之法尚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無文而制莫備于周今幸散見于禮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賓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別皮侯采色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于澤又射于宮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射之射貢賢能而詢衆庶也不與于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即貫革之射尚武力也軍旅庶人用之猶可其與夫子射不主皮之說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傳者謂射以耦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考之禮則豐設于西楹而不勝者亦升既取觶飲而先降其與下而飲之文

若不相當故王鄭皆以揖讓而升下為句其義亦不可竟廢先儒何以不此之從歟雖然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夫古人于射固幼而習之無不善者然後之為技不可得而並也羿逢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過使之與射則無不中聖人亦以德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所未喻者願相與究之

〔大射賓射燕射〕大射謂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家臣凡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是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此燕射也又曰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賓射也三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皮侯采色天

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獸侯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澤宮射義天子將祭必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即學宮也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奠于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享之列。不相儹。未有不尸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于春秋冬。而夏獨缺。釋奠則止于先師。立學則併有先聖。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考其下。有大合樂之文。則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菜輕于釋奠。故不舞不授器。則釋奠有樂矣。鄭氏何以爲此說。古之所謂先聖先師者、果實爲之先師猶可云。詩書禮樂之官也。聖固無其文也。自魯哀公立廟于孔子故宅。未嘗出闕里也。魏晉釋于學。斯見史冊。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于胄監。貞觀定孔子爲先聖。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以至於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弟子崇祀于師。非三五之典明矣。抑何其可以義起。而奠之放廢歟。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于堂東。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云有像。設其從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爲夫子南向像。門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于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

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歟。夫塑繪之像。一毛髮不似。則他人。而垂足高坐。陳器于地。未免俯伺就食之譏。先儒嘗以爲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尤有大于此者。顧以儀隃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與襲之故。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于堂陛之間。執事于籩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其著于篇以覩博碩之學。

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

問先王之世既遠。禮樂之書散亡。其存于經者。殘缺簡畧。後儒又以意爲之說。使行者莫之適從。禮之大者。莫過于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一二。天體惟一。而或以爲六。圜丘南郊。或以爲一。或以爲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復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於五人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爲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以一之歟。至于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復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而爲一。恬不爲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合祭之證。而不知其誤。其雄辯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自古未嘗有此

賁亂厖雜之甚。然當時分祭僅僅一行。明知其謬而後卒
不能改。先儒之說雖明。顧未有按據以從事者。其故何哉。
脩明舊章。講求盛典。一破千古紛襲之陋。今其時矣。諸生
其悉陳于篇。將以轉而告之上。

郊祭不一之說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上辛仰祈穀之祭也圜丘方澤周禮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泰壇泰圻天地分祭禮文將然

問古之建社。有大社。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社。民間之社。
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
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註謂社主曰
軍社。蓋用石爲之。各一說也。三代之松柏栗。齊之櫟。漢之
枌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呂不韋許愼崔靈恩之說而各有
據也。二者何以不同。抑其用之各有當歟。且祀社不及稷。
唐儒云。社稷主皆石。而先儒之說。有社主而不及稷何歟。
夫石主數尺。半埋地中。軍行奉主。則取所埋以載。陳侯擁
社見鄭子展。則是以石擁。皆不通之甚者。抑別有制歟。至
若孔氏釋論語松栢栗亦用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竊
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境內之土。何宜
松宜栢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
栢栗歟。是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者。精經而考古亦不
可以莫之辨也。其爲我悉陳之。

社名不同王制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社主所云田主以其土之所宜木者乃依以爲主非木主也若社主則以石爲之以社暴露故以石也古有限石一尺六寸之制亦不必以石重難移爲疑社稷社稷本二神而介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穀不功也按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即共工氏之祖也稷神名農即厲山氏之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加故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辯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制
之見于經者。惟周而已。考之禮。外朝朝士掌之。內朝司士
掌之。燕朝太僕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

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
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鄭康成云。庫門在雉門外。雉門
爲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據二鄭之說。一則由
皋門而雉而庫。一則由皋門而庫而雉。果孰是歟。一則外
朝在路門外。一則外朝在庫門外。何以不同歟。又小司寇
掌外朝。致萬民而詢焉。註謂雉門外。則此外朝。又與前不
同。康成乃謂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有二者。兼
燕朝言之是已。外朝有二。何止言一歟。此不可以不辨也。
秦漢以來。朝儀非古矣。然漢之大會殿。視周外朝。前殿視
內朝。宣室視燕朝。古意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

闕之名亦沿前代之意然入閤之儀唐中世始行至其晚年以御前殿爲入閤近世因之又以入閤爲盛禮果可以爲盛歟歐陽之問于劉侍讀蓋有所疑也以公之宏博而猶慎于所不知况學者乎亦不可以不考也洪惟我朝制不相襲惟正旦天壽節御朝受賀常日不復講豈以爲煩而止耶抑以爲果可廢耶爲一修明舊章則必將有考于此有志當世者甘出叔孫通諸生下乎輒因是以觀博古通今之學

西門西河夫子云此則康成是而鄭司農不是者據天子五門皆有之第諸侯三門依次減二在天子曰皐庫雉應路在諸侯曰庫雉路若鄭司農說雉在庫外則諸侯三門當衛雉庫路矣且雉門必不能在外雉門旁設

兩闕如何故出於故又名闕曾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豈有外門門第第者名門門則必不能在內雉凡哀經不入公門門公門出公宮內皆亡賁服不入庫門庫門即論語所謂公門也使雉在庫外則當不入庫門時闕門已先入矣於不入公門之義何有內外朝西河夫子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一外兩內朝一外朝兩內朝於一在路寢外路門內名無朝一在路門外應門內名正外外朝則在庫門外皐門內是以周官分職夏官司士掌正朝之位太僕掌燕朝之位秋官朝士掌外朝之位禮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內朝門正朝也在路門外故視朝畢可適路寢若路門外是外朝內朝止一路寢退寢之後又安適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宗廟兩社東西夾雉門外朝在庫門外適當祖社之前故曰前朝若外朝在應門內則三朝俱祖社後矣是以天子從澤宮歸先申誥戒於庫門作外朝之命臨申誥戒於太廟作內朝之命自外而內由朝而祖位大秩然舊傳謂皐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此其最明者也

周有虞之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一年而畢四朝

分方而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之時之事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來朝之時之事也成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其年數之不同固因時之宜然唐虞時巡但考制度而敷納明試在其來朝周則考制度明黜陟並在巡時而來朝無所事者何歟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大行人之職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別而又有時會殷同乃周官所不載何歟所謂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陳天下之謨協諸侯之慮者又各以時而不相通豈圖事者不必比功陳謨者不必

協慮歟抑之王制則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亦周事也則又異于尚書周禮所云何一代之制而自相戾也凡此皆明著于經學者之所當講而通之者若乃後世巡狩來朝之事非虞周比者未暇及也以俟他日言之

朝聘篇西河夫子經問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約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朝又明年甸服朝又明年男服朝又明年采服朝又明年衛服朝又明年要服朝而尚書言五服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如是又一周則十二年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於方岳之下此常朝也此外如王因有大事諸侯來至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則曰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方以冬至則曰遇諸侯皆

以斬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十二年六聘王制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是諸侯尋諸侯之禮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宮大辟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雖盡復矣此者治盜畧倣刖刑有司閡而不用卒于不行豈眞不可復歟律之死刑有二今止為一遂以輕而從重徒流之刑悉代以杖乃以重而從輕議者抑末之思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時修定尤為詳密國家酌古準今亦嘗按據從事謂宜定為程式若昔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今之通制或當以刑統附入而使得流用是亦昔時務之所切也夫治有本末皆不可廢特有輕重之不同耳若泛為大言曰化民以德為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答吾問

所問已極該博不知對者將何説詞　阮霞槇

正傳先生所問十事皆學者所宜究心畧釋數項不免遺漏訛舛識者政之　蔡炳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舒元褒

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是豈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久抱血誠天路甚高無由上達幸遭遇陛下嗣位首以直言極諫徵賢良方正之士虚心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思避煩盡吐成敗利害之根亦不枝蔓藻飾以為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予竊不讓欲追蹤三代俯視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藏思所以自奮之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理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求其所理之門而不得不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輕用其人以竭天下之力爵祿偏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為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

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聰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聰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覩貢賦思黎旿耕織之勤若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佈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

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追於三代矣況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三代理天下之本也禮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

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設而不犯豈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甫同雖堯舜不可爲理況今人人自爲強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脩

本業偸貨衒賄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兇頑執惡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撓我也遂令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權稅不由制條刑罪重輕率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也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爲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民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

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
工緣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
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民之業不使為異
物所遷今士之為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
陛下親巧誤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
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非薄也工人之藝非不
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
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
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誤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絶珍味
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

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而又制士人之
祿使刑優免農人之稅使加薄酹工人之廝使當市來商
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為異物所
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
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鍾
而鰥弱者未蒙必有其旨何以辨之陛下終問及此有以
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
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
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
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殺樹桑以

絲二者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登豈有窮竭耶今
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築
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輟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
後宮羅紈鈴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千余此耕夫十去其一
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費費中人百
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
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
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傅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
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
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于浮屠削髮戒

衆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
夫十去其一也貪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租厚斂
其賦以媚於在位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
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
力乃委為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
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舉乎茅茨之化絕浮
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
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
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滋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
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

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嚴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

巧計爲謠割剝生人籍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以希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衆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權酤重疊稅託爲進奉般次相運以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業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欲降德澤澤不流則鰥弱豈何而贍陛下由之得不

爲少彰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儻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敕有司斷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權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消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皆日昃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旣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將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關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

嚴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微賢足於直諫又何益於理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今大弊未去法吏舞文權臣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偏於頑豎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讒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置於羣有司皆使謇直列侍而

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惟陛下
留神獨聽無惑于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
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唐時舒氏兄弟以文名世惜湮滅者多搜得此篇比于
吉光片羽矣　阮霞峰

盡情言之略無忌諱唐時對策如此夫乾其動也直人
之生也直直道行則是非明善惡辨正理申元氣通唐
世多難享國長久此篇可徵矣　崇炳

問六朝鎮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荊襄巴蜀之地必
守之處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唐仲友

對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無一定之土宇故險要之處不
易而守備之計不同世所謂山川之險者滎維成皐之固
（此段泛論山川險固土宇分裂）
也宜陽商阪之塞也白馬盟津之要也井陘飛狐之道也
洪河涇渭之川也長淮大江之阻也西則隴蜀殽函東則
碣石海岱北則太行常山南則方城漢水陳留當其衝上
黨為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嶺嶠以限發或此天之所設以
襟帶諸夏英雄之所必爭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
之黃帝畫野分州方制萬國商周之際存者千數春秋所
見止于百餘戰國而為十二又合而為六七自秦以來則
有一統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
有僭偽割據別而為十數者矣久者至數百載近者亦五
六年雖于地之險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為固
（此言守之無一定形）
閑之道倘必按陳迹而守之不亦膠柱而調琴乎昔袁曹
之起兵也紹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嚮以爭
天下操謂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已而紹
以四州之衆困于官渡操起兗成于許則皆四戰之國也
孫權之鎮荊州也吳人冠弋陽江夏諸道侍臣問以徙州

之空袥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謹守而已若徐州則寇來無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既而吳不能爲深患而杜預之進師終耤襄陽之資也故善爲兵者無定形而必于勝善爲守者無常所而必于固一成之田必有脊胝四通之道必有要會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勢之所便足以制敵安邊斯可矣何必區區于古人之迹哉自古以來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矣姑取其切于時宜者六朝是也（此段○歷敘六朝之鎮守）孫氏奄有江東江北之地所得絕少故其鎮守夾江而已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暫失而朔胡拓拔深入淮何故其鎮守自河至于江南靡常厥所陳于淮南暫復

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爲重孫氏走曹操得荊州之半故亦夾江以爲屯守晉南失襄陽而復得以至于齊乃喪樊鄧及蕭詧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劉氏全有蜀漢陽平建寧實爲重鎮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并與蜀而失之考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顧其進退棄守不同如此皆事勢當然無足怪也大抵進江北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孰潯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歷陽濡須皖城邾城安陸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襄陽爲鎮守

又進而有淮北則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瓜白荷堆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碻磝滑臺雍丘滎陽虎牢洛陽爲鎮守自江南至于河其表裏可攷如此建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荊州之鎮守也進而江北則石城江陵下溠戍爲鎮守又進而有漢上則淅陽新野樊鄧襄陽爲鎮守涪爲水陸之衝蜀之鎮守也進則劍閣爲鎮守又進則漢中爲鎮守又進則武都爲鎮守自荊蜀踰于漢沔其表裏可攷如此且由蜀漢東漸于海縣地不如其幾里也歷代守備之處大要不出乎此紀陟所謂如人有七尺之軀所以禦風寒者亦數處謂便則信故進而據

之否則蟠故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爲善矣國家今日（此段言今日宜守之道）有江淮與荊襄蜀漢之地比年東收泗海西得唐鄧則沿淮漢之南北與江上之所當守者蓋易見也山川之形無改于舊城郭人民之屬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審其勢酌勢誠便力誠及重鎮之可也勢誠不便力誠不及斥戍之可也又何泥上語之拘乎古之善爲兵者其于棄守之際可謂審矣勢所當守雖敗必有所不去勢所當棄雖都邑有所不恤巡遠李光弼是也祿山之亂尹子奇攻睢陽巡遠以數千乘壘之卒抗方張不制

之□衆議以糧盡援絶欲東奔矣遠謂睢陽江淮保障蔽之則賊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以鯁其喉牙以全東南之用則知所當守故也思明之乘勝而西也光弼在洛將趨河陽衆損以東都帝宅皆勸之守矣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能盡守乎卒以計棄之果能掣其肘腋以緩關陝之憂則知所當棄故也是故險固則必守之衝要則必守之根本則必守之無民則棄之力不足則棄之勢不便則棄之皆可攷于古也不圖大峴慕容遣劉裕之禽不塞成臯石勒加劉曜之敗王衍撤守險之備則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淺之戍則周人乘之險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弃齊

得取韓魏則將爲下策矣不北據鄴而阻漳水則陝稀爲無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遽者懼彭城之議其後也元英擁大衆而不進者以鍾離之扼其吭也衝要其可以不守乎尹鐸寬晉陽以爲保障蕭何全關中以待高祖朱鮪之攻温也寇恂勸兵出而禦之不以彼衆我寡而爲疑也張邈之迎呂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敵强巳弱而爲懼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曹公欲遷江西之民而廣陵廬江九江蘄春戸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虚是以吳魏之際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則無民安得不棄之乎殷浩師出無功王羲之遺之書曰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

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浩違其言重致狼狽則力之不足安得不棄之乎吳以三萬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北江內無倚賴外接群夷必引□入寇故棄而不守庾亮繼侃以爲人戍之卒致毛寶之敗則勢之不便安得不棄之乎有是三者雖去而弗顧可也(此險守不守不止地險而在人事)棄守既審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險固之地則守之易居四戰之地則守之難是以有自然之險有使然之險山川丘陵自然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國使然之險也周官之職有掌固焉有司險焉皆主守備之官也掌固曰凡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

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司險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夫因者人之所爲而或因乎山川則使然者非地不因也險者地之所有而復爲之溝涂則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則既有可守之處矣猶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則又有能守之人矣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則凡可以爲備禦者無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則凡可以

為救援者無不素也晝三巡之夜三擊以警戒則警備之嚴如此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則譏察之密如此數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此段論將宜得人）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則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勝或不勝則將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則棄地將非其人則棄師有一於此將覆以之不暇其可以守國乎是故備禦之難易常繫國威之盛衰國威之盛衰常繫將帥之能否昔匈奴方強烽火通于甘泉則漢屯長安之旁以備胡及衛霍深入大致克獲則匈奴屯隴脫以備漢東西魏之分也周人歲椎河冰以防齊及齊政既衰則齊人椎冰

以防周信乎備禦之難易繫于國威之盛衰也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門亦為之卑避引去李廣則號為飛將李勣則賢于長城了倭存則回鶻革心馬燧罷則吐蕃得計信乎國威之盛衰繫乎將帥之能否也謝幼度之守廣陵也彭超席累勝之鋒踐躁淮泗至于三阿幼度起而麾之追亾逐北故境不旋踵而返間歲而有淮肥之功矣今之守廣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蕭僧珍之守山陽也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威深入而返僧珍斂人民儲糧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今之守山陽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齊之初高祖料索口之必來以壽春兵衛使桓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衛之以小城灌之以肥水沙變一夾而彊敵逃遁今之守壽春者有如崇祖否乎東晉之末壽春叛入于魏淮南幾亾矣梁武命韋叡取合肥而守之魏軍畏憚謂之韋虎及其救鍾離也嚴艦一舉而百萬為魚今之守合肥者果如韋叡否乎以三千之衆當百倍之師晝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義之守鍾離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師功名亞于周訪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陽乎內閉步闘外抗羊祜水陸交挽擒誠為計有如陸抗之守荊州乎引敵交馳闘賊自若撿險堅守卒困曹爽有如費禕之守漢中乎誠得其人矣弱可吞而為彊虎可

張以為質將斯者可養而瘳流散者可誘而復域未得其人則反是矣形勢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擇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庚造也北無燕云故北口強西無朔方故夏賊熾據晉陽以遊魂伺隙則又有劉繼元焉國家所有者中原首徐州山川之險得之少矣然藝祖垂意將帥選任有方命李漢超等五將鎮守河朔以拒北口命郭進等分戍河東澤潞以禦太原命趙贊五將屯陝右靈武以備西戎皆少與之兵而富之財重與之權而責之功待之必誠任之必久由是邊臣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以深知敵人之情僞伏其入寇則出奇設伏以破之皆有以少擊衆

之功契丹既不敢犯邊太原則日就窮蹙夏童偒息自守不服厥後何承矩開塘泊與稻田而河朔爲之安宮苑仲淹築城壘據要害而元昊爲之請命梁門遂城著于北青澗木洛名于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設險之利與而守國之謀固矧今江淮之險皆有可因倘于擇任帥將之際適追祖父亦何黠口之足患哉雖然兵以正合以奇勝行大衆此段論奇正于必爭之地者兵之正也馳輕銳于無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無奇則拙有奇而無正則殆盛兵臨晉正也木罌度夏陽奇也列營官渡正也襲輜重于烏巢奇也有圍劍閣之正然後有襲江油之奇有攻回曲之正然後有擣

垂瓠之奇有正而無奇是成安君之稱義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無正是曹公之襲烏桓也不亦殆乎故善爲守者非守其正之難而防其奇之爲不易奔東南備西北非亞夫有不能料陰易夷兵以敗楊壁非陸抗有不能爲茲所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而敵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真宗皇帝備禦北寇講求最詳嘗採衆議決以聖慮定爲陣圖大率大陣爲正兵駐之衝要以驍將爲奇兵列之左右以正當其正以奇當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則奇或爲正正復爲奇委曲周密無不得其至當今若祖述其意而行之豈不可乎淮漢巴蜀之師口嘗以爲奇矣賴上皇指授合宜

將士用命戰而勝之非幸也數也敵之來無常吾之備禦亦不可以執一烏知前日之正它日不爲奇乎前日之奇它日不爲正乎要在間諜邏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將帥有同舟之心城壘有卒然之勢使彼小至則少利深入則墮吾之計中雖有孫吳之術猶不得施而況胃沒輕傀之口乎譬諸奕者疏密濶狹無常也邊隅角度無常也所可常者攻則形之于必爭而乘之于所不備守則爲之于必生而備之于所不攻乃爲善之善者耳此皆因變制宜出于心術之微豈可按譜而得之乎雖然守有其兵矣亦有其人矣備于其攻矣盡乎奇正矣抑末也本之則無

如之何古人有曰在德不在險又曰形勢不如德豈以險之不足恃而形勢之不美哉慮其專于守而不知恤民也慮其恃于險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則國誰與守德衰則險烏足恃公宮溝而民潰長城築而秦亡可畏也善乎趙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難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罷民力以成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朘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守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信乎富強之不如德也夔崴滔天之寇可謂盛矣三軍

之士有戰鬭必傷而無有屠爲降口者北邊之民有流離凍餓而無有去爲群盜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嗚呼此則守備之上策也其勿爲老生之常談

此等策略豈減武侯淮陰是宇宙有數文字數十萬言無一非肯綮根本之論古今未易才也 [illegible]

問歷代屯田皆有成績今日兼行官莊募民之法得不償失何也今欲兵民樂業耕戰共修以省大費其亦有術乎

唐仲友

對夷狄盛强不足憂兵農未一深可慮中國禦戎自有常道貪欲徼求是賂之而已侮嫚驕倨是容之而已背約盜邊是備之而已深入爲寇是驅之而已主誠有道將誠有能法令誠行賞罰誠當甲兵誠足士卒誠練加之以天時因之以地利犬羊雖衆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懼而君子以爲不足憂也彼以其衆我以其寡故戰常患乎不勝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故用常患乎不足少發則有濟師之請多募則有乏絶之虞鋒鏑未交而鬭士之氣懾于強敵疆埸未固而齊民之力匱於久餉將帥畏縮以失機會官吏趣辦以苟目前日甚一日雖有智者將不能善其後此不亦深可慮乎知其深可慮而無以救之使不足憂者遂至于可憂則亦何取于善謀哉然兵農之分久矣雖堯舜復生井田之法亦未易于遽復于其未易復之中求其粗可復之術無出乎屯田而已募民徙邊居室田作因以備胡則鼂錯之議也文帝行之而邊備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費則充國之策也宣帝從之而先零以降二者雖非井田之法而耕戰並修實有古人之遺意此誠矣

邊制敵之長策後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漢之西域魏之許下唐之振武皆倣錯之議而行之也杜茂之于廣武鄧艾之于淮南苟羨之于石鼈皆遂充國之策而爲之也彼其行之一時而成效昭然著于史策何獨至于今日而不可行哉國家自中興以來討司議臣屢嘗及此而皇華之遣以講求規畫爲名者亦至于再三矣既立官莊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於茲而功效未見豈獨時變之不同實亦講之未悉而行之未誠耳議者皆謂兵農之分莫甚本朝葢自有唐方鎭以來迄于今日幾四百年矣爲農者力耕以養兵爲兵者捍患以衛農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將一

旦合而仝之屈其果敢强力斷弛不羈之氣以俯首於耒耜之間驅其安居樂業畏懦無能之衆以從事于立尸之地是强其不能也幾何而不駭且亂乎爲是說者是知時變而未達于人情者也人情雖有惡勞之心亦必有趨利之心雖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導之若水之於下未有不趨者也且兵之驕而難制孰有甚于唐永泰之後當德宗時屯兵在關中者十七萬經費不充德宗議減之李泌獨曰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煩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究其策非有他也出繒帛市耕牛命官鑄農器糴麥種募戍卒願耕者給貸之須熟則倍償其

種而增價以糴其餘俟其安土則徙致其家而以田爲永業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願耕者十五六孰謂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謫而往民之行者如坐棄市及鼂錯之募人也誘之以贖罪勸之以賜爵安之以室家聯之以保伍爲之城郭之固設之賞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而石渠答之備委曲周密使民樂徙而有長居之心文帝從之葢未聞有一毫之害也豈秦之民異乎漢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謂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獲其利盍亦深究其情而爲之計乎葢自古養兵未有厚於今日

者平居無事列營于都會之地奇技淫巧萃于目前皆足以蕩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稼于南畝之間故官莊之設類爲虛文募人以耕得不償失無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墾閑田其給復有限彼力足以耕者無非江南之富人也輸期將及則捨而之他既無租賦之入徒有招徠之費其無益于軍儲亦不足怪也爲今之計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爲勸則貨利興而兵儲足矣葢出戍之卒與安居者勞逸苦樂實相倍蓰習于勞則不憚于耕乏于用則易誘以利善新募者以勸其來則翕然而趨之矣有力之畊能墾闢者命之以官爲之等級以俟其

增廣則士著之法可以漸行而以業之民從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強而從者也雖然無以率之則戍卒未易募無以保之則富民未易勸也將者士卒之表率將之所為則不令而自從將所不為則雖令而不從今使杖旄鉞擁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戰之務則雖嚴刑驅之適足名亂而已昔晉扶風王駿之鎮關中也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是以恩威並著羌□降附郭子儀之鎮河中也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自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且以貴如扶風勳如子儀尚欲以身

率之況勢位功名之下此者乎吾之將帥誠能上體朝廷之德意遠追古人之高風載耒耜于鄜斬衣被襏于荊棘棄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務不好音樂而麥穡之為善使吾三軍之士聽唱而應欣然樂而從之雖欲不率其能自容于衆乎議者見趙充國之于臨羌與羊叔子之於襄陽屯田積穀坐制強敵皆知屯田之為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臨敵境而屯田至難之事也吳人大佃皖成稻田四千餘頃積穀至八百萬斛王渾使應綽攻之倉廩舟船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佃于譙北也熟則寇至丁壯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焚燒如是數

年亦終不得其利況猶若此而況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戰不捷則充國之騎兵必不能罷石城之戍不撤則叔子之邏卒必不可減雖欲驅而治田適足資盜糧耳今吾大江之城池荒圮戍卒單露彼民至愚而神雖有重賞之勸亦未肯自取于危難之地也況長淮之流經冬淺涸可涉之處無慮數十胡騎迅疾去來如風聚衆積糧以速寇至亦未為國之利也莫若命將帥牧守行視地形度湖山之險可為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輕兵未易侵掠而來耕者有利無害然後勸諭之術可得而施矣二說誠行則軍民之廟耕者衆矣然後古人之[illegible]

皆可次第而舉也田事出賦人二十畝以均力[illegible]騎就草為佃者遊兵以防鈔寇相土處民計民置吏以盡損益之宜令諸典農毋得以商事雜亂以專耕桑之務教人轆以齊耕牛之乏與水輸以便鑄器之利皆可次第施行以助于屯田者也選之累年兵有積粟之利民有安土之心因其農隙習之武事舉長淮之南皆府兵也何憂乎兵備何患于外寇哉然猶有可慮者軍民之不相安而與敵之不樂于我也昔諸葛孔明以饋運數絕使民志不遂故其出斜谷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夫孔明田于敵國之境司馬懿以

十倍之衆惕息而不敢動軍民雜處又無秋毫之犯果何術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紀律張也今吾之軍政與諸將之威聲誠未可以比方古人則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于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墮于鮮卑之謀也然而軍之紀律治之在我誠擇近臣之有方畧素爲諸將所嚴憚者以兼董其事又選寛和通敏之材以爲守令使與將帥同心協力以調輯之亦無患乎兵之擾民矣至于敵人之情則在廟算有以制之非將帥牧守之所能獨爲也昔勾踐之圖吳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illegible][illegible]新厚禮重賂行間以玩敵于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三十年而吳爲沼矣惟叔子亦然反自江陵專務信義以懷隣人之心而陸抗亦爲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踐叔子之心豈眞欲玩時而長寇哉誠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爲爾倘吾廟堂之上專行勾踐之謀邊境之間兼用叔子之計則不出數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積之豐何足多羨

發一議則引一証一証不足又引一証使人瞭然心目談兵屯未有洞確如斯者當事者宜寫一編置座右　崇仍

金華文畧卷之十三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班之正聖幹重梓

正位恩臣

蘭谿　唐正學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策

館職策　呂祖謙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捄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

激之欲其急而鼎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逾太迷其原而倚辦于區區之力固不可也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麗也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于庳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發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闢道狀披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必行之耶文帝之質[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事[illegible]矣四體伸縮[illegible]

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且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嗜笑
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
猷告自源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諭來
四夷儆以怠荒名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
亦緩顓臾而急蕭墻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
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
也當是時近有專上桀驁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
漢庭公卿敬細娛而忽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
不尋其原遽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之患儒者
常欲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斧鈇鈍養癰

護疽姑取偷狄各伸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馴歸國家是
滔滔者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
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所補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本
而循序舉之於前而收之于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
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略行其策迄不至誼三五之隆
也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誼則非匹矣元宗始初淸明求
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于藩維而相
之候于崇者何如也崇苟學有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
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遽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僥倖相
交則有盟市道相賀則有務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

約蘄呼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
初已恃要約以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瞶矣傅說且胥靡
而莫輔相以匹夫而躐處乎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
揚何以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泝大原之
舟楫也中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
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終勿失之也合堂同
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碁布綱聯源流會
通亦非綫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
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傅說自命然貪權誦亦足以逆料
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眷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

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考之于史元宗
渝其約不待它日方崇持國秉政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
峻法繩下之約易爲而按鞫給京之獄猶有待于崇之救
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易爲而許閻楚珪之官猶有待于
崇之卻也此猶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楊思勗名出宮壼
駸駸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
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
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亾如也
身未去位而約已寒況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
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

又起議論

得文帝之所以克終。夾姚崇之本末。而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慍。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誼雖氣激辭憤。閑于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諫輔拂。不絕于朝。終置文帝于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念也未即見。惟于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于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伎訐是君德已信于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伎訐。在

言者之得失。則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于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有此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荄。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寠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衒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遺。豈直弔湘賦鵩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羞諸王。手鋤逆韋。大平之難。舉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大阿出匣。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仰畏也。庶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諛。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與篇而同指。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歷之哉。就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

偏詖之私。則作于心。害于事。內于家。而國矣。崇學不足此而遂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雖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于已者。亦可以是詬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于朝議於堂。折於邊。皆便給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睹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樂。萃天

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敘于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脩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旣泯蕩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詳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群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詳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旣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賢阿即墨大夫終身猶可稱者則此事皆足以蹤世而執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用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于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覼縷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于一言大經甚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旣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企前代之效賢聽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覈按詳崇為漢唐夢者亦復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相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背法復生誅

賢阿即墨之後日而發倖復職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逾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視遠馭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偏孚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雅素訢懌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恟息未已而恍覩繼之向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群動而立不拔之基寧至皆用十年尚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請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躐等而議

推抑古人未免太過筆才耿耿光芒炯爍如干將出匣本領則濂洛而文章機巧氣魄力量波瀾情態則眉山衣鉢人徒見東萊晚年之文悃悃似不能言者豈知其少年之文才如此蛟龍騰而獅象搏雷霆走而風雲馳健筆雄文直可牟視八家　唐正學

形勢策上　范浚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脣齒其勢足以恃魏入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鰓鰓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己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隙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

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壅梗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抗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曹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昔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搤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略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符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于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它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

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棄之然則為今之計豈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克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職勝之資也

決非經生言士不明形勢而欲經畧天下真塵飯塗羹之見耳　阮俊典

形勢策下

范浚

吳蜀襄陽臣旣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北有未暇詳至若
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
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
已緩急赴援亦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
將鎮之爲內外聲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荊江之
中與沔口對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
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
連豫壤西接荊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竟陵江東開限
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竟陵亦

形勝之地也睢陽爲江淮保鄣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
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也彭城地
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
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
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
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崤
界襃斜帶洪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
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
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旣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
良將勁卒戍竟陵以控引荊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
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
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
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于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
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
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
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大河之北口必連營固守所以備
我者近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口援之不力必爲收
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
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
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
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
呂布是也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
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昔操曰呂布
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
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
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者且曰若捨要
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
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
以取敗乎毋丘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

至巳拔之矣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與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隨失隨弃以至于今惟與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衞若使左衽之口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今爲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即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口盜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尚强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披圖而談中原在指掌間 阮霞典

封建策

范浚

自司馬遷班固曾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構盛茨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干紀畧無寧歲使哀平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聚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貴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貴以勝商禹而來臣貴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恢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凡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于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絶長補短地僅埒于曹滕以小白重耳撫封疆大威僭姝俗而不敢聊覗九鼎懷窺覦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列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乘揚跋扈然比家度大不能當唐之十一一旦得逞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夫以威文之强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

僭於盛唐是萌芽投瑞行于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
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
國者率自王其土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
辱我王因璧人於柏人封建何利于漢哉唐雖時倚鎮兵
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冠而失
地不戰而失兵徼木阜而失穀粟田承嗣叅有那博魏衛
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投者五十年環
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况
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
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强藩得拒
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上
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
今郡國之制莫善于國家而應變則有權馭衆則有機此
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
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高祖如良計捐雎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傅海
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
地猶屈産之乘耳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
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于後日故能應變
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

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
隗口與僭叛所叅據地邑尚背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
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胸襟洞達氣象岸偉茂明先生乃通儒非拘儒也唐正學

除盗策　　范浚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脱或自救摽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群行為姦依憑狐丘棲宿兎穴此其為盗蓋迫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翱翔轉寇嗑贅齊人小而攻掠城邑鴟跱覬變此其為盗又可闊畧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畧不誅仍錫命以爵秩弄兵權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酋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

許惟懼賊心之小怫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幡介揭竿之徒指笏曳履雁行于上夫間國威不振無甚于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獗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為古今稱誦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盗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强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弊流于後世有韜養時晦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

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强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群盗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為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群盗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强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盗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為戒而以漢光武為法凡盗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匯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

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為是以時人咎攜為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為一劇賊耳冠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冠賊而采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為遵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盗

之先務也

萬世炯鑑當事者務姑息此足戒矣 阮霞峯

陳侍郎岩肖序茂明先生文云先生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接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炙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辨博而峻整吳師道稱先生學本於經貫穿精覈其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 炳崇識

應天

范浚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褰除而輕忽簡誣傷敗乃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擯其逋蕩嬉游肆行不義而不呵斥如塗人然是則外而不戚以為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右之與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而為治起衰運而致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旰不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誠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懼恐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畏慾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辟主悖繆之為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

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動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蝉蛸蠖蓮之中（出甘泉賦）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弗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

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曆間常遇旱蔬食禁中引咎請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祇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祇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變異故不害其爲

實惠策　范浚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狥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狥義烏能不輕效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猜阻日以携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嘗自謂以我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縑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諸道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泰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諸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爲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刻剝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爲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挂墻壁爲也蓋

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于前安可冀其必信于後中興之功尚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糊口既迫于寒餓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譙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皿雞柄豚犬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剝膚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

量矣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橫被侵辱怨讟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于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携瓢囊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況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償則懼應盡入固厚以賕謝柞諸吏曹雖毛銖無入官者是又徒爲擾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償爲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沾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抒寫民瘼不減鄭俠流民圖一再讀過使我有淚如霰今亦有以此言聞之當宁者乎　阮霞峴

遠圖　范浚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同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識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英主容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

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浸滛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于五十年後若聖人然此非有奇術惟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輕好詐材劒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尋禍又有鑄山煑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與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嘗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不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斂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

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于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御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舉出一切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幾萬世之利無圖遠圖可不念哉

經時積畫刻[illegible]

論開誠之道　　陳亮

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異圖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

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克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儒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踈闊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乎居則倖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足稱是宜陛下嘗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

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夫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漢高豁達大度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故一時豪傑樂為之用若使論而不正稱才不足命世矣文亦雄偉英發明白洞達　王崇炳

表

為馮總尚書謝除彰義節度使表　馮宿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中使某至。伏奉九日制書。除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并賜官誥一通、旌節一副、及手詔等。雨露恩覃。霈易及丘山施重。負乘難勝。臣某中謝。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教暢三台。武功加四海。蠢爾淮寇。久稽靈誅。盍懷拾服之心。不以虔劉爲事。既已統之上將。撫以中台。臣實妄膺。復充貳職。誠無裨補。亦備阽危。頃來面辭。密奉天旨。以爲此道必付微臣。荷黃受恩。俛從事幸。掄元惡曾未踰時。果復聖言。遂承寵命。彩章五色。皮衣附青。賞罰二權。狠操兵柄。鴻私薦及。奮力何供。即以今月十五日上訖。臣伏聞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管內數州。凋殘極矣。編郊骸骨。比屋瘡痍。行當弱以皇風。施之帝澤。俾汙俗遷善。頑人嚮方。知無不爲。敢渝微志。事有未便。仰當上聞。徒以跡遠闕庭。戀深阜棧。鑿門授鉞。容愧于兹。執贄奉璋。未知何日。

洋洋雅奏正始之音　阮霞嶼

安州謝表　滕甫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天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閑事簡。尸素爲慙。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真聖。首蒙國士之遇。拔在衆人之先。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况事任既已變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因爲緩縱。自取頹隳。惟日月之至明。諒肺肝而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于公言。故君父特存乎大體。猶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受恩若此。茲蓋伏遇神聖稱物。清明在躬。化覃無外之封。職仁及何知之草木。兄臣屢更器使。粗效忠勤。此遭訾辱。提携之末。嘗諳行葺。更收殘履之餘。臣敢不祇奉簡書。服勤吏役。雖桑榆之及景。將通莫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後效。

元發修起居注時。神宗皆召問之。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然。雖聖人亦殆。于古以爲名言。初元發微時。嘗遺有俗聲。嘗爲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邪飲。文正苦之。乃然燭讀書以俟元發。治醉至。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曰。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

然逖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日中久不見
偉人昨渡江見滕元發使人神聳其英概如此 崇祏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宗澤

心期許國。毎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覥將離於形骸。精恍願達於冕旒。中謝 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將窮之際。付以寇口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精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大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寵擢未涯。誓為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猾胡。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受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惟民。獲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為紛至。迪勉催多。阿覘顏齡已迫桑榆之晩。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傾私。陰陽之寇旃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指安。刷揚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為口頗聚衆。以震師令。已堯心欲為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郡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戢。舟楫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恩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瞑帰泣座。無由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冀此乘辭

原缺第三十三葉

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潘良貴

承乏被垣茂著藎規之義可閒祠館曲蒙從欲之仁祗服恩私深深慚懼中謝伏念臣入仕二紀獲事三朝唯知忠義而披露肝心敢念饑寒而保持祿位自信甚篤人言莫囚歷落嶔崎衆皆指為可笑流離困苦臣獨奇而不衰屬憤姦邪實非職守歷階陛殿怒發衝冠雖非能衛社稷而執干戈亦庶幾如鷹鸇之逐鳥雀退思日昧甘俟誅夷始陳待罪之章亟蒙涵貸旋上奉祠之請即獲便安仍加論撰之名俾全進退之節君父之慈憐如此臣子之報稱若何恭惟皇帝陛下駕馭群雄總核名實陟降無私而帝則是順好惡罔偏而王道攸遵如臣狂愚不忍竄斥然方軍食匱難之日而坐糜廩俸因事於擾攘之際而燕處山林俯仰以思面目有愧臣敢不恪勤香火懲艾過愆疾病交侵雖作終焉之計形骸未殞益堅罔極之心庶畢餘生以酬洪造

佗傺於前希望於後都作乞兒之聲矣數言之間忠憤氣骨流貫毫墨誰謂言不可如人也唐正位

辭起復太宰二表　王淮

苫塊餘生已濱死所綸綍渙號俾復晉班勅使將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己驚迷中謝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携遂夫有立寅緣際遇玷冒高華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擊號泣血擗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哀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齊斧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諒寸柄以叙臣念哀苦之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為期中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再辭表

方席薪而枕塊於哀為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荐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承自招於大禍慈顏遽隔悲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苫廬而永慕庶畢哀悃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違所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疾恙精神睫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患追寢渙恩俾終祥禫則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

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肝鏤肺期報
德於他時。

南宋淳熙以後吾婺接踵居台鼎者五人曰王文定淮、香文惠行簡、范文肅鍾、葛端獻洪、馬莊敏光祖、論相業則文定文惠為優史載朱熹在浙東時劾知台州唐仲友淮與仲友姻家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疏言近日道學之士假名濟偽請詔禁黜熹用此奉祠遂啓慶元偽學之禍考之王氏讀淮與唐非密親欲兩平其事如所云秀才爭閒氣者則的語也若云引陳賈藉乎以張偽學之禁則有不足信者淮為紫陽其初若此之力一不當意倒欲衆道學之羣而容之則非人情況淮一家兄弟子侄皆朱呂門人莫非道學其孫敬巖先生學行在魯齋伯仲間金仁山先生祭文云昔在孝宗相惟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責疏所通直辭正誼嘗諸春秋貴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公議悠悠惟敬巖公秉脊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仁山先生篤論君子言必有據學者風承影附辯持不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敬采仁山祭文附之文定表後以埃蹟史具隻眼者。崇有謙

罷政謝表　范鍾

嗟維大耋宜弗緩聽頻言尚均祠秩清峻棠宸之直光華白髮之歸恩與天同渺其兩若伏念臣夙承乏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輿肢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貌覩之斤捩衰殘則罔然祈退閒之久矣念奏牘未多于造膝而控情幾至于犯顏諒鍇簡在帝心奚以解于物論風其漂女甚轎轢之易危清斯濯纓固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恕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不從冊免之規畀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涵宥自愧冥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及股肱事存體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失于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報踰七望八既伏老于幸民咸五登三惟祝釐于聖世。

詞旨悅惻猶是謇謇之忱　阮賓嶼

賀登極表　蘇伯衡

伏以皇天垂祐。誕錫貞符。帝后挺生。丕承正統。率土承順。臣庶均懽。欽惟皇帝陛下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埏咸囿于照臨。洪武紀年。九域同歸于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臣等謹奉表稱賀以聞

有萬國衣冠氣象　阮霞嶼

高皇帝混一功成諸文武羣臣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繼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懽心。宜先於建極。盍惟體元而居正。斯足順天而應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郊京。雖遠界之不追。而不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皇上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溽陽遄定。僭偽兼收于漢孽。提封奄奠于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馴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徯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蔡帥之內附有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欵降。跡至惟師出以律。故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胥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于闕下。會稽通籍于域中。弓矢永櫜。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等竊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悃愊。冒瀆宸聰。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夷兆億。實將以承休。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嘗謂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登。苟使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加、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飭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襲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躋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

典雅得體、中間頌處、自寓規諷、阮霞典

兵制策

唐 彪

兵莫善於土著莫不善於召募古來兵制之善莫如成周井田出賦寓兵於農農隙之時卽爲講武兵卽農也井田難復而義可師得其意而變通之則可擅美古今矣從來地利難知也生斯土乃知斯土之形勢此地可屯兵彼方可設伏某可徉北而誘敵某可越利而因糧惟土著者知之也何地險據之則敵不能攻何境雖敗而可以退保何間道可用奇而出敵人之後惟土著者知之也知之則氣壯無畏死之念不知則氣卻畏死之念既惕於中逢敵先自餒矣土著者無此也從來北地多平原利騎兵南方多山水利舟師步卒故人所學習素不相同順其所長而用之則一可以當十反此則用違其才非善策也故貴土著也又從來名募之兵與齊民多不相安生非一地業不相侔我伍之習既成其得猾暴戾多爲小民害土著者無此也又國家成平既久必至汰兵名募之兵不習田疇不嫻工賈汰之則無所歸窮愁與怨望之心生而盜賊之念起矣土著之兵原出田畝汰之仍農夫也無斯弊也且人之願爲兵者類非仁人孝子也以貧賤無賴之人背鄉井去父母妻孥與其親戚墳墓而白首淹留於異國其志不過爲金錢子女計見强敵則懷二心首鼠兩端以覬望一有不利惟思遁逃而已久安則思亂每倚衆以脅其主帥若在邊圉桀黠者且交通外番而爲之內應何者彼固無所繫戀無所顧惜也若土著之兵有墳墓室廬焉有宗族親戚朋友焉不敢思亂不敢懷二心則必致死效勇凡此者皆土著者之善而非名募之兵所能及也然則所以行之法可得聞乎曰國家設兵必視其地以爲繁簡邊幅要地置兵宜繁僻壤內地置兵宜簡善爲國者計其地須兵之繁簡而徵之于田畝僻壤內地多徵其稅少徵其兵邊幅要地以兵爲稅但徵其兵不徵其稅使兵副乎地之用選良將以訓誨練習之越三年命清廉大臣考其優劣以士卒之高下爲將帥之殿最天下皆精兵勁卒矣或曰此城守之兵然耳方將當師四出徵兵豈能拘其土著乎非也天下事雖有變通而爲全無弊者必不可改也試舉一隅以例其餘乎如常潤爲南北之吭或兩軍相攻羽書告急則以附近者援之莫如檄蘇松之兵蘇松之兵既援常潤又移其附近者爲之戍守次第而前惟取其近不以鄰絕之兵越數千里而令之久戍於外則猶然土著之兵也惟在君相不囿於妒功之說不惑於淺見之言不恩近效不憚煩難不惜小費决志以行之將見與周之農兵唐之府兵竝美千古矣

自黃帝立丘甸以寓軍政至周而盡善後世惟唐之府兵得其遺意雖未從召募然有田可耕不必以民養兵與周制兵出于農無以異也故亦稱善若言有急調兵則三伐之法尤勝高宗哀荊旅以伐楚武王用西土以克商他若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見于經者可考也先生之策不用召募而取于賦不須井田而兵制直與成周相表裏更勝于唐之府兵其中指陳利弊區畫措置言言碩畫字字詳明不啻聚米為形瞭然可曉雖行至湖枯石爛不可易也兵制策千古以來另第一矣　吳瑛

三通策

王崇炳

嘗謂士不通夫經史則不足以致用故十三經註疏與廿一史其足資學人之博習固無窮矣然論者猶謂士有三通不可不預究心也三通者何一曰通典唐京兆杜氏佑所著也一曰通志宋莆田鄭氏樵所著也一曰通考宋鄱陽馬端臨所著也而通典通志俱嘗以通考為準古者左史記言尚書者是右史記動春秋者是太史公變春秋編年體為紀傳例以八書後班固因之以十志唐初則于志寧李淳風等作隋書志皆宗史記劉秩之作政典三十五篇也效周官體上自黃帝下迄天寶論者以為包括前代之論肯[illegible]儒獨杜佑以為未盡因若通典先經後史[illegible]析[illegible]如[illegible]之有源如[illegible]之有斗分為八門計二百卷但節目太略不無遺議如折粟米於常稅之外雜包匭於正賦之中于漢魏秀孝之科不分銓叙則其明選舉者未善也至康成讖緯之論與古制混淆則其論典禮者未善也此其疵之顯見者也鄭夾漈之著通志則于紀傳後繼之以畧共二百卷自言作史之難惟志吾志中五畧漢唐諸儒猶有知者其十五畧漢唐諸儒鮮有見焉豈不過於矜張乎淳熙間上其書於朝賜編修官時朝廷欲借三館所儲以資採擇卒為廷臣所阻而罷令細核其書其

禮及職官食貨等篇盡依通典原文其氏族六書七音等核精詳而天文地理器物僅見疏漏馬氏所以稱通典綱領弘深而譏通志剽竊疎略無所據而云然乎生以為樵處海閩之區奇編異篋目所罕覩名公鉅儒身所創交則其簡陋亦固有囿之使然者矣馬氏之書通考也依成規於通典自天寶以前則分其類而仍其文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年則續而增之計三百四十有八卷為二十四考其帝系經籍等考補通典不逮田賦至四裔等考與通典一致而氏族六書七音則遵鄭氏之舊其餘雖援據通志而辨駁以証其訛一時學古之士皆翕然從之益馬

端臨生于相門捐棄勢位潛心著述金匱石室之所搜載弘儒鉅卿之所講求條採廷臣之奏疏博咨游士之燕談而又有超出一代之曠識所謂文獻足徵不在斯乎名曰文獻通考良有以也當時之續通典者則有宋白其繼杜氏作國朝通典者則有魏了翁惜失傳久而人罕有見之者至慈谿黃氏東發之日抄欲續通考之遺而亦未為成書惟雲間王洪州圻分三十門以續通考頗為詳備所當採覽者焉要而論之其書之繁簡得失大約後者比前而較詳其三通之得失宋景濂先生論之詳矣謂其間有得失而各不相掩生以為前人之得失後人得總攬而斷之在己之得失則罔自知之即知之而亦不肯自揣之徒令後人而復議後人也倘自謂書之有得而必無一失則誰其信之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其

御纂之盛誠為前古後今所未有洵足資士人之博習而大有裨于經濟之實學者也凡留心于典故政治者寧敢忽諸

胸羅萬有於風簷寸晷出之令人忘其淹貫而喜其疎爽樊川義山之遺也方樸山

洞穿三通得失且復旁參側引其一種疎宕處尤見識高氣爽 曹[illegible]

郊社策　王崧壽

人本祖萬物本天天地者萬物之宗祖也帝王大報本重反始必隆郊祀蓋郊以明天道祀以神地道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而執事以郊祀之分祭合祭下詢竊思周禮之主於分祭者固非無說天秉陽垂日星人得天之陽氣以生故冬至一陽初生有事於圜丘以迎陽氣於初也地秉陰竅山川人得地之陰氣以成故夏至一陽初伏有事於方澤以迎陰氣於始也乾坤定而尊卑昭陰陽判而剛柔別此禮之必主於分也因之祭有卜日卜月之殊也日有用辛用甲之宜也牲有騂犢黃犢之異也玉有四圭兩圭之分也玉有蒼璧黃琮之判也服有大裘絺冕之辨也地有燔柴瘞埋之別也而且樂有六變八變歌有大呂應鍾舞有雲門咸池器有陶匏瓦罍之不同也沿及後代漸增煩數祟尚封禪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考績燔燎刻日記號而鄭元曾斥為緯書之曲說蓋至秦漢以迨隋唐敝已極矣故黃氏曰六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既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揚其波張說助其瀾也特王無封禪之策是策也祖龍鑑其烟孝武吹其燼隋帝熾其膏元宗烈其焰也是皆本圜丘方澤之意而廣之者也而合祭天地之意即本於此也合祭議始劉歆後遂

因之夫合祭非古也然亦有說也人生父天而母地惟孝子為能饗親惟聖人為能饗帝祭天地與祭父母無異人必無祭父而遺其母祭母而遺其父者故記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此主乎合之說也乃有虞氏郊嚳而不曰社嚳夏后氏郊鯀而不曰社鯀殷人郊冥而不曰社冥周人郊稷而不曰社稷豈第取乎配天而不取配地乎非也夫郊有南北之分南郊祭天即圜丘之典也北郊祭地即方澤之制也至於社則土功報賽之祭非祭地也故祭法曰工共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種百穀故祀以為社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皆不言祭地後人合郊社並舉故集註云郊祭天社祭地朱子嘗別有証豈因類乎上帝宜乎社之意而傅會之歟是又不合之合也生以為合祭非古也而窩合於分之中則可從也胡取乎分天地猶夫婦也故夫婦有別而後義生胡取乎合陰陽無孤立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自相依附是天地原不能相離也則祭天而兼祭地祭地而兼祭天並非調停兩可之說也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禮防之是亦陰陽互合之意也後世議不歸一遂成聚訟分合之發明亦少[illegible]見宋元祐

詔議北郊蘇文忠公論主於合從者五人劉安世主於分從者四人故宋代祖宗多主合祭其不合祭惟元豐六年一郊元豕相脱脱論而不詳明大祖主合祭而成祖又主分祭宋景濂之議多主分夏言疏合祀之不經霍韜以分郊爲紊朝政鄧文憲言親蠶郊外則内外失門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而張大嶽之論專主合我　國家定鼎以來制度彰明重神敬祭於郊祀之外又設神農之祠先蠶之壇誠斟酌前代於至善行之而可永遵者也

據六經之精義兼三通之奥源其理則布帛菽粟也其光則金玉珠貝也上下千古數佐折衷登高皆應衆目雎盱允堪領袖九學矣　許孚齋

分祭合祭言之井井有條至以合卽本封禪之意不可從之議自砦曹木庵

金華文畧卷之十四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吴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唐正位有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書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强富制威福爲尊貴耀德義爲榮顯永世祀爲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强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虚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虚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

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
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也田貧兵亦
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
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化所
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
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主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
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
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

夫治兆及其末萌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
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
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綜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三國以上東陽文獻寥寥得此山川生色矣 阮震嶼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聖德脩三代之教[illegible]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焉不脩臣竊以
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
得其人而貢于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
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聞于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
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合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
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爲州縣察臣臣得備
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
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

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
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爲吏胥縱慢聲
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
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
見今天下之貢士[illegible]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
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
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
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
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
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

遴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筐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于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矣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于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

者因不出三十人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浙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罔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前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遺賢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竊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

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援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以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僎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與士之道勝氣塋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能治者天下不治而陛

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竊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臣以頑才下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屨而去躡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唐時尚有如此舉子唐時舉子尚能作如此言士氣節為國氣士骨即是國楨三復茲文輿懷古之思矣　巢菴

上高宗論遣使書

賈廷佐

臣廷佐昧死獻書皇帝陛下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爲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遭丁艱難正宜不負所托鋭意撥亂信威夷口功光祖宗爲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敵之詔則墮祖宗之大烈所謂變于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爲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爲財用有人民以爲依附有人才以爲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爲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口使以詰其悖理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

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柰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洶洶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邪將奮發講武以中興邪將聽口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邪臣爲桐廬一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殄口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口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宗往江西事體一同其軆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爲使要口以詔來不以爲恥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戎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爲犬豕之階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爲愈臣所以痛慱于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戎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

此况當彼時邊塲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口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異天下之異議哉大臣秦誠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皆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口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給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强則彼以吞我爲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淮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

下大乎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諂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口出必將漸令我罷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口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袵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乎出以兢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

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日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口則天下孰視而起將不怨口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口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鼎戎口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于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幾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戰之

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口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口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論若決意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難合

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口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內名選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誠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

爲禍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受戮訴與太
祖太宗耳千冒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指陳利害刺骨驚寬能開人所不敢開之言 阮霞典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賈廷佐

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
而飽不以國事爲憂唯李翱惟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
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口計
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
祿不能致鷹鸇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
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
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致但見沸傳十二月

二十五日行在牓示詔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
地並無須索二十七日迓迎口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
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夲口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
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以與舞干羽以格苗同日而
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抑朝廷有大賢者口憚而爲此舉
耶陛下自視二者若茫然未有則口人之所以啗陛下者
正可以爲吊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
越王勾踐因與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吳王大喜過望
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僞不可聽與王
怒賜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

抉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而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口之玩我猶越之䧟吳耳口曰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和議灼然可信旣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口之德我甚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口甚謹而口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

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爲之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犬豕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寄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載黃屋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闢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烽燧然後敢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丰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絶和議抉之於天與四海奮雷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王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于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走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乃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于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弊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口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惟駭陛下何不

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况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口籓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數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累無小效雖徽考諱日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口人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口之深入也席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慘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

必有不可堪者而兄襟喉之地口既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畧春秋鼎盛倘於此時惛然易慮爲光武之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顧不偉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爲天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懼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口人媮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

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犬羊哉陛下毋惵口強謂不可敵漢武帝時軍臣伊穉耶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歷皐蘭下斬折蘭盧侯二王而渾邪降自是匈奴大衂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嘗率衆百萬掎境入寇太宗念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漠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

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口之罪惡過單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宋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戎口以爲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爲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喜爲之辭回還口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口衛守樂旋爲之謀亦不失策彼大統者寧有好心

爲我若必取偽口倫陵忍作偽爲口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惟口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爲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爲口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終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世有秦無人之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愈烈愈痛○忠憤所激如痒不可忍孰謂忌諱之辭非臣子所宜言哉 阮霞與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于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

東晉自元帝息心于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悲愴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于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禍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安坐而據之以主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

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于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進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

苟安也南師之不出于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興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

諸侯黄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口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

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口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口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口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

不異于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口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于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

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
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口和親也况
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
讐而置中國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
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日絕也貶損乘輿卻
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
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
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
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
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
此段叙宋例係十二而
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
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
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于京
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
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
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
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

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
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
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儁功天子
早夜憂勤于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
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
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
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
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
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
令自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

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
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
未嘗挺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
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
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
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
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
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
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
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

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于朝廷。別行教閱以
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
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
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
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
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
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
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
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不竭之不遺餘
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
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
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
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
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
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
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
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

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
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
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
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
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
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
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
（此段言臨安不足以居宜都建業而治武昌）
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
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
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
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
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
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
百司庶府。以講禮樂于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
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
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
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
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
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
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士南渡。荆襄常雄于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

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若星辰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口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此段言時）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可畏）蓋丙午丁未歳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歳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

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歳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騁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此段言[illegible]六十年一變可見[illegible]）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爲之性命乎陛下拔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

威罪當萬死

此實貫絡中原之氣王系相準故抑之不復名對直堪惋惜　阮復齋

天命人心是一篇大旨絡通和所以激厲人心都建業治武昌棄其氣之既衰乘其氣之將泄所以承天命文如黃河落天萬里東注使人味其首尾然而節節關鎖妙在結語即起語殆深得孟子行文之秘者矣　崇炳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于夷（此段言當以恢復爲志命東宮撫軍）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

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

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驰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此段論東之形勢可恃以堅其復讐之志）憂和議之不必守口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毘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

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所挕者之所畏口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册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

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堅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

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于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口有父兄之仇生（此段激其復仇之志）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服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口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

事之臣憂畏蓄縮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口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口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手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口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此段言當經理建業）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鐘阜而

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半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淸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賊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

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泥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年而有爲雖若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口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此段言用非常之）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

士皆不足以倖淸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入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

用此哉天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門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門人畧于奏對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將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

示天下而天下惡知偪敵之不可安乘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未備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間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而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

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下冒天威罪當萬死

觀其氣象直有併吞六合囊括四海之意豈但封狼居胥而已也衛霍能爲未必能言宋人雖於文而弱於勢毋乃精神盡洩於論議而無復留餘乎 崇炳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呂皓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間因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愛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推

然一體無所間斷倘可以免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是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閽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耶臣婺之永康人世脩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旱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指揮勸諭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貲以食君之祿于茲三年矣去年之冬獲從舉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

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憝也殺人天下之元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蓽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于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自乞爲官婢以贖父罪

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可一改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時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耳今日閉門踐履之基即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不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技自鬻于場屋之間毋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

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惟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巳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辭于漢之文帝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情也則惟有先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憾哉干冐天威罪當萬死

情真詞楚宜其動主聽得免父兄於大獄也 阮霞塡

金華文畧卷之十五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喜重梓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校輯
正學思臣
正身文度

疏

薦合浦太守孟嘗疏　楊喬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巳嘗安仁弘義躭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郡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嘗息亡身進賢

如珪如璋存此一作聊見兩漢風味 唐正學

上高宗第十五疏　宗澤

臣聞范仲淹有云天下有二黨一曰危言危行一曰遜言遜行天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欲致君於無過耳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苟合逢迎天下豈有不亂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毎下議論卑汚官尊則持祿保寵位下則便文自營曾不爲陛下思祖宗二百年一統基業失之可恤也亦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后妃天眷蒙塵沙漠翹望救援也又不爲陛下思祖宗園陵寢廟爲賊所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也又不爲陛下思京師天下根本宗廟朝廷百官有司倉廩儼然如舊將成棄置也

又不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東京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遭擾劫掠殘破之苦也朝暮進言但思泛舟冒險南幸湖外耳此奸邪之謀也一爲賊口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於鑾輿大計不復仰贊也於呼遜言遜行之黨推天下於亂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此類也臣夙夜痛心瀝墀懇衷爲陛下保護京城上請回鑾至十餘疏而知危言危行群衆所不容猶不能自已也陛下若不早回九重則天下何有定止哉臣不勝痛忿激切甫竢天聽

公諸疏無一不宜存而此僅載一二然天襲開日皋河樵何一非公忠義之所噴薄耶　阮儀嶼

建炎元年奏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爽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口誕設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會敵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伊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口頻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口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斂迹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

基業更不當顧惜直兩手分付與賊口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竊思念泗洲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踐阼之初信此和議俾撤大備而歸去冬與今春又賊口偁然大臣柔邪諛佞畜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詐但詭誦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沉幾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群牽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寘之嶺外使天下寬抑之氣一一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朝廟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

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奸邪之語又浸漸墮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奸邪與賊口為他日之畫䇿稽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陜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恤比賊口遣奸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諫如是因納諫與留守范納乞收賊口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究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舘優加待遇臣恭此詔命憂

思涕泣心欲折死不如二三大臣何為於賊口情欵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計謀如是之薄臣竊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奸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臣之朴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奸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稽顙闕下以俟誅戮

徽欽之變卒土同仇汪黃諸賊罪通於天公此疏當與日月並懸霄漢　阮賓峒

論治道人材疏　鄭剛中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欲侮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為無過夫高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

甚高論者尤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本論人材必歸於實論治道歸於本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欺食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飭用循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卒乎至者廣犯病而不修蕩於飾而不斷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直而不復舉茲又人

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為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皐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兼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礲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玆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猶不以是而要釋之也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

之量訓刑宗宰皆疏通耳目容納忠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進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名言篤論所謂有用之學 阮覆竣

諫議和疏

鄭剛中

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今在廷侍從臺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口收意事雖可喜可疑至于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口爭者非癡則愚又況口遣使休兵我何辭日用兵口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口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

己之事非一端也而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帛者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子金口土地為其所據金帛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口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國紙自北擄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背後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

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于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鄙瑣必不幸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强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聃愕相顧觖望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淺易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碩儕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未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厲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

臣恐囗人便不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爲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誘之曰彊囗逼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囗再封一函紙又甚于此計將安在謂不可許卽有邊陲之儆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悲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爲可覩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于今日者爲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承永明詔臣畢當萬死

語語則人將處此甚不失一之論何當時豈不用可爲將與流涕者此也　阮長嫩

論守法任怨疏　　鄭剛中

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有德而無刑不可以成政事臣常惑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爲苛察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澆漓怨謗之地不可聽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爲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敗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委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聽也臣反覆討慮而後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二者不可易也人主與天地同德惟高明博厚然後公公私私有生能言之類各足其欲至於百官有司則法之所在猶四時之氣推行造化

可生則生可長則長可肅則肅可殺則殺予奪之間不可有毫釐之謬惟使生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矣恭惟祖宗以惻怛之風蕩五代之苛蠹陛下以澤潤之德救百六之塗炭累聖相承前後一軌大君之道咸不愧而得之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藹然如春風者幾五十載覆載之功不爲不大然所謂法度者未嘗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守必劾監司必按臺諫必言以至一官秩之予奪一刑之輕重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守其法以爭之不得於

法雖力彊勢重不敢有徼幸之望小大同心共以身任之
而不顧天下惟見人主簡易優游坐收寬仁之名而天下
亦無敢為非者此祖宗與三代同治古之道也至陛下臨
御以來寬仁愛物之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
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責縣有罪郡守不敢劾
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
不可行也郡守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朝廷
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守請於監司監司請
六部六部請朝廷朝廷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
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

漸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欲歸於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
乎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
是故吾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善乎其能行也蓋法者百
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心惟使寬宥曠蕩之
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嚴而知有春陽之
暖豈不偉歟皋陶為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
三夫皋陶豈不知將順之美以諂宥罪者人君之恩至有
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也此便堯所以樂堯宥刑之寬
而畏皋陶執法之堅臣願陛下戒飭臣吏各使持職奉法
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其大疑難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

職廢法全身避嫌者有按督之常使紀綱持循賞罰明信
不廢法度而陛下寬厚之仁泊然與覆載同功俾天下獨
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生靈幸甚

錢穀問計臣刑名問法吏宰相猶不得侵奪所司職守
矧人君乎此論千秋不易非但救弊一時也 唐正位

競擾錦繡漫不知船舵之省乃矢之禦彼其正事施奪名
與賈禍如蛾赴火如魚遊釜而身而家奚卹如天下何孟
軻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然中原苦黠口如墜塗炭畏
強戰如畏虎狼望仁義之師如饑渴之須飲食茍中國之
政率正矣則歸者如市英豪誰敢不服其機一轉手間耳
願明詔大臣以正已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斥逐邪佞
親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閑詩書者總戎以弭汚虐之風
以係軍民之心以消僭叛之萌庶幾致安于已危迓治于
將亂不然厝火積薪噬臍無及

方寸之間五嶽崒起陳義感激蓋不徒閼宰扃户較是
非於紙墨間爲儒者[illegible]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爲強　喬行簡

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乏而無餘糧餉
貴而難辦楮價日損而秤提無其策流民猥多而賑恤無
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苦於艱食下則潮汐爲災而水
逼於都城内則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
舉天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玉色
不康臣罷每恨振起無計而隱憂度日然今日之大勢固
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爲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
仲舒之所云則事猶可爲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
吾人才振吾紀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使萬務
整整而有條萬目睢睢而改觀則外之氣勢雖未能遽強
而内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然不可犯之威蠱屹
然不易搖之根本矣若徒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尊燕安
逸樂之可享侍御便嬖之如吾意采色聲音之悅吾心則
是雖能臨事矜持動無過舉亦止是循常襲故用尋常守
成之規模不足以言興起之事收安強之效也臣竊以爲
陛下當留神收斂一意奮發不可執拘攣固滯之見不可
惑將順媚悅之言不可有愧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
可厭苦澁冷淡之盲不可憚辛勤繁冗之事要須慷慨特
達不事邊幅如中興創業人主之所爲必卑宮室惡衣服

非飲食如大禹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如成湯必思創勢
于外不敢荒寧如商高宗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
必內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綈履革舄
罷露臺却千里馬如漢文帝必厲精更始綜核名實考試
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頓回衰弱之勢漸起安强
之形吾之國可以立而祚可以綿矣抑又有人所難言者
臣敢不盡爲陛下陳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
士民所期望于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
意使人起敬起愛則不至於每每窺瞰動息輙仰竊議之
喙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驅勢刼之所能回而
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修意行
之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謀諸大
臣毋牽于左右訣說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當爲者
毅然爲之不當爲者斷然寢之或事大體重者必稽於典
故付之都省下之朝紳公共討論惟是之從仍勿爲輕浮
所搖勿以一人之言而遂有不能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
人心定則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于不可爲惟在陛下
有以轉移之臣事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息肩臣而
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切怛爲嫌而輙究言之
惟陛下裁幸　老臣謀國之言字字可勒丹扆　唐正學

疏畧 見宋史　葛洪

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
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
非必奮不顧身冒水火蹈白刃而後爲之忠也第職思其
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
卒帥之職也朝廷每歲掊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儆之者
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而誣以
非辜動輙估籍權廪給之稍優者而强以庫務取辦忽聚
抑配軍需于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
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
爲具文坐作進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捐懦者未嘗勸
懲士曰驕橫類難役使于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
之素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
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
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飭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樽節財
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
下振厲申[illegible][illegible]實常若有寇至之憂摩厲振刷以求更新
亦庶乎其有用矣
大臣之言前數語更堪鍼砭　阮敬輿

劾賈似道疏　杜士賢

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目擊時艱情激忠憤出位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嘗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陛下即與見之施行今有罪浮于丁大全者固宜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歟吏治或湮鬱歟民生或寡遂歟獄訟或繁冤歟貪暴或肆毒歟臣有以仰見陛下敬畏天戒勤恤民隱博採人言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此宣王雲漢遇災而懼之心也此宋公一言熒惑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

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雖曰戚畹戚婣其實市井浮薄目領方面使侍成功歸相五年欺天罔上驕恣日甚措置乖疎其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姑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爲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脈而折閱不與稽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大臣之所當留意者不此之圖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駔儈之權以尊使之遣而莽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愁歎識者爲之寒心似道方且誇詡功能粉飾時事人之可欺天可欺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群吏之治任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爲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當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固不免于物議舉凡縉紳之間猶多不滿人意者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閹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爲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闒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于逢迎掌成均者例務于鉗制持從橐者惟巧于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

似道實有以致之也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于庚子之饑又困于丁未之旱又困于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莫甚此時勞來安集猶恐弗蔇詎忍于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窮其價民之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誥牒而抑其直民之怨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取斛面承佃者懼虐取而不免寬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並緣爲奸雞犬不寧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雖與公田了無相關者亦不得以寧居民怨至此而極竊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貽害甚于和糴民

生之寃遂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獄訟民命之所關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非有大不得已者誰忍置身于獄訟之庭今之典獄者實易是非顛倒曲直操通神之貲則生可致殺扶多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叵測先時而決者有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寃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寃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寃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寃若此彗星之所以致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貪暴生靈之巨蠹似

道實貪暴之尤者也一種黨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而結交或以貨寶而媒進媚娼小子濫典藩維溪壑無厭羅織肆行蹙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猾司收廣郡囊橐自豐掊克不恤遂致容寇之鴟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苴貨絲終身不改民之怨讟何止猶谷其不相延而起者幾希邇者衆行家法滅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古者三公職在燮理牛喘末節也而丙吉猶慮陰陽之外剡彗星如是之昭灼乎此者

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嘗廣殿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臣拜觀國史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詔求直言時王安禮上疏曰大臣不察主上惠養元元意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殆有以召天變者上嘉歎之宰相王珪必欲條奏所以上怒曰大臣當宜導下情不應阻格人言以蔽人主臣伏讀至此未嘗不嘉安禮之能直言而美神宗之能受直言也臣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實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欲乞陛下特發宸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

以謝天下以回天意臣目之所見星不滅則臣甘受[illegible]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此時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也臣直為此凜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以背生斥推奸其準端直有朱雲之劍少進之勿　阮霞

法天順人疏　　王褘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

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永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莫得以遂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之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寬大所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此萬世治天下之法也在當時疏此培我明元氣多矣

阮霞峴

諫分祀四郊疏　章拯

嘉靖九年二月初十日臣欽領制敕一道後二日又領禮部刊布敕諭一道伏讀敕肯皆俾群臣上言大祀之禮夫禮書雜出于漢儒固難信也大祀更定于聖祖尤難言也聖諭所及上下之分陰陽之義先儒正大之言俗儒牽繞之論固已詳盡夫復何言伏念聖主虛己下問固將博采衆論也臣不敢披肝瀝胆推原禮意爲陛下陳之禮稱天子祭天地天尊地卑定分不易天施地生相合而成歲功王者位乎兩間以爲億兆生靈主歲有祈報或有事而告分而祭之其經也合而祭之其權也故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豈非郊丘分祭歟成湯請命告于上天神后宣王憂旱自郊上下奠瘞豈非權宜合祭歟若夫舜肆類于上帝乃禋于六宗則日月固分祀也周以郊大報天主日而配以月則日月亦從祀矣要之禮本人情可以義起而或分或合從其所安此四代所以不同禮也漢唐宋郊祀之陋分合靡常群臣雜揉無足論者我朝聖祖繼天立極始于鍾山之陽告祭天地合也繼從儒臣之議效法成周建壇分祭已著爲存心之錄甫及十年復以分祭致異合祭兆祥昭載於御製之文冬至易期每歲首展郊祀泰壇擣殿大祭兼彷明堂日月星辰雖則附天居

內不敢瀆祭故無專祠尊之也山川太歲諸壇附地居外復當秋祭故有專祠報之也合而分分而復合豈不以天地定位陰陽升降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分祭可也合祭亦可也分則煩合則簡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從簡歟然此聖祖之權也非古禮之經也規制已定傳之列聖相繼遵行則固爲我朝經常之大典矣恭惟皇上聖敬日躋智勇天錫雄才大畧固欲超三王而越五帝通神變化方將舉一世而甄陶之納諸雍熙泰和之域而聖政之大莫先于敬天法祖故舉聖祖先後之所以敬天者與群臣一一講明之几復欲臣復初制以盡敬天之誠而亦不失其爲法祖之意大聖人之存心固匪夷所思也然古今異宜大禮必簡古者教誠尚質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固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禮地方澤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皆以時行無可疑者後世彌文之盛儀衛之繁出警入蹕自難頻數必欲行之與作供億之費姑置勿論每祭必齋而一日二日萬幾能無少壅乎聖躬克勤而文子文孫千億能無憚煩乎孟軻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聖祖固爲萬世計矣陛下獨不念之乎臣竊以爲是禮也陛下議而存之可也舉而行之未可也臣愚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方多災三時不務陛下

雖躬耕勸農而有司尚未舉行饑殍且至相食民未給而
乃先于神乎又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北口大勢窺伺
邊關陛下雖遣官督儲而口未遠遁人懷危疑戎未振而
乃急于祀乎又聞邇者泗州石墜恐驚祖陵鳳陽地震恐
驚皇陵各遣官祭告而南都太廟棟梁朽蠹該部亦乞大
脩三者皆非細故也陛下鋭意法古欲復初制亦嘗少念
及此乎恐未宜決于下詔而駭于群言也臣素不習禮狂
瞽妄言不識忌諱罪當萬死然受恩深厚分當死報其他
非所知也伏乞聖明裁察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後叚更是蓋議 阮霞峴

劾東廠太監尚景賢疏 章僑

先是東廠太監尚景賢擅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
蒙陛下過聽不疑輒着官校將知府郭九皋等一干人犯
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
等敢言之于是景賢有分理之奏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
情雖古寺人披呂彊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
操持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朝廷委任
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用吾喙奈何其不然只以拏官一
事言之其罪狀有六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
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民詞景賢無上

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鋭張雄等雖當天地昏黑
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擅
招無上威作不疑而甘出鋭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
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
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英宗為之歛戢成化中
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
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
擅給帖而越拏人未免騷擾地方驚陛下有過之地罪三
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
者也故治理表著書考為九皋雖府知府也一旦差人數

千里外檻械之奴。口之。殆實旅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乖繆。其必千戶陶淳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欺。欺。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豈景賢獨不知之耶。邪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煽。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上陶淳罪狀。不問景賢。考之于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墻之內。乃欲以身庇之。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

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訟者有說也。乃今輙信一民人而便拿一官府。自此開告訐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蔑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黃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計。開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關進。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謂景賢之賢不憚改過。裨補新政。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終為亂政之臣。乞將景賢罷黜。將陶淳邪政拿送法司。將邢九皋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總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自知言出禍隨。惟陛下察其愚忱。無使掩天下之口。

文不足存。存其文。可以想見其人。公忠直諫之臣。比肩而立。披鱗逆耳之語。累牘而陳。吾婺學術士風。歷世如此。崇炳

陳言圖治疏　陸震

臣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甲目承事陛下以至于今徒冐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殞塡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大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

晚矣試擧圖治六事于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嘗聞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迂闊之論世所厭

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若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

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于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駭竊嘆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

而非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耳然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臣竊實耻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謂戲無益謂臣之言有理即日創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佚嘗聞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衆竊縣騷

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日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亂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弄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關也夫豈有一毫愛陛

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驅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惟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錢寧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符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詔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造亂之戒但如彬者陛下信之舉朝臣工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激切之情惟明主察焉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

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險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上告宗廟之靈兼請母后之命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勛舊及在庭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一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臣干冒宸嚴無任隕越之至

批鱗請劍字字瀝血吐肝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至其陳事納忠不隨不激尤足爲告君者模楷　阮霞峽

此疏入詔以霞等肯倡議皆廷杖數三木跪門五日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坐繫一月斥爲民還郷創重卒待罪獄中作詩曰杞老絲千緒葵心托萬肓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椿爲冠仍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慷慨悲涼之氣彷彿可見疏中所云臣一人者爲同郷郎黃鞏與太常同郷劉幸不知以會報其子縣官捕捉于會見其原札手迹云　崇嫌撰

崇實學昭正道以光祀典疏

龔一清

近給事中蕭彥等疏奏請陳憲章王守仁從祀孔廟科道部臣并及胡居仁等間有以蔡清呂柟舉者或曰守仁有議胡居仁雖無可見實無議急欲進居仁而抑守仁竊以從祀之典重學術也先定學術而後可以定人有用始可言學如日月之必明江河之必潤也有真切篤實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如禦寒之必于衣充食之必于粟也大學言格致誠正而要之以齊治均平中庸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位天地育萬物聖門有用之學如此曰意曰知曰喜怒哀樂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其用功真切如此是故孔

子自名其爲人也好學在于憤樂其與顏子好學也在于不遷怒貳過學之所重可知已及其爲乘田委吏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爲飾司寇則退萊兵而誅少正卯男女別于途羔豚不飾價三月而魯國大治其謂顏子也則許之以用行舍藏之具聖學相傳不專汎涵口說明矣我朝志理學者不一家獨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最爲真切人人皆可自奮曰致曰知本大學也曰良本孟子也是故性命道德皆知之實體功業文章皆知之實用即物窮理身體力行皆所以致此知耳學者不必問其爲守仁之言而求之吾自有之心是非善惡炯然不昧矣必讀盡天下之書而

後知哉淺言之居官毋鑽刺毋汚辟皆自知也知而禁止之即自致也奈何書無不讀文彩爛然而鑽刺汚辟躬自蹈之又對人言務爲掩飾此掩飾也吾自知之也而不亟反其病不在不讀書不窮理矣又淺言之厮隷徒卒以父母爲當事以妻子爲當育亦自知也即能以其仰事俯育孳孳不已即自致也何假誦讀哉是故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此致良知之說也自宋以來有用之學眞切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耳言者于守仁皆其竊儒何據也謂宸濠一節心事多難暴白乎則陽虎終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

孔子欲往其召彼二都之叛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乎除宸濠之逆顧不足白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微服過宋孔子亦權謀耶謂入于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揭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則孔子不足于黨人致毀于叔孫納于東門慍乎子路沮于晏嬰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子大儒且自相厄何朱陸之並祀耶謂其無議者始足從祀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自以爲是者何云德之賊耶且從祀者從孔廟非宋廟也志乎孔子則爲孔子之徒使朱子而在豈以其異已而槩阻之使不入聖門耶況子路學我孔子嘗絶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曰野哉由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亦云有是哉子之迂也至如不悅見南子之類非異已乎守仁尊信孔子極矣孔廟不拒由子後人何拒守仁之甚耶苟非攻習異端則雖彼此牴牾要不失爲互相發明耳大抵未嘗究心于有用之學從事于眞切直截之功忘其本心之良習于好言之口無怪乎其抑守仁也若曰居一廬操一牘上下古今涉獵紀載措其身于無川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而後無議必如是無議而後崇祀其于吾道何功耶天下萬世亦何賴斯學哉是故行著于鄉則祀于邑行著于國則祀于郡學著

于天下萬世則祀從于孔廟維世道而正人心其必有用而不爲虛談必眞切篤實而不爲虛文始足定禮議矣職愚戇其一得如此伏維尊裁斷而行之以仰承聖明德意幸甚

世以陽明子禪學非也禪以四大爲假合以眞空爲佛性其學歸于超三界而行其濟度儒以二五爲至眞以五常爲天性其學歸于盡人倫以普其經濟陽明子之學致良知之學也致良知者致其知愛之心以事父致其知敬之心以事長致其知羞惡之心以盡義致其知辭讓之心以盡禮始于修身中于齊家終于治國平天

下而謂禪乎非禪乎所可疑者無善無惡類禪家之不思善不思惡然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着惡字不得着善字亦不得中庸亦禪乎禪家之根塵即儒家之嗜慾不識本來六塵之根不斷不覩未發五性之源不清譬之兩人南北分背而行行不同道而水行舟陸行馬同也不可以其乘舟乘馬之同而謂南北之途同也聊跋

龔疏之尾以補其說之未及 崇炳識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等、謹奏爲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而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並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遊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在即位之初。首下溫詔。救田租。絕貢獻。通停不急之務。與民息役。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梳。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罷。裝飾令宴樂舞。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項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

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
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
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
東雖云告捷然□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
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
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
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
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
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
思代言爲職雖日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于

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面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
爲之比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
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
又授今職感目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曲
學阿世無以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
林院箴有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
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
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

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
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
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
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
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
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
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
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
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

于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心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
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
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
不足爲落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
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
採芻蕘之請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
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
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
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
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

大于此伏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于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風古似程伊川而措辭平粹不爲矯激眞大儒氣象也

唐正學

車戰事宜疏　　程文德

臣竊惟今日之事莫大于邊防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强而臨陣終不能當口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盖口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慓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羶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口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我之不利常由于不能當口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于柵人馬趺蹴于柵何事乎臣于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鉤環其

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口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几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于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于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即今北口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險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輛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虎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皆北口也禦口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齋眞宗時困于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

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宜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略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間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雖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宜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車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口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邀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楯繩式樣意亦爲伏兵據險而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然以爲可用今宜大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加昔乎此又宿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于口爲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

憑依絶塞孤屯懼心生矣口復雖奔誰能禦之誠以車爲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自全聲援四集口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矣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富敎口奮勇之術而徒爲暴虎憑河之備無益也伏望皇上俯乘究度敕下該部議立車式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何幸

車戰自是長技數奏豎器 阮霞峰

治河疏畧　潘希曾

謹昧死上言臣既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區區報國之誠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捨新河而脩舊漕者圖其易也治黃河爲隄者防其傍溢使順流也隄去河五六里或七八里者因地勢也停槳泒十數萬夫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行犒助者慮錢糧難繼也以次而挑舊淤培東隄者審其時也査濬趙皮寨孫家渡者以皆支河故道亦先朝所嘗濬也夫漕渠之淤塞因黃河之傍衝黃河之傍衝因上流之未疏察其事勢參諸廷議莫如修漕隄以防衝決疏支河以治本源臣盡心竭力猷爲止此然未敢自信也伏望皇上軫念河患特敕工部會官詳議或俯察邇言或別示長策使臣得壹意行事庶於國家大計可無誤也

此言之見於施行而收功實者實際之語固自無多病崇

請議封建儲疏　盧洪春

臣聞爲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太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孽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項者陛下宜名禮臣特傳御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冊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遽而上之聖心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諮諾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頒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爲綸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並封恭妃爲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軒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衽席之愛父不能强之於子臣豈敢必

之於君但適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爲陛下杜未然之禍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命之至

巫蠱之禍肇端於尭母門防微杜漸明正愷切何啻魏元成然已與死爲隣矣勝朝發中先賢奏疏若章文懿之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皆朝陽之鳴鳳也足以後光竹帛前翼典謨 唐應

條陳兵事疏　許弘綱

當今廟談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淆用人貴專今則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握勝于密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于當事之衛天下自有所不及辦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固屈羣力議論大廢成功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應變小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不必遽相駮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專不中制不外牽蕩平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將猶曰兵難遙度趙括馬謖非不燦然傾聽識者預料其不然夫兵詭道而險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棋一人當局十人譁而教之鮮不敗矣况旦暮形勢烟雲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棋而談應着也可蓋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治亂之時利用斷寧夏一師陛下主之以總督矣又爲之聚二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人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旨凜若秋霜孰敢不戒然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念封侯未十誰氏勞苦莫辨功高容或互相覬望耳今第勅撫臣朱正

色會同蕭如蕙專心禦寇寇退即敘上功光思孝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餉饋餉道不絕即敘上功雖掎角互相爲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生固一算也若又紛紛調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辨在事者懸忿厭心師墮厥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慮莫尾所從矣方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遲久無所見功師巳老矣而糧餉不繼饑病奄奄救死不遑安能制敵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措術不至枵腹吞聲隱憂可勝道耶古之名將往往與士卒同甘苦共勞逸甚至吮癰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鋒有執俘折馘

之績今何等景象也臣以爲宜亟飭諸臣速備糧餉以安其心便宜升賞以作其氣而又明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格事寧之日決不輕信謗書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士得淬礪其鋒寇始在吾目中耳此皆目前要領臣是以首言之若諸節目則言者犁然臣復何贅

神羊不觸仗馬無聲此亡國之徵也而明季之弊則一切不然甲是乙否譁然並起集室道謀迄于無成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今懷不斷之心而持屢易之議宜其敗也先生此疏洞中機宜矣　王崇炳

允放謝恩疏　許弘綱

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忠慚殉國智不周身始自脉而出山謬焉小草適倉皇而佐計逢彼大亂雖宿院告天求此心之無愧乃搶榆控地覺衆志之漸携垢與日而俱章報無人而不指杜門十九猶云鶴亦乘軒乞骨再三自嘆蝸終粘壁長國法兼畏人言皆以生平爲射的念主恩亦念臣職巽同部務于懸疣封印釋肩冀代庖之改屬出城待放庶賜玦之有期兩月抱痾百方告急通國皆知臣之義在必去即攻臣亦屬助臣皇上獨諒臣之分無所逃雖負疾猶疑托疾然勉留愈數猜忌愈多遭際愈奇踽

踽愈甚臣將悻悻　行既無詞于主眷若更遲遲三宿抑何解於人言生也不辰計將安出亟投潞水而問津甘分藁街之懸首不謂微臣之積罪如山業巳罪中益罪而聖主之湛恩若海更從恩外施恩赦而不誅巳稱漏網慨然允放何異開籠妻孥慶若更生道路詫爲殊寵河流有盡聖澤無涯臣歸值清秋計及見故園之松菊倘病逢良藥可遙瞻辰極之璣衡從茲農圃漁樵日歌堯而咏舜行月歲時伏臘共望闕而呼嵩矣若皇上自爲社稷計願深長於父子兄弟之間即諸臣共爲國事謀須渾忘其東西南北之迹庶九經次第可舉一德以漸而孚化乃興雎歌斯

行葦此固向來葵藿之忱而此去餅罍之念也臣仰聖懷
恩不㴱感激聽依之至

忠厚婉至 阮霞嶼

請飭邊防疏 王肇坤

臣按黃花路此係陵背山而正北則為四海沿正今口騎屯聚處也夫陵以本路為肩背本鎮又以四海沿為門戶雖山勢陡險萬無飛渡之理然各口俱有捷徑可通內地萬一三四零騎拔崖墜壁而下執我哨丁為彼嚮導人心一動風鶴皆驚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類是也臣與督臣面商惟有嚴飭哨丁多置火器便可恃以無恐至于居庸入達嶺兩山壁立崖險莫踰兼以監鎮分守兵力重大自可無煩朝廷西顧者也過此以西則為鎮邊城雖庚見稚為敵探往來之逕然道險不通衆騎而木路力能據險亦可無虞若大紫荊倒馬兩關居中孕險在外負山臨河有險可恃而兵勢單弱僅可言守難以語戰所有馬水口兵備寡弱北通宣府其地內險外平城外可屯戎馬差費防禦而據險以守勢猶在我惟是沿河一帶外通懷來中有渾河誠見山脊頗費攀躋然兩鎮中分之地最為弛卸前月臣巡關至此見河中一臺雄峙儘可守禦詢之乃前道臣劉鎬所建可謂有桑土之謀矣但分勢已久人心積弛萬一狡謀猝起乘此闖人將責之保鎮乎抑責之昌鎮乎兵法曰乘瑕攻隙此謀是矣乞勅昌保兩鎮諸臣同心協守庶謀萬全而門氛可遏也

按耕玄先生巡視居庸紫荊兩關請飭邊防凡四疏此其一也未幾敵至遂力戰而死給事中馮元颺題請卹典畧曰肇坤聞警時或謂巡關職在查核無守土之責而其所轄兼居庸紫荊等關且可視勢緩急相機而進肇坤厲聲曰陵寢至急臣子何心吾當以死赴之即犇介馬徑趨昌平時昌平既分兵四出無一人可守獨以忠義激勸士民嬰城固拒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刀箭並集身無完膚而死時方七月其熱逾十餘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劉正宗詩有成仁當七月何後面猶生之句而于詩則云生歸先軫元面有關羽色崇炳識

金華文畧卷之十六

東陽王崇炳虎文採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愚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闋（音乞）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亹亹于緗帙閱微言于殘竹盥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廻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閫閾游精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于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白綴其漏耳豈其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孝標本平原人僑寓金華山之勝遂家于此誌稱孝標隱居紫微捃著類苑百二十卷此答劉之遴書乃居金華之後所讞故以入選其他蓋不能盡收也　阮賓嶼

答員半千書　駱賓王

張諮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宛如有敘上言離恨下易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開義則徙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失倫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鲞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池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雁自以爲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乖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借翰于搶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濆涓流之水待

騶琛楊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非筌無畏羅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懇懇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增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真爲虛自之室靜默爲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不虛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于衆多之口斯所以揚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長途空谷靜躁殊矣惠存好我無密爾音

比之徐庾流利之中更雜英爽文氣將變風骨氣韻微露朕兆　唐正位

答徐挺棶書　范浚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為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一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谿窮人穿隙視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輙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感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舉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知之而不嘿然陽應者鮮矣以為是而灑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翺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翺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融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翺學文頗有得耳翺亦自謂

與人言未有是我者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翺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翺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翺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翺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回屢狀遂知其愚始書累紙立論精切非所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得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之長厚也惟是邈遠拘于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倍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後因有感爲縈言以瀆左右悚怍惟深

跋宕遺古　唐正身

答畨公逵書　　潘良貴

論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爲如何。萬里通書。不敢効常人作諛言以瓜遐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内之。

世稱是書爲磨鏡帖　阮霞峻

上太守鄭敷文書　　倪朴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昔者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于殽。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殽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殽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殽之敗矣。使條侯不知殽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然後又知輿地圖志。誠國家之要典也。切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辨。蹉跎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與于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圖羽拔下邑。釋者曰。沛洨聚邑名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洨于今爲何邑。於是徧求地志之書。爽考之。作者不可勝記。大抵皆雜

而無統冗者失之繁偏者失之畧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
泥慨然閔斯文之闕逸歷考載籍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
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
實而不可按辯者俾皆編焉會歸于一凡古帝王之所都
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
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跡旁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謬
則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載
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
有元也然今之學者大抵急于利祿而專務于時文故不
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巳是故書成而不

克斯抑嘗觀古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
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于孫夔之于樂倕之于
工羿之于射羲和之于曆而王良造父之于御皆專精致
力于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爲樂爲工爲射爲曆爲御
者必精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朴于斯文僅力十餘年而文
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
能錄去年冬曾携其稿見上舍陳兊同甫朴與同甫皆荆
溪門下生也荆溪開劇棊將介之以見閣下與芷宇呂公近聞
其剡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術有可取則[illegible]望閣下主張
之其有疵謬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底就之而後

巳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朴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
縱橫餘丈了然可觀就館潘氏其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
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
今人曾有留心于此者乎安得搜其書相與商之阮簑
輿

筠州上楊教授書　　倪朴

自有用之學不傳而後文日益浮俗日益薄人材政治益不如古也漢自武帝用董仲舒之策開太學置明師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公孫弘倪寬等皆以明經位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時士之明經者雖隨時趨向各自名家然其始也皆承師而問焉故其學有宗其仕於時皆推其所學而施之政仲舒明春秋策於庭則以春秋對仕于王國則以春秋治其國其律已其事君見于行事者皆春秋也張湯爲廷尉用經生倪寬等爲讞曹以處決天下之疑奏于定國爲廷尉乃延師學春秋當時決大獄議大政九卿皆傳經以對而爲政者以經術飾吏事漢之所定禮儀必職于理官蓋謂禮以止刑而清源正本之論實存也經明禹貢者使行河以知脉絡源流故也然則漢儒之明經是豈徒爲區區之章句講無用之空文而已哉故漢之文號爲近古而漢之人才與治三代而下獨爲盛蓋士爲有用之學其效固宜至於此也自漢之東此道不傳蓋至隋王通講學河汾其著書立言誠拳拳有意于復古也而遭非其時厥後房杜魏徵太宗將與三代之治而不能揚師之道講封建復井田以明古制因陋就寡而唐之治亦卒止於唐其勢然也國朝程伊川胡文定始能發明聖人之宗者恢闡古風以開天下之耳目至今學者知宗聖人而爲有用之學今閤下講論訓授以前輩爲法必欲諸生爲有用之學使異時皆爲實才不徒浮於文以干利祿爲也聖人在上道之行也有日矣推明聖道而施之用非閤下其誰歸耶朴抵此于諸生間得閤下之用心者推而廣之因用以爲贄而復獻閤下惟閤下進之

後世儒者談理必求大醇而所學不踐其實此篇可謂對症之方矣　唐正學

上四府書

唐仲友

竊謂士生有道之世不諱之朝而不能竭所聞見以裨益上之聰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塵末科職在郡學叨竊升斗以仰事俯育報國之義較諸在畎畝者實相倍蓰況當聖賢相逢共憂民患廣覽兼聽以建萬世之策倘於此時目有所睹耳有所聞不能發憤懣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補仲友誠有罪故敢冒斧鉞之誅薦其狂瞽惟執事少加察焉倘萬分一有益于國雖九死其無恨仲友竊惟今日朝廷之憂豈非專在於北口乎北口之所以可憂者豈非在於和守之難

決乎此人計也制之在明主裨之在執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將言守乎懼國力之不支與諸將之不足恃將言和乎慮口情之多詐與後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國力之虛實度諸將之能否察口情之誠僞定後日之規模孰有詳且審于明主與執事者遠臣言焉將爲獲矣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當今之急務無關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挽察之者其患有四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惑于間言以敵爲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於前當察之於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以少勝衆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強兵之說遂以爲強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衆則兵強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強兵之末而深得強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強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仲友頃在田野聞江上諸軍廩于公者無慮二十萬已而鄉閭有官于瀕江者言屯軍類多虛籍私爲朝廷憂之未敢以爲信也及至金陵見王權之軍始信言者之不妄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弊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議者輕爲進取計亦以眩于虛數

故也敗亡之後所存滁揚北關水陸之軍咸在而舟航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輿言五尺之童知其無備之十聞諸計詞名籍尚不減數萬若朝廷拔以綱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不爲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例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一患也口自南寇以至于今計其敗亡死喪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于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于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地半入于秦強弱之勢異也譬之二人一壯

而一怯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怯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與口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挐兵以來勝負畧當是其受病同也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口角得未毫毛而喪踰丘山醫療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口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胃沒輕僾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衰弱之形此識者之所甚懼也遂恃其不

來將恃其術中矣故口裁于聞言以敵爲無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得其小而遺其大也身自口死寇奔朝廷之經營備禦無所不用其至將帥使命絡繹旁午有募兵于山西者有拔築于兩淮者有招降於山東者有結援于太行者或曰造器甲或曰興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幣以予之大者數百萬稍其大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由今觀之得兵若干乎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寨堡營壘乎器械

市用旗榜之屬果如建議者所言乎前日符離之舉與今兩淮之郡邑三軍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衆人之議而逃朝廷之鑒也但不知所捐金幣皆有餘而歸之公耶抑遂虛費而不返耶歸之公猶之可也若其虛費不亦尾閭之泄乎議者必曰趙用李牧以軍市租與之漢用陳平以四萬金給之皆不問其出入軍旅之事招納之計豈可吝其費乎爲是說者奸人之所藉口以盜國財者也李牧北制匈奴西抗强秦雖市租未嘗會計而所養士馬甚衆陳平離間亞父於期月之間用金雖多而成効亦速今吾捐金幣則多矣李牧陳平之計何其寂然而未見耶仲友之

始至建康[illegible]言同僚有歲月之儲今問其無何月之旋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議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摩鈍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賞必計其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隱然爲强國者其於爵賞一毫不以妄與也故能鼓舞一方之豪俊而深得三軍之死力仲友觀今日之於諸將何其異於孔明乎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僅有小捷幾至于無官可賞撫近事以實之可縷數也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以太尉登節度不可爲馬帥乎有以副使閤職爲統制者及用

為都統遂加之以團練使豈副使不可以管軍乎及以言
罷官猶如舊再起為步師又命之正任是無橫草之勞而
驟遷者二十餘級也有錄其前功由遙郡為觀察使者矣
又以保奏為承宣使有一戰之勞由遙郡為觀察使者矣
又以恩例為承宣使此又何為者耶子弟例因入奏錫予
褒遷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眞僞換授遷補尤多優異
此又何為者耶誠使有益于國雖有過于此者猶不當惜
今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奸詐之流以為得計而忠義勤勞
之士搤腕而太息豈不為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
信必以為大將又為之齋戒登壇李愬之獲李祐既以身

任之又奏以六院兵馬使吾將驕奴豪傑可各于爵賞哉
此亦與妄人為地以竊濫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
濟之將如祐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
信祐北歸而憸憸有敵國之憂何也符離之役信祐何在
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朐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
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觖望使之爵不妄加孤棘
之衆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賦虛數而
以兵為足用則失於不知已戰闕言而以敵為無能則近
於不知彼財力耗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
無以使人既無以知彼已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

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
也內之兵聚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
吝賞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計費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
者則知已而不輕知彼而不息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
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
間凡所施設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
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回恢
復守備邊陲拯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
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日情莫測
是間諜誤朝廷也財之妄費此事者誤朝廷也爵之輕與

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惟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
厚德君子能不輕于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于功利之
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濟
謀以贊盛德搽有速成大功之心行險僥倖之徒因得乘
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設于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于一
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
帥屢犯所短迄無寸効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為
塞欺弊之原定興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
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口之衰形雖見然犬羊
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絕

營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詳且孰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滑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鄰國則會稽之怨未易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為勾踐昭王者又當何如曰君子能為興復之計不能為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計定而時未至君子增脩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後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此言非迂濶也今和之與守皆隨時應敵之方非吾之實謀至計也

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讎先為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須可為之時得時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于神上無負于祖宗下不愧于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達果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叅膺重任上下同心協力而為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狂口滅矣若欲速而危國勤民幸安而玩時惕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

如此經[illegible]儀可當食裘可當衣今之秉國成者宜反覆加意可耳 阮寳嶼

上張相公書

唐仲友

竊以宗社之計帷幄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疎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婺不恤辭之罪豈敢效相公憂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怨棄成復制者屢矣乃承相公在汴之日和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口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深無底止竊聞士大夫之間大槩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

則爲謀不専爲謀不專則爲備不預以犬羊險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大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讐所可恥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于億萬蒼生汚腥羶而隊塗炭邪爲是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狂口之敗盟中原之思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蠢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有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衆而將智而勇

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口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士不足恃也士經新紉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丘墟而無籓籬之固也爵賞僭濫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鎮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鎮者河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口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口

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固以全師而不能固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口以數萬人綴吾二屯而簡精銳徑度他所以搗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疎而口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口若深知吾情以萬金相困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河北以待吾弊吾將後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力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衆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

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鑒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隱忍以爲二三年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既未可輕議故有沿淮兩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于楚上下七百里當屯者五內爲五屯之後繼當屯者三大屯二萬小屯一萬略計用精甲十二萬人而輜重不與焉料今諸軍未及此數若兵少而強欲分之形勢寡弱雖落不同一處失利望風引退此楚之三軍所以爲羈布禽也又觀自古號爲重鎭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備設糧儲充衍兵力強盛賊方遠來利在速鬬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待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戰不戰常在我而不在敵吾制其權而敵反從之故其强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鎭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若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固守則怯者退保而勇者僥倖於一戰捨吾所長墮彼之計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又況合肥以北水運不通近者雖離壽春屯軍甚寡而旬月之間時告匱乏若雖離壽春安豐皆宿重兵則饋運之夫不減數萬淮南歸業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難重困未知何以繼之議者欲以運船入淮此又非長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壽至安豐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敵境泝流而上□若以輕

兵鈔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此者陸運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健遠淮陰亦或卒聚而舍去人情豈不忠於國誠畏死亡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與屯田矣糧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寨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與屯田而兵不足以護之資盜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遺賊禽也作堡寨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常屯田于譙北矣熟則寇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褚裒常納魯羣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屢敗周師卒無預于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

抵強壯者□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農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糊其口脫有水旱固不足以自給況敢望其有餘以省饋運乎今種麥之時既已失矣北來之民且常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逮則新附之民羣聚爲剽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懷威令不足以禁一夫異心禍不可測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鎭臂也堡塞猶指也臂之不存指將安附今吾兩淮重鎭既不可恃而欲獨恃堡塞以當□人是猶廢其兩臂而欲責十指之用也牛雖其貪于麻上其畏不死郭默李乾皆以奇材爲塢主而後

無大援終不能攖石勒之鋒則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況兩淮事體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口騎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蕩盡矣秋高寇至餘糧棲畝而驅之入堡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爲餓殍孰若縱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爭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矣故有夾江而戍之策焉其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鎮曰朐山可還也泗壽可棄也吾盡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捨戎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棄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爲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

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爲夾江之形勢小入則逆而擊之大至則避而守之蓄鋭以待其弊徐行以躡其歸此誠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以爭要害之地未見棄數千里盡棄之者淮南我之藩籬失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一也國家財用與古不同京口建業與行在之兵所仰給者半出通泰去歲口騎臨江曾未月餘而二屯有乏財之慮若棄廣陵則二州不守是不戰而坐自斃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二也朐山自古爲重鎮在今日尤爲要害蓋昔都建康則海道乃牽制之師今都武林則海道爲腹

心之疾朐山之存亡非一州之利害也去歲幸天賜我以開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則山東之動息有不得而聞者豈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口若以重兵扼廣陵歷陽而以餘軍爲屯田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疊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晁錯言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之黠口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歲采石之戰口船乃倉卒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習故我師擊之易于拉朽及其據廣陵也控引清河蒙衝用瀕河樵于刻期將濟京口爲之震動雖勝敗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輕棄淮陰

使復行前日之計則吾之長技將與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滸誠爲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擊者非一也今將盡棄以縱敵是不斷大峴之說也是不塞成皋之說也長江之上首尾隔絕可撓之處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六也自口收盟荊襄巴蜀之師喋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猶未有濟也一旦縱敵使以重兵臨江而以舊境要吾之成吾將拒之則不能無懼吾將許之則恐絕中原之望失將士之心疑懼交戰而鬬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七也議者曰吾非棄淮南也特不以重兵遠

去而觀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廣陵歷陽皆非控扼之要
地賊若水陸並進而我師汎舟於江有逗頑之心其勢必
不戰而退强寇在前而欲退師則瓜洲楊林是其成擒如
此則名為夾江而戍其實已棄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
夫自三國分裂以及東晉南北五代之際江淮戰守之術
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
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當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
適當今之用兵之為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
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
賴者人和耳淮陰盱眙以扞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

道盱眙下瞰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招壯
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
以禁奸宄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二有自然
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
因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為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人
舟船之衝淮陰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
地曩者兒首周曾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易野
利于用衆盱口濠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
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
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舊受淮

東衆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
為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為之喉
衿其地勢險阻亦可為控扼之處此淮東之地利也淮西
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之
衂喪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于
青陽重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宜因而設險以為拒守之
計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兩月宜速遣材智趫力
之士與諳曉梁堰者往視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
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大軍雜作既成則
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盜決仍遣軍將

之明練與於官之材幹者同往清流視其關隘而營築之
并諸山之間道荷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為可塹則塹可柵
則柵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樵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
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築壘以示持久四山㝡高之處多
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合肥之軍與其主將親
自按行自山口達于青陽凡可以為關隘者稍加人力如
清流之制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既成然後悉淮東之
軍分屯于淮陰盱眙而以偏師屯于滁陽悉淮西之軍分
屯于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師屯于舒城壽春鍾離安豐
留馬軍一二百騎列鋪以為斥堠□之未至則使將士解

甲休息牛酒口勞以養其銳氣又使募其民以爲鄉導相
與弋獵馳騁出入乎山澤之閒以習知其道里遠近曲折
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要害之形無問新遠莫不畢至
口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臨朐淮東之守固矣口之小
入則合肥之軍銜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之
軍分扼下閣柘皋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突口若大至則合
肥之軍亦斂衆以就柘皋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
城之屯不易其處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口欲進不
可而急於與我鬭則其情易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
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彼輕陷吾之計中

可一戰而破也此議誠行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兵屯便
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口之間探必加
吾情守備既修姦謀自沮二利也險寨既成居民有恃流
亡來歸物力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
劉錡以全師扼之卒捨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
其守可乎是不然錡非敗而退也口出其後而歸以自救
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無後憂矣淮東之不可棄其辨
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瓦梁吳之涂塘也孫權作以
淹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乎是又不然
吳之役在魏境而廣陵去衆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
而又併力以作築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
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就今用工十萬其費幾何而
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忘大患非良策也
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成漫爲陂塘
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睹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
之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爲害也竭澤
不顧漁人之網罟也今將捐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
不已闊乎兩淮膏腴何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況
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
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唐豈無瓦梁

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涸豈能斷口來之道
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
險也設其平原要之隘路口與我師競逐乎尋常丈尺之
地而無所用其衆爭衡乎沮洳汚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
彼雖至愚豈肯輕涉絓地以自入於天牢天陷之閒哉議
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數萬人守之太祖
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光欲以偏師守之乎是又不
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劒閣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
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庸將也以十倍
之衆不能持久而倉卒于一戰是以取敗安可以常理論

哉口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
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無患不勝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
習以寡可當口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又曰淮東
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又可棄乎是又
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槪之寸地亦可惜以權
宜論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東西地利不同吾之爲守
不容不異竊又譬之壯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
以力者揎臂而下車操戈而前鬭與之决一旦之命此力
戰之勢也以智者設其陷阱張其機弩使之咆哮而前自
陷吾計此設險之勢也夫哉我師甚可禦寇不幸將非其

人不戰自敗既失所謂壯矣今士氣不振軍行伞寡殆如
疲病之人得不變而用智乎議者又曰若棄壽春則光黃
無援口將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與蘄黃相去皆數百里
水運不通非川大師之地若分兵而來吾以九江之屯固
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必可解假使吾之重
兵屯於壽春豈能禁口之不向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
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
之國與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
志事成則帝不成則亡亟戰以决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
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擲不若出于萬全今日之業雖未

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况戰守常相
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
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于傳記前人未之守
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
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
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于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況謂
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襄哉敗口於彼蓋由我
得地利而下闕爲之牽制王權之棄睢闕由不守下闕而
口師入之逐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之効也議者又
曰陸運之夫尚謂勞費築堰修險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

有輕重時有緩急人皆知之民情雖好逸而惡勞亦必好
生而惡死孰肯以貨將敗棄之物忘蹂踐囚奴之苦哉與
其飛芻輓粟而徒費不若治堰設險而有用也議者又曰
去歲口退失亡已多夾淮諸郡亦皆荒便其勢未能再舉
深入何必先爲煩費來而闕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
果有內難未能大衆或如吾有人不敢輕動誠恐有之然
解紛者不控拳救闕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
爲解耳口若有謀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
不戰而自退安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于此而口不敢
南下則吾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机也至兩淮之將[illegible]

矣議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雖百萬之師滔天之寇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昔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益多今日兵民異道故兵多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姦臣誤國諸處大帥任用匪人隱蹈尺籍名存實亡朝廷平時旣於虛數恃以爲安一日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之而未能改也料今見兵只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鎮之萬

一不捷何以禦之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動上下苟且幾有臂指不相運掉之虞彼謂國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在內之軍足以當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旣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今將如何而處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死彼目擊兩淮諸軍戰鬬死傷暴露疾疫道路流離之禍雖有重賞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曹聚爲羣動輒數百家民以氣力相高畜養游手教習兵器頗成部曲若干閩浙江

湖素號風俗強獷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強壯堪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爲屯田之兵者則一以當二倍加其秩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名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處多造戰艦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財爲官造舟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爲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選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爲之長示之戰陳使知方圓

曲直之形物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馳射擊刺之便以身揣術教而勿誅以信率勵寬而勿縱俟其術術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士識將意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旣成然後用之將何施而不可哉此廣招募之說也古語有之賞罰中則兵強人孰不愛其生今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爾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寵王權劉汜矣又易成閔戚方矣又不吝厚賞以答戰勝之勳矣今將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古誓曰用命賞于

訓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尉子之戰馳入
萬衆以救姚輿身被重鎗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屢兵刃勵
士力戰爲諸軍斷後者矣而賞有未當功也固有身提禁
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安坐舊屯妄奏克
捷劫執降人欺爲鹵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况六合
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不即言誅則未厭人心之甚也
儀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戰口兵數萬而我師不滿二千
弓折矢盡力戰不休縱雖引退而口猶躊躕不敢徑進劉
錡得以退師此戰與有力焉未見顯賞何以勵敢死去歲
淮西衆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風引退長淮失險偏師死鬭

而勿救健馬盡棄而不顧楊林蹂踐山椎先奔兩淮塗炭
由椎縱敵未即嚴誅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權全付
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勸懲既行將士畏慕雖使之赴
湯蹈火猶可也而况他乎此謹賞罰之說也荆楚之民天
性輕剽易動難安邊境弩兵銳師悉出遠方傳聞常多失
實奸人乘之扇惑愚衆潢池弄兵不可不慮州郡之兵素
無紀律驕惰成風去歲調發已出勉强涉冬而歸斃多死
喪今秋復發其勢倍難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潰消一變
者莫若保伍而已雖然去歲朝廷嘗下保甲之令州郡行
之擾民無益今將何如而嚴之耶竊以爲天下之事講之

貴乎熟悉行之貴乎果斷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馬齊之內
政唐之府兵不過乎是去歲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無法
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爲政豈能不擾今若博詢衆人之
言詳問四方之俗洞究其利害而悉爲之法制使郡邑有
所遵守亦何患其擾哉行伍既成則不獨保鄉閭察奸盜
而已可以濟運可以守禦可以據險塞而張疑兵可以治
壕塹而修堡壘來沿江諸郡分番而迭用之數萬人易得
也其爲兵之助不亦大乎是擬保伍之說也三說誠行先
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軍聲既振勇氣自倍黠口間之喪
其精膽一利也儆悍之夫悉去爲兵善良安居內無竊發

二利也內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嚴密奸人必獲三利也
議者又曰江南之兵類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廣招降附
募其壯者以爲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
當北兵之衆以一當十者史傳屢見之矣項羽以江東子
弟八千轉戰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劉牢
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斬梁成陳慶之以白袍六千乘勝入
洛南兵之精强如此顧其將何如耳議者又曰今使官人
納貲而與之官彼猶不願矧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
然賞爵之令不信於民久矣彼以無事之後必爲棄物是
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恭遜而已食祿是朝貴

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剟私販之魁首奸暴之蠹棄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捷而受賞者數萬人冒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獨于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見軍而財力不給今欲遽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貲儲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弩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蓋闔閭斂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盜之尚多也今欲强國勢而立士威非兵曷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

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興保甲人是以擾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既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鬬無乃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則善人恃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藏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名亂哉議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責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器甲金鼓之費不幾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與於富人者類皆高貲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憂今吾之法將以衛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費哉若擇其鄉里士大夫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淮守淮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

之前抑又有愚焉請言者曰古大臣分閫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則撤于肩受之怨慈母投于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議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伏奸佞以爲君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主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縱指示者必有獲獸之犬苟進飾度易以取敗雖諸葛亮之

貫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以感三軍智勇足以應萬變以爲吾之外助則力不勞而事已辦若裴晉公得李光顏爲之戰是也相公忠孝貫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歸心樂爲之用誠不患無其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仞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輒貢狂悖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甚

大營包小營部隊謹嚴甲仗精利連營數百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與陳龍川真一時瑜亮陳則張設恢雄唐則緻結密實兩雄不相下也　孫正位識

與朱元晦秘書　陳亮

比者悤悤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惘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樑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不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彼偷之多而不自隨極而敗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

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許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

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驟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渾自而曰

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

者為法不當只下盡者為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亮雖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察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懼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與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為貪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貪疑此景之可致故以

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致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在笆籬邊耳討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是眞儒辨難讀者莫認作談士機鋒 阮霞嶼

又書乙巳 陳亮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䫉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椶薦一縧設亮背子川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贄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情愛忘庶不以薄少輕亮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秋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鬢髮亦極種矣所幸旋做險兒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伏枕而死矣便得畢露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難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亮者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說者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

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

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眼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洗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

道些好說話且與留着耕桑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苦而亦有不盡棄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

不絕又謂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至理快論極是紫陽功臣楊用修深取此文良亦有見

阮賓[illegible]

聖人之心人人共具做得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

一段誠心周於事之始終未有偶値其一念之頁而能
成此事者也古人言學極是備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只誠心爲善便是聖學後世言
理學日精日細視漢唐人糞土不直欲求文景貞觀之
治卒不可得同甫之論千古不易 王崇炳

上劉約齋書 許謙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
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
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
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教知而懷其道
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囿于和氣舉
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
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淸明
之氣常少而錯揉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
之淸純而受大任者旣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

繼之者未善而壞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
之心爲心而以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理之
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
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爲世
之下道之順壞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
全于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
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
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
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
法於書也易禮詩書 和人情尚其節制者有意爲

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殽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斥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彌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簒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其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

而去惡以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於理其誣罔聖賢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則俊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同歸列于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大矣諸若此類可勝舉故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旣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作得意之書與

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旣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遡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奥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簣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

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殁宜命許某次錄成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旣繕寫成集矣吾聞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髪歉可爲一世通儒嘗大有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昔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

之過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于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皇甫湜籍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許文正公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于篇端則是書可行於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于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

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幷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紆徐寛通前編大旨亦巳昭列　正學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蝕　吳萊

頃見舉穀梁春秋遺失有日夜蝕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蝕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强爲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蝕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蝕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蝕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蝕是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修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爲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

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蝕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蝕淺或蝕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蝕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蝕不言月蝕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如日之必有夜蝕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今月之朔日出而巳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土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蝕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

可謂夜蝕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爲不及一度若月巳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蝕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爲晝蝕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蝕乎徐邈曰日夜蝕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游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也于此而或蝕謂之蝕朔可矣晝蝕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蝕乎予嘗遠

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巳酉日蝕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蝕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蝕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蝕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蝕且在夜月猶有晝蝕又況穀梁巳有日夜蝕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螽而有螽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爲司曆之過督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蝕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蝕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蝕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日曆乃知三統最疎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于古殷曆斗分麤故不可通于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爲晝夜若日出而巳虧傷便是晝蝕不必言夜是故日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蝕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曰日夜蝕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辯之

非胸中有書不能論辯至此　咸雪匪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雜說　吳萊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之間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樂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

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于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

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者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之倫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也爲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製其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著述

別事今返形容一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辭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轉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遠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嘗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兮昌枑澤予昌州州饍州焉

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提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敘古樂而笈引吳均蕭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論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

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辭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考古之論不可不載　阮霞嶼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宋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强濂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于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專得良專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愼者也濂也不敏幼仰多病若藝黍稷與服車牛業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

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紬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爾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于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强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齊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于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强之乎況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讎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紲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長咸莫敢諫白又從

和之其實可師也所以濫及于濂濂縱不顧淸議曲徇執事意而俯徇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以强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聳聾時俗實欲學者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名辱爾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卽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有嚴父年垂八十旦暮矣雖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欲久去膝下況爲師

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而日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嬾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修飭亂髮被斜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徙䟫梅花之下謔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臥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絶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强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閽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

擘磬遶室中行或小苕頭髑髮如擁蝟狀或摩掐膚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狙伺竊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忍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平生樸慤視世人所爲顚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慘或鬭爭紛不可解則躇敦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況竟日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丈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

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又自罹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光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劣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頹墮重如壓石急呼枕蓆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行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皆日夜繼之與執事相契亦[illegible]著初無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爲欲强之乎昔者衞人有西乞牟周補師晹曰世

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儲岐山民疑之羅彩鷂售焉褚師持歸夸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婺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閥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說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卹而獨此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鷂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嘗不鑒其僞眞況所難遇者耶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與學

爲意何讓乎獨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爲少疏爾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歸咎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釆擇焉倘賜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僻筆不可盡

頗類嵇叔夜之與山巨源書摹寫刻酷固是絕特　崇炳

答汪秀才書　胡翰

遠近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爲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爲本進修以古人爲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爲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眞知實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

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玆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遊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已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邦之人皆懵懵挈挈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

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眡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爲眞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具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覩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掐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其長且不樂爲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

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未以爲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倘以余言爲過幸從而質之因鄭先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旣

吳濬仲學士曰仲中渠高明卓絕之姿而具精敏宏博之學爲文簡潔清峻至和含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聲其爲同人推許如此崇炳識

答朱悅道論春秋書

呂文熒

辱書承論春秋大義其辭汪汪博肆累數千百言而議論之嚴辯析之精援據之密皆非常人造次可及者觀執事之志自三傳以來皆欲剪拂之整齊之以合乎夫子之經而其末乃責之於某某豈其人哉累日思之不知所對某於春秋不可謂得其門戶而窺其堂寢抑不可謂無其志者也執事所言不可以一二求復請姑誦其所言以質於執事夫所謂君子者能持公論而已所謂公論者能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孰爲是孰爲非而無所疑者是也曷爲而能使之知之而無疑者之於事而實載之於言而明白簡

直若曰孰爲實孰爲明白而簡直今有殺人者毆人者奪人之財者號于衆者曰某殺某某笞某某奪某之財則聞之者不辯解而知其非矣某實殺而不曰某殺之某實笞之而不曰某笞之某實奪之而不曰某奪之而宛轉回遠避就其辭使人自推而知之使老生宿儒相與解之數百言而不能盡其義豈足以曉於人哉欲曉於人而深其辭使人不能曉豈能言者之爲哉故某嘗以謂春秋之作也直書時事而不深其辭者也必如傳者之言或書族或去族或書字或不書或稱名或特著一字以示褒或特著一字以示貶或予或奪或抑或揚則是聖人有意爲奇辭新

蔻自神其書使人不可窺議也噫孰謂聖人之心如天地之簡易易知而若是之迂僻而難測哉且名也字也族也皆當時之人稱於人者也孰得而增之孰得而去之且增之人何由而知其褒去之人何由而知其貶聖人之言决不如是之艱深而難曉也問者曰若是則春秋之作不待聖人而人人皆可爲矣曰非聖人不能作也何者好惡生於私心而是非定于君子周之衰王政不綱諸侯擅制覇主威行於天下而權臣交政於中國天下之人惕於勢利狃於見聞隆卑生於俗尚而是非殺於時論當時史官又皆妄庸之人往往曲爲隱諱遷就而書法失實故聖人因

而正之其正之也皆因傳文而修之非聖人之所創爲也故某嘗以謂春秋之辭當有二種有因其舊而不變者有聖人筆削之者凡國之常事聖人必因其舊而不變凡國之大事與事雖小而足以垂戒者而舊史失其實聖人因取而正之以明天理以正人心以達王道使人較然知是非之正以爲鑒戒焉但聖人筆削之迹不可復見不可妄爲之說耳故曰聖人之作春秋直書其事而不深其辭者也曰直書其事則得失何所見曰得失焉得而不見鄭伯克段于鄢是兄弟相賊也兄弟相賊可乎武氏子來求賻可求乎求非也不賻焉而使之求亦非也取郜大鼎于

宋賂也鄭國相賂可乎天王求金不貢王賦而使天子有求焉不臣也不能令其諸侯顧反求焉不君也其人某某伐某某會某天子在而擅相伐可乎古之會盟也以義今之會盟也義乎不義乎某弑其君某君可弑乎某殺其大夫某無天子之命而擅殺無罪之大夫可乎若是則又何待加一辭去一辭而後得失可見自有春秋以來爲訓詁者何止數十百家大抵好自立論穿鑿附合而自謂深得聖人筆削之旨其間豈無一二得之者吾恐其於聖人之大旨終不合也某嘗妄謂自有春秋以來唯廬陵歐陽子考亭朱子二君子之論深得春秋之旨歐陽子謂學春秋

者當信經不當信傳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朱子謂仲尼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勸戒謂推求一字以爲褒貶專在於是非仲尼之意謂以傳者之意而觀春秋則權謀智畧譎詐之書耳聖人晚年流涕痛哭而爲此書豈若是之纖巧哉嗚呼二子之論若此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惜乎歐陽子無所著述朱子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於論孟或親爲詮釋或合其經傳或考其異同或命門人釋之而獨未及乎春秋然朱子之修綱目也因通鑑舊史而變其書法亦春秋之意也戰國之君通鑑曰王綱目則曰君周之亡通鑑即以秦爲正統

綱目則於旣滅六國之後始以秦爲正統漢之分通鑑以魏爲正統綱目則以蜀漢爲正統漢中斜谷之師通鑑曰入寇綱目曰伐魏劒閣之敗通鑑曰伐蜀綱目曰入寇曹髦之死通鑑歸罪于成濟綱目則曰魏司馬師弑其主髦二書書法不同而其是非予奪之間相去遠矣某以謂仲尼之作春秋亦不過如此而已非如傳者之云云也朱子雖不註春秋而修綱目其於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是亦春秋而已又何必親爲註釋而後聖人之旨可見某過不自料嘗欲倣綱目大書春秋之經而約左氏之文註其下先儒議論有可取者亦附焉使學者以經統傳以傳附

經而考見得失不假立說辯議而聖人筆削之微意隱然可見又嘗欲效柳宗元非國語作非三傳攻其穿鑿牽合之說辯而闢之三傳之非見則聖人之經明矣聖人之經猶水也三傳之非障水也聖人之經猶日月也三傳之非蔽日月者也壅塞去則水得其道矣蔽翳去則日月之明復矣嗚呼自有三傳以來諸儒之所不能明歐陽子之所不敢言朱子之所不暇爲而某乃欲以蕪陋之學去千載之弊其不量力甚矣是以恐懼眩惑未能措手誠若執事之所慮也雖然區區之志猶未已也苟遲之數年賴師友之功有分寸之益必當勉成一書以畢其志執事少須焉無遽爲余慮也

陽明子論春秋意亦如此畧舉數條論似精快再舉數條即有不能通者矣公穀發例於本事不必盡合而其語則有所授必非杜撰左氏是非不必合于聖人而其敘事則與春秋相表裏以經從傳不可也離傳而解經又可乎哉 王崇炳

與友人論春王正月書　凌翰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仲尼擲筆傳疑至今左氏謂周正月得矣至胡文定乃謂魯史舊文冬十一月而仲尼易曰春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月但改正朔而時與數皆不改仲尼作春秋爲萬世法以爲改元之年必春正月則有始有終四時成歲乃今冬十一月乖錯甚矣故冠以春正月以見夏時所當行也而瞞菴不然其說證之孟子以爲必改月也而李廬陵引前漢律歷志與武成泰誓相符謂武王滅商之初已改月矣史且書爲春矣而奧可堂汪新安皆深明之有以也若瞞菴則曰魯史舊文冬正月仲尼易

曰春正月以自寓其意而伊川之說亦然且又曰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則魯史舊文春正月也而仲尼特從其舊也夫改月不改時一說也時月皆不改又一說也時月皆改又一說也今質的而稽考之謂魯史舊文果冬正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名則春也實則冬也且不足爲萬世信史果冬十一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時則夏也事則周也賤而自專尤仲尼不爲也果春正月而仲尼因之也則天時人事乖錯已甚不足爲訓矣呼惟不足爲訓也所以有行夏之時之說也抑行夏時者平時之論垂法萬世書春王正月者賤不敢專也而何以牽合附會爲也然則建子亦可以爲春乎曰可曰何以知其可也曰春夏秋冬之名自夏正觀之其迹顯自周正觀之其氣微夫迹之顯顯其氣之微者也建寅諸月可稱是名矣建子諸月庸獨不可乎載考經之所書如春正月無冰（桓十四年）秋無麥苗（莊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類皆周正而後漢陳寵傳則曰冬至陽氣已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漢書原是十三月即建寅之月）以爲正夏以爲春則春正月之爲魯史舊文也又何疑哉曰然則周禮冬夏至日詩七月流火書金縢秋大熟禮記月令又皆夏時也獨何與曰三正通于民俗也舊矣諸經

夏正春秋周正也何必同魯秉周禮其奉周正朔也必嚴如曲沃非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是曲沃夏正魯周正也左傳以傳經爾其所紀載視經可也如夏取麥于溫秋取成周之禾（隱三年）是經周正傳夏正也何必同也或以絳縣老人之語證之魯襄公三十年二月去老人之生爲晉文公十一年正月以積分置閏計之四百四十五甲子當之七十三年如襄公二月周正建子月也文公正月夏正建寅月也一事而並用三正何也國家紀時令以周正民俗相傳以夏正然則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仍民間之書也是未可知也承論所論六

係似未了了若删飾刪錄此共商之未知爲然否幸鑒幸鑒

胡文定公傳春秋只開卷一條極爲支離婺州學者劇有議論要當以德容先生爲正 唐正學

與諸子書 陸震

去冬朝廷北狩日切憂惶欲歸無可去之義欲言無可乘之時春首歸郊欲具疏以敬天立說以郊社爲敬天之文以擴天理秩天典恤天民重天賞愼天討爲敬天之實方脫稿聞輕騎潛出矣在家甫十日鬱不樂食不甘味羣情洶洶朝不謀夕旣遭大戚毅然勇歸人方忻躍哭臨未終卒有親視山陵之旨衆益憂驚因具疏急進于時心上已無身家矣不約而同舉有舒狀元芬石給事天柱三疏偕入甚怒赫然幸居喪清寧宮用事小人皆不在側司禮三五老臣救解甚力天恩浩蕩僅免斧鉞爲之罷宣府之役絶豹房之遊盡居喪之禮者幾一月矣此誠天理人欲世道消長一大機會也但不知免喪之後畢竟何如耳外疏稿看畢即深藏之親仁可另謄一通奉呈楓山老先生覽畢即欵回此外切不可令人抄寫彰君之過以取名是重予罪也予豈得已哉汝輩宜體之念之此字亦决不可使看也

忠藎之念溢於毫墨 唐正位

答友人論性書　　盧格

來教云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故人與禽獸同一理也中國與夷狄同一理也上智與下愚同一理也其所以不同者氣質淸濁之分爾愚竊以爲不然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物物具一太極非謂皆全而無缺也氣有全有缺故形不齊理有全有缺故性不齊人之秉形或耳目口鼻完美無缺是猶上智之性仁義禮智各極其全也其次焉者或目全而耳虧或口全而鼻虧是猶中人之性或仁全而義虧或禮全而智虧也下焉者耳目口鼻僅具人形是猶下愚之性仁義禮智僅得其

大略而已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來教又云形有妍媸而無全缺豈性獨有全缺乎愚謂妍媸卽全缺也非必欠耳與目而後爲缺也了不觀諸酒乎下米多則酒味全而美米少則酒味缺而不美人之妍媸亦猶是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凡覆載之間飛潛動植之類足於此則虧于彼豐於上則歉於下況仁義禮智至精至粹安得人人皆具無一不全乎論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偏全之明驗也是故理極其全而氣極其純者堯舜也稍如執事所云則桀紂之仁義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如堯舜推而廣之牛羊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又推而廣之蛇蚓蚊蠅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同爾嗚呼世豈有二理哉昔朱子見人全而物虧故合物而論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分人物之性若此執事合人物而論之者恭謂人物有全虧則聖愚亦有全虧不若合人物而併論之爲可以舉全虧之論呼亦誤矣不欲求至的而徒欲塞正論謂之卽本可乎愚嘗反覆思之氣也理也皆天所賦也天賦是氣於萬物十百千萬之不齊則賦是理於萬物亦必十百千萬之不齊觀之

堯舜以至桀紂以至牛羊以至蛇蚓蚊蠅蓋可見矣何則天之爲體未嘗理全而氣缺則其生物安得氣缺而理獨全哉夫理氣相因升降者也若必曰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則氣亦當無不全安得以理爲常全不缺之經而惟以氣爲隨物進退之權乎求諸心無所得考於經無所見驗之聖愚人物一無所合豈非後儒之臆說乎

　性善則一而所得之善有多寡譬之金皆十層足色而所得之數有倍蓰什百之不同此亦斟酌至當之論　崇
炳

囑友直書　黃傅

友直前來汝將有遠行予不能朝夕見汝欲囑汝懼言之繁而不能悉也則書于紙汝其詳之予以不才荷我叔父付託之重與汝周旋亦有日矣初意扶持引翼以底成立中更多故不能果遂幸汝岳父童先生垂慈携汝京師去夫京師天下賢才之都會也汝岳父又賢且才者也其親愛汝欲汝有成而無敗又不異于汝祖汝父也而予猶有所囑者無他誠以恩義有相奪宦途無餘閑懼汝立志弗强而所以仰賴于人者或疎也嗚呼汝行矣勉哉毋登高毋臨危坐臥居行步遲遲或舟浮或車馳水火勿艮勿

飽寧饑兩舟交行勿仰首以窺抽避弗及面頸無皮兩車相遭勿坐臨于垂轅收掠擊拉脊折肌馬牛驢騾進則遠避盜賊姦人防在諸微持彼黃金易汝敝履而勿領顧稱爾家名字符合而律弗知僕夫悍戾擾馴羈絷寧溢于恩勿傷于威居旅瑣瑣自取災危全仰他人易致乖戾風氣不同調將異宜朔方苦寒夜設褻衣汝之疵行處地慊兢禮法自將戢栗矜持養德養身以保康夷勿起人嫌勿貽親愁事變之來也無窮不可預料而逆期悉以心慮備熟可推嗚呼汝行矣汝勉矣盡在汝矣吾無如何矣舉岳父之明訓以吾心為嚴師深居簡出焚膏繼晷口不絕吟手不絕披可也抑恩恃愛因循苟且飽食酣眠日轉八磚亦可也親賢取友進德修業發憤忘食日新月盛可也投間抵隙呼朋挾類傳杯飲酒鬪雞走狗亦可也對聖賢于黃卷臨上帝于鶴笭不欺屋漏可也偷閑竊出長街短巷馳馬試劍亦可也望白雲而興思悼青春之不再懸頭刺股可也託故他適秦樓楚館彈絲品竹亦可也他日歸綠綬懸章黃金橫帶錦衣寶馬從者塞途親族聚迎州司奔賀可也外貌加長中心如舊布衣草履徒步獨行歸自後門亦可也胸羅星斗騷欬珠璣氣吐長虹聲摩碧落援筆成文騎馬揮制可也神昏氣亂心驚膽怯屢問無答蓄縮沮

喪竄身房闥追呼不出亦可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醉經飽德睟面盎背景星鳳凰觀者堵牆可也擯斥困頓枯槁憔悴妻不下機嫂不為炊亦可也嗚呼汝行矣汝勉矣言止此矣錄以付汝藏之巾笥時出而省覽之在汝以覆瓿瓿以覆瓜果亦惟汝熟察而默識之鏤諸心肺在汝以投水火以炷燈爐亦惟汝予非神非鬼不能入汝腹中燕北越南各天一方夢可見而不能傳言心可想而不能授意可以相隨而去如對面語者惟此紙耳汝其敬之

情詞懇篤句不藻模而有益於人錄之　唐正仲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戛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校輯

正身文度

啓

上廉使啓　駱賓王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枘鑿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

丹伏惟公源挺玉輪。激神濤而泒地。基疏金闕。架飛岳以韜雲。泊乎鹿走周原。鶉翔于仰。堪蛇分沛澤。封漢侯于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川穴。裝吉黃裳。若乃蜂務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仲之山。擬譙光于亂馬。陟大典之圃。識寶氣于迎牛。垂秋實于翰林。絢春花于文苑。清規灌秀。照月旦而彫談。素論凝玄。開夜光于妙辯。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鶯池。納桃花而曳綬。拔羽皇極。忠備帝心。列職春官。標輝光于詩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故得龍紆垂光。散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契五雲以迎陰。某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

河神入鼎。收白榆以流辯。江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鸞鳳虞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潁之餘芳。而出從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既而日遠長安。出楚門而西笑。雲飄吳會。翹杉淵以南浮。翼塵跡丘中。絕漢機于俗網。承歡膝下。敦潘輿于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于空谷。天羅迥布。弋黃鶴于高雲。傾亡驚岔。並從媒銜。力拔賤事。未免東皋之勞。反哺私情。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頓復。輒布悃誠。雖嗟指恩。歸容慘傷虛之望。而嘯聲求仕。非闕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機成務。論道經邦。庶得顧兎雕箕。動清風于舜海。從龍潤礎。濡甘雨于堯雲。則白羽書生。自當[illegible]于負稻黃裳。齊于將賽德于狄花開首趟退傾心慷[illegible]

啓

七襄之錦駢祠赤幟　阮孝緒

上兗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側聞鄒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跪迹躡雲之轡載馳然則激瑞侵星佩濬蛟于壯武騰鑣歷塊騁蹀駿於咸陽且煦撇波鱗側羨鷩㴑之躍觸龍雲翼肩垂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揆白水之詞濮境朝趨車候驚排壆之思伏惟公騰灁谷巽濟靈派以含珠擢幹摛雲翊幽巖而聳桂崇基肇秀匡翼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叶鳳彩於英姿蔚蟾精於弱歲儘臺宏遠馳行練于霜潭策府幽深綴朝虹於瑩濬心波湛澂泳蜺雕於貴陂情岳干天韞風雲於稽嶽龍津

共濟競欣登御之車無定伏鷹必攄滑濤之鬱懋文條而擢彩燦逸潘花騁詞條而術圓光淸衛玉然則見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閱雲路之標是以右龍陰而演化務肅百城楠樹襲以宣風恩覃千里徵猷允著逾盛德于休徵群績聿先秩淡規於恭祖似呂刀而郤美已贊褰帷之遊屈麗礦而未伸將聘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緊啟子之微言例屣延賓辭王生之雅拄故使四流之下探驪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于幽石賓王瓶笥小器鶣岐末材斜帶嵃桐撓腐陽之厚德傍鄰汶滌慕貫胏之貞勁並以容膝一丘曲阜之鄗遣切桃肱五畒成都之墅已勞掐石振于樹樵負薪疲於稚稆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書林𭇨風騷于七略耘情義圃假圖鞭於九流洒惠澄於羊陂屢泛文通之麥峻曲岍於鶯谷時遣公叔之冠雖不能繼逸韻于霜皐唳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菁餘芬於露薄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迹晉鴻悲荊山之抵鵲筵名韓犬歎稍阜之橫梁方今玉琯踐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返雁候陽潮而低翠巗金味道之子俠纏帛以彈冠府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于庸識輒輕擬于陽庭所冀恩波時流昳匯倘能分其斗水濟涸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棲之

寒女斜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蹀足穴棘翩翩排鴛鸞翮羽則揖軀匪恪碎首無辭雖復投報傷金君子以之貽誡效誠想草小人之所懷思輕濆咸嚴深懼覆尾枯塵瞻覽迫甚消冰謹啓

雕績滿眼然情與文而俱至欲學聯律駢儷之文者臨辭集不可不讀矣　唐正仲

連珠

演連珠 并序内多刪去　　王禕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視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受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于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

臣聞圜天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太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皇王宅中以

攸帝闕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陳遜微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令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迄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蠹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普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蒭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其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溺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道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須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負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蕩冬縣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輳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為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為威勢

臣聞句吳之幹。鏌以精金。用爲梧華。則何擇于楇檏。蛩𨂃之劒。威奪白日。用以封䕶。則何異于𠜾刃。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人才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庇。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衒厥美者。物之愚。自遺伊患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性葆真。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于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寵晃於羈縶。上卿千乘。鉏連𨚗而非顧。以璧千朋。允食閔而不視。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既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僅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故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靜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刑后之戒。𥴧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楇善禍淫。若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兎。兎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𤔡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氷出于水而氷遏水。烟微則火盛。氷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之明晳。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劒。然而劒之爲藝。專於僇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跛鼈企。飛兎頑。蚿化。神龍其趨殊塗。若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仞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畊。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俱䲧鑑盤匜之辭　阮霞峡

誌

山棲誌 流寓附　　劉峻

夫鳥居山上棲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
其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
紛糾顯晦舛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
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衣
瘠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
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厭閉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
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尃灕壞氏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
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

川秀麗皋澤坱鬱若其群峰迭起接嶺連崖森林布濩眷
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
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舟
故洞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眘迅泥滓
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由碧潚素石可
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右馬鞍山山世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
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
有紫巖山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嶮峴
險巇上覿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險魚貫而升
路側有絕澗嶄巖崢嶸俯窺木杪緣原石色匯觸危[illegible]

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皋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
居三面迴山周繞有象邪邪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
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徹霤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
湧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于軒甍激湍迴于階
砌供張無綆汲盥漱息瓶缶楓柟楮櫪之樹梓柏桂櫄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蔕抽紫莖櫹
蓋蒸蹲梢風鳴籟垂柯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花攢
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
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皋蘇縹葉從風憑軒遠
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眾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

鹽垂于素壁玉豉出于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
藉崔文黃散勿川負局紫丸斯則烏鳳胎雨散綠貫紅
毛素肉翠員衝衝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
乃觀日伺辰聲類鍾鼓鳴蛙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
嘯飛鼯乘煙泳吟嘶嘶颺睍悅心娛耳誠所以跨躡管籥
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嶺而面軒刻景邀宇交崟
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帷右瞰仁智所居故積德名僧振
錫寶萃調心七覺祗訶五塵都烈戒香浴茲定水至于熊
爐夜燕法鼓旦鬧予始屣擁衣躬行頂禮南道諸人欽仰
至教每聞此河粉梗彼岸禾寂默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

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
蕙樓菌樹隱暧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止郄粒之堀
歲次祈偃之客餐星髓吸霞漿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
有石屏巀嶭中局刻峭顛類人工雕流漴瀉湃洶浹咽雷
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樹藥蕭颼被陵緣阜
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史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㲉雁充厭春蘇旨酒碧雞冬蒹味
珍霜鵝角巾升于丘巔短褐出自中園蔬蔣逼側池湖菅
蒯騈塡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滿籬充物崖
獄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沛清觴新熟則有田家野

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酒酬酹熱㒜舞謳吹籥
論箭庾高談設稼嗢噱謳歌來否相酹人生樂耳此慨並
肯若夫疑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旣食肉無
事爲貴不求于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人
地之間心無怵惕之勞豈與稱生齒物椽于坒閣較其優
劣者哉

右靈巖古刹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微岩雙
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履上下千峰紫翠之間左浮丘而
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跡不可追企而泉石景略
尚存寺之法堂重葺謹以山棲誌舊文鑴之此文雖齊
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狀者蓋洞天之水
也咸淳丙寅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山棲誌今世所傳詳略不同吳禮部敬鄉錄謂何先生
節取其文蓋因北山識語稱之耳予觀藝文類聚所
載僅三百八十餘言正與世俗所傳相合乃知裁損于
歐陽氏而非節取于北山也茲錄全文云 阮霞嶼

五洩山水志　　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源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嶕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獸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刓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撤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筑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渟鬖髮不隱鯈魚數尾

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潭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入石關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宵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谿崖迴奔迸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行迷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腹緣葛而前竹蒨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源流水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潴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蹤時有水珠耗耗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邏鱗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

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雁蕩又名雁蕩峰出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巋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彴橋趍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源源上飛瀑可二十丈漾怒奔倒擊崖竅中若迸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

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作聲如轆轤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霧下罩杳不知所底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源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飛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築華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覜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鍋釜面廣而底斂大水驟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綫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夫向陰常有雲氣從中

起疑有蛟龍滑其下。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圖屐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泷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柳子厚永州諸記簡峭獨闢奇險朱文公記雲谷紆徐詳盡景濂作記似用朱法而時兼柳之峭奥 崇炳

辭

泛秋浦辭　陳炳

九華北兮瀨東石褭硎兮屈盤誰此觱兮萬頃初禹鑿兮何年竅沉深兮莫測倣波涌兮淪漣民遭虐兮消居嵩百雉兮造天外涵淺兮幾城泥金碧兮中邊羌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邅埃迷目兮豚脬僕馬疲兮瞖顛若有人兮扁舟穿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駕我以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覩深悲風慶兮秋濤生與汝遊兮嵌岩駭鵾鳥兮爭翾與汝望兮茫濵若有無兮飛烟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偓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卑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餐盡蛻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悁悁兮猶在顧肥屍兮人間青楓老兮秋丹露湑湑兮山寒吾何歸兮山暮奇此懷兮江之濆

何茂恭薛脩齡叔奇艮能暘李直艮宛陳德先炳宋綸典冊皆以古文辭著聲陳龍川謂烏傷之稱雄者四人救鄉錄各載所作 唐正學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吳萊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爲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斂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爲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膂有

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豳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畯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葦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爲蜡終者爲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宫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爲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别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爲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

於穆泰漠俶降嘉穀神莫帝媿肖鑿之勤經營標野攺蔫腥熟休哉恤玆億載蒙福　先嗇一

皇臨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呱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壚土瀆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司嗇二

倬彼田畯人遭阻艱茅蕭發穢銚鎒以完率育稚耋告成萬寶越昕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川甫川我行畷郵翳桑之儘竟莠何秋逖惟風后井畫九丘盍不古處允玆民逑　郵表畷四

大哉者川疏爲中野有人治波有壩以衛稌穧畢逮稌飾具來豐年穰穰永得我所　坊五

先王投民兆濬玆漁宿亥剪與刪厥是力從橫川瞭經緯圖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虎其來搏有函斯括用群乃禁鑿穴何窮獸豸弗貍其贄匪武用塞厥戍　貓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猶寒草木剝床戶咸闔祛除妖孽剸滅蠱暨著生衆死不報有害　昆蟲八

高古樸茂似三代法物肅莊學

祭文

祭族叔通州文　鄭剛中

伏以甲午孟春。與吾叔別暮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倉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旐飄搖。徒迓公之柩也已。今則靈輀在道。龜兆已啓。閟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栢蓊蔥。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疏。愈疏而愈遠。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獲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臨風。何嗟及已。

祭李蘄州文　葛洪

嗚呼茂欽。至是極耶。彼蒼者天。邈難詰兮。禍善福淫。豈予欺兮。與城俱亡兮。死固得其所也。盡室殆胥兮。禍胡為其酷也。予揮此淚于寢門兮。特吾黨之私。姑息之愛。公此身于天下兮。雖一時之失。百世之輝。既封疆之自任。而禍變之適遭。安得不授命于見危之頃。舍生于取義之時。整冠而肅容。望闕而引決。彼刀鋸鼎鑊。曾何足以動道心之微。當敵騎之倏至。豈非唇齒之相依。乃援師一騎不發。而自保乎城池。不啻下視秦人之肥瘠。噫。念國家之安危。原其設心而措慮。不過全軀而保妻。回視九泉英氣之凜凜。其

食息世間。寧不顏厚而忸怩。天欲使之傳芳播美。為命世者之媿。故以高名令節。而畀之洪。生而同里。學不異師。惟若氣誼于臭味。相與情厚於等夷。肆予翰之方辱。候風問之復來。合老稚以驚駭。通晝夕而滂洟。紛騰箋而歷訪。猶幸萬一所傳之或非。指心旌兮西望。愴神旗兮東歸。行路之人。尚復為之痛泣。矧平居切磋之是資。此所以再拜三復。起云亡之嘆。而又慟哭其私。薄奠不腆。曷旌我悲。

李蘄州諱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弟子也。為蘄州守。金人以數萬騎入寇。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時公已逾滿。將代。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乃選丁壯。分布城

守募死士逆擊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援兵遷延不進公又命將夜斫敵寨稍怯會黃州破併兵十餘萬合攻公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死公乃授州印于虞兵周俊使懷歸朝廷戒家人速死無辱于賊率兵巷戰士卒激于義殊死戰左右畧盡乃引刎自剄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子婦若孫皆赴水死部下無一人降者自守城至城陷凡二十六日大小數十戰忠勇之氣足以前追張巡後啓余闕而在吾婺則李蘄州效死于前朱閣部植節于後數百年間若合符節輝映簡策婺州多賢頎不信哉

崇禎識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門人柳貫賓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成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隮㵾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宜於口其最精者爲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景俾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旣遠尚述作之貽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爲方聘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石爲嵌僮悲天末之回風哳孫草其遺誰攬物悴於篇詠不啻夫纂組而雕琢嘰佯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寶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翁已合宿草之慨於是而飛泉於中興之東逝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淸淚脩約瀨之風漪衆鮑俘而徑隮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忼慨或吊古噫吝或躋踖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緒餘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欸其夕奧駟玉軛而驂雲蛸上吉士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乃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耕衆美而爲銘亦旣纂于卷石之碑重

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亭松檟之堪依翹仙華實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寬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徑掩於蒿里不揭于列星則蒸爲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視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劒淚徒沾於王衣爰因爲位之初并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情深詞蔚　阮霞嶼

哀辭

陳師復哀辭并序　時少章

開禧中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游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從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是非非皆取于人每先君有所爲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權貴人怒亦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倪滯遁皆恕以予民民愛視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與學修營祭有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谷時斂散新以振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務囊橐貨以奉要人舟御馬負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即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呼膝間俾書爲樂然望我甚厚時謂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

特爲海内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冢上之木亦已中栱感念疇昔潸不能禁因爲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猗嫠若敵聞善輒拜推兩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絶遵拒曰予願純配我剛毅得處所管之酸鹹相和成味乃登俎我時髮髦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撫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栱我亦顛沈畢蹤陋迹縣林莽獨君炟炟勁氣上拂摩九虎謂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塵胡爲不仁北風挌邀悶玄鳩先人蓋矣感值亟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臨且蹤隆就繼邪束縛慷慨劇因□人亡世吝壁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窆服不羽

其辭奇崛非絲非竹若怪禽之啼野　王崇炳

郭氏哀辭序　陳亮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貲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常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于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于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讐疾而每每有身挂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幸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四之一閫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而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足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異服之矣予于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誦謗譭斥予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以見其父于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云云

似嘲似諧餙不以爲譏訕之辭矣乃傳之諸牒以爲桑㴻之邑乘以爲美以郭氏之殷實禮賢其時豈無揚詡贊美之辭然已灰飛烟滅不知何有其足以垂聲實而傳不朽者此似嘲似諧之篇也後之好獻諛者亦可已矣郭氏在宋時爲名族德祐府君搛稱卓之貲闢石洞書院延請魁儒永嘉葉正則教授子弟及四方來學之士朱文公陳君舉陸務光唐悅齋陳龍川呂子約魏鶴山諸大儒皆遊處其地朱子曾銘其鼎登之金游志爲山林尚義之冠其時府君從兄頁臣建西閣書院延伯鹿建南湖書院皆延名師教鄉里所云郭彥明者殆亦

其人也自郭氏創爲義塾邑人聞風而起若許氏之八華書院則延許白雲以爲師蔣氏之椅城義塾則延方蛟峰以爲師一時風俗丕變文教興起因師儒之功而不知皆諸公有以爲之倡也然茲三四公者亦賴詩書之澤延其族以至於今嗚呼彼時豈無享膏腴擁紅粉者數君者哉皆已抱其所有道之不知何人欲求其姓名而不可得則茲數君者不誠善於自樹乎哉　崇禎識

亡友趙生哀辭　　吳萊

趙生季直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且喟曰某生以布衣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決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闊偉瑰桀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衛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高及來長安求爲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絳衣玉具劍或爲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

軍家富兒貴壻妄庸倪侏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者必益伸暫躓者必終騁且世之數假蔑若窮厄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未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暮夕則色見一息有飢饉間則華衣駉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晝之色日闘於胸中猶滑然不爲之動終於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

人方譏其爲狂爲妄天又若是慭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傫然也有足使予悲哀慘怛於心者又從而爲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傳而力又不得自進於時柰之何哉吹律本以微贖操頡篇以畀瞽斯奇材與劒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莽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艷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櫚下里槁項黄馘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猱兮下蛙

黽僅耕鑿之是力烏能窺山川于泰華之顛固已快雨零於窗隙矣不然使彼生者孤妻髮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爲何如也耶

眼高四海筆雄一世一落手則屋亙皆震 崇禎

田居子黄隱君哀頌辭　　吳萊

始予弱冠時從黄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爲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岩南公嘗一再携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廸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衆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辯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日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毀聖經下避賢傳詭外誣漏不敢較也辯用正日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

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烝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于數月皆起于寅於乎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廝秦視三代邪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無問法不合後九月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于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辯

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蝕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卽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爲朝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卽書之經邪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如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爲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

古人之占天者當是則測日景嘗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臆間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嘗附觀其辯日夜食[illegible]不可信後得巴川楊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支極多此最其善持論者將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十六代陳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辯若南公有古今體樂之辯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爲準者惟漢魏爲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爲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

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絶句他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爲之何邪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爲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一韻爲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絶句者也此果何邪唐人詩集每有採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特皆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

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管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于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言此爲古詩此爲歌行此爲琴操於乎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爲鞞舞辭欲以間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稱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者邪宋齊梁諸人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豈可得而盡錄邪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

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灌澗、四章曰毄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窗、七章曰聯襼、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需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顧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删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籍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楊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斷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息既往猶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犖呻吟佔畢聖賢分席迨其晚節假寐浮湛里閈漁釣爭暇生而無得沒而無證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執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著書成帙揮筆成藝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自見于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僕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簡冊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衆爲烽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窮治銅兮鑄鼎孰知其學孰嘉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得壙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猶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學邃思湧變幻萬端秾壇龍象絶非後學所能思識 阮霞嶼

壙記

呂東萊先生壙記　　呂祖儉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弸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

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秘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夏嫘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氏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于祖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已意其後更加刊定

迄于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于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于淳熙三年亦未脫藁其他遺文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于家

存其實錄不多作諛墓語故爲得體　阮霞[illegible]

王會齋先生壙記　　葉由庚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遊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家先生其仲子也生禀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錙山楊公據堂劉公而請問焉錙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卽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

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問答累數百帖每見北山歸尤然自得北山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爲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謁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戸庭閒然御群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淪落掇合成編曰瀞風錄各爲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中年同處益盡和厚之集季氏早喪撫其遺孤一視無間至制膺與之從子

偶幼好學知所尊事進與比居一門自爲師友偶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儒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率朋友斂之且述其志行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請益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棄其躬而已郡守趙公汝騰蔡公抗楊公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

川條例規畫創製器服度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仍應台守趙公景緯之請主上蔡書院先生首講湖子大居敬貫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喪服臨於郡見者始識先王之禮爲永式焉先生兩正師席以維張世教爲重歸而講道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而來戸屨常滿晩年積厚養固精爽彊勁雖少壯有所不逮孜孜述作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偶感微恙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有生必有

死天地之常乎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弟勿強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没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子姪門人侍哭然而終時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服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或衰絰爲位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先生學傳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

於閭巷狹游之口者淺儒臆說有詩取以補亡耳乎存軼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于百五年爲諸儒刻鏤殘碎朱子于諸經纖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正錯僞明舊旨未易悉數所著有文集七十五卷讀五經記論孟通旨凡若干卷

先生題德夫弟史斷跋云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實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治心之法無他亦沉默潛涵養乎聖經賢傳之中收斂齋莊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上蔡書院講議節畧云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各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非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外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闕一實相須也唐正學議

墓誌銘

胥氏夫人墓誌銘　　徐無黨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沉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惰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

胥氏女旣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吊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嘗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吟兮將絶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幾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于下土。昔事姑兮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孰同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此歐陽文忠極推許者惜文不多見錄此以見一班　阮霞嶼

吳彥成墓誌銘　　傅執禮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其忍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淺者而不幸死于盜必非得銘無以葬別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訣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丞宗工所狀行而敘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倜儻形貌魁偉遇事磊落無所阿仭有以急告者不問疎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倫人倢敏可用慷慨淩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嘅自效無肯負諾者鄰里有爭辨來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乡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毅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排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毎夙致厚贐不倦其有謁也他日比郡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續。家鄭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嘗於浙而同舍生潢臣悉受之。使持要取償於兄。續信之。不疑也。既達。發出其要。兄輒紿曰。是非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續留滯。名潢臣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圖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淸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囂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弃代民輸之嗣請其直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臨門道遇鄉士槊柩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陳生裒其棺斂翁遽目者涛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由孤童成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訛訛侗訥衆踣繩準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間之白縣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盛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而未已也於是非得其死閒者惜之方東下時予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蹦萬一有

窮追而且之海之鬬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
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嚮
項巳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
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留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
過一郡間若姑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
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
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擒耳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
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
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
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居人防者强力絕

人少特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卞居飲酬無所
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畋近刑輒有大幸得脫圭
嘗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
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役身以報翁轉
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怨謝去自遂護其所居左
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
功第一以白身受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皆入賞典
識使翁在鄉里不出出而丞歸必且大捐金敗名武勇而
得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麥守令必不逸他盜
必不起而平民肝腦必不至于塗地其爲功也又豈止如

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力爲翁用有善中
貴人者功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
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
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十以六年二月丙午葬
縣東豬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龍司越
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
太醫助教宗公章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
曰克昌女二銘曰
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始有
微意豈其崇進奸雄勢利齪齪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

奈何前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無命人奇其所兆策至今磐磐可用　唐正伯

白雲許先生墓志銘　黃溍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居京兆之興平、宋元豐間、始居笠澤、仍徙婺、爲金華人、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曰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月、而猶夫人

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十有二矣、請就弟子列、金先生乃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遡物務擇夫中而用之、金先生沒、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膠、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巳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越、甚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

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肅政廉訪使劉公廷直、畢茂才巽等、副使趙公宏偉、畢遵逸、皆辟、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眚佬於應接、延祐初、屏迹八華山中、學者贏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

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擇其粗疎、入於微密、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無窮、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抑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門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臺省諸公若王公士熙、欸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汲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於省闈、郡復以道

遜應詔先生終不起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誘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歲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授之際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勿知也經入焉則闃其無人侍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釋自明之旨有云自宇有功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嘗有自省篇書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絶筆云先生少罹孤不逮事考閑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

教傷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葬年艱斂儉屋以居有田不足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將立金洞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瑞葬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至元三年冬十月疾復作先生正衣冠坐子元侍戒以孝於母友於弟復請所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春正月壬寅葬于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衆布

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嗣先生于學宮肅政廉訪司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于書無不觀窮探精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起踵武相接逮於先王綿延曰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悉用其中涵養本原以徹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

按白雲門人甚衆而葉景翰范景先最著景翰諱儀號南陽金華人學於白雲白雲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景翰之語學者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田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王師下金華名見同純孝范公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辭歸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與學士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篤信醇備也景先諱祖幹號柏軒金華人白雲評人曰祖幹有志之士學已得其傳矣其功則以愼獨

為主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戊
戌明太祖下金華幸學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
以大學進講上命祖幹剖析其義幹以為帝王之道自
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
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大喜深加禮敬曹國
公時守嚴郡恒稱師而不字性至孝既卒郡守王宗顯
立純孝坊以示褒郡人又為建二賢道學坊即公與香
溪先生也天台方正學曰吾不及見金華前賢之盛所
及見者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
世之士其見稱許如此 方正學議

張子長墓表銘　黃溍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
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
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奉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
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
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於
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人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
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名
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
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
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
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悟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
潘氏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
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義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
言嘗作小臣箴議宋高宗忘親事讐而追為之定復兩宫
之計以為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
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
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纍數暇日寓
情尼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内賢士及名卿才大
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

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後先皆無所脫誤毋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
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
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
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
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
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　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
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
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
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

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善作
琱琢修靡衍泆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
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
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
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于千載之下而陸氏纂之所纂春
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臧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真乃重
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
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
行于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莅於婺槖
其槀請子長爲之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

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
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
抑此所以伸彼也乃糾其紕繆正其繁簡爲刊定三國志
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
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稽史或諱不
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
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
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
撿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爲下
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

江張公作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因
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
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遜事若干卷平
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彙編若
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論議純正
尤長於敘事而扶善遏惡卒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
微辭與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
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
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
場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

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
祖月新承節郎祖友諒廸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
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
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
王氏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次曰然族人之
子以明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
信義里子長之葬門人許元旣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
君且求濳撫其大者表于墓隧濳嘗讀後漢史稱樊英初
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
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

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恥不自焚膏
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柏九九淸風凜然後今千
年過者式焉

御賜翰林院編修官天下之至榮也元時張子長宋景
濂皆以翰林徵子長則謝病不起景濂則爲黃冠以逃
婺州學者風裁氣骨如此　柴炳

元隱君子東陽陳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宋濂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鐵谷澗
中當春陽正殷飛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墮
泉中與波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旣而
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横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于論
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迎坐之海紅花
底戒侍史治酒漿蔬醢親執爵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酣
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
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屛去傳

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
之大旨譬如明月之昧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時輩
無不假假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
以人賤而弃珠弗貴乎吾今將此以解六經炊然自謂當
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
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謬以片言統
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脩首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
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
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義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
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宗齊固

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
枳也枳一爾而穫十焉枳有穫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
發而視之穫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
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
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穫反求其故地
枚舉而銓次焉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
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茲治國家天下
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
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

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
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撥其
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舍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
會與道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當質之明經者或
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覥倪于臺下但聞臺上語
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如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
論備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則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
自時厥後爲衿紳任奔走於四方不及再侍君子以卒其
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孜孜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
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贈書于濂曰予瀕

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絶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
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
兵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遂徵疾默坐於一室不食
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有八
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
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
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睢之寗春宋之中葉來徙
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嵩登仕郎父取
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
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顔見其章

欲川之辭君子幼學于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
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
不與世接唯濯濯卒細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辯
見于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于狀物寫情尤精然亦
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
挺立孤松攀施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
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濟玩耳舍六經非講而事
浮辭綺藻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
寫誦讀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
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遐邇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

集黄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諸
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
勤後爲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
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承之嗚嗚而泣生
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于貲
痛懲齊梁之習惡衣非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弱粟賑里
閭自取來弁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自
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巳矣
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
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

解曰聖賢大心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
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
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
寅中鄉闈一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
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卯王
爲大則俞某張絡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鸑庭鳳
庭堅庭蘭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廣某　某曾孫
男五人絡宗趙宗林宗某宗某宗次三人在幼喬年延堅
等洎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承柩葬於縣西南四十
里慎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

哭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揚君芾乃爲撰列行狀
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
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
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巳說而後
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
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必於固必使君
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
衆說亦或辨其損益以執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
而卓冠于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値每如此竟何
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

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非能代異寘同常指君子爲過高
是豈窺見其飽氣機者哉涯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
學有志弗强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
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
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
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理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下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
無間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兹益瀬繹兮白日中天行
如彼藝黍稷兮薅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餔使來者嘗
有夫起東海兮吐肓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

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
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滋衆日兮。懷異吁可驚。
似玆海外珍兮。神光爗如虹。衍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庭。
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墜空山兮。枯槁埋光晶。
鹿皮剪爲裘兮。峩冠躡垂纓。臨流梳飛花兮。心與烟霞冥。
清風與逸氣兮。横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晬計祿位豐。
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
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菁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鹿皮翁著書數百卷皆漸滅無有今會稽董濟齋先生重刻其賦若詩共四卷皆先生所云脂澤淸玩浮辭淺語不屑存者也而幸賴此數篇使姓名常在士大夫口文章存亡詎有定哉　王崇炳

行狀

何北山先生行狀　　王柏

先生諱基字子恭父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弱冠崇道公爲臨川丞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言論風旨犂然各有當於心崇道公因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膺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其於聖賢微言奧義

疑而未釋者必平心下氣徐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狗人而少變其思之也精是以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然無疾言無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婉容柔色盡孝愛之道事兄長恭敬退讓有和樂之樂族姻崇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責御僕婢則寛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患難者必救損過已責遷善改過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憂形于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大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

下立乎其大尙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盤溪之上有宅一區脩然水竹間遁世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者自鉛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日進先生不受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駛堅車蹴險摧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儕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論分曉的當受用

處又各要辦得個耐煩無厭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返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知而閭巷翕然郡守趙公汝騰首加延聘其後蔡公抗楊公棟相繼聘請且薦之於朝皆不就先生恒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玉音丁寧邦侯勉諭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也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無用非也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往而精神邈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日衰勉齋先生續遺音於孤絃垂絕之餘而和者無多先皇帝崇尙正學表章四書蹟五子於孔廟風厲之意甚切而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進散漫無依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絕少先生鍾山川淸淑之氣加以師友磨切之功其所成就甚大先皇帝知先生而不輕於用將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以求賢若渴之心舉累朝不數見之重典假使先生起應徵聘則陳善閉邪豈不足正君善俗

而喪病相乘仆臥訪落之意當川人乎先生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享年八十有一配周氏早卒竟不繼娶先生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

按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每舉勉齋去人欲存天理棄貪棄死之語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

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先生不喜仕進太守趙公希
倪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
好之句先生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其高致如此 唐正學識

仁山金先生行狀　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后遂因之以爲氏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先生幼而敏睿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年十八補郡傅士弟子員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所爲之非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背熟習而詳解之解之後從仰覺前義之淺遂因王君元章獲見魯齋王文憲公請問爲學之方文憲舉胡文定公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

物之內又間請書之目答曰自四書始已又因得諸以進於北山之門自是從遊一先生間講貫密而造詣益精矣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郡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奇制搗虛之策謂可得謝歸追其阽厄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于川矣旁郡嚴陵嚴先生晉隱處故有釣臺書院棟宇雖其絃誦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微草之致書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先生爲之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問

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
乘之所在驛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
華山中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願知宗向羸糧景附
躡蹻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爲羅闢齋延致惟恐或後於
夫曏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
所有餘假不廢纂述先生之學以其絶粟濟之精識得義
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充闢自其壯歲晳英蓄銳致其
人十巳百之功因巳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晩
暮意卓見凝心和體舒動作語默太和流溢而無圍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巳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氣宇靜夷平

居淵涵閎落落自晦藏而內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
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巳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
學者風承響接咸得造請方寸疑膠轕莫能自解而視其
規範聆其誨言固各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察脈投劑
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焫補瀉之宜動悟予怡不
俟終日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寛以養之徐而開之磨浸
灌輸後自有得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巳始終不渝昔有
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縶奚官分配爽隷母子至不相聞先
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
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巳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先生生

因文憲遂登何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
之晩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於道家故貧中歲依二
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扶持死喪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
焉文定卒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
則按禮議服謂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今白布深
衣乃古庶人之弔服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
可以白巾代之而加麻絰麻帶白布爲緣以倣孔門弟子
喪父無服之意蓋深衣之緣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
服也若加麻之絰用細麻而小加麻之帶可用細苧文憲
遂與治喪者首遵用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率門人治服

如初儀鄉人皆知師弟子之義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
丁酉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元統二年里
後學吳師道修書學官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祀食
於何王二夫子矣何王二子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
有司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
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
充之於巳者也又云先生雖進不得爲孔明之起赴事會
退猶得附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
者尚皦然而不誣也
宋季爲相者嘗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干之不果用而

去宋亡先生作思舊操云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兮荒不作田横横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鄕欲作孔明無地容翺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溟天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按此則傳稱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不虛也　唐正學識

先師姜先生行略　　徐 騰

先師姓姜諱韶字子發其上世蓋蘭溪人司務公芳始居金華之白竹子耶中公綱遂占籍金華給諫公應甲卽先生之從祖也先生幼端重不妄言笑然性頴敏九歲作禹平水土論十一歲爲制舉藝給諫公見而心異之十五歲卽失怙上事寡母下撫其幼弟孝友備至時給諫公以先朝遺老隱居山林族子弟俱毋許應試先生乃博覽經史及詩古文辭甲寅閩浙亂戎馬在郊起徒役輸挽芻粟富人以術免而先生以單丁受役赤脚走氷雪事甫竣卽挾策維舟不少倦白竹故近金華山水淸奇與文心相映發

時又有遺民寓賢萃遊談咏甚歡而先生家日益貧饘粥不給棠村祝先生者倜儻豁達士也日見先生所爲文甚喜因勸就試時給諫公已謝世矣先生出就試連試連冠其儕偶遂補博士弟子才名甚噪先生意不屑乃執贄棠村之門棠村以王霸之略自負於古今人物治亂兵農刑法靡不講明而切究之議論卓犖不爲苟同而獨心喜先生盡授以其學先生學之不倦日誦心維夜以繼日常重趼且至於性命之事則別有師承棠村蓋嘗言之而先生實心會之也然棠村學術頗尚縱橫而先生性坦白無城府遇人一善稱不容口人以術售詐之不較家徒四壁

趨人之急執經吞疑摯髦會萃先生循循善誘多所成就然其所講貫不過舉子業若其所學則固不在是也先生甞慨棠村抱經濟大略而施設無由先世若鳳林東山文章學問傑出古今未獲流布金華地稱鄒魯前輩凋零讀書種子不絕如綫過有高貲茂質輒肫切勸訓之而終惜付托之無人於是網羅放失日事編纂足迹不出里門而四方賢士大夫書問日至若嘉禾曹侍郎溶王方伯庭會稽姜京兆希轍姑蘇則徐司寇乾學咸相推許而郡邑長吏聞先生名再三延致先生謝不往邑令膠州趙鹿友尤欽重之揭其姓名於旌善亭以坊表後學然屢試竟不得

一第而處之泰然絕無欿老嗟卑之色每有燕會高談雄辯達官貴人在座略不介意而竟賫志以卒卒之時年僅四十有二先生之設教於蘭也騰首先及門每讀一書得一義必以示騰或遊覽山水必挈騰俱往故騰自束髮追隨侍親之日短而侍師之日長即歲杪先生歸騰亦從之歸至除夕始返家中事無鉅細無不與騰商之所未能心契獨性命之學耳先生之易簀也門人子弟環侍先生以所撰金華先賢言行略未成屬騰較讎踵成之併遺書盡付且以後嗣爲托自顧荒陋中年淪落同人中方有高自期許足爲先生謀不朽者乃以其藏書併言行略稿本付其後人管鑰亦不知究竟何如嗚呼先生視騰如子而騰竟不能視先生如父然先生生平梗概自騰而外無能知者爰著行略一通以俟後之君子云

祝棠村姜子發皆師西洋學者箕溪諱之故引而不發箕溪博學善詩古文以婺州絕學自任驥足未展而鵬翼忽折惜哉 崇炳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傳

二烈女傳　　陳亮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

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於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篦其首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遑號嗷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尠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述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揮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詒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愀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有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可悲而泣可嫁而笑世之爲陳氏次女者何比比也　旣

霞嶼

徐忠壯公傳　范浚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碩河要阨處絶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掎口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口再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西河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口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口割晉制

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弃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柰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奉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詭意猶當中覆凡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等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餙備數甲蒐乘田並塞地備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絶河斫柵襲口數得利賜濟又敎成船卒乘半渡脫亂流渡掩口不儆口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築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擒之以歸

口衆大懼建炎二年冬口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趣口口質其子挾可求以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撫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於爾何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口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横當張口勢相百不抗而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泅河燃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口鏖河上大小數十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

天下險徽言度外城東薄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晝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口進攻數傾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堙鐵城斧堕陴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口駐降人載芟石湮塞股流城中水乏絶資糜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惝憂如須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殘夷之餘裒折槊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弩機儲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口遣人挾夜衔書儳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固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笴上啓約婁宿啓外郭納口兵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門中幾

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口攻不已衆蟻登徵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刎口兵猥至得挾徵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徵言所親俾說徵言盍具冠載見口帥徵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即愧死顧以爲榮欲詭我且爲口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徵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徵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徵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

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爾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僞制撫諭徵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延安專關陝地併有之徵言益怒罵口如不可屈遂射殺之黏罕聞徵言死以婁宿專殺還私治其罪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陷凡五月徵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呂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徵言不忘家給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徵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浹肉髓然庶乂怡

邊垂二百載民業熙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驕弱不武士卒墮冗耄瞶備數伍符戈甲濫蠹城障夷弛一旦外侮間纍揚埃猬夏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逆寇至符李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不撓盡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槃魁舉奇傑殆未有如徵言比者方徵言力保晉寧甚患口賜時褒甸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蹀齘視口雖見執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徵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

堡津頓頓不進徵言移書趣行光世猶前却徵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惧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口徵虐甚愁悗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口徵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得衆四十餘萬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奏上會詔徵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苑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賚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口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口曲折且言口人稍南朝善戰守惟晉寧徐徵言陝州李彥仙二人又盛稱徵言數瞟血着口轉九州都統殺婁宿

字董子口方益甲侍界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阽。不可支。
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徵言率所部詣行在。使。
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徵言歿久矣。嗚呼。
惜哉。

後一段文字議論敘事相夾而行起伏頓挫直過西漢
唐驥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船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較、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而敬德死矣、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比水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尋亡賴子、相聚乘舟、抄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濱海富家苦之、清嘗傭崇明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捕急、輙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夾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運、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輙爲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旱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

縻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誠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
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
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
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
菟金符爲千萬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
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
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
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
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
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爲大釜

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
年大饑鉅僧方清嬰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賚施倍多
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賑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猝
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
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强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
粥夜爨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
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
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
爨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五日凡七十
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恐爭者僧大呼

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
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胔數十萬具語
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
德死所餘錢米亦盡遂止敬德死而窮人無所賴天澤院
不復納雲水僧餓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
中故相喬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
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傚急則如
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
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既而假子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
可不謂長者乎

胡先生曰攸老言宋嘉熙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發廩
勸分恐非降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
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帝告曰汝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
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藏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
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小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婺
州顧籌米作粿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粿使
之北門賦粿西門飲以漿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
與爲買新蘇且洗沐廣舍不過樓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
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益蘊湖州事也有意哉

汲仲先生著作甚富無從覓其集顧瓦缶諸集載此二
篇以見一班尚以俟後來集遺者　阮霞峡

陳孝子傳

胡長孺

陳孝子名斗龍字南仲杭昌化縣人父澤民治書屢試尚書禮部不中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益作婺源境上旁掠近縣澤民挈妻子遯深險處乃病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繇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有羣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乃去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敘斗龍孝行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職或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淸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不得母不歸也初澤民妻無子以

幣如錢府求宜子者得王淸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父母匿弗以告斗龍至是始知之則至淸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更涉二十年又經亂離困無在者忽逢白髮媼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與若母比屋爲女時作伴侶嬉遊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嘗往江東已而泣下有間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求之不得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爲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淸湖今老矣豈若母耶走告其主長久出謝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主憐而還之留三日奉母歸是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失母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避去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其時斗龍覘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

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斷爲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覈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請辭無妨荒政去年斗龍來錢塘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遂定次其言如右

渢渢古意豈今人能辦　阮霞嶼

鄭義士傳

張樞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璉字子淵其先祖淮宋元符中自睢州來徙好仁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孫不分財異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矣義士之子文嗣朝廷旌其閭復其家徭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世家事益治義士為人短小精悍鬚垂過其胸神采毅然見者皆以為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信義鄉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鬬訟幾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忼慨特達人也嘗自謂丈夫處世當倜儻踔絕安能容容

碌碌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往往保聚山澤為群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于官里同里作砦柵以防寇盜亂離不驚亂離後斯人鮮少與里中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或誣告其罪當會建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止我往我以一辭折之奸狀自矣遁脅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楊州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甦負其柩以歸廬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已文嗣病傴訓育之踰於已子璉兄弟之事蓋如此鄉人士至今曰之不置也於戲宇內至廣也人物至衆

也錄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徼至寡之事族姓不足藉也爵位不足資也名勢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超羣品者舍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懼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一行一言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謠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戈靡有攸處處心積慮交相為瘉聞鄭氏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雖所志不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而不書

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名冠民史之策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君子弗數也嘗將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之際以稱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據而言有精覈故其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之事豈不為世勸哉豈不為世勸哉

文氣宕往至性流注足以起衰俗而振靡風 唐正身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貲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名諸惡少亨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名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

骨爲衆如珏言夜往收其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内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鎭南以爲陵骨旣已鎭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遂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

報畀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人以文傳文以人重　阮霞嶼

按黃梨洲先生曰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爲而唐玉潛林景熙爲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云亨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云皆竹籮爲可者章祖程所云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屬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屬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玉潛霽山之上其時同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而楊維楨云楊璉眞珈發陵事謝翱有陰移默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鄭元祐云高孝兩陵霽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諸人分任之章祖程又云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購之漁者而得

之盛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竺國經者一函爲諸陵棄骨一函爲理宗之顱與元祐所云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覩後穆陵之骸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爲謬

崇炳識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多閱閥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部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與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箭出左右宛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感欷流涕睠懷睦州山水溯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嘗墾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illegible]即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計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

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由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論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富移不爲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

其辭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郡江仕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高古勁健骨韻不凡被宋文憲作一倍過之故合彼取此　崇炳

胡長孺傳　　宋濂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槼廸功郎欽州司法參軍脫略家傳輕貲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何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于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于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撝序之咸淳十年以任

子入官監重慶府隔借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洸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强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道錄事尉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燄熏灼即遣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承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

錢在是矣胱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胱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徂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輒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巷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遂長孺出

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置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盡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

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歎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詎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與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焜煌照耀四裔鄉閭取士

屢司文衡貢實毀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且具酒食與北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藁五十卷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爲三胡云

贊曰長孺之學出于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處

士同邑王夢松夢龍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符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旨靜坐為學者論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吳立夫曰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而眉黑而多髭脣齶擬而不閉默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扃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聞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嘿然而逝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葉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亦有微辭元時金華宿儒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溪吳正傳正傳之學為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之苗裔也宋景濂作元史五人並列儒學不分門戶可謂通識 崇炳識

葉由庚傳

宋濂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紳芑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蓁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為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荊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巔蓁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蓁嘆曰做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仍則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以躬行則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為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其第相傳遺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書辨析至無虛月基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須見先天圖而斯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

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書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白一陽而六陽右白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輙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

參校也柏以論語爲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柏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冥幣必署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價贊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俊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

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纔發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誠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綦抗及郡守趙汝騰遊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甫至元巳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退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集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褒輿自誌一卷藏于家

贊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業熹之高第

弟子黃榦而王柏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與基柏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許者謂基深潛沖澹得學之醇柏通睿絶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廸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輭肆而益肯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紫陽之學數傳而至何王金許皆循流而下以分文晰義爲格物棊成交獨重力行戒文字之纏縛可爲溯流尋源 崇炳

金華文畧卷之十九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仝較

正身文度

傳

吉慶傳 唐龍

弘治中中侍吉慶守金齒路從者盡京師惡少慶布各從負械持梃括民之貨民懼竭廬以奉無遺錙銖郊保若掠戶有寇憂慶聚群貨賞各從之能不知民之蕩神之怒已也貨多石也慶悍石之夫皆饋以隨贍貨于室晝夜守焉各從構伺室竊閒從已利口謀所以死慶會慶病渴各從禁水漿亦與私賂診者進金石以甚之慶燥極呼所親信從出櫝之石易水以活從得石馳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吃吃死各從簽其喪假進方物載家之貨以逃屍蛆無收之者踰月官司撿揭羨於途過者胥之夫貨災之本也聚貨死之道也象齒猶焚其身人滋甚方慶放於貨惟懼不盈乃嚴刑要之既盈矣藏以室櫝謂寵可固飾鍼老爲乃卒以自焚蛆不執木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慶不仁也夫蓋予讀曰財之室今民之廬蛆今蛆今猜衛畢爽淹

子聞之曰怨哉人愼德焉毋或如守臣慶遲其不仁沒民
速死

讀之稱快其筆法全得之左氏 正身識

章楓山先生傳畧

唐 鉞

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蘭谿純孝里人也自其幼時穎異師授書輒成誦比成童則已遍綜羣籍爲博士弟子而嘗學精深㳟盛寒暑未嘗輟持卷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于易天順壬午鄉舉明易冠等成化丙戌以南宮第一人奏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次補編脩官得究覽中秘圖書國家典章法度之籍悉通練習之是時館中多儒賢章先生與脩撰羅公倫編脩黃公仲昭檢討莊公昶等並任經濟以氣義相應引古者左右史箴王闕輒上言天下事屬上元縱燈火諸學士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此不足明上盛德也仰與昭昶同疏諫忤旨謫官皆斥外先是脩撰倫亦坐論章相起復事得謫時號翰林四諫云詩川延臣論救章先生從臨武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生既儒重典內外刑司衆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南廷視讞以經律相比附不爲文深亟察而一稱平至是益以風望修振綱紀乃遏習吏者閩籍山海姦竊多有章先生下令謹番舶經海用弛鏁禁不沙尤太甚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內大治然竟以廉直不能逐時低卬久積勞觸㿈故倦游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不可遂致仕盡年四十一矣其介決如此既歸日恭

娛其親優游貧約湛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者執經受
業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低回造謁
其廬或千里覩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內
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輿替矣敬皇帝方尊獎師儒有詔徵
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
以聽終制章先生感上至意服除乃奉詔至太學修明教
化倡德義厲廉耻飭矩矱著功令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
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章先生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
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乃乞骸骨疏
頻上不允因輙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居頃之逆閹怙擅

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章先生先幾云庚午以南
京太常卿召辭乃更擢禮部侍郎力謝解則聽以侍郎致
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閭市會盜起江西越部
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寒士金華守欲爲稍治門堂先
生不屑也守與部使者列疏章先生耆碩宜崇禮以風天
下而給諫復從中論之節所司歲時禮餼務稱養老意焉
今上即位敕加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上溫旨褒重
日遣大行存問而章先生以遘疾卒于家壽八十有六訃
聞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
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孤接比長錄太學生皆

異數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㵎濱遺老學者即所講業
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爲人儷樸長者而蓄德深閎
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
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
信簡文而疏豁恂恂如也坦坦如也至臨大節論事決議
據辯確然不可易矣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中履素安
安無強於世而特喜推汲士誨道人如恐不及焉爲文不
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
務以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發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
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藏于家其高第弟子名位顯聞

者若干人具見宦紀而今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詩語孟
子皆本章先生
唐鉞曰余讀宋史諸傳唐其繁簡謬亂其細者類門生家
乘稗官之例非太史體乎所謂道學傳者乃復標異於儒
其所掄揚欲過賢聖近乎誣矣疑不足傳信及觀章先生
所著有宋史刊誤書未成編求之已逸迄不得其所指章
先生其學本尚信宋儒而其行事持議持平實脩易不矜
立門戶其眂少宋史固以是與蓋其所詣深矣其詳載實
紀諸中而門人所爲傳頗在其未卒前而復多贅辭余乃
謹次其行履之大者如此章先生既辱斯圖史當序列其

傳非學者所得私然先生叢談小物舉有可師學者當傳覽其書考焉至其立朝治官進退廉節卓然稱其好學可為一代鴻儒矣

宋儒道學傳皆學黃勉齋朱子行狀累稱叠贊古法盡亡即婺州四先生狀誌亦此體也婺野公識卓才高作傳尤得司馬子長筆法　崇炳

包烈女傳

鄭國賓

烈女名姜姑姓包氏里之純孝鄉人父湘力農家貧又口吃吃數時面赤始達一語在嚴酷之下則不能出聲其先聘朱氏受數金及絲帕物矣其叔欽欺湘懦不為置酒謝乃搆富人范生強聘之湘急訴之官官入范賄執偏不察吃吃之情竟斷歸范湘號曰若是則天無日矣范之與女年不相值奚啻十一且又何據也官不聽公隷則組取牘結案女方織聞之氣懣幾絕久而甦謂其妹曰吾未死特遲速耳終不能嫁他人閏明日約妹出後園叢篠中闕野鶴詒妹還收線裹躍身近衢塘中行者急救之父亦尋至抱持哭曰見何苦自縣不白爾有司府大官人悉讀書知綱常必附伸也見其苦之乃白諸攝司務江公荊石江大咄異之而始治狀者方負婣曲說以亂其貞於是憲判兩報罷而欽妻方日夕圖陷制挾搶時在初夏農事在田湘歸姑治車桔女乃親操磨石製胡餅湯水囑母以餉父而偏與妹守門戶乃從容謝妹曰曩子父聘朱時曾受銀及帕事若知之乎曰有之曰昔子曾取碎銀若干置梳匣中毋歸時第云可置吾口不必及其他於是以朱帕束於腰而復細紉其襟袂表裏令妹取稱園中潛之閣上自經死遠近聞之哭走黃白旬月遍道路吁哀哉女年未笄生于

窮簷敝里顑頷下賤之家無有闒闟之儲書史之鑒及父師講解之功而犖犖特立若是是天地正氣間值其生造物欲有闡揚故令前後坎坷使人人忿以求直研磨洗刷畢盡其情如此向使女安于死人仰其烈公直其事明明旌異古今偉之則人心稍稍平又安能忿激千萬人至馳究于宇內如此哉故曰水激則鳴火撲則熾物情然也於是烈女之行高于日月矣而執案者方佐人飾咎則是褫褫其冠博帶寬襟高談濶步之夫又視粉黛鉛華者罪人矣

此等人與文余因多存之令貫虹撑日之氣橫亘霄漢

王孝子世民傳　　吳之器

王世民字時望武義博士弟子員也父艮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俊築其脅傷臥世民年十七讀書他所馳歸而艮死諸宗人以好會捐族子之腴五十畝予世民曰以為若死生資世民泣血而告母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父世民曰家幸給饘粥毋食讎遺也自是口不及父時事而其于讎俊者每有名則亦往如恒時歸則識之曰脯菜若干醴粥醯醬若干為錢幾何俊意世民且忘之即母亦意且忘之甚供養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几即謁父之主祏以兩筳篿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歲辛巳卜得吉乃走治

工所鑄一刃刃成而鑛裂金瘁皆飛工曰何不祥也世民曰安之鑄姓名于背而匣焉日伺俊所之一日俊飲他所歸世民前揕因刃之褰其首謁父之主祏曰幸不辱也疾抵邑請償死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讎敵所出也又出其他錄如干曰此飲讎費也廟併畝還之令義之仰浮繫麗譙上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令汪往正之汪謂艮于俊為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末減然必償艮而後獄可成償有曰矣世民聞之自譙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甦嘆曰吾事已畢償死者法也且吾往者獨不能聞之官懼暴我父以牽率至今今乃為我而暴吾父也

枕吾口矣自是不食令使所厚强之不應積十日竟死御史聞而太息久之疏之朝下邑祠世民初世民自父死後見舊時師友赧然避去及是謝曰今可以見矣或曰子有母在盍俟之世民曰吾弟長吾婦頗知禮足奉母且人生無常設我與讎不測死其一豈不爲恨哉不共戴天之太與之俱生者六年嘵嘵矣婦俞者年十七歸世民世民平時常懸父像密室跪而泣若有恨者而不言俞心知之泫然曰君惡其謀及婦人耶世民在繫俞往持之慟曰妾請先君死可乎世民曰姑老子幼將焉賴俞慨然曰若是則與君期三年乃置世民柩臥榻前起居飲食奠俞如生免喪後姑議欲遷之外俞會大慟曰死生異路故他適耶且期至矣吾安敢緩理笄拭髻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敘事得史遷筆法比之王介州作有過之而無不及　崇炳

五峰先賢傳畧　王崇炳

五峰先賢者於五峰書院講陽明子之學者也自盧子一松周程應李諸公傳良知之學於姚江五傳而不失其宗聞者多所興起人心風俗均有裨焉其魁儒醇德往往迭出其間顧學術好尚與時移易綴文之士諱而不道其事不多槪見時或存一二於邑乘家譜中又詮次失倫因采摭其緒言以所聞於長老者作五峰先賢傳畧其逸者仍缺而不論

盧一松先生諱可久字德鄰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日中天萬象畢見陽明子而証益密同門錢緒山王龍溪皆相尚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日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伊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言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充之而手舞足蹈充之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先生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略無拘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先餘或問呈洋日錄若

窗巷語文錄等書弟子甚衆傳學者爲杜惟熙

應石門先生諱典字天彝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山職方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楓山先生蘭江上脩然有擔負斯道之志後介黄久菴見陽明子於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石門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虚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甯生而死甯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内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而不

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之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即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騖攻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如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槪也石門爲人誠愨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剛修整久而彌勵其篤實謙虚

刻苦好學浙中罕儷云

程松溪先生諱文德字舜數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謫信宜典史嘗道爲建額表書院名士翁然尊之遷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上禦邊四事減寃六事及車駕事宜多見採用陞廣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與太平未幾丁内艱去服除起爲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爲萬曆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公以救饑如救焚

溺緩則何及來疑爲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充飢者輸官散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内苑歲例大祈公撰玄詞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比卒遺箚蕭然實產以殘公早歲志學受業楓山之門尋之越謁陽明子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與鄒東郭羅念菴相講切剛脩篤實飭躬砥行矩矱森然不爲玄言曾辯立朝不苟趨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侍御王好問疏請䘏典有云旣肯正色學術無忝於儒臣若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遂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程方峰先生諱梓字養之弱冠爲諸生往姚江受業陽明之門歸即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豪以賄賂諸御史臺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并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尹

李東溪先生諱珙字侯璧永康人山歲貢歷東鄉淑浦學博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陽明子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陽明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王門有錢王李管之稱所在講學不事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

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落受用

周寶峰先生諱瑩字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千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强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强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燹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視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燹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先生學於姚江而既有得

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杜見山先生諱惟熙字子光東陽人年十七即北面一松先生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先生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闊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遝作備嘗辛苦乃悵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以自厲復至五峰叩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即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裡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欲爲實際瞿瞿克治無間晝夜

持己接物眞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即可証
悟自卒粗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
以授學徒又講學於官橋分守鳳梧張公建崇正書院聘
公與徐魯源先生遞主教席徐公愼許可談及先生必曰
眞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公見其悔言集以爲
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嫡脉年八十餘小
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
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
曰極深研幾遂瞑傳學弟子陳時芳陳正道
時芳字仲新東陽人學者稱春洲先生幼有大志塾師授

小學即遵小學誦師卒於館含殯殮如禮扶柩歸葬立其
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先生學甚力嘗得
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學日益希聖之
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
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離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
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離者不但逐物尋索若於支離汗漫
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爲虛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固
轉墮於流俗而疎略道乘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先生體素弱至講論所學孜孜不倦隆
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峯法界官橋祏林會講外

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
遇飢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膺
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
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劉蕺山先生稱之
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其學者陳其蕙金萬選呂
一龍
陳正道號誠源學者稱誠源先生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
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先生講學明德堂即執贄爲弟
子見山及門甚盛先生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
專以靜悟爲主以立大爲要曰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

淸淨纖翳自無所容只此眞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生不執
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
明道焉以歲貢訓鉛建安及歸家益落筆鄙屢空處之晏
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峯講學云
陳期齋先生諱其蕙字生甫東陽人少孫拓不羈年四十
矣始齋戒執贄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
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
跡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榛衣
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乘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
所講學承康則五峯東陽則文山西巒隨覓舉會接引後

學惝欸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於露無有知恐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乎淡一刻無之則喝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僞子若辨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愼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員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寂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

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偏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問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愼是天之明命也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務得喪忘物我一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居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汲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草帶敝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攜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吾師趙岐寧先生慈溪韓孫禾康王同庵

巳雲君先生諱一龍禾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陳書洲誠源二先生問良知之學嘗聞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爲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急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貲所着布袍助之鼎革之際棄諸生不應試武弁強之薙髮曰吾頭可斷髮不可得薙也以其狂而釋之雲君先生終日爲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先師趙岐寧先生諱忠濟字濟卿東陽人先生秉資粹白學宗姚江以致良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太翁甚嚴厲先生弱冠時命張

蕃出少不當意對客怒批其頰先生不動神色執事彌恪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慍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先生學宗姚江而釋經則學明道不屑屑于訓詁常用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即於言下有省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先生曰爲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世凡夫販婦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册蓋先生晚

年援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倘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豈之所爲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于卒享年五十有五

論曰新建之學轉相授受而失其本或誤以意見爲良知以縱慾爲率性以簡棄禮教玩心虛寂爲本體談道學者共相詆訾而吾婺一支獨得其正兢兢禮法之中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履非禮不言愼取與則致嚴於一介謹闇存則恪遵失四勿居喪盡禮追遠致誠敦本睦族仁民愛物其高者遂入濂洛之室次亦不失爲狂狷其道皆足以扶植綱常砥厲名教可謂善學矣

朱閣部未孩公傳略

王崇炳

公諱大典字延之別號未孩金華縣人也年十五爲諸生二十年不第家故貧落拓縱酒不修細行資刀筆自給刀筆師陳六二奇異之得錢即沽酒與飲萬曆乙卯中乙科丙辰成進士謁選章丘令爲政嚴明有威民畏而懷之及報績鄒滕白蓮盜起犇詣修城不一月而城成入覲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時福建有紅夷之亂海寇劉香李桂從旁竊發銓司希忠賢旨使公備兵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討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橫殺楊

漣左光斗公懼禍掛冠歸隱金華山中崇禎改元起爲天津兵備擒獲劇盜二十三人斬之時朝廷殺毛文龍遼將孔有德耿仲明師潰歸闕下樞曹不卹予糧叛走登州命薊鎮巡撫劉宇烈往勦孔耿陽求撫而陰伏兵襲走宇烈乃以公巡撫青登公集主客步騎兵數萬攻[illegible]糧絕殺其民啖之逾月奔遼岸去公遷青萊二郡民以寧登州敘功廕其長孫朱鈺錦衣衛千戶是歲山東凶荒命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多晉少司馬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挖陵寢上怒逮淮撫楊一鵬廷議以淮爲南北咽喉漕運所經

二陵在其封內非得練達重臣不可於是公以戸部
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淮陽十一月賊過鳳陽公破
之於壽州十二月賊攻滁州公同盧象昇合十道兵
馳援破走之九年賊犯圍褒公授計總兵楊御蕃迎
擊賊宵遁十年賊首老回回等分十路焚掠江北公
會諸路兵破走之上遣官慰勞公之初撫淮也深維
陵寢重地卽修鳳陽城嚴兵固守不妄動或疑其養
寇其督漕運則禁絶糧船之挾私貨而搠期者衆商
皆怨物議朋興因髮疏告老得旨以原職回籍未三
月䝉以重賦被劾會逮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京

師次[illegible][illegible]聞大清弘光帝立南都卽擢家貴
募壯丁五百[illegible][illegible]由閣學馬士英以公與史可法善
不用留中樞有蓼庚叛以公守禾不行
皇清兵渡江南都不守[illegible][illegible]國阮大鋮走太平
挾鎭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建議削立潞王
監國而潞王密遣陳弘範往迎大將軍貝勒國安師
潰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分道蟻聚婺
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卒
奉監國魯王自甬去是時誠意伯劉孔昭兵處州
金御史㦤兵徽州督浙撫王明俊永豐伯張鵬翼
蘇兵衢州而故兵部尚書張國維乃擁立魯王於紹
興公盡輸庫藏舊積遣子表賀監國魯王加張國維
行邊閣部督師江上公位其下意不平適唐王立福
州建號隆武使臣劉中藻加公閣部督建行宮始與
魯王畫界而守募兵七千起歸田宿將授以方畧各
守其境鑄大炮數十備遠攻以遏薇入閩時
皇清兵已渡錢塘魯王航海方國安走天台閣部張國維
兵散歸東陽公乃遺書誚讓國維國維既辭毋亦卒
不辱其身死之國安至台州勢窮降請爲前導大將
軍貝勒提滿漢兵十餘萬隨後突至城下公命閉城

阮大鋮以書招降公大罵曰此吾報國時也誓與此
城同其存亡爾等爲臣不忠反以不忠導人裂其書
投之守三日城中士民爭欲出降公命倡言者入議
須臾傳首四街民皆股栗或訴缺食量日給予閉爾
遂息又三日知勢不可卽舉家自焚死之時丙戌之
六月十七日云方公議守城時門人祝石入見曰孤
城無援恐不能爲公將其髯曰吾受國厚恩今老矣
效死弗去以盡臣職他何計焉論者以公爲大臣舉
家死節可也徒守彈丸之地害生靈以成一巳之名
何哉不知人生百年必有一死而君臣大義亘古不

滅國之將亡必有一二君子撑拄綱常於天地間以立千古忠臣之極向微朱公則偷生賣國者接迹於世矣公父諱鳳母申氏配譚氏子三長萬祚娶陳六二女卽向之奇公於未第者早卒次萬肯殤次萬化娶章參政女章氏先公焚之數日禮服登堂拜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萬化匿浮圖中被獲不屈死孫鈺萬祚出錦衣衛千戶奉表賀唐王卒於閩庶子二不知所終予嘗與蘭谿徐騰語公事騰出其鄉人方登仁行狀因倣其原文參以聞於師者述公之行以著於篇云

徐貞女郭氏傳　王崇炳

貞女三元里徐應麟妻也未成婦故稱女女則盍爲係之徐成婦志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正而固故稱貞焉作徐貞女傳女與徐爲中表年及笄而應麟病一日女晨起不樂母問之曰吾夜者夢郎悲而來問其病重將毋死乎言畢計至力請奔喪父母不能止許之其來也笄而衣縗臨其夫之尸而哭之哀哭已乃髽而白絰而拜拜已乃拜其舅因徧拜其伯叔父母姊姒既畢葬父母迎之歸不聽舅因諭之曰家門不幸吾子不得享其天年若年幼吾老矣鰥居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日月悠久守節良不易父母言是其歸而作女曰舅姑新婦不能終守其志請姑試之若以飯食之故則願自食其力新婦薄蘇誠不願他有所適因盡易其背裝助舅納妾朞年而生子皆以爲貞女孝感矣貞女肩身高韻力任相重紡績舂汲以事其舅舅死所生子已娶又生四子女以其長後應麟謹持門戶略無幽變合倫之意有司旌獎致胙皆不樂曰吾命薄貧寡乃吾分不願有聞於世考之於禮女未嫁夫死朞年除服而嫁貞女與徐氏子生無一夕之分卽嫁議禮者所不禁乃寸絲既斷終身不改敝之牀第恩深握手訣別激於情而殉其節者固自不同向使女於夫死時秉義慷

慨吞環絶粒一死以殉豈不赫然有聞於世乃秉節從容聲色不動經紀家事生者賴以瞑目使徐氏之後絶而復續又豈奮義執情一死以成名者比哉予嘗兩陳其事於當路當路貴人擱不行竟稽旌典旌與不旌於貞女毫髮無損益獨計聖朝留意表彰下有奇貞而名不著無以爲厲世磨鈍之資是則可惜著之傳以俟主風教有勢力者貞女名瑗易名尚行守節時年十七爲康熙元年今六十四歲

贊

辛稼軒畫像贊　陳亮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音夾背上膊間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如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屹然鼎呂之重　阮霞與

接輿贊　　吳萊

古有仁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䫌行神則內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荊楚是屆救時斯亟從政者殆矧麟未覩何鳳之嗣曷違我真迄受世害緊聖所可欽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六龍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道名姓蕪菁是食駟鎰枉聘卒和其光克完爾性高飈不羣隱德之鏡我友者扈曾弗無裳豈無污濁譏我踽凉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狂也可忘

累洛淑重生　崇炳

蚩尤贊　　前人

元氣草昧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誰有兵革人含攫齧草木畜繁矣靈不整既翢爲衛蚩尤者出始搆禍端雍狐是貪涿鹿相殘賊犧挾精鍊精凝液合我耒耰行彼劒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若子懷術小人敗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匪斷頭角終殞彩冊五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捭闔技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禍九嬰乘城窫窳在野旌師不陳時靡有爭曾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假匪武我贊蚩尤故達斯父

筆到筋骸裂　崇炳

盜跖贊　　前人

我觀古人我贊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劾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劒東陵榛輿是栖間巇是釁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弓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僭汝刀戟機汝皆攫汝曰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搶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擴慾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雈苻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贊爲善者惕於乎哀哉尚謹罔極

奇論妙論奈碑淡碣陰符易林無所不有宋元之文未有如此奇古者也　崇炳

賈刪定畫像讚并序　　吳師道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奸臣倡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于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為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口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為戎人

詐使臣為犬馬。陛爲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為戎曰之天地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肩從曰。則天下將闚覦而起。不怨曰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為寒心。陛下尚何面目載黃屋王天下耶。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略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曲為老。毋以強弱論事。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頓沸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後有與者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忻、趙雍、胡程、朱松、張廣、淩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議議。今亦無致。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溪。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嘗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刪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權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俾獲拜其像。英風義槩。凜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贊曰

昔在紹興。檜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巳羞。越職叩閽。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惟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緊飾其像。遺像㦸然。孰不敬止。

賈刪定二書國史野乘都缺。與公釆之家譜。登之徵鄉錄。今則如華星麗天。衆目即見。表章之功大矣。崇炳

方孝婦讚 有序　　呂浦

孝爲百行之原、盡其道以名於世者古聞其人矣、今未之見也、況爲人婦而得以孝名、尤絕無而僅有、宜嘉歎而表異者也、暨陽楊君敬妻方氏事姑孝、姑何氏瘺道患癰、弗能親御偃溲、方每浸沃湯槃中、指探出之、歲久手紋龜裂、無倦色、姑得以壽終、可謂行人婦之所難者矣、卒年六十一、葬黃茅山之原、金華宋君希濂父聞而嘉之、恐其事之無聞也、大書孝婦字表其墓、且作辭以勸來者、嗚呼衆道人之善者、君子之心也、行人之所難者、孝子之行也、今孝婦事姑、人子爲之、恐有難色、名曰孝婦宜矣、昔漢陳孝婦

終養其姑、名聞于朝、崔山南祖母唐乳其姑、猶芳簡冊焉、知孝婦之事、不名於今而聞于後乎、然其名也則自宋君始、于以知君好善之誠、由是而益彰矣、喜爲之讚、以俟夫觀風者、

讚曰、於戲孝婦、淑德懿行、孝養厥姑、匪恤溫凊、姑嬰奇疾、醫療爲難、竭力殫心、不辭若艱、閱歲既深、手紋龜裂、一時淳風、千古嘉節、茅山之原、不磷不磨、不有發揮、其孰知之、猗歟宋君、豈弟忠厚、大書墓表、以勸厥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哀今之人、不孝不友、婦首崇阡、寧無愧咎、嗚呼休哉、其聲香上達于天 [illegible]

龍馬贊 有序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渝深、開闔靈氣、而蛇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夷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

五分庶三寸除首肉絡腹、至關尼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驚物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勑典收副使臣高敬、囊砂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于淸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帝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丞長臣馬晉臣繪其眞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象龍之說、雖相傳于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曰之

所山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來琛遐者獨角之犀
來自九眞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儷狀籍
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
懷保于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
遐荒殊裔珍皝奇産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
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于天閑十二
之中揆之于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
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
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一首以貽諸後世

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虛泓浴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介
聚通精靈龍洞烈兒驄輕竹批耳鏡照晴花雪捲毛光照
夜汗滿有血霞流赬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
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耕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
皇威明旄莅堪與内訌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
城乃知天子在樹惠不必遠年徒用兵

古來善狀爲者莫如老杜此文更錚錚天生神物非此
神筆不辦極狀龍馬之奇指歸不用兵猶不忘規諷陳明

滕奉使讚　宋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
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
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二夫
者雖辨如虞姬知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
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
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
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于金議割
三鎭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
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

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
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
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
反面事口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
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
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但若鬼蜮犬豕有識者
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
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睨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金
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

陵履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抗聲辭。勒在貞碑。

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姑蘇人、茂實自署東陽、而元云姑蘇者其僑居焉爾、滕甫元發卒葬姑蘇、觀茂實自敘詩有受祿數世之句則其爲建道族裔無疑也、朱文公誌新安滕洙墓亦稱東陽則滕爲東陽著姓有散居四方者多矣白樂天詩云東陽門外數滕家又嘗稱二滕三馮合之奉使署墓之語可以徵矣、崇炳識

練氏夫人像贊

宋濂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舒慘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育。挺然而莫之遏矣。世至五代。用兵爭彊。屠戮遽乎雞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于其閒。不爲氣運之所遷變。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弗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斂遺于後人者。其澤易有旣哉。閩之練夫人。諱齋。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有肉髮。深沉而端慤。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岩、爲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攻建州、邊鎬爲行營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郛、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以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

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報施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啻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著者乎。脉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倚、是則天地生生之道絶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以遺像求予贊、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贊之曰、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女工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

州相相、旗旗繙繙、以麾進鬭、將圍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旄、何則之急、絶首以縣、夫人曰可、乾坤倒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進爲東臣、廷旄而罪、爭城以攻、火旗畫紅、附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爲人、夫人之仁、易其報之、易棄我私、易授我旗、旗攏于家、有衆而譁、我劒之加、夫人曰、於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衆若林、昔而斧碎、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魄已藏、其澤愈滂、傳紫襲貂、霧滃雲瀰、被于今茲、遺像儼然、萬日斯瞻、易取則焉。

一婦人完一城之命、古人幾人、嘗是大菩薩現身厎蹟[illegible]

溟滓生贊有序

宋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游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汲汲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伊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蹴叛、淼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贍畚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

子亦久矣、乃出上官陸其篇、盡教以冢中書、其算出勝音起、生神聲朗朗、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大隱宜欲聞、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瞪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史家豐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非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買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援自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胥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

將焚。爇猶呪喃未巳。卯。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惟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晔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曾樓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進亦亟死臨潢。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號疚事耳。予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華望風奔潰。生大慟。日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如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詆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

繫辭爲傳。獨文言彖象。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十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躁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逝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不背所斷。若終身不示人者。一一稟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勑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嘗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嘗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

星野指南。象數統會。聲譜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閒傳于世。讚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擴以明。以洩其藏。以奥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鑿緒微茫。誰其我繼。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擴之。如河之渾。如癡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僅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嘍匪巵。我涉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升。非隱弗傳。有冥者冡。卒將以宣。或得其猶。載神。于言炎炎。宋籙維其范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肯祥見微。士髮亂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

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罹罰我狂。我狂如何。我疑孔多。我山我河。我川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懸又錄。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朧朧。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隳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翻宇撓。孑孑焉依。嗟武斯陎。不如飲戒。日顧弗升。雖晝作夜。鴞鳴于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之史。乃悲乃驚。乃瞻乃行。乃遁死于冥。脆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君。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掩。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于生。發我長吁。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

之心何古何今

宇宙奇人何所不有讀此當有格外之披　陳霞蚪

華嚴經贊有序　宋濂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眞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尊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擣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假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役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脅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貴血以生存血以成存血以長存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先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于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溢于清淨器中養以溫火發去白液取其眞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聞谷爵稱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幾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于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

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于是親搆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

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飭書此經于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于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于一一臺中普成師子座于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着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其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需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韌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于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祗夜以爲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此公深于法乘乃爾兼綜內外透了天人今時安得有此鉅儒　阮霞與

頌

靈泉頌 并序　　駱賓王

聞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協于因心夏凊冬溫愛敬弘于錫類下逮六幽之奥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史昉之嫡孫户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親永懷鞠育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亢宗昜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輿悲泣高堂而咎已東遊下位歡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

倒屣申逆唶之情敬立身其若斯于從政乎何有時咸亨亢旱金石行銷邃遐川源殆將堙絶落井皆爲湯谷通波盡化汙池大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溫勞之疾非瀍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痾色養既虧憂懼靡訴俄而聽事之下忽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京如氷此也坻控劍溪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岡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曾未穿汲之利非精神貫于有道純志洽于無私孰能洽冥既以通幽道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于一言姜婦孝思潛波移于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晃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情異則軒冕猶塵泥片善可嘉朝聞甘于夕死一諾猶重黄金賤于白圭以爲執友素交豈祿利輕肥之謂也賞音違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所恥者放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陬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聲雪桓譚之涕視斯木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與頌鏤瑰琰之無愍乃作頌曰

粤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存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通神顧我恩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涌地冷冷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爰有勞人是行芳塵事諧則感道洽斯親孝爲禮主名是實賓倘斯文之不墜知盛德之有隣

駱丞之文多詞勝于情此邦情勝乎辭　阮震亨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吳萊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句吳。歷聘上國。王綱墜壞。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楷寂。二氣苛慝。禮樂不興。緊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日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箾。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渢渢。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護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閱覽博古。或登或降。繳踖偃僂。夫何自鄶。乃不及魯。公卑私強。寖棄厥緒。或僭以佾。或雍或旅。褻瀆武戮。方叔之鼓。蹈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郯子。學在四夷。遡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廢腰失列。日趨淫哇。恒用嬀吶。宣榭既焚。木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聊示來哲。

古色班駁恍睹鼎彝　沂霞峻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吳萊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于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歟壯哉。蓋夫荊陽之域。水土墊溢。淫黿蚺行。風雨怒作。掀艫蕩繂。睒𥉶𩆜愕。莫之敢攖。上乃御黃間。挾剛桂。朱襍闓體而騰。樹白羽應弦以砰。礔霜披鱗。頳霧歘翳。鼠肉淵湍。殀披角劉耳。于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恪虔。耆老懽忭。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驂擊。呂梁雷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掩沙漠之貪鷙。制篁竹之炎鬱。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摧。沸觸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觀譯又何獨快意于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邇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沒魚龍之顚。溺殆有不必勞弓而推鋒者。臣乘臣朔。臣助臣壽王。躬覩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瀰兮。陂障險隘。有蛟蜿起兮。中路洶絕。驚舍舳艫兮。渤澥作體。上之瑣怒兮。發我猗觸。起施猛殺兮。雙行盤飲。九嶷嶢屈兮。婚立戮其舳艫。奔投兮波濤。鑿雪上神且武兮。嚇仰但撥功與不世兮。威振有截。州車所通兮。嚴貢用莫龍波

不揚兮擁海枯竭上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千奇萬恠洞目駭心 阮賁蝖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䵒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熊熊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並寇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名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口不道敢屢干傲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追於大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予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飭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泝江而上陳口大警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口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鞫波濤起立飛火鳴燄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浮蔽無際己丑

焚僞平章舟刘戮餘二千辛卯復斷陂口將張定邊素號
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
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滑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
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
戒以候其發八月口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
大將所獲壬戌口既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
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逮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
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
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
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

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帛有差臣稽在昔
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
符堅發長安戎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
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
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
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鏗鍧與天無極蓋之二國
未足多讓而謌咏不作非甚闕典與臣謹備著其事讃爲
詞頌一通以流鴻積于無窮以俟大史氏之采録云其詞
曰

天眷有悳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兇殘義旆東指罔敢
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據中原以控西蜀蠢爾
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
亦既剪刈僭假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
懲創闘切不然復豕而豕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
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遷爾師爾整甲兵漕爾
糗糧各傾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
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旗旐揚揚艅艎
將將矛戈洸洸鍛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

巳無荆湘既與口逆大行銜擊棄賸蔡駿星流火戟虐燄
電赫巨艦雷轟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銛所貫什伍聯聯
縱橫交纒命賢弗顛僨桅焚驟箭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
弗前口醜既攙狀刱而遁聚于湖中僅存喘息我方植柵
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
萬死以絶其衡我既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
酣戰六時由辰逮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精及顱什若
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輩我頑
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蘇來臣皇日
俞哉汝俘兮受宥汝弗劉兮汝父母汝凍兮衣汝饑兮哺

昔何昏迷今始識鄰壽凱而旋騎吹鬱摇形於樂歌節以鐃鐲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兹之功俊偉赫熹扳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弁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議則歸君一篇俱是此意若侈稱將烈便失裁矣廊廟之文所以異于山林也 陸膚菴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郎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兩角曰銑先上帝鐘角衡之度侈弇鐘形中寬也爲良篆帶以方侯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築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宗繇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滀氣憤雲洩衕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役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爍其容輝信技窮于人巧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居臺副以篔簹聚于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覩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蓋于九

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
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
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平洽神人
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
旦之禁而已濂待辠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
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通暢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
之烈大鏞斯揭元氣賁浚滕于濛渠貞龍飛翔乘陰御陽
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
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節鳧氏乃具鑪錘

乃烹乃鑄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顁入賓
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鈃不鋙輪圓脣軌既啓其型
孜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于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打
孔爽載考載擊宅兮囷囷獨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
發攄霧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傳碩而龎聲與
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
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
作頌有美無諷爰旮于衆是傳是誦
聲振圜嶠體式珪璋東壁西閣雍雍盛世之業 阮霞興

王鶴潭先生傳　　門人黃廷元纂

王鶴潭先生諱崇炳字虎文世居東陽之鶴潭少受業於
蔡爾璧趙岐寧兩先生年二十即治詩禮春秋三經周易
尚書則手鈔全書記其精語三傳史記老莊唐宋八大家
無不誦習篤志理學凡先儒語錄盡透本旨而於濂溪明
道白沙陽明之言尤所心契年一十六應試以十五藝冠
童子軍三十食餼六十五出貢先生事親孝丁內外艱則
練衣素食斷酒肉却燕會者六年如一日居鄉不謁官長
不趨權貴一以寬弘謙退處之視一族如一家視異姓如
同姓待師友如骨肉捐貲募同學置田養師母兼營師墓

覔人往京師取友櫬以歸少壯之交白首如新教弟子不
論賢愚悉勤心訓誨故多所成就嘗途遇一病者冒暑殭
臥先生以其箱輿舁之尾而歸而湯藥治之不瘳乃殯殮
焉雍正癸卯七十有一郡守漢陽張公坦讓建書院於郡
首以禮聘為合郡弟子師至則莫不因端開譬決其障而
各如其意之所欲得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作學規
十一則以示教先生誼重桑梓志扶絶學時時講學以啓
迪後進承康則赴五峰書院會同席王天球先生曰此鴻
鈞大冶所以陶鑄人材者也先生對曰先生其護持橐籥
毋使爐中之火熄而不燃蕭山毛西河先生著書數千卷

淹貫宏博于前代儒者鮮所許可至與先生論學則中心喜悅年九十餘猶致書問難每歲無虛日蓋先生之學不立異同亦不肯苟同故西河先生心折之先生幼蒙一碩儒頎身修眉稱先生爲常廣居士先生曰何謂常廣答曰貞常不變之爲常廣大圓通之爲廣覺而異之比學成會萃羣儒統貫諸子而泯其町畦性眞獨造盎符所夢云歲甲寅年八十有二扶杖至郡赴東湖金孔時之請講學于藕塘書院講義四條至性谿露時與聽者六十人聞者無不感動心怵其言曰學須體行不在多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爲學無他法只將此心托出在千萬人面前看

必不可有覆護遮掩之思門在幽居獨處儼若十目十手之並集又云凡人積學非難而廣學爲難廣學之難難於出身擔荷顧吾年踰八十豈能久留所恃後起俊英出而擔荷鄉膂一燈不至終泯其冀望後學之心甚至而先生平素爲人之概亦見於此乾隆丁巳觀察孝感程公光鉅薦舉孝廉方正以老疾辭不赴是歲早春元造謁先生衰頹不能步履元留半月有餘先生諄誨猶切比辭行扶攜送至門口占一詩云曉行晴日已三竿歸路春風減薄寒同學故人如見問但云吾老尚平安和藹之氣可掬矣秀水朱錦題其像曰雷聲淵默兼爲之䟦慈谿鄭性贈詩有云神如秋水渾無際身在懸崖第幾層可謂知先生之概者矣先生之學淹貫弘博包羅萬有而貌則恂恂虛懷若谷其襟期則霽月光風其胸次則祥雲瑞日能使親炙之者躁心平慾心釋其啟廸後進則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各如其質之高下而語之初不強以所難而亦不欲有所秘其所著時藝及詩悉本性情而發無浮艷無雕飾平淡超逸隨機指點皆足以提醒聾憒其詩餘一帖性眞發露道趣流溢古文則神機天放目空今古時或於一句中攝六籍之蘊于一毫端靈海嶽之奇讀四子書於大全或問反覆十回條分縷析提綱挈領莫不抉其微奧作四書口訣

其說理如日月出海使人心開目明如紅爐上一點雪如大海之納衆流其遺傳詁也不必依文晰義而觸處自見性靈輯金華文畧著金華徵獻畧朱子性理吟學斯堂文集詩稿金華須古詩以及醫筮地理雜書若干卷三子長國陛次國壎次嶔壽皆世其學國陛與康熙庚子鄉薦一應公車即不再赴惟晨昏侍養頃刻不離先生晚年著述多所贊助乾隆己未正月元趨候先生初三日自蘭起程初七日始至而前一日先生已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七哲人云萎悵悵何之元受知最深雖不能文因即其所知之實傳記其畧以俟博學之君子爲左券焉

金華文畧卷之二十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溪　唐正位存素仝較輯
正身文度

銘

試劒石銘 并序　吳　萊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劒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崚之鏁惟銛之斵山靈奉鐔白虎司鍔神威勦剛殺氣繹錯考堅瑕破發迴道界汾洮乘帽郊郢施析風斯輕剽志用驕虐賊然兕駭狨爾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劒氣猶存誰謂白虎之精已銷　阮霞嶼

秦坑銘　吳　萊

唯嬴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嬴曰以跌竹帛烟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闢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䖍墳而三䖍典而五素王不作薦世一轍徵言如綫橫議益鄙鈎鉅析亂不撲益熾出王入覇儒墨相駮徒爾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適從

奇快之極千古絕調　阮霞嶼

韶石銘　　吳萊

逖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於南。日至蒼梧。有嶢者石。岌彼海隅。我奏我韶。肴定爾陋。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强非蕞。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瞶古音。泠泠斯深。滴滴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嶢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日蕞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誰敢作此非先生無此文則阮復願

黃氏義門銘有序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姻。數世不衰。眞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緑綬之賢。皂蓋朱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

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者。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仲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二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爲教條。鑱諸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巳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眞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惟鄭綺之家。已至十

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將頓之貲容足爲富也雖孝友積諸躬令名貽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捩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碁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惟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共爨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綠後繡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

而升穆然無譁既衍而蕃賁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剖閒姑婦勃豀十室九瓊潰倒波頹萬夫莫回蠅營方冥忿鬪怨讟孰不爲驁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惡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由執徽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存此等作使知吾婺風俗不勝襄陽耆舊之思　唐驥

座右銘　趙志皐

予讀大戴禮至武王盤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慢然深思云以彼執競而宏無競之烈猶日休惕焉懼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心乎吾儕自省何似碩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有三人貴伊何非道胡貌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爲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欲窒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備

無騁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短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臧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嘗惟人自基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飭胡不思舊

靖人厚德之言　阮霞嫃

斲琴志 多訛字索副較之

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艮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材成輙叫索濁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濤聲酬答若寒玉透水噴出瓏璘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材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抱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眡或情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夫五聲叢鳴鳴中有靈蜂橫空鳴泉出雲䬃

龍騰變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脂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想肩太古澗視匠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朧朦嗜木繞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絃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或況槁木無脈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偶與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之

洪容齋極賞此文玩之真是妙理絕調 所賞與

玉筯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絶故受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跳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

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璧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聞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浪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著蜒龍蛇駭解解甲活動皆欲飛去齊歸脈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我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紛坼裂玉筯微折予以裹慢讒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嘗其如是寶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予能貴之乎雖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予貴予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予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予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呼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曰有新迹固爲門戶見視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若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

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文亦蒼雅相稱　陳霆

養貍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貍貍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黽俛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燭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燼交黑塯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

奈何或知之借憒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憒又孔矣予深心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痼疾自獲此貍常闔關實竇縱于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貍忽躍起堅瞻迸金文毛磔斑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帖服不敢竄貍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膊視聞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貍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貍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襜之龜橫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貍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

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痏之憂皆斯貍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變傷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力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非貍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恣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貍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

曜亦必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于人間耶某因養貍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貽諸後代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君子

讀公此作怒膺切齒欲搏仇瑞食肉而寢處其皮矣末一段巳兆甘露之妖識　王崇炳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名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枲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將其時時其斫伐不爲天閼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寫感情深 陳霆

貽諸弟礪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典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黍。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懸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涤水色。長不滿尺。潤厚半之。試以手磨拂甚厭。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于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恡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以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嘆以爲金剛首五材。及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鑠利。苟暨不礪。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鋕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喑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嘗覩汝輩趍向。爾誠全得天性者。皆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欺道義自埋于倫輩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于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意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于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發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秖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爾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論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僻于其側曰。

劒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法言爽然眞韋弦之佩　阮賓嶼

說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范浚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邳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間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顧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陽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

州以墨敗既左授內鞅鞅觖望啗卒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鐫其先世官爵破丘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亦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于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非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于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揣念之

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噫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翦剝肺腑者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額領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搤腕抱憤侵骨戴日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胄炊麥爲餅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

可見矣況將軍視宗藩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倘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繫辱至尊芟薙天枝斬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同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尚克一心共康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會間不容穟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

行其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
事遂易嗣禪襲旋亥劃劉唐號坐移鼎邇必且盡滅景元
子孫而後慊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
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為賊抗捕自剸刃其腹也將
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
兵向關以誅祿產為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
陽謀曰破齊遐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
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為武氏資乎
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
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

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
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
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翫而
不戚竊為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
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于
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
不入其語因摩切之曰僕以將軍為忘先帝遂不念也若
猶念之固書往先帝為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歉或俯
屋切歎睨歲遂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
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

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
而將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
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
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縱橫莫富　阮霞嶼

原缺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葉

畏愼訓　蘇伯衡

趙君彥嘉畏愼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廸于後之人予爲作訓曰我聞戰戰業業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愼心非畏害制事非愼害應惟畏惟愼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捄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轎之轃若蔓之滋君子涖事若治絲用愼爲鄉若運轎用愼爲轂若除蔓用愼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旣克聖亦罔非惟畏愼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非不惟畏愼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廸畏愼與不廸畏愼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存厥身亦惟克畏克愼畏不畏愼不愼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愼厥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愼亦克用愼玆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愼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愼所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愼哉爾尚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愼愼哉爾曷雖愼亦愼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玆不啻不凶于乃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勗哉

典則尊尚書　唐正學

空同子瞽說　　蘇伯衡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蜼玃若鹿豕若鴻鴈若鵁鶄若鵝鶬若鸛鵠見王無不怵然央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鼓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於鷹犬或斃於鋒刃或傷於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於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若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為之祟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才自炫哉

此篇可砭叔夜諸公有才不可炫況無才而為卑上僻者乎　阮賁嶼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予交已越二紀其貌固卬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榷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鶉衣編褐土芝粗食動趾跛躃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援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廸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寫形霄壤不翅蟣蝨時幻歲遷雹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鶩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張弓仰落雙鵰俯搤長熊毛血旁濺塵坌四封入據邃館延賓雜供犧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胾合春酎革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衡僭補容牙瓌質妖容歌喉皦嘹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筆令名煌爍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濟其爍非勒銘于燕然必建標于身徼軒冕以之燀聯紳芴以之婷嫕衛霍摧峽樊陳執難公子掃門王孫婿館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觀其慍笑其銳也若孟賁之出督撓其重也如天球

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遡光而
企末照其視處璟堵厄藜藿挈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
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吊不亦大
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
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
華沂岱嶽常霍及豐閒分布九疆總三條于中區限兩戒
于外邪他若浛溑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裂地衍璟相通湯叶
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積宗莊叶昴宿寶符之
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
晦或露而彰走將窗徒御戒樓航濯足于咸池晞髮于榑

桑嵞叙埃于人暇發忠信于天光若木之使役丘之君庶
一問之勺鼎測而想遺巧傾河洛而思聖動也孝廉曰山
川形勝固足以廓于耳目了文辭然非至焉了所徒取
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夫聖逾遠學術紛披揸
名貴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
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揉㮚不斷型笑唯上齊然曰守與
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
闢于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涓
究慕情為萬物主儀飾或懲嗖形弱之端如晨霜犯者裂
肌仲鞅非判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

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賚山澤平
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宜明帝治或
合或兼本末必具凡有猷為周越憲制若是喧豗泣蝅訊
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瀰瀰乎游水起立而應龍天
飛也戔戔乎五兵雖陳而神授握機也芸芸乎驩野萬里
而列井布棊也是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
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
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
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緒緒縝縝九宮八門六甲五神罡杓
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

曾鐵羅陳弋戟交旆渠答雁運鵞莫扶胥象車作杏行馬
飛兒武衛大將雕丹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騎策金器艮
共川谷服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
騰趠鳥蛇翼驤任任何奇巍巍堂堂赫赫艴艴伎伎頊頊
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于函谷或喋血于太行或狥
地于臨菑或陷堅于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
不如仇獨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
游心太初上超鴻荒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驅文眞
殷生師皇馬鹽王桂丹砂騶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

折足山圖赭衣服闘女凡素晉赤斧碧雞朱頂凝颷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俺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巖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陛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襚服太極之鱗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潜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于無爲也當鬬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視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如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剈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邃文或僞或眞學徒巧辯或正或外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

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緗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豕或殘叒冢一齊縣書而視何怪言放紛而兆齊于古徘侯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圖讖書而綺閣其文僻辭穢義詭俗賛世目術巧劻莫之制衒錯離甃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賁何其衆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焚草家名性氣樞何圖指詭殊而亟棄迭促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浩浩動喙徒見其郛走將鈎其麗潟掠其纖微懸衮明之金鑑俾無遐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龜近之然滯于傳註蓋者白紛若韮蝌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救世之眞儒師師崩塵

假假奚歸孰廓我朦孰砭我懸群盲孔多契眞者誰欲摢腐鑑以泛其匯欲絡盲衆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嘻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嘻賚施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脩脩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顚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斝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剷宿穢以剗末習駕舂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與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

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儒不生世塗險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惆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潏氛兮拏淵追騫榘赤鱗兮文之與麥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于沒齒乎

披華振秀燦然七襄之杼　阮復興

雜說四則　凌瀚

忍之一字見於經累矣大都隱忍容忍之義多人已相對勿施也何也刃居其上焉戕殺之器也韜之久則發之大鮮不爲禍近道其恕乎恕大而忍小恕公而忍私恕光明而忍隱伏恕一過而不留忍百制而難克恕心平而氣和忍累心而動氣恕而忠焉聖人之道也何有乎忍

一言而壞萬世之心術有諸曰有之後之儒者曰學者以治生爲先務道之以利也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道之以僞也夫貧而治生恥矣矧先之乎有意近名恥矣矧好之乎以是爲訓何所不至而又得以藉口焉夫是之謂壞萬世之心術

金不百鍊則不剛人不遭困窮百折則德不固劇花先委澗松後凋物固無不然也吾所患者不極剛者極而通則何天之衢亨矣故君子德成存乎啻

庭有花凡品也發于秋得氣最後無麗色無芬馨一莖可三月則萬花莫及焉夫萬花何劣乎此也灼灼乎郁乎洩造化之秘色與芬擷之盡矣是故牡丹不十日而此以三月存麗則速齒則遲得之先發之盡宜牡丹之不三月也嘗盈虧之理可鑒哉

爲芝爲蕈佩服無斁所謂言曲而中物旗幾焉　阮葭輿

論文　蘇伯衡

尉遲挺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

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衛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滄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盪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

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何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温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雖猶天地之化雨露

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葉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語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安同子導吾出也吾不如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奇波層出讀者忘倦　陳明卿

刪古嶽瀆經

宋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山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于持旌龍鴉物軒闕不能興禹乃震怒名集百靈蒐命䕫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槐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縶兜盧皇威載揚犂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叶厥形肖蝯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辦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滅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譬如犬羊縶諸淮陰龜山之旁水彪木精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咸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迍

邪遁率惟厥常以貽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與君濬仲濬仲蓋深于古學者也鑄之鼎與方孔曲文大篆爭妍其自如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蝌蚪之文　阮霞嶼

幻客責主人文　　李鳳雛

燄燈下讀書搔首點頷顧而見其影笑之因感客難賓戲之文乃妄效焉設影爲幻客已爲主人幻客責主人曰吾與子相依也久矣子步亦步子趨亦趨子疾亦疾子徐亦徐子俯我屈子仰我舒子入我隱子出我俱子嘗緩步日中我同搔首微吟月下我共撚鬚又嘗臨池顧盼攬鏡躊躇曷嘗不現子面目而示子妍媸我之于子自幼相從於今二十有六年矣嘗不敢乎其初衷也奈何我爲子德而子獨不爲我功也主人曰何謂不爲子功也客曰子猶不自知乎子立我以爲表我倚子以爲命得喪榮辱惟子

是時也或者杏閣擢秀桂苑攀枝敲金鑾披染翰鳳臺當此之時汝既眺爛吾亦光輝子或者身擁名城腰懸紫綬馬首雙旌車前八騶當此之時汝既簇擁吾亦森秀又或者青樓錦瑟別院笙歌柘枝妙舞楊柳清謳當此之時汝既馳宕吾亦風流又或者家擅銅山園開金谷步障春風華筵夜燭當此之時汝既沉湎吾亦酣足若不然則投筆入幕仗劍登壇參軍蠻府倚馬戎行當此之時汝既慷慨吾亦鼓躍又不然則振翼翔衢棲真洞府蘇門鳳嘯緱山鶴舉當此之時汝既超忽吾亦軒翥又不然則逐臭權門執鞭輿皂壟斷謀工賜鱗利飽當此之時汝既揚揚吾亦

凡此之數者雖淸濁殊致高卑異宜要皆子之得志而吾亦與有榮施也今子無一於此而徒踽踽凉凉昏昏默默落落莫莫悠悠忽忽吾竊爲子羞之且吾所羞于子者四而爲子痛惜者又有三焉吾見子衣則鶉懸冠則楮連原思之襟屢捉東郭之履頻穿以汝藍縷使我無妍又見子神似槁木形同瘦竹豈洗馬之愁多將文園之病數以汝憔悴使我局縮若乃廈既失廣室并無陋寄人廡下如巢幙之禽立國門中類喪家之狗以汝狼狽使我蒙垢又見子負郭無川耕稻鮮畝高堂垂白缺甘旨之娛烟突未黔側巧炊之婦以汝終窶使我傴僂凡此四羞我則受之

尚而甘乎已而又爲子傷也子技無片長才有百拙事苦心勞途窮眼白維汝乎嗤莫汝乎惜又若聾吹何因謗訶不幸曾參殺人陳平汚行匪汝乎疑維汝乎信又若神既索莫鬼亦揶揄西都責言北里鬧詆雞肋當拳牛刀及漲豈如如辱將軍于胯下而遭醉尉于逋衢也與則更有縉紳先生劚黎杰兕目輕爽素意傲王孫豈乎正平之刺漫滅聖功之過邇地然子不自知猶且高自位置善自褒崇伍卑絳灌見視修融詫江花之照夜比瓊樹之衆風方岸然自許爲一時之傑而不知爲衆萌之所棄吾不幸而附于子之形逝將去汝而未能主人聞之仰而慚俯而默不

惜者久之旣乃昂首伸舒而答之曰嘻乎吾與子周旋久矣我意子之如我也不虞子見怨之深而見責之不情也請爲子曉之夫太極氤氳陰陽儲精是生萬物惟人最靈戴仁履義抱智秉信其氣淸淳其質方正其性粹美其德淑令外益不加內損不任是乃造化之秀夏而作聖之根本也若乃貧賤之不一窮達之不齊升爲靑雲沉爲汚泥高爲翔鵠卑爲伏雌鵾鵬風搏鷦鷯枝棲此如晦明風雨皆非吾之所得主而一聽氣化之所轉移是以君子循分達人安命志士勵操賢人希聖味道則腴修德必潤今子不明乎大較而猥以流俗之見相責也不亦甚與且吾之

爲功于子者正未有艾也吾將遊心竹素寓神簡牘如李鄴侯牙籤玉軸吾將洗心貞白勵志淸剛如宋廣平鐵骨氷腸吾將流覽林泉披抹風月如孫子削枕流漱石抑猶未也吾將遺行如愚希蹤喟嘆如顏氏子簞瓢陋巷以我形端使汝表正以我身安使汝體靜則我之爲功于子者亦多矣而又何羨乎紛紛者哉若夫採南華之謬論則以人生之在大塊譬猶太倉之稊米滄海之一漚太虛之委蛻造物之懸疣若是則子之於我乃幻中之幻而又何榮何辱何得何喪何欣何戚何取何求幻客于是逡巡而起謝曰僕淺人也闇乎大道敬聞命矣自今以往願附子以不朽於是主人掩卷滅燭就寢而寐亦歸于無何有也

此紫翔少時遊戲之篇也類表數千且一官匏槃數載無歸欲覓其鴻文大章而不可得搜諸散帙中而登之略存全豹一斑虎文

金華文略二十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崇炳編崇炳有金華徵獻略已著錄是編錄金華一郡之文始自漢尚書楊喬迄於國朝徐騰共二百一十七人而崇炳之文亦自錄焉凡例稱取金華文徵十之五金華文統十之二而益以他書十之三又稱文統之例凡論及兵機政術及爲釋氏而作者不錄是選漢文不及長沙家令選宋文不及蘇學士矣故惟側詞豔語在所禁絕他則悉憑文章不屈疆域云

分類尺牘新語二十四卷

〔清〕徐士俊　汪淇輯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尺牘新語二十四卷》提要

尺牘新語序

尺牘何昉乎人情不能常聚或遠於千里山川間之或近在里閈倉卒家能卽達則假筆墨以傳之益自書契以還隨有尺牘所以通彼我之懷者必是賴也古今辭命惟左氏爲最其

間名公卿寓書往復雖寥寥數語至今精神迸現紙上此神品非能品乎西京大文彌樸尚已自劉文叔一札十行而東漢以迄晉魏諸朝風尚清雋洎乎唐宋大家文章一變其氣疏以達亦各有所長也沿至乎後世者

組織字句高者掇拾名物使事過多翻令意窒每念昔人箕士鬼簿等語為之一噱大都古之為尺牘者以其情也今之為尺牘者以其文也不知情生於文文生於情而但以雕飾為工如刻玉作楮雖為相似然造物三

序二

年而成一葉凡物豈復有葉乎哉夫辭取其達而已況彼我之懷導歡寄暢若啓緘盈尺了不解人意亦安用此牘為昔人承命作牘自旦至午一得百函一得八十函雖才有所長要亦率臆為之苟必書記之翩翩不幾

皆為空函之咄咄乎余友徐野君汪僭濟蒐輯名人書翰最富余載筆其後互為商訂彙成一書約其指歸為則二十有四是亦遠宗劉子之世說近倣何氏之語林令人尋覽輒得會其旨者括二十四則而一之可也不

序三

然拓而廣焉而千之而百之無不可也豈徒取青媲白分門限類如村塾之授受繙為粉本一唱百和爾乎夫學士家鴻文大篇往往而有是集戒其繁多不敢闌入[illegible][illegible]首公言語玅天下而山谷老人著作如林世間以

蘇黃小品單行益鴻文大章猶之潭
金璞玉此則寸璧小璣亦猶蘇黃小
品意也閲茲集者當作是觀
康熙癸卯夏五天都查望于周氏題
於武林之寄樓

例言八則

務采新奇

朝華夕秀覽得其時人舊衣新各從所適欲驅尺牘之澁不廢寸陰之功兩月以來竟成善本千里之外應有知音

勿拘序次

鴻來燕去春與秋兩不相妨山高水深登與涉自然互用積薪則後多在上如駕則車武居前豈必兩頭之纖纖惟任一心之落落

廣蒐稿集

珊瑚在淵必有賚於鐵網璠璵在璞端有藉於玉人雖退方未及徵求而秘本儘多探索人各標其姓氏書各署以篇名昭如列眉燦若指掌

分別辛空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禽鳥自奏嚶鳴草木各成臭味非同割裂儘可參觀即篇中或舉數端亦必從其最重倘幅內厭陳確論豈更費其旁求

附綴評語

文無選名自昭明而始古無箋釋詳自鄭而繁評語固美其篇章脉懷亦因之吐露三人交讓原自同心五色迷離漫供衆目

芟除套談

有才之人識各攄其心得寡識之士遂多拾其口唾無取浮濫之寒膾災及雕鏤之棃棗譬之純錦自堪裁善舞之衣偶見疎花亟欲作高齋之供

稍加節畧

厭繁喜簡亦人情之常去短取長乃物理之平片段或傷夫美玉殘篇雖欲於新枝義屬可删允宜稍節

既鮮聱牙之病并無碍眼之文

續刻餘箋

魚沉雁杳人間多未見之書筆冢墨莊藝苑有難窮之力誰能與盡於一往還宜推廣於方來凡我同心總祈藉手收藏漸富再舉芸圖

康熙癸卯夏五日西陵儕游汪　洪右子氏書于殘夢軒之别業

尺牘新語第一卷目錄

憺漪子曰俗競淫哇談及聖賢典籍則俛首掛舌如淵明之入蓮社然天根月窟間何嘗無吟弄之樂試揮臂往來始知三十六宮春色未嘗流水譬之周程張朱數輩烈坐於虙羲氏之堂忽有晏倩子聆不移不㕔而來排闥入座相與抵掌諧謔門外漢或嘖嘖驚怪而諸君子必相視莫逆也集理學第一

東李仲休　李長科
復錢仲馭　劉夢震
與王明揚　嚴首昇
與友　陳鍾瑛
與萬茂先　蕭士瑋
第後東諸兄弟　周順昌
與王[illegible]齋　高攀龍
與鍾伯敬　陳衎
答友人　汪禎
與李仲章　唐時
答道學辛全　王相說
與高唐生　王仕雲
東李叟一　方應祥
示兒　丁遜
與萬吉人　蕭士瑋
與呂巽令　徐士俊
與繆西溪書　劉廷諫
答劉念臺　高攀龍
東談水　汪淇
復李于周　葉生
與姚虞臣　張芬
東呂用晦　徐偉
答吳安節年伯　高攀龍
東陸友　朱懋澄
與卞子靜　高攀龍
與門人龔于正　章世純
答李明六　陳衎
與李明六　韓廷錫
與胡剛中書　陳龍正
與劉伯宗　余懷
與兄野君　徐灝
答王弱生　蓮池大師
與友　陳龍正
寄繆湘芷　高世泰
復劉念臺　黃道周

分類尺牘新語第一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淇憺漪　評隻
同學　查望于周　駱仁延方流　參訂

理學語

與李仲休　文集選　李長科　小有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腳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夭亶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徐野君曰如此爲人便可頂天立地如此撰論自可昭古爍今始信立言一種又爲德功之助文人筆端焉未許草草也

與萬茂先　春浮園選　蕭士瑋　伯玉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夭暫時忘照卽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沸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地可[illegible]也

汪憺漪曰余生平斷於營逐然終日持不可稍閒之說以繩子弟況天原斯一惜閒之一字不肯輕以與人惟箇中人方能知之今讀伯玉先生此牘實獲我心○余論新語時夏長如年惟[illegible]雨難耐日閒慭倦益病而已感服寡懽積斯選自娛焉爾

復錢仲馭 新鈔選 劉夢震 長公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眞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查于周曰世人多不肯能疑所以道理未透信是信道理果好吾行之疑是疑這道理如何好好在何處此百尺竿頭進一步語非如世之人信這道理好又疑這道理不好疑信相半何以行事自然墮落也長公一札實從參悟得來

第後東諸兄弟 冰雪攜 選補前 周順昌 蓼洲

計許闊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烏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鍾伏枕求寐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齧肩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曰晝思夜結良然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四方告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入股

緣誤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幾應司理偶展律書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貪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貪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且幸叨一第即不敢云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此弟可自信四知己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開胸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矯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眞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眞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即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推千載扺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荊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之快心否否

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倂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汪憺漪曰今人得第後亦不知作如許空腹高心之語即如孟郊落第作棄置詩得第遂作春風得意詩議者驗其非遠器今讀忠介公此牘語語從肺腑中流出宜乎后來名節千古

與王明易　漪園集選　　嚴首昇　平子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

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徐野君曰忍痛易忍癢難是刱論亦是至論所以能片語指雖不能十年守節大學問人於此際看得平等有何難處事乎

○與黃鳳衢　新鈔選　　高攀龍　景逸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進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

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緣聖王一謫年丈與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査于周曰余少年亦馳騖於外耗費身心今顛毛種種備儆應爲人情吞安能有轉進成覺之日但嘗處逆境以順受自照應或不坑陷高先生真見道之人也

○與友　齋菴集選　　陳鍾琪　石丈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濱日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即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

下手要路

徐野君曰理學之中忽然標出夢寐一則不墮於幻而能入微

與鍾伯敬　大江草選　　陳衎　磐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査于周曰王心齋歸鄉后三及陽明先生之門不見及後急之大聲云仲尼不爲已甚陽明先生遂出之此書頗

是激語也

答友人　美身居維著　　汪桓　殷武

承示講意羽經翼傳祖聖宗賢鵞湖鹿洞當設君一皐比矣但我輩爲此譬如蝸蠶作繭爲繒爲帛或圓或黃足令世人衣被無窮然絲絲着牽層層自裹葬送一生亦爲可惜先生當打一頭地跳出火坑別現青蓮使正心誠意工夫不墮寬袍大袖迂濶也

徐野君曰讀此足徵殷武襟懷之曠不屑以老蠹自甘當已三食神仙字化脉望時也

答吳安節　高子遺書選　　高攀龍　景逸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豈頹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覺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查于周曰人人俱有良知但不肯收拾耳即是有見成良知也要在收拾則有散漫則無矣吾輩終日爲事物紛挐未知爲己之道讀此如冷泉灌頂渾身悚然

汪憺漪曰陽明先生云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臨事猶然顛倒此所以謂聖學全不靠靜然極得力於靜者能言之

與李仲章　巾馭乘蕺選　　唐時　宜之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繫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徐野君曰伯夷見飴謂可養老盜跖見飴謂可沃戶樞顧所用何如耳豈周禮之罪也哉但如金瓶梅水滸傳等書學者胸中斷不可有

東陸友　九籥集選　　宋懋澄　幼清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汪憺漪曰幼清先生即吾友轅文尊公雲間之理學文章俱先生開倡憶丁丑歲讀書舒章園中同轅文日夕留連得誦先生古文詩詞眞爲佳絕如此短章豈非眞正先輩理學之韻語耶

答道學辛全　自選尺牘選　　王相說　鞠劬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評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溷之而於醒世提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徐野君曰至論不磨彼牙籤錦軸之書以繁而不及究心者多矣

與卞子靜　高子遺書選　　高攀龍　景逸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敬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盍于周旦學道如孜頭然安得聞

○與門人饒子正 留書選 章世純 大力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
夫詳於儀數者非獨旌飾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
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者鄙朴而無章箕踞偃仰以
蕩然於嚴親之側親雖得親於我不得尊於我所以孝弟者亦
恃乎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汪憺漪曰凡家人閒居便不可令其嘻嘻正是欲勉強禮節之語豈非庭訓第一大數

與高康生 四辰堂選 ○王仕雲 望如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
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為我慮也

徐野君曰冰霜語出之溫厚和平所以可貴

、東李東一 新鈔選 、方應祥 孟旋

當今道德文章並推王思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
附氣類以跻踔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
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於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
的有所不必中於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於羅而
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

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二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
兩伸於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晝夜僅為司而無當於
普照者哉

汪憺漪曰尺幅數語可與日月爭光蓋作者受者皆完人也若溢美之辭使人無受徒然點染赫蹏

○答李明六 新鈔選 陳衎 盤生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
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徐野君曰撒却鳶飛魚躍等語使道學先生刮目生新之致

○示兒 鹿園稿選 丁遂 齊懷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芽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總
是這一個生意徧布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汪憺漪曰顧古堂周文云齊懷蓮侶兩先生當時有雙丁之目後復有蒨生繼起丁氏羽是多才觀此庭訓信理學之有源矣

與李明六 新鈔選 稍節 蔣廷錫 晉之

讀經須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
意以為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眞其經
義非邀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
手如鄭箋之於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

若一字無與於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沒如向秀之於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眞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於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於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見註孝經故書以請教

查于周曰訓經易發經難晉之眞得訓詁解義之旨惜未見其書耳

與葛吉人　春浮園選　蕭士瑋伯玉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汪憺漪曰最上性成其次必借交輔與其擇友何如擇書

與胡關中　新鈔選　陳龍正惕龍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能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他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於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

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於一念慈者淡漠之門耳有心者且忍忽諸

汪憺漪曰人欲已之易而諱言其難皆自了漢之作爲則牘中一念之分正爲此輩道破

與呂翼令　鳳樓集選　徐士俊野君

開卷有書掩卷無書最是病痛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佐太平以弟觀之只論語開卷數章一生受用不盡耳學士家不肯躬行强名讀書大則敗倫小則彰過只是把書與我看做兩截一味要求青紫不知徒費丹黃弟每見村學究講書至趨進翼如必以身作勢至於定靜安慮等項必不去將心揣摩宜乎讀書之無益也弟嘗於靜坐空齋之際一念不生眞覺天空海濶此正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去孔顏樂處不遠矣吾兄是能眞讀書者故漫陳數語以當面談

汪憺漪曰言簡意眞使人悅而可繹野君貧士而胸中曠然人品文章向爲吾黨所推許讀此牘已見大意

與劉伯宗　初徵選　余懷澹心

僕目中未見讀書人脈與足下談始知名下定無虛士然議論與僕少不合者以足下待古人恕而僕待古人嚴耳他不具論卽如僕所言王導不忠阮籍不孝乃確乎不易之論而足下謂傷於太刻僕終未敢以爲然也嵇籍蹈亂臣賊子之實而反博

忠臣孝子之名此其罪更浮於不忠不孝者足下試取其本傳細觀之當不以余言為河漢耳秦淮水漲小閣臨流嗤肯過我再與足下畜袖抵掌上下古今也

査于周曰王導不忠前人已言之矣阮籍不孝人未有言及此者豈以其人放誕不羈而為之恕辭耶觀其母死不哭毋葬大啖王敬美先生言其非復人情不可以訓余謂放曠散誕行之于世猶可以欺世盗名而于君親之間纖毫詭不得不忠不孝實為定論非澹心大明眼人不能如此說得直截痛快

、與繆西谿　雪菴集選　劉廷諫咸仲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裙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以一日可以百年益空則無先入之見乎則無撓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

徐野君曰唐人彈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何必云五嶽起方寸耶讀之覺春氣拂拂從紙間出

與兄野君　鬱虎齋稿選　徐瀕獻生

兄自楚歸授感應篇一冊因莊誦之得無類於世俗之誦經禮懺乎竊謂經懺非吾儒之教而其勸人為善之心未必不與吾儒合也今人持經懺則不致褻讀論孟則習而玩之然則世俗之尊孔孟反不如其尊佛老乎

汪憺漪曰與醒齋衿貿持黃卷彼有對聖賢書而不盥手祼形褻者讀此汗下

答劉念臺書　高子遺書選　高攀龍景逸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家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徐野君曰其品與言俱見不愧理學名臣

、答王弱生書　稚選　蓮池大師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為子而事親以孝為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悖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徐野君曰雲棲之教只以實地修行勝似虛空棒喝者多矣禪門四書與儒門四書是一是二

東淥水　殘夢軒集選　汪淇憺漪

凡人發一念行一事必期有益於人自然爲天地所祐鬼神所欽若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萌事上行不去之心發心與事上説不去之語縱爲刻千百部太上感應篇終成烏有先生耳夫感應篇之上原字字分明人人親切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尚多自負脹不如實行太上一二句終身衾影無慚自益益人莫善於是吾姪慕道久篤屢承示教眞令人感不去懷今數千里作宰不敢將賀儀書此并家刻惟姪鳴琴之暇留意而行之勝頌冰俸多矣

徐野君曰家庭勸善之言如菽粟可飽布帛可煖實實有濟

與友 鳧亭集選　陳龍正　惕龍

名士之稱起于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屐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顗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甞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査于周曰名士二字掛義精析然畢竟綸巾羽扇猶未是名士謝車騎云丈夫提千兵入死地那得復云爲名士　六瀞函

復劉念臺書選　黃道周　石齋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只得借情山水誘進來人留此

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晦遊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只有勤節之異原無優劣之分也老先生道貫高尊非復前後所堅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畫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却耳君親之外惟有師友敝鄉淵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寘聞大教迫於鬱恍病驟扶輿車不離鞍策亦頓跡恩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駭笑動成黃葉以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諸不多及

徐野君曰先生奇才異品偶爾弄書大都已是清輝照人其著作益不可量也

寄繆湘芷同年 冰雪携選　高世泰　彙旃

毫師兄來何幸華翰汪存至以敝帚業見訪也應命之書忘其鄙拙乃因得起居嘉祉居顏子之巷樂靖節之樂伯玉方在知非夫子自許知命年翁其奚從乎毫師盛稱年翁端居讀書弟不悉所讀何書只曰獨不喜讀佛書噫是仰窺年翁之卓識遠尚不隨世俗爲流轉矣乃見天化際在聊之輩多駕言出世夫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安所托而逃焉此固無如世何者也乃若世之所趨我之所避世之所棄我之所取則又世莫如我何者也獨居無悶是何學乎非羲文周孔四聖人日與相對三

與歸故於兩年來嚴立課格日玩一占週而復始誓將終老不知年翁何以教之拙刻六種奉博拍掌笑其多事笑其不經俱於是乎在臨風惘然

徐野君曰日玩一占最爲得法余亦嘗行之矣無過之道其在斯乎

復查于周 最古閑翁題

裘生耿著

來教云云謂弟有養弟何養之有弟見地稍異爾我遇人厚人報我薄此人之失非我之失若因人報之薄而薄之爲憤爲慾非惟人失我更失矣弟稍能見及故殊無芥蔕非有養也人事不可知得失一馬豈定凝喜乎所可一笑者腐鼠來嚇彼且以厲爲凡鳥奈何古人論人在乎所樹樹桃李者得實樹荊棘者得刺若僕所云不食其實亦不受其刺合而論之正自平平故當置之度外也舉似爲兄一笑

汪蟾漪曰若云鄉用鄉法我用我法便有芥蔕根株又生素稱識鬼自詡刻削發葢飄然影落一過不留正不疲於被垢迹耳人名理邪從上來濟教

與姚處成 有荀前字

張芬子蕭

別來廣兄無恙耶尊堂伯母無恙耶川嶽雖隔思緒匪遙吹植之情感何可言每念近世子道寖衰孝誼多篤溫凊其文賸養從設彌兄于觴豆間見時物不敢遽嘗遇佳果必納衷袖歸而

敬親宛如童孺前夜深酬醉醒羅帷前隨府寒暑若寄柝禪衿或中晉不怡則永山神悵異能味南陔之章惻陟岵之旨其所爲對之勇而矜談願所衍而欣慕者也懷橘歌一首曲寫兄之誠孝但詞指言誥毫素少文有媿往哲聊以述意祇柔云爾附屬馳雲餘俟新春腊罄

徐野君曰孝經之羽翼小學之注疏于斯特借一瓻耳爲人子者敬而聽之

尺牘新語第二卷目錄

憺漪子曰聖門四科政事居要然顏閔游夏之徒未聞有創牘頌冉季德政者豈非本分匡濟無假揄揚耶後世口碑少墨碑多自公孤以至簿尉莫不家臯夔而戶稷禼有能於一字華袞中寓痛哭流涕之意是郎廟藉之賈長沙矣若夫江湖魏闕蒿目時艱借箸披襟言言石畫所謂白駒空谷無有遐心得其謦欬可慰蒼生之望集政事第二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金聲
柬胡見可　宋之禎　答袁寧鄉　高攀龍
復沈臨秋　李陳玉　與余同麓　王[illegible]尉
答羅美中　陳際泰　與弟明九宜良　周遇綠
復閻于將　徐日久　答陳志寰　熊廷弼
答蕭元恒　魏大中　與門人閔田生　李陳玉
與張夫人　顧若璞　答黃若木　陳鍾璵
與葉霖仙　陳際泰　與王又韓　張九敘
與柴紹嵩　周宗建　與卓辛彝　駱弘珪
與王文卿　周墪　簡周玉繩　王思任
再簡王玉繩　王思任　與孫玉陽楚撫　蔡復一
與唐宜之　李長科　與徐存永　曹學佺
柬汪憺漪　陳秉謙

分類尺牘新語第二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冏
汪淇右子　汪然梁公　叅閱

政事語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文集選　金聲正希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夙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於當事而為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嘆徬徨奔走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為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宄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為吾邑人撥剔疏決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叨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為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為吾邑人自士

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爲勸念矣雖賢者夙負
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
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
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若其身以爲
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
畢竟乃以咨嗟慨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賫刀車書與
弓露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覗吾邑人如草木
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然而淡乎俗
情貪貨利僤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

以嘆惜如此其不益僤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
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廉義廉恥是
謂四維吾爲玆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汪懽諭曰吾鄉金太史定慧人也余纂有房文蝴笑之選
同先生互爲商確併屬序言斯時天下未知有正希之
爲文也及戊辰捷後艾千子評其全稿人人始知有金
正希嗣後余又以蝴金合稿行世一時紙貴板經三易
迨辛巳余旋里値正希致書與何二尹之時二尹廉明
淸正曾贈卓異之褒有吾正希此文眞堪鏤金勒石以
誌不朽益令人
追思何尹耳
慧觀室集選

○柬胡見可　宋之鼐　鄧虞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鬭錦以文章飾羣吏自不藉不

綠以肅官常用側隱滌諸疑應且讀且悔而渡彼岸此無妖老
生之常談莫助皋繇之石畫也弟凡官日綠日熟理署日做日
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剖目稍擔繁而潘臬爲絜昔閱一陳案牘
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寃檄十移而不能完局東知有
當道豺狼也而不敢攖其鋒耳悉有遷社狐鼠也而無計搞其
穴甚者突未驗而訊我奸良面未覿而燥彼黑白此中須有四
顧踟躕之審方可離此惡稟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
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倖難餬口而錢不入署也苦則
淸訊瀝心血爲祐賢不肖洞發而受也苦則作明揚則恩歸兩

衙而猜擢則怨斂四府也苦則究不佞已諳傷者今日談虎覺
色變矣且聞包山霄溪之間風景淸遠其俗純柔而慧其民頑
狡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狡則易干紀而犯
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
佛出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普規也

徐野君曰經濟晴胸寫得十分詳
悉卷此則帶臺之內猶拂春風

○答袁寧鄉　靳鈔選　高攀龍　景逸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
眞宰廨之政不占有乎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其是

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查于周曰在他人言之是績在先生言之是實

○復沈臨秋 思退堂集選　李陳玉 石守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由鑒別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掛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汪憺漪曰是從視以觀由察安外逗出此種天機亦嫌不忠厚人語

○與余同麓相公 初徵選　王錫爵 荊石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議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徐野君曰數言關係不淺惟無忌諱能吐所謂若此

寄弟朋九宜頁 澹園選　尉遲綠 兼三

役至領遺冰俸極荷遠念具悉惠風仁澤騰誦人口聞之距躍三百與鹿公治任丘臨原公治南豐懋績昭垂史乘至今兩邑之人士廟祀之吾弟可稱不愧家聲矣然以弟十年夙抱恭之

數載經綸撫此彈丸直以函牛之鼎烹一臠之臭固知其優如特是天南萬里姜肱之被常寒謝草之夢空切祇深懷注耳僕鹿鹿無善狀日爲他人整理嫁裳雖謬爲天下推許然駑馬戀棧豆終非大丈夫事未知何日得揚眉千秋也錦箋藏烟附去聊佐學案之具鶴泠琴清公堂都成鐵門限亦足見吏治一班縷縷不盡

查于周曰昔人謂之謝家子弟不必盡拖青紫要須有門風耳今觀此書知兼三羣從文章政事俱足風流

答羅美中 文集選　陳際泰 大士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

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爲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義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徐野君曰大士先生之文章衣被天下其食報也固宜若家仲大津初讀大士文又與之同榜眞奇事也

復閻子將 別集選　徐日久 子卿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邦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

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劾矣。閉門待罪，視此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行此中無礙如往時，即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喉笑耳。

汪濬漪曰：一受幸制，便擺脫不得，所以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與其文犧入廟，寧曳尾於塗中。古人見之蚤矣。

答陳志寰　冰雪攜選

熊廷弼　芝岡

弼自甘廢棄久矣。一從訴逐，無復世情，幾載耕農，苟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蚤夜思惟，但深慚悚。況以一盤全負之局，而冀一撥即轉之功，則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羣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光景，安卜所終？此弼之所日夜驚愁而大悔出山之誤者也。

徐野君曰：寥寥數語，全局已在胸中，業風吹破，進賢冦悔之晚矣。

答蕭元恒　藏密齋選

魏大中　孔時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敵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於離畔反阨之場，憂憂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於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嚚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於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士習爭騖於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於新爽中尤擇其不詭於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異日之立朝者，罔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福於國家者宏也。

金于周曰：太平之世文章雅馴，亦是此意。

與門人廖田生　思退堂選

李陳玉　石守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死生，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覦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徐野君曰：仰人鼻息，不獨作令爲然，除是逃名方免斯苦。

與張夫人　黃夫人臥月軒集選

顧若璞　和知

寡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愁君。」語幾於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於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傷，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勠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間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偽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

日以民命佐天子。盍廣孝懿女貴始爲之死。且瞑目矣。其言雖誇。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畏不磨。夫人許之否。

汪憺漪曰：此黃貞父先生長子東生婦顧友白之女也。所著有絕大文章。自是閨房之秀。

徐野君曰：閨閣中談經濟。大奇大奇。然有此婦無此姑。亦猶爲不出余。嘗作壽黃夫人詩云：閨郡蛾眉拜下風。非虛譽耳。

答黃若木　寄菴初集選　陳鍾琠　石丈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揚繩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藁。至戴紗帽時是謄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瑣。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徐野君曰：中書堂豈易坐者耶。草藁謄真可謂善喻。宰爲山中宰。相無作伴食中書。

與葉臞仙　初徵選　陳際泰　大士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尚得仍其故稱而曰臞仙已耶。弟至涿鹿。聞寇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弟輩雖有甲在心。然一毫未識其處。而其甲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真臞仙也乎。

汪憺漪曰：遊戲成文。又復千迴百折。宛似生生燕語。嚦嚦鶯歌。

與王又韓　初徵選　張九徵　公選

柴行未及折柳。殊用悵然。計此日已抵楚黃。清慎勤。古所傳。今請也。在兄更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志矣。

徐野君曰：又韓爲麻城令。余與同遊偃室之中。相爲晨夕者三年矣。風雅二字。果如張吏部之言。

與柴延宮　寄香集選　周宗建　季侯

日有小札奉致。不卜能免石頭城否。年翁所稱兩姜生其人文藻秀足徵鑒賞之超。弟往來兩邑。至今尚未撒手。事事迷誤。安得年翁提撕。使有豫光山僻小吏。亦足稱雄。與漢夜郎王相比足矣。言之可發一笑。

徐野君曰：季侯先生爲前朝令。家歌戶舞。旣而量移任。和立法并斥公。邪盡了。湖中其末路一段忠烈之氣。又出文章之上矣。

與卓辛彝　尹勝集選　駱弘珪　仲如

遷來世運漸就泰寧。然斷雞鉄石。所稱廟堂諸公之補綴者。正自不少。台翁躬翔仙署。養梓木難歛手靜觀成局。已審且既受

並出其素所儲書者而次第布之弟雖老猶得拭覡弘壁將鼓腹而歌太平也新父母下車匝月聽其風采有可愛畏者斯真吾邑之福惟是夏秋以來旱澇相循恐西成不免失望輟耕隴上之夫號號虎豚伺間而發憂方大耳無以勝之爲以安之弟正欲爲今之謫法渤海者下一轉語不審台翁以爲何如野君近況奚若吟興想益豪然不從狗屠擊筑輩悲歌燕市而日共梟獒爭勝廣揚間豈所謂窮而後工者非耶

徐野君曰仲如著作極妙惜余所見者僅尺牘數篇耳名山之藏不致湮沒余於今嗣君有厚望焉

與王文卿邑侯 是亦山居稿選　周墻 [illegible]

明公下車草檄不留刀劍影而嘯聚望風竄跡謂小民自此可安枕矣乃天不弔我邑亢旱與淫雨相繼昔傷地坼今苦天漏奈何豈昨往西鄙見二三童兒乞升合鼠餘糧向破甑沉釜作薄糜老叟新樹見骨烏鳥路號丁男抱耒坐屋昏憒然無可若何一髮婦持疋布換斗米歸爲夕飧而大家奴催租聲喧於門欲咽不得且泣且語吾飽經荒亂皮肉幾脫所苦欲脫不即脫耳難難只惟一身租債在兒兒今在腹迫我何爲墻因感慨輿言似此災因公私俱所當緩而併急之豈欲速其死耶夫聞者不如見者之真墻今目擊其狀安忍不以告明公附此當必爲之痛傷惻怛下緩征之令施蠲粟之恩矣

王憎濟曰鄭俠流民圖畢意乃在尺幅間慘絕不堪多誦爽惟靈心民隱若此是有作用人

簡周玉繩 文飯選　王思任 季重

足下既在承明當日討典旅上下千古如九經廿一史以及會典律例都該講究批許一番以爲異日綸扉秉政之地昔張江陵爲翰編時逢璽使闕使屯使各按差使還朝即具一壺一盒強投夜敘密詢利害扼塞因革損益貪廉明昧匯通之成一書冊歸細紀筆札其備心如此咨易豈到江陵如其風花雪月之吟一詠以青州從事醉鄉漏逝即此先慨哉多矣不敢薦進着

郎侍足下過謙之飛藥不留劉書勿吐之

徐野君曰留心經濟人貴在如此到得宰輔堂奧纔時天下事去矣而云考覈其樞轄豈不遲哉

再簡玉繩 文飯選　王思任 季重

不使得兩蕃那且夫無以留謝此時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若驛遞不復則撫班之小二哥粧綵之花二姐皆無所得饋餘其勢必搶奪搶奪不可其勢必爭殺禍且大亂劉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驛遞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使此言爲券

汪然濟曰即是有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句提出時事便覺悚然

與孫玉陽楚撫　𦘕樹集選　儲俊一 駿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冤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擾乎薪火相推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發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守而旋移雨奮敏而難下耳無力攀轅恐言秣馬

奇于調日冩意中有至理存焉雖寥寥數語亦足藥石千古

與唐守之　新詠選　李長科 小有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戒錄先文定見而悅之睦慶戊辰與棠川同王體勝進士授外吏行取補先文定名授以此書以識戊辰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斑斑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泛泛之事而又皆之如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袵席特在吾一舉手開前人之用心如此

汪濃濃曰雖云居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何妨先自一燈之爲妙也非名賢不能有此事非長者亦不肯作此言

與徐存永　石倉選　曾學佺 能始

閩例集如陶元暉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聯送郡邑兼僚之作彝筆倉遑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

之留心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徐昇君曰提醒多少懶慢大僚

查丁用曰少游家學淵源嘗游巳有太丘一門之譽于最
愛其開朗秀拔絕不落人窠臼及觀其與竺菴一書皆
悟後語豈文人之筆通靈
活變無處不摹神現影耶

與張公亮 新鈔選　林嵋 小眉

先生詩文實爲天下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巳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雖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壽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飮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巳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無傳身没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慙才鬼上媿頑仙

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仲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嵋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數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巳況以假寐巳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韻投心然後廝賤至死而無悔焉山梟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焉首逐抱不救乎嵋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救也

汪惕齋曰說到墳高三尺詩文不傳慘悽絕然而能傳
者亦有幸不幸焉不但論其佳與不佳貴與不貴也此
篇欲寄歷落之致豈
獨傳人夫先自傳矣

與吳次尾 新徵選　周立勳 勒卣

名者無翼無脛不測去來不可見聞之物也豈兒童餅餌可以泣而爭爭而得者耶選成當另有題詞冠其首前序爲諸子强作非不肖自命於天下者也然此意亦置無道我輩可與人同衰乎

汪惕齋曰勒卣爲人溫醇丰雅極其和藹此札大
露自負之意豈亦時偶與次尾有物之褒耶

與譚友夏 隱秀軒選　鍾惺 伯敬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

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倍責之而厚望之

徐野君曰如此論文作者固難識者亦
自不易但子盡一病亦可自戒耳

與錢彥林 退思堂選　李陳玉 石守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㳟青靄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牛一響鬉鬙之五撥盡處御玉女洗頭盆

[illegible]久於六朝體製童心再變公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查于周曰極善形容令未窺目人想殺

答周五溪 炙輠集選 趙明鑣 珍留

遠惠詩篇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采之說援指水木禁集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憑意直指與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圓示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秀柔利言而綺縟本乎性情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濫傳圓猶識後漢之浮須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王言論曰珍留爲仲霖畏友余素所服膺集中佳文甚富卽此一書已足以見理學淵邃情文兼備之至

與友人 容奉集選 陳鍾瑛 石丈

李卓老云觸熱而寫時文入場學一膽餘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搜索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險狹則意敗矣凡古人之述鬪之惡其狠戾然同念身在號舍中熒火明滅雙瞳凝滯思索未到盡角務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汪雲曰道盡人話要入股聖已早學一膽餘生耳

與許伯倫 文飯選 王思任 季重

嘗言必車轄以必牛鬭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眞小題也如謹以小兒之頬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餖飣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帶雖圓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徐羿君曰遂東先生是小題聖手宜其言之饕餮

寄周無聲 房江集選 林僑 子山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於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查于周曰非膚語却是公道之論

復吳璜峯 初數選 何偉然 仙癯

承愛輯思勞頓之後自不能佳茍勉食飯而知炊出勞薪苻朗不雜而知醞常半露使非投之知味嘗不見原矣紅葉滿路山行而與娛公之倦屐齒先躍

王詩曰可以意會可以言傳聲水之中實有此等徽妙草草聽過吃過耳

與彭大使二受 藝淵 黃奐龍 俞言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物眼底無人無物故山河大地以

草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文字少則證義書之爻多則衍天龍之義酒藉肉帳悉放佯謾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徐野君曰只是一個快字難其人難其人然試讀此書一過覺文興亦十分勃勃矣

與吳次尾　壺山集選　陳孝威　霸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為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尚置爭及其衰也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

而雜佗胄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今豈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闢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為古朴塡砌者以六朝為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天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illegible]曰文人聚訟自古而然雖曰習氣實釀禍不淺與[illegible]持文章升降人心同異切中時弊如斯只一可謂

[illegible]

寄馬君常　介雪稿選　侯岐曾　雍瞻

夏首數行道書是弟遣嫁紛糾時莾莾不知何語嗣後口誦心惟幾幾水天一席聊報之樂過於身受不識芸香磚影高視雄讀將來當一念效文抃舞之狀否也無可持贈偶簡箑子得仁兄所現剛先生詩有云題名莫恨居王後自作頭頭第一看又云青綬[illegible]帶路到瀛洲未是仙究然自須自藏弟更無以益之矣弊邑諸子先生語弟云側見君常一二古文辭無不嘉歎入骨如此乎雖纔不忝館閣清華弟應之云文字殊不足以

盡君常今日落落穆穆觚稜都斂他年遇宗社大故聲色不動赤手回天方是君常一篇得意文字也願君常自此益用齋勉[illegible]張緒勝衡冠拔劍曾幾何時豈一登禁秘便學從[illegible]明之地耶帖括敝帚羽持識不必經意無[illegible]道中閒盡甘苦豈得與莽莽者等作棄璧視之都下宜有定不甚遊寄觀大雅一綫年來滄寧主人護持不淺當之[illegible]心不落下而鷹眼鴞音不能大選益見道力深重足以降伏諸魔今另選數十家必推維斗第一維斗頂禮宗工不啻口出餘子卽不可知此其好尚與同自關氣稟升降而痴

人若將欲門到戶說使百鳥終歸一鳳亦可笑也至孟浪如弟
年來憂患居半紛糾居半此道時鼓時罷何由底於深熟朽木
敗榛望其蒸出芝菌斯亦萬一之事矣知我憐我無如仁兄有
可爲落莫人生色者所謂吾君吾相事愚何知焉

汪憺漪曰知己之言鏤心刺骨彼徒作寒暄習套語者豈
不汗顏雖然非君常先生亦不能博此一篇得意文字

東葉又生　殘夢軒選　汪淇憺漪

清談正劇忽忽別去弟思所論評論之法當反其意眞發我覆
憶共讀芝山時所云行文惟逆最靈想同一關捩子耶昔平叔
闢輔嗣理解輒覺神注故知清言賞心眞是快事不但齒間得
利也一笑

查下周曰從用評當反便悟到行文宜逆昔康
節語明道背曰大哥好聰明余于憺漪亦云

徐野君曰用反用逆卽取友之益亦然若衆口同聲
響無規諫便涉諂媚可以識耿著憺漪之文道矣

答汪憺漪　最古園選　葉生又生

昨飲不下三蕉葉別來竟醉矣座間作如許語中已茫然得手
教稍能省悟念及芝山夜話時恍如隔世幾時芒鞋竹杖一尋
舊遊此念想同之也所評赤牘又得幾許僕欲吾兄下一轉語
耳卽此是棒頭大喝若依人脚跟吹吹有言終是故紙堆中生
活也然否裁示爲感

徐野君曰交遊數十載感慨係之以
藥石之言卽金石之誼不可多得

示子弟　無譽齋選　聞啟祥子將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
人說得少愈多予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
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眞狐精也

汪憺漪曰千將先生循具慧珠所以寥寥數
言卓爾精晰如老幹蒼疎何須枝葉掩映

與友人論文　遺稿選　李珏比玉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覷著虛處
所以遮却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變虛仙子俱于實
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汪憺漪曰余嘗論過去現在未來三境畢竟從現在安身
所謂凌虛仙子俱從實地修行亦是此意可作文家參
同契矣

與錢彥林　瀨園集選　嚴首昇平子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顧
以欵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
京師遭故人黎耳巷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槩不喜
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樓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
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槩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

金於匆安而乞餐於墦節豈計之得者哉

宜于周曰說得深透悲憂知習天寒驚

東夫子（新鈔選閩中陳承纘元配）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亂愈憂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於正即不得以與鬱高深奇之也　周庾（明蔡）

汪憺漪曰此數語老生宿儒所不能言而閨秀道破豈非別有天授

與友人論傳奇小說（殘夢軒集選）　汪淇（憺漪）

王遂東先生嘗言天下無謊謂幾說一謊世間番已有是事也即如湯臨川四夢多屬臆創然杜麗娘夢柳生而死世間豈無杜麗娘霍小玉遇黃衫客而復圓世間豈無黃衫客故曰天下無謊誠哉是言也今之傳奇小說皆謊也其庸妄者不足論其妙者乃如耳聞目覩促膝面談所謂呼之或出招之欲起笑即有聲啼即有淚者如足下種種諸刻是也今讀者但覺其妙不覺其謊神哉技至此乎乃俗流不識文字未曾開卷輒喋喋曰謊耳謊耳因漫憶左傳中一事鉏麑刺趙宣子見宣子盛服假寐不忍相害退而歎曰不忘恭敬云云遂觸槐而死其時宣子未醒鉏麑自嘆此外更無第三人不知此數語左丘從何處聽

得聞者不覺拊掌由此言之左氏實爲千古文章之謊祖而人不以爲謊何居

徐野君曰莊語謊語同不吹影鏤塵八窓玲瓏天華自響可包一部南華○錦繡業麻袋小說今特有此佳論又豈故作是翻放翻稗官家一頭地耶

寄徐野君（文集選）　姚佺（山期）

三十年耆年宿德不會於吳而會於楚又楚之僻壤相逢杯酒大約造物好奇避康莊而趨野徑法境人境皆如是也旣命小友竊附同心此後凡在選事許林彼此相共矢以同道相成甚勿以耄而棄我弟於一生甚孤邁心獨往如麋獨跳不顧後羣然世間怨誹亦不無憂心悄悄今者難矣延新闢入風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侮我而欲殺我矣吾黨其不孤乎前見王牖老古文甚喜每一題至輒熟於翻案之法張融云文章彌患凡舊一翻即新而又復復有風霜之氣是又吾黨之嫖姚選軍也因是悉欲往雲間武林二處一徵便速竣文淵之事若到湖上何人可持爲領袖幸與牖老商量一書爲我指南稔知東南之間蠻氏觸氏戰於牛角血地數千里其旌旗蔽天皆耆慎交同聲二字吾老矣始皆年少吾豈可以入其軍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爲之執鞭所欣慕也同社中

有此等否如其不能以兩公之心爲心者不妨即止不惟不可强亦不必也恃吾黨素心愈少愈貴耳

查于周曰宇宙大矣知己寥寥故有文章自命之士而無知己劘切相成之雅毋乃甚爲而孤乎此山期之所以致慨於野君也

復程昆崙 濤園選　周遇絲 羕三

僕江左豎儒未得一承顏笑比讀先生詩文傾心結想若有神交廼知筌蹄叶契千里同堂不必接席而談也先生秉羽登作者之堂已非一日往者大士君和文正諸君子執中原牛耳某不推轂先生爲三晉雄長以先生䟽僕宜何如哉伯美昏林屋向先生獨多僕而亟稱之猶昔安平君置卒上坐爵爲恭敬意耳先生過聽不以僕爲不足教臺臺以不朽事相屬僕雖不才敢不竭力以報知己乎拙序脫稾先錄一通求教雖兎缶之響無當師曠然護己之短而諱有道君子羞之乘風乞示典型無敢忘三尺法也

汪憺漪曰兼三才名籍籍而爲此謙讓不遑彼樓一涉筆而遂矜詡者能無愧汗

與仲嫂 新鈔選　周庚 明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猶

汪憺漪曰冷語能感動天下真世之心何其俊爽

與谷霖蒼 文集選　王元曦 湯若

日望鶯湖雪水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則知門下爲今之雷煥矣及接尊選更如廣陵入月濤似神而非淥雪峯積不使於塵坌中讀之毛骨灑然則又將以門下爲枚乘也永叔以古文變士習然必於隨州廢簏中得韓愈文古學方振門下酷嗜昌黎古今人真有同嗜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艮晤非遥翹徑以待

徐野君曰奎壁二星爲文章之府文章關乎氣運豈可輕言正賴當事諸公十分鄭重耳

與兩學師 別集選　徐日久 子卿

嘗文宗文體入義見奇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查于周曰議論精透不但無文字障且亦無人我相矣故得道須慧業文人

與徐野君 別集選　張之彝 仲[illegible]

弟年來費一片閒心輯錄西里前後輩之詩古文辭以及寺觀橋梁殘碑斷碣耆年碩德壽序輓章罔不蒐採且有數十本矣即宅上徐氏人文數卷業已燦爛非常況其多於此者乎黙因

高人猶有志書臨平近咏古蹟一經紀載便可借觀然必須吾
兄勞手興纂存其至當者以垂久遠則吾兩人皆西里之功臣
也新秋凉爽敢乞下帷於半菴兩月了此素願實慰鄙懷顒望
不一

汪憺漪曰吾見野君留心紀載不以筆
墨爲勞更遇宗子同心自能不朽

與呂用晦論時藝 鷗雲堂稿選　　黃周星 九煙

僕生平有二恨其一阿堵其一帖括阿堵之害舉古今人無貴
賤賢愚男女童叟皆蠕蠕衮衮出沒生死於其中其罪狀多端
姑不具論獨是帖括一途始於王臨川臨川執拗病國史册所

然後世痛詆其人而仍恪遵其制眞不可解且臨川晚年亦自
悔其變秀才爲學究矣彼作俑者方自悔之而效顰者顧衆從
之尤不可解也世之習此技者剪綵綴花塗粉著糞與聖賢理
學一路相去若河漢馬牛要不過藉以爲功名捷徑耳然高才
博學之士或槁項黃馘而不得一售而一二黃口孺子甫識之
無端摭唾餘數語便自詡青紫拾芥舉文章經術學問品行一
切俱可束之高閣未仕安得有眞人品既仕安得有眞事功故
甘泉先生嘗言舉業壞人心術而草野抵巇之徒憤時嫉俗往
往借題發八股之說良有以也僕自束髮讀書朝夕披吟不徑

於帖括一途不能爲違心之媚雖假手倖竊科名而所愛乃
在世道奔漢取士定制沿襲已久神明變通當自有法輸攻墨
守兩者交戰功罪未知孰先非得足下制藝讀之乃不覺驚嘆
累日夫僕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足下所作雄奇瑰
麗旣勢環辟拔地倚天雲垂海立讀者以爲詩賦可以爲制策
可以爲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眞咄
咄怪事若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足下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
而嶽瀆尊也僕嘗謂欲雪阿堵之恨定須作神仙欲雪帖括之
恨定須登制科然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僕固嘗爲其易者鹵
莽之報實愧於心今幸得足下此衷灑然暢然復何恨於帖括
哉若夫神仙之事當與足下共圖之

徐野君曰前段痛掃一番結處忽然挽轉
如神龍戲海矯夭半空信是大家手筆

與戚綏耳論文 鷗雲堂稿選　　黃周星 九煙

世人貴耳而賤目哆口動稱法古大而文字小而服器不日周
秦則曰漢魏自唐以下殆不屑揣摩吻間僕甚惑之善乎袁石
公之論曰文章之氣一代衰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而文章之
妙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此言最公最
確論千古文章定評矣僕嘗嘲人之摹古者以爲凡事但當問

然否不當問古今如以古而已譬之皐夔稷禼共驩苗鯀皆古人也為後世臣子者但可學皐夔稷禼耳亦可學共驩苗鯀耶如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矣曷嘗有人祖述桀紂憲章幽厲耶僕生平所最耻者依傍勦襲四字毋有所撰著人輒曰此似某某此似某某僕笑應之曰古來作者多矣洪纖巨細靡一不有邑吾人胸腕所至定有一人相類者謂之古人似我則可實非我有意學步也且今人事事摹古古人可法者非一端其大者莫如忠孝廉節為立身行已之大綱今人舍其大綱不學而獨學其區區文字服飾之末是何異以山雞之一毛而聯鵷雛以狸狌之一斑而擬文豹耶僕之欽見如此足下以為何如

汪□□曰但當問臧否不當問古今二語破前人有此刻意襲而已屬陳言豈論年代之久長乎九糾倚馬之才當推第一

與明夷 □壽集選　駱弘珪 仲如

感禰讀倏忽一夕而獲徑寸之珠者四絕竹屋之下時一展玩夜光燭天以此傲里中富兒拜賜多矣

徐野君曰亦是仲如徑寸光珠不得以小璣相目

與王振鐸 □徵選　諸長祚 秋鶴

穩臥空山不聞剝啄忽傳尊社新篇自天際飛來激齒一讀不

新詞飛行集矣恐冉大白痛澆千秋之槊方為獨得

徐于野曰文人任意往往而然大似痛飲讀離騷意

與熊子牙 冰雪攜選　譚元春 友夏

久不讀兄文滔滔洋洋至此弟嘗言閉門人方可游閉門即是思游即是學雖然未盡其妙也閉門可學出游可思兄之思所以滔滔洋洋弟猶知之况兄之游哉案頭偶有同人會卷二本損其一歸兄兄能讀此辣文餘人不爾也

徐野君曰出游可思非友夏輩人不能參透

與汪憺漪 學掌堂選　卓爇 子昊

久違顏色時想清光於星梁月影中舞羨仁兄以萬卷傲百城咫尺西湖筆歌墨舞其樂大過於長安馬足塵矣拙稿數篇不忍棄置藉手劍威托仁兄董成梨棗之役明知瓊屑有累故人偏得於旦晚間遂竣厥事即敝帚千金之誚所不辭耳

徐野君曰予與太史於刻文之典最高即做秀才時亦已是翦翦蕭索余為序言且一而再再而三矣今觀斯篇不勝人琴之感

與胡長民 冰雪攜選　趙時揖 聲伯

向見藏書者縹函丹笈固鑰深扃經年手不敢觸偶一翻閱幾惜之功多於吟誦因謂驅影幾何遂延整理間便餘有十行可

讀書污穢漫猶非大害所害者枯腸餓欲死蠹魚飽欲死耳弟梅洲所藏數千卷悉干兵燹其未經手鈔者失去更早所餘殘簡十餘篋反賴齋漫墨污始獲保全豈書與故人尚有未盡之緣耶送來書目悉郝架所饒幸假抄補零帙寥寥未必非假藉之報正在懺除可無點污之慮也

汪惜齋曰污書是大罪惜書是大病夫其病免其罪可以爲讀書人矣

與劉敬一 集選 大畏堂　查瑩 子周

去冬以事之嘉禾羈縻旬日自謂良晤不難命駕非遠時當客邸蕭條不自聊賴然終不能乘一葉以訪吾兄者亟欲歸武林爲辛苦計耳眞所謂作客信乾坤也君家豫州有云尉佗秦之小吏猶獨立不詭況羽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心於人下耶丈夫志有所在鍾山之玉炊之以火三日三夜其可變乎勉之勉之邇來不惟故人脫略寒暄而於棺公墨卿亦任鼠之印塵弟高嗣詩文如病骨董鑒賞者誰乎行將棄置之而乃有音信斷於人間故人隔於天際又值三月芳菲九秋搖落故不得不發諸吟歎至於古詩弟近絕意不作氣運不侔矢口非古今復熟讀文選頗有所得非世之所作詰屈聱牙一字一句之奇也即如十九首泯然無迹以深至之情而發口頭之語又何嘗奇

乎弟二作就正去雁之匆匆羨君其教我回鱗之玉翰余實望

徐野君曰不獨人品有氣骨即詩文亦有氣骨若隨波逐流漫無張主則識者鄙之矣絕交絕筆俱所難言不得不存其議論

與徐野君 尹勝 錄選　李長科 小有

一覩龍光心茅頓豁恨匆匆入山弗獲飫聆霏玉如交甫之佩已得而復失之可勝悵惘讀仁兄蒹葭之作秋風生哀華落熟心恍在白雲黃葉之鄉及讀獻壹一藝英風火氣吐貝含珠則又在清廟明堂之上矣乃知文人無所不可

汪惜齋曰兩公皆蘊經名手宜其如水乳之合

與徐野君 稿選 棋辰堂　呂律 叟令

敝囿一椽乃蒙鉅筆點染生色多矣且思父子暨先水山公俱得附驥以傳何幸如之當錄出一通揭之樓頭與溪光山色相爲輝映可也

汪惜齋曰縈巷一記不減袁中郎斯樓主人快固宜爾

尺牘新語第四卷目錄

憺漪子曰春秋時士大夫相見必賦詩今絕響矣然此事亦殊難行賀王傾蓋未及寒暄半語而且嚜目相對曼聲長歌豈不發士龍之笑耶唐之李杜號稱詩伯而一則比之陰鏗一則擬之飯顆似譽似嘲不礙神交至於元白詩筒則又專以讕語代雙魚矣大抵文章一道古人無所不合而今人無所不分詩詞尺牘一耶二耶請教摩詰贊詩云讀名人之詩詩中有牘讀名人之牘牘中有詩集詩詞第四

復潘昭度師　曾異撰　　與曾弗人　陳鍾琠
與吳巽之　釋正嵒　　與鄧彭甫　陳衎
與吳六益　王光承　　寄顧集麓　林嗣環
與某　薛所蘊　　與紀伯紫　龔鼎孳
與友人論詩　唐時　　寄呂家姊　吳栢
柬周減齋　紀映鍾　　與徐野君　卓天寅
與友　曹學佺　　與范仲闇　杜濬
與胡彥遠　龔鼎孳　　寄呂家姊　吳相
柬姜如須　余懷　　又與姜如須　余懷
與查于周　馬晉允　　與陸蓋思　邵斯揚
答徐野君　查望　　與友人　王嗣槐
答周減齋　王猷定

分類尺牘新語第四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周
周綺清林　參訂

詩詞語

復潘昭度師　芥投堂選　曾異撰弗人

大序中謂詩之纖豔不逞者皆情之發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恐於祀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撫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咎鳳之怨鬩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查于周曰情亦難言矣情與禮合有過與不及之分昔人所謂公講性我講情三百篇性也亦皆情也弗人昭度俱有情人故有此反覆

與曾弗人　寄卷集選　陳鍾琠石文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聲合吹如籟閒于俳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塡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凝而撓之雖安黃初以上則猶央東海之波屈注華岱旻旻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觀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綺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

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蒙蕭于曹劉不知其穠興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摹于顏謝蕭統曰推輪爲大輅之始層冰爲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斡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王揆滿曰尋源溯流窮蔚變勢有枝有葉有經有權如此方可以言詩可以論文若漫然批剝一人抹倒一代即孔原可作誰其服之

與吳與之　柴選

釋正嵒　豁堂

比見近作益古雅精出自是必傳之業奈世俗悠悠雖交滿寰內曾未有爲老居士計此敢望司饒以全葉惠我俟有徵緣當與知巳謀爲公壽卻未能盡付梓人至心血所鍾必不忍置之可惜也數十年道誼除卻巳躬大事餘習未忘僅此一項耳望無虛所往萬萬

孫野君曰陶弘景難于上昇以其三朝有徵名耳方外人代作此計得無徵動名心

與鄧彰甫　大江神堂選

小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是百花叢　陳衎　盤生

孫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

發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該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及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脉絡關紐實貯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斷便索然矣麻偺于目僅仄不既

查于晉曰書中所論批評選取二端犁然當心眞是匠心裁古

與吳六益　發祉兄

王光承　玠右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實玉弓矢頻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于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

徐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凌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益山川翕縮日月之勢其于近世名流略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感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趦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即欲見齊相亦待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雄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並其膚髮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鄒侯抗衡背參之前而何有于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燕雀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宋曹曰文選司馬龍門引用戰國策筆鋒夭矯排宕使人讀之[illegible]至于議論之雄非班布誰能具此隻眼

寄周無聲　　秀江集選

林簡子山

古詩十九章惟兒數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妒我等也

與某　　薛所蘊行星

倘斷若已打濕盡依樣葫蘆　　桴菴稿選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益深服乎其情至矣

徐野君曰余嘗戲謂友人曰我胸中有許多好只是沒工夫不曾寫得出雖屬要談恰與脂合　　芙蓉齋集選

與紀伯紫　　龔鼎孳孝升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進和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蒼遠含歎優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譜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瀋花間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查千周曰走筆有自然之勢如入桃源山川草木如帶香氣　　巾取堂集選

與友人論詩　　唐時宜之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于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始以田

夫野老爲草莽而先王爲清業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
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汪搢蔣曰言詩之妙不惟轉龍華可參同即如黍累蓁蓁
白露一篇余括之以明月蘆花何處尋之句豈不爽然
加圈

寄呂家姊　初徵選　吳栢　栢舟

白髮三千丈此詩人鋪張語耳泥之則是向癡人說夢也即如
不貪夜識金銀氣此極奇語然須以不解解之如必求其何以
夜識雖起杜老于九京彼亦不能以解解也此妹在家時習聞

父兄之論若此引伸觸類莫可勝窮善夫孟夫子之言曰以意
逆志眞千古讀詩之法

徐君曰不意閨中有如是解人

與尉瑛齋　具冷堂集選　紀映鍾　伯紫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遂堂近刻知字
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異途步步引入聖賢蒇業
地位眞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刑一見便拔拂此鴻實快幸何
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查子照日淚亦泣即古人所謂得之
若鸞也作業偶以此摺英雄本色

與徐野君　初徵選　卓天寅　火傳

萬里橋西子美擁書高嘯原在猶子未得長侍教言誰謂非肉
食者前在省中見舍弟案頭有老伯製詞一本冰忿無事幸賜
前讀未能擁爐命酌供雪兒之歌亦庶幾私擫旗亭甲乙以消
丙夜望之

汪搢蔣曰野君向爲詞林赤幟後身賠弄久已名世今火
傳神鋒英儁但知子敬之書似右軍耳至于勝處外人
未知

與友　石倉遺集選　曹學佺　能始

論詩譬諸書者變者驅者若無傳授任一已聰明則必趨于邪

路終身不能稍進然稍執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
其難可矣

徐君曰不用之言每自講究聽人
多犯無師之病求其傳也不亦難乎

與范仲闇　茶村集選　杜濬　于皇

世所謂眞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非詩尚非
眞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
不可定于詩中即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
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
靜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眞詩一

人而已可多得乎開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査于周曰詩不肖人人不肖詩古今多矣所以有孤棠吳江也詩即是人人即是詩實是淵明第一大癡老杜拈出

與徐野君　竹醉軒遺集　張遴 太眞

頃走候不獲面致賀詞爲歉君中無竹枝歌有之自大製始便與巴渝西子湖鼎足而傳矣冬館無事輒爾效顰殊不足當大方一笑然藉此爲請教地惟仁兄筆之削之奉爲幽巖甚炬感當何如

汪惺爲曰文章之妙在想所以可傳

東來雙人　初徵選　張次仲 元岦

每得佳句每逢好花輒念病叟所爲人壽集于菴子稿集于枕只此一段懷抱風致度越等倫數倍惟有閉戶讀書庶可報耳近讀杜詩只愛君憂國苦樂痛癢一一抉之于詩眞得三百篇遺旨如盧駱王楊高岑王孟到底是風雲月露之詞視杜先生有間矣意到偶及

徐野君曰鶴唳秋空清聲亮徹元岦先生文品大率類是

與張曉人　望古齋集選　李繼白 夢沙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糾終後

與祖長沙禾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

査于周曰和平之音可消無數蠻觸

與胡彥遠　慧天閣稿選　紀映鍾 伯紫

大作突然而來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洋洋灝灝其辨涯涘惝怳久之秣陵王氣諸句是詩中眼目而我兩人心事地步也一言九鼎眞有馬當灩澦之力拜服拜服弟意欲爲采芝圖巷同和贈送河渚夾帶鍾山如史遷作列傳法亦一次事也即此五詩各裝一册爲五岳肘後之佩頂摩穹蒼手美白日時一讀之不敢謝朓驚人句耳

徐野君曰醉盡花柳賞窮江山是才人游止所爲伯紫彥遠足跡徧天下于此無復不淺

與胡彥遠　初徵選　龔鼎孳

春色猶妍勞人慘悴每思攜雙柑斗酒一過靈巖南屏爲樂爾所牽在笏西來曉翠惟增太息仁翁雖以文章病洗馬能悉而京雒杜門夢魂清善觀河渚閒鷺西陵結樹心迹未嘗不合并也詩餘之妙玉琢巧心香生紅墜景事之外別有纏綿柔艷之中自多含咀才人情極眞色寡雙李南唐不能獨有千古矣拜服拜服踐行之作尚待河梁握手玉茗所云恐懷抱作惡然亦甚遠及安悉耳

徐野君曰詩餘自以柔膩香艷爲主彥遠信是深人予嘗閱卓珂月選古今詞統時頗採此以爲準然而東坡稼軒輩不得不並收之雖詞詩詞論之識亦不顧也

寄呂家姊 遺集選　　吳栢 稚舟

織錦迴文但聞其事未見其辭昨見父所錄璇璣圖詩尺幅之中字不及千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餘首分章斷句剖析詳明眞奇觀也似此巧思妙手當有神工鬼斧黑相贊成非關人力竇氏郎有不相感格乎亟宜索觀知閨閫以來未有此奇婦也

汪憺漪曰璇璣圖之外更有筆端翻出女手使人驚歎

與卓子彝 尹勝集選　　譚元禮 辰肩

讀大作甌使人咏石破天驚逗秋雨之句又輒使人想見身長七尺清骨蒼之偉人也如面矣又何恨于未見乎驚喜交集不禁泣下然定惟見于筆墨外求之

查于周曰竟陵兄弟風致非常今君香尚在清溪一曲

答徐野君 大器堂集選　　查望 于周

足下心爲玉林情同錦肆片語一出不特淹芬可裹抑亦齒頰皆香矣弟從緜緜似見西子之容歸愼其貌竊觀山野而秀水野而遠雲野而閒風野而適人心一日不得野趣則言語不文足下文人也其得野之趣偏多且予文詞秀遠而閒適弟口中有烟火氣不敢展讀當呼十七八女郎按節而歌之耳

汪憺漪曰予最喜野君每出口無塵點柔華端偶見其致勝人于周一箋眞知己語也不然華復嘆十斛純灰以洗腸胃求一言之幾乎翁不可得矣

與友人 奇草選　　王嗣槐 仲昭

頹唐翁有兼惠雅什反復披吟肝脾凄裂窮愁易工信非虛語但從獻翁蹇蹇栖栖非在詞之末工而深惜乎意之過激也凡人富貴窮達賦于天有非人之氣力所能爭達者任其自然眞如楚人之亡弓塞翁之得馬凡欣喜悲戚之情無端而發入之不可爲得其正也余非反舌乘青陽木氣而生其音若歡愉獨多至于秋商凋零淸聲寒蟬莫不揚緌振羽以吐其音非其音獨悲也時使之然悲者聽之自覺其悲耳人生遭遇何獨不然以吾兄不羈之才當坎坷之極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但使後人讀其詩悲其遇而不免薄其爲人竊爲吾翁惜之中間删去凡十七首點竄三十九字不敢以狂瞽自隱其私惟祈古道鑑原可勝惶悚

徐野君曰詩貴有識不可好作悽憤之音仲昭此札足後人性情眞如援律吹寒谷矣

答周減齋 遺稿選　　王猷定 于一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精學上溯有唐暨漢魏且宋又進而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般然留金石聲若彝胼如定東彥爰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殊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唐三十年讀書方悟慙愧二字承示太築鏗然鍾呂而欲以榛桃為導可乎適有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着糞佛頭怛愧甚矣

汪喬年曰詩自謙處正是傲
骨時滿不肯以此道讓人

尺牘新語第五卷目錄

觴滿子曰華封人之祝堯曰富壽多男遂開千古慶賀之風夫帝王何患不富而乃首以富祝之然則堯爾時尚是一窘天子耶後世稱觴頌禱大抵不越此三端而更有一言介於富壽之間者曰貴如所傳跨鶴揚州之語揚州即當日之長安正謂翔步天衢耳文太青有言凡詩文一着慶賀字樣便如弋陽梨園演八仙蟠桃會令人掩面欲噦然果出名人之手又何異緱山笙鶴天風吹送也集慶賀第五

與駱方流　姜　璜　　與徐野君　李可培
與朱綵華　錢象坤　　壽沈長森　鄭　癸
與蘄桐侶　蔡復一　　賀君一子入泮　汪一洪
壽卓辛蘧　蕭　建　　賀汪然明得孫　文王輔
賀張研臣　何之杰　　與王老師　許　鳳
寄毛家沛　吳　栢　　賀丁問生納娶　查相如
與邵以規　釋正嵒　　答叔氏侶虞　張　泰
與陳牧吉　汪　淇　　與卓幸蘧　徐士俊
賀列父母壽　汪　淇　　賀蔣師舉子　章　昞

分類尺牘新語第五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箋評 同學 查望 于周 參閱
汪淇憺漪 邵德延 公遠

慶賀語

與駱方流 董潢摘選 婁瑱 渭叟

秋闈榜發之際弟適羈跡天台數日後始聞吾兄捷音額手踊颺爲蓮珠宮得人之慶記吾兄受業婁父時纔十四齡耳是時筆花纔發便已矯翮欲飛又遲之十數年文品人品總屬金相玉質令祖老先生寅清重望首繩武于吾兄前溪之秀殆有獨鍾者耶敬展賀私尚圖面候

徐野君曰寫方流之爲人可稱至言其庚子廌壽義是余序以行世文之純粹誠如是耳

與徐野君 宜堂稿選 李可培 育九

先生才品素所服膺況與君家飛郎夙有縞帶之契茲因執友陳漢翁明年仲春二十九日壽臻古稀介眉之章雲集春酒之興烟濃特煩廣平爲介紹懇僞暫過寒齋當梅花殘臘之際願爲點定諸詩付之梨棗此亦浦陽一時之盛事而西陵千古之高風也臨穎禱切

汪憺漪曰交游有言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稱慶如此潤腸風雅高情勝於金箋錦幛多矣

致柴振華同年 文集選 錢象坤 麟武

漕艘過淮往以五月爲期今四月悉渡津門此從來僅見謝成勞者賀年翁爲最總漕一啓特順風之呼耳令郎年丈粹詣宏才會曹沫之劍濟孟明之舟必且樹幟南宮看五色雲爛漫天際也式穀蓬生道年翁猶子之愛甚篤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請數卷殘書一條布被以此來即以此去誠無所忝偶遇此不世出之主踰年作食未劾涓埃循省不能無愧耳

徐野君曰謙許以同籍爲柴自待何等西落

寄沈長森 米章亭摘選 栁葵 菁公

客冬自公車北指後每良朋高會必灑酒向奎壁而祝之曰願沈郎君玉筍之班登紅蘭之省乃春來二十四番風信荏苒載更而音問不至方用耿耿未幾始知更期之故而泥金帖已達詞門矣不啻紅綾初宴天街走馬時新郎君意氣若何明月屋梁故人之思不遠肯折長安一枝遞令驛使寄我否

汪憺漪曰得意之書開宜生動如許

與顧梱斫 遯菴集選 蔡復一 敬夫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問處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顏而修賀未能若或摯之適知舟近三神山

…引去非虛語也

查于周曰小小箋素亦不作率爾語前輩文字每每乃爾莫草草看過

賀黃君一子入泮 初徵二集選　　汪淇 憺漪

令郎年少崢嶸乘風鼓浪破壁而飛豈僅瀝中鱗下物耶小試不足賀可賀者吾兄處心淳潔立行端方韓子云其根茂者其枝遂其膏厚者其光曄于公之後高車駟馬大其門戶異日者鹿鳴歌闋曲江宴罷金華殿上 聖天子賜尚方給筆札驊騮京洛搢紳人寶胥于今卜之矣故不嫌縣片而祝焉

徐野君曰首尾[illegible]翩翩華美

賀汪狀明得孫 仰蘇齋稿選　　文王輔 桂林

喜聞門下秀發蘭孫麟來再世審言得甫定作詩王散以芹非之儀用申湯餅之賀願祈槃納曷任欣瞻

汪憺漪曰數語雅有自致

寄阜亭甥 初徵選　　闕鍵 六鈐

古來神物之興類能雲雨天下利澤四海年翁不忘故鄉民生豈非太平符瑞而劍懸可立振耶語云上有稷契則下遂巢繇鄙人得以安夢松風皆故人君房之賜也愚嵠無禪山海悃念芸閣之典章保無殘闕鼎湖之記汪有待綴成此二事非千秋

目前者不任舍年翁其誰長安諸知已不及時通尺素見時悉為道意近狀無事幾陳惟言臣其饑欲死而已北風厲寒萬惟珍重

查于周曰六鈐樂於栝僑者故草作我昔人許何晏云言遠而旨近士大夫有尚志者當深味此言

賀張詞臣 詩中草選　　何之杰 伯興

火樹星橋正闢九州士女潘車忽從天上來一路笙歌輝煌十倍而同閱熊蘇猶然捫腹驚鷳未醉鶴軫空行負芒寧獨在王生也邪州蒞病未起祭魚渡虎端賴新硎父臺衷愷悌而出神明來暮之歌勝封傾耳卿山雞野雉豈不引領觀期月之化也

汪憺漪曰一派仕林便須修風雅擺脫[illegible]但平常以去其太甚者耳伯興可稱雅飭

哉一芹將意二律言情斧斲汪鐫兩均有望

與王先生 蘭閣稿選　　許風 蔭遠

天台山水奇秀甲於浙中諸郡乃神仙窟宅也台台坐理數年惠政賢聲蒸為紫氣每當覽揆之際如有安期羨門之屬進以雲藕冰桃聊備桃李之數有懷如結遙祝千秋但愧人間褻味未能供奉仙廚耳伏乞亮之

徐野君曰筆下無半點塵蔭遠之品即此可見

寄毛家姊 遺集選　　吳信 [illegible]

花詩誕辰龍章寵錫想冠裳服飾逈別當年共大羅仙子哉以視二妹之飛蓬綺服當不類同胞中人也妹驟見之亦應羞伍雖然妹等拭目迴歸欲借餘光久矣語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吾姊得無意乎

徐野君曰此余友吳文貫妹也姊妹三人一爲夫人二爲癸歸何命之不同若此讀之可發一歎

賀丁開生續娶　梅船館集選　查相如

足下得鸞膠而續斷絃和鳴之曲應指而彈遂使高山流水依然鍾子知音仙乎樂矣敢不稱賀

徐野君曰忍使鸞鳳收作倩文心之巧一至於斯

與邵以規　谷鳴集選　釋正嵒　寄堂

昨秋山中人來知老居士已六十矣世難以來冷泉舊遊落落如晨星歲寒松栢惟臺上飯猿翁溪邊飲牛子猶幸未傷凋可謂與予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矣幸今年逢賜杖辰屆拜膝乃吳越相懸不獲榼果尊茶與慶草堂之末聊奉一詩以代兩祝

汪異淳曰驟落若此可以進祿無期

答叔氏侶嘉　梅齋稿選　張泰　履素

遙隔千峯星霜五易想叔父青山坐對白雉階馴此眞嵩庚頌康侯閒閒歌福履銓曹卓異在指日間矣姪雖未肅椷修候頌

其心未嘗不飛越漢水湘皐忽荷手書從天而下展篇讀竟知爲大母八十稀言岡陵致頌已同獻褒安期局踏懷慙敢望陳情李密至其調高摩詰書逼臨池一旦得此可勝雀躍他日畫錦歸來向麻姑索酒共飲六橋煙柳中朗誦鴻章山谷振響叔父之文傳且不朽則大母之壽亦且無疆矣

徐野君曰文章雖得稱引吾於慶賀書其不愧此二字

與陳牧吉　蘧夢軒集選　汪淇　憺漪

道兄青雲直上翱起南宮以開數百年之風氣弟日擧手加額遙望龍光肅其有極更喜尊公先生方屬覽揆於千百而庭階之鞾繡彩斑斕已置身十洲三島間豈不處處見琪花瑤草耶涼儀不足以供奉仙廚聊表蘭交至誼耳明春道兄對策楓宸將幸枉車騎過我是望

徐野君曰少年科第最足發揚滿子又壽以文章却勝琅琊雲藹

與卓辛彝　鳳棲集選　徐士俊　野君

冰雪上公車鞅掌盡瘁而仁兄不以爲勞春暮南還冬殘北指緇衣窄袖半染京塵弟之得瞻芝顏僅在靈壽禪林小樓片刻而已思之可勝惆悵今且上苑春明看花馬首人生得意事仁兄唾手援之不知視我輩老蠹魚何時化爲脈望若弟之視兄

卿惟咏美人如花隔雲端之句安敢云同學少年皆不賤耶猶記癸酉科偕仁兄被放之後遊跡鄉堂月下泛方舟以娛燈前賭棃栗爲戲手製餺飥聚友朋大嚼以消磨歲月兩人肭次各各不忘而乘車戴笠氷炭懸殊跨馬擔簦雲泥迥隔更可賀者仁兄高步瀛洲花磚日影稱金閨之名彥讀中秘之異書儲相地年登仙此日此皆從氷雪中磨鍊出來嘗見曩時用小小印章文曰富貴吾所自有何前期不爽若此然弟寧仁兄自許又從僅區區富貴也哉憑楮依依顧言不盡

汪嵩濱曰野君文心香艷最爲辛癸所服膺筆研

孫蓀果曰洛灑異非允景留得半幅剡溪藤

賀外父母八十雙壽　錢麥集選　汪淇憺漪

豳風七月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可見古人乎居相祝莫不以壽爲期而況並登耄耋白首齊眉如我岳父母者乎泰山日觀丕見東升泰水月恒方當川至不啻木公金母同集瑤池也第愧無能武亦學文簫綵鸞故事以從兩大人遊可乎不腆片幅侑詩聊之末惟晒存是幸

徐野君曰三祝之一端五福之首列人生值此豈不生歡喜當壽山自獻洞多熙若予焉其在蹈濟之樹春耶

賀蒼研叟師生子　蒼帥選　章柄天簡

掌上明珠老師半百方得天亦可謂凡遲遲爲鄭重者矣孔子

釋迦相爲抱送豈止一雙驄神駒秋水而已哉某忝在門牆明日欣逢湯餅之會燕桂生香秋桃增色預申薄賀容再稱觴

徐野君曰研叟負才高隱天節負笈長依深梅讀書堂恰在開朋十畝之內看花抱子其樂如何

尺牘新語第六卷目錄

賡游子曰嶽有五登其四州有九遊其八可謂壯矣然此猶虛語耳大丈夫局蹐寰中既不能入虎穴出龍沙又不能窮河源犯牛斗徒令博望定遠輩笑人千古與井蛙奚辨余竊嘗作一妄想欲假穆滿之八駿安期之赤龍與莊周之大鵬汎虛御風遨遊八極蓬壺崑崙倏忽往來而不移晷刻焉庶可以稱大人先生矣然今尚未能也姑取羣公赫蹏置之靈檀几上以當少文臥遊集遊覽第六

與弟匡侯　稽永福　　與俞嵩菴　程鳴
柬裴爾唯　李長科　　復友人　[illegible]
與李嘉心　張安茂　　與傅遠度　黃奐龍
與姑孰同人　陳焯　　寄湖上諸兄　譚元春
柬周靖公　汪汝謙　　柬聞子將　黃虞龍
與裘君公　黃虞龍　　與曾弗人　陳鍾琠
答混交　王鐸　　與紀伯紫　魏裔介
與王丹麓　陸雋　　與徐野君　呂律
寄羅弘載　周廷璋　　與淦生弟　徐士俊
復友日旦　李陳玉　　柬客　張幼學
上黃老師書　王思任　　與徐野君　江思令
答范潞公　呂宮　　與友人　王一驥
寄毛家姊　吳栢　　與王丹麓　翁必達
寄休寧座　夏基　　又寄毛姊　吳柏

分類尺牘新語第六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選
同學　查　望子周
呂　律翼令　參訂

遊覽語

與弟匡侯　初徵選　　嵇永福　爾遐

吳門風景何如自作吏後恐彼地又少一酒人矣客春二三月間山漲陡發灘勢奔流榜人扣舷作歌瞬息百里始悟猿啼不住已過萬山皆眼前實事也幸知之

徐野君曰宦遊貴山水佳處又須顧人以一片閒心在泯醫方兼政事文章觀此知先生兩次大不同也

與俞嵩菴　唐園選　　程鳴　于鳳

六橋桃花之盛十年來未見此穠艷飛來靈鷲之間士女如織山靈嬉笑倍覺開爽想天竺聖人亦大不喜寂寞也前兩日兼三携壺觴拏小舟問奇于石屋僧人餉予葷以圓筍山茶兼三咏予舊句云留僧古墅頑俱龍待客新蔬朴亦香此足以當之復歸小舟微風拂席水波不興雅談坐漏酬酢盡脫弟向不勝蕉葉是日不覺劇飲無筭同行者馮長民周沛甦此樂惜不與兄共之也

江憺漪曰記一時勝遊令人神往更得兼三所示山欲競秀山雲與穠桃嫩柳爭艷乎

與張爾唯 文集選　李長科 小有

千里之談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露散祖道歧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悽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弟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嗇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鄰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illegible]纏綿從離合情中抽出
[illegible]非人間機杼

復友 且坐齋稿　諸燮 鐵園

昔敬知許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游江水縹碧夾峙蒼崖人行鏡影之中舟在嵐翠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半在漆園園是城內之名區漸木之淵藪不獨桐君采藥子陵披裘足堪悉弔已也足下未得同行深爲悵嘆

徐野君曰紛紅駭綠墨妙筆精駿男
具此才情所過山川無不生色

與李素心 初徵選　張安茂 子美

近水者多風流近山者多窈窕故攬會稽之山可以想西子望江漢之水可以思細腰足下朝暮君山聽湘君環珮則鄭旦巫姬又下風矣洞庭雲斂瀟湘月明更携江上峰青之句酬之如

何

汪憺漪曰筆端縹緲
爭如乘霧攘烟

與傅遠度 二陵雜著選　黃虞龍 含言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坰游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徐野君曰謝瀞應接無窮錦囊收拾不盡天生
良辰美景供文士賞玩豈可輒喚奈何

與姑乾同人書 滌岑集　陳烺 默公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拾弟夜游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當事闡其自製新詞願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滄雅

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査于周曰謬誤世所常有而祠宇爲甚如杜十姨五髭鬚之類大爲笑端得此書遂使千古奇冤至今始雪不然一生太白至死猶爲冤鬼

寄湖上諸兄　譚元春　友夏

初徵選

弟十五年不到吳越幾爲眞楚人又兩年來不入郡縣幾爲眞村中人惟南昌得以有我於春襄陽得以有我於秋春則病歸秋則石悲常自思惟楚人重鄉村人習嬾西子湖頭年年說過李三長蘅誑之於死子將卯持孟陽忍公無勑誑之於生生者死已報而死者化爲芝菌往者樵風不便今幸吾弟在彼義當一往省視之不知何故枳我雙屐此其故亦不可自解也然弟久而未老老而未白白而未衰才未盡興未敗秋冬之際已無負於明聖春夏鈌陷當許身此湖孟陽舟我僮我寒煖我諸兄弟酒我吟我嘯我廉將軍上馬矍鑠猶自壯也隋煬帝有云好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諸兄但好留顏色而已寄語李耶僧筏吾於渠家停甫負媿不已身到江東卽當發車過腹痛之誓破宿草不哭之戒也剪石草不足觀所以寄觀者欲令諸兄弟知我發翁猶昔耳

汪讓菴曰篇中遊用數我字峭甚元喪其弟友夏未許下筆

與周靖公　汪汝謙　然明

新鈔選

人多以湖游怯見月謂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爲曠麗滄桑變後游者尚多蝟縮欲不蚤歸不得矣

徐野君曰一樹桃花一角燈自是西湖佳事未知何日稍復此勝遊

柬聞子將　黃虞龍　會言

二陵藏者選

湖南之游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會趣矣蘇隄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栢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棚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烟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發其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汪讓菴曰寫西湖名勝只須子將二語楚楚盡致

與陳眉公　黃虞龍　會言

二陵藏者選

況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州半點鷗息可觀推窗疑瞬夙恨頓飽致問君公此去蓬壺幾里

徐野君曰[illegible]是吳中名筆一幅[illegible]畫圖也

與令弟人　石壽堂選　　陳鍾瑛　石丈

滇陽峽是造物狂腸構草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斑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歛斷一再思之未極完穩欲爲杏補一二字覺無處下手天地間題有此種怪物

徐野君曰以古書狀山水何處得此奇思

答親友　髮山閣集選　　王鐸　覺斯

今者泂過新鄉山下佘將王舟洞桃花光武陵杏下灌灌叢叢林頭芳腴騙色頭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于明月綠水之間可

勝慨四

徐野君曰語意老筆筆俱雲似覺亦先生書法

與紀伯紫　新紗選　　魏裔介　貞菴

素心晨夕良藉不懷忽復遠征啄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老祖翁高懷不羈負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敎井陘獲鹿以達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所諳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邛淮險左車之舊蹟想唐宗宋祖之遺蹤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於中乎恐彼雲滿肸古蒙不止此行攜白首終日樵蘇也

入句也

査于湘曰只覿中有詩有賦有餘有記不亦佳乎

與王丹麓　水雪携選　　陸　鳴升　貴

憶昔同步南郡見小橋之東深林之內有短垣郡居欄間方塘深滿薔薇偶然憩足則流水面落葉驚魚何意得此一段瀟灑乃作從南郡經過大改昔觀門前架上唯餘白荳青藤芳藥名花已無遺種天下事豈特富貴不長保耶滄桑變更實難回思歸家遂得薔薇架上荳花開之句因錄呈教幷求和韻庶不忘昔年攜手時一番佳話也

與吳人多事君　吕白池甘　姚長壹稿選　　呂律　冀含

諸語吳越諸山開卷在目數日目力之勞省却古人多少筇屐與蠟屐也

汪箬游曰游興在蒼冊之間救四壁野游勝一着

寄羅弘載　青蓮館稿選　　周廷瑜　仔曾

昔稱行路難大都得失勞逐介介胸臆間不然則一線長江帆遮影列在清曠之致去秋足下從錢江解纜由富春嚴灘及所至西山南浦種種諸勝何莫非奚囊佳句耶偶見譚友頁作

西江抽宕時有句云白石清泉難証語此行原不為盧山若足
下不為盧山而行則白石清泉恐亦不受証者一笑

徐野君曰作者雅人深致與弘載為莫逆
交一丘一壑之間正堪與兩人位置

與俞生弟　俟集選　徐士俊 野君

廿三日抵京口江路浩蕩使我前途之念追思昨者依依故園
號為至難不識吾弟近履何似歲前日與舟次辯遲萬一河冰
陸行邗蔽馬西風又不佞從來未諳之事言之直是夷絕

汪淇瞻曰此野君千里後作客詞章辛苦太史
公七律孔君客況淒其筆花有黯然之色

復友日旦　退思堂選　李陳玉 石守

向夜魄不成寐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
望千家正殷鼾鼾聲魔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濯魄冰壺
則年兄之稱我情也

査于荊曰如此清況不復多得妙在寫
得出在他人不如作幾許塗筆矣

與容　紫上游選　張幼學 詞臣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雨雪
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在地至于人情詭遇
山魈海蜮沙蟲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介之輕漂
搖振撼于中不能以父母之身試于摧折振落而無難者乎浮

雲落丹人生有深旨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
復云

徐野君曰嘗見行路難樂府多作
詞闡之談不如直敘之為快

上黃老師　文敏選　王思任 季重

隆恩寺無他奇獨大會明堂有百餘丈可玩月門生曾羈其
間者十日遲下有雲深菴嘗以五月啖其櫻桃八月落其蘋菓
櫻桃人啖後則百鳥俱來就中有綠羽翠毛者有白身朱喙者
語皆侏儒鴃舌嘈雜清妙蘋菓之香在於午夜其曾蚤起嗅之
其逸品入神老師不可不訪之

査于荊曰讀然一篇隆恩寺記也水邊床
無此奇雋直令習習風生悠悠神往

與徐野君　彭勝錄選　江思令 子九

獨客病龍孤月分影荒涼散踏小屋逢僧皆弟數日來詩料詩
伴詩境詩適也小詩呈笑仁翁閑署懷人應有妙句并此請發
以當十朋友謂旅思互相憐念不負同人矣日讀行卷醉心之
極如伐寶山附此謝教不盡

汪憺漪曰物筆曲勝放姿作
客以其能道處留題也

答范游公銓部　初徽選　呂宮 耆性

龍門天成帙秀記可當詩杜陵雄領蒼涼詩更為記兩人千載

僕此道遂不能合路公乃出而兼之蓋性具騷雅而寥廓蕭逸之氣借登高臨遠收之以山嶽鑒衡諸士而即以衡所過之山川名勝其景物酬答意不專在游歷也仰扶青旻俯瞰溟渤蠶叢驛驂驅策所及自有日月安肴冰雷透眼之處豈僅若游覽家後虹梁鳳宇爲麗矚也哉謂弟言若誣試揖海上三神山而問之

査千里曰試讀一過如列子御風冷然善也竟將我入青雲閣彷彿見龍門杜陵倚三神山而吞之日呂蒼忱之言是矣

與文人　歌芳園稿選　王一棟　擬公

春、、月、遊遨桑女亦有懷思矣採蘭贈芍詎必溱洧之俗哉西子湖最稱名勝艮朔荇止徜徉乎六橋花柳之間佇見朝霞映日夕嵐接天時而嬌鳥窺人綠蘋繞桿此際風光正堪領略請以明日爲期不可徒坐空齋使佳山水嫣然笑人也

江淹謂古詩情風發音塵之外

寄毛家姊　遺集選　吳　栢　栢舟

聞道春至桐江百餘里間水若練藍山如屏折嵐氣青空欲滴石子紅白可數水碓春雲烟灘吼雪此須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姊遂得飽目耶至樂至樂吾鄉兩峰十二橋想爾時亦不復偶思矣將無遂忘歸故土乎

徐野君曰夜死可當畫圖如此繡口錦心能具冰魂雪魄悠悠我里豈易得耶

與王丹麓　霞舉堂別錄選　翁必達　貞若

偃仰一室每與良友相邀即密邇如吾兄不能載奇字數車將向楊亭一問僕之疎瀾概可知矣然明月清風輒思元度何嘗不刻刻神爻詩箋上諸記室念非白雲黃竹歌恐不足爲大年愛耶

江緒濟曰疎疎落落若三兩琅玕風來相戛

寄林鐵崖先生　樵梧閣選　夏　基　樂只

節届朱明榴紅泛艷日逢重五蒲葉霏香以競事來西子湖頭尋詩于南北兩峰下鼓龍皮大鼕聽清凉妙曲知不復續天問招魂矣撫茲佳節定有長歌斷不令蘇髯林逸謂負茲競渡也可亦我乎

徐野君曰既係楚風原屬慘景夏子獨能舉出樂境樣卻天問招魂不復爲荊楚歲時記所囿是大手眼

寄毛家姊　遺集選　吳　栢　栢舟

見姊寄兄書云三峽數百里絕壁如屏攢峯若劍猨猴臂而飲水鳥懷音而入雲登崖者驚桂帆之危涉川者指楊鞭之險奇石劍大高何負此佳勝奇觀月不暇接姊有天緣而得至此也

偶美傑宇曰古人有遊遍九州而未得游益州者遂以為生平恨妙躋此何如哉倘有圖可寄妹擬作媚閨卧遊人也

徐野君曰孺聞于游共與偕于荀與溯展搆是胸中文采無處發洩借筆墨以為娛

尺牘新語第七卷目錄

嗜漪子曰漢人之互相標榜曰仲尼不死顏子復生非不聲譽赫然顧厥後及之禍未必不階於此君子儀人必於其倫何可誤鳥為鳳若果其韞玉含珠輝山媚澤天下之寶安得不與天下共之昔黃公二女皆美而每謙稱醜惡人以為實遂愆期不字後有聘之者則皆國色也蔽本美德而用之不當幾老殺深閨蛾眉誤事哉不細矣春秋之法善善長而惡惡短吾寧從其長者集贊美第七

與王阮亭　張九徵　柬卓蓮旬　倪元璐
答月岸禪　何楷　與徐野君　卓發之
復汪嗜漪　顧二榮　答錢牧齋　王鐸
與陶憲副　費學伊　與同年　陳次璧
復杞孝廉　呂陽　柬蕭伯玉大行　陳孝逸
與張公亮　何謙　與楊季平　朱高治
答王湯來　陳焯　柬李笠翁　李一貞
與徐升君　李兆熊　與錢紫翰　尤侗
與黃儀明　丁雄飛　與陳眉公　王志遠
與錢吉日　胡□　與林茂之前輩　吳晉
與徐野君　沈羽明　柬陸藎思　林翮環
答吳聞先　胡文蔚　與徐野君　駱徵京

分類尺牘新語第七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汪　淇憺漪
同學　查望于周　王聰丹麓　恭閱

贊美語

與王阮亭　新抄選　張九徵公選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子建李密之遇泰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絲灑隨堅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儋父稽鍛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裾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面赧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徐野君曰先天後天兩語破的若骨性中不曾帶得灑作解事終成木偶衣裳余與公選先生有類蓋交讀此快論受服無量

東卓蓮句　應本選　倪元璐玉汝

須凌遲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衆元璐等百餘肝腎節[illegible]鑄不成遒句半毫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痂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爲議無有議鄉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遒句完受元璐累無疑耳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頁史材翮翔于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查二瞻曰元蘇三蘇[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支公才俊倪卓爾先生與大學間人宜其古心道氣自爾契合

答何斯罏　新抄選　何楷玄子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寐終日如在霧中若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邃凝移直承元鉢南國即多不求其養如木雞體是亭[illegible]齋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脂堂而[illegible]之非欲優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注[illegible]清[illegible]真病相告最溺至情寶氣所呈幾于陳琳一檄矣

與徐野君　澹蘇集選　卓發之左車

新詩郵寄足令山川生色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乘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

於幷州客舍復覩咸陽風氣耳此刻使促歸披酒對客所作數
字不盡悵抱幷乞致意磊菴沈兄

查于周曰同調之雅新詩郵寄最爲愉快況故鄉知已之人乎涉彼渡桑乾而覩幷州風氣者又隔一層也

復汪僧濟　松壇雜著選　顧二樂 人正

吾兄生平心無機事案有好書天下第一種福蚤已受享乃復
振起人文將筆妖墨怪惑亂世人者盡情掃却集性理之要言
窮古今之名語教天下以道德文章不朽盛業孰大於是昔明
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僕謂吾輩
經濟豈必在得位行道若兄種種刻已裨益世界不小矣

徐野君曰唐人彈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如此推許直欲將汪子於青雲何暇問塵世事

答錢牧齋　棫山園選　王鐸 覺斯

姬造物私以青鏤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獻與足
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稗兒港弱兵也殳矛缺短實不敢
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汪僧濟曰三寸青鏤玉宸君之所最惜既能得此自足千秋當今詩古文詞不得不首推牧齋先生矣

與陶宸副　甲秀園選　費學伊 無康

兩生來說木人花鳥之喻不覺絕倒此二美眞天下奇麗一時
並出蕪論黛眉餘瀋潑墨成雲題葉新詞樂府爭艷而齲齒一

笑回眸汪人我輩司空見慣未免銷魂動魄合眼老僧定不忘
隔壁釵聲也秋水碧色芙蕖正開今日藉擢湖湘同台翁過訪
北山似可邀入坐中如南山即欲旅一見可矣昨賦詩甚佳而
韻險可畏與舍弟聊一效顰博先生捧腹

查于周曰費無祿先生才華該贍讀甲秀園集如入武庫而此一扎更在霞氣之表

與同年　初徵選　陳汝璧 立甫

長安看花並馬爲快已而同除日同埋官事事附驥尤自會心
宋大人書來頗言神君所至謳誦無已且舉以鞭策不佞弟不
知駑駘一蹶千里駑馬十舍很云希驥力已疲矣斯非不佞所
敢任也

汪僧濟曰一榜之中數年後之升沉顯晦不知其幾長安奕棋之詩大地梨園之語豈不信然亦不盡關才之長短也

東祀孝廉　初徵選　呂陽 全五

文之美者必有所以似之門下蕉書六史之刻珊然而來躍然
而往觀乎其似奈何世有舉筆畫回道人鬚眉悉備而神氣索
然非畫者之不肖而回道人之不可肖也君其回道人耶

查于周曰亦似仙筆不爾那得如許空靈

東蕭伯玉　新鈔選　陳孝逸 少游

入者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況胸無丘壑者乎閒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醞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俯饒孤韻受知而行如戴春浮以東今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徐野君曰伯玉先生以春浮名園深牧名菴見此蘋使我神往園中夢遊菴內

與張公亮 文集選　何謙 非鳴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予吾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履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訓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役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汪舍清曰沉着痛快千古悲憤爲之原解屈靈均無煩天問矣 黃石齋高足

與楊季平 初徵選　朱高治 培宗

尊師已作千秋之業吾兄不欲其腕澤萎枯吐鳳飛鵬迄無寧晷究竟傳人事大傳文事小便使隻字不存鴻章盡落亦不失爲張睢陽文文山也近日構得一條爲老母供西方諸聖適生豚子命名雲兒即以雲生名堂敢求入雲之筆書之弁望以此

作賤何日再領弁暢迂談

汪叔武曰昔讀中丞傳明陽爲文章操筆立就文山正氣諸作留耀千古乃知文以人重亦以文傳也石齋先生理學淵源得李宗更足不朽

答王消來 涂岑集選　陳焯 默公

承問堅元礩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乘馬自鳴得意是乃真公厥乎之龍應奇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汪舍清曰餓法極是孤竹君二子所傳然二子竟死而此君不死所以爲高耳

寄李笠翁 初徵選　李一貞 木生

拜音暇客拂几帶渦諸作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縷月攏風總入閒世亦抽之秘不第駭目蕩心已也昔人云雄耐菴水滸成子嗣三世皆啞僕甚爲足下危之雖然旁引曲喻提醒痴頑有禪風教不淺豈破空搗虛輩可同日語也

徐野君曰譽中有規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李光熊 渭師

十年積渴頃者接領教言欣慰不啻景星慶雲也雁樓佳集不日將梓國門行當與君家文長爲海內文人尸祝奚止弟[illegible]

尺牘新語第八卷目錄

憺漪子曰賢才處世猶禺山之玉赤水之珠皆天下至寶也然而玉無舌珠無趾安能自致天府固必須先容哉或曰周文之臧丈齊桓之甯戚亦皆有介紹乎曰彼直鈎一釣叩角一歌即其介紹也後世公卿日驕杳不聞式廬開閣之雅奇才如太白昌黎皆不免自作毛遂而一時文士相習成風至有温卷之目嗟乎陸潘槐柳固不可與丹崖國瑮同日而語然凡木浮雲神龍非此不升撫今思昔毋亦有牛鼎之意乎

集薦舉第八

與王先生　周　圻
答濟生　馮夢禎
與甥徐云吉　倪元璐
與祁伯紫　汪　偉
與姜騎南　徐日久
與徐世得書　鍾　惺
答文桂林　錢謙益
寄荊雪田　徐士俊
與王膽叢　汪棣南
答王于巖　嚴　沆
與周減齋　徐延壽
答潘虔臺　艾南英
與闕禩公　徐　瀫
答徐山人　陳際泰
與文太清光祿　薛　岡
與友人薦西席　汪　淇

分類尺牘新語第八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王廷璋德威　參訂

薦舉語

與王先生 嘗實堂集選　周　圻百安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為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為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為此言者懼取厭於王先生且恐為累耳今僕為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難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為蔣孝廉作曹丘孝廉於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真人真品者靡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為人作曹丘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既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為人作曹丘即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即不遑盡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既專精畢力於孝廉王

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而專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之昔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汪修滿曰絕妙古文全用翻跌法如神龍拏攫居然大家

與王顯菴 文集選　汪煉南 千頃

敝同年骨生東白文章意氣久爲吾黨冠冕入都時諄諄道及德意日卯不忘時以數奇不偶鎩羽南還窮身非摩詰遠送丘爲刺刺此懷百端交集然幸託仁人宇下獲所依歸望老父母時進而教誨之不啻弟親承聆賸矣

徐野君曰先容之書易於落套得達送丘爲數語遂覺俊筆致飛

答潘生 初徵選　爲夢禎 闇之

周元孚僕之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許足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此友盤桓最爲有益百穉絮衣平時或娛樂歟天無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于經世事從無間然獨出世事未免夏蟲疑冰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固有能有不能耳陳公衡屢不與薦甚爲憂之然渠自有命倘德業有虧則師友之事也

查于周曰百衲絮衣可稱救貧快事易親貧交

答王子嚴 初徵選　嚴沆 灝亭

部下曾兩承手教聽有報章鄭及故里兼有小詩識懷薦請吾兄久已在泉石之際念我勞人不謂征塵未返漢濱猶歌瑤翰下頒既慰且歎也邇來遊道之難非可言狀平時抵掌談心岳岳自許一出春明都非故我即弟迦命東來人情槩如紙薄圓不待　功令森禁而後慎所發也田園可樂芝草堪烘願吾兄以五噫之句高標後人不必定擬千秋之史追蹤聞歷之多也小函不致爲吾兄惜敬簡二三知好不致如前所稱紙薄者爲殷勤說項令劉倅相資借此卽還鄉里梅花春釀俾子姪兄弟稱觴歌舞於前弟羨之慕之小詩書扇頭亦卽此抱也一區坳百年康爵惟鑑而存之

汪悟鴻曰書中一時事之艱難人情之厚薄出處之同異非通夢交親推衿送抱誰肯爲此詞又誰肯爲殷勤說項耶古人所以輕感恩而重知己者以此

與甥徐云吉 慮本選　倪元璐 鴻寶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徐野君曰以讓爲居終是齒牙伶俐

與周減齋 覺朋樓選　徐延壽 存永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官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

歸之如麽禽之歸鳳焉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曰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圍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月即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嘆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契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棘圍已近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徐野君曰叙事之妙閒雅雍容自然使人生感生敬聳動當事已在筆墨之外況憐才好士如兩先生者乎

與杞伯紫 文集選　汪偉 長源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摹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删也孝子之心恐未愿如此容再商之

汪舟次曰語似抑而揚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于此足見

答濟度臺 天傭子集選　艾南英 千子

凌君雅士也不孝生平不樂于有司而避客之來敝邑者則未嘗不與之周旋蓋臨邛文雅安邑口腹使其無累地方亦古人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君則云未嘗過此想出他途入白門耶

金陵友人有以畫工薦者詢其長長於畫菜能窮菜之種類與其壯老風晴雨雪之變即令備畫諸種製作一屏取先儒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日百可且自為記使朝夕顧之以自勵亦法衛武公耄而自警湯武之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牖之箴也老公祖以為何如

徐野君曰題畫菜者有云天下之士不可不知此味天下之民不可使有此色以此為薦固是可人

與韓鵬南 別集選　徐日久 子齋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為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為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受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汪舟次曰淡淡數語殊覺靑靑入情乃知情至語不必鉤深致遠也于卿先生別集一書字字沁人心脾

與馬褐公 借竹樓集選　徐顥 文津

尊序之妙直偪西京如弟者真覆瓿物耳而猥蒙年兄品題過當得不令負慙無地耶龍生人倜佳士也昨已拔置前茅弟幾至花源遂與諸君子筆墨從事敢望如安期生醉中潑墨壁畫現桃花眯目之誚所不辭耳左學博文品兼優自非久困青瑣者無俟年兄之諄諄也

徐野君曰翔公先生爲楚中著作手懺源赤隱暨彭[illegible]齋集俱從家仲署中得之數年後攜於湖上相逢復有[illegible]二詩書箋以贈皆珠玉[illegible]想無極

與孫惜得憲長　鍾惺伯敬

來翁貧老、足跡半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衣無絮、哀之甚、而問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無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能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發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患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查子周曰無衣無絮猶有來播可生推其不肯言亦恐主人不解予意耳但世無哀而濟之者如伯敬一流人也

答徐山人　文集選　陳際泰大士

去冬一友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盡賣衣中裝而歸、弟不信、以爲天下無此陋邪、天下無此歪地主、今弟薦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變、俗賣衣中裝、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且門下高發、又扳孫君爲重、其於敝地、亦宜所遇否乎、陳生日日望一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翻不如陳生之憾之歸也、資遣殊固然歟、抑敝地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象數數

到門、弟初不甚知、然即使弟甚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擾、將亦望見之難、則所爲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汪惺濟曰青季自作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謫仙嘲之乃于蜀或峯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易于施乎地故游道之難易在人之遇與不遇耳見大士此書徐山人豈不冰衿而退

答文桂林　仰蘇齋譔錄選　錢謙益牧齋

不肖之舉南宮、實出宣化夫子之門、於粵西之人士、猶艸木之有臭味也、門下含章挺生、才品夐絕、吳仁和每亟稱之、今得因現祥以投分於左右、其風舉兩聲、氣叶應、文章有神、交有道爹、偶然哉、杭蘇一衣帶間、循與之聲流聳耀、甚眞與兩峰俱高湖

水俱清矣、緇衣之好、心有同然、苟可須遲、寧敢自愛、齒牙研祥、萎粥當能悉鄙意也、草草謝復、不盡馳企、

徐野君曰文情細潤采色自生此牧齋先生一點一墨皆可寶也

與文太清光祿　初徵選　薛岡千仞

數月金陵、解衣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肝膈、愈久愈眞、何敢忘也、不佞弟賣文爲活、是天所命、不當逆天浪游、既辭游福、亦短遊才、頃奉命走彼地、主人誠如葉公有好畫龍之癖、而詞不好眞龍、然不佞弟寧爲足下屋上之烏、不願爲他人軒前之鶴、而況爲此君之畫龍乎、兒下第、隨弟亦將就北道耳、

查于周曰游客之難矣哉即使有劉先生一紙書鮮有不淌打空歸者矣若當今時併畫龍亦無有好之也

與胡雪田 徐士俊 野君

寫樓集選

日者高車北上弟不及一攀馬首疎嬾之罪又何可言第思吾兄翳昔忠孝之懷現於眉頰至於言及名山大川悲歌慷慨之士未嘗不咨嗟色動遡聳吾兄補大行之缺行人者以遠使用者也名山大川久揺烟迹以待而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得望見龍門便欲拂拭生羽儀品題增聲價即如周子大赤者與弟生同邑長同塾握手之情等于骨肉其爲文縱横奇崛俯視一世出其緒餘爲詩古文辭益復跌宕呑吐如瑶天笙鶴近以直北黄金臺高插天半效徒步入深故事思得長者一青盼或不至金盡床頭即不然便撞碎胡琴亦不虛仗劍孤往之意弟向推此君詩畫雙妙以爲今之摩詰吾兄所過快意之地命此君圖寫之自筆筆有生氣此亦豪士本懷不惜爲君潑墨者也故敢奉書以聞幸吾兄留意

汪憺漪曰熱心爲友滿紙生氣咄咄周郎藉之不朽

與友人薦西席 汪淇 憺漪

殘夢軒集選

足下欲延師訓子下詢及弟弟思令嗣瑶瑛圓器筆粲五花瞻彼青青難爲藍矣然世間委土固多高山正自不少如弟所知

有白門黄九烟先生者以廿餘年之名[illegible]科作羣弟子之善知識非一日矣此公博學高才多材多藝海内所共知且無論其古文騷賦之奇詩詞四六之富與夫篆刻之精妙絶倫即舉業一道奇正相生得心應手大小無不合拍其授徒矻矻心力勤瘁精專敬之業經生尤爲過之良不易得夫以此公才名苟肯依阿馳逐亦何所不可而其人顧坦易落穆藐自持望之如布衣寒士是不獨其文章足多也即品行亦有過人者足下誠欲擇師老成典型無逾此公弟知此公最深故敢效豈干饒舌惟足下諒之信之近世師多於徒嘗有戲謔云二千五百人爲師而從先生者僅七十人以此薫猶雜糅每爲俗流嗤笑若此公玉質金相乃當今有數人物慎無混芳蘭於蕭艾等明珠於瓦礫也幸甚幸甚

查于周曰九烟才識高邁又留心性命之學余師之久矣憺漪嘗見吾淑度來致有是作非標榜之語也唐人詩云巧匠琢山骨但恐世無山骨巧匠無從施耳

尺牘新語第九卷目錄

憺漪子曰、有思則懷有述則叙大抵皆友生中之深情至性爲之如羊曇之西州向秀之山陽至今讀之猶覺嗚咽淚涙昔人云、忠孝節義皆生於情其人能作陌上吟者、必能草陳情表能爲閒情賦者必能吐正氣歌若夫蛩蛩之馮沆寘酹夢當前則卽過則已焉此如市門倡酒家傭所謂最下不及情者耳鄒陽云傾蓋如故此蓋何可不傾白頭如新此頭殆不必白爰採儁語以識相思集懷叙第九

與張公亮 林 嵋　與胡彥遠 韋人龍
與徐中丞 馮 琦　與房大生 胡 介

寄周屺公 張 惣　復卓幸蘩 沈 幾
答喬日山 卓 蘩　答胡彥遠 龔能孳
與王丹麓 徐士俊　復曾叔新書 曾興譔
答胡彥遠 龔鼎孳　與汪憺漪 邵德延
寄[illegible]出書 黃汝寧　報徐野君 卓發之
與[illegible]思 韋成賢　寄胡亭田 徐 灝
與[illegible] 曹 勳　寄陶恭公 黃周星
[illegible] 文宏亨　答徐野君 陸上瀾
[illegible] 曹徽昌　與邵公遠 查繼鼎
[illegible] 查 望　寄徐野君師 胡瓚錫
[illegible] 王 淇　答徐野君 胡周鼐
[illegible]君 祝狄達　與汪憺漪 王 玫
與[illegible]文 張元時　與徐野君 張 芬
[illegible]野君 方 炳

分類尺牘新語第九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同學　查　望于周　汪　淇憺漪　箋評　張元時虞平　參閱

懷叙語

與張公亮　新鈔選　林　嵋小眉

與先生相隔千里、掘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水、還顧林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咒、終日拘攣、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

接人而已哉、嵋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虔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闢懷見佛、寧有異哉、嵋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嵋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狹耳

查于周曰、人同有生、同邪學、同塾望衡對宇、反覺等閑視之、一旦異地相逢、眷懷無已、抑人情耶、時俗使然也、小嵋以閒懷見佛之心而懷人、直是林宗風味、語帶梅花氣

與胡彥遠　初徵選　韋人龍幼成

僻處山阿、闆渚濵有彥遠胡長公者、覽輝於千仞之上、而不與世共赤履、時於道間相對、即細訪高蹤、道闊曰、此不可得而跡

也不意流離患難中與定山共晨夕武林談一至武彝訪寄塵無日不仰止彥遠定山曰此不可得而親也不可得疏不可得親皆足以見彥遠而不可以盡彥遠也憶余乃三年之久而欣逢在一席之談尊想周園花之鮮而飯依值樓水之側親炙道範真可以容千人萬人又如不見一人是日正欲長跽請教酒後潦倒又迫于武林之役不敢驚長者之卧悵悵而去徒令孺子望坦上而數息也康山雖小小丘壑然古之君子無隱寓於斯倘吾兄不我遺棄一泉一石得屬高賢指顧清溪流光孤峯發彩矣

徐野君曰劍威彥遠皆余素交今服労觀風致可掬論其著作乎眞知自愛之卷舒

與徐中弦　後集選　馮　琦　用韞

歲歿矣春且莫矣而弟以冗生病以病曠官棘闈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寒暑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我以忙不知此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汪憺漪曰閒忙二字相隔甚遠郤挽花源後迷問津無路俗人不可不知

與房大生　新抄選　胡　介　彥遠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灑淄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脈

劍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鷄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笑

徐野君曰秀筆能描出雋旅人之興

寄周肥公　新抄選　稚筒　張　愍　價持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如爲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親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待境寂亦復心淸八月後漸次京爽能乘興扁舟來淸凉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汪憺漪曰予盡日厭紛亦嘗有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之時但逢又知友畢竟還是自不肯靜故必如世尊不聞不見獨坐讀書不知樂耳參此眞靜也

復卓辛蕤　沈　幾　去疑

弟拘攣迂腐不善通方今日爭雄長者若一槩抹殺固非平論欲隨聲附和實有所不能謬意目前時病非文章之衰乃友道之薄誤認標榜稱揚足以畢相爲之意一切砥礪相成之雅蕩然矣安得一大心學問者喚醒醉夢使古誼復見今日耶

徐丁聞曰言乃心聲去疑先生之品已見

答翁白山　褱白堂稿選　卓　爽　辛蕤

與龔禹尊　韋友

天涯翹注之意時在江山煙霧間廣陵一棹弟已先園不及陪從高車尋二十四橋遺跡惟有舉頭望明月與台臺共此清光耳

徐野君曰景之蘊黃小品耐當作一幅挹玩

復胡彥遠　初徵選

井梧一葉秋到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岡之際正不知故人遊屐尚滯風塵雖弟之為紳命駕雖明而音驛寂寥寧非恨事忽披尺素欣歎彌深大鈴雨消友朋道盡不意深情至此西海一知巳晚合于長安酒爐滿永燈青竹林藥遙將開太息知對古人乃至殷勤勞渚之緣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往幽棲心託青霞仰見客遊徐之非薑謂于先結謝之宜早斷貞高標秋錦眉宇此中人評別非論約所能喻而亦金石不盡富貴者也方托與于杣脊處素恩于弄印捨辭不可肩任殊難終諾無舊蒼生懸負良友壯勿西爽時時遙送心月呼江東季鷹耶秋獻聖秋暇即過從卿杯敘心均切停雲之憶作書及此歲已二十下秋月作雲物甚佳播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遠也鳳便願時聞嗣音切切

西牛別曰不以爵見為貴而依依故人寄情於詩同顧千里神交瑕米盧歸

與王丹麓　鳥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今歲霞舉堂勝友如雲可稱至樂壯丹當更發新詞以為富貴之助追思去年賦詩一集又成佳話矣惜遙却高齋十里伊吾之聲彷彿盈耳能不動清風明月之思邪幸得把臂忽以偶見陰雲駕言旋反中心悵然不意來宵果爾雷雹交作桃花未開似先有妬之者文人有情於此最為關切未識何日偕足下尋湖山勝遊一解此鬱鬱耶

汪蛟濟曰湖山花月間有此等人纔不寂寞

復曾叔祈　竹授堂選　曾異撰　弗人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拔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窗剪燭盡其所懷弄歎腐史於張子房叙其博浪之豪爽圯上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如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為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

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徐野君曰此響蘇於西施履痕也天風環珮吹落步虛聲有此異境

復胡彥遠　初微道　彬節　　龔鼎孳　孝升

西來空翠與秋色爭高極想滹沱之南有吾故人踪跡在焉寥鳳寒繩如開太息忽傳尺素重墮雙眸時正把菊荒亭欣然動酒呼吾彥遠或出也弟婦久不作畫玉臺宜索不敢以筆研生涯爲辭敬奉盟嫂香奩中墓繡同心之約黃花愁病中亦足知吾兩人握管情事矣比來弟鬱鬱殊苦日與藥裹爲緣四十頭顱行已見及而蕭佛橋落彌切憂生之嗟倚老仁翁記念不忘至分綸紵以集裳斯芳樽以進酒都亭車騎之日作此格外綢繆已自可歌可誦而給扉泉石數語則如醍醐甘露遍體清涼而其間剪燈讀之瀟瀟猶不忍釋手四海一知已又直令人可泣耳邢臺借治行才品蔚然寡雙惜以素冠綴其儀局然三年而洛把臂入林王裴輞川固是勝事粗卮一酹希斗酒之不忘歸時一箋奉出入于懷袖物微意切惟賜察存此刻已販嫓數閏夜分輸午窗月濛濛復疑木樨花雞喞吟相對將黯然何極

直下易周千古英雄寸心知己背遊往復晁雖舊情于中叙轉合之際投贈之番以至閨閣相通眞率有致讀之令人[illegible]

與汪憺漪　次心再選　　邢德延　公遠

湖上頗似山中都無曆日但遥瞻斗柄又復指寅奈懷伊人可禁寤歎想吾兄坐擁百城披襟待漢趾足舞耳年來吾研筆鋤體憊神疲聞竭頂至踵亦靡足惜無奈泪澈之餘今且已搭傷兮之羽行將斂羽內顧之憂方大安能有志四方耶每一念及邑邑填膺伊誰告語清閟之歌不覺其縷縷矣

徐野君曰客裡送公遠一往深情如從琴韻中寫出眞能咸動遊魚

寄鄒蓮山書　夏爲堂稿選　　董以寧　文友

足下頗記憶少時否足下少時僕時過僕僕方綰兩丸髻耳每邀足下共吹蘆笙竹笛爲嬉戲足下以年稍長不爲也而勸僕以讀書中表之情何云二姓繼是聯姻上宅足下又與大人並登賢書進不敢以馬行齒然足下視僕則固曩時昆弟也筠盟一會皆父執重荷奬掖登之末座於時大江南北彙刻新篇僕十年丹雄之壇寔由茲始至於今諸君子多擢上第坐花墩之樂請中秘書次亦起家爲郎官綰印綬居民上即不然亦舉孝廉入長安之門爲向日知交游甚豪舉也屈指筠盟諸人惟計士申人與僕猶然數卷蕭條悲歌相對耳無所短長之效已見於茲僕亦倘何言哉且連年客遊又不幸有犬馬疾日念

長切蓴車騎過里雞黍言歡足下獨不念二三兄弟乎何爲至今不歸也近素書從山右來始知足下頗念僕遠寄皂帽戴德殊重又得諸子遂寄新詩不意文舉乃復知有劉備耶譾訓寄幸爲僕各致之方今海内晏安天子重文學非復寺臣進頌之年李膺黨錮之日矣吾盟夙望類多以高文典册黼黻太平一時吳越之彥皆得以文章著名聲氣相應願僕及棫樸皆禮樂之士爲我語諸君子愼無墮兩公先生風緒爲至足下校書絳縣交山右豪傑之士一時門下多英妙差足快意況乃者南宮之期又近矣上郭隗之臺題名千佛經上歸來擁節爲二三兄弟光寵逌然意得行念少游指點昔年飲酒賦詩處復相與唱和往還其快意當不止是也僕蓋時時望之五詩將意不盡所云

汪鈍翁曰合左史韓蘇之力爲尺牘經營得毋傳子轉氣逸邪尤爲極贊文友之才於此已見一斑

報徐野君　　漢蘇集選　　卓發之 左車

弟方營宅買山爲孩老計兩侯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謫瑞陀入幽谷但覺方切畏人入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許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與卒業乃聞已付剞劂氏何不却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叙念之悵然

查于周曰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誼肩是入山未深耶

與陸薦思　　巢聲別錄選　　章成賢 念莪

西泠之晤快語也二十年來每讀巢青閣諸詠未嘗不夢想伊人一旦暢聚于不衫不履傘中且復片語而合當於簡詣中作一佳話冊中細閱近製以綺雲之才而出以玉川務觀之酒膽君家前不乏人今復占斷六橋風物羣令人不帶水俱深哉徐野君先生恨未一見數十載神交猶在青谿衜中何時把臂論心以遂遙想晤間幸爲弟道意并索近稿相示

徐野君曰念莪先生近有詩餘之選亦嘗汲出幸邪寄余並向澤一函之緣可勝千里之慕

與胡雪田　　借竹樓集選　　徐瀨 大津

棠陽道中得與表兄作半刻話喜出意外回想長安握手時遠近又何如耶弟承乏武陵終日與簿書相對兼之路衝而地狹半疲於供餉半苦於送迎每思錦江霞片峨眉川輪郎在稀帷左右間不勝登仙之羨耳山河千里臨風黯結

汪[illegible]曰時野君亦同任武陵大津作令雪田適奉使蜀中一時英俊星聚雲蕩與今山川生色

與陸茂林　　延芳堂剞劂錄選　　曹勲 表雪

秋風一別忽悟朱明西湖一晤緣與知己聚言時度江天之遠而

倚几相給，飛棹無期，縷縷此懷，何以堪此。諸公郎聚首巢青閣
上，自相師友，知近來新得必更有竿頭之進，恨未得向黃鶴樓
處一快讀之耳。

徐野君曰：先生於陸氏屬有深交，知己鄭重，情慕如見。

寄徐參公　鴻寳堂稿選　黃周星九煙

僕生平頗多奇夢，嘗哀輯夢中所見詩文聯額之類，錄爲十卷。
大都自作者什七，他人作者什三，而其間往還最密者無如
足下。憶昔僕僑寄湖南，知交落落，爾時詩酒唱酬，有長沙馮子
淵、澧周子與足下而爲三，今馮、周皆久赴修文之召，獨足下在

耳。聞足下已作皤然一老僧，想瀟湘岣嶁之間，有坐一葉小艇，
泛急灘，鼎哭猿啼騷者，非他人，必參公也。秋夜正長，燈光垂髻，
悄然傷懷，遠宵復感君入夢，恍如平生，醒來枕上口占一絕云：
乾坤異地半蒿萊，日落人間盡可哀。此夜洞庭千里月，不知我
去是君來。偶因鴻便，寫以寄君，想見開緘時，襟袖淚浪浪也。

江膺湄曰：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此老杜夢青蓮句也。知己情親，去來自應爾爾，不惟文章叙事之妙，於此見九煙一段交情。

與文漪林　冰雲堂選　文震亨啓美

又當黃鳥綿蠻，爲夫處依舊，問暇之候，流光荏苒，契闊與悵惟

是老宗翁高譽有加，真守在郎，吳越隣比，得藉教事，固知九里
非遙，萬問未廣也。弟塊戶日久，以三徑爲五嶽，亦即以爲武陵
桃源，枕石偷安，視蔭假息，每笑向漆鄙練之緣，事然亦所謂不
謀其身者矣。家姪再遊湖上，爲友人之期，過宗父四履而不一
望顏色，心所未安，弟亦欲借候起居，問自公之暇，稍有湖香清
宴，納之座間。此子頗爲父執諸公所念，而其如資生無計何，
以知成都八百桑不爲貧襄也。

徐野君曰：承句新藻，亦有綠雲之色、黃鳥之音。

寄徐野君　尹勝緣選　陸上瀾在生

分袂忽踰三載，每念仁兄高倩綺筆，夢寐以之，而聚首之期，良
未可必，賢者相遇若是之難乎。時於天石處詢及起居，知仁兄
勝情豪舉，泉流飯甑，酒通賀也。辱示新咏，秀惠芊眠，還真
徐庾風格，寄懷一什，益感注存。昔人有云：長吟字不滅，懷袖且
三年，弟今直欲似之矣。讀伊公二刻，想見五陵風致，從遊有此
雋人，當不寂寞也。何時放棹鸎湖，於蒹葭白露間作良晤耶，望
之望之。

杏子淵曰：率胸懷之語，反覺有致，如畫山水，意在言外。

答徐蘭生　立浪園集選　曹徧昌不貲

曩者剪袂湖干江南無恙約姻指腹商隱夙山謂旦暮別耳何
圖滑宝破舟不可收拾吞天海浪見及餘波戊巳之年送濱九
死頻聞道履祥安幅巾草履陶情山水間雖冀生南畝饘餬無
八而遊世獨東和光足老高吟錢馬亂雨揪杯亦復何減佛頭
風致而弟乃從大小招魂再聚五體視道兄多轉一胎刼來秋
子山哀怨之章尚是觸眼酸心非判肝割骨之痛也年來築哀
夏甫土室戢影其中雙目不見日月自分委形待盡連牀唱酬
之樂臨歧兒女之淚留此一片癡腸待他生發付不意瑤函半
天而下把讀驚喜繼之以流又入署脗于嚴社翁鶴影禪心引

人道妙衛問古社殊慰積思獨浪圍紅葉放肆燒山子翁急覓
歸舟吞來一看爲悵悵耳客秋太白東坡騎箕來集詩賦之次
指頭無生教弟觀恣蒲團日尋種子語多奥祕事亦離奇始信
六合之外將有天地非我輩爾生揣摹所到貴鄉任波尚飛巫
山雨色雙稠雖闕何當一葉飛來入石舫虹瘦爭仙闘佛寧必
理庾信哀絃䳍鴂春怨爲鐵春梁所笑王又韓父母慧業文
人現救苦大士身弟衆殺中感獨憐之雅其居恒推獎吾兄如
元直之擬臥龍然丁酉江淞春漲割明聖湖殘桃敗柳未慰其
風雨之思何爲不可也王白虹社兄病滯逗濟三日夜別去到

今引爲西陵之恨子嚴兄道心佛氣獨不肯一遊山弟濤有詩
云無客獨能尋鳥伴幾人眞爲看山來失之子兩王子者將欲
取償於吾兄曾不識五更將散之筵尚有十二年老朋譁坐䑛
醑否道隱借乎僧則鉢鈴何必不楚愬美累盡氣濟弟每拈瓣
香望兩高峯之吾輩文章性命道誼之妙正如馬跡蛛絲若斷
若續獨深望吾子來相昕夕者誠恐江令筆花結果不得丁丁
兩落恰有一着下不來將故以尖竿春進彼二士則何謂然子
嚴署中一展觀徒出其詩索序殆蒱以文字知故我非今我也
且于泉石柳何落落徐野君詩文祭酒是君家物乎聽獎二年

而乃一見又橫江飛去矣良友推衿其難如此所望于後流者
又安可必耶借韻成一詩奉笑採腹刺刺援筆匆匆未遑楚遊
萬言先寄爲壽

徐野君曰書從此中流出手筆所得
不推爲第一名渡又作解元矣

與邵公遠　翁萸選

查維飛　勿安

擬與輪月塵累千慮搖蕩瑤函如不以傳柑泛作易我處嵩之
暨日松窗數想左提下而右挈之大葬遂登真古翼照顏色矣舍

月人有[illegible]厚何可言喻

汪蕙湖曰短語中饒有[illegible]

與黃九烟 大易堂集選　　查　望　于周

日月跳擲天荒地老人可以待時而時必不能待人也弟馬齒已長猶然落落撫心自省顧影多慚但不識何以負吾心吾學一至此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此心猶覺未負其惟負吾學乎弟不學人也所恨者當初不曾先學天而後學識字故一生錯用工夫即如吾兄文已售名已著且以精緻之才負不世之絕學其文章發越確然必傳廣不負此學此心矣而世人猶未必盡知之然吾兄豈必求知於世哉亦惟盡吾性命之旨而已昔純陽道人武昌賣墨絕少售主王右軍為姥姥寫扇姥姥恐壞其扇噫誰則知之漆屏月蝕糊塗滿眼當于何處討分明也筆任倒刺不盡所云

汪蕙湖曰[illegible]不可得豈非東老兆果不及城南柳樹耶

與徐野君師 尹勝錄選　　胡璞錫　錫公

西風蕭瑟黃葉盡落秋音豎梅花將蕾亦已纍纍吾師忽有閩陵之行舉教無緣惆悵奚似陳白菴先生守郡九載得士良多聞吾師之[illegible]落真徐孺下陳蕃之榻矣倘值便祈示數

行以當問字

汪蕙湖曰今日之秋音豎不可問矣當年一別之後漸見荒涼與君家杜堂月一傷感

與馮再來 瘦菊軒集選　　汪　淇　憺漪

匆匆別後數日如失每思天下奇山水易得而奇人不易得以山水言至赤城天姥之勝而極矣若非道兄挺生其間即車載劉阮斗量寒拾亦何足為桃花松樹生色哉西湖數載心盟極觴詠唱酬之樂殆生平所未有私意道兄英年高第絕世才華定是鳳池鰲禁人物而乃遠涉滇南睽隔萬里臨風悒怏我勞如何然僕有一說于此譬如宋玉東家子終日牆頭習見亦嘗平平無奇惟置之巫山雒浦間始令人作藐姑神仙之想所謂看美人者宜遠而不宜近愈遠則愈妙矣六詔雖屬遐荒山水想亦佳勝但不知靈鷲摩蒼諸峰能彷彿天台萬一否所恨雁飛不到不能與天末李白之懷佇望道兄赫赫賢聲與烏俱飛指日入燕亦刷杜鵑過我乞將瀾滄新味一卷氷雪見貽不敢望鷄嬖油馬金囊也

汪蕙湖曰美人如花隔雲端可望而不可即無幾影現於墨烟縹緲之間

答徐野君 尹勝錄選　　胡周鼒　其章

仁兄艷雪仙才貞堅異品曩從社刻想見玉山維撅別矜號吟

之下乘而忘矣因思風雅一道惟靜德古谷之人能發乎情止乎理義審孫君于實勞我心客冬寒舫宵征乃得把酒牽衣痛飲稍抱不知天壤之間何樂可以踰此也弟月初便擬剌舟湖上應兄因循兼之春陰積雨殊畏出門正買得一舠即日南發而遠孫忽至拜接琅函不勝舒舞所云因胸中間架未定難以展詞應律少俟當齊沐請教耳

汪蓉洲曰弟于詩風流人豪韻隐古客數語是能深知野君者

與徐野君　　紀映鍾 伯紫

去秋弟以愁思萬種心骨俱碎匆匆一晤未得與吾兄作竟日譚更聞行裝促甚怅怅別去中心念之殊覺慘然仁兄何日有洗葉之興以續北快聚乎春仲弟或隨家君作西湖遊當來拉吾兄案舟快遊痛飲深談以罄我兩人夙抱耳然仁兄千古風流一時名雋文章意氣具足傾動當年撰述想當益富能見便寄我以慰渴懷乎

徐野君曰余與晤在崇禎癸未歲耳乃於三十年後重聚長安披讀此書未免增感

與徐野君　尹勝餘選　　張芬 子謙

南所一晤世遂滄桑二十餘年昨復握手故人反似新相知亦一樂也迴思春波影甫就符秀初家叔暨道闇與弟初識□少年與趨各各飛逸雲霄轉盼間淪亾凋落僅朋無幾而楮墨相見兩人鬚鬢咸霜固知慾界光陰勿堪多戀耳西里和言新長兄痛加針炙受我斯般若近世浪稱浮鋟甚非所望于深交有道也道闇遺稿删去數首披覽之餘想當嘆嘆

查于周曰宋姑一去海生人不學道誰免斯嘆頗有文章一事可以百世千秋

與徐野君外父　風夜齋稿選　　張元時 虞平

睽違無幾不覺殘紅送雨漸綠窺牕已是暮春景色遥想巢青閣上與藎思兄手刻燭拈詩臨風淪茗高懷逸韻真足凌轢古人昔董太史沒爲道人常於此中流連不能去今得夫子而三矣

汪蓉洲曰嵩不才思清華與丹翁王足當冰玉之譽

與汪蓉洲　北遊草選　　王攸 卜子

追兄瀹胸錦濯觸手琳瑯不待痛飲讀騷已知其爲名士矣客歲舍弟過蒙拂拭之雅歸來述兄盛情不知幾縈夢魂謹具答箋一通錄史二則以代揮塵之厭少日當攝衣叩門願風問道足下儒宗仙胄七親人楊子依亭淮南丹鼎二者必居一于此弟請齋沐以從

徐野君曰古有雲霞之交自不同于塵俗求之晚近實難其人試觀此箋清簡幾于冷淡入青雲矣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方朔文虎

僕髮未燥於盛明雜劇中讀春波影即傾倒野君不啻野君之於小青也幸晤高仲耳野君近狀頗悉不識尊刻已告竣否不識小青傳果出支小白筆否或曰小青倩字耳不識傳小青者奚所於予虛亡是公否乞一一示下爲荷嗟嗟滄桑以來典刑盡矣安得日與野君先生遊而聞所未聞浮言之慨然肅此竢候

汪蒼濟曰筆勢參差歷落若古釵鹿屋漏痕

尺牘新語第十卷目錄

愴濟子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皆物之病也而人且以爲實可見病不累實惟存乎追琢磨礲之功此友直聞過所以獨推古人也然吾人之見溫伯雪子離規虎矩之間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可謂盡致矣而雪子猶歎之豈非言者淺而不言者深耶朋友之義過失相規自當積誠感之子瞻所云以龍比之心行儀秦之術者豈獨朋友爲然哉通此意者可以事父可以事君集規箴第十

與王涼生　唐特升　　與王百穀　郝敬
與弟書　顧二葉　　與吳令聞　汪桓
與田肯玉　郝敬　　與李小有　張元輔
東高叢旃　陳龍正　　答逸菴　徐元芳
與施仲木　曾異撰　　答張西銘　侯方域
正同學書　張續孫　　答江陵人子　嚴首昇
與陳石丈　文德翼　　與姑蘇同人書　陳焯
與王季豹書　嚴首昇　　又與王季豹　嚴首昇
與程于岡　俞嶙　　與畢東郊鄭撫　蔡復一
示弟　朱吾弼　　與友人　周圻
與汪愴濟　查柘如　　復與存古　宋之盛
與姜神超　葉秉敬　　與友　蕭雲
簡吳懷碧　王思任　　東李笠翁　汪淇
寄鄭華茂　張鏳　　問余希之足疾　曾異撰
東宋味言　魏大中　　與祁中諸友　徐潁
與張宗衡　周圻　　與蘇華茂　張綸
與吳幼安　楊希淳　　簡黃龍岡　李逢陽
勸文人　金大有　　與同志　洪沅
與程于周重　俞嶙　　與陳眉公　[illegible]
寄友　溫璜　　簡葉[illegible]　汪淇

與宋蚁左　張次仲

與張子漸　江浩

與汪然明　陳繼儒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冊

西泖　徐士俊野君　　查　望于周

汪　淇憺漪　　箋評　同學　楊王治左平　　叅閱

規箴語

○與王澹生　三易集選　　唐時升　叔達

兄宏才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一代偉人第爾于謦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目擊之恨至于刺骨者爾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徐野君曰忠厚謙恭待人接物豈惟免禍自能獲福彼赫赫者固弱不察耳然赫赫之門肯以此言進者誰

與王百穀　小山堂選　　郝敬　楚望

翁墨雖遊戲亦頗能祟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耋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翁墨爲祟耳翁眼如腮星口如懸河省稿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很及于

臨䇿陟𨺗無窮也相愛之至效其僂僂如此

汪蟾浙曰自古丈人韻士遊心翰墨一生精神汨没于此道者何限故知貪愛沉溺真是大病郝京山之示百谷先生豈非對症藥耶

與弟書　松壇雜著選　顧二葉　人正

昨閱先儒集中云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于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反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吾謂必須是直諒多聞明道之友方能仔細不然自己識力未到一不虛心擇交最易受悞因不如明師之開大端而益我弘多也且學問用力得办俱是他人代不得的果能從大本處身體力行一旦貫通較之委曲論難者倍加親切至親切處朋友多有未及到者我若身到不費辭說而已曉然此時更為印證于師無不了斷故知雖藉友尚藉師雖藉師尚藉自家努力至于古今典故以備見聞者亦在餘功搜羅探討有疑處無友則闕之有友則質之可也先儒之言正須善于體會吾弟幸勿執此一味藉友而自荒其業

查于禹曰書中說得宜朋明徹卻是遠特師度師將自度之意季方難為弟矣

與吳令聞　美身居雜著選　汪　恒　殷武

兄之北徙也方將外捐友朋親戚之驩內竭心志筋骨之苦豈

友擔簦思一得當以報二人答知己意誠善矣計誠得矣誰云舟沉釜破在此一舉若徒歲月優游光陰荏苒舍北雍外更不得一北雍為吾兄寬展地也舉業一道惟在揣摩熟能生巧往輙中的矣存心立身全不係此拘儒動謂于此𥨸性命究淵源真夏虫之見哉秀才以天下為己任何如乘時藉勢更足建立于無窮也吾兄勉旃

徐君詔曰警語當喝逼人正使人退時不得友道中所不可少

與田肖玉　新鈔選　郝　敬　楚望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德子修西方其老人午逆酒色衰憊則問與器拜黄冠講嬰兒姹女養水燒丹市井下戶效牛蔬熱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餓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春燈修羅人脚人鬼而黜亂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下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循之大道希大何以加此

查于禹曰習俗移人賢智不免一人唱之百人隨之翕然成[illegible]不待言矣負正為世端倚頭項[illegible]不隨禾黍[illegible]

與李小有　新鈔選　張元輔　相宸

兆充冉冉蕉鹿亂泣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

性命安頓何地范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刑名劳擾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現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妍而動吝爽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illegible]曰清宵日夜澹駭日去悠悠忽忽我將安所向如[illegible]禪師一[illegible]所見化為疑杰今又為張相良一書喚醒

答尚蒙旃 蔣亭集選　　陳龍正 惕龍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一分數不必謬其權衡而反恐疑是以爲非乎故信毀[illegible]譏譽斷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舉舉而已

徐野君曰昔人所謂寧爲[illegible][illegible]毋爲淺薄亦是此意

答逸菴 鈍山集選　　徐芳 仲光

士以隱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局蹐廡下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牖劳不至舂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

衆明鏡善照而物不佐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近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氷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韙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汪繹濟曰仲光制藝冠絕一時余素所服膺觀此牘使人艶心冷妄念止真老于世途之言我輩一切書以此自責便自享乎人之樂矣東坡居士喜爲醉者所傳其即此意也乎

與施漁仲書 紡授堂集選　　曾異撰 弗人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覩蕭相國漢廷械繫不空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棄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查于周曰飲醇酒近婦人古人不得志者之所爲而今人以爲樂耶此一事今古人亦不相及可想見矣

答張西銘 壯悔堂集選　侯方域 朝宗

來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爲逐也若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艸野盛離離之山苗欝欝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吉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嘖嘖持室函以邀之者不止所指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濶迂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佾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設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汪憺漪曰予嘗觀古今來士大夫勵名節者必至怙退明哲之謂何天下事不必要大分曉總分曉便糊塗矣如此等言諍論非深交之厚者不能言亦不肯言

答江陵詩社八子 湖園集選　嚴首昇 平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遜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古人不可也

查于周曰但不識千古創之聖人亂誰氏之學

○○正同學書 志孟編選　張贊孫 宗蕃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謊僻之事附以淫亂猥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串筆寫生規模逼肖淨冠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波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敢踰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乎日天良一線應猶惴惴乎畏鬼畏人如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聞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魅破混沌邪慾橫生抛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與言如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

夥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懲雜漬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亦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倘恐功不勝過得罪於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塞諸妖魑淫褻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猥籍褻諢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汪憺漪曰保保長言真是英雄本色其筆更爲有春山雨道秋水霜疑之妙豈骨既清覺衆無上

○與陳石丈　新鈔選　　文德翼　用昭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汪憺漪曰此情語令人可敬不可想見燃巖先生之肺肝耶

查于周曰意能簡遣語亦清新

、與姑蘇同人書　豫岑集選　　陳焯　默公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攻者大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衡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查于周曰是爲時尚之論其實有韻縉紳便覽甚不好看

與王季豹　淵園集選　　嚴首昇　平子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砭因爲仁兄砭矣

又

此輩小傳小敘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盡亹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屑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顛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查于周曰人亦有無人不交不能得一人之力靡事不爲不能成一事者良由性天未明事理未透以致心粗不亦眼境不寬能小而不能大故也

○與程子岡　潛園選　　俞嶙　青庵

到越城鬱鬱無善狀聆望湖山幾如天上矣新製諫盈笥語云文章如面何特惡教以當把臂于岡也閉戶讀書自足絕紛囂抑疵累古人以名如畫餅饑不可啖自是至言吾輩當畏之避之安可一溺之耶不脛而飛無翼而走此時原不許以人事容心願與知己勉之

汪憺漪曰于城名教須從兢業得來繩趨騖逐之輩讀此不亞棒喝晨鐘

○與畢東郊鄖撫　遜菴集選　　龔復一　敬夫

悔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逐令汗出透背矣外與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慨歎

黃子周曰昔一人業農畜一鎛甚利其子隨從背沾兒遊逐以足鎛改作磨刀久之磨失利去從軍此鎛更克軍從及軍改遂行掛鎛猶故鎛也三易用而違其本天與人以利器顧所用何如耳用之有成則鈍刀又何慚焉

○示弟 新鈔選 朱吾弼 密所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愼之哉

徐野君曰今世上如將軍失機處子失節者何限安得人人書與一通沐浴斯言乎

○與友人 賞實堂選 周圻 百文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詩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慢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徐野君曰浙東中青作那是言造福不淺矣

○與汪儋漪 海楷館集選 査相如 蒨若

足下道業日新山靈擁護久矣奈何今向多參豈十年婚嫁終老向平三徑菊松竟留陶令耶學道人須當勇往悠悠忽忽四大難得大抵景中人盡是風花人中景總是駒隙一笑空山千

既歡月飲同把捉處除是否歸點頭鉢龍問夜彼偶偶者又何堪人語足下以爲然乎

徐野君曰一笑空山數語非趣俗人誰能道此以佛濟過心之預徵而又有良友之策發何患不日進

○寬其存古 慧觀堂集選 宋之楨 澍虞

足下觀物如副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冬日同堂勿脫爲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上之勿讓及尊家笑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諾一諾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査于周曰實是名言吾輩皆可書一通於座右

○與姜神超 新鈔選 葉榮敬 觀齋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藉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江鼎游曰釋氏稱不缺陷不成世界反覺女媧氏多事乎謂青山補缺東之缺則又以補爲妙此敬君先生之廣以求類續所最也

○與友 且未齋稿選 諸豐 鐵圓

竹裏逃人牆東避世前賢高致復想邈然人世以來和光未免乃清泉白石之致素屬性生又恐爲脂韋洗却故出谷云不如壁立千仞此又非近今所宜奈何顧二與治贈聯莫詩云孫行

不忻聆吾近與紀習始知果爾要當以憨叟爲淞矣

徐野君曰予以三字嵩掊之日知否介

與李笠翁 渼夢部 笑選　汪淇 憺漪

昨接劇談知笑哀梨試并剪快甚快甚承惠笑語一刻足令文人莞爾逸士嫣然寧第吾輩酒酣耳熱冠纓欲絕哉使笠翁襟油素握不律𠛬𠛬無休不至驚鬼神泣風雨不止也焚硯閣筆大是晉處士長卧草間箕踞蓆下而撫無絃更覺清風謖謖矣氣逼人吾兄將無會心而得之弟敬爲誌一言曰沐日浴月百寶生天地大文不可舒敢走赫蹏以詢

査亍周日仙家每称火棗交梨若名據梨棗罰袂有仙氣亦可超出風塵

徐野君曰笠翁才清浩汗所作必石破天驚憺漪以隽筆冷語見之使人感而不忽龍賓十二輝酒處自是不同

簡夏懷碧　王思任 季重

麗人果解事此君針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師欲爲之作緣恐職方亦自嶽嶽買魚餵貓則可買鯽魚餵貓無此理矣

汪憺漪曰龍語自莊

龔孳茂明府 初徵選　張墉 石宗

十月初十日歸湖上魏塘一函尚沉笥底遂遲不敢發恐鴉鴉之聲唐突庭際賀燕耳兄才大而膽薄守峻而性慤行高而氣傲侍已而不肯聽于人此華省六館之良而非守令之器東衡議三西獨議再虛邀恬退之譽則有餘案無留牘催無遺科立踐循良之實恐未足也竊冀兄大其膽弘其量平其氣使人職詳而易遊于虛或者其濟乎

徐野君曰賢令之重與賢相同功虛文虛面實意哀最是病痛石宗可謂歸語中膏肓矣座右有此屏何患屏上無名耶

問余希之足疾 紡授堂集選　俞異撰 弟人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

飾嗇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者實省嗇積聚遣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勝厩民事大則踏馬揚鞭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汪憺漪曰看得雙足如此鄭重須是努力扶持弟人文章豪肆非常稍帶詼諧益增任典

東康味澹 文桀選　魏大中 孔時

試前嘗以膈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脈濂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毋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

語未成窘幅蹇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翻覆其醜儻其名或反
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錄名送
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
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
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所詣何如而
以父兄故槩覬前列嘻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
槩爾前列無論非寒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
實能文者也

徐野君曰古道名言直使衆神欽敬何止感動天下之賢父兄耶

○與社中諸友　賛虎齋稿選　徐瀬　叔生

孔明天下才也其言曰苟全性命于亂世然則處亂而欲全身
益亦難哉今世文士盛相稱引招致虛名深恐染碍之申屠生
其見早已及此也諸君子愼之

汪濟脩曰此野君弟也年少負才而能作是語所以爲難

○與張宗緒　趣園選　周圻　百安

黎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
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箋
可供印氏人而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文數年而盡識字必

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鐫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
逞淫邪之筆具隻眼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
人者如此其褻吾所不解

徐野君曰奇論快論使灾木者通身汗下亟宜叢膾

○與龔芝麓　叢餘集選　張壇　屐孚

佟中丞向雲倩言華老作令自有餘弟不知能辨賊否弟聞此
益爲兄慮昨得手札絶無投艱任重之慮徒作怨生望死之言
不勝駭異今日作令尚得鳴琴種花謂民愁生怨誰賊至頻擾
與徭可緩計獨錢穀收解不清至爲上官所挾便有性命子孫
憂將順趨承役胥長找當謹防之局外借箸與局中遊亦迥不
同兄須整頓精神以保終譽毋使人謂兄只會辭官不會做官
也弟年來日日分謗此行嵩茎分輝多病無能不得赴召果采
芻蕘亦足敵講海嶽也無物將悰以此代貧者之贈

汪濟脩曰痛快之極使當之者欲哭然偏以此將兄明爲不受

○與吳幼安　遺稿選　楊希淳　道吾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也一二同
心兄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
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矣之歡不與者嘗

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柄鑿之隙毎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霑醉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慎䕶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觴酌咏史漢一二篇間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已美亦不可評駮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徐野君曰能遵此等佳言豈特避禍而已正自造福無量

○柬黃龍岡　遺稿選　李逢陽 繼明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僕輩崇𡚁今之官郎甚𡚁冗

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于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盡之己即漸次亦自泰然勿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汪蔗濱曰如此平心而論何事不可爲

、勸友人　冰雪攜選　金大有

聞吾丈病中時時發怒于僕僕無損我我之損于僕者多矣幸重延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以彈雀

[illegible]門文章之妙能移人性情此其一端也

○與同志　初徵選　繆沅 湘芷

今人好闘葉子名曰馬弔巧變百出善此者即似痛飲讀離騷稱名士矣不則群然目爲怪物此正舉國皆狂而一人不狂必使之狂而後已者也士君子或出或處進德修業總須及時日月幾人去甚可畏也陶士行常謂大禹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真名言也蕭傅之具彼以投之江時流葉子愚請畀之火雖然但可爲同心者道以兄勤敏篤學有心經世亮不至河漢斯言

查于周曰切中時弊之言如顧愷之棘針能令鄰女心痛吾因此吹圖譜撤豈非造福無窮

○與程于岡　盧園選　俞嶙 嵩庵

弟于初二日到越城枯坐旅中鬱鬱無善狀一江之隔渺若天漢然夢想無日不在吳山左右也吾兄發憤下帷如有新製幸即飛緘寄覽古云文章如雨欲以此當把臂耳閉門讀書自是取功名事亦是免憂患事畏名甚于畏虎當與知己共勉之

汪懷濱曰人人作閉戸先生便令天下無事方知名教中樂地只從萩業做出豈是畏名知虎遂了却一生嵩庵妙論正令驚名者如冷水澆背陡然嚛驚

○與陳眉公　歷秀軒選　鍾壂 伯徵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處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徐野君曰相見恨晚之說皆虛套耳有志者可以尚友古人況同居此世界者乎

○與友夏 慧秀軒選 鍾惺 伯敬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矣思之

答友 初徵選 溫璜 寶忠

汪憺漪曰有味哉斯言

兄之賞愍弟也非弟之真也取其似也然弟正賴兄舉似而已若求吾真則瘢垢百出矣如貌山水正在彷彿不然川巖豈免頑石枯水之病哉少君之攝李夫人也須其似也延壽之畫毛嬙也貢其真也使當時有善嬙者圖其貌而隱其瑕豈非昭陽殿第一人哉故索真則傾國難邀禁庭之一顧舉似則圖畫亦足動天下之感思真之不勝似也審矣何也似我者容我也弟之願兄者此也

徐野君曰世上事大都半假半真若必直窮到底不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那行不得哥哥終須吐出

與章劍威 殘夢集選 汪淇 憺漪

自丙丁脂轄以來足下五至薊門今又六七往返矣長安軟塵十丈風沙堆面他人處之若不可旦夕而足下如入閬苑蓬壺在家若客處旅如宅豈所謂丈夫志在四方耶且世人離鄉井

諸京華或求貴顯或求富厚莫不挾朱提白鏹而歸以肥身家驕妻子今足下矢志高尚口不言錢仲連先生非有求於平原君也明矣每見往惟空囊來則垂橐曾不倚升斗以免家人之啼饑終年僕僕道途奚為也君宋仲氏叔子入虎林輒過我每言懸釜不給子姓男女待哺者三十餘人山田磽确日苦追呼其望家督手援殆不啻涸轍鮒也僕代為區畫偶獲便稍稍奉飱但自笑駑蹇終能拯來燕之厄今願足下稍為貶抑濡首屈身以君之才何期不得況長安諸公卿誰不知有韋生者古人因時取功名乘堅策肥以為鄉黨妻孥光寵茲固識時俊傑也何為違人避匿覩高軒而若浼也哉至於娶厭馬塵尤非處士善道首陽為拙捧下為工此非達人見識耶昔賢隱遁唯是鑿坏閉戶而足下遂蓬首垢面廁足於金門石渠間何哉秋風凛冽惟冀足下結束南歸當勿以鄙哉汪生惟志在溫飽也僕近有詩云貧家亦有田園樂遊子風塵總未知敢寄斯言以為勸駕黃花新釀已命家人早治以待矣

徐野君曰反北山之移文作南[illegible]之肯徵汪子一片熱心見乎辭矣此實山林經濟不同京華逍遙

與朱眠左 初徵選 張次仲 元岵

拙句請教可以翁溪酒相償相如云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

入請完璧歸趙吳才老韻補貴友處既有此書當借一力往索榮邑借曹娥碑夜暗手摩其文而讀吾輩垂老讀書尚可遲且暮耶切囑

徐野君曰徐濱年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豈可因老而不讀書耶元怙先生教我矣

與汪然明 遺稿選　　陳繼儒 眉公

得書云賢郎有恙今霍然否念之龍王堂俎豆蘇白二先生大是勝事然無勝流協濟一掌不能獨拍何以繼之昔人見同僚製器頗心動已估其料價即封銀如數藏之批曰且休後誰任時總出且休錄幾數千金請以歛且休處王人何如處末世而當多各之地凡事皆推廣此意亦取寵志也舟名觀葉亦佳舟中無佳對弟曰惟活水快風好天良夜幽壺舟內外風韻謹題上贈備生詩篤艷已極恨不望見於湖山間才鬼不如真神仙其備生耶

汪憺漪曰冒道人與吾伯然弟交誼最深其往來諸牘皆自有意未刻稿也從與可高齋齎而得之但覺筆墨之間靈氣溢耳

與張子漸 遺稿選　　江浩 道闇 法名濟雲 字明淵

盤中未平復宜閉目閉坐離書籍屏思慮靜聽溪聲鳥語可耳山瀑漏路定難走訊濟酒數壺聊以養和不堪半醉也

汪憺漪曰大類古人風味前之十七帖中不復可辨

尺牘新語第十一卷目錄

脩潏子曰昔人清談致亂無濟國家而後之追咎者舉芝蘭玉樹輩悉等於誤蒼生之寧馨兒矣其實清談何病獨挑鄒奔婢狗竇驢鳴諸行徑爲可嗤耳然猶美其名曰任誕任誕之與恣雎相去幾何若夫捉麈歗詠流觴唱咏茗柯鉢舒妙緒無窮如有人入見孔孟出見莊周杳蕚琴聲之間忽雜以蝴蝶栩栩然王忠遠丘明士更迭進御亦復何傷集曠達第十一

與錢牧齋 蕭士瑋
復龔中丞定山 胡介
與王静觀 沈承
與張侲水 谷應泰
答劉元夫 張鹿徵
答王道樹 金人瑞
答張尹來書 孫治
寄徐興公 謝肇淛
答九陽 王鑨
寄廖太質 郝敬
與司祈書 李灤白
東王玉式 艾容
與杜六符 陳周政
寄吳無偶書 韓詩
東金台王 盛于斯
與周星曙 尤侗
與錢伯丞 胡宗仁
答汪脩湄 黃周星
答華與治 黃虞龍
寄鄭孟麐 謝肇淛
與俞平帝書 黃奐龍
與閩子將 姚希孟
答沈定宇 姚希孟
與友人 錢梅
與國子將 蕭士瑋
與徐麓菴 莫廷韓
寄駱下諸公 瞿式耜
與周藏齋 林之蕃
與卓辛彝 駱弘非
東蔣前民 杜濬
復王于一 杜濬
與程泰滄 陳筌
東汪梁公 郭代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一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淇憺漪 箋評
同學 查望于周
汪以澄葭之 參閱

曠達語

與錢牧齋 春浮園選 蕭士瑋伯玉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興時坐巾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頹廢誤人高逸未可知也

查于周曰良晨好友左圖右史此種清福造化最所慳者人常於此草草錯過吾輩今讀此書後倘遇此際亟宜猛省

復龔中丞定山書 新鈔選 補箋 胡介彥遠

介與定山去蘧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着求一退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陵谷升沉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願

者之第一着然非决絶退步人難得下此閒着耳留意留意

江𤗝濟曰黄粱爾許時已了却盧生五十年富貴癡人必待醒後悟者即在箇中讀此碁策最猛然深省耳乎
野君劍泉佩
彥遠不置也

與王靜觀　卽山堂選　　沈承君烈

沈郎家住荽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値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邪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絶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絶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還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林尾盆乎滴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偶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譽人倘如此赤手無長物逆菽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嘶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偪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郎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徐野君曰何已之言叙得蒲藏洒洒亦可作傳亦可作記亦可作自詩清談君烈豈肯山後身耶何筆之妙也

與張依水　槃益堂選　　谷應泰　霖蒼

西湖無柳是美女而可無眉孔雀而可無尾矣童然堤也何頻青驄油壁之轔轔爲先生東裝北上行李之餘復爲補植比聞士行種柳武昌風流更勝但我輩折柳之情不堪作別如何如何倩藍田叔畫西湖種柳圖裝潢二軸一置案頭一贈先生先生行後時時展軸一看拂烟籠日如見張緒可當停雲三過

査于周曰前後宛轉有致始言西湖不可無柳旣補矣又不堪折惟畫而已畫書又如見張緒君今人不勝退想

答劉元夫　新鈔選　　張鹿徵　瑾星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紫頭百絲放下貧賤患難無入不得方信況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徐野君曰境遇之妙正從山水朋友得來如此立言可稱簡淨

答王道樹　貫華堂選　　金人瑞　聖嘆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雖立如人也誠得天假弟二十年無病無惱閒看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注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鍾歲月哉

汁蓍齋曰聖歎絶妙之書惟水滸一部總之心靈手[illegible]兼如環[illegible]今人[illegible]無[illegible]何[illegible]多後數聖之剋而又[illegible]

升文薄技爭長耶抑此
殺一札亦見手腕之靈

答張尹來　初徵選　　孫治宇台

野人麋鹿之性藏之久矣頗猶濡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為有所愛耶昔君公會牛于平原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濤出關魯連蹈海哉顧或以甘隱奉親或以懷德藏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則不然居之斗屑行無半截局促轅下卧泣牛衣所謂進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為商蒐粟恐足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腐心實增歎慨

查于周曰人能甘守窮約抱道不踰者鮮矣宇台眞古之沉冥者與

寄徐興公　初徵選　　謝肇淛在杭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騃僻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臠截一不便也疏散之人動輒抵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敝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鬢鬚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失人隨則失已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寒雨犯霜露戴星露冕於郊坰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覩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耽癖青史行立坐卧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纖纖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肢煩滿臆血痕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痂巾烏韃屨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鞾参長跪鞠躬屏氣如三月子蒔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汎濫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開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嬴窮之得我者人此之失其本心況遊橐未飽怨謗遂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

能以一身之名節為他人填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為知已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承督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屬不尊日高視事日入而息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術揚憂楚之聲不為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逍不遇之哉

汪僧濟曰及讀集在郎署何武不屬宰相人各有志不可强也但非宦情如秋素有定方之人未必寫得直態眞切讀之使人淡其躁念冷其熱心

答九陽　敕由甸選　　王鐸覺斯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霞吸翠題詩纔上
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徐野君曰數語耳
却吹氣如蘭

寄繆大質 小山堂選

郝 敬 楚望

大質足下天地既環宇宙流光駛生死迫溪足下能以一手酒
消磨魂壘箕踞逐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機穽都
盡屏猜中摸索自其觀想真崎嶔歷落可笑人也

查于周曰此君與峰修長城賦同一
[illegible]人并見其類矣月

與同郡[illegible]看集選

李繼白 蔓沙

余暨漢公舊于讀書于魏武銅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
之歌舞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唱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
可謂詩中佳話得句索筆墨忽書之適且快意一時至知與不
知非所計也

汪漢倩曰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爲諸王子所親皆操威嚴
當罪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其一種傲
慢意趣菱沙比
孔大爲似之

柬王玉式 新鈔選

艾 寧 子枚

淪落半生落落寡過自昔史山水杯酒之外無適性爲抱束族
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逃離句餘不與偶爾飲酒詩莫僮

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徐野君曰濃宕蕭疎堪爲幽人寫照此所以館濟云正不
必讀其和詩覺與味已躍躍在紙上也

與杜六符 樂庵存稿選

陳 周 政 子[illegible]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藝法矣一切
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東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樹
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
斗養送遺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
六符先生曠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服
攜手我眉之巔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芹
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驪驪一片

汪僧濟曰非從苦海不肯回頭彼視刀山劍樹者欲
請亟讀一過又何必日日怕人覓覓耶

寄吳無稱 初徵選

韓 詩 聖秋

難老失意甚爲拒臆然此公火色鳶肩不愁其不捉鼻也近知
九哥善飯頗慰遠思詩闢道遲鈍五十衰白之年尚鹿鹿名場
自春徂冬自朝至暮何事是我近裏着已者一旦眼光落地慈
泫失向豈不大哀也哉九哥胸無宿物口多直言享福人更須
作福詩今年已食蔬明年即引退南山桑東園豆粗覺有餘耳

汪僧濟曰聖秋最特至湖上余與馬臺初鄭氏伯仲詩酒
盟心致足樂也余處素山居有年忽見聖秋明理見道

之札更令人懷金高風矣　休菴道

與金冶王　禱選

盛于斯　鉅侯

斯福薄不敢妄及顧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月魏魏矣老緇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來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汪憺漪曰人惟入世乃能出世自古英雄豪傑之事不曾做却一番猶是黃粱未熟以前公案書中三大願雖是丰驍之言實英雄本色

與周星瞻　西堂雜組選

尤侗　子展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家厮混耳但御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禰衡打鼓[illegible]續馬融吹笛王維撫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亦自成韻事

徐野君曰全副丑淨固成惡景若要滿場生旦亦爭七齣傳奇等語姑妄言之使人作古今佳耍耳

與鍾伯敬　知載集選

胡宗仁　彭舉

公論吳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

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昔學畫草門晝掩茗椀爐香問鬩筆盈燦妄擬堆筠淵詠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汪憺漪曰故作調笑語斷折生發然而自家派譜何等高貴

東汪憺漪　為雲掌　翁選

黃周星　九煙

僕生來有煙霞痼癖每誦陶隱居青雲白日之句頓覺瑤[illegible]玉宇去人不遠恨半生漂泊駒隙蹉跎泛泛九點欲覓一同心之侶正如攀芙蓉于木末耳昨來西子湖頭始得交吾兄望其風格知為方瞳綠髮中人及展讀諸編又字字皆雲笈瑱函順風問道舍此其誰僕將有靈均遠遊之志欲發軔于二華擇譽于五嶽放杖于昆崙泛槎于河漢然後稅駕于三神山異人大藥庶幾遇之足下能從我遊乎足下當為向子長僕亦不失為禽子夏耳

徐野君曰仙乎仙乎于姑妄言之而余姑妄聽之不亦可乎

與顧與治　二陵雜著選

黃虞龍　俞言

某性癖著述聞有涉筆脫即焚去頗不留草居恒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只刻文集令人稱為山人詩文不堪為美文爽甚裝只合送官有封書帖是不亦醜乎此語猶聞于何稚孝先生

生乃以書譏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予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裔滅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與今之紙蠹木災沿門乞者哉

徐對君曰山人之傳固難於朝士然論其究竟真能壓倒烏紗至于能傳之詩能傳之文又有幸不幸不在多與少也

寄鄭孟馨　小草齋選　　謝肇淛在杭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使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

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迥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常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為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為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為知止知足不貪得不躁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舒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古賴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執六印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符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

而不勝竊笑者也

汪澹漪曰描寫人心不足處果然果然此患一念回頭真是千金不換此公詩古文辭皆堪不朽即此一牘喚醒無數痴頑

與俞平弟　二陵著選　　黃奐龍倫言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為不如尚元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心之香忍脾之茗洗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谿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各文法書惠風朗月昕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查于周曰翻案處漸近自然得大受用

與聞子將　文集選　　姚希孟孟長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懷刺報謁則載酒邀賓斷送自己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殆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剸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即以簡倨獲罪吾寧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剸而服之否也

徐對君曰此方固是清涼散正恐久服不得奈何則有妓出家奴學道之法在

答沈虎臣　文集選　　姚希孟孟長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光

觀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却楸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閒看棋覷破無限機關比局終斂手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奇巳甚異日相對請試斷柯人眼力何如

汪漁濟曰喚作棋盤街殊有深意何以捱中一子終不肯讓人故知出世法不可不學

與聞子將　春浮園選　蕭士瑋伯玉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巳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徐野君曰蓬萊水淺月輪減寸要亦自然之理非誕語也若要修福惟在讀書

與友人　墨選　彷村刪　錢棅彥林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也但爲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徐野君曰此醉鄉善法也吾欲約三章只在三雅伯仲季之間也

與徐麓庵　遺稿選　莫廷韓秋水

讀來札知況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爲對治之藥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磨浩見爲酒肉死百不嘗一如古之禰衡衡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直于周曰讀言自別加入深山古佛搨令人神骨俱冷

寄轂下諸公　文集選　瞿式耜稼軒

弟仗譲人之力得放歸田間漱石枕流無所不適所最懼者公論耳公論一日不明弟得享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倶乞聽其自然萬勿以旣失之馬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汪漁濟曰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故日進以禮退以義後戀戀不捨者只是功名心熱耳如先生者眞有數人

與周減齋　新抄選　林之蕃孔碩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過且逾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先生之詩眞惟知

之眞其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巳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蓄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徐野君曰人人得一春夢婆立地喚醒便不須邯鄲道上枕頭

與卓辛彝　存笥稿選　駱弘瑆仲加

手教之辱未嘗不相許以臭味之同相勗以文章之事足下

於我意艮厚矣雖然僕所謂五石之瓠也濩落無用虛度歲年迺更事奪其志荒廢筆墨耶鄙故步亦已盡失矣足下豈猶以往日江郎也耶而惓惓口之不置耶茲貿父母以宰相擧小試百里足下亦以天下材自見一旦使山城無不起之瘵無不擧之頹廢吾邑賢士大夫實嘉賴之如僕者邀賢侯之福藉先人之蔭租給衣食日手一編優游化日爲世散人吾以藏吾拙也足下毋曰此自了漢不足與談亦幸弗曰此無用之用有深於用者也

査于周曰素書起數城三泰扶羽鳳自古英傑之業終遵屈漢誰能圖影山阿作此棲携相伸如千秋自命公吾

恐遲舁
不免

與蔣前民　茶村集選　杜濬于皇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廻焉多變而爲爨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沈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徐野君曰若不如此變先即有水火之灾又似飛昇不同圓寂

復王于一　茶村集選　杜濬于皇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擧火爲奇近日之窮以擧火爲奇此其別也

汪徐濟曰快心之語可破半愁

尺牘新語第十二卷目錄

修潔子曰逼道元之之與天公箋曰家在城南破屋身擁敝絮機虱之餘於臣身有子子孫孫三十五世焉蕭誰至此不知天公何以作答因思天公亦殊失算偏使文人貧士合而爲一以致自取狎侮至于馬周淅豐之悲杜默荒祠之淚長吉緋衣之版得仁桂子之墳枉船偵餓積怨通天誰爲賜孤寃及第者雖使江文通化爲千手大士其能盡賦此恨乎不得已仍以文字懺之集感憤第十二

與吳子遠　李雯
與胡彥遠　葉雷生
寄陸叢思　張綱孫
寄徐元嘆　譚元春
與紀伯紫　王琯
與李龍侯　萬時華
與周減齋　許友
與卞友湯卿謀　尤侗
東汪舟次　盛于斯
東吳仲木　釋正嵒
與周櫟園　余懷
與王彥升　陳衎
與陶堯生　陳孝逸
答梅惠連　陳弘緒
復陳子金　徐日久
與友　鍾文明
上葉曾城　卓發之
答姚知陽嗜　繆昌期
寄李力負　陸孝遵
與黃九烟　汪淇
與盛聘之　胡文蔚
與陸升贊　周廷瑨
與高寀生　周圻
報吳舜舉　陸彥龍
與劉公勇　張應徵
出京辭同年　支大倫
東同社　丁奇遇
與丁叔潛　卓發之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二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江 汪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尚
汪猶烈緒三 參閱

感憤語

與吳子遠書 文集選　　李雯舒章

夏秋之交屢得所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驟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蜀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于弟又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歲頓發又復不能自已今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游萬乘披謀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竊在青瑣之上老在棘墻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跕鳶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侯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揶揄之語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爲蜀之而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僮僕相倚妻妾辞語朋友號訴獨行無聊咄咄書空日鳥雀爲上賓以袒口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苦之矣史稱馬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衆拒兩闕之命抵將豪貴捕斬劇賊親强項於世祖然後爲大漢棄婦使婁得此而後嚥便已陟游帝庭奚啻凌雲而已哉擯斥不錄明主屢違不以讒謗寘顔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沓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翹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册炳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萊於槐棘矣

汪憺漪曰舒章異才而不售一第是以有不平之鳴然豈不聞李杜二公亦遭此厄耶予於舒章有縞紵交不能不爲之扼腕

與彥遠 冰雪擕選　　欒雷生蓉先

重九後遇舊僕讀家書廢然自失忽于函中得旅堂手書撫几擊節金石皆鳴丈夫脊骨如鐵要須四十九年後看耳非彥遠平遠誰能收橥下之遺栩識青城之病鶴乎

查于周曰尚多悲壯語亦奇爛

與陸藎思　張綱孫　祖望

兩月不見足下便覺神氣阻閼語言鬱澀形之寤寐非止一宿而已僕本山林野雉以三喪未葬子女號寒東西奔走人間求食性癡才駑磨礲盡受每思知己如足下者僕亦不知何以至斯也渡淮舟覆偶適在岍得免淪溺行李書籍半付黃流所刻

拙詩及足下新詞俱漂沒菰蘆之中蒸爲霞氣僅攜才數冊亦雪消花爛蟲跡模糊僕復投之急湍以爲冰夷河伯應解風雅自當與龍鯉波臣鼓吹河宮俾嫠婦旅客棹舟掛帆靜夜泊沙時不識絲聲竹音洞媚嫋嫋波底也歷下無事與駿男日著敝衣出西門弔七忠祠觀麻姑與趵突泉三穴悲沸高尺許又所居洞軒有土隴每登之望華不注北見古明湖積冰嵯峨鳧鴈寒聲時嘹嚦頭上閒眺獨坐忽有所感輒忼慨拊几以爲當今之世風教衰敝澒忽依阿下氣視息便得私盆不則胸無今古大言不慙即爲上賓以僕傲岸祇合空山獨餓眠抱鹿麋世間宦

貴何處可求王公大人不克自保健兒有貔貅而士不得麻苧以爲衣廄馬有餘食而士不得芋蘋以爲養世不我知我亦何用世知爲戴天履地惟二三良友依以朝夕要以兩先人入土之日即僕長遯之時披髮松風飲流石谷努力一往畢此素志矣明年夏末當歸馬膝與足下兄弟及東隣章子開懷肆談竹篠痛飲本期質言以吾與足下義非薄世斯書可存足令來者知我兩人意竊勿爲怪

徐野君曰通體感時歷落想見其狀聲淚並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寄徐元歎 文集選　譚元春　友夏

年來音信之稀心緒之荒詩文之不進游事之減少皆生于蔡鍾二公之逝甚矣朋友之重也去秋偶然一舉尋羅大成人世寡味豈待經此變幻而後悟耶兄祭伯敬文不但淚成血血成白乳乳又成金石矣中所云人方歎先生之厚而予反病其待士之輕一語尤弟所服膺交游之道恩莫如知感莫如規規地上人止見奇骨規地下人更見深情弟閱天下所可談此者元歎耳茶香設祭鐺既告哀當此際也元歎伊何伯敬素有倪元鎮畫極其寶愛臨終以歸居易今在弟所弟出入攜將未嘗暫離即用此畫作元鎮伯敬二公祠時以香燭作供名曰祠畫作

祠書記頗自以爲妙想大都我筆妙想卽是前賢先友精魂之所必歸决定不妄也伯敬與兄每年茶時通訊用爲永例弟當繼行之自明年始如何如何

汪憺漪曰有韻人必有韻語有韻語必有韻事世界不寂寞惟賴此寥寥侍但增人感賬亦復不少

與紀伯紫 新鈔選　王晫 丹麓

晫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雁飄零于雲表獼猴躑躅于木杪棲巢之蜩楹梁之燕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屐吾且逝矣

徐野君曰淒然之音令人心惻下吼貧士大足涌人

與李龍侯 賦園初集選　萬時華 茂先

弟不肖章水流來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尚無由賓階一見歸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儈父弟乃于龍侯知有同一聖代之嘻邪滿章水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緱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正以其嬰[illegible]烱烱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媼爭只尺之恩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遥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

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以衰絰倚廬深墨顧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寡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查于周曰茂先當少年時已擅文價今讀其激園集而知其涉古情深只此一牘情辭淒切文人之筆靈變乃爾

遺亾友湯卿謀書 西堂雜組選　尤侗 子展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死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若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辣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何乃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辨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得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壻乃於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見此銷魂迸血之報始知造化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霧心悲業作書

齊天上郎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迹冥加庇護登以劉[illegible]孟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携同膝下作大家團欒頭也兩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此時父母之靈來見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弟學佛人也向往頗堅但不得其門而入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兒愛女已字徐公肅此吾門高弟與玉潤也兒後事已了更無遺憂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筵城竈市自有定數兒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兒於白楊青艸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兒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兒者不可得也可奈何

汪蟾濟曰彼蒼好生何來毒手阿雄綠蓋大義雖闡了脫同學佛人豈不了了但尚在煩惱將安能竟付諸水流花落次假彼痛哭寫已窮愁雖然一恐一笑正復一字一淚寄死友普惟王元美遺宗子相及此爲二大部是情悲之極耶要予問天意耳

與周□齋　　許友　有介　尺友堂集選

無稽之言市虎之播與堪提天倒海嗟嗟吾師尚有心[illegible]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逾家破身辱百憲俱灰甚且嫡爲但恨煙深竹矮苒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瞞子弟啾唧之語師諒之

查于周曰天道人事可解不可解惟靜者能以意消之耳但無知己一言則壘壘亦時時作龍泉聲也

與汪舟次　　盛于斯　此丞　休寧遺稿選

青書古搨不遇賞鑒家寥落咸陽一劫

汪蟾濟曰舟次爲予弟生伯子予濡于浙而弟遜于楚不暇者三十餘載選新參得蔚盛君此蔚令我念想見舟次之英姿矣

與吳仲木居士　　釋正嵒　[illegible]　芥鳴集選

囊陽尊公悲信一時熱腸難遏舊習頓起遂不知氣之過激蓋之太直也雖作近傷時有失風人之旨事多憤俗雅非道者所宜然世際春秋處士得而橫議劫當燦燕野史可以備遺故常譬燭影之疑反藉茶詳於俏紀界虎投豺之篇亦嘗取快于詩人今以人論地故不免閑事無明若觀世論交亦頗覺其情實餘設引分自嫌忍瘥不惓以諱自忌隱痛不砭外不敢顯彰君子之善內不敢直攄背肯之心此猶猴之着緪有非性所能忍也

徐野君曰金剛努目菩薩低眉有合而爲此書乃悉性分同有迴禪

與周櫟園 新鈔選　余懷 澹心

風雨孤篷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眞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即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船今則取石壓囊耳將無裴寛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封服詩得大篇眞可壓倒犇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岀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查于周曰有人謂張徐州易裴寛難余謂裴寛易張徐州難若能悟此則五被又何難于衡鉢

與王彥升 大江草堂集選　陳衎 盤生

閩都親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皆井弟則皆井中斷然也年將五十頹然遲暮矣即欲采卿游覽安所得爛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欽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爲慰

汪悔齋曰罕譬曲喻風趣橫生得作斷叙則當年亦曾搔美人頭耳

與陶堯生 新鈔選　陳孝逸 少游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遁歲來陵鋒蹈火捉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既能傷人此予不復永年者也

徐野君曰心死而身生何樂有此生耶意氣激昂俯仰如見

答梅惠連 石莊集選　陳弘緒 士業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稱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駮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喩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悽然足以感人

查于周曰善稱者稱畫之神文殊出定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然而與僞神奇何患之有引喩甚深此擬差惡

復陳子金 別集選　徐日久 子卿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眞是無處不經手腳却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絶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徐野君曰眞能高視千秋不肯同俗人之齷齪

與友 新鈔選　鍾文明 蟾庵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冀貧矣何有狐貉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汪憺漪曰卒業之苦貧士酸心然余又轉一語曰卒業何難但恐歲之後更勞措置耳

上葉曾城師　漣漪集選　卓發之左車

以眞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毋一念及輙爲瘖併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寃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徐野君曰筆花驚放處使人目眩魂搖左車先生眞天才也

答親知賜言　文集選　繆昌期當時

譚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烏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君子其各愼之

汪憺漪曰不風而波此論誰能拈出愈深愈畏愈剝愈深感憤極矣

寄李力負　新鈔選　陳孝逸少游

今日接得道兄字眞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易作一處合所謂

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耕友人同志相守甚不成眠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恐於躬菴舌誅柴桑與不在潯陽也弟憤嫉甚不死于兄亦死于志謝翱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鬱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病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查于周曰少游胸中磊魂固當澆以白墮

與黃九烟　殘夢軒集選　汪淇憺漪

自有科目以來世人咸以進士爲榮自我觀之徒虛語耳何以知之曰以門下知之門下非庚辰傍中之名進士乎屈指至今已二十餘年矣若以常格論之當已登膴仕居要樞而乃踽踽凉凉隻身行腳依然窮措大面目可爲扼腕夫以門下之材藝無一不超羣絕倫何至踽躅零丁飢寒漂泊求一席之地而不可得噫亦奇已世俗之人陽尊陰賤名收實棄推究到底只爲門下多此進士二字耳進士之累人一至此乎然僕竊門下之爲人落落穆穆蕭然如林外野人山中高士其所謂素心本色歲寒耐久之朋而人顧疏之遠之其待門下者一何淺也嗟乎彼蒼不生門下則已旣生門下而使之鬱鬱窮愁嶔崎坎壈

獨何哉昨閏一大品趨門下日此公自是當今藥石但惜非藥中甘草乃官棟人傻耳夫甘草有時不用而人傻適當貨鉄價或至七換八換語云敝帚千金願門下安心聽之而已

徐野君曰非真相知如詹濟誰肯爲此言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已悲感交生涕泗横集矣

與盛聘之 聞情集選　　胡文蔚 豹生

弟素蒙雅愛此種肝腸應作古交情觀弟之斷佩足下當自知之也今歲多愁多病奇厄奇窮北固養久憊之身維揚轉載月之棹歸來只攜新詩一束惠泉十瓮室人相謫童僕消沮淒楚萬端故久負未能完趙兼以兩載久濶之交際四方新到之友朋名紙與接席不暇媛吉行又未及禰餞統所原諒于形跡外嚴冬確有饑寒逼身總之我輩論千古破萬卷寧作落魄貞士不肯踰閑受一介也近自贈一聯云宅假半椽端媿牽蘿上親無半粟未嘗乞食村前觀此語意則邇來光景約畧可知已

汪舟次曰自居清貧倡副飢寒荊生以氣節相持信然文稜露矣

與陸升對 青蓮館偶焉　　周廷瓚 仔曾

弟見上世者毋能通天地古今以至詩書六藝無不精曉下愚者即一事之末不能習嫺抑何相去之遠此雖限之以質亦册志之不同也吾輩生質既平不能强爲上喆然亦不可竟以

愚自安故不得不分用其志不知者毋賜笑而陰笑之謂時至今日苟能工制義取青紫足矣何用此爲不知此輩青紫實非制義中來而所爲制義實不足取青紫者也近來足下與野君先生留心諸子百家言游刃于詩詞古文之内所謂用志不同者非耶恨錢江渺隔奉教無期所著佳篇幸時郵寄存毋謂此門外漢不必與語可耳

汪舟次曰横襟而談寒士皆感人不多學而但斬命中不亦危乎

與高康生 貴實堂集選　　周圻 百安

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瘠寇騰擲接壤潮頓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圖城所種之深亦復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奢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霰矢如蝟毛孑然一首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離相從憂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數點寒承如血如齧也僕即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禁者幸弁示尉生

徐野君曰此與李陵答蘇武書同一婁楚氏云漢人是僞作不反使後來之與者居其上耶

報吳舜舉　新鈔選　陸彥龍驤武

前玉昆旦生句僕序言方在滌倒凡有所需槩爲謝絕衙以諸昆懇懇誼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詖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易數語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絺疏綌中襍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許甚善不則擲元藁還之王荊公不妄狥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況文匪三都吾懇佐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非不罪

徐野君曰存此以爲世之改文求譽者之戒

與劉公勇　文集選　張應徵瑞星

契濶顏襟有懷如嶽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覿抱歉何言道兄六朝既振靈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亾友遺胤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詎爲希有而大豪傑眎之毫末耳然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禝登南游不謂荊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洸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因頓

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過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汪憺漪曰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但覺淚即有痕語即有氣

出京辭同年　華平集選　支大綸心易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鮮從竄逐如白頭媳婦屢易翁姑無論食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既衰即務爲婉孌恭媚之容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況諸姑小叔嘖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恤以殁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坏灌園之侶者也

徐野君曰君家婦難爲一至於此摹情酷肖筆有餘妍

柬全社　胥山集選　丁奇遇夢隹

友人鄭徵父所謂當今原憲者實非譽也常晝而饑常雪而偃雖不能歌矣容不絕如此五十年心中不移動一步守禮法如堅城終天真於赤子且年來禮佛情動便常無殊如此人可令之貧而無歸乎我輩義不容坐視幸詳之

徐野君曰鄭君行狀已具然猶幸有二子若夢隹家貧無後兒之日同社爲之治喪尚義之人於此得

與丁叔潛水部　遠籌集選　卓發之　左車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乙城晉館閒無一僧頹檻敗瓦委荒榛蔓草間頗有稷苗之悲舟入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頹然欲絕七晷今日麗穿鼠竄蠅鬭露泣之地皆我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詠宿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耳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脩脩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illegible]心西土逆旅此邪不能不問思往事也

徐野君曰每讀元才子連昌宮辭使人欲淚乃我里中荒園廢址其不堪觀邪得不藉手文章抒其感嘆

尺牘新語第十三卷目錄

情滴子曰聖人之論友曰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甚之矣至不得已而出于嘲諷毋乃如三閭所譏突梯滑稽喔咿嚅兒以事婦人者乎雖然人有瑕疵必多愧悔矗而翹之反成猜釁韓非逆鱗之喻豈獨君臣為然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淳于仰天纓絕東方陛楯呼郎寧不勝于老嫗吹虎生公說法耶今而後請捧孔子之頌曰吾師乎吾師乎慎無願有喙三尺集嘲諷第十三

與余集生　劉達生
答李伯襄　王思任
與賀伯闇　馮夢禎
寄四弟　譚元春
與高蔚生　褚廷棻
與友人　唐時
與就菴　彭而述
與劉令虔　黃虞龍
東林鐵崖　王亦臨
與徐魯詹　呂陽
與陳勢菴　李漁
答同席諸子　李漁
與邵于王　陸進
答楊文若　何偉然
答竺菴　徐芳
東汪憺漪　徐士俊
又　查望
又　黃周星
又　林時對
又　葉生
又　章人鳳
答諸君子書　汪淇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三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周 參閱

汙 汪淇憺漪　陸進藎思

嘲諷語

與余集生 新鈔選　劉達生 又生

世間極認眞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毎于場上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眞眞不在所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眞古人也又毎

自干頂冠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眞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眞戲子悲夫

余野君曰有此游戲神通之筆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總是認眞不得此之謂至爵

答李伯襄 文飯選　王思任 季重

雲谷松妙寺前淵亦可約唐存憶同往則妙若呂豫石一臉蓄選君氣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兩襬擔斷玉魚往來三山街

逆喝人下馬是其本等山水之間著不得也

查于周曰可謂善謔不虐罵人并衆

與賀伯闇 文集選　馮夢禎 開之

吾與足下譴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譴足下足下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闇何以爲馮開之足下即芥蒂吾吾不難引過吾即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汪憺漪曰弄筆如丸狎人如海鷗鳥

寄四弟 文集選　譚元春 友夏

要兩婢子答應此方人粗蠢弟可使船帶回毎婢價可二三十金却要面不可憎長於寒碧一尺五寸手指莫似懸槌脚比蘇州梢婆要小一尺又要是女身十二尚不足十歲頗有餘是其年也會鄭超宗當得可者

徐野君曰此書亦似蘇州女郎聲口聽之終日不厭

與高葯生 九友堂集選　堵廷棻 芬木

昔人謂萵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平正

正不如夕陰朦朧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輩短筲雅也

汪膺齋曰出語似詘似鄙卻詼得風風雅雅

與友　巾[illegible]來集選　唐時　貞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汪膺齋曰言深妙

與就園　秋岑艸選　彭而述　子籛

為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為君謀而不忠宰官一生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

只算斗筲俸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汪膺齋曰以戲謔作規箴却使人人心服因思一日一錢四語遂成愛書移動不得亦從戲謔中來

與劉今度　二陵焦著選　黃虞龍　愈言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查子周曰余常見纂錄諸書殊不快人意亦常恨不能盡時休職讀全書爲快李卓翁云今世人讀得十三經廿一史者幾何人哉則知纂錄猶是食物小品且救饑也笑笑

與林鐵厓　虎泉齋選　王亦臨　彥如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頗凡缺字類作□武王几銘皇皇惟敬□□生垢□戕□亦缺文也兩君目□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譏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

徐野君曰提鍾譚殺簽亦似有理爲之奈何

與徐魯詹　初徵選　呂陽　全五

不佞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佳予何人斯敢有異好實以鼴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剝啄一飽爲榮書不云乎奏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于肉食也而或豐之則不如其肉食也

汪膺齋曰惜福語却以尖令出之不覺其幽折

與陳孤菴　一房山橘選　李漁　笠翁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爲泥濘縮步雨霽即叩東山也河豚之命向誌心版甫到即向習師覓之其不能必得者以吳儂讀聲論太熱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稍稍過期即望而却走故無有持衆忌之物而求售于人者然于此時覓買新絲羅新穀者則竟有

之豈督論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徐野君曰作四書笑者是大罪過必見怒於鬼神如此雅謔便不覺訓詁之腐

答同席諸子　一房山 瑀選　李漁 笠翁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綺席聆清歌觀妙舞固朋中一適也乃弟非周郎強之顧曲便爾品題優劣鑿然言之弟亦傷于不恕然胸中所見自謂簾內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非好為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傾筐示人使海內因聞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不肖能言而不能行奈何

汪憺漪曰另有別致遂覺轉語為佳然未免為夏侯妓衣作贅疣耳

與邵子王　巢青閣 稿選　陸進 藎思

南湖藂花大是異觀西子兩逆未免郗曺去歲來游諸公無不撫掌叫絕但太難為主人耳今欲歲歲看花人人飽月而又有[illegible]在行廚隨路鋪設不費地主一錢世寧有之乎敢以質之吾兄且無令水涸大通舟楫沿洄於十餘里之間則又必不能之事也除非再鑿一湖以破千古[illegible]之嚎

徐野君曰來游之人予亦一也時壬寅春仲䟽觀三日宴樂四章快何可言然每入得歲以為常飲酒十千賦詩三

自謂藎思此牘大有需索于王之意

答楊文若　冰雪 楊選　何偉然 仙臞

米顛之石妙在揚次公攫取偽次公以金償而顛以金售則石辱矣若云還丘壑於几上濟鼻亦白石寧獨私一楊生

徐野君曰其清處亦似米顛

答竺菴　藏山 初選　徐芳 仲光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京都之市遍日中所遇未嘗見全人也即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比於全人之數松即欲自諱其馬首於萬鶴之疑然且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為炤索四望闃寥較松為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祖臂翁句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秘其肘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幾幾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剜肉在大師尚曰等個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萬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汪憺漪曰唐人作傳往往寓言此又從寓言中托為叢刺愈成幻相然而積善讀書多一世自好一世耳

徐野君曰此如詩中李長吉詞中辛稼軒只要作者快心讀者驚愕不必定求雅俗共賞也

東汪憺漪 雁樓集選　　徐士俊野君

追兄少年於豪俠場中揮金結客擲錦纏頭弟同卓珂月相見將眞翩翩五陵風致也乃彈指光陰忽作皤然一老兩九日月其弄人若此哉乃道兄又自矜有不老之術遯而學仙弟謂酒色財氣皆可以成仙在善用之耳吾兄其善用之者耶抑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耶況羅念菴王陽明兩先生至今尚在人且有見之者兄如有緣亦何事不可爲乎

查于周曰人惟涉世乃能出世涉世不透則入道不深以故呂祖大悟後猶有黃粱一夢觀其黃鶴樓詩有裏情欲訴之句旣仙矣有何裏情可訴耶昔人稱儞煬帝爲風流天子予謂呂祖亦可稱風流神仙野君破執之言

寄濟名道之士且待黃粱熟後再作理會

東汪憺漪 大略堂集選　　查望于周

學道人世上最便宜事卽釋氏猶有投胎奪舍道則拔宅飛昇矣然非大英雄人不能亦非大有根器人不可固知蒲團上未易坐也然道又豈眞是蒲團上成得兄事事揀便宜做去卽此一着謙不肯讓人吾恐買盡河頭[illegible]依然錯走邯鄲路雖吾兄有何欠道志勇弟亦效阮思曠大爲推與也

黃九烟曰學道果是世上便宜事然便宜從何處見弟一一必須長生不死其次又須不小餓始稱昨聳㞦山有一老道乃天顯七年所生今已二百餘歲矣而日日要人訴苦逢人輒索錢米如此入活有何趣味若憺漪之學

道在上一切便宜自當拱手讓之

東汪憺漪 夏爲堂稿選　　黃周星九烟

昨見野君與道兄箋有酒色財氣皆可成仙之語又見于周一札有吾兄事事揀便宜做去不讓人之語譽耶嘲耶是一是二懸饋兩君詞異而意則同天下事莫便宜于仙尤莫便宜于酒色財氣而皆可成之仙然其閒亦自有辨彼甘酒豐財自是便宜若貌色使氣則不無損耗道兄風流豪舉冰聰雪腸沉湎忿悁之事倘指似未多見所不能忘情者獨財與色耳然鉛汞龍虎原爲大道丹頭此中秘妙安得盡人而告之至吾兄爲人光明磊落心似朱絃口如并剪生平慷慨任事排難解紛不一而足其便宜處固多喫虧處亦自不少人但知其便宜而不知其喫虧可謂埋沒一片苦心然吾兄喫虧處正是極便宜處昔人所謂黃老之學以退爲進天下第一等乖人乃天下第一等很人也如何如何一㗖一㗖

徐野君曰嘲中有譽譽中有嘲簡爭之出於自己口中固已奇矣乃我輩數人同聲致諷正使汪子增數日軒渠

東汪憺漪　　林時對殿颺

接來教知兄屛棄一切欲從赤松子游此意良善弟恐兄鈍根未破耳大學道必須慧業聿爲才鬼莫作頑仙兄若食霞服氣

宮尋黃石傳書白猿授劍毋徒死乎參同并令客兒笑人生太
也弟常有詩原無璅子骨珊珊不乞仙翁鼎內丹願兄標舉風
流逍遥濼引則青鸞白鵠栩栩生兩腋間矣聰明伶俐如兄願
以弟言爲然否

徐野君曰作者已具仙骨珊珊爲所」行贈之僧
瀟便是冰桃雪藕俗人不知任以爲荒相待

東汪憺漪 抑引堂稿選　　葉生 又生

項脊吾兄處服道敎得大精進夫以婚嫁無累之身攝心淸淨
雖足不踰閾亦可以卧游九嶽矣顧弟有疑者弟向共兄歸心
竺氏一旦忽以道名豈以禪學治心不治身乎不然將以黃老
家言爲可養生延年乎又不然豈溺于世俗之誣道者以爲神
僊酒色財氣之中而一一可游行無礙乎弟謂此皆誤也天人
惟一心而已兄能認取些子則道可也釋可也儒亦可也不能
則舍儒而之釋舍釋而之道又安知其不舍道而之他也入道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兄通者務施舍薄滋味省交游種種
皆吉祥善事而弟猶拘拘人之憂者要兄料理自家事而已兄
料理得自家事則雖謂世無三教可也爲修養之說者近而有
效康節猶曰不學他胡行亂走至若沖舉之事幻不經見下及
黃白之談陰陽之術此皆瞎數盲兒奔走如騖者一墮其中性

靈永斷不識高明猶向此中問渡否也弟猶故吾兄非昔人果
能屏除一切靜存動察做此一也弟請從而後矣唯裁取幸甚

黃九烟曰認取些子料理自家二語正是修煉要訣然而
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所謂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翁
行不得也昔有人八臨慕仙道者常言但得做一日神仙
雖死不恨令人失笑吾憺漪把柄在手得此語而志益
堅吾知孫山筆作飄飄欲
下斷不令湯家[illegible]八

東汪憺漪 葑汭選　　韋人鳳 六彖

古人學仙多屬英雄假託藉此爲全身遠害計留侯鄴侯是也
然神仙可學往蹟彰彰但恐信不篤功不深耳聾學道者有九
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境有境無力有力不遇其師遇師不覺既
覺不誠誠不能守守不能固固不能久皆爲道之大患也先生
童稚時嘗覩紫純陽子救度今且悉卸世緣發憤精進年逾五
十尚平之願俱畢又遇明師爲之指點家雖貧尚有治生之術
茲且發念布施時捐赤仄青蚨供悲田求乞眞仙功行可謂體
備但僕束髮從長者遊相習有素毋恐念有未誠守有未固而
不能久先生少年馳情聲伎唯艷冶是耽今者淫業雖除淫根
果悉斷耶先生喜振難周急未嘗有意豐殖然營計精巧亦復
心競力爭設今置千金路側果能無動心否耶昔治經生家言
自許青紫可掇既託交當世名流自大江以南無不推重任子

者顧今號稱膺濟得無名心猶尚在耶世人苟有志學道于此三者輙不肯承認然必須一一勘驗纖毫滌除更當審察于幷然之頃易忽之處念念虛明而後大道可成不然談玄說妙終是蒸沙作飯耳近覩尊顏枯削先生欣喜自得以爲澄形鍊肩功夫有驗然而僕竊疑之古之養生者必使神明充溢肌體華澤卽素濟響亦自有仙風道骨若云輕舉卽致羽化將無列子御風亦同趙家飛燕揚袂欲飛耶抱朴子云學道之教唯在澡雪心神累德積善以致長生可見神仙要道切近眞實念唯求誠心唯求固功唯貴久僕迂拙無似敢進此拘墟之見諒先生定有懸解幸爲僕悉言之何如

林殷襲曰有難有解是眞實對砭友朋之文非漫肆譏彈者比也當爲譏之能不解頤

黃九烟曰九患三疑切中學道人病痛使富貴人知此便當個個作淮南八公安得有皮膚荊骨滿溢鯤魚耶友于此自應猛下一鞭

答諸友書

汪淇 憺漪

昨接諸君子所惠書弟不勝喜躍益嘲我者益我也嘲之愈深則益之愈至矣夫酒色財氣雖是病根猶之耳目口鼻豈能盡去所以夫子但言克己孟子第云寡欲克之寡之亦已足矣泯之滅之不幾無人也哉至於求仙一道雖正史必著其無意欲

破秦皇漢武之惑以爲後世戒其實列仙傳等書言之鑿鑿若純陽呂祖則時時來往人間弟幼年危疾曾蒙救護彼有緣者自遇之耳古之人或食一草喫一實忽爾排舉弟之欲討便宜者正謂世間偶然之事多不可知萬一成功豈非落得況天上無不識字神仙如諸公之翩翩文采皆具仙骨而反誤用之以嘲學仙者得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乎

徐野君曰妙論如解連環不一惟諸友首肯圓應心服

尺牘新語第十四卷目錄

憺漪子曰：河龍雒龜之文，聖人謂之圖書，其實皆圖耳。可見圖書之義不分。古人一室之內，必左圖右書；而今人多實其右而虛其左，失初意矣。後代朱墨紛淆，丹青變眩，窮極幼眇，不可方物，幾令造化小兒無處躲閃。識者每多隱憂，不知米家書畫舫中，亦曾有始皇本紀否？然濡毫潑墨，驚猶鬼神，自是不朽韻事。鍾、王、顏、柳、董、趙、倪、黃，其人皆已往矣，而文士筆端能留之。彼且為龍蛇，亦與之為龍蛇；彼且為山水，亦與之為山水。集翰墨第十四。

與周江左　黃周星
與周減齋　江念祖
與周櫟園　張可度
與徐野君師　王　晫
與胡元潤　宋祖謙
與盛丹　宋祖謙
簡郭天門　宋祖謙
與胡元潤　程正揆
與程幼洪　張　風
復秦朱明　王思任
與櫟園　譚　向
與胡元潤　周　圻
與沈大匠　林時對
與顧仲書　陸　嵩
與譚香山　程正揆
與徐野君　王福貞
與汪憺漪　梁洪毅
與鄭汝器　張　風
與夏華甫　錢　栴
答姚寒玉　張鹿徵
與龔半千　梁以樟
與馬白生論書　吳弘基
又與胡元潤　宋祖謙
與胡元青　宋祖謙
與周仲榮　徐士俊
與諸仙臞　諸　暴
與友人論畫　李式玉
答趙岐陽　魏大中
與趙十五　曾異撰
與汪然明　韓文鏡
與謝文侯　卓　奐
與胡元潤　龔　賢
答查于周　汪　如
與王梅符　張鳳舉
與胡元潤　林嗣環
與徐野君　潘　理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四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參閱
　　　汪　淇憺漪　　　　　　徐　灝淡生

翰墨語

與周江左論字　衍笥稿選

黃周星九烟

翰墨一道，世推晉人擅長。至今日而衛、索比肩，鍾、王接踵矣。嘗思史皇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鬼哭固猶無謂，若使造字之夫日日雨粟，豈不足累眷天寒士之腹，何至餓來纍案嚷一字不堪責耶？千古以來，矯書者獨一顚龍；今文字太盛，餅謗支離，有識者恨不舉蟲魚科斗，悉化為泰山無字之碑。然符籙之治，安可再見也？姑存其可傳者，亦曰與其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固不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耳。熟聞梟足齋中法書墨蹟之富，高於孤雲兩角，何時當載酒問奇，學歐陽詢坐臥其下三日不去耶？

徐野君曰：余儻契九烟先生二十餘年矣，今春偶於憺漪齋中相逢，秫酒遂爾，歎如故。惟是先生文章詩賦翰墨，業已無所不極其妙，而湯才豹隱，海寓不門，賓謙之人，必有過而問之者。

與夏華甫　衍村別墨選

錢　栴彥林

為兒作此册，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于蕞上人，請君子之名以恐嚇之，幾輩學步弄

予本懷今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查于周曰彥林先生文章行誼卓然天壤間其翰墨直逼晉唐耳余曾得其尺牘以當臥遊至今壁上森森欲動正恐如王維畫石兼度滄波

與減齋 新鈔選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横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奧山片石書子久以荆關讀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汪念祖 建止

汪憺漪曰吾友建止不獨書畫絶倫而其品亦復卓絶讀茲數語非深得前人之旨者不能道

答姚寒玉 文集選　張鹿徵 瑞星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毋將不去州郡不謂從寒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繳有此香無此格非扁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徐野君曰梅花知已中峯大師有句云一幅生綃畫美人可以悟禪

與周櫟園 新鈔選　張可度 扇衮

近世董玄宰論畫南宗北宗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屑屑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輿記桃源圖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

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徐野君曰酈道元作水經注點染一二佳言使人心醉此牘似之

與龔半千 新鈔選　梁以樟 公狄

虛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奈鱗積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寄於無天曠若無地殆此以過殘夏也當一使在道院以待

徐野君曰畫家作如是考證豈易承當

與徐野君師 霞舉堂編選　王晫 丹麓

玉堂叢語購之不可得奈何此真是世說云仍但稍帶紗帽氣

耳更聞有作女世說者郎未見其書自令人想慕風采何必如秦漢之君望見三山便欲褰裳濡足耶吾師向有閨閣徵詩啓雖寢置不行而大意已備孅孅之步宛在隔簾矣

汪憺漪曰女世說斷不可少閨閣徵詩啓亦儘可行只恐當場又演出一本女闈科耳

與馬向生論書 嘯閣選　吳弘基 柏持

昨覽兄書法知兄强進不已此道須是大悟一番始得成家凡學書舍古人法帖無入門處但徒臨其形似終是膚學書評不可不反覆熟玩如其中所稱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避此於筆畫何干輒擬似至此若以爲欺人語置之即前因爭擔而悟書

生者亦不信矣此理亦在帖上亦不徒在帖上也書至二王如
爲人至孔子狂狷可學孔子不可學他書易幾二王書不易幾
斷斷不可忽畧也嘗見載籍中有謂米元章奉旨書屏云一洗
二王惡札弟謂元章必無此語不但元章筆法多得力於二王
即停雲館所載米書有書不入晉室終成小乘云云可據也弟
欲兄留心最上乘因并及

汪憺漪曰語云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讀稍持此札不覺低徊此二語

與胡元潤　新鈔選　宋祖謙　去損

徐青藤有云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
工畫近日指筆輒加泰山沒字碑

文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
杜少陵之於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
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
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
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書謂筆畧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之
矣故與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颯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
一往已堪白頭矣

查于周曰如此論畫深得畫之三昧連篇讀來覺古名畫歷歷如在目前應接不暇

與周仲榮　鳫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仁兄滕前筆墨之樂過於謝傳家風昨獲晤芝顏更披繭句可
云不虛江上扁舟矣祖筵想已付丹青當人走領以爲閨房秀
色吳興管道昇烟條雨葉豈不使後來者居上乎

汪憺漪曰周氏有二女長曰兆蘿次曰兆震皆工繪事名重江陰野君曾有贈章觀此牘益知其筆墨之矜貴

與胡元潤　新鈔選　程正揆　端伯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
兒女子褌膝閒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
得益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查于周曰人見真山水必曰如畫見畫亦曰似真真畫之間元潤亦當有別

與謝仙臞　凡坐齋篇選　諸曇　鐵闇

所頫神筆兼飫珍羞感愧交并稱謝何似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欽願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隹士敢費寫真實愧殷生遂須圖貌乃辱佛毫拂紙握管凝思因使生面頓開顏頰忽起光猶在面如逸翮手之奇頰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於晉帝世以為榮輿宗見寫於王維今猶為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旦便欲補圖既已出之塵樊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裳着以遠遊之履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徐野君曰六朝金粉三楚精神舉似斯篇宛然可掬

○與程幼洪　雙鏡菴集選　張風　大風

善棊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於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洒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查于周曰鬆字最靈深透畫家至理

與友人論畫　初徵選　李式玉　東琪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閣筆十年矣安敢論此中曲

折哉顧今世不乏名手而可傳者少便面尺幅無問疎密尋丈絹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其初作數樹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樹繼作數峯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峯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雜之以他物如是畫安得佳卽佳又安得傳乎間有一二能手形摹王趙董倪諸家時亦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丘壑布置千幅若一此由游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摹又少目不見舊稿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為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有知者卽不以此言為畫苑評章知亦不以為非丹青藥石也

徐野君曰十日一水五日一山豈亦是綴之復綴之者乎去此數病便入佳境矣

○復秦朱明　文飯選　王思任　季重

一字三呼還不止此讀廣選則漢晉唐宋騷賦誄贊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舌杪鼻一轉不可泥求之也切字法惟竺乾等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尋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嗳喲二字卒然起者為驚聲悄聲斂而伸之則為不然不肯之聲悉嚳大呼則為痛聲嬌嗁微變則為兒女子快活之聲非一端可盡只在脣吻間輕重緩急寫出也

汪憺漪曰妙處正在輕重之間最為稀講非解人誰能辨之

答趙岐陽 魏大中 孔時

文集選

石刻見寄古文奇字鐵畫銀鉤儼如紫雨登衡山顛讀岣嶁碑一時寄托不在人間世也

徐野君曰古色蒼然

與櫟園 惲向 道生

新鈔選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愈遠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為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為小冊十種若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

尺牘新語 第十四冊八頁 翰墨 娛書自怡

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查于周曰吾嘗見世人作畫堆堆積積不覺五嶽墳起今讀道生此札令人盜心

與趙十五 曾異撰 弗人

紡授堂集選

十五雙腕能畫不能縱力於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為祟使十五折肱瘠臂無手可驚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手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尚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

江憺漪曰趙十五名璧侯官人也與陳叔度鴻皆工詩沒而不能葬今得弗人此牘使其名迹與日月爭光矣

與胡元潤 周圻 百芳

嘗齋堂集選

索弟書者但求舊蓮四紙便堪揮灑綾絹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嘗輕用絹帛獨於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幅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汪憺漪曰語云學書則紙費學醫則人費夫紙費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若濫用縑帛罪亦幾於人費矣固知惜福語遺福無窮

與汪然明 韓文鏡 四水

寄鶴選

日者春星堂雅集亦是入越來第一快心事又得大篇瀟灑盈覺勝事可傳粗箋求老年翁即以此詩揮之他日清風明月惟

尺牘新語 第十四冊九頁 翰墨 娛書自怡

我故人滌手把玩無異千里挐敬也不必嘆江東日暮雲矣

徐野君曰遙興邈飛覺西園雅集儼然未散

與謝文侯 卓發 辛奐

衆白堂稿選

虎頭寫照千古美談今在虎林譽歸門下中心之向往久矣秋來湖上意欲邀尊駕暫過小園寫家慶圖一幅兼之鄙人小影必須覿面臨摹如蒙惠然當訂期相近耳

汪憺漪曰文侯名筆其風神流溢自具別致宜乎傾動西泠

與顧仲書 陸儁 升發

延芳堂偏選

昨為家君臨冀齋十景圖筆筆生動幾欲掩前人之秀擘不

令丹青家妬煞耶弟有小小冊葉再煩吾兄過舍相對作半日談兼寫一生眼置其中正不使一丘一壑無問心賞之人耳

徐野君曰既丁山水癖著寫生倘書可謂多才矣

○與胡元潤 新鈔選　韓賢 千千

書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眞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沈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闤闠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汪憺漪曰論極深徹能當此者正不易得

與惲香山 新鈔選　程正揆 端伯

繪事家多為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徐野君曰余於賀公調老師座上得聆言不知其繪事之妙若此

○答查于周 彷帽居選　汪如 無波

去冬接手教并拜佳畫之惠擬即奉答數行申謝而俗塵碌碌因循至今春初復荷教言自愧稽生之懶闕罪多矣前已束裝買武林之棹適汪壽子兄歸里復為其牽留遂不果行觧相對

杯酒間必念吾兄不置明月上瀨當由杭之蘇與吾兄傾倒於西子湖頭也邇來花事正繁詩懷必當雲湧若弟則半為病所苦翰墨俱成廢閣間或臨觴登眺輙吟杜少陵句云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惟遇憶吾兄洎二三同志而已聊寄一笑

徐野君曰耳無波之名久矣未曾識面惟有神交安得同向西橋明月光中聯袂深談侍觴一醉耶

○與徐野君 遺草選　王福貞 子嚴

背夏徂秋歲聿云暮臨岐黯然何能已也賤弟辱吾兄道義骨月之愛寢食戲謔罔非教益虛往實歸仞佩更無既耳尊委欲弟書梅花絕句手卷即從濮陽旅店風雪中了之幸不辱命閱歲綠樹初濃黃鸝乍囀排與杞儕入五峯深處作銷夏計再得揮酒新詩眞人生樂事亦僅事也千萬勿褻珍重珍重

汪憺漪曰子嚴㦯游有方思草一卷野君為之序梅花詩在焉惜未傳世

與王梅符 笥稿選　張鳳翠 子威

仁兄翰墨妙天下而弟不得藏尺幅山水烟雲無乃闕事乎奉上粗箋二幅敬懇碩寫一至金壺懸汁一為點染其中北苑南宮惟意所適可也

徐野君曰梅符性皆潔每至齋中則名香佳茗迥出塵外即此已深得畫理豈非摩詰是前身耶

與汪惺濟 遺草派一　陳洪綬 章侯

大負盟兄以辭而誤失期之罰難道也今以一水仙一枯木竹石奉到點綴天寒日暮景色讀蕭吟風致幽艷蕭娘乃負却崔郎耶當作小詩數章以紀我憎老不旣

徐野君曰樣杯數筆亦似章侯畫態

與胡元潤 新鈔選　林嗣環 鐵崖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溢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汪惺濟曰枒筆空腸耐人尋索

與鄭汝器 雙鏡堂集選　張風 大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看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絶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畫也

徐野君曰數語包羅大意是眞賞鑒家張子淵書有鐵菴詩稿上乘亭詩餘拐郡綢領一門反切四種病卬悉託鄭汝器付梓大風不死矣

與徐野君 澄河湯小選　潘理 叔樵

弟於蕉葉習之數十年亦不啻種蕉作紙矣然正恐依樣葫蘆難於旋縱因集古帖中名筆每字必備數體以開拓心胸其發已成仁兄有興乞一棹清溪向小閣梅花不磨老呼作三日閱觀也望之

汪惺濟曰野君常言叙楙酒與甚豪若潘叟在營必有可觀者矣

尺牘新語第十五卷目錄

憺漪子曰世情翻雲覆雨見人得意則摩肩失意則掉背慰問之來亦猶行古之道也歟古者野棲露宿其相問輙曰亡它乎亡恙乎它者蛇而恙者蟲二物皆能賊人故譸言之若今日觴豆衽席之間其爲它與恙也多矣藥石懲毖猶若良朋至於蹐地呼天之悲椎心砭骨之痛有能於落寞場中過從勞苦如子卿之寄李陵昌黎之唁東野柳州之賀王參元者乎豈不遠勝於淮陰之飯江州之酒范叔之綈袍也集慰問第十五

與周減齋 錢謙益
答范年少 陳子龍
與葉又生 邵德延
答沈玄海 葉秉敬
復許又未書 周閒
柬方與三 龔鼎孳
與姚孟長 俞琬倫
與心衛法師 釋正嵒
寄潔涵芷 包爾庚
答葛龍池 馮琦
謝劉誕菴 陳紹英
與吳驂公 胡介
與胡彥遠 陳參
柬徐野君 韋人鳳
與汪然明 青奇
與周減齋 高兆
簡汪憺漪 余復亨
答王伯馭 萬代尚
報徐野君 卓回
除夕與伯紫 韓詩
與王明易 嚴首昇
答黃席賓太守 林章
簡薛歲星 卓發之
與孟渠先 譚元春
柬汪與可居士 釋正嵒
與徐念齋 嵇[illegible]華
與錢簡栖 宋懋澄
與汪然明 陳繼儒
與老友 青奇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五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淇憺漪 箋評
同學 查望于周
沈允璧虬書 參閱

慰問語

與減齋 初學集選 錢謙益牧齋

撫躬責己歸命德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緣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

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嚴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遠歸荒郵與荊婦明燈夜談偏酌兒女共一慨歎因知喪亂殘生妻拏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漸詩燈前雒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鼻橋銀箏尚裂紅淚須歸棹盤桓再賡舟賜之什耳

汪憺漪曰滇歎場中嘗歷數十年自然銷歸平淡於此不徹悟者非英雄也

與周減齋 遺安堂選 高兆雲客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魏砌自塑郄舍左右先生已無頰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烏樓下仰視海月孤懸哀笳夜起步二十萬家

[illegible]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

徐野君曰叙西濮人手筆

答萬年少　冰雪攜選　稍節　陳子龍　臥子

自甲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月雖山川間之干戈繼作然渺河梁以抒懷望雲龍而不見每當遙夕未嘗不明月欲墮也屬聞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像賊嘘加使絕域遂使古義墮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夙昔遠使唁辭告哀聽悵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耶奉諱以來愁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愴然耶足下姿制朗逸才情雄麗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繁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鸞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御吳趨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歟

汪憺漪曰大傳詩詞經義古雅欲駕前人今卽一牘之間髣若宛肖乃知八識田中自有聰慧也

與汪憺漪　集選　猶山章　余復亨　楊生

德業與萱初同在蝴寄齋中流連觴詠無間晨夕不減韓孟度陸之歡爾時弟與萱初先後皆稱窮孝廉然弟出而萱初猶處也迨戊戌之役萱初擢高第蝴木天而弟仍落落青袍至弟以辛丑微倖釋褐而萱初竟長逝矣十年之間出處三變以爲出處之變猶可誰知竟作生死之別耶嗟乎人生幻泡亦可悲矣邇來聞足下道力日深元修日粹死者死矣生者必當長生他日足下拔宅拂舉時幸分藥竈餘丹賜我母令淮南雞犬白日[illegible]人也昔人云苟富貴毋相忘弟則曰苟神仙毋相忘願足下識之何如

徐野君曰翟公門上之書譏其惡薄耳此則但從生死之際增感與思卽升沉又其小者於此可驗交情

與葉又生　秋心帥選　邵德延　公遠

鷲嶺天香錦塘畫舫別是一番秋色想難禁西子顰深十丈胥濤怒歎千仞也鹿鳴之歌慈恩之醉一轉盼間耳幸吾兄且以詩酒澆之

徐野君曰梯前潛制淚盈襟自歎身遐來人離不似[illegible]

答王伯馭　新鈔選　萬代尚　開來

蘭芬注慼椒醑被兆鴻翼雖稀鳳輝特蹕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燠多憂新紆內顧無愿以清神也初生以强仕之年溘焉化去孫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凄然捧讀來緘哀思踰

憮纔聞鶴唳楓吊士龍未絕廣陵聲思秋夜撫劍秋高碎琴音
切以古准今未為多遜其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
知自嘆人亡惟生家難卽為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
息淚于雍門季子弛哀于嬴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倦
倦兼恕草草

查于周日曩余於夏月湖上放舟中流遙望一人解衣磅礴題詩于湖心亭壁羣聚而覩之意氣傲睨旁若無人予急凝眸詢之知為萬開來也詩亦絕唱今讀此書𢪛存悼亡真千古斷劍高誼恨未得高解衣磅礴之時一將其蘋日君自可人

與紀伯紫　蓉齋集選 三十二著

龔鼎孳 孝升

弟仗芘布颿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
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味
京雖多風塵素衣望為緇之所以自憐借耳感念知己情深何
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聞
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杜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
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鵠合并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
故以告

孫野君日蕭洒之懷借慨嘆而出固由筆勝亦是情深

答沈玄海　文集選

葉秉敬 敬[illegible]

自昔挾伎倆耳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蛾事便爾捉襟大似
貢揚過閩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疑事愈長疑塚
軍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澁音慳討聲口于雪夜嗔喚
吻也

汪舟次日通體寓言不知歌舞聲中已令草書入妙

報徐野君　初徵選

卓同 方水

弟自病婦溘逝氣塞心枯無復人世之想展轉思之食貧五載
善病三秋未有開眉之日一旦摧傷悲痛難言荷承佳詩淒惋
絕調長歌過于痛哭矣豈惟弟切哀感亡婦有靈應九頓黃泉
以報明德耳

查于周日悽惋酸痛使人讀之不忍言好

復許又米書　白淵集選

周閒 無聲

閒自開春三日纍然在死淰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
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為
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榻身佩符圖吏飽桃蔴耳盈兒
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今
屏去雖氣急鏜鏜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尚能
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幾回光

復續日漸日壽氣骿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
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咽湯咳粥如
食疾蒺甫聞新蝸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
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濺眼中滾滾花在霧中
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
牢騷荒妍喜怒不恒悲夫齒髮若華居然有為之日也而精神
骨法已成老翁尚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狂憶病日敘事之妙何等酸酸茫茫未數語
語出悲感深情使人不成以卒讀自得

除夕與伯紫 新鈔選　　韓詩 聖秋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雨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
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座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
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
寄非痛飲即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為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
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酹亦不出門拜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
輩念一年內何所為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即
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那着處都用不着安得杖人
在此一痛快言之

徐野君曰予與聖秋在長安草草定交不及深談痛飲
頼筆精墨妙肆屬數千里猶思故人并念我伯紫

與東方與三 新鈔選　　龔鼎孳 孝升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
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
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恍惚一徵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
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功臣而杖履之益友矣然此皆遊
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
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
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翫幸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

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槧累油素而難窮摹
望盤空驚蒟醬之作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嶔崟矣今幼安浮
放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開雜柴
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迹
離鳴咽已如一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開滅淚驚心感
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
觚稜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地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
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足下既返王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
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魄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

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汪憺漪曰六朝鹿艷之音字裏花飛行間蝶嘆

與王明尉　瀨園集選　嚴首昇　平子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並有滄桑之感秋崖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個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徐野君曰如來三十二相相相光明一個頭面何妨幻影但須肅作降龍伏虎觀可耳

答黃序賓太守　冰雪擕選　林章　初文

作脫縲紲如鳳出籞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跧跼屏息逐燕雀爭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囹圄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徐野君曰此吾中淒涼調也一彈再鼓能不淚流

與姚孟長　自娛集選　俞琬綸　君宣

再容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髮毎鏡白鷺山櫻野蕨之思無日

去念

汪憺漪曰余少時最喜讀君宣先生制義爲題之妙今觀此一二語楚楚有致益令人動曩時企慕之懷

東薛歲星　澹龕集選　卓發之　左車

自去秋小兒殁後弟遊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坐中客散去主人安能復擧巵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默一笑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刻神鏤手別驚世界使我驚惕震慄庶可奪却悲心耳

徐野君曰左車先生余執友也一生感憤之氣往往發爲文章可悲可淚想見胸襟之磊落

與心衛法師　谷鳴集選　釋正岳　智堂

東西兩臺金銀二泉悶則高登煩則快飲湖山幽曠獨得超然春秋霽淸無日不往自謂此生但爲吾有無端墮作蟲豸打入保社都將此樂全副讓與二老時値院務蝟攻世諦蜂集回望舊遊大似仙凡升謫不免淸夜淒然時發懶公之嘯若非二老在爾猶我或落俗漢手中縱不妬殺卽便恨殺矣不知二老正在藉草蔭松瀹瀑煑石相視而笑自空海宇還爲我留地抑笑我失策耶雖然人間淸樂造物大忌居者當自珍惜無太狠籍

似我致貽後車之戒此湨子皆客之熱腸幸勿疑我之不實也別久書此以代捧腹

汪憺漪曰既受清福當長慧根但參無字禪吾所不信請看谿和尚筆札

寄繆湘芷同年　初徵選　包爾庚長明

昨歲歲底偶從醉里過湖上一舟三宿載雪而歸遙望積素中仙靄欲動其下疑即圓亭也而急景道盡不遑扶屐衝寒一披玉屑時序使然非直與畢矣項玉鶯湖適敵友王仲遠爲六橋三竺之游囊筆將發逡巡語弟是行也不獲一見繆先生即再觀張天雨黃公望猶僮父耳仲遠爲敵那沈子居高足而董宗伯諸公實有氷清之譽年翁高齋秋水不通俗謁倘可置之客右稍餘以眵壁乎仲遠尚能出其餘伎爲瀟壁滄洲也

徐野君曰即以繪事參觀前半山水後半人物各極其妙

與孟誕先　文集選　譚元春友夏

弟憂居未得計偕不在得失之數然金正希得之如弟自得之猶淺惟兄仍失之如弟自失之甚深也兄與正希自在得失之中者反未必如是耳傳兄此番文佳妙京師爭以爲當元且出自同事下第諸公平常嫉婦之口益覺其可喜弟往所謂傳誦落第之文每疾于獲雋之篇其不誣也

汪憺漪曰予每喜紅梨樂府二公無聊賴捲捲珠簾沒奈何捲捲秋聰若此數言真是無可奈何耳

答葛龍池　文集選　馮琦用韞

使來承翰具情苦話令人不忍讀以鳳池之恬雅不能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瑞書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至于撫立孫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脊令原耳已亡之人未亡之人與未成之人鬖在尊懷不俟弟之喋喋也

徐野君曰聽杜鵑聲急處其血已飲出花稍矣

東汪與可居士　谷鳴泉選　釋正嵒豁堂

箬林先生當代人文宗匠殁踰二十年所僅獲附葬先塋適歲幾月追想赴送之車斷無幾輛傷哉難乎其爲清白後矣憶公平日趨門者如市其身骨未寒且市化爲水況更世難能無改歲寒之色惟尊公一人誠叔世之古人也乃今卜地古蕩卜日戊申益誼切生平自能勵飭以往更宜倡義同人一往赴送則前代高風復見今日知抱國士之感者當不以世外忘情强與人事也

汪憺漪曰山陽下淚不過西州者幾人哉此中交誼正是我和尚一片婆心維持薄道

謝劉誕菴相公　初徵選　陳紹英

某以駑下之質猥棠師相青黃五達之衢忘其駑下背請伯樂
一顧也秋風颯發毋思奮鬣以報品題而飲熱夢迴俟然故我
因念古人感泣於遇竊寄慾於報恩亦以慚負賞音不盡爲踏
蹬計耳郭章卿品詣高卓初以試事奔逐繼且失意避人千頃
當前坐失把挹歎也何如散緣返拙附候道履兼謝將頒

徐野君曰擬淡在牧熟夢迴依然故我入字

與徐念孺　冰雪攜選　萬時華　茂先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山洞壑雲
烟草木之間尤自蓬勃但我輩胸中無浩浩落落之意便不能
收之筆墨間耳弟意況甚寥落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
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
憶湖亭摘實纍纍巨源時摘取令小奴遺我今一棋之餽遠莫
致之又惆悵也蘇長公嘗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尤不宜輕擲
弟四壁悠悠只姚斯語矣

江惜潔曰人朌次中一有塵俗落筆便少韵折讀此則知茂先夾書時有許多蒼烟淡霧之致而遂徑底今之儉自在言外

與吳駿公　初徵選　摘前　胡介　彥遠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善爲眠食五瀾亦名餘陷坐

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酬償本願我輩
唯以不負三生爲大耳從來慧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想未
淨轉展遷流者故世遇轗坎坷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
介此行稍有誅茅之嘗亦決策長往矣毋誦唐人不待管絃終
撥報背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塵緣顛倒心迹
背馳雲山待人而馬齒日大想先生有同慨也

徐野君曰未路一段飛境正自難堪故知不待管絃終乃自高人一着

與錢簡栖　松檀十　冼山選　宋懋澄　幼清

北行竟成蕉鹿夢以爲故人肯臨渡江時亦不能與足下一握
手爲恨讀懋灊志則纏綿悽愴何與屈大夫重稱天問也昔年
兒亡阿父抱痛不減錢翁但愧無奇文招魂耳昔白香山劉隨
州俱晚年得兒足下亦何庸役役于此世傳樂天無兒多因爲
長慶集所累也

徐野君曰世上小兒以痘亡者多矣讀懋灊志說得鬼神之事與悲懷兩𠕇白香山一辯亦不可少

與胡彥遠　文集選　陳參　平遠

京粧之逃禪以愛女爲推玉折眞不堪回想然細讀來教亦是
平日許多微細積漸汨泥惹絮耳豈便是天然之則猶冀返觀
胳膜之原昔賢所云急手脫去敝絮荊棘非所望也至家門之

說則不然陽和之氣未必不在嚴寒結凍中但早一月不得耳
王書憂來無方若更種種提撥何時是了不如一總不記爲善
看來人世滋味卽復蘭玉盈階稽務盈床秘我胸中多架一概
傀儡究竟何趣可味人情大抵於沒趣味此身世中求少趣味
往往受累在此如蜃樓海市一起一滅間不勝悲喜矣達人觀
之以爲何如

汪憶濟曰解慰語正復淒然

與汪然明　遺稿選　　陳繼儒　眉公

有客武林來首問起居則言台丈有祝融之災大爲駭嘆方欲
附一信奉候而使者至矣書中不追恨金帛而惓惓以失去書
畫再三懊喪因與思老語次嘆胸次之高雅清曠非世諦人可
夢見也自來翰墨之劫入陵墓入不肖子孫手入水入火往往
化爲子虛思之但可付之一笑求之是淸淨苦海補之亦是苦
海然通人之蔽止是高人之癖也思老仰體爲手書壽文弟亦
如命然正當付劫灰爲我叢悲耳

徐野君曰昔將武庫災火光中飛出夫子履漢高劍王莽頭三件此亦未可盡信但書畫往往積久生化鬼神之忌不可不慎也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章人鳳　六泉

聚者邂逅追隨如獲十年之益始信古人吟風弄月有吾與點
也之意殆非誣也迄今春盡夏初天氣淸和先生嘯傲湖山吟
詠更富恨同處一隅不能日親有道稍請陶冶私心實爲悵悵
耳先生在當世如景星卿雲不可多觀海內仰之亦自謂親炙
有幸然讀尊集則欲奉爲拱璧而知文者率多寠人求其慎寶
能施潤及梨棗正不易得益歎成都富人欲以千金載附集中
此客自是神識惜乎逸其姓氏今得此人亦當借子雲千載矣

汪憶濟曰嵩氏兄弟文釆蔚然友朋之中極敘氣誼宜其欣慕野君若此

與老友　　青寄　昔依

鵑聲雨夢遂若與先生爲隔世遊至歸途黯然惟有輕淚落花
與斷魂楊柳耳回想先生種種深情應如獅子高樹漢水西流
豈止桃花千尺也但離別微恐非若麻姑方平則爲劉阮重來
耳秋間之約尚懷渺渺所望於先生維持之矣便羽卽當續及
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斷鴻聲裏弟於先生亦正如是耆次惘然

徐野君曰望去如斜月晶熒斷魂半床寧不魂銷心死

與汪然明　笥稿選　　青寄　昔依

樓教并諸台既始知昨背春去矣天涯蕩子關心殊甚紫燕香
泥落花猶重未知尚有殷勤啓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劉晉翁雲

膂之誼。使人一往情深。應是江郎所謂神交者耳。

汪憺漪曰：傷感處投有淚痕沁於側裡

尺牘新語第十六卷目錄

憺漪子曰：古諺云：越阡度陌，互爲主客。即此可想見桃花源矣。而靖節詩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南邨晨夕，至今猶宛然在目。今世俗所盛傳者，七賢九老，蘭亭西園之屬。夫朱門成里，觴蓋成陰，流水接軫，亦何足貴。惟是雨中春韭，牆頭漉醪，田家之苑，盎殊勝大官之鑄鼎耳。然公孫脫粟，慎柔狐過於矯詐；或又爲故人所譏，必也知己流連，雞黍可繼，爲杜陵之鹽豉，無爲東坡之毳飯。集邀約第十六。

與王于巖　曹龍昌
招淑齋　胡介
與徐野君　陸之遇
約友人　萬代尚
與徐野君所　王錫
答王丹麓　辛民
柬汪憺漪　葉生
與徐暘　張允炤
與陸蓋思　胡貞開
與王又韓書　曹龍昌
招王鹿柴　宋之繩
與周仔曾　蔣漢紀
與野君宗兄　徐騰蛟
與張子瀬　江浩
柬吳次尾　諸長新
答林凝鴻　汪漢
柬葉又生　查望
與徐野君　沈洪芳
與韋劍威書　韓詩
寄顧扶搖　余一淳
與徐野君　鄂維恭
求于思共飲　汪淇
與徐野君　沈允學
與汪憺漪　查相如
訂卓靜岩　俞汝言
與王又韓　曹龍昌
與汪憺漪　陸進
與徐野君　胡麒生
除夕與胡旅堂　丘象隨
與善伯　葉永折
柬尚康生　周折
與徐野君　駱仁兆
與張子瀬　王祺
柬趙休文　查相如
與劉長平　汪廣
復汪子晉　劉世齊
寄徐野君　邵斯揚
與周季候書　茅維
柬馬賁初　查望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六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參閱
　　　汪　淇憺漪　　　　　　　　張之鼐仲謀

邀約語

與王子嚴　立淚館集選　　曹胤昌　石霞

嫂綠猶矜霜紅如潑道人日出谷口望仙馭飛來忽接來章叙使從鶴齊聲罵無好王雖粗山醜木不足辱靈運登臨而咫尺洪崖泊肩無計亦未免秉心之維忍矣老社臺得無與徐野君出淚閣一步地消減風流耶寄藺兄札中有俚言一聯露上台覽或回心枉轡爲十日追桓未可知也望之望之佳什壯京高妙哀激脫于自然胎以元聲吐爲絕調南徐小阮備極誦揚第無容置喙必欲以九魂之音編須鍾呂則社翁先生同野君見過濮涌之泉乃不知從何來今隔屏寄聲悶懣欲死何序之有爲原稿暫趙以聽下回中秋咏和兩律是笑山居無扇容遣役買之郡中報蘭之章話而不賦爲我問蘭公十二年踈濶相思那得作如此胃頭六朝文字橫來淚裏罰以百斗仁兄不見顧則亦遥觴草報不盡

徐野君曰時在麻城王又韓署中石霞先生招游東山立淚閣除不一在苕後當時竟往安得有此一篇好文字

耶游覽在一時而文章在千古吾斷不以彼易此

與徐野君　詒安堂稿選　　陸之遇　虎林

湖上荷花正盛西泠一曲不減若耶特邀老親翁爲三日游坐臥余艫崖道院中作世外清譚欄檻透迤與嵩酉相接看溪雲作起山雨欲來或明月當空香風暗襲我兩人小酌數廵不可謂非百年中一段清福也并携詩卷以往何如何如

汪憺漪曰安期生醉中潑墨石壁盡現桃花此亦有藝韻墨香吹出側理間也

拾減齋　旅堂選　　胡　介彥遠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鍰翁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携臥具來尾盃水樓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查于周曰笠歌蟲沸誰人肯作此冷淡生活耶

與徐野君師　尹游録選　　王　鎬伊公

秀野園三字師所贈也蓋取歐陽公花竹秀而野之句以點綴山莊先君于十載經營栽花種橘時奉先生嘯咏其中可稱盛事一旦荒廢若此直是醉鄉花窟應受爽涼但以磬聲梵語消之尚有秋香數枝乞老師同往一問

汪憺漪曰與範野遠賦蕪城同一感慨

約友人 新鈔選

萬代尚 淵求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徐野君曰：不妨作新語以寫幽懷。 尹勝錄選

與徐野君

沈允璧 丸書

昨者一尊五簋，泛小舟於紅桃青柳之下，可云樂矣。今日復招器先、石臣并一叔一弟，向田間看菜花，大地黃金，春工富貴，何必洛陽千種始稱繁艷耶？吾兄乃騷雅主盟，當必有佳句新題，總領觴政，不可不蚤過，以盡服醉鄉耳。此訂

汪憺漪曰：郊墅中自有春風佳趣，可全西湖。

答王丹麓 霞舉堂別錄選

辛民 先民

客居吟嘆，寄有人招飲，直欲捐性命殉之，豈止五臟神頌馳驅而已。但今午友人別約在昨，已諾之矣。佳會似不能赴，奈何？然醇酒高言，無時不栩栩夢寐間也。

徐野君曰：聞饞五經，束帶迎於門，不知郤是酒器；若夫豪飲之士，正不妨羅弃芳樽。

與汪憺漪

查相如 蔚若

數年渴想，方謂接坐一談，得泳游叔度千頃矣。奈何進言遄歸耶？然而一別動輒隔年，雖不欲與世俗同兒女子態，然殷殷鄙

懷又不能不為兄行李中增一長物者，易頭小詩，併贈余之菲也。悠悠我心，江之水，浙之雲矣。俟春明當操舴艫過武林，與兄共醉西湖花柳，不十日不已也。來日煮茗齋頭，用話千古，亦惜別之意。幸翩然作人世游，光我蓬蓽多矣。

徐野君曰：才致蕭疏，落筆有自然之妙。

東汪憺漪 裒古閣選

葉生 取著

小亭木香，橫發正如雪山矗起，四壁新綠，生香月影，披之人皆紺碧。二三知己坐臥其中，觴一再行，此亦何啻白宰綠天也。俟竊自贊為君勸駕。

查于周曰：寫得纖麗動人，如啖哀家梨，殊覺爽口。

與徐野君 笥艸選

張允焰 伏生

放鶴亭挈榼提壺，兩三人坐石磴小飲，覺秋烟紅樹盡佐清歡。吾與甥皆老矣，時時攜杖頭錢邀湖山作主，此樂亦不減林處士看梅弄鶴時也。桃花將放，暇便須來。

汪憺漪曰：甥舅之情，依依若是，可稱難得。淵明所謂敘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余又於伏生想見之。

訂卓靜巘 尹勝集選

俞汝言 右吉

麗此佳辰，忍棄故人于旅邸。蔓青苜蓿，貧家卒歲之常，不因欵客而多費。讀少陵除夕之行，袒跣呼盧，古人亦復如是。並其鄙

此而不尚乎試者嗛夜將車過勞從者則請以卜夜者卜晝何如。

徐野君曰客中除夕最是凄涼余生平亦曾七經此況矣有賢主人差不寂寞

胡麒生 雪田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圍亭只郭外數里耳刻下登所望尊駕即過從一經品題溪山生色亦僕二三兄弟非值年大舉也潘叙老弁所兆致無稽慕事同來嘯咏何如

汪憺漪曰先生林下有年綠野午泉稚熹與至或相敘使我想見烏風

陸進 蓋思

柬汪憺漪 梁青岡稱選

衣帶非遥芝宇靚所謂清風思佳度明月夢青蓮弟今日正同之也渴欲一奉清談而君家學尾遲遲難撥遝來潮邊畜荷方吐朱華一棹柳陰真成快聚特恐慨然命駕雖不敢擬于河朔游亦庶幾丈八溝納涼之意耳

徐野君曰有此湖山主人自不寂寞但吳使越女紅裙漏燕姬翠黛愁耳

徐騰蛟 德畫

與野君宗兄 尹勝錄選

弟不便來館想哥輩及子老俱垂涼也廿內當得闈試再商可耳朗翁先生前乞為道鄙意何夜凄涼不共而燈宵歡會獨缺此人始知人生聚散俱有定數也不盡

汪憺漪曰長安旅況如書蹙心處正不在多言

胡貞開 偕畫

與陸蓋思 米山堂稱選

昨山齋草草弟未嘗燒佛印之豬而吾兄乃釀遠公之酒受之心醉然亦非心媿矣夜來月色倍佳有興來坐嘯石榻以消永夜何如

徐野君曰猶叢書畫石即袖中小憤亦自获容吟寵

蕭永圻 蔚挺

與善伯 初徵選

行期已迫無任驚痛急思一面千萬委曲圖之或吾兄竟懇家君入署一見不則託青藜轉致此真一刻千金之時當面失之

別後相思亦何益也佇望良圖不勝哀禱

汪憺漪曰萬挺為于莫逆交一往情深友誼最篤此葉子自為寫照耳何天奪之速使不獲大展其才也

曹胤昌 石霞

與王又韓 楚文華選

春深矣山中蘭氣吹香水泉樹樹架藤滿紫欄藥燒紅老父臺若宵為世外之游今宵白月瀾松足深茗話何必非百年內一得清緣也人生如夢知己無多父臺慧業深情其能無意特恐窮鄉無肉簡薄從者要為看竹貧家自能烟怨淡漬耳肅此恭迓其毋令弟有咫尺蓬瀛之嘆

徐野君曰經其點染無不如柳色茶香是韶勝非豔勝也

除夕與胡旅堂 文集選　　丘象隨 季貞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當如是除去耶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友兄襆被過西軒當燒紅蠟兩枝辛盤五供傲酒數行與友兄屈指今歲三百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驚人之詩幾首飲酒幾石笑幾回哭幾大清寫一行年譜以遣今夕何如

查于周日急景逼凿過此一日又復明年不得不將如許骯懷仰對知己盡此一日中有淚而出

與王又韓 立派酌集選　　曹胤昌 石霞

秋氣消衣病愁物色所望於慈父母提撕植作以全暮齒於巖阿不啻痿者之邛杖衰閣土室仲蔚高萊今日非得大護持誰何容易惟是野麋之性未肯腸絆山中怪石蛤雲長川掛瀑弟結廬巉峯白泉之間老父臺若肯枉車騎踏州縣秋色貧家燒芋尚足追歡且神君即得以地綱保甲之法綱紀東人一路兔崖酒為花雨何快如之弟日引領侯耳山園近緣錄乞郵擲若西湖閩海之在呂恐水火不祥之招禁然不敢不以私上大知已充慢閣牆圬也桂魄當空野芹灑手父臺愛我則望以節夕餘從者臨啓黯結

徐野君曰天生如此秀筆一以為衣錦一以為新花六朝人推禰衡雕之習未許夢見

東高康生 曾賞堂集選　　周圻 貢生

南國賢耆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耆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樂者兩三夕郎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悲然而來是所深望苦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祈東相邀矣

徐野君曰雖在愁悶中有踞躍之意何嘗少減呈流

格王鹿柴 慧觀堂集選　　宋之禎 甯庵

諸朝屑與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翁勿嘲若王弘之酌靖節

汪偉淵曰是陽戒佳言郎此二歎俗人漸不能脫

與張子漸 遇鶴選　　江浩 道闇

兄之痂猶弟之痔也非此二物我兩人豈至經年不相見乎今弟痔初平步履未捷故爾割紅葉之愛大雪時決當穿州縣過山居同吽絕千蓮峯下耳兄此時痂若不發下嶺至河渚一泛百畝蘆花因與孝直共圖談笑數日何樂如之

徐野君曰道闇仙才也生不逢時竟改初服為方外人而年復不永天其可問也黃沂東之中備極幽情讀哉

入山初諱弘覺字夢破繼更濟裴字月用夢已破矣月又安得長圓耶

蔣濵紀 波臣

與周仔會 秋水堂稿選

春水瀠洄春山淡冶花氣臨風撲鼻鳥韻亦可人聽我輩興寄烟霞賞心正在此際若經年屈首佔畢只作閉戶先生恐山靈笑人寂寂也葉舟將駕竢之

汪憺漪曰少年豪爽之氣不覺奔走于墨客卿

諸長祚 秋鶴

東吳次尾 冰雪攜選

紫騮青雀羣聚梧堤知有德星懸我湖曲矣蒼山可拾綠字盈車郎我白苧之歌共廣子夜寧與春波生幕寒乎

徐野君曰臨所拈毫皆古錦囊中物也不知可嘔出心肝

王祺 赫叔

與張子漸 南溪草堂稿選

雷雨不時意緒悶絕早幸開霽且知我兄尚未成行不可違此風日特訂時旭呂先文玉午後同追杖履想嶽廟一帶泉石亦深喜也

徐野君曰赫叔胸中丘壑筆下烟雲於此見之

汪洪 憺漪

寄林殿颺 殘夢軒集選

湖上攬勝言別猶是雨雪載塗曾未幾而夏日歊烝披襟而望凉風矣造物妒人不使良朋長聚言之悵悵憶道兄淵渟嶽峙相對如叔度茂弘無論出世入世俱屬第一流人物近耕郎君頭玉嶢嶢將來定爲美器美慰無極何時欣然命駕過我蝸軒當與聖庵聯床烘芋閒話長坐正未知我進伯仁退耳

徐野君曰古人一夕相思千里命駕然而難言之矣不如隔千里分共明月時時照見相思

查枏如 蔚者

東越休文 海鶴館集選

日來暑氣漸消爽氣時發倘于小暇避我齋頭聆松風納晚凉觀海棠新華茉莉始開茶烟裊裊雪乳習習明月一尊清風共挹亦人生聚會一良緣也何如何如

徐野君曰幾於繫絲無管矣然而氣味自幽不必羣譁可容獨賞

駱仁兆 允疆

與徐野君 六桂居稿選

憶己卯在湖上讀書時玉鏡堂深桃花燦發當門雙櫓搖曳隋絲畫船歌舞日泊湖濱而仁兄操管弄墨不置張仲謀或以小艇載爐香茗椀拉我輩抱臍索幽快處竟日方歸此時此景豈非陸地神仙也哉今我輩俱顛髮種種芙蓉圍亦鞠爲茂草矣思之可發一嘆秋深紅葉燒山乞吾兄過寒齋數日同方流諸第登防風祠之石壁探龍山寺之新泉尋蝙蝠洞之幽奇泛風渚湖之渺瀰亦是五更殘夢不滅風流也俟之

汪憺漪曰山川如昔感慨係之人自縛韁其中不能跳出耳此牘澹冶幽奇信是賦手訖手

東棠又生 汪周徵選

杏 望 于周

嘗此莊浴郎有山陰興亦難敢權試問府引堂中折竹幾莖梅根凌幾于王人何用門僵臥耶抑向寒窻阿筆蕁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也少霽當過高齋共承明月照積雪

徐野君曰清氣涌人幾令引堂化作瓊樓玉宇

與劉我平 澄志堂稿選

汪 燦 子胥

夜汎之約兄自許作西子湖主人今已幾望向不見浙商台耶洞口桃花笑人寂寂不肯留顏色待君如何如何弟有雙柑斗酒敢拉吾兄向花邊柳下一聽鸝聲主人幸毋避客之深耳

汪憺漪曰轉賓作主絕妙波瀾是委曲書將漪船全身變發走封作用也

復汪子晉 仰引堂稿選

劉世奇 莪平

聲昔之約在胸臆間若不能拔足塵坌之外昨見柳聲綠肴花濺紅淚始覺東君闌珊欲共吾儕安能挽住飛光強進一杯酒也昔人云清風明月閑者便是主人祖生先我着鞭矣行郎裝履以應朋友之招

汪憺漪曰宋人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一詞佳絕矣此牘亮轉低迴舉留於壺觴筆墨之內旣是聞能作主不須三讓東君

答上生師 海鳴稿選

釋明源 德水

服日如秋水而不露聲名詞骨如秋山而不露詩名抱璞藏珠久而彌甚貸來未有如師者矣來句灌灌若新荷受雨香芳襲人當今君家古德九原色喜再現几筵何必讀楚些以招魂也

徐野君曰中峰作梅花詩只算得半個徒弟可見詩名不可居至於僧家一動筆敷語錄滿紙求其不露聲者鮮矣

與徐野君 磊庵遺稿選

沈淇芳 椒羽

尊作奉上昨候兄來看雪竟不至因與半紘向高樓坐終日甚快亦大是奇觀也雪詩何不惠讀

汪憺漪曰椒羽香盦而豪典又足以佐之今不知尚剩王維蕉雪圖否

與韋劒威 行笥稿選

韓 詩 聖秋

今日因候長者竟辭舍親之席且弟一冷署久不食肉婢子忽動葷酒咄咄稱快及聞佳客不至又以爲怪也道兄若不終棄步月而來興復不淺況座無他客祗燈以待千萬光臨

徐野君曰因客動葷冷署之光景如畫聖秋贈人故作趣語動之以不得不來之勢

與徐野君 青蚪選

邵斯揚 于王

敝邑南港種千樹桃花花開爛熳時不啻錦幛數十里游者紛紛偏是疎疎散散不似西子湖花少人多如潮如蟻耳風雅若先生亟來總領烟月并拉盡思賢喬梓兄弟某當以家釀山蔬

佐之好鳥迎人春山欲笑流連三日不數唐解元稱桃花塢裏神仙也岩使佛舟爲所早發

汪憺漪曰有湖花事之勝眞是小蓬瀛可以相招可謂知己

與清季侯明府

十賚堂集選　茅維 孝若

不肖方在栗溪卜築一椽爲斗室歇腳關境頗艮只少幽嘉如實爲辦百萬隱貲然坐此結構清疏不至如戴家刻曲鑿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徐野君曰妙得園亭疏簡之法然位置楚楚便是湖濱小西湖所謂一寸二十之魚三竿兩竿之竹未審不更致勝人也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駱維恭 禮吉

前所言九我堂集弟之雜著皆在其中非借照紫珍則娥媓莫辨倘蒙斤削庶幾曲木咸中規繩特邀尊駕過我山齋擬作十日平原坐對秋山紅樹以了此夙願感慰多矣溪行一葉敢冀樸風

汪憺漪曰文人不忘其著作如美女對鏡自愛形容若徐野君一七八搖釵刷鬢者多矣

柬于周共飲

旋嵒集選　汪淇 憺漪

寒夜淒清挑燈弔影大似坡老赤壁孤鶴橫江時適有二三韻友攜酒過小齋讀騷談劍亦足少破寂寥然無奇士美人發舒

胸中意氣正如演紫釵傳奇少却霍小玉黃衫客不成戲文昔人有挾妓登山者携姬參禪者天下之寶未聞私爲已有弟敢執撒相召望足下即與麗娟偕來弟木蘭舟中雖無玉簫金管然樽中千斛正自不乏幸無以党家羊羔奚落陶秀實雪水茶也呵呵

黃九烟曰韻友對酒無奇士美人便如演紫釵者少却小玉黃衫但恐小玉黃衫上場而李家十郎又生出無數悲歡離合反覺多事不如邯鄲一夢喚醒痴迷多少快活

與顧扶搖

金梵瓢稿選　余一淳 體崖

睽違許久歷盡風雪山中人幸不塡溝壑者幾希近來春樹停雲林禽喚雨又一番景色矣聞南湖桃李盛開足下買棹西谿從桃李叢中漸入烟霞與君家登眺聯唱題過洞霄石壁亦暢事也能從我遊乎

徐野君曰猶可從桃李叢中寔入與問津無路者不同余心嚮往之矣

柬馬晝初

大暑堂集選　查望 于周

畫船簫鼓此吳下向來佳勝然而阿蒙居多烏足與語弟花下有酒可以舉杯邀月足下胡不來耶當由弟約故不來不約故來乎弟今爲不約之約則足下爲不來之來矣所謂伊人疑在天末弟無定充佛手招之足下能來共此清光毋使穠桃笑

人也。

汪憺漪曰余憶戊寅夏日與于周書初佩葵郎府聯想今有沈約爲詩還自前馬郎作賦可能工之句今觀此又已二十餘年矣人琴之感不勝鳴咽

尺牘新語第十七卷目錄

憺漪子曰人自送吏部非送何彥道人自餞陽城太守非餞梁柳古人臨岐握手之誼固如是耶若蘇李之河梁蕭屬之玉關則莫不黯然銷魂矣嘗見傳奇雜劇中每遇送行一齣優伶必極力敷演長亭短亭之間傍觀者不知代古人墮幾許淡淚至于真實祖道則又漠不關情渭城日暮惟見芳草連天而已殆子高所謂鹿豕者乎我輩于此自當有臨風珠玉之調擲地金石之聲無爲優伶所笑集餞送第十七。

寄王亭嚴　伍瑞隆　　與王左平　徐士俊

寄汪無波　查望　　與友人　邵德延

與許德遠　鄒莢　　答王較書　范醇政

留別蔣憲臣　稽永仁　　與夏彝仲書　柴世堯

與朱姬　查望　　與沈葵東　陸雲龍

柬徐野君　王路　　柬林殿颺　徐士俊

別王元亮　黃道　　送黃子吉　汪垣

答別余體崖　顧澄　　與徐野君　汪淇

與黃九烟　汪淇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七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　望千周
邵斯揚子王　參閱

餞送語

寄王喜齊　懷仙亭草選　伍瑞隆鳳圖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鄉邑淸端，復起憶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徐野君曰：感物色而動情，與見桃花而悟道者，誰假誰眞，誰深誰淺。

與王左平　雁樓集選　徐士俊野君

足下策行，無以為贈，爰賦小咏，以當柳枝。此去勁翮秋風，聯翩直上，唐人所謂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艷陽千樹花，今日正堪為君祝耳。且眷與諭，不今敘同掛錦帆，遥望仙舟，不減李郭。長安數千里，珍重為佳。

汪憺漪曰：野君當今詞賦手也，出其緒餘，無不幽艷，得其片紙，可當吉光。

寄汪無波　大暑堂集選　查望千周

秋老霜淸，江空水凍，曉河未落，馬頭兀兀，又續幾夢，更思區蓋之間，為名利所驅者何限。獨吾無波一雙白眼，直視千古淸踪。

漲遠何其似吾人也，吾且似吾人而喜之矣。渡江後形神俱快，疏林紅葉，遠樹橫烟，一片秋光，離離楚楚，蒼令人臨風想元度，對酒思公榮也。別懷二律，錄寄郢政，不無王麻奴作悲聚高調，而為尉遲笑其不平氣也耶。幸痛加删削，急足寄我。

徐野君曰：予友卓珂月嘗集聯語云：獄崎歷落眞可笑，文采風流今尚存。甚竊足為無波寫照，於二語有天然之合，堪為解頤。

與友人　秋心草選　邵德延公遠

作客一生，每聽驪歌，悲腸欲絕，蕭蕭旅次，復折柳以贈遠行，情何以堪。然足下染翰鳳池，與弟潁禿吾廠，藉以紓桂玉之愁者，不啻霄壤也。願言珍愛，以慰鄙懷。

徐野君曰：要於凉調中忽然一和，悅須夜遲其聲以聽之。

與許德遠　柳萲菁公

槐黃一戰，即奪趙幟，非足下一鳴驚人時耶。僕放浪三竺兩峰間，久不作北海座上客，昕長穎僕短牘來，始知文旆詣朝言邁，弟望此日氣沖牛斗，卜他日慶叶龍雲，淡墨榜中第一，非君而誰哉。足下既先我着鞭，得志春風，步瀛燒尾，為交遊光寵多矣。因鷁首遄飛，不及刺緋艇舟載酒追餞，聊草此以代折柳。聞燕山雪花如斗大，請為公歌十九首加餐之句。不一。

汪[illegible]曰梨花筆訣可與百役爭衡

答王軫老　竹坪選　范醇玖　佳華

湖上與素心人樂數晨夕，李咸用不云乎：「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也。嘉平握手，方訂䨇扉重來，已而離筵之上，寒燈則尊罍，近樓聽箏，則哀怨在曲，悲凉中來，亦復何堪。北聞避仇魏里之新城，郎思命駕，人來，得手書，甚慰鄙懷。如此我懷如何。幸成如何曲四章，并入春諸詠，大抵思卿之所爲作，先書便面寄去。期我屢矣，中夏當覓脂，敢作十郎故態耶。

徐野君曰溫柔新永易使人　鹿見起悲一欲飛出人間

留別蔣憲臣　初徵選　嵇永仁　匡侯

離諒侯釣臺僅百里，混混茫茫，絕無臨流之趣。月起坐船頭，又爲鼓枻聲聒耳，令人煩懣忽生。可惜此蒲須清光，不在西湖，在黃河也。往昔過山陰時，每一移舟，即換一世界，精神鼓舞，悠悠忘歸。不意渡河來，種種皆杜宇聲，促人歸去，北游意興已蕭索矣。何物泰華，竟阻我登眺之緣耶。僕本泉石人，長安酒樓，不容此篷草蔽者。上繁華寂寞，各有畛域，當亦諒之。不得耳，有負相攜，諒恕，照。

[illegible]

與夏彝仲　初徵選　柴世堯　[illegible]

髮兒榮發，自分道出西湖，折柳班荊，一攄紆鬱，不可紫氣潛只，使人望塵不及。至今局蹐。年兄木天著作之手，惜揮絲綸，數月以來，雲垂風捲，化馳若神，騰驤于逸路，躡應龍于漢霄，未見有其千一也。文人兼著吏事，古以爲難，兄出緒餘辦之不煩，光吾黨矣。

徐野君曰有車騎雍容閒雅　甚有之意故能長而不侈

胎沈桀來侍御　笥草選　陸雲龍　雨侯

金陵春半，梅已空枝，惆悵臨岐，不堪持贈。猶喜千旄所屆，是卿眉舒，桃李豔發，湖明山秀，景色宜人。已令小兒持柑載酒，爲平原飲，無遠東渡也。

汪[illegible]曰花開紀績之際最似雅　情於此見心自是雅人勝事

與米姬　近聞稿選　登望　于周

別至江干，遙望隔江山翠如黛，猶是楚生倚小樓，風鬟霧鬢時也。急登舟，叢頭直出愁城入洞國，不意魂夢猶襄王欸乃一驚，依然仍在錢唐江上，聽江聲淅瀝，淚與潮俱，青衫濕透。但不識較別時楚生衣袂上誰多耳。

汪[illegible]曰情深之語寫得酸楚風流似　書卿小詞濃艷樂府楚生固文[illegible]

與徐野君 鄭[illegible]齋箏選 王潞 又韓

三年楚粵有宗緣郎簿書頃劇之餘亦自得花晨月夕之樂忽焉分袂異覺淒然特遣一役一价趨至巴河料理道兄舟楫之事空江殘夢未免神傷故里遲遲更無指嚮惟願道兄節哀自愛而已小兒偕行萬祈照拂先生一月之教亦千古也不盡瞻馳

汪憺漪曰余讀王又韓於京師報國寺下初識野君詩敘述交情可稱千秋知己因有偕至旅邸之約野君北歸正其北堂萱萎中閒然謝時也人生遠此真不負心

與林殿颺 西樵集選 徐士俊 野君

高車至憺老宅乘得與九烟先生敘南宮雁行之好此眞德星夜聚時也鄙人何幸托春座之末飲酒賦詩感懷千古豈非有前定緣耶今先生行矣錦帆指西江當已驚動都亭之夢數行附候聊當折柳河橋亦欲先生於山川曠覽時知千古以上有南州徐孺子耳

汪憺漪曰野君即席詩云今宵疑是動星文河朔南皮自作羣首夏清和春滿座許詩酒暮沾襟去矣北斗分曙影漸隔西江望浦雲夢想十年緣一聚尊中有酒歡醺醺質之又生公遠于周諸君子皆喜其佳爲我殿大壯行色

別汪元亮 狎引堂鶴選 黃逵 子吉

春雪漫漫時忽泛梓里之梓衡塞江而上兄謂與剡溪之興相去多少弟此行涉夏方返筆花岑落硯草荒蕪如何可言遙憶吾兄下帷百尺樓上讀未見書含毫吮墨真可繡虎雕龍也乞留下牀一席爲弟地不再握別

汪憺漪曰寒江雪棹黯然銷魂時半西瀍暑汗浹背爲憶子吉辭我時不寒而慄

送黃子吉 狎引堂選 汪垣 元亮

桐江三百里錦峯繡嶺前過嚴先生烟雨一綸如或見之淵涵而上凸者爲灘凹者爲潭清流見底中不掩鱗益爲奇絕語云置身山水間生人浩然之氣況綏綏滕六大地皆寶玉合成此際亦何減山陰道上也小關懸榻翹跂駕來唯早賁止爲望

汪憺漪曰新安江以上中間四語光景如畫酈道元水經註宜補此一則

答別余體崖師 蘭草選 顧澄 扶搖

塵俗攻心因而作惡非病也予每苦此佛家以人世爲火坑有以夫吾師歸對大滌山洗之但如予輩何遙望杖履白雲片片恨不得作雞犬相隨命之不猶殊可歎息倘能分大滌半壁際我腸慓令棄妻子忘家室一切功名準貲化爲丘壑烟巒棕蘘竹杖盤旋湧翠白鹿左右何幸如之弟恐瞻望岵屺遺邦有生觸有則不孝不仙墮落苦海甚於火坑然則予之逗留非命之

不知也吾師何以教我

徐野君曰謙得行不得所以爲難若如劉阮歸來已傳七八代子孫則亦無可奈何不得不還上仙山耳

與徐野君　殘夢集選　汪淇憺漪

寒齋何幸得屈高賢東漢美談於今復見但日來碌碌陶泓翟觴幾無停晷曾不出湖上一遊幾令黃鳥白鷗笑人局蹐閒重午龍舟甚盛而道兄又欲東裝歸里翻爲湖驛滄留奈目前雅興何弟特於明晨攜杖頭買小艇載酒向榴花開處照眼聯杯酣暢淋漓不能而雨則先期之賞亦可銷刱越歲時即從此分袂月餘以圖再晤庶不歉於懷耳九烟語溪歸棹亦只在數日

問顒望南州回駕

葉又生曰如龍之士送之者上下四方似此快從何勞鼓渡

送黃九烟　殘夢集選　汪淇憺漪

與道兄神交二十年未嘗聯牀接席王裴皮陸不知如何笑人項始同野君淹留小齋彌月較讐吟誦賞奇析疑南郡晨夕詎意於今再見契賓節循聞人駕欲暫返語溪昔年曾識湖上佳詠云留命配西施今西施宛然無恙翹翹望君久矣弟明日擬拉二三同人攜一尊過放鶴亭奉餞并爲足下重續舊盟詎不遽棄至西遊一書重辱評騭可謂妙絕今古弟意悉欲以

內歎曰後望何過我彼此丹鉛之業彼唐僧師弟在長途度日如年不能久待不然當遣心猿駕觔斗雲來相邀耳呵呵

查子周曰西施舊盟自應重續但憺漪恐笑蒼子來遲欲遣心猿駕雲相邀弟思既有西施何不即倩彼盤桓終日濟世濃抹朝歡暮舞笑蒼子自然不去又何煩觔斗雲耶

汪憺漪曰九烟野君偶然相聚寒齋互有贈答之句附載於此以志交情○九烟詩云幾年霧樹隔寒江猶念何期共此舟徐孺客中元第一黃童天下可無雙尋常價應難免墜落詩魔總未降莫向花前嗟白髮秋桑相影正當聰○野君次韻詩云白門幾度湖空江偏著鬬交締舊邦席上逢人多落落鏡中自許只雙雙甬官文采神常契東閣風騷意更降把臂深期共隱晚年千里亦同聰

尺牘新語第十八卷目錄

幨漪子曰我將南遊吳越決西江之水而迎子此自是莊誕波臣語耳彼何嘗眞欲決西江哉世情之薄莫甚于請乞一途五侯七貴之門因兒見帝百叩不應胯下劍誠霍雀欲鳴然請乞者亦自可厭蟻附侯緣如牧兒之因馬而車因事而巷呂祖之指頭可勝贈乎嘗聞四大天下中有俱盧世界者其人都無貴賤貧富任衆一念所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如是或可免于丐貸乎然未能術航而至也庶幾于尺牘間之賢豪長者想見之集請乞第十八

故人子告貸　趙時楫
乞告　高玫
與朱見符　趙時楫
請吳若谷　文王翰
與黃輿堅　曾異撰
東孫豫公　李漁
與徐野君　胡貞開
與曹允大　卓人月
與歸翁索菊　李漁
與穆湘芷　程光禋
與姚翁延　李士麟
與汪然明　書寄
與譚友夏　金聲
答徐野君　卓發之
與龔灝叔　王猷
與陸藎思　張星瑞
東陸平湖　文王翰
與徐野君　卓回
答友人索書　王朝洪
歸門別友　范印心
與胡稚蕃　王[illegible]
與姜仲文　沈希孟
與徐斯菴　錢仁[illegible]
代友人貸米　查望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八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參閱
汪　淇憺漪　　　　　　　　　　　　　 胤廷瓊仔曾

請乞部

為故人子告貸　文集選　趙時楫　聲伯

此時佯顏強笑低視露齒向人談緩急事必有以手急捫其舌者否則顧左右而言他戒關者勿再入此客而已此為世俗情非所論于長厚君子也故人子某于門下屬葭莩之親貧困不能給饘粥思有所仰告囁嚅未敢啓齒乃屬某為緩頰某知先生慷慨任義憫恤孤貧必不施捫舌之手且閒日飯浮屠廢費米不下百石豈其惜此升斗視周親不浮屠若耶或豈或約潤其焦枯總使恩自公出非某所敢竊市也

查于周曰余嘗讀甸詩至扣門拙言辭之句未嘗不愀然有慨于中也此書描寫世態情狀如見而為人告貸較之自告貸尤切但不識主人能解意否也

與譚友夏　文集選　金　聲　正希

弟之僕檄小大無當謬辱推獎使人益愧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益以此亦欲見兄一盤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為死友劉與陽向為一二嫉妬之

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懸兒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颺死骨可以不朽人心崇晉廡幾有廖與鷗存日廩無儋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孱妻孱子弱弟煢煢不自保廢翁兄篤念不衰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誼兩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削風感懷翁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生然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緣亂瞞不能爲與鷗佩鉤鉤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汪憺漪曰交誼之篤莫王希能窮之痛憤寄所宜全賴文人筆墨

乞茗 初徵選　　高攷 芝臣

項拜新岕之貺適煮惠泉正熟即以試之色勝于香頗與海棠同根豈爲雨師所奪耶有眞正廟後乞分少許得嘗其味足矣不似饕餮盧仝動必以椀計也

徐野君曰當爲茶人贈茶譜

答徐野君 說鈴集選　　卓發之 左車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問近履接佳作破除世諦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令于末法者往上野于鳴一當師子吼將何處

沾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耳近有祕劇十六題在寒氏舍侄處或仁兄神游此中便可爲拈數首或盡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但須有以寄示爲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覿面相呈耳途間凍筆不能更言

査于周曰大地梨園何事不作傳奇看文字云乎哉只恐鑼鼓歇後無處討生活耳

與朱見符 文集選　　趙時楫 聲伯

欲爲先人覓一坏土不敢妄希富貴求世世出賢子孫足矣然恐此事較希富貴更難倘兄不惜曾廖汪瞻之勞則難者當亦易也

汪憺漪曰余謂人之子孫寧使托身無所不可使祖宗無地寧爲祖宗作牛馬走不可爲兒孫作牛馬守倘得親安即足蒲手胝分所當然何得日夕安享使親淺上無歸讀聲伯此箋寧不愧汗

與費瀾叔 霞舉堂稿選　　王晫 丹麓

喉病浹旬若無好水淪烹佳茗無論伊吾絕響即一談一笑亦格格不舒此豈與茂陵消渴等哉思得吾叔處久蓄兎泉幸分我數杓上之或不能並美金莖自當勝建業城下水也病愈之日容賦詩以謝

徐野君曰想見王郎風致

與吳若谷 仰蘇齋稿選　　文王翰 桂苾

身閒一番試事幸得與珂鄉諸君子作筆墨緣不揣任評付諸
梨棗特求椽筆以為茲集光豈敢云賦三都而乞元晏總時百
尺龍門鼚鼓軒舞啓後來之秀耳倘得珠玉從天何止榮逾九
錫鴿梟引日以之矣

汪諧滿曰桂林先生為杭州別駕府野君在署中兩載不
啻徐孺下陳蕃之榻矣先生才思八面玲瓏季試所拔
九邑名流殺落科者十數
人舉附習山亦無遺耳

與陸蓋思　與府谿錢塘　張星瑞　王息

旅食厨寒又荷築綏伯閣仲叔累人如何所懇桐秋清響政予
望之瓶花無賴須此破寂嘱嘱

徐野君曰古光片
羽自然珍貴

與黄東崖先生書　紡授堂選　曾異撰　弗人

在里閈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
非以乘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
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為何書雖司馬子
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懊恨耳故
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瑕語摸索于心
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姑以拙業自贄而以家母
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于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

也而亦以見其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
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恩有道之晉接非如世
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麥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
上縑素一方倘為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為先生之教
孝亦使人謂與擬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
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查于周曰一篇書寫得如此婉曲盡情
為教故耳始知孝子之心亦悠靡至
仰蘇齋偏選

與陸子林　文王補　叫友

寄邇高齋正似兩峰山色此中甚企而相親者稀足見塵袂困
羈始無寧晷也茲啓舍親唐我誠其尊人號伯闇者與台臺向
有寅誼會稽于覓眉公文以表其尊慈大節今伯闇先生即世
而此文亦歸烏有乃郎特宛弟轉輾相求俾得以原板見贈不
啻爵璽光歸然獨存重于九鼎也

徐野君曰讀此則順親信友果爾相關求文字以顯其親
降論鼎彝數同藪水其文余亦曾見之眉公先生能文
朽人于
此益信

與孫豫公　紡授選　李漁　笠翁

闊兄即日如楚不一暇別豈遊渭城之餞邪彼土產鹿其角
頗賤歸時肯攜百觔為贈乎客子未行先索方物可笑也然想

足下返棹時，或攜他美物贈我，贈我亦狹，我也美狹，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徐野君曰奈方物且含放刁狀之以不得不送之勢真是趣人

與徐野君　松齋舊選　卓回方水

昨有斷腸數語在兄處，恐惹他人悲，便即簡來齋頭臘信貽我一枝，擬得花纍纍者，欲爲亡婦插膽瓶耳。

汪蟾漪曰淒咽不堪多讀

答友人索書　初徵選　王鳳鼎治山

弟何知書，吾兄乃有野鶩之好，即間有意之所至，亦何能潑墨淋漓，接硯狂叫，如張顛之濡髮，米顛之厉袖哉。近得一知己，如霜荸王先生，竟云弟書似吾家雅宜，自媿然竊自喜。足下以會稽箋紙畫送我，足下不節，弟殊欲不廉矣。此地無不律之佳者，惟不能善故擇之尤，望足下分一二管，兼佐以麝隃糜數合，青州從事侑之，弟乃得神上應敵，掃盡溪雲胸中小謠耳。一笑

金汾湄曰書牘稱妍作字可知畢竟是王謝家子弟

木山堂稿選

與徐野君　胡貞開循蜚

仁兄看詩，如玉人治璞，石去不盡，終非良璧。得一篇一削，刪汰珍方寸，照我妍媸，乃可久傳耳。于役遊記二種，幸即擲下，容把酒澆吾兄詩壘也。一笑

汪蟾漪曰循蜚虛懷野君古道俱在簡中

與曹允大　蟀臺集選　卓人月珂月

自足下領袖群賢，而弟以不才見棄，睠對兩髯，匪朝伊夕，然素心相許，室遠而人近，乘車戴笠之誼，有以知其不誣也。于今文章之業，與國運爭隆，獨鄙性不合時宜，動而得咎，非不屢遷其守以從之，而未知稅駕之所在。高才得鹿之手，忍不爲岐路云全之于一指述耶。每見友人衆頭，多有足下褒彈之筆，是用陳其俚言，以漉元覽，伏乞字字批駁擲還，嘗永保此爪甲，清塵以存故人之雅，并爲數言于其首，教之誨之，非敢問鼎之大小，亦庶幾其不至于郄落而無所咎耳。

徐野君曰珂月奇才與余最契年三十一而歿余爲文以哭之今采錄斯篇則知蓮閣蟀臺兩集巋然在天地間珂月猶不死也

都門別友　新鈔選　范印心正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頗作小楷書白箋之正面，炎途煸暑，百疾銜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救退策，如此因用以自救，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璧多寶船已也。

汪憺漪曰短牘之內有一片冰心

向鄰家索菊　初徵選

李漁　笠翁

向人索花于已爲韻事于人爲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花于已爲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菊獨繁主人旦夕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洪始敢循例奉乞數本點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査于周曰有峰迴境轉之妙此笠翁最善爲作曲折筆也

與胡循蜚　霞舉堂稿選

王晫　丹麓

米山堂以書名迺然而四旁叠石爲山亦復如畫先生坐臥其中翰墨丹青自娛朝夕作爲詩文斧命梨棗度成詞曲傾動梨園天下之樂洪有過于先生者哉至若十眉環坐紉子牽衣其樂又在數倍之外恐造物亦妬之矣不識肯費半刻閒心一揮素紙乎敢請

徐野君曰米山堂豈非金粉麗地乎不識何修而得其丹麓之三寸不律更能寫出當年翡翠筆床

與鄒湘蘭　初徵選

程光禋　奕先

日日讀佳篇但憾其少何當覓一長箋奉求大書得韻之數頁乃爲快耳茲上還連一幅懇新句爲光重以家母壽六十需一屏爲貧子者雖平日無以爲養而獨于此一日覺不能應給

[illegible]作耳

汪憺漪曰在俗套中獨有殷然之致始信忠孝之祖奕先大斬新簡惠我特從初徵選此以爲吉光

與姜仲文　初徵選

姚希孟　孟長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葬非終始弗替不肖何人能不嚬感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嬰小兒不能自語而教他人語又如跛躄老農不能自藝而代他人藝豈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肆徒者于糊口潤囊則得矣如晝地之誚何且不肖與令子周旋剖心相示久矣渭城一曲終朝入耳其誰聽之故或閉閤下帷府就正於有道或開塾置傳仍董帥其所先生自有裁酌弗不肖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士必有閒而竊笑者厭倦而翻去燕就廄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

徐野君曰他人謀館而此獨堅辭高于人一等矣末數語可稱□七條肯

與姚賓延　方蘧遺稿選

李士鱗　不群

弟去年有酒疵在長途旅店江北絕無名酒酤來亦難入唇弟有口號云村酒不堪酤酒錢虛且無願從劉孟語歡笑覓[illegible]目下又有酒疾却疾剛二十日午府生產且病使弟不能[illegible]便不能遣親知索飲亦無錢酤弟有口號云山妻病[illegible]

聊把酸抱膝恐酸辛其苦倍于產蓐頭向庭花滴滴明雙眼羨彼陶淵明飲盡笑而莞身在劫中渴思人救解想來惟親家爲能救此劫耳特遣蒼頭布告專候此君到來當鞠躬而迎也一笑

徐野君曰大有晉人風味使劉阮見此定當把臂入林

與汪然明　笥稿選　寄　晋依

早來佳麗若此又讀先生大章覺五夜風雨淒然者正不關風物也嫣紅恨碧使人益不務情耳少頃當成一詩呈教明日欲借尊舫一向西冷兩峰餘俱心感

徐野君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正不同江潭樓愴耳

代友人貸米　大略堂集選　查望　于周

忽而井竈凄然始信瓶之罄矣巧婦無計貸于比鄰比鄰曰吾亦三旬而九食者也何以貽子可知謝仁祖固是長者陶道則亦是可人觀泌水之洋洋致足自樂又安問南山薇與北山蕨哉雖然大負此腹吾兄論兵有山川之勢奈何坐視比朋飢欲死乎爲貸升斗以充藜藿明辰告糴于晉後日必歸于趙

徐野君曰賴乞米帖更自有致

與徐野君師堂　風山草稿選　駱仁炘方來

先室二詩得附老師內家吟一集存歿俱感雖筆墨非兒女子事然感藉此以表見是亦不幸中之幸也妻弟維馨近授青浦令招其往遊所刻拙稿乞轉覓二十冊以爲應酬之資蓋中有大序在焉覆瓿之物庶幾賴依晏以傳耳汪愷翁久不相聞幸爲道意

查于周曰從著作中想見師生夫婦之樂豈非慧業宿緣

尺牘新語第十九卷目錄

憺漪子曰嘗觀季札子產之贈譙彼以紵衣此以縞帶是二物者其直幾何而乃出於貴介名卿之手可見匪餽遺之爲重有重於餽遺者後世廉恥道喪苞苴盛行非精方兄先容則金門紫闥無由而入鬪鈞山柄國時有人取龍門學士文集穴其中以通賄者識者笑曰朱景濂乃爲君作過付人似此行藏恥笑千古若素心鹵汲之交投李報瓊亦何可少梁昭明謂劉合人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以古人之器令誰爲劉士深者哉彼美人兮果得平子清言酬答又何羨乎明月

珠青玉案也集餽遺第十九

與王又韓　曹龍昌
與蘩園　胡玉昆
柬王又韓　周損
答阮霞輿　陳紹英
與友人　周斯
上柴虎老人　張鹿徵
致蔡又舒　柴鑒
答查幼安　邵德延
與馮大　諸雲
報周駿園　陸進
答程奕先　夏基
與徐野君　張芬
謝余澹崖茶　顧澄
送嗾之醫書　汪淇
謝然犀新茶　顧登
致周減齋書　吳山濤
與文恒孫　金漸皐
答告販諸友　許之漸
贈友壽蘭　馬翔麟
與李過廬　谷應泰
柬汪我生　李漁
與許頫承　查田如
謝友人惠硯　查湘如
與汪憺漪　徐士俊
柬孫子遜　汪淇
答旅堂　諸盤
與范又呂　汪淇
與汪澹明　董其昌
送陶夢判偏　顧澄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九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參閱
王　廉殿威

餽遺語

與王又韓　三楚人文選　曹龍昌石霞

仙馭飄然持裾無計竹聲夜泉淒然寫四絃之淚矣佳者盤史函文集詩詞所傾篋假讀弟日爇水沉數片受用遥濤晒鱗間與面羅水壺不之有興一芹稍褻極知開罪逾涯然楚人万物包茅之貢以表明信而已伏冀春涵曷勝寅恪

徐野君曰選濤洒麟皆其齋名也此中筆歌墨舞之樂勝于南面百城

致周減齋墨　冰雪集選　吳山濤岱觀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嬰名從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襆啟視老愉麋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𥫗以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妒否笑笑

徐野君曰陳無巳作詩必以被覆面若思力索如此豈不貽笑愉麋此名甚奇我知不如亦不笑也

與蘩園　新鈔選　胡玉昆元潙

抱痾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樽之惠

展趺長哦啓覺浮白不知秋風吹鬢白耳

査于周曰一時使人累心都
盡文能或詩信有之乎

與文桂林　　笥草選　　金漸皐 孝蕓

一歲之間婷祖臺提携瀕胃風之以春風雨之以夏雨雖遠人
與僕頸士知感況其飫服有素者乎選除塵度不能別門崇階
聊具不腆稍申花縣之謝懇乞鑒誠庵罝爲荷家表兄得花屢
庇不敢假歸其家人卒歲之計望祖臺更如前數付之獻歲恭
賀并悉

汪價濟曰雋筆無塵坌
氣居然名士風流

與王又韓明府　　周 損 遠害

白鼻山僧製茶往歲有新獻蒙海茹茲不敢闕雖非徑嶺紫茸
尚不至如黃蘗之苦耳然代貢者又未免帶香火氣矣幸賜鑒
涵爲荷臨穎主臣

徐野君曰遠害是西陵古
文作手小品已見一斑

答白門告賑諸友　　許之漸 青嶼

少時鑄硯之雅耿耿未忘邇者在陳弟頗熟悉但若一第初刻
半綏未給獨據此地上下無交是兄翁在陳而弟亦在蔡也然
粟五斗弟欲攜爲撥淅之行者欲助王孫一飯餓能死人亦能

生人淮陰封侯不從此中鍊出邪漂母雖不望報然竊願王孫
有酹飯之時耳

汪價濟曰笑顧可掬溫諄
動人不像責主之面孔

答阮旋與　　胡敬選　　陳紹英 娛菴

弟家孟公好客尊家步兵好飲使所杯相遇當無役轄之煩第
荒疏埜味徒發軒騎耳馬金藂分自仙曹更爲鄭重韓李羨桃
天下無多求者謝謝

徐野君曰馬金囊果稱異味余亦常得一寄出自滇
南往來萬里豈能似文人翰墨無翼而飛也哉

贈商嵩　　瓊閣選　　馬翔麟 白生

錢公祇寫蘭院有倅能古今數十家一齊推倒只幅無多花葉
將致鑒家朝看暮看當不減于紉佩

汪價濟曰蕭上遠致尔引
我于三湘九畹之間

與友人　　雪窗堂集選　　周 圻 月安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乞觥亦是我兩人一觴午亦是我
兩人一過家也趁熱急飲

査于周曰卿復爾爾
亦自真率有致

與李過廬兵憲　　築益堂集選　　谷應泰 賡虞

鄖山爭石爾使君寘寉其上九皋清唳有如猴貴矣道士不毕

事屑屑問所以飼雀者僕以詩戲之曰瘦雀何曾念稻粱黃冠
翻為雀傍徨孤梅處士非無意日買梅花補雀糧道士瞠目不
應雖然此打油辭但可嚇道士耳彼圓裝縞衣者縱無人間烟
火相賀未聞學辟穀方也數日無食則方朔飢欲死矣僕亟以
折腰之五斗餉之毋使雀怨使君曰鹿吏可爲而不可爲也

徐野君曰筆七是被仙官使圖家綠衣青化爲黃冠再來入夢

上紫旋老人 文集選　　張鹿徵 瑤星

從鷺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愛墨
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歙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羅幾假得
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丹懷瀨曰但不許用季津縣取

簡汪我生 初徵選　　李漁 笠翁

錫山人來遺我泉醪一甕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弟性不飲敬
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真贋覩覩各亦他友所覩寒家久持不殺
之戒所致司庖非云獻飾亦匪報瓊與醬無用之地止損嫌批
數升不若轉奉郇廚兩有所裨且宰劉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
其得計又不止此也

徐野君曰滑稽得妙已約他日于矣食指動何似筆花生

致蔡又舒 初徵選　　柴埜 浣修

色如薇肪膩香幽邈素蘭所以名也多方搜覓僅得一枝爲我
兄濟供寄到時須先白舍妹是花也非婢也庶幾不聽蛙鳴兒
搴全腳

查于周曰雅號俱佳幽蘭妙笑

謝許須承 嫏嬛館稿選　　查相如 蔚若

君自蘇來所贈皆蘇品天池之茶足以浣俗腸洞庭之柑足以
沽臭味枕以逸我屐以載我君之德意至矣厚矣其如弟之不
能堪何

汪憺漪曰書筆清老霜柑雪茗足以似之

答查初安 秋心草選　　邵德延 公達

盛壯智慧殊不再來虛度無聞汗流竟踵讀贈言老氣橫九州
矣即皎綃雲錦豈復與易乃更頒京紗之貺念關津往返恐爲
鎩羽累敢拜登以服之無斁耳心緒不佳無暇詳報肅此申謝

徐野君曰雲錦京紗一枝虛如侯公之桂劍

謝惠硯 海棠館集選　　查相如 蔚若

損文房佳惠供我揮毫足快人意俟春明風日和暢清氣逼人
當思作銘誌之以效古人金石交也

與閼大　且生齋稿選　諸曇 鐵關

蒙山茶無有佳者此從土人得之色如白玉云係深山岩穴乳泉滴瀝所成念其風趣清苦非學道人不足知此味故特分致足下試于夜靜月白泉鳴松響時啜一二杯定賞其妙也

徐野君曰鐵硯磨穿志則苦矣而近于俗但存石交莫帶金氣

與汪憺漪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弟所刻內家吟篇舊七十二咏及西湖竹枝詞三種皆小品風華儘堪持贈今紅葉詩又皆裝矣吾兄總持風雅特奉致祈以傳解厭至于拙者雁樓集是弟一生心血約費百金總藉交游羣力以成而荷吾兄倡導之功為不淺不敢云名山之藏惟願作國門之布弟于吾兄有厚望焉

汪憺漪曰逸興清言能勒人詩瘦

查于周曰野君著述最多此外尚有梅花百咏庚辰紀勝錄三槎箋讀王臺新咏繁花錄詩月令紫珍集武林詩乘徐氏千古一家言等編半未行世與憺漪為三十年交以此相託乃稱知已

報周櫟園先生　巢青閣稿選　陸進 藎思

道里遼遠山川間之仰企龍門如在天半想先生著作之妙當與東山絲竹協應宮商即文字甘霖亦已弘濟無量矣林鐵崖尊鄰瑳函并誌銘宅相之槧雖音容已遠而模楷如新[illegible]

燈跋成二則正恐珠盤難混以魚目玉匣羞雜以珷玞惟與先生以椽筆剪裁附驥塗數點墨為幸耳

徐野君曰余於先生仰企有年辛丑冬初始識荊于蓋思之延芳堂內出函冊相示精妙絕倫命題數語茲所嚴者固前賢模範也數千里外乃結此文字緣乎

柬陳子遜　殘夢軒集選　汪淇 憺漪

琴中有物名曰鞠通惟日啖古墨屑少許得此則清音之振發與常此與蠹魚三食神仙字化為脈望者同一奇幻弟近有古墨數笏不敢自秘奉之道兄以供錦心繡口之助其變化有道于鞠通者矣至所商欲刻之書係不朽盛業但恐非時所宜姑且東之高閣俟與日何如

徐野君曰大爲易水增光不必作墨將磨子之歎

答程奕先　潛園稿選　夏基 樂只

咏梅作別鬬鵠得歸睽違雖不甚闊奈花事闌到荼蘼不能借春光湖上一寫心曲負此明麗恨何如之承惠佳詩賛健殿卷真如老杜所云晚節于律漸細者也下里巴人能奉和乎謝謝

汪憺漪曰集只領補墨增所刻西湖遊覽志秀千秋上色此于奕先相倡和必不使西子眉顰至如奕先與九歷爭王西湖往來諸牘雖秘不傳世儘想想見風旗耳

寄旅堂　且生齋稿選　諸曇 鐵關

樓永揖別白露始零征遙以來天根忽見水花結岸雪霽摐檣
日與祖望四叔同樓土屋鐵爐炙脈金缸列錢講抽妙緒都失
霜凍與至情洽擬槩如飛詩文雜生積已成帙恨不令旅堂嘆
賞坐起自鷁不鳴涇魚忽逝耳近頗有獨善之懷閒馬牀之西
十里竹內有蘆屋欲賁歸藹蕞之牧豕蒱樗種魚代荻上事老
父下壁脉弱方斯冬日圍茱經霜取以作藷蒸作金叙色隹芋
鷃羹裊火煨熟如軟石髓寒花數叢白月一片持濁酒閼清琴
殊不知蒼天之滌退也聞絃賞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
見略述近志即便南還茲不多具

徐野君曰彤蓉隱居之樂真堪寄傲天壤間
朱稍當一夜不成蘇長公夜半飽喫將也

與徐野君　野君選　張勿潛夫

尊章一字一珠但令鄙人辱品定爲不敢當耳謝謝佳箋書上
悉妨錦謀不敢數數間字殊爲翹企奈何

汪譜請諸畫音律已備三絕而詩之離析生新更
是之野君曾以詔吟集一卷示余賛美者夫不去口是
以借及數行耳

與趙又呂　殘夢軒集選　汪洪[illegible]濟

吾兄風流豪舉逼真青蓮後身憶當年紅粉樓中脫鷫鸘貰酒
意氣激昂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楚雨巫雲竟化作五更桃花

風矣茲抱賈董之才挾策入都黃金臺定應獨步前驅明匆匆
弟愧無繞朝鞭相贈乃反辱吳錦湘箋之施殊深愧汗數行申
謝銘刻五中秋風近矣翹首將墻竚消息弟當儲松醪十斛以
待但長安佳麗郎君得意之後不知醉眠何處樓向日旗亭
解衣今且復作漢皋解珮耶若有前緣佳遇幸勿惜一一寄示
千萬莫瞞老友耳

黃九煙曰此黃河中三月桃花水也一波一折風起風迴

謝余龍崖師新茶　笥稿選　顧澄扶搖

蒙濟道人若如甘露亦應八公山中聽萬壑松濤耳乃以碧澗
明月照臨塵世則清冷壺中橫斜香裏爲小郎君解圍者不止
霏霏麈屑矣以消詩渴大勝峨眉雪豈必仙人掌却老延年
耶謝謝

徐野君曰以此補入茶經不
負鄭道元爲鄭穀純作註

與汪然明　道楫選　董其昌玄宰

弟昌老病侵尋時時以舟爲宅頻用是彷彿應酬之煩非予居相
見幾不知翁臺在瑩衞劉宇間可日夕過從也聞有玉峯之游
未奉良覿候翁臺入郡悉此耿耿承賜側理數種比于珊瑚木
難又重以海錯張平子曰美人贈我錦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弟昌深愧此語奈何奈何感與愧并書何能盡客舟謝不一

徐野君曰文敏公與先叔祖甘雍公巳丑同榜且同在詞林情好最密閱世代已遠不欲概入蒐羅此牘乃汪子與可出其尊公所藏手書數十則中裒存其一以明交誼耳

送陶夢剡朱橘　简卓選　顧澄　扶搖

洞庭初熟香滿秋林雖無二乘奇形然月勝十八娘遠甚苟差齋中照耀琥珀光矣謹貢百枚試于煩熱中剖之寒若封冰當等酪奴倘佐以鱸鱠尊羨不知消渴酒幾許

徐野君曰余家西水惟北殊最佳却該狀從形容精妙然猶恨不列穀梁剪一枚洞庭秋色

送蕨之醫書　殘夢集選　汪洪偕濟

家刻萬病回春一書弘濟無量不減孫真人龍宮三十六方也史稱海上燕齊之士多言有兼方能神仙夫神仙不可知卻病延年是真實受用耳敢以此書爲贈餘不旣

徐野君曰此即仙即佛覺半幅雲藍亦香習也

謝山僧然超新茶　筍鴿選　顧澄　扶搖

天上龍團片片具幽巖風味殆蔡襄所歌蒙頂錯落者耶此種非烟火人所有亦非烟火人所識午後攜來驚破殘夢幾置我于一丘一壑之中致謝

汪懷齋曰似此風味亦當快活自省一杯已足七碗太多

尺牘新語第二十卷目錄

憺翁子曰徽客張兎置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戸歸讀仙此詩則般龍之鶴豈不遠勝於入廟之犠哉隱逸一流似於世道無大關係然山高水長非此則史乘俏色昔桓玄在位恥時無高士乃求得皇甫士安之孫令堅卧山中屢徵而後起時人謂之充隱盜名若此殊可哂矣若周顒之北岳盧藏用之終南林慚澗愧鶴怨猿驚其品槩豈復可問吾所爲望風心折者其必泉石之間游巖烟波之張志和乎

集隱逸第二十

與范大　朱懋澄

與友人　莫廷韓

辭友爲山人　許岡

與羅璇公　王赤林

戲陸三　宋懋澄

與方士羽　馬文燦

與徐野君　胡樂素

東查于周　馬晉允

與闊子有　丁奇遇

答林若撫　陳紹英

與友　王鐸

與周藏齋　許友

辭某令書　程康莊

與閩子將　蕭士偉

柬鍾君易　譚元春

與黍山子表兄　周漳

與子漸姪　釋濟義

分類尺牘新語第二十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周　參閱
汪　淇憺漪　　　　　　　　　御　蔡靖公

隱逸語

與范大　元答集選　　宋懋澄　幼清

郁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婁子罕見居植修竹一榻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醲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汪憺漪曰瀟洒無塵是一則晉人清話

答林若撫　初徵選　　陳紹英　仮菴

塲屋老矣久廢之後涉筆反加齟齬重承尊命非敢自逸第料踞散人復列濟楚眉宇中自顧不類不得不却走耳大刻領徵容謝

徐野君曰譚出青衫淚痕人有同感宜乎千呼萬喚猶抱琵琶半也

與友人　適稿選　　莫廷韓　秋水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觚焚香點茶關內與素書讀之正似其百歲老人捉麈譚霞外事

查于周曰簡古自然使人俗氣頓消雙眉欲舞

辭友稱山人　　薛　岡　千仞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離箕潁首陽哉惟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況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一承膺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逮青衿歉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爲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游燕趙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恩投以佳什喚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游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文游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韋縫家地卑陋雖貌顯貴故盜美名思潤衣冠以徼肹睞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談風騷詰其所學茲無應聲二也薄擅一藝稱處嘉賓月

吊花箋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揖交歡反諸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與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遍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聞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畧無野致鮮衣肥馬廣厦修庖馳騁園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黠甚者交好陽寄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胠

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興牛驥並走羈絆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上左席互居老鶴山鷄廣庭共畜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孰蹠孰夷弗爲所眩山人之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誦然其人勿施我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務生之不堪書以絶交請從此別不佞栖遲情濃遊遨與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广煙扉中不敢

不欣然拜受

徐野君曰放作辭稱恣其旋罵看他摹寫處究如花面參窮使此輩何處生活

與友　毅山園集選　王鑨　覺斯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貞公標格各自足矣賁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汪僕潁曰情氣如畫令人齒牙生香

與周減齋　米友堂集選　許友　有介

夜來夢寐作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壽塞破屋子耳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牛卷武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

也佳箑見贈拜抱於懷邪嫌無文采揮灑𧫤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杏广鳥曰平鋪直敘亦幽亦都

與羅堠公　虎㞑齋集選　王亦臨　穆如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堠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論容遣報

徐野君曰爲君來人面桃花相映紅之句當不傷心

辭其令弟　澹園選　程康莊　昆崙

非示求賢文格又欲以寡闔之覽光一閤抵燕有懷恐墜無媿不

集盍巃新井汲洒容労之本謀切松煮朮卽依山之爲戀況貧
負薩除之疾情學司馬之渴病倩酒禁愁遲花滅恨髮容正壯
而已總心路依窮而益昏對面咸語穢之客入門罕逅士之車
塊然無徒亦誠久矣夫當是之時撈朽摩鈍鉛刀皆思一割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倘復何益于殿最乎願以從鷗志夙探
藥心甃安貧閉徑臥病清齋惟願寺全末念庶幾養日修夕則
殘軀得以永托矣

汪憺漪曰烟霞丘壑之標立意造詞囘自不同遠志小草大有間矣看得功名熱者讀此亦應心折

戲陸三　九畹集選　宋懋澄　幼清

小牕秋月竹影之間時䕫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
了無一人影也

査于周曰寫來如畫出之壁間幾欲此身飛入

與聞于將　春浮園神選　蕭士瑋　伯玉

從永與抵橫山樹老泉冽坼迂竹偃蒼翠無際以月夕所極爲
際耳江邦王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廻眺蒼茫此中結廬只
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
限已竭而歡有餘廼佳耳

汪憺漪曰悠然之致別有會心

與方士羽　水雲芳選　馬文燦　合英

憶弟初入靈山卽得獲交吾兄一見忘形快談終日斯疑賞奇
之外凡冷泉松碧鷲嶺楓酣我兩人未嘗不相對怡悅遊時幽
興惟恐功名道人如是者十載弟別鄮山震鷲諸勝獨爲兄有
又十餘年而陵谷變矣彼此音問遂疎久之邂遇始知吾兄已
證解脫果名士風流竟爲散聖矣禪耶令人可羨而不可及近
訊令親知吾兄又於語淺設釋賢者固不可測夢卽欲買棹相
探而適有武夷之行歸來約在鴻壑菊笑時當躬叩禪扉抵掌
話酬且悉九曲諸勝爲吾兄數日清供也

徐野君曰神龍變化不比妖狐正所謂僊衣脩情道人殺到底青山骨可埋耳

與鍾居易　初徵選　譚元春　友夏

初構一亭已而爲墻爲逕爲閣爲梯爲門爲堂上添茆爲溝爲
橋爲竹路點染著色大有名園風氣大有山水深奇之致而名
園習氣山水舊圖形則未嘗一落其窠臼也恨不得令兄在住
其中又恨不得兄一來步躡之蒼然已可帆否開製艮佳水生
可到寒河能乘與一動携人乎願與兄將船買酒白雲邊也

金于周曰名園棄景最爲可厭安得決盧山康王谷水一洗其俗氣文人小小部署便足斗絶

與徐野君　藏香亭蘊選　胡樂

藂香亭得君一記遂足千古古稱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愚謂咬得菜根則隨地可隱耳世寧有買山之巢由梟食之長沮桀溺耶然而恬靜如先生則又在城市若山林視朱門如蓬戶近人則愈遠人所以不可及

汪憺漪曰筆致如閒雲欲飛野鶴自舞

與泰山子袁兄 盛為綸選 周縡 叢棣

語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若人生快意事無踰于宦游矣吾兄癡年佔畢甫得一官年餘遽爾報罷乃猶然困滯未得言疑故鄉書之不可盡信豈其誣哉雖然咫尺華山為陳希夷遯跡之所彼且屢蒙辟召而恬淡不仕娛樂烟雲復何事感懷于得失耶此中大有佳處吾兄姑對之以自怡殊堪笑盧藏用借徑終南耳

徐野君曰嘗見王又韓於麻城署中寫一生駢置身太華峯頭乃數年之後竟遷華州守此與馬耳之夢何異然則山子之作得大正復不足介懷

與查于周 蓉崖集選 馬晉允 書初

數年以來避亂為農遂爾睽違良友愁思百結未嘗不想念丰標也近渡錢唐晤我憺漪舜詢起居知在暨陽義烏之間悵無便羽一致所懷敝邑呂友麟兄歸姚道意甚悉又聋吟咏甚多但恐此中山水不足當詩人品題耳弟於荊錘之餘亦或有悠然見南山之句適友麟行亟未及錄呈又聋吾兄尚艱夢熊弟亦同此苦病如何如何然小星廣嗣知已力優為之不似弟等措大有志未能也何日得返虎林一罄衿悃倘有便札留憺漪齋頭弟亦可時時報答蓋憺漪與弟廿載深交如左右手吾兄知我總是三生石上人耳秋風已厲珍重是期餘俟嗣音不一

徐野君曰予見憺漪于周諸君子氣誼如雲每談及晝初真似鍾期頓失高山流水間豈可少此良友耶筆墨如生呼之或出

與子漸姪 集本稿選 釋濟義 仁庵

去秋紅葉中把手今又殷殷然雷在山巔矣出世無可繫心獨一二知已不能置懷此番月用又棄我矣想吾姪于蓮峯幽澗間亦復悵焉若失也所幸者妙香師高情篤志護惜我輩乃獨任其搶攘及緝刻遺集事衰薄時得此實心實行之友益信老姪向日薜荔稱道為獨知之者耳雲門老人擬廿四復入山業當先至與老姪抽暇快談并思一晤道信世臣幸為我預訂之則冷泉夜月更有生色也

汪憺漪曰秀初昔年名下士今世外高蹤不可攀躋但使人從片牘中想見山中受用耳

與闞子有 青山集選 丁奇遇 夢佳

山中清艷恨蚤晚欲歸觴旭挂樹綠陰初生無言坐對妙在背生流水秋鳳來蠅可語識西彼今人甚會此趣也

徐野君曰解人正不易得

山中有借意宜早傳

尺牘新語第二十一卷目錄

偕癖子曰釋道之與儒教鼎立而爲三也不知始於何時而論者或比之日月星或比之五穀珠玉然乎否耶釋道人有言世間英雄甚多只因儒門澹泊收拾不住不得不跳入釋二老曾中然佛家以孔子爲儒童菩薩顏淵爲月光童子而道家亦言仲尼爲老子之弟子是皆不足深辨但當竊取春秋之法其人而瞿聃則瞿聃之其人而朋友則朋友之譬如居長安肥鍮場中馬頭紅塵十丈忽有人拉過水邊林下枕簟茶瓜偷得浮生半日亦自不惡集釋道第二十一

答心經　余大成
與汪齋潤　黃周星
東竺菴　陳孝逸
寄余體崖鍊師　陸周雋
答錢養淳　蓮大師
與嚴天池　蓮大師
與蕭伯玉　嚴調御
與夫子　周庚
與李小有　林增志
東陸蕫思　釋道白
東箬菴　諸長祚
與心徹法師　釋正嵒
與巾景菴　徐增
與一友　曹學佺
與竹林山王　釋通琇
答一生上人　沈鼎新
與全菴上座　釋通琇
與瑞舟師　釋正嵒
復錢蘇門　胡介
與覺浪師　吳安茂
寄李匡山　徐世溥
與莪一上人　汪雯
復淨遠薩與　釋道忞
東輔岩上人　王一麟
寄曹秋岳　釋道盛
答薛更生　宋時
復青寥上人　王思任
與雪木師　釋正嵒
東正覺濟　鄭惟嶽
復緯伯子　釋正嵒
與單衍菴　釋正嵒
與谿堂禪師　汪雯
與仁菴禪師　釋智學
與黃彰池　楚大師
寄仁菴和尚　汪上珍
答上生師　智瀾源

與徐天生 查望
與聖道禪師 徐士俊
與愚陽和尚書 岸樂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一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同學 查望千周
汪淇憺漪 評箋 胡樂素布臣 參閱

禪道語

答心媛 蘧淑集選 余大成集生

前有師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試以念中之誇誘易口上之諾諾可乎竊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道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早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顯出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術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

研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廝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將門神任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為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擬程饒你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眞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玄，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徐野君曰：此論字字有縱橫萬里之勢

與汪憺漪　鵬雲堂選　黃周星九烟

神仙一道，世人多以為荒唐，僕獨以為神仙必可學而至，但有三難耳。何謂三難，一曰根器，二曰功行，三曰機緣。彼無根器者，雖告以神仙而不信，所謂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此一難也。幸生而有志烟霞，根器具矣，自暴自棄可乎，故必須功行，所謂三千

八百，何時圓滿，此二難也。功行足矣，非得仙眞接引，我從何處訪求，不得不聽之機緣湊合，此三難也。正如士子讀書，[illegible]根器其天資也，功行其學問也，機緣則試官之遇合耳。雖然，鍾離祖師之語呂祖曰：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岳陽樓中早望見邯鄲青氣，故僕以為人但患無根器功行，不患無機緣，功圓行滿，機緣自至矣。僕之矢志神仙，從來持論如此，未知與吾憺漪不逕庭否。至於世間一種文人，習染既深，妄肆譏姍，嘗見一狂士詩云：人生最快事，天子作神仙。是欲向秦皇漢武問徐福船，覓安期棗也，亦祗如蒼蠅聲而已。

徐野君曰：識得學仙鑿鑿，能長人道心，却提着憺漪痛處，此兩人所以稱知己交

東竺庵文集選　陳孝逸少游

細省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眞正為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眞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捨不得瀟洒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矩我憤我悱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諉諉，以至[illegible]

必許茫然烟沙豈不慟絕然和尚卽能規我矩我憤我排我頭且緩之恐千尺鈞竿釣不出這般渠子何如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爲若輩吟嘯熱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糾擔子也笑笑

查于周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與此書同一悲痛

與余體崖鍊師 稿選　延芳堂　陸雋 升黌

獨坐空山尋芝劚朮體師之樂嗜其過焉然而名利薰心者斷斷不肯爲亦斷斷不能爲也金筑坪一花一鳥皆是道侶幽朋問或琢句審音總屬天琴雲璈春風吹半忽承雷奕相將愧不敢當茲盛心要令塵俗人領此清味耳丹成之後亦肯以鼎餘惠及何幸如之

汪憺漪曰體崖靜篤得數語而名益彰恍置身五城十二樓之間矣

答錢養淳 新鈔選　蓮池大師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於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一區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於觀心契合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徐野君曰蓮池修行原與世法無礙如此議方是圓通

與嚴天池 新鈔選　蓮池大師

人生世間亦有分定必待極鬧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必裹取鬧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汪憺漪曰惜寸陰不如惜分陰惜分陰又不如必裹尋閒之妙此眞有道之言

與蕭伯玉 新鈔選　嚴調御 印持

雲棲蓮公今之支公也觀其婆娑樹下倚徙牀上雖穆無一言而頹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耶

徐野君曰一幅高座道人圖

與夫子 新鈔選　周庚 明樊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依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徐野君曰筆舌而爲正覺說法儼然當生

與李小有 新鈔選　朴增志 任先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撲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著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汪憺漪曰任先先生入山攀修已證無生大道殷殷嘗覺其居官清正在諸明戶如處子眞爲吾浙儒釋兩家之龍象宜其慧識蓮大師金針暗度處也

與陸繼恩 粟青匱 別錄選　釋道行 雪丁

惠遠送脩靜過虎溪聊交方外妙喜招于都來雙徑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今道照克承其芳蹤愧山朽非遠果之儔幸倚針投敢辭鉗錘謹命派列口迦膺既與太白道侯締同盟耶共室超羣逸足絕侶孤風三轉妙喻一貫吾道乃所望於知已也

徐野君曰余從客歲始識雪丁禪師道貌可親詩書雙絕宜乎盡思之返心聲享有如天半義眉

東籬菴僧 初徵選　諸長𦙜　秋鶴

南澗林香新彼嚴各正欲來參玉版禪倘能采黃葉於石爐明月在山即策杖殷自西風而下矣

徐野君曰賬泉伏地泠泠作琴筑聲殊快人清聽

與心衡法師 谷響集選　釋正嵒 鄂臺

道者指動衆百鸛食彌句益三峯之腹則衆而十方之腹則指矣華誌唯城之力得感香界之施然剎主之肉與容之痛即也心了不可得亦何以自安耕事諸公衆大居士皆精道亞百耳同音幾於靈山一會重見今日喜鼓相逢殊足千古幸為一一道謝

汪憺漪曰感動大衆處亦似投醪共醉挾纊同溫

與中峯菴 九部堂集選　徐増 子能

人身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世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轉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徐野君曰禪學會心不遠

與友 石倉集選　曹學佺 能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膾炙滿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同字字文也今人以韋刀一律等語箴人寧不厭嘔

汪憺漪曰善易者不言易善禪者色乃且將而道存

與竹林山主 初徵選　釋通琇 玉林

因感公輩苦心令又鼓勇出山乃復遇如斯阻隔是不肯終無緣一到竹林也凡事有緣則行無緣則止緣不可強公再挑而不化則余必在千山萬山之外矣

徐野君曰何等自在此其得力處也

答一生上人 初徵選　沈鼎新 自玉

頭冊草草書去若欲托為衆香鉢非自聚恆河沙不可也夫羨福者脩福羨慧者脩慧僕所交者皆以多福多慧自命知操何

偷乎間有奸僞有願無力倘須上人藏之大願船也

金子岸曰有求然後能捨人情于冷而如鐵使人插手不得

與全菴進上座 初徵選 釋通琇 玉林

無掩室面壁甚慰甚慰年來深宜枯冷夏秋之交或當孤筇潛過平分寥寂也雖行止不可知姑誕言之

汪舟次曰能平分寥寂者纔是解人無著天親寒山拾得同當並舉

與瑞舟師 谷鳴集選 釋正喦 筇堂

兩承衝寒過訪皆不及倍宿留連殊多未盡放生社之舉轉業河爲慈水也是勝緣更合炎朱顏蓮香亦復與西方何遠以遶

徵報師之仁慈可同彼佛無量矣

徐野君曰筆還即是禪機語語空門但純於寂

復錢蘇門論佉學 初徵選 胡介 彥遠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彌芥子一句恒河止是愚夫愚婦本來識得作聖用便生伎倆之想即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亦祭家丹砂技倆變化耳僕自總角善病多習羽流下者吐納上者守屍最上者精存精覺耳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究與秋草冬蟬終歸澌滅豈不哀哉北辱道兄見訪披襟深論命宗之傳最悉

中正性宗一路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難相惑從來黃老學中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富有春秋顧盼間會相逢於儕背上耳弟南還即當爲兄留意以報台委此方根性淺薄邪教盛行非兄養道之地兄久事學不能改途直趨向上然知見亦不得壞也壞則易入岐塗耳本無一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心便知道不可道僕之奉告惟此而已

查子周曰性地明徹不落見解剛如彥遠不肯以慧業文人自了者

與覺浪師 初徵選 張安茂 子美

陀羅尼部曰密教外別指亦曰密或者即易之退藏於密耶若

不許人知謂之密則亦安所用密矣憶少年時見潙仰圓相有比丘曰潙宗圓相猶易之有卦也八卦者有詮釋之圓相圓相者無文字之八卦也舉問諸方輒加排詆必以抹却圓相爲最上義夫自己之密不許人知而他人之密又欲抹却無乃欲密而彌彰乎諸祖之蘊莫如壇經近代尊宿無如雲棲紫柏讀其書無他秘密也豈三老者方談之于門外而諸方者已謀之于帷幄乎請師下一轉語

汪舟次曰卷端轉大法輪非慧業文人不能到

寄侍郎李匡山先生書 新鈔一選 徐世溥 巨源

憶山房寒食聽雨夜談于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對雜此
卽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
坐黃魯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一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
反覆攻擊此衆雪山之所收卯世人無識凡一切薙染入山卽
謂之禪他日嘗語弘明仁曰以匡山先生爲禪者不知匡山者
也以匡山先生爲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
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者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
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
肖于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此世之多欲者乃更
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癯彼固
以心戰爲劣若其政復恨少此一癯耳彝嘗愛靜之時輙思入
山已而曰此生于愛不生于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
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厭雖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
不肖亦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皆如多病今
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若不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
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徐野君曰禪諦多般
直欲心空及第

與載一上人 玉樹堂選　汪旻 雲章

蓮臺高峙受教良深沐慧海之清瀾飫香厨之諦悅匪朝匪夕
頂禮無涯也茲因有白嶽之遊趨裝在卽雲山掛目無異御樑
横眉但回望靈鷲峯頭有吾師之經行晏坐則二六時中未嘗
不神馳蓮漏耳數行奉別不盡鄙悰

徐野君曰似身[illegible]山中與嵇
秀才書清綺溢于借

○復淨遠禪師 劉徵選　釋道忞 木陳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訖幽深抑闕問故欲最上之高流飫稱
心之雅論開窓對古壁移榻就青陰弟于茲時盎忘今夕是何
夕矣乃塵纓未脫仙死難留徘徊松徑話別溪橋則又何啻下
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遲遲而已哉次日卽趨訪靈兄于
皐亭之西塢承榆簡遂不能以時裁荅惘悵如何武陵谿口弟
已處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還識桃源路否

徐野君曰雖方外之人難遊却一
箇情字郎頭便見慧根靈種

與棲巖上人 徵芳 選　王一鯖 振公

大師之新闢靜室奇峯疊立衆壑爭妍雖極人事之脩實緣天
工之巧所謂一片空明境地仍不失本來面目者也法華日轉
實相常尊魚響空山香聞靜界非大根器人未易得此然而明
妙妙明色空空色究其所爲靜室者何在吾願爲子一擊佛子

下之沙門共聞斯語省抑多少土木之功
徐野君曰靜室自在心頭百倍莊嚴總成多事惟悟此者方可與言

寄曹秋岳居士 初欲選　釋道盛 覺浪

衲前在龍淵負擔正當擊水尋珠聚沙爲佛之時而高軒偕婺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鳥悉欣自應有冷眼冷心可發大分者得非王賓酬唱之妙寄哉錢牧老數會省中以慈大師全集屬爲序極稱粵中幸大護法得傳寫正本來江南校梓使法乳流通則曹溪肉祖儼然未壞也文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啓手足此靈源以逝者如斯所貴之萬卷書今在何處父子間

當有不隔者悟此薪傳之密則何詫徐師川之獨入燈林哉特遠慰詩聊表微意嘉禾𠝹錄并塵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藥也
汪憺漪曰墨池中饒有水香紙堆裡不存藥氣

答薛更生書 巾叔乘集選　唐時宜之

聾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庸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腳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徐野君曰當覺禪師者對余言生平於稠密場中件件當過方得死心宜之快論無已參透

復青參上人 文集選　王思任 季重

業伯慈山皆向上鉗錘聰明大有力者但一爲夏日一爲冬日不若密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愚意評說老佛原是慈悲努目者把門低眉者上坐雖是謔語亦覺有味耳
汪憺漪曰禪家亦有夏日之日冬日之日耶何不以平等觀爲秘密藏

與聚木師　釋正嵒 豁堂

山中聚首月無虛日不知裁甚業風吹散動隔數年徒爲高峯白雲所笑兄雖孤寂老密較我爲甚然冷泉無恙勝我多矣凡

於對境逢緣處但作知足想不作不足嘆便是離憂安穩幢矣
徐野君曰即世法皆禪機便覺頭頭是道

東汪憺漪　鄭惟飈 元叟

聾道兄篤志學道甚善東坡云世人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淫殺貪盜乃爲業也此坡老有得于黃面瞿曇之言夫仙釋既各闢戶牖而吾儒或排詆之或附和之均不足以見道者何以其皆在業中而不自知也岳陽之化身大士之慈悲即儒者之所謂立達何異同之有若夫列子御風而行豈必有風可御哉釋曰空儒曰中中爲體仁爲用即孔李相視而笑矣道兄丹成

九轉亦必有得于未發氣象其以吾言爲何如

徐野君曰去業即可以入道成仙成佛總是這箇關頭指趣一幅三教圖畢不言而喻矣

復韓仲弓 谷鳴集選　　釋正嵒 豁堂

十餘年來不見滌若青弁夢寐爲勞往爲悅驅間道錢丘雖棲賢在望不得携手衡門歎然道故徒有白露蒼葭之歎耳此有禪子入萩行舟廹甚竟闕山齋起居忽湛師到峰得接手翰乃知道誼所存有不待此往而彼自來非形交所能及者讀破集諸序如風行水自然成文可謂技而進乎道矣二十四韻無論老筆如虎力敵少年足稱詞壇伏波且久歷兵荒生產畧盡人

不堪憂翁獨不改其樂非神凝于內物挍其外何能幾及郎此可卜壽徵俟山野三峰之責得以少謝當慕皎師投苧之風一新草堂舊址與鶴髮老友如麻衣和尚同希夷先生擁爐煨芋於太華峰下人間之樂能有及此者乎但願生物者能不我忌請烹水牯牛以矢之矣

徐野君曰豁堂禪師詩多靈逸即此片札中含蓄理詩情固知谷山道氣高人自非俗子所及

與單猗庵 谷鳴集選　　釋正嵒 豁堂

申江瀕海豚浪時驚千古人文竟葬蛟龍之腹何如湘潭漁父鼓枻而濯滄浪得耶失耶果何準乎東風方峭紙弱之千□

緣放收失層雖失辭於既往矣益哉苟存成竹於胸中或將短畫直一任兎起鶻落不惟匠者得淋漓酣適之樂即觀者亦稱快焉但能下筆無疑自然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設有毫端許肩背之量未消則天地雖廣無適而非火聚矣掛角羚羊早已絕跡於音跡之外夫復何云

徐野君曰快論風發雲流若累丸丸而不墜

與豁堂禪師 玉樹堂藳選　　汪雯 雲章

南屏山色時時在夢想間况月照空林指端難認露凝雙樹稱子甚參所恨塵俗緣深不克常依左右也茲當孟夏之望東裝

將往齊雲雖丘壑不殊又別一山川矣屈指流光尚需兩月數行告別十分愁疎惟有鐘聲白雲知旅人之意云爾

徐野君曰韻折幽清有當禪師之意以此爲別不減三笑過虎溪也

與仁庵禪師　　釋智學 上生

憶過雲居賭一峰之勝話言終日快等十年乃自睽違以來雖湖山風景不殊祇增離索之感耳禪師道風高峻非淺近根器所得窺其涯涘自當有絕流香象入我穀中方今末法衰微濫叨不少無當紛糨祇辱師家而且諺多鬪諍只閙閙熱門庭不知閑罪佛祖尊宿獨能一挽頹風豈非二老人樂國中所遙望

而深慰者耶恭亦以此斂跡杜門於茲數年未敢漫爲晉接惟是一二故交則惟恐其或我遐棄況如禪師慈愛而實間提誨者足音跫然喜可知也

徐野君曰上生禪理頗精又以餘功指弄筆墨嘗見其律詩偈贊皆有可觀此牘亦是裂裳片錦

與黃彭池　雲棲袾著選　蓮池大師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公其心卽大忻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汪憺漪曰直截悟道之言一了百當更不游葛藤絡索也

寄仁庵禪師　王樹堂稿選　汪上珍　雲章

客冬長公廣平從江山雨雪中千里寧覲不及附數行奉訊道履抱歉至今側聞和尚金鐃一鳴喚醒群迷宰官長者咸勤參叩宗門風氣可謂自南而北矣某經年碌碌未能掃却塵緣惟日仰止雲林以爲淸範便鴻附候頂禮何窮

徐野君曰方外之緣亦自有不可强者雲章道念淸堅時覲丈室前身固是龍華會上人也

答上生師　梅塢稿選　釋明源　德永

眼目如秋水而不露禪名詞骨如秋山而不露詩名抱璞藏珠

久而彌甚從來未有如師者矣來句濯濯若新荷受雨香芳襲人當令君家古德九原色喜再現几筵何必讀楚些以招魂也

徐野君曰中峯會作梅花詩只算得半個從弟可見詩名斷不可居至於俗家舉筆輙諾繞滿紙求其不露禪名者鮮矣

與愚陽和尚書　新鈔選　茅維　孝若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掀佛祖面目矣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洞逵寒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毋更墮黑海饑生影響學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

案惟願愼之重之鄙心無已耶呈一偈眞是持布鼓過雷門悵息悚息

徐野君曰蒙菴影響學佛非支飾因緣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與聖道禪師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烏瞻入景詩奉到久矣不識名山一志脩成何日耶今春道駕至西水奈旅人之跡又適遊武林未得一覩杖錫但遙想茶香十里流出溪頭應洗却市闤千斛塵也客秋七月初六日吾杭之金剛菴有圓融大師於日午端坐一龕積薪其下手執瓣香說偈辭衆放出三昧神光遂從烈焰中解脫千人羅拜其前

其火熾時猶自從容揮一汁以巾拭面且遊命燈畢不令冷燕當雜以麥屑初作魚食此亦千古所希聞而一時之捌見也師知之乎雖三師於實證修不欲講神奇之事然亦見佛門中有如是之靈異者愈堅人信心耳餘不贅

汪鶴孫曰圓融大師蜀人也莫知姓氏二十出家迄今歲品三宗法臘六旬有八偶掛錫武林之金剛菴蓮池泉中終日默然一日忽曰我欲歸去人問之乃曰歸娘家去迺閉衆衆設齋而止有七月六日之事此真藥王菩薩而夜所僅見者野孫深以此爲奇者過聖道正欲不朽圓融大師耳

尺牘新語第二十二卷目錄

憺漪子曰古今方技多矣自我論之惜以少君返魂爲第一而回道人之點金次之其餘吐霧唾雨化龍騎虎直尋常伎倆耳若長桑季主之術虎中姑布之談以及操縵刻楮之屬則又各有專家擇神光生每樂得而稱道之若見鍾伯敬薦一星士與長安貴人云僕性不喜談命尤不喜談命之多奇中者若某君則所謂奇中者也乞門下游揚之但莫薦與鍾伯敬一流人耳此亦善爲說辭哉集技術第二十二

柬饒于王 韋世純
與力園 盛于斯
問友人病 曾文饒
柬吳實賢 盛于斯
柬人 王亦臨
與友人論簽筆 黃周星
與周仔曾 陸嶲
與友論曲 李式玉
與郭嶲卿 鍾惺
與凌叔瀛論印章 周圻
答友人 周圻
簡友人 王嗣槐
與于丹雘 張元始
與陳九叔 徐士俊
與查于周 馬晉允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二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金長輿載師　參訂

技術部

與饒于正　留耆選　章世純 大力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徐野君曰能補日者傳之遺驗不驗相半實是名言非因叢樹

與力園　休菴稿選　盛於斯 此公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窓瑣瑣同葉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往蓬萊三月哉

查于周曰瑣然清圓琴心欲舞

問友人病　江右人文選　曾文饒 堯臣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㬥㬥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

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與病相反也藥與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弊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汪憺漪曰善于養生之術昔人謂千字文心動神疲四字而有悟可以成仙況酒七百餘言乎

與吳資賢　休菴遺稿選　盛於斯 此公

歌不必定要遶梁過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啼或笑或嫉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徐野君曰余生平最喜觀劇得意處正在箇中李龜年謝阿蠻輩急宜領教若小史清歌必以遶梁爲貴耳

東人　虎嘯齋選　王亦臨 聲如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富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汪憺漪曰自慰自嘲循大之光景如畫

與友人論鐵筆　鷹雲堂稿選　黃周星 九烟

楊子雲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鐵筆一道誠哉雕蟲小技也然而亦難言之矣必先論章法後論筆法豈獨區區鐵筆哉即推而論詩文字畫以至國家人物山川風俗莫不皆然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此章法也小德出入可此筆法也世有章法隹而

筆法不佳者矣未有章法不佳而筆法能佳者也章法云何曰天然大雅不俗不纖而已僕于斯道磨礲四十餘年持論終不易此若夫袤詭之徒未解捉刀輒曰吾做先秦兩漢夫先秦兩漢縱佳亦不可施之今日况其所做者又皆其最惡最陋者也巧借蟲魚科斗之形以文其魍魎魑魅之實則吾不知之矣

徐野君曰議論透則鋒芒自生斯真切于如泥射石沒羽者矣

與周佇魯　延芳堂稿選　　陸儁 升賢

鍾元常筆法雄渾王右軍道媚近人已臻書家三昧識者以爲六書罪人蓋自河圖既出蒼頡造書混敦已鑿故天雨粟鬼夜哭迨後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爲楷爲行草則古法蕩然矣所謂六書罪人良有以也至若古法不泯唯有印章一道庶幾上與商彝周鼎秦碑漢碣並垂不朽奈今之視印章者以爲記認玩好之具但爭工巧漸失本真即欲如趙松雪文三橋已不可得乃求不失秦漢遺意不啻如補天修月之難前見尊刻青遵館譜渾噩具在聰明盡忘所謂存古法于不衰者乎近有小作數方敢爲就正未知公輸之門許弄斧否耳

在憺漪日升費留心此種故言之親切乃爾筆法古勁不減昆刀

與友論印　氷雪携選　　李式玉 東琪

聲音之道與人心通故終日正襟危坐莊論以所不逮不爲動也及宛轉氍毹之上其泣也真足以雪人之涕其笑也真足以解人之頤其嗚嗚絮絮也真足以感人兒女之態顧學士大夫能知其義而不工于歌歌工能按節而又不解其音兩者枘鑿遂令佳者未必登歌歌者或未盡佳也近代作者姑無具論即先世傳本頗多可議下里賤工無俟苛求即三吳少年尚有微瑕勢不能盡取諸本芟刈之又不能盡列諸伶于堂下句櫛而字比之後之流弊長此安窮故僕欲後有作者憑虛則毋取淫猥之事按實則勿傷文獻之舊蓋勸百諷一非所以訓若事有悠謬使世信琵琶爲伯喈本傳白兎爲智遠實錄豈不貽嗤方來哉至于伶人入臻不宜過巧登場介頭無許太狎數者亦今時之一敝也感心動魄莫此爲甚故願天下之慎言之耳若辯官徵審聲韻僕于諸叙論中詳之矣不贅

徐野君曰江東公瑾不易見也不意後有東琪

與郭薦卿　隱秀軒選　　鍾惺 伯敬

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想兄與弟同好

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査于周日喜不喜性也遇不遇命也有此絕妙薦剡安往不遇可無性命之憂

與濟叔論印章 賞賓堂集選　　周　圻　百安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遡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

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弁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斂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款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款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類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

加餐飯痛飲讀離騷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其受人指摘之詬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將近今而裁爲儕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太則萬年少江皜臣胡石公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

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經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徐野君曰雕蟲小技是字學功臣且雅俗不同關係非淺此牘議論精詳以詩相形映帶巧合可謂盡篆章之變矣近有山陰周仔肩青蓮館印譜真能力追古人惜不令百安見耳

答友人 賞賓堂集選　　周　圻　百安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

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
借培之之筆畧畧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徐野君曰奇技不可以不傳此書當與核舟記並垂不朽

簡友人　寄草選　　王嗣槐 仲昭

風雨如晦羈事愴悢昨承惠顧兼致奸音頓使心目寥亮侵早起坐拂几開卷都無屬意沉雲翳然密雨如髮聊爲追家弭俾舒泄淵氣偶閱奕譜數頁其中多有奇迹頗可意解今人未知奕秋何所指杜夫子何所道纔一拈子便咤神奇未嘗殺刼自稱神算正坐氣矜費傲光景人生虛矯何事不然近開足下賭墅之興亦復不淺而好勝畧同吾恐室中長物不足爲木枰嚐矢也耶爲倨詞一章敬呈左右亦足當韋弦之佩焉不盡

徐野君曰讀此令我思山中三十六着姑媳黑循手談出其緒餘足以橫行天下又何患室中長物被人攫取

與王丹麓　鳳夜齋稿選　　張元時 庆平

西洋人制器精巧絕倫其觀天紀時測微照遠量影汲水之法姑不具論即如小小玻璃器成眼鏡能蓬人年齒之老少目力之短長而恰恰合之亦可云巧矣文心若此豈不向芙蓉鏡下高及第耶昨讀兄制義數篇眞是胸如鏡淸手如刀快何愁不售也

徐野君曰似郁州雜說引喻一物令人解頤

與陳九客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憶丁卯歲同天石舍弟讀書白門之鷄鳴山有僧日貫默善鼓琴因傳得陽關一曲淒涼哀怨之聲不堪多聽既而得交江晚稱聽其彈漢宮秋覺指下時有雁聲精妙無比然心慕之而未能學也所以娛深燈斜月之際者不過客愢思賢湘妃怨諸操而已不意辛巳奇荒賣琴卒歲又十五年而閨中白頭已相離矣靜好之音遂成絕響昨館于呂翼令繫槎偶成一絕云樂天三友琴詩酒我已無絃懶作詩獨自夜愢傾竹葉淒涼且度菊花時足下如有意學琴願以舊譜相贈揀縵安弦原儒者之事非他技巧等也偶及不旣

汪憺漪曰唐人作琴詩幽閒可誦絕不與箏琵琶等倫能辨此者方知野君斯牘之妙

與查于周　大麓堂稿選　　馬晉允 畫初

君家天才絕世行看執耳詞壇賜教綠牡丹後五首眞令姚魏無處生色讀至銀燭烟光蝴蝶漫尋之句即章白拜下風矣弟依韻勉和愧不成詩惟鄙示并乞傳致僭濟兄明日常過高齋觀朱姬演綠牡丹劇則綠雲一朶舞動氍毹勝似向紋縠中推敲韻語彌效風流也吾兄同心之賞應十倍於弟但勿使故作

復侯旡畏之餘內斯成帙觀憑楷惓切

徐野君曰因詩及人因人度曲風趣如環余嘗作得數首牡丹詩無限思終日看花眼欲哭

尺牘新語第二十三卷目錄

儋漪子曰天下一切欺世盜名之事至家庭而遂窮焉其真樸而無文也乃若胡母謙之之稱呼父字蔡京之稱子爲公不又太客氣耶世傳村塾兒童所誦上大人丘乙已二十五字爲宣尼寄鄭大夫家書大聖人手筆何質與乃爾吾謂事屬倫常自當右志而左物但使一門之內慈孝友恭義順雖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即顏柳訓誡猶屬駢枝況其他乎然鄖陵父子之賢元方兄弟之美并稱傍人月旦曷能名重千秋集家庭第二十三

示諸兒 顧若璞
與符曾姪 錢沅
與婿 費學伊
與大兒 卓發之
初度日與弟 蕭士瑋
誡子慶百 徐灝
與弟 顧若琰
寄弟 俞桂
與無波姪 汪淇
與徐野君 沈允懋
與徐倩小胥 張允熠
寄從參弟 邵德延
東嘗安族長 卓英
寄許甯二弟 張元時
與徐野君 張嗣先
與父書 吳和
山中答孟韓妹 宋祖謙
與仲嫂 周庚
示兒 支大倫
邀六弟叔賞菊 丁雄飛
與兒耘 梅磊
與兄無聲 周奭
與沈兄青姊丈 徐士俊
答艮人 秦氏
寄嫩士叔 王廉
與永言姪 汪淇
示後人 孫弘祚
與楚升貴 徐士俊
寄父書 吳晰
送二弟奉母歸 汪相
寄徐野君外父 張元時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三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汪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望千周 張開先半牧 參閱

家庭語

示諸兒 臥月軒集選 顧若羣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為兒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離母兒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著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墮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寒縮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瘏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為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侯纏繩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豈倫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恩合合則恩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為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渠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焉

徐野君曰夫人為余甥張廣平之祖母年七十有餘矣肅閨儀常長晝作說大文章闡閫中有此等人使我拜

山中答孟韓妹 新鈔選 宋祖謙去損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為妹一飽然後復素彿是千古有情人做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將去一看燕婉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終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閑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況老人乎毋一

念此嘆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汪惟澥曰：患難無一字不從肝腸中出，可補顏氏家訓一則矣。乃知語關情至，何處容人矜飾。

與符會姪　繆沅　湘芷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佔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己事上之道可也。凡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無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騷民所宜，惟留意慎旃焉。

查千周曰：家有名士，何愁子弟不佳。許多名言，霏霏玉屑，可令晉人談名理者嫌却麈尾。

與仲嫂　劉秀集選　周庚　明媖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澗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並渠存焉，與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汪惟澥曰：此諸生陳妙公孫元配也。閨中每多女才子，然如明媖之雅淡超俗，蓋亦罕見其儔。

與婿　申秀閣選　費學供

聞有荊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存禮耶，抑執羔雁先之也。足下青年美質，雅度沖襟，鴻搴鳳躍，天啓之矣。所企濟紀紛華益

加陶鑄，終先公未竟之志，副不佞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穫者，未有鹵莽滅裂而得者。足下高明，自能早辨，豈待不佞之呶呶。

徐野君曰：半子情殷，數行語切。

示兒　華平集選　支大綸　心易

丈夫遇權門須腳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徐野君曰：昔云顏筋柳骨，觀此數語，亦是鐵畫銀鉤。

與大兒　凝雜集選　卓發之　左車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

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俟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齊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恐賤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雖夢中莽而一跳，庶接他再進一步耳。

汪惟澥曰：縣門一棒，一喝家門一綫，一規同一機鋒，作用無量。

邀六羽叔賞玉蘭　蘭書選　丁雄飛　菡生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骨髓，當是玉卮飛夔，薰儞離玉，則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竇瑟，聲姪淪，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徐對昔日人家子弟欲其能正如芝蘭玉樹生于庭階耳遊視貴此較勝友朋

初度呂與余 春浮園選

戴士琦 伯玉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睫想應有關交之路耳列缺之光一將而逝長我者必于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禰師摩頂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汪懷漪曰警策異常可當六如之偈

與兄抚 響山文集選

梅磊 杓司

昔朗三兄常言吾守先季狗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慢亦無由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歎

查于蜀曰由聞見而祖習由祖習而心行較顏氏家訓更進一層如所云我當自數見也

誡子慶百 賁虎齋稿選

徐湖 歙生

人孰不知爲善而往往不用其力者徒見世之人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惡而未至于滅身特未極耳顯于有象賁瀎山高隱于無形賫

鎖燈燭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小善而求名福也雖然善惡之際其分甚微人有不惡而不可云善者夫孰知不可云善之非即惡乎爾其尥之毋動心于禍報而自怠其爲善之力焉則幾矣

兄野君曰居七過入爲善一路凡爲人父者皆宜法之不僅徐氏獨有千古

與兄無聲 新鈔選

周庚 明焌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逝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由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汪懷漪曰韵極矣不數李標之妹對三娘

與弟 臥月軒集選

顧若璞 和知

夫遠云逝骨鑠魂銷惟殞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覥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遣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紝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輙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伊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

杳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夏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篋笥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徐野君曰女中大儒班左而外罕所再見

○與沈虬書　　徐士俊野君

先君去世舍妹方當八齡孀母貧居煢煢相倚如是者十三年既而于歸德門齊眉靜好繞膝皆芝蘭玉樹可云樂矣惟是十年以來夙興夜寐努力成家弱質難勝積勞成病兼之所遭多拂逆之事將婚之子驚折于秋風已嫁之女歸殞于卧榻妹之所以實傷于心而鬱ヒ不得舒者也至如弟者晚年骨肉凋零已付之空花泡影止存一妹謂可相依何意今春忽焉長逝彌留之際幾度重回夢懸走馬之燈恰是生逢戊午親見紅彩之樣應知留任栴檀蓋吾妹一生積善真是菩薩心腸即童婢下人咨無怨言宜乎既歿之後鄰姑里媼罔不涕零骨肉傷心不言可知已弟因投徙遠出不克[illegible][illegible]雖思吾兄近以一身而擔三幼兼母兼師形勞神瘁然萬勿過悲過甚以待成立於將來服時或寓目花書破除夢幻此弟居恒所以自解者聊以奉

聊吾兄耳淸明已近相晤非遙先寄數行以當員覿不既

汪靜遊曰悽ヒ切ヒ下卷多讀此霜天孤雁帶雁懷集中所最傷心作也

○寄弟遠遊　　俞桂瓊英

聞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離是遭小妹小弟出繼他氏今日存者惟姊與弟姊又不幸奄奄待逝人耳度不能久在人世是老母所倚惟汝也途中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在汝身受者不過何日而高堂之垂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稱夕之需何所取給當此桂薪珠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識時務乃爾昔溫嶠絕裾爲罔也至今猶譏其不孝弟今何稱耶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談

徐野君曰瓊英爲武林閨秀年十六即善吟咏未幾遂化爲煙何女子有才之不幸也此牘嘩ヒ噥ヒ骨月淳篤

加評　加評

○答良人初徵還　　秦氏

兩大人安好何似念甚念甚寄來微物二種用佐脫飾煩君代獻來札云食少不寐且咳嗽多痰讀之甚爲憂念食少因胸鬲結滯不寐乃神氣不凝服藥靜坐當即霍然咳嗽之患速宜調治脫體常聞久嗽成勞不可不愼幸厚自愛以慰鄙懷賤軀無恙勿念鵝君惠詩佳甚自愧木石之姿不敢效唱隨之韻然君

亦何忍以珠玉委泥沙也

自菴濟曰珠玉委泥沙者真寄人也敬茲一牘以當開篋○恭氏武林人適許生錢郎以夭亾

與無波姪　殳夢集選　汪　洪澹濟

故鄉雲樹時形夢想乃一枝鷦寄不能思動秋風有愧吾姪多矣吾姪文采瀟遠兩俱挾勝又得常守先人墟墓增重枌榆郎不佞極藉光照拂近與野君于周有尺牘之選觸目琳瑯雲蒸霞蔚致足樂也獨不得吾姪在座以為指南亦一闕事茲因齋氏歸渴白折暫疑并州附候數行言不盡意

林殿颺曰筆墨淋漓大有英雄氣不似兒女語喁喁不休

寄家士叔　王　廉　殷威

姪與叔氏分相懸年相若恨不克朝夕左右周旋筆墨間為家庭樂事乃隨嚴君遊宦遠隔楚天故鄉事杳不相聞如坐井底幸叔祖遠臨庥署始得窺見篇稱似韓蘇力追左史徐師學節稱快以為必售之技吾家叔姪兄弟甚是寥寥後來之秀應讓東山但愧小姪未能契泥水之提耳臨風遠懷書寄數行以當面覿

徐野君曰余友子嚴名場久困幸于楚晉作半載盤桓出示長公新藝知為英物壁乎子嚴逝矣振起家聲其在乎深士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沈允琳　龍昔

家姊之婿汪叔度也喪耦青年半生苦節雖齊溫飽澌盡冰霜且近復多病以參苓度朝夕相見無不攢眉今年仲𡠾之盛欣逢五十懸辰幸藉為章懇諸錦軸真足不朽千古矣豈必建坊賜額然後為栢舟彰美也哉舍甥自天寄感無地愚兄弟之佩德亦復同之嘗此申謝不既

汪澹濟曰即此便是汪節婦小傳矣文章一道豈不有功

與永言姪　殘夢軒集選　汪　洪澹濟

湖上春光今歲可稱第一不知姪在虎丘雀澗邊作何盤礡流連床令人動竹林之興昨聞婦來即馳印母氏靈幃悲感風木痛四表未整不念身之無家可謂孝矣姪上有難兄復能友于無間居然姜薛之風不佞尤愛之重之深其赤心白意為不佞積椽經營亦今人所難得者以姪之才更加以老成持重如處囊之錐定當脫穎在匣之劍何患推鋒老聯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斯言可以涉世可以持身慎無日日中必熯操刀必割而以隋侯之珠輕于彈雀也惟吾姪念之

查于周曰澹濟言語高曠机警有鋒余最愛其諸語中往往破的常聞于家庭間亦以寓言匡進子侄外人未知也昔阮嗣宗謂其子云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吾知永言正復爾爾

與徐倩小胥 尚草選　張允烱 公振

令先君績學青年齎志以歿所遺僅詩草一卷而又零星殘缺不佞爲之補綴成帙如百衲水田衣亦可傷矣幸賢君令兄倜然寓目遂袖之而去錄出副本一編爲傳後之計又欲公諸令姪再爲抄錄以備遺亡總之令兄從來愛惜文采而于家庭之際尤所關心表章得此則舜衣公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足下不可不知感且聞遠孫入小學令兄特手錄唐詩百章以爲前導此豈尋常骨肉間所能得者哉前纂仍歸足下幸好收藏無廢先人之手澤勿以貧不習書而忽之

徐野君曰舜衣叔祇妙筆研綠卓珂月爲之序鋟刻梅廳詩草則措存在焉今盡無存能不惜此殘墨

○示後人 朴語選　孫弘祖 令弘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凝淚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徐野君曰余友吉鮮民自作聯語云甲第閒敲棊高眼看冰山與此聯一般猛省

汪惺齋曰只恐後人復哀後人爲之奈何

○寄徽叅弟 尚草選　邵德延 公達

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殘缺失次何以示信吾家綠窻副公嗣事未定遷延至今本支尚未載入得毋貽訊于譜牒家聲竟與

底寒之儔同類而並觀也老成凋謝乃吾輩之責惟弟留意焉

汪惺齋曰烏衣子弟自當留意爲之不可忽也至如聯譜一事斷宜以伙武裴爲法

○與陸升黌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處家庭之際不可太柔尤不可太剛太柔則失之于軟弱其過猶少太剛則失之于暴厲其過遂多故于事上接下之間總以和順從容爲主而言詞必須斟酌勿以訊刺詼謔雜之此最善之道也以足下屬在至親故不惜吐露肝膈願足下勉之今學前一子已入小學矣即用此爲教萬無一失

汪惺齋曰視聽言動四箴在集錄中終日開卷而不肯一玩若以此橫置之座右亦何減良箴耶

與瑞安族長 蘇白堂稿選　卓發之

每讀蘇老泉族譜亭記知文章功業各溯源流雖百世修遐自親見咏其之不敢忘忠貞公稱江河之於岷宿也近欲小輯仁和家乘必得貴族舊譜一觀俾支派燎若指掌庶慰郎懷綠山川阻深不能躬叩崗此肅勒數行以奉長者顯望擲來副墨非罔漫附梁公悲楮遜馳伏惟台鑒

徐野君曰予輯徐氏千古一家言自漢迄今之詩古文辭咸所采取但不得同宗同志之人一付剞劂耳附識於此以見族譜之外更有絕大蟬聯

寄父書 遺草選　吳析 伯身

友百卉俱芳想膝下笑傲其間茗甌酒琖日相對吟春年之娛莫此爲最惜女遠離不得加謝家宴集悲夫將孫漸長亦能追隨杖屨得分甘于花下否

徐野君曰謝庭宴集在他家爲譽言在吳太末先生家爲實事可與四者其紀伯紫兄妹予風雅聚于一門豈可多得

寄辭奇二弟　張元時　廣平　夙夜齋稿選

平居聚首不知友于之樂出門三百里風土既殊人情亦異雖此中鱸魚甚美何如湖上蓴羹餬口荳城非本願也思吾弟讀書河洛明月蘆花爲秋來勝景當長十倍文心但老母鄉居須

得頻頻問候以不作遠莫致之故耳便鴻附此數字雁行之思寧不動耶

徐野君曰雖奇美才與廣平可稱雙璧池塘春草之句想當寄夢故齋

送二弟奉母旋里　汪桓　殿武　美身居緋著選

余之違里門也幾二十年矣故園松菊依依在目每一追憶彷彿竹馬馳驅時也余試事在郎不能奉母以行罪媿交并因思雞肋絆身真不如吾弟之優游行邁耳外祖父母壽臻耄耋而吾母以耳順之年承歡膝下何減戲綵斑衣不使反而自思益深蚊負乃知丈夫不能立身殿陛揚聲寰宇何如菽水承親溫

清無間猶不失天地生人本念也沿途山光明媚草色芊眠奉母氏一爲領畧亦足爽豁老人心目珍重光親

徐野君曰山君後書家慶堪欽余寓嚴武齋中見其上侍兩尊人及篤愛諸弟天倫之樂無以踰茲堂名孝友亶不誣耳

與徐野君　張開先　[illegible]　黍雪堂稿選

令先尊若赤先生績學有年久困場屋年五十而殁所存制舉義一卷題曰四十九年詩誌所感也與仁兄悲踏此稿亦竟散失可爲浩歎弟丁仲謀舍姪處見所錄論表策數篇列之西水人文亦自生色元風髻寸晷之精魂猶在故紙中不獨作魯靈

光巋然獨存先子鄭中草半是仁兄當日分題知巳夢魂尚通梁月惜尊公不喜作詩至今遺闕畧之恨

汪懷瀛曰爲人子者各有一片深情對此相照不覺其言之真也

寄徐野君外父　張元時　廣平　夙夜齋稿選

放落之餘未免作數日惡道人心事所謂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雁影水痕兩俱無意惟是老母弱弟生計蕭條甘旨缺如聞之捧檄而喜亦愛日之誠所不容巳者言念及此何能不悵悵于中耶

汪懷徵曰凄切情懷正不足爲外人道耳

與父書　適兆選　　　　　吳栢 柏舟

蒙諭檢點舊辭，非婦女事。女豈不知？但女于此道，似有天緣。每于疾時愁處，無可寄懷，便信口一吟，覺肺腑都舒，而憂盡釋也。如所謂吟安一字，撚斷數莖之苦，頗覺無之。若夫勞心費思，反以增病，則女已久焚筆研，擯青箱矣。寧俟父今日諄諄相諭乎？

徐野君曰：柏舟爲武林吳太末先生女，西水陳大生婦也。其兄文貢與余爲筆研交，年十九未嫁而大生亡，歸陳守節五年而死。將死之際，出所著一卷，欲付梓，乃翁屬選于余，并爲之序。其詩渾圓俳而尺牘尤雋，有才若此，竟作女修文，天耶命耶。

尺牘新語第二十四卷目錄

諸滸于曰：關雎之語，豈可見於華札哉？然如秦嘉徐淑之贈答，明誠易安之倡和，則關關亦良友也。嘗笑鄭風所載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此衾中枕上之喁喁，不知詩人從何處聽得？推此以論，念奴滑伴，諸郎長生夜半私語，彼元白外臣，顧安得見之而安得聞之？又況晨妝午夢之情，春怨秋寒之態，有百倍於畫眉者，不知更當作何摘寫？茲所採諸牘，雋言微詞，風流蘊藉，殆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乎？觀止矣。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請以此當關雎之亂，集閨閣第二十四。

答沈㚷君書　巫弘祖
答李瀨甫酉甫　譚元春
與內子　徐士俊
與涂山人　諸暠
與盧元則　何偉然
與母書　朱氏
與呂家姊　吳栢
寄王家姊　吳栢
與韓季若　錢逸
復朱無瑕女史　錢逸
答黃予師　陳孝逸
寄父書　吳栢
又寄父書　吳栢
與汪羽六　趙蘇
寄吳與慈　查望
與友人論閨秀　汪洪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四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　淇憺漪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司　汪　如無波　參閱

閨閣部

答沈甥君善　朴齋選　孫弘祖令弘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甥貂裘大敵特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贏得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霸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衛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且作有髮尚緇文君綺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

徐野君曰甫出一隊佳人任有甫拈與之作對要之不是周秦行記作惡濁語

答李潄甫酌甫　嶽歸堂選　譚元春友夏

承伯沖垂問鄙舉讀札中語甚妙竊以為卿妻不是極美觀近佳麗即是極醜亂舞西風亦有些些興到之趣格外之奇此子恨不大佳又恨不大醜觀之則似輕身遠之亦似無謂所以未免因人未免節欲耳書付一笑以當面談

查于周曰當是無意為奴婢間者不倫不次遂成一篇絕妙文字

與內　馬[illegible]集選　徐士俊野君

荃兒八字真是金白水清兼之狀貌妍秀不減瑤環瑜珥謂此子後日可望克昌不意遇餘遂成露電余與汝皆薄福人也佳者不存存者又未必佳奈何閨中秋過矣將有武陵之行箭內寒衣一為料理是望

汪憺漪曰野君尋死覓活故以得名樓中年故斷不消有偉士詩一百章可云無負鐵臺矣

與塗山人　嵩且生者　嵩選　諸　晷　叢園

水邊林下素月好花都于蓮臆曬背了之此弟與丈同病而丈尤甚細君會釀葡桃酒小婢能煎茉莉茶如此清課何減商山況益以掌上之珠耶丈休矣

徐野君曰有此受用何苦遠行並令不尤風吹轉

與盧元則　文集選　何偉然仙臞

所喻陳家園昔固雕欄畫棟自是敗國華林以之寵花變柳十倍金屋然已宅鬼久矣命之者再連夜造門觀之惟見欹石摳雲病蛙哭月踏躅四顧悽涕欲飛倘貯人其中必致山妖嘯告募之畫燐火照芙蓉之席何嘗於陳郎乃敢以此居為卜復冊

之麓有茅蓋數椽廣雖不盈丈而荔礡緑幽自成庭宇聰明如穎砌韻如芸揷地彌天香君萬狀臨溪延佇宛有人浣紗此間非此不可眈飲嵐臥石之仙姬也如愜兄念且不必斡旋但欲書剡溪藤數尺爲糊耳幸即定弟預爲擁篲

査于周曰從來名流詩舘未聞矜而惜笄仄冷使人有憑吊之感何仙耶竟無不愛離饒者下無致意

與母書　華亭進士沈訒之母　初徵選　宋氏

女奉親命使歸于沈良人修德以刑家𢇍耕相敬白首靜好是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倮然嫠婦命之衰也夫又何尤藐諸遺孤呱呱五月冀其有立經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娀氏儼然來臨愣凡愧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栢舟南山磐石亦已徵之顏色告之話言矣而舅氏未祭竊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諜諸父乎毋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願惟有蹈海而死耳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慙於心泚於顙女勿爲也

汪膺溪曰出語凜然肅肅有秋霜之氣

與呂家姊　遺集選　吳栢　栢舟

盱衡弄璋又不如願雖然生男勿喜女勿悲古言之矣安見異日非乘龍之料乎子之有無皆因前定小娜同云姊心不樂是

不安命也千萬自珍以攝玉體苦苦

徐野君曰宜男草待女花總是一種欣自成緣分閨閣中不可無此達觀

寄毛家姊　遺集選　吳栢　栢舟

卓文君慕才越禮不欲爲貞婦而爲俠婦此千古奇女子也宇宙寥寥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白頭吟具在讀者能不憐其才乎琴臺無恙則憑而弔之姊定有佳什毋謂妹見拘拘迹與之左遂不一示也

汪膺溪曰妙在迹與之左四字憐才而怨其越禮畢竟是有激之談

與韓季若　初徵選　錢遴　遺民

歛錢爲婚古之人有行之者王敦之于阮修也彼時皆名士推義故爭輸恐後今之名義何在尚堂此乎荊布自是美談凡有女者亦何妨練裳布被以遣但知韓夫子非長貧便有理會耳

徐野君曰出語飄飄風流自是貧家本色彼牽犬而賣者無乃太傖乎

復朱無瑕　初徵選　錢遴　遺民

花如美人詩如名花芬烈之氣益助春嬌美服美服楊小玉出自蘭皐蕙畝自解吐芳噴艷矣工于藻句若此別詩字字血淚幾成死子紉冰使有心人見之寧令鳳臺久寂鸞臥長鰥耶

徐野君曰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不覺一時並現

答黃子師　文集選　陳孝逸 少游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劾對正在枕蓐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爲黃郎解圍者乎

汪憺漪曰南風不競非拔山力所能助

寄父書　遺集選　吳栢 栢舟

水墨孤鶩圖繪自唐伯虎高雅古淡老筆紛披妙矣張於壁間能令孤幃生色妙矣有父品題又與孤鶩生色妙矣一旦得此三妙雀躍奚勝準與爐香茗椀日與相對矣

徐野君曰孀閨慘淡無聊漫爲消遣耳

寄父書　遺集選　吳栢 栢舟

鄉人云鶴頂茶花可療血症昨見本草有注良不誣也家中此際盛開將謝便宜採取既可濟人又不妨娛日一舉手之力何憚不爲唯父親留意

汪憺漪曰閨閣中亦自有山林經濟

與汪羽六　香倩集選　趙芬 芳神

呂嫗者金室麗妃璇宮俠女不納之藻扃黼帳而令幽夢芳魂

狼藉于敗葉之上有肉者均爲分痛仁丈以一矢下倩城置之歌臺舞榭之側實爲陰德寧獨風流

徐野君曰一矢下倩城新絕但恐天下薄倩之人爭效以戰不如自傾之爲愈也

寄吳譽章　大晷堂集選　查望 子月

烽煙一警鱗羽遂稀骨肉俱在萬死一生之中親友隔于浮萍斷梗之外尋常說起居亂離問生死至于妹倩之變則又死生不可問者矣舍妹嘔心泣血幾不欲生垂死者再在彼自處固所甘心其如藐焉諸孤何夫殉節易撫孤難古之人已言之矣不知撫豊亨之孤猶易而撫貧困之孤爲更難也婦人之性感慨激烈一時情至死則死矣奚論重輕弟欲論慰之安從而論慰之雖然爲妹計者亦難矣悠悠歲月貧憊日深啜菽之戶將何所藉兒啼女哭引袂牽裾當斯時也雖曰未亡人夫安得而稱未亡人也哉是欲生不如死矣今道梗俱乎吾兄亟作歸計爲闢積遠歉俾鬻焉塋與藐焉孤庶有所藉不然亦岌岌矣弟知不欲開此哀端增門下西河之痛正當情慨所在故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耳

徐野君曰代爲籌畫有條有意哀於落日深山哭杜鵑矣

與友人論關秀　殘夢集選　汪淇 憺漪

嘗讀□□傳言幼時有老尼摩其頂曰是兒早慧福薄壽無令
識字可三十年活而青卒以詞畫工詩早夭然則大家謂淑才
何苦捨命與河魨耶

黃九烟曰常謂有閨玉早慧最棄不令識字于歸同鄉蔡
族辛吉報作無所不受已十餘年矣於此見汪子之益

尺牘新語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徐士俊汪淇同編士俊字野君淇字憺漪並錢
塘人是編刻於康熙癸卯採明末
國初諸家尺牘分二十四門各有評語大抵不出萬
歷以來纖仄之派

而庵説唐詩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徐增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誥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説唐詩二十二卷》提要

而菴説唐詩序

徐子于詩眞有得于孔孟之教者乎。孔刪詩。孟説詩。刪之法。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徐子選元氣集以之。説之法。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今徐子説唐詩以之。此千古説詩之宗也。漢代。惟匡鼎善説詩。時諺云。莫説詩。匡鼎來。匡鼎説詩解人頤。甚矣。説詩之妙也。梁蕭統選而不説。啓後來鹵莽之士。貿貿焉而作。又貿貿焉而選。而詩乃大壞矣。之壮也。其以爲一選詩。輙可獵稱名。而不知名士正不在此。若徐子。則可謂眞名士也已。徐子之説曰。詩豈在多。五言絕。二十字而足矣。七言絕。二十八字而足矣。即五律四十字。七律五十六字。無不足。世之稱名士者。其胸中果且有識二十字至五十六字。無有哉。余嘗有言。讀商周之詩。止須識四字。讀漢魏以後詩。止須識五六七字。其言誕。岸不經。妬者謂余嫚罵。輕世而傲物。獨徐子韙之。謂翁如此罵人。人不敢恨也。客有難者曰。如子言。名士胸中。如斯而已乎。

唐三百年詩人鴻篇大章不知幾百千萬字而子乃盡之十五六七字即奈何菲薄詩人至此世有揚子雲張茂先輩生莫購翁拔其舌耳不知余之說亦猶是徐子之說也徐子說詩余說說詩狀而余之眼不及徐子之眼者夫眼有大如箕有小如針頓其人所見何如徐子所見自二十字乃至五十六字乃至幾百千萬算數譬喻之所不及徐子得其精而簡練之以爲揣摩足以坐制至多于至少視出諸人猶出于我畜之若鷄豚而轆轤用之若弄丸庖丁解牛公孫大娘之舞劒器津津乎其說之有味也夫徐子之說唐人詩即少少許乎乃從千百篇撫擿之搜剔之品量之其事若節序若山水若京國若宮禁若閨閣若官方若樓臺若農圃若離別若羈旅若邊塞若軍戍若懷古若狹邪若花鳥若書圖罔弗秩其人有帝王有公卿有將相有散僚有隱逸有俠少有粉黛有方外罔弗登其所爲說有闡發者考注者讚嘆者糾繩者翻駁者引喻者詠諧玩弄者詭譎嘲譏者或沉深而淵

穆或顯淺而流麗或悒抑而哀憤或禪悅而宣通而其所說即肖其所作雖睨一鱗一甲而識神龍睹一苞一釆而知威鳳矣或又曰說多近俚而不雅馴奈何不知徐子正爲世之不識字而作與不識字而遜諸下下人說匪爲識字人得上乘最上乘說而奚近俚雅馴之分別也且余聞徐子早慧十三作芳草吟十五作蝴蝶賦二十後有天心金山曉燈近郊殿前鶯邊古香梅崔松門等集傳誦宇內余家文忠秋濤黃門喬生及黎忠愍美周輩皆畏事之二十五選詩表所刻同人二卷多節義者士林服其知人余居吳最久與徐子最習每詩文脫稿未嘗不互相彈射推敲風雨晦明無虛日徐子誼高而情深余躁率急卞二十年艳徐子光霽不盡今徐子將半百所著撰盈五尺許兼冑英華鍾于徐子光怪發盡矣今又取光怪在人者說示人以爲嚆矢將繇唐而上說六朝說漢魏說三百篇也若徐子者余謂允善說詩而無愧何則其貧病窮年累月坐而致此者積也積有楙有因天

下逕能搦字字不能因理故兩字之合可以覲理
理為政兩理之合不能成字字不得為政匪獨唐
詩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以至藍笈蓮藏莫不皆
然即以余今頭顱如雪尚欲曉夜竭識字窮理之
力賴我徐子匡余不逮余日聽徐子玉屑霏霏取
今所稱名士者仰嘗徐子如五鹿嶽嶽立折其角
又如臺上坐生人而彈之而觀其避丸也詎不大
愉快矣哉茲先訂徐子而菴之說唐詩鏤而行之
既辯其字又溯其積又輸其理以歸孔孟之刪之

說于以質諸鬼神俟諸百世用此法也夫是即為
說法是即為善說詩謂徐子今之匡鼎也可謂徐
子昔之孔孟之徒亦可若曰余阿其所好余也不
佞

粵弟陳鑑序

而菴說唐詩自序

人問而菴曰子何不選唐詩而說唐詩也而菴曰
余不敢也何為乎不敢也唐一代之詩不止充棟
自宋以來選者不下幾十家余家貧且病身又向
衰目既不得盡按全唐之詩秪見今之選本則所
見盜烏可以他人之耳目為耳目若以他人之耳
目為耳目則亦何取乎選此余之所以不敢也且
詩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時習不知古人之用筆
其選唐詩也取其近乎已者如高李鍾譚之選詩

是也則唐詩竟為高李鍾譚之詩非唐詩也故選
唐詩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徑路升其堂入其室得
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選之始當昔周之時太史
採列國之詩貢之天子而郊廟朝廷又以詩為樂
章浩繁無紀孔子從而刪之二南十五國風二雅
三頌于是乎定皆有合于文武周公之道者孔子
又恐學者之不得其義復為之說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孟子則又為之說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說固盡美尚[illegible]

擬議而要非如孔子之說之盡善也說詩之難又如此而余又何敢于說也雖然唐之說非周之詩也周詩經大聖人筆削皆微言也非知聖人之道者不能說唐以詩取士詩有定制合者取之不合者黜之其法可得而言也余于丁卯歲始大作詩至今壬寅蓋三十有五年而說詩則在戊子歲筆之于紙則自丁酉始里中數輩或就予論詩余爲遡其高曾按其規矩以求無負乎唐人而後已壬寅中秋無事偶檢笥中所說之詩若五言古七言

歌行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體共三百十九首嶺南陳子明先生來見之謬許從來所未有并爲玄晏于是錄成卷數名之曰而菴說唐詩夫詩不難于說而難于使人聽其說吾始欲深言之則慮初學者若無階之可升欲淺言之則上智者又鄙其說之不足數也則莫如就今之所寡有者以說之今天下之詩亦大備矣有才者從橫出奇有學者博綜示奧有力量者氣象開弘有神韻者寄托玄渺至于解數與起承轉

合之法人多畧之後有作者不免議其後矣今我之說非敢逞其臆見以惑世循規蹈矩一步一趨務求有裨于初學并藉以就正有道也說有詳有畧有人所習見而不察者吾說之有人所未解而闕疑者吾說之有人言之而不暢者吾說之有人言之而不合者吾說之但所說之時不一所與說之人又不一故語多重複又信口分疏隨問剖疏放言涉俚鄙知爲博雅君子所深笑然非謂文飾之不如天真峩冠博帶禮法雍容不如袒裼祼裎

放浪形迹可以自適也余少失學才復不敏說之無當是余之愧言之粗率則真有不遑計者矣

康熙元年歲在壬寅秋八月望日而菴居士徐增子能氏書于上津里下塘之蘭若

崖邑劉永月刻

而菴先生說唐詩序

古人之詩相傳于世也久矣而古人之詩不明于世也亦久矣詩之形影家絃戸誦詩之性靈棄而弗求棄性靈而認形影何異見九曲珠獨愛其光彩炫耀人目而不知此中線路九曲莫有問之者苟有人焉見此九曲珠必欲穿此九曲孔將此性靈來看古人之詩則古人之性靈所在自見然後回視形影豈曰止一形影而已哉葢古人之詩外設形影內藏線路故歷千古絕無知者出而明之

則是影子對影子終無入手處此亦是古人欺人耳詩學掃地至今爲甚丙午小春癸酉夜將半及門李子孟堅以而菴先生所說唐人詩問余余三復之不覺暢然曰非具大光明藏正慧法眼不能也乃知先生明以解數之法并以起承轉合之道說之也因語孟堅曰爾弟知明珠之孔有一曲二曲以至九曲之妙而不知作詩之法亦有一解二解以至九解之數乎知珠有盤旋不定之機而不知詩亦有起承轉合之道乎以此見而菴性靈血脉直與唐人一氣貫通不間毫髮得將諸君子鬚眉毫孔肝膽心腸音容笑貌及悲歌俠烈之氣活現寫出令讀者知唐人性靈所在而非徒留此形影已也然諸君子之性靈何皆與而菴接其所說詩咸中經首爾不知而菴先生自少而壯而老其間天時變化地運轉旋人情世態憂愁逸樂風波險難歷歷備嘗兼之學道有年心與物化說詩時如身化爲蟻銜線穿九曲珠盤盤旋旋轉轉折折高高下下儘力鑽研津關方透爲諸唐人一開生

面成千古詩壇第一人即玄成摩詰青蓮子美輩從太虛中見之其性靈已被而菴道破諸君子豈寧有議之者耶諸君子無議而千古以後之人亦誰復有議之者耶李子可寄語先生可亟壽梨如遇雷霆風雨之夕猶當珍重恐造物忌完而使九天神龍取去是爲囑

康熙丙午小春華嶽李圖南譔

而菴說唐詩

吳門徐　增子能甫著

與同學論詩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于今日頹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輙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于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

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眞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眞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于自待而菲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眞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不辭固陋爲說唐詩諸體共七卷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淪殺于藜莠盆中矣三十年來輙與諸同學所說詩或見之序中或見之評語有當于唐詩者摘錄置諸卷首備之乎不忍棄敝帚之意

作詩之道有三曰奇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于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于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奇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

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于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于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諸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于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于師承妙悟

上究心則請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輙宗太白喜格律者輙師子美至于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于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

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并一切彙教皆得會于胸中而充然行之于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過思者才之徑路入于縹緲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畧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巳量者才之容蓄渺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摛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濶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于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煑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于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之所在而徒求于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即

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于薄詩人之習日就于容易便利于是皆走活法而避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塞澀澁之門堅上進之路崙心致志面如灰鼻如氷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何不同字有字法何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何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即盛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

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須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妙于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何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何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眞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塡塞塡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于筆下卽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有來歷註者不知大體人所曉

者輙絮絮不歇畧有疑難則爲擱筆若劉須溪之評
詩虞伯生之註杜率其已見初不知性情法律爲何
事疎畧淺陋極矣如瞽者黑夜行荊棘中透脫不得
殊費苦心讀者不快何勞先生如是而乃如是耶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
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獅子也跳
得好三同九轉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顯出來方是
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

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
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强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个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間
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
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
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
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

而今人崇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
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于詩自然有得

唐人詩一首中多有叠用一門類之字先輩論者舉以
爲病殊不知唐人惟恐单薄又恐夾雜故也學者須
觀其用法明乎此則能運化矣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
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肎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
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
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
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橫纏于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襍糅不與今之學詩者
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鷺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

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即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鵶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駡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搉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已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個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個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不死于句下也

詩貴有轉手非熟于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于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畧無欵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

作詩乃自已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

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仰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

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鑒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七言律已經聖歎選批盡此體之勝余說唐詩初欲空此一體故止說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餘十首不過是湊成帙而已總不能出聖歎範圍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其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即是前解二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客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離則傷體即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開顧心開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于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絕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于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鍊不得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个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个字
求奇求異總歸一府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費力
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何起頭一二字尤要
緊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
中流出那得不佳
今人論詩輙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不

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
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
則三百篇可學何况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
覺天下之樂無有踰于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
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人人看得甚易似為不足學若欲精
于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

謂詩法雖多而總歸于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
無多子也學人當于此下手儘力變化至于大成不
過是精于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
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為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
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
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為正法眼藏無疑也

周櫟園先生書 附

弟十年靑耳先生之名未及一爲把臂忽以言詩與先生針芥迄今有年文字苔岑投契越于常分但以各在一方又弟近輟萍踪不能時邀良會以爲歉仄今春放舟吳門獲過高齋曠談今古陳說生平一快夙昔自恨此身爲一官羈勒不得稍行胸臆或共訂栖山賞奇文于接席或周旋信宿話古義于連牀一帆高掛卒卒便行不及躊躇悵結何限而尊函適至慰誨殷勤惠然肯以大集借觀喜先生一生心眼全

萃此編陳之座右如與先生促膝不隔須臾反覆抽尋至廢寢食流連旬夕形之舞蹈因思詩之一道以音韻爲程以五字七字爲壘不及迴旋盡其曲折而作者相沿不復顧其首尾惟取句工情旨有限惟先生本三百之微文窺古人之奧秘句靑句止必有餘音聯絡而成全關妙會將有一字而數十字不能盡其含藏一句而數十句無以窮其涯際深深廣廣此道庶幾自有聲詩以來未有披撥雲霧昭揭日星洞然豁然于今日若斯之盛者告之當世凡有吟詠庶必自曉其云何而讀人之詩者亦必審其自起自止然後辨其姸媸定其眞僞不寘寘便加贊賞或貿貿開口笑人也夫唱嘆之間微文寓意如童幼啼笑蟲鳥和鳴聞之者皆能得其悲愉哀樂之所極豈非詩之在天地間必如斯而後不爲虛設也哉說今詩一刻居然可續古人然妙于存少不惟不薄今人適所以甚愛今人也箋上佳句正先生說詩一大印證獨愧鄙人不足以當之耳妄題先生索句圖何能盡先生萬一亦止是揭出說詩一段佳話爲宇內瞻仰先

生者示一標指然實虞滓穢太淸矣

弟亮工頓首

宇內百餘年來人尚聲詩迄今爲尤盛世無有選者眞詩不見于世丁酉歲見越人選詩漫改人作爲之發憤余因有詩論四卷內解唐詩數十首巳亥歲轉而爲說唐詩至壬寅錄成今貴筑張子問公同越中諸公爲梓之以請大方鑒定又庚子歲避暑恭壽堂爲選元氣集每一人刻一卷約百餘首欲滿百家以盡　當代名公之勝巳刻周櫟園葉白泉申勗菴王望如諸先生詩尚未印刷世鮮有知者且詩選多難于壽梨人輒苦之丙午春復爲說今詩每人不過

數首貴在必傳亦未成書增非藉此爲名高也犬馬齒巳五十有七半生病痼子然一身世緣都斷因想人在世間白駒過隙或有少補于人不可不出手眼以存于世意欲使今詩與唐人並傳以洗宋元明三代詩人疎畧之誚汲汲苦心似都不察今說唐詩巳刊行　廊廟顯達暨　林泉高隱如以爲可新詩望即郵寄吳門勒成二書則增亦得附唐人選唐詩之後何幸如之宇內有心人諒必樂從者也

徐增拜白

唐帝年號次序

高祖在位九年改元者一

武德

太宗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

貞觀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改元者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高宗太子被武后廢廬陵王在房州十四年迎還位五年改元者三

嗣聖　神龍　景龍

睿宗中宗之弟在位三年改元者二

景雲　太極

玄宗睿宗次子在位四十四年改元者二

開元　天寶

肅宗玄宗太子在位七年改元者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肅宗太子在位七年改元者三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德宗太子在位一年改元者一

永貞

憲宗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

元和

穆宗憲宗太子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長慶

敬宗穆宗太子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寶曆

文宗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二

太和　開成

武宗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改元者一

會昌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一

大中

懿宗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

咸通

僖宗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帝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號仍天祐

武德至開元前為初唐

開元至大曆前為盛唐

大曆至開成前為中唐

開成至天祐末為晚唐

九誥堂識

唐人姓氏爵里

帝王

玄宗皇帝 諱隆基由臨淄爲平王斬清內難業善妬賢開元之間宇內富實幾致刑措大寶十四載安祿山陷京師七月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上皇還京居西內上元元年崩年七十八

文宗皇帝 諱昂憲宗子恭儉文雅有志治功然優游不斷受制家臣不能紹貞觀開元之美崩年三十二

公卿至布衣

魏　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爲隱太子洗馬太子敗事太宗拜諫議大夫每犯顏進諫貞觀三

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七年薨贈司空諡曰文貞

王　績 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皐子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性嗜酒著五斗先生傳貞觀間以疾罷

李義甫 灜州饒陽人以文翰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官至右相永徽後以罪流嶲州卒

王　勃 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善文辭麟德初授朝散郎年未及冠沛王召署府修撰作鬭雞檄高宗怒斥出府客劍南父福畤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年二十九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名天下號四傑

楊　炯 華陰人舉神童遷盈川令武后時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怏怏不樂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

劉庭芝 字希夷汝州人武后時善爲閨帷之作詞多古調與時不合好酒色落魄不拘常俗後爲宋之問所殺

韋承慶 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學大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著藁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流嶺表歲餘拜秘書少監封扶陽縣子諡曰溫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金華山舉進士武后時擢靈臺正字遷右拾遺

杜審言 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終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

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上元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中宗立召拜修文館學士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

東方虬 武后時人官至左史

劉廷琦 開元初人與岐王範友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

蘇　頲 字廷碩雍州人幼敏悟一覽至千言第進士武后舉賢良方正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起爲工部侍郎襲封許國公頲以文章顯於張說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卒諡文憲

張　說　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中宗立遷工部侍郎睿宗立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說爲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玄宗即位以佩刀獻帝請先决策誅太平公主之亂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

賀知章　字季眞擢超拔羣類科遷太常博士開元初遷禮部侍郎晚節誕放號四明狂客

張若虛　開元初人與包融賀知章張旭號吳中四士

王　翰　字子羽晉陽人少豪蕩喜晡酒擢進士第調昌樂尉張說輔政召爲正字開元中貶道州司馬

張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始調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及爲相謇謇有臣節唯文史自娛久之病卒謚文獻

徐安貞　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

王　灣　洛陽人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後爲洛陽尉

孟浩然　名浩襄陽人以字行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失意於玄宗因放還開元末病疽卒

李　白　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而生因名之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玄宗有詔供奉翰林因大忤於貴妃賜金放還祿山反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及璘敗白坐繫潯陽獄流夜郎以赦得釋以病卒年六十四

李　頎　東川人開元十三年進士調新鄉縣尉

萬　楚　開元進士第有詩贈李白

崔　顥　汴州人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好蒱飲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終司勳員外郎

崔　署　宋州人開元二十六年進士

崔國輔　吳郡人初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後坐王鉷近親貶竟陵郡司馬

王　維　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孤居三十年上元初卒

儲光羲　魯國人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坐祿山僞官貶死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遷汜水尉晚節不矜細行貶龍標尉

王之渙　并州人與高適同時或云王昌齡友

賈　至　字幼鄰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經策第爲單父尉玄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蜀肅宗登極至撰策進藁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定

高　適　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授封丘尉後爲西河從事山左拾遺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出爲蜀彭二州刺史代崔光遠爲西河節度使入爲刑部侍郎廣德中以左散騎常侍封渤海侯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布永泰初卒謚曰忠

岑　參　南陽人天寶中進士至德二載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杜甫薦之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卒死于蜀

杜　甫　字子美襄陽人舉進士不第因遊長安玄宗朝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肅宗立拜左拾遺坐房琯事出為華州司功屬饑亂棄官流落劍南嚴武表為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大曆中客耒陽一夕大醉卒年五十九

張　謂　字正言河南人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大曆間為禮部侍郎

常　建　開元十五年進士大曆中為盱眙尉

張　潮　潤州曲阿人不仕

劉長卿　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為監察御史改轉運使吳仲儒誣奏貶南巴尉會有為辨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

韋應物　長安京兆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除櫟陽令建中二年除比部員外出刺滁州改刺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

皇甫冉　字茂政潤州人十歲能屬文張九齡嘆異之天寶間與弟俱登第授無錫尉大曆中為王縉掌書記後為左金吾衛兵曹叅軍左補闕

錢　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及第授秘書郎終考功郎中與郎士元齊名士林為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韓　翃　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建中初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

劉方平　河南人不仕與元魯山善

李　端　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大曆五年進士從郭曖遊曖大集賓客賦詩端最工賜帛百疋後授江南仕至杭州司馬

司空曙　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貞元初為水部郎中終虞部郎中

耿　湋　河東人代宗寶應二年進士為大理司法終于左拾遺

張　繼　字懿孫兗州人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大曆末授檢校戶部員外郎

戎　昱　荊南人登進士第衛伯玉鎮荊南辟為從事德宗建中中為辰虔二州刺史

李　益　字君虞隴西人大曆四年登第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憲宗聞其名召為秘書少監遷太子賓客以禮部尚書致仕

戴叔倫　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貞元中及第劉晏奏為主運湖南德宗建中中守撫州刺史後遷容管經略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餞

張仲素　字繪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

令狐楚　字殼士五歲能文及冠舉進士後為太原書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議能辨楚所為由是名重累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拜山南節度使卒是夕有大星隕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為監察御史時王叔文得幸劉與之交叔文敗貶朗州司馬召還復出刺播州易連州又徙夔州後徙和州入為主客郎中裴度薦為翰林學士遷太子賓客以檢校禮部尚書卒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舉博學宏詞科進士授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擢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得政引入內禁與計事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累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闈貶陽山令元和初擢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尋復爲博士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爲裴度行軍司馬遷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表上怒貶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穆宗時宣撫鎮州歸奏遷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爲李紳劾罷未幾復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楊巨源 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文宗大中中爲河中少尹

李涉 字清溪洛陽人初隱廬山太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月溪子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少隱嵩山性耿介五十登進士第爲溧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奏爲參謀卒謚貞曜先生

李紳 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時號短李元和初擢進士第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嘗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誦憫農詩曰此人必爲宰相果如其言

張籍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歷官太常寺太祝遷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終國子司業晚年失明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華州下邽九歲暗識聲律敏捷絕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元和對策爲翰林學士因事貶江州司馬遷左拾遺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中出爲杭州刺史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文與元稹友善相倡和世號元白體

元稹 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對策第一累遷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武昌卒贈尚書僕射

王涯 字廣津太原人擢進士上宏詞爲翰林學士文宗朝同平章事年過七十貪權固位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

張祜 字承吉清河人賢俊之士多與之遊或薦于天子書奏不下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遂種樹築室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後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筍還不爲身後計太和中卒于丹陽

朱慶餘 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登敬宗寶曆二年進士第官不達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連敗文場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大中末爲長江主簿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表掌書記除侍御史令狐楚愛其詩才奏爲集賢校理後爲檢校吏部員外郎歸滎陽長于律詩詠史尤精與溫庭筠等號三十六體自稱玉溪子云亦號曰西昆體

杜牧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善屬文太和二年舉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拜殿中侍御史遷中書舍人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卒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云

許渾 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爲太平縣令後辟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八年進士大中間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爲州刺史詩十卷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三年進士大中間任至渭南尉

孟遲 字升之平昌人會昌及第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人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號溫李數舉不第大中

末上書授方山尉

韓琮 字成封大中間爲湖南觀察使

陸龜蒙 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居松江甫里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及第

李昌符 字嚴夢咸通四年進士歷尚書郎

唐彥謙 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僖宗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辟爲河中從事歷晉絳二州刺史卒號鹿門先生

李拯 字昌時咸通末進士累遷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

崔昝 僖宗廣明進士

崔塗 字禮山僖宗光啓四年鄭貽同榜進士

鄭谷 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僖宗光啓二年進士授京兆鄠縣尉後爲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卒

崔道融 荊州人官永嘉令

李建勳 隴西人仕南唐爲丞相

韓偓 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累遷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韓全誨劫帝西幸偓夜追及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帝執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而菴說唐詩目錄

卷之首

與同學論詩　唐年號　唐人姓氏　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上

魏　徵　述懷

杜　甫　羌村　其二　其三　石壕吏　望嶽

贈衛八處士　佳人　夢李白　其二

卷之二　五言古下

王　維　西施詠　淇上別趙仙舟　贈祖三詠

藍田石門精舍　過李楫宅

常　建　昭君墓

李　白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春日醉起言

志

王昌齡　獨遊

儲光羲　田家雜興

韋應物　幽居

柳宗元　南澗中題

劉長卿　題王少府堯山隱居簡陸番陽

錢　起　藍田溪與漁者宿

卷之三　七言古一

駱賓王　帝京篇

劉庭芝　公子行

卷之四　七言古二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王　維　答張五弟諲

杜　甫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飲中八仙歌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

泛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卷之五　七言古三

杜　甫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韋諷錄事宅觀

曹將軍畫馬圖引

李　白　蜀道難

卷之六　七言古四

李　白　將進酒　江上吟

高　適　邯鄲少年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岑　參　登古鄴城　邯鄲客舍歌

張　籍　送遠曲　節婦吟
白居易　琵琶行
卷之七　五言絕句上
文宗皇帝　宮中題
李義府　詠烏
駱賓王　在軍登城樓　易水送別
東方虬　昭君怨
韋承慶　南行別弟
張　說　蜀道後期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王　維　臨高臺送黎拾遺　班婕妤　留別崔
興宗　鳥鳴澗　孟城坳　鹿柴
孟浩然　春曉
李　白　靜夜思　玉階怨　憶東山　獨坐敬
亭山
崔　顥　長干行　其二
韓　愈　青青水中蒲　其二　其三
柳宗元　江雪
劉禹錫　題壽安甘棠館　飲酒看牡丹　視刀
鐶歌
白居易　閨怨詞　又　池畔　池上
卷之八　五言絕句中
杜　甫　武侯廟　八陣圖　復愁　絕句
崔國輔　少年行
儲光羲　長安道
高　適　詠史

岑　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見渭水思秦
川
王之渙　登鸛雀樓
祖　詠　終南望餘雪
卷之九　五言絕句下
張　籍　寄西峯僧
司空曙　玩花與衛象同醉
元　稹　故行宮
錢　起　逢俠者

孟　郊　古別離
蓋嘉運　伊州歌
令狐楚　從軍行
李　紳　憫農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皇甫冉　婕妤怨
劉長卿　春草宮懷古
劉方平　長信宮
耿　湋　秋日
李　益　江南曲
李商隱　早起
杜　牧　歸家
唐彥謙　小院
陸龜蒙　古意
崔道融　春閨
李　端　拜新月　鳴箏　溪行遇雨與柳中庸
賈　島　尋隱者不遇
戴叔倫　春閨

王　涯　閨人贈遠
儲嗣宗　垓下
崔　魯　三月晦日送客
韓　偓　效崔國輔體　其二　其三

卷之十　七言絕句上

王　勃　蜀中九日
杜審言　戲贈趙使君美人
沈佺期　邙山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劉廷琦　銅雀臺
于　翰　涼州詞
李　白　清平調　其二　其三　少年行　上皇西巡南京歌　其二　其三　橫江詞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早發白帝城　山中問答
王昌齡　閨怨　西宮春怨　西宮秋怨
賈　至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遊洞庭湖
杜　甫　絕句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中
王　維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送元二使安西
王之渙　凉州詞
李　頎　寄韓鵬
岑　參　逢入京使　送人還京
高　適　别董大
劉禹錫　阿嬌怨　宿都亭有懷　與歌者何戡　石頭城　烏衣巷
張　籍　秋思
楊巨源　和練秀才楊柳
李　涉　過襄陽上于司空頔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張仲素　漢苑行
柳宗元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謝之
元　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白居易　昭君詞

張　祜　雨淋鈴　集靈臺
張　繼　夜泊淞江
張　潮　江南行
卷之十二　七言絶句下
韓　翃　寒食
戎　昱　别湖上亭
賈　島　渡桑乾
朱慶餘　宮中詞
李商隱　漢宮詞　宮詞
杜　牧　泊秦淮　赤壁懷古　宮怨
崔　護　題昔所見處
趙　嘏　江樓書懷
許　渾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温庭筠　楊柳枝　贈少年
雍　陶　天津橋春望
孟　遲　長信宮
韓　琮　暮春滻水送别
唐彥謙　仲山

李　拯　退朝望終南山
崔　魯　華清宮
鄭　谷　淮上別故人
李建勳　宮詞
張敬忠　邊詞
樓　穎　西施石
盧　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其二　其三
　其四
杜　常　華清宮

卷之十三　五言律上
王　績　野望
楊　炯　從軍行
王　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沈佺期　巫山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張　說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幽州夜
　飲
孟浩然　臨洞庭　與諸子登峴山　題義公禪
　房　歸終南山
常　建　破山寺後禪院　宿王昌齡隱居
李　白　送友入蜀
王　灣　次北固山下
卷之十四　五言律中
杜　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初月　送
　遠　登岳陽樓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
　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房兵曹□馬　得舍

　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
　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
　詞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　落日　擣衣　麂
　蕃劍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
　遇雨　春日憶李白　天末懷李白　懷李十二白
卷之十五　五言律下
王　維　山居秋暝　歸嵩山作　輞川閒居
　終南別業　終南山　過香積寺　使至塞上
　秋夜獨坐

劉方平　班婕妤
皇甫冉　送元晟還歸潛山所居
戴叔倫　送友人東歸　送趙主簿自劉歸絳州
覲省
司空曙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戴叔倫再見　除夜宿石頭驛
梁　鍠　艷女詞
白居易　草
李昌符　旅遊傷春

崔　塗　除夜有感
卷之十六　七言律一
沈佺期　龍池篇
蘇　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崔　顥　黃鶴樓　行經華陰
徐安貞　聞鄰家理箏
王　維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勅賜百官櫻桃
高　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岑　參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卷之十七　七言律二
杜　甫　秋興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卷之十八　七言律三
杜　甫再見　嚴中丞枉駕見過　城西陂泛舟
望嶽　曲江　其二　詠懷古蹟　遣悶戲呈
路十九曹長　題張氏隱居　賓至
卷之十九　七言律四

杜　甫三見　客至　登樓　九日藍田崔氏莊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又呈吳郎　黑鷹　見
螢火　燕子來舟中作
崔　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萬　楚　五日觀妓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上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楊　炯　送劉校書從軍
陳子昂　白帝懷古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奉和
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卷之二十一　五言排律中
蘇　頲　同餞楊將軍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張　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王　維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曉行

巴峽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岑　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卷之二十二　五言排律下
杜　甫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
歸　千秋節有感
高　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竇
侍御泛靈雲池
祖　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張　謂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劉長卿　送鄭十二歸廬山
錢　起　省試湘靈鼓瑟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
遺補
杜　甫　再見　太歲日

而菴說唐詩目錄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吳門徐　增子能父述

五言古之上

而菴曰人之有文字如地之有江河江河曰趨于東文字曰趨于近勢之所必然也唐以詩取士士攻于詩制以近體則士專攻近體有好古之彥恥專爲制科之詩去而學古終帶近體之習若陳伯玉李太白諸君子所作甚富才氣用

事畢竟是陳伯玉李太白之古詩于古詩無當也杜少陵古詩爲有唐之獨步從熟精文選理得來蓋深于漢魏者也而畢竟非漢魏也李滄溟判之曰唐無古詩未嘗無據愚以爲去唐古詩則漢魏愈無徑路矣夫滄溟選唐詩純取其有聲容者其近體去唐尚遠而曰無古詩亦英雄欺人耳夫學三百篇方得漢魏學漢魏方得唐古詩則唐古詩談何容易三百篇經也非知聖人之道者不能說吾故說古詩斷自漢魏茲尚未遑先說唐古詩爲發軔夫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道當如是耳故說唐古詩爲第一

魏　徵

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從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

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按唐書本傳徵少有大志從李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黎陽今北直大名府濬縣是此詩蓋出關時作

此唐發始一篇古詩筆力遒勁詞采英毅領袖一代詩人須看其步趨古人不苟處共二十句却是五解

今人毎恃才逞學一筆掃將去無論不如古人則氣亦易竭語乎解數則下筆自有分寸便得造古人地位矣

用慨歎起士君子不幸生當戰爭之際不忍坐視出身以濟時艱勒功竹帛傳士子孫尚是第二念文貞眞有大志人中原還逐鹿還字便見尊唐天子意言世已有聖主而羣雄尚不自諒猶肰逐鹿鹿喻帝位史記蒯通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原見與關中不相遠豈尚未識眞命耶投筆事戎軒時旣用文不

得便去用武從横計不就戰國策蘇秦約從散横以抑强秦爲從約長張儀振暴其短成其衡道合六國以抗秦爲從離六國之交以事秦爲衡又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横此言未遇唐天子時欲說豪杰以立業也計旣不就慷慨志猶存慷慨感傷也我實能大有爲而無事可爲不免慷慨志猶存念不肯休只是要去作杖策謁天子杖所以助行策所以促馬以二物隨身欲行之速也後漢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于鄴謁下之見上不敢造次先通名

而後見也驅馬出關門徵旣謁天子擢秘書丞奉命安輯印馳驛至黎陽驅字見勇于立功若不可緩一刻者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漢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酈食其傳食其曰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田廣以爲肰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憑據也軾車前横板而隆起者二句總言盡已之力令之雄據不奉唐命者吾當繫其項以

致闕下或使降服而稱藩臣其志如此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出關後所歷山川之險必相其形勢可戰可守者定須躬登高岫鬱者氣不得舒也紆之初陟時見山之高不可即到故鬱紆者路不可行也山路盤折不免轉側故紆身旣陟高岫之上望下必須逐處徙動或爲下之人看見爲出或爲雲樹所蔽下之人不得看見爲沒蓋高岫可以據險平原可以馳驅非空空去陟望也且道塗多梗尤宜謹慎古木鳴寒鳥人所不到之處空山啼夜猿有時在上過宿旣

傷千里目遠望則傷目還驚九折魂驚魂猶未定益
州有九折阪昔王陽至此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
此險王尊到此叱曰驅之世稱王陽爲孝子王尊爲
忠臣九折借以喻艱險旣字還字相呼應甚言之也
豈不憚艱險我亦猶夫人耳人憚艱險我也憚艱險
豈不二字反下有力深懷國士恩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言欲捐軀以報天子季布無二
諾侯嬴重一言自剖其誠天子不必疑我有二心也
季布傳楚人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信

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加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
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至軍果北鄉
自剄人生感意氣人生所重惟在意氣謂兩相投合
也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大丈夫以意氣相與今
徵杖策謁天子卽錄祕書丞是感意氣也功名誰復
論輕功名正重意氣也我之不憚艱險者蓋爲感意
氣耳功名豈所論哉

杜甫

羗村三首

羗村在鄜州洛交縣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
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
然遂鄰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
如夢寐

唐書本傳曰肅宗立甫自鄜州奔行在爲賊所得至
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甫家寓鄜彌年艱
窶孺弱至餓死帝許甫省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先生到家已薄暮矣日落
時上有雲氣則光返射成赤色雲在日之東日在雲
之西鄜州在鳳翔之西先生從東望西而歸直寫當
前所見人所易知至其用崢嶸字日脚字平地字人
未之知也此是連日路塗來神理崢嶸山狀此用在
赤雲上奇極先生日在途中見青山之崢嶸而此見
赤雲之崢嶸竟疑其爲赤山吳牛見月而喘此赤雲
甚可畏也日脚脚字人之行是脚見日之行亦疑其
有脚也平地自奔行在走鳳翔又馳歸鄜村何處不

是崎嶇到家始得腳跟平穩矣又人在途中每至月著看雲之紅黑以驗來日之陰晴既有赤雲見今日已得晴到家明日在家中仍得天晴也此二句在柴門之外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柴門句初到門首歸客至已到堂中鳥雀亂噪門前荒落無人候門可知身到堂前尚無人在乃揚聲曰歸客千里至夫在外稱客歸家亦稱客耶先生雖到家而心實在國也千里自鳳翔起足乃至鄜村路程遙遠連日風霜艱苦備嘗總在此二字內見今得休歇矣故下一至字

歸是喜客是苦千里是苦至是喜畢竟苦多喜少此一解做纔入門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先生陷賊中無有信歸且忠義素信于妻孥疑其已死今驟聞其聲見其人直疑其非真故云怪知真是先生反哭一驚驚至定時眼淚被面拭淚上用一還字恍惚中却已良久讀至此如雨夜電光接連閃過幾次也是寫妻孥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先生見妻孥如此陡然口中說出世亂兩个字來痛心實甚我因世亂亦顧家不得故飄蕩于外而與汝等間隔今得生還

亦是萬萬所必無之一事偶字遂字見我初念不敢必不圖今日果生還也其口氣有似幸之之辭而不知先生在妻孥面前說到此滿面羞慚寸心欲碎蓋先生只思盡忠報國溝壑是其死所身既不有何况妻孥然在妻孥看來得見先生真足慶幸使我輩今日亦大慶幸幸先生得生還有此好詩供後人讀也此二句敘與妻孥初相見爲第二解鄰人滿墻頭感嘆亦噓唏鄰人聞先生歸有信有不信都走來看乃滿墻頭矣見先生從兵戈中歸居然無恙豈不動念

頭道不要嗟嘆墻頭一片嘖嘖之聲乃先生耳中親聽得者噓唏胸頭有隱憂口不能宣默爲出氣之謂也真是生還之不易門外之人且然則室中人復何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先生與妻孥却只是默然何以故一則先生在外累苦不好遽與妻孥道一則妻孥在家悲傷亦不好遽與先生知先生平日處家庭肅然穆然有如此惟有秉燭相對乃至夜闌獨屢見蹶更爲秉燭如夢寐先生未必有還家之夢此却是第一次妻孥每每夢見歸家不知是第幾十百

次矣昔者夢中相敘竟以爲真如是多次則今巳歸家反疑其爲夢寐矣我亦爲之感嘆嘘唏矣此爲第三解

其二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却復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歸時歲已晚矣迫字見不

由巳有強之者偷生正指還家而言奉命省視何云偷生偷生是極可恥的事一似不欲出之于口者先生爲國憂勤不惜身命遑顧妻孥故直謂之偷生也從患難中還家在他人爲極歡喜的事先生則不肰其詩當云無歡趣而乃云少歡趣者用少字之意不可不知久別還家絕無歡趣非人情也天步方艱以還家爲樂此豈杜先生之心哉嬌兒不離膝畏我還復去嬌兒見父親還家邦大歡喜依依不暫離膝人家兒女無不盡肰何卻其畏我復出門去此是以己

之心推嬌兒腹中語雖肰先生有官在身奉詔以歸家中豈得久住嬌兒知之故一則以喜一則以畏也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先生還家亦偶肰耳絕不以妻孥爲意嬌兒亦復撇開忽憶當時在家避暑池上繞樹行坐何等寬舒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今則歲暮風寒勁字見風猛如箭撫字如父母之愛養其子纖悉無不在心撫家事則弱妻幼子觸目凄凉撫國事則羣盜未平至尊宵旰所慮何止百端心如焚煎一刻也過不去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嬌兒

在前亦不足以解憂慮或飲酒可作消遣賴字是全虧他意賴知禾黍已收世亂人家惟禾黍爲要緊收則妻孥不至餓死先生亦不念到此且照顧自巳目前竟教家人釀酒或妻孥見先生歸便去釀酒先生于是稍稍開眉酒尚未做起便巳覺酒氣香冽糟床酒注字字神來如今足斟酒且用慰遲暮尚有兩日便謂如今足是滿懷酒釀得幾何便謂之足斟酌是與酒流連且用以慰遲暮戶中雖說慰字心中正不其肰也此首三解

其三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横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歸家一天郎有客來拜望羣雞見雞之多一片鷄聲聒人不耐乃至鬭爭客至尚未知也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家人去驅鷄上

樹始聞叩門之聲知有客到也村居光景宛然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父老鄉里中之有年者四五人見不多兩个以我遠行之久深知世上事且欲探兒童消息也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不空手來拜意在久談也四五家之酒各各不同有清有濁先生隨其傾來一一飲過待鄉里純是至誠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父老苦苦以酒味薄爲辭又說出酒味薄之緣故來酒是黍作的黍多則酒厚黍少則酒薄有種黍之地無耕地之人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兒

童卽是耕地之人兒童從征以勤王事此分所當然然兵戈既未休息兒童不知幾時得歸止存我們五个老漢在此光景無多時時負痛又幸得我們五个老漢無用在家否則亦去東征然則公兩歸眞大快事也父老之意中如此蓋父老是小民只圖兒童完聚而先生則急欲天下安寧還家此一次萬不得已聞父老語不覺萬矢攢胸若有媿于兒童多矣乃忽轉筆曰請爲父老歌父老苦哀既已說過携酒之情不可不謝所謂君餉以酒我酬以歌請字妙一似勸

父老之苦者然先生之歌更苦于父老之言先生自說不得苦强爲歡笑非眞有快腸而歌也艱難愧深情艱難二字緊對父老口中語艱難中乃承携酒相餉如此深情何以克當抱愧多矣歌罷仰天歎歌正歌艱難媿深情五个字歌纔出口聲忽咽住不忍正視父老却仰面上視爲之大歎四座淚縱横四五父老一齊涕淚滂沱酒不敢再勸亦坐不住矣此首四解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
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
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
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
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
途獨與老翁別看字當作迎字
公投宿于此村見其事而賦之
石壕在河南府陝州城東七十里公暮至此投宿值

吏夜間來捉人老翁度無好處乃先踰墻而逃老婦
自出門抵當吏人而使老翁去遠此二句是作詩人
明日曉得此時或尚未知作詩又必須先提出來何
以知之于下二句連用一何二字知之公此時在村
中起初但聞吏之呼甚怒婦之哭甚苦少頃吏怒少
殺婦哭且止于是去聽婦向吏說話看他藏過老翁
妙極時鄴城師潰子儀用都虞候張濟議築城守河
陽婦言有三男俱戍于鄴城並無一个在家三男在
戍所初亦不知其消息近一男附書歸云二男已新

戰死存者不過暫且偷生見終必要死而死者長已
矣長已矣是云不消說起也室中更無有人恨不有
第四男以應吏之捉惟有喫乳一小孫在孫是捉不
去者故說出說小孫又及孫之母不厭詳悉見得不
瞞一个未去無人養他終須要去者出入自己門內
出入無完裙猶肰不穩便說到此則更無人矣又見
後生婦人隨吏去不得庶幾還是我老嫗去得吏決
肰不要老嫗還要窮究老嫗有心瞞過老翁所以挺
身請夫使吏不得開口筋骨雖衰不要道我去不得

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見得健于走路抵得過男人
備晨炊去便去只是做不得別事煑飯而已軍中從
無要老嫗燒火之事老嫗口中雖如是其意則不肰
審此則公述老嫗語自有不傳之妙在老嫗于吏前
既已應承而吏又不怕老嫗走到別處去吏竟放下
此老嫗又到別處去捉人此時夜已久不聞吏聲但
聞泣音又若咽住者想吏去後老翁潛歸打聽消息
天方明老嫗卽登前途隨吏而去獨與老翁別臨行
時別不得老翁爹分在夜久語聲絕之後一篇述老

摠意只要藏過老翁用意精細筆又質朴又妙在一些不露子美身分此詩六解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泰山名岱宗白虎通云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于岱宗岱者代也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

上夫如何夫是另起頭之詞如何是無可如何也公作此望岳詩覺難下手先寫岱宗二字刻在面前沉吟不妝忽復提起曰夫如何猶云如之何形容岱宗之妙處出來齊魯史記貨殖傳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魯蓋在岱之前齊蓋在岱之後青未了盡魯齊之境而岱之青色猶得望見總言其高大無比造化是天地之作用鍾結聚造化獨加意于此之謂也神秀神言不可測識秀言包含萬有陰陽陰山之後日光之所不到陽山之前日之所到也陽處則為天之曉陰處則為日之昏割是衝截兩不相混此二句是承上高大之義也尚未作望字望字于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二句上見公望岳見岳生雲一層一層浮出來則望者胸為之盪望岳既久則見歸鳥久望眼花失神欲閉合不得若眥爲裂者然眥說文謂之目匡㦄以為此乃眼角之紅肉有此紅肉則見準無此紅肉則見不準子虛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李奇註曰射之巧妙決于目眥入字如何解余嘗山居窗向鄧尉有三四里之懸余每凝望望中一片蒼

翠之氣有鳥飛去疑其到山而山之與鳥尚懸里許以是而推公望岳乃至日暮而歸鳥入望其飛必疾公正凝神不動與岱相忘但見有物一直而去若箭之離弓者然又鳥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埰者然此總形容望之出神處而筆下如鬼斧神工何其異也望猶不足自當過出登字來公便欲盡岱宗之勝如今安得即凌其絕頂方好不獨盡岱宗之勝則天下之山皆在目中一覽衆山小一覽忽之之辭此是望之究竟處後一解總作望字○此作直是律詩但叶仄

讀者人便列于古詩中我隨口說去附錄于此以待
異日訂定

贈衛八處士

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
小友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
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
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
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

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
岳世事兩茫茫

此極言朋友會面之難以見與衛處士相會之樂人
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言一不相見即有永不相見
之苦參商左傳子產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使兩不相見

也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是喜出望外何意得有
今夕共對此燈燭之光也于是光中相看顏面大家
不類當時因嘆曰昔相與之時少者正少壯者正壯
能幾何時而鬢髮俱蒼色矣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
腸訪諸舊友已半死為鬼今爾我初見不覺相呼嘖
恐不是人故不免于驚駭因相別久遠不思相見念
頭冰冷今既相見中腸頓然熱起來焉知二十載重
上君子堂我又安知二十年之後重到君家裡昔別
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二十年前君未娶婦二十年後

所生子女成行成行言不止一二也怡然敬父執父
執公自謂怡然見其溫敬見其知禮問我來何方素
不相見之通家子却如此親熱便問其來處問答未
及已一問一答尚未說住兒女羅酒漿兒女不是一
个問着自問羅酒漿者自羅酒漿真是好通家夜雨
剪春韭菜是一色新炊間黃粱飯兼兩樣主稱會面
難口中只管說會面難得一舉累十觴手中斟酒斟
个不歇十觴亦不醉吾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感子故
人之誼長所以不致醉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然倏

忽之間遂為明日今夕在此燈燭光中相敘飲酒明日別過又不知我在何處山岳間隔會期難再且世間事最不可知回首亦復茫然而已三復斯言何以堪此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

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茆屋摘花不插髮採栢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絕代有佳人是極言其美幽居在空谷空谷豈佳人所居之處敘法自異自云良家子所處非地不得不自敘來歷良家子是貴族之女零落依草木一旦零落乃與草木相依草木是代空谷二字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自安祿山陷兩京兄弟皆遭殺戮始無母家之靠矣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昔日兄弟皆

為顯官以為終身可以倚賴今日被難之後我乃零落至此是官高不足論也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世態炎凉見母家衰敗不免厭惡已非一日萬事反復如轉燭之速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夫婿遂從此棄捐復娶新人輕薄二字妙不大難為夫婿自是有體不媿良家美如玉不足新人好過他是夫婿愛他有如此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此二句從新人上說來合昏即夜合花至昏則合無情之物且然而況妙年之新人鴛鴦知夫婦之義不相暫離而況如

玉之新人耶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見聞二字妙新人在前則見其笑舊人棄去那聞其哭于是親者愈親而棄者之絕絕矣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此二句見誰則知我泉水佳人自喻山喻夫婿之家婦人在夫家為夫所愛即是在山之泉水世便謂是清的婦人為夫所棄不在夫家即是出山之泉水世便謂是濁的亦見此美人安于義命處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茆屋同在空谷中止一侍婢無以過日所有珠幾去以易米用着侍婢纔賣珠回又去補屋侍婢豈

是補屋之人牽蘿又豈是補屋之法如此苦況真是
可憫摘花不插鬢摘花是佳人心性摘來又不插戴
採栢動盈掬栢子又去採他做甚輒採滿掬天寒翠
袖薄天旣寒矣衣袖又单薄日暮倚修竹日又暮矣
修竹豈所倚之處此四句總寫其無聊賴千載而下
使人憐此佳人不置或曰此公自況也肰切勿將正
意來說便嚼蠟無味矣此分六解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

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
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
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
使蛟龍得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時白坐永王璘事當誅會
郭子儀救流夜郎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乃起云吾
與白使死別耶坐永王璘事法必死是爲死別會赦
還吾爲吞聲不復哭矣今復坐事下潯陽獄罪不至
死是生別也吾每惻惻于心放不下也江南瘴癘地
逐客無消息罪不至死恐其因瘴癘之氣病死不肰
其與我相好何至久無消息此是常惻惻三字註脚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白旣無消息而昨夜却夢
見他明明是我念他故形于夢寐也恐非平生魂路
遠不可測恐其巳死夢者非在生之魂路途懸絕那
能信他是平生之魂也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青
者生色也使其是生魂耶來時吾爲歡喜是楓林青
黑者死色也使是其死魂耶去時吾爲慘傷則是關
塞黑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夢中相見何如爾

來相見之爲樂爾無羽翼何能飛出獄中耶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此是夢醒來見屋梁之上有月色
恍肰照他顏色他必然不死或巳出獄不可知水深
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汝若出獄必來見我汝來見我
更須子細舉足下足無非畏途毋爲蛟龍所得也子
美作是詩腸廻九曲絲絲見血朋友至情千載而下
使人心動此詩分四解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

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浮雲在天不行去即行來而遊子何故乃往而不返至如是之久此却是怪之之辭然怪其去之久冀其來之速也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上夢說是我相憶之念之所成此却從白身上說來使我三夜頻頻夢見是白親我而致然也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此二句言白于夢中相別常局促者白之容狀不忍便去故示不安也來不易者白說今我來甚是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二句亦白語足來不易三字之意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人欲作事則頭皮癢作不來則爬搔不已我平生志在排患釋難今已皓首無能為力負平生之志深矣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世豈無有大力者乎京華公侯滾滾白與相交者頗不少竟無一人援手而使斯人憔悴至此遽讀此二句疑其責備貴顯

余竊以為不然公欲救白不能得之于己故不能無深望于冠蓋者看公詩須下定盤針世間一切俗腸都來不得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李白豈其命耶大網恢恢何嘗妄罥人于死地斯人平生不作惡而垂老之年反挂獄議則恢恢之言吾不信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此惜白之才也白之才天才也可以取千秋萬歲之名而不能脫于一時之羅網生前坎坷乃至于此又何其命之薄耶此詩四解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

五言古之下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王維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王姬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此詩言人貴自立耳有學問者定有所遇決不淪于貧賤之中故以西施爲喻艷色天下人皆知慕之艷至如西施寧有久于微賤者哉看其朝爲苧蘿山若耶溪之浣女暮則入宮爲吳王之姬言其貴之速也然人貴耳賤目當西施浣紗之日時人眼看去亦猶夫浣紗女耳一旦爲吳王之姬人方悟其稀有天下更無第二个也其爲王之姬也脂粉邀人來傅羅衣亦不自着與當日自夫浣紗豈不大相懸絕哉此二句不是言其驕是言其貴君寵益嬌態西施固美因君之寵愛愈覺其態之嬌君憐無是非大凡恃寵必妬豈無得罪于君處然君憐他但見其妙不知其他是無是非也實做西施一篇止此四句然更添一句不得看他掉過筆作收東當時浣紗同伴只道與他一般今安望其同車歸哉若東家施之效顰愈形其醜而已持謝是回絕他卽效顰肖得西施終是西施以下人而欲如其得君之寵斷不可得而况愈益其醜也西施之艷色不可及故西施之得寵亦不可及人但得如西施之艷足矣而何愁遇之不如西施也

哉詩以四句爲一解此作十四句則多半解首二句提出西施猶文之有冒也不在解數內朝爲一解是虛說邀人一解是實說當時一解走出題外在他人意中說

淇上別趙仙舟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竚立

相逢方作歡喜俄而相送則繼之以泣矣設祖帳以

送君已傷別離當送君之後予回荒城又愁獨入此二句是未別之前預爲傷預爲愁也此爲一解天寒則氣清可望見遠山客路在其中閒日云暮來長河又急水去如箭纔得解維舟已去遠送者不及轉身尚竹立于別處也此爲一解摩詰詩妙在不設色而意自遠畫中之白描高手

贈祖三詠

蠨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閒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

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旣深契濶予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

蠨蛸長足蜘蛛挂絲于戶牖蟋蟀方唧唧于庭除是孟秋時候未幾便歲晚而涼風至矣我在此甚是蕭寂不堪君子復何如是云與我何如諒亦蕭寂不堪耳高館指祖三處我不去想閒無人爾我各相離其中情緒那可道得不惟館中無人其門亦深閉薄暮之際悄然但見落日斜照門前之秋草而已雖近有音信然爾我終爲河關間阻見書何如見面之樂也中間予復作客于汝潁二州閒去年始歸舊山卽相尋亦無定處我與汝結交二十年相見日少不得一日大展懷抱因予貧病旣深不能來看而余契濶之罪亦不淺矣于是預定相會之期今方孟秋便是仲秋料子未卽歸暮秋定歸矣會晤在暮秋相去亦不多幾日然一日不見猶如三秋安得不相思也長相思長字是通前至後之謂也此詩共五解如清水中

數魚頭頭分明作古詩法見于此

藍田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遥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遥蔭松栢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惑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

山水之妙妙不過日將暮時蕩小舟以信歸去之風
耽玩幽奇不覺反漾過去與家轉遠于是任此舟去
以窮水之源遥愛前面雲木之秀異此是精舍之所
在初然疑路不相同恐不能到一心望去安知舟從
流轉去與前所望之山豁然相通看他二解中許多
層數許多曲折作澹遠一路詩最要曉得者个道理
既見前山可通性急要到便捨舟從山路尋去果然
得好境界適纔望見今始親到甚愜我意便見老僧
四五人經行松栢之下未入精舍已見其中之人于

是頓住筆寫其中之淸規高僧之化道早課鳴鐘天
尚未曙夜坐禪必至深更之後遂使牧童亦長道心
世事隔絕亦無人要問若要知世事除非去問樵客
樵客豈是能知世事者捨此二種人别無閒雜人到
此眞習靜之所此四句令人便不能下我來到此天
已就瞑歸去不得便宿于此倘不宿過又那裡知他
朝梵夜禪來焚香而臥何等潔淨澗中花氣時來襲
衣石上月光泠然照日如此那便去雖欲再尋前去
却畏迷悞恐不能還到此間是要在此盤桓忽然云

今晩遊得彀了卽有好處且待明發登歷縱然明發
不能去可以再來笑謝彼桃源中人明歲花開時來
覩未爲遲也結四語勿作認眞會雖是詩家後來之
出路然要曉得作者于此必要顯石門精舍之妙若
更有妙于石門者便須再尋若去再尋則石門精舍
無色矣看唐人詩須要以已之意思合得去又要他
合得來工夫淺者定摸不着頭緒

過李楫宅

閒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

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
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先將李楫所居之處寫四句後將李楫行徑意趣寫
六句人稱摩詰詩天子天子者憑我指揮無不如意
之謂也此眞有天子氣

閒門寂靜但有秋草終日無車馬之過客來不見人
跡殊覺巷之深邃一犬吠于寒林之間眞是高人門
徑楫聞犬吠出來散髮尚未簪來一頭走出來所看
道書尚在手裡何等眞率維卽賛他云此是安貧樂

道與我同心者毋不作寒爐遂出宜城之酒一再行則罷亦不至醉我還歸洛陽社去並無綢繆純是道氣其人可傳其事可傳故其詩必傳宜城縣出美酒洛陽社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洛陽建春門外有白社即威輦住處維奉佛故以威輦自況

常建

昭君墓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

骨迴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

墓在大同府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草獨青故曰青塚昔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命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呼韓邪入朝選美人配之按圖乃以昭君賜之及入辭光彩動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棄市此常建身臨昭君墓而作乃忽開口曰漢宮豈不死覩其語意覺頗平常漢時帝女每嫁絕域如昭君之美死于宮中不為天子寵眷者無算獨昭君一死古今憐之達人胸中寧復如是建精于無生之學其視漢宮之與絕域總不作分別也下七句皆描寫世間癡情與作者無涉也萬里馱黃金是思贖昭君歸者蛾眉為枯骨建謂且不必論無黃金即使有黃金去贖歸昭君亦必要死為枯骨矣迴車夜出塞出塞是有事在身夜非從容之時迴車建在車中與衆一齊出塞立馬皆不發衆人皆立住馬不發想起來真是好

笑共恨丹青人都惱恨畫壞昭君之毛延壽恨之不已墳上哭明月向墳上大家放聲一哭明月光中如喪考妣此時常建定暗笑不住也

李白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留侯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秦故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五更與我會此五日良往父亦來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漢六年封良爲留侯

而菴曰此是李太白先生絕妙一則史論識見極高太白一日偶從圯橋經過必有人指點曰此子房遇老人授素書處也太白胸中乾淨直不願子房于此遇老人把黃石公御賜一邊去素書不知他有無子房自此後去于高祖以滅楚又辭封封于留又托從赤松子遊本是一个斬鋼截鐵之子房被他弄入葛藤中何其多事黃石公不及滄海君遠甚子房自博浪狙擊秦皇帝不中之後竟潛匿下邳終身不出使人不知姓名後世不知功業之爲尤妙也故是詩純讚子房未遇老人已前事初不及遇老人已後一語可見

虎嘯即指椎擊秦皇事破產不爲家吾觀古來豪傑皆起于亡命故能一絲不掛若有家產便要照顧家產若有妻子便要照顧妻子即如蘇季子斷殺無洛陽二頃田故得佩六國相印子房破產大有見識滄海得壯士多結死士見滄海君得極壯有力者與俱

椎秦皇帝于博浪沙誤中副車報韓不成事矣雖然以布衣擊秦皇帝真驚天動地之事又不爲秦皇帝大索所得遊于下邳其智勇已見于天下矣還要更去做甚事子房于此當歇手子房若歇手定不遇此老人子房而不露尾豈非千古第一高着哉黃石公畢竟是第二流不及滄海君直捷多矣我來圯橋上覺心上多所不快懷古欽英風懷子房椎秦事何等英風我實欽敬說着圯橋頗不耐煩何況今日踏着起來子房被老人悮了半生正在此處我不能作寸

分欽敬矣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圯下碧流郤自
宛然黃石公如何不見碧流睎指滄海君曾無是刪
抹黃石公也歎息此人去此人指子房子房得了素
書遂去千高祖因此歎息他蕭條徐泗空昔項王都
彭城彭城即徐州泗水名亦徐之屬邑項王滅秦是
爲韓出氣的人子房佐高祖只得一个滅楚是滅滅
秦之人反爲秦出氣矣子房後來托從赤松子遊其
心上有大不得自在處太白一眼射定子房此一念
發此一句出來項王不滅徐泗不空安見今日之蕭

條哉太白慨然而菴說此詩完亦一夜睡不去太白
數子儀是何等眼睛詠子房是何等識見千古來論
人論世之宗也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
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日春風語
流鶯感之欲歎息對之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
已忘情

此詩極摹陶靖節陶郤自然李一味擺脫筆有逸氣

往往見才是不及陶處人生在世奄忽百年若一場
大夢功名貴富總是勞生之事何爲孳孳汲汲日夜
去想做他惟飲酒可以澌之吾所以終日飲酒必致
頹然頹然是醉不能起臥前楹前楹豈是臥之所醉
來時倒身便臥于此飲卽于此臥覺來開眼盼着庭
前適有一鳥在花間鳴不知是何鳥有人在旁借問
此爲何時借問則所問之人并不知其爲何人純是
醉境人答過方知是春花開之鳥方知是流鶯也感
念時光不免歎息對此花鳥還去飲酒曼聲高歌欲

待明月至曲盡時又不知所以矣醒便飲酒醉便去
臥賀知章稱爲謫仙果然名下無虛

王昌齡

獨遊

林臥情自閒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隨釣往南
澗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知此罹
憂患放此清泠泉因得省疎慢永懷青岑客迴首
白雲間超然物無違豈繫名與宦

林臥言隱居也隱不涉俗則情閒獨游任運每至日

晩卽所謂水邊林下隨意逍遥此學道人本等而猶
恐有疎慢之過失于是將魚鳥以託意魚鳥葢有所
指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大易云有飛鳥之象焉
又云信及豚魚南華經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
爲鳥其名曰鵬西方聖人經有二鳥雙游之喻漢魏
後古詩中多有用者時從灞陵之下隨釣魚而往南
澗到南澗時有魚在手舉目而見飛鴈因悟雁飛之
自適而知魚之被釣而憂遂放此魚于淸泠之泉使
魚得自省其疎慢不是放生使之自省覺以學人待

魚矣妙極寫魚雁畢于是寫自已懷抱太疎慢之過
多從市朝若山中高流决無此事永懷青岑客迴首
白雲間迴首與回首不同迴首之迴卽迴輦之迴廻
輦輦行不是一直有廻繞之狀令望青岑客不免引
領而前逐處去望首爲轉側故云廻白雲間間字叶
去聲雲之隙處也青岑多被白雲所遮然雲豈無間
處苐青岑客必須從白雲間處去望最爲佳句亦新
句也超肰物無遷豈繫名與宦是指青岑客言吾之
所永懷者在此

儲光羲

田家雜興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旣有餘時時會賓
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
趨走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栁酩酊乘夜歸凉風
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來
朝能飲否

種桑百樹便可足衣種黍三十畝可以足食衣食旣
得有餘矣其所餘者亦不積聚將以爲會賓友之需

夏來則以菰米爲飯秋至則以菊花釀酒孺人喜我
逢迎賓友家中所有只管將出來稚子又解意使于
奔走以承應眞是樂事若孺人稍稍不耐煩稚子懶
慢使主人逐件在心便難會賓友矣日暮閑園裏閒
園不連于宅猶别業也于此處會賓友看他經濟會
賓友必須衣食有餘又必待日暮之時則年歲之豐
歉時候之忙閒皆在其中矣團團蔭榆栁周廻團圞
俱是樹木于此飲酒至于酩酊大醉乘夜而歸家則
榆栁之凉風來吹戶牖醉後凉風尤爲適意却不去

睡復與孺人稚子或于簷際或于中庭望河漢之清淺北斗之低昂以驗時景間及米之貴賤至夜更深醉亦漸消因思家中之酒尚有數甕未開是見酒之有餘以合衣食之有餘輕輕一帶通首皆靈但我今夜如此大醉未識明日能再如是飲否賣弄酒多非恐不能飲也描寫田家之樂千載而下使人神往猶昨日也

韋應物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貴賤雖異等作幽居詩替狀以貴賤起天下人境遇只有此二種故以此二種該括天下人貴是有爵位者則居于朝是不能幽居者也賤是無爵位者則處于市而亦不能幽居故此詩以貴賤起夫貴賤之異等人皆知之而下一雖字雖字是我之意有在尚未說明且把前件頓住以伸吾之所欲言之字也此句中雖字神情自俗眼看去有似把世間貴賤人顛斤簸兩的一般而不知作者意在幽居上不好便從幽居下手停筆凝思特借富貴裴一引子不是與他作較量他不能幽居我獨能幽居也韋公是个學道人生平由賤至貴在在處處無不留心省察于二種人境界如火照火不作幽居詩時何嘗提起他一字今雖爲作幽居詩故特地雙提出來終不使天下貴賤人面熱眼跳也韋公口中說貴賤如吹出雲來一般

勿看作重墜也出門皆有營此又似體貼他日出事生不得不有營有營不得不出門貴者營之于朝賤者營之于市功名在前飢寒在後孳孳汲汲驅逐不了一身桎梏安知紅塵滾滾外別有無事國在耶內既有我外見有物物來時擺脫不得有反恨物之牽者韋公學道人心地如氷幽居是其本等內既無營外有何物之牽乃日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從來學道人不欲求異于世情開口只是平易若謂我幸外物不來牽我而得遂此幽居之情彼貴賤者豈無

幽居之情而不能遂只是被外物所牽耳忠恕之道
如此而已是為第一解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
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學道人于世間過日不外此
二六時中此二六時中世人于此造惡為事所迫有
人日間不耐煩巴到夜間又有人夜間思算等不得
到天明者學道人無事于心只顧逐刻逐刻過去夜
由他去夜自由他自日微雨時吾不知有微雨也早
起來始知夜來有微雨而微雨已過矣草猶是草也
草是易生之物經微雨則生尤速吾忘吾生而并忘

草之生故不知也是幽居夜間無事于心之驗夜間
既無事睡去便了然夜盡朝來而青山忽已曙矣忽
已是不知不覺之謂吾那裡曉得天曙于山之青而
始知是曙又那裡曉得山青則聞鳥雀之聲繞于舍
之前後而青山曙卻在鳥雀鳴上見純是化機盎微
雨過則春草生春草自為春草之事然細雨不為春
草生而過則微雨亦自為微雨之事青山曙則鳥雀
鳴鳥雀自為鳥雀之事然青山不為鳥雀鳴而曙則
青山亦自為青山之事由此觀之世間何處而非外

物即微雨春草青山鳥雀孰非牽我之物只是細雨
由他去過春草由他去生青山由他去曙鳥雀由他
去鳴便不為其所牽此四句一解實証獨無外物牽
句也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
世榮我雖得遂幽居日間亦少不得出門去然吾只
是一个任運時遇道人則便與道人為偶或遇樵者
則隨樵者而行道人是無營者樵即有營總不出于
山間林下伐木負薪之事其亦異于貴賤之所營矣
此二句不免處已太高人便以我為薄世榮不知吾

安吾蹇劣耳行而不前謂之蹇無美可彰謂之劣韋
公身既幽居深自貶抑又惟恐人知其幽居者大凡
學道人最不喜名不然與終南捷徑何異若韋公者
真可以隱居矣此四句一解反出門各有營句也合
而言之總不出遂此幽居情一句此首詩起四句是
冒後雙開成章譬如吹琉璃輪雙輪互旋不分光影
也

柳宗元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悲風一蕭瑟林影久參
差始來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
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
與此心期

此子厚以文叔黨貶柳州時也南澗在其處時方深
秋南礀落莫若秋氣于此獨聚故云集又是一人去
遊獨南澗日亭午矣忽風廻轉來覺身上一寒風去
林影搖動良久猶參差不歇也其始至時若有所得
稍至深處遂忘罷倦聽失侶之禽鳴于幽谷又見澗
中之藻舞于淪漪淪漪是水面之波紋所聞所見惟
此而已于是遷謫之況頓起于懷去故國日久而魂
已遠懷人不見下淚背空蓋人孤則易爲感傷失路
則百無一宜始慕南澗而來今若不耐煩南礀矣我
在索寞之中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但自知誰爲後
來遷謫同于我者當與此心期而已柳州潦倒乃至
于此何其不自廣也

劉長卿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番陽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
壑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羣動心有營孤雲意
無着因收溪上釣遂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
杏花落陸生番陽令獨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隨
君永栖托

王少府隱居堯山陸番陽想有同隱之約故文房讚
少府隱居之妙以堅陸志因有是作

少府昔嘗爲吏而志則在滄洲乃薄于世情者解印
休官已經二十年而身置丘壑間久矣買田于楚山
下則欲終隱于此妻子皆令習于畎畝自耕自鑿日
出羣動便去操作謂之有營而少府之意如孤雲之
在太虛不攬一物興至即釣于溪興洧則收釣釣方
去手酒杯又在面前接字妙極家既有酒村復有花
看花酌酒至于花落此不獨讚少府隱居之樂且以
欣動番陽也後便接陸生可見陸生爲番陽令其詩
于建安體爲獨步稱其古詩也建安漢獻帝年號曹
子建父子及鄴下七子之詩是其志趣與少府相同

且晚當休官與少府同隱隱居得同志則在少府尤樂也

錢 起

藍田溪與漁者宿

獨遊屢忘歸況此隱淪處濯髮清泠泉月明不能去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嘆惜分枝禽何時更相遇

獨遊屢忘返是耽于山水者豈有到隱淪幽僻之處而不仕者到此藍田溪上泉水清泠便去濯髮月色又好便不能捨更有白髮漁人坐而釣魚其靜若沙上之鷺與之談論爾我無心有如太虛之雲故云白雲心也遂恍朕有滄洲之趣因到其家邪在蘆葦深處故云蘆中火盡則夜亦盡浦口之山漸漸看見而天曉矣于是作別時鳥方出林即借爲喻嘆惜此別如鳥之分枝何時得更相遇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古之一

而菴曰七言歌行此唐之古詩也初唐崇尚排偶綺麗傷于無骨綢繆中時帶感嘆草創而已至李太白蕩之以逸氣杜子美振之以風格而歌行之妙擅場千古後來作者俱不能及蓋用字須字字牢壯用句須句句挺勁用調須抑揚

頓挫用意須斬截淋漓使讀者歷歷落落有金石之節眉開目朗是爲得之自白樂天長篇出人皆樂其易爲靡弱力薄多所縈繞氣雖相通而音節蕩然矣爲說七言歌行爲第二

駱賓王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

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
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
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
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
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
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
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
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
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

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
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
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
牛紺幰紅塵度俠客金彈垂楊道倡婦銀鉤採桑
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
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
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
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
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

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
先開石椁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
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
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
利徒爾為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莫
矜一日盛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
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
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
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

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
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
不調幾邅迴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
傅獨負洛陽才

賓王此篇最有體裁節節相生又井然不亂首望出
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闕離宮次及諸侯王貴
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車馬飲饌之樂乃至游俠
倡婦描寫殆盡後半言禍福倚伏交情變遷總見帝
京之大無所不有所聚仕宦皆在京師者尤見細密

處即有坎壈要皆有得志之日獨賓王終于淪棄此
帝京篇之所由作也嗟乎帝京如此之大乃不容一
賓王哉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王者以山河爲險田畿內之地方千里天子臨朝爲
朝不臨朝爲闕君門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
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秦漢宮室極其壯麗
要見天子之尊不得不然秦漢已後之主自不當責
以茅茨土階耳皇居帝里殽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

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殽山在洛州永
寧縣函谷在陝州桃林縣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
分野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龍山在華山之西山
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隋以長安城狹小改作新都于
龍首山國語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甸田也服事也
供田賦事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爲甸服甸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日月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
爲緯躔星舍也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八水一涇涇
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至陽陵入渭二渭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烏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三灞灞
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四滻滻水亦出于藍田谷北
至灞陵入灞五澇澇水出鄠縣西南入澇谷北流入
渭六滈滈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
渭七澧澧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八潏潏水在昆
明池北並在關內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
六百軸地常轉故以軸言山河一解是槩說皇居此
一解以見皇居之在秦關中也秦塞重關一百二漢
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

百二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敵百萬王者于險處設
關以守重關見關守非一重也西都賦云西郊則有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離宮在外以備天子遊幸關塞
所以衛皇居離宮是皇居之附麗未央宮漸臺西有
桂宮中有明光殿岑乃山之高處高則有陰總言殿
宇之高大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有玉樓十二所方士
言仙人好樓居漢武乃建樓以候之椒房皇后所居
之殿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窈窕從穴外窺
穴中明明可見而又不可得見之謂也陶元亮歸去

求辭既窈窕以尋壑窈窕指壑周南云窈窕淑女朱
晦菴註云幽閑貞靜稱淑女之德而不知詩人指在
河之洲而言也河之中間有上中高而生草者爲洲
雎鳩鳴于其中聽關關之聲知有鳩在爲河水所隔
而卒不可得見以興淑女居深閨之中而弗可得一
見者漢武七歲其姑指其女曰阿嬌好否帝曰若得
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此一解泰寨句辟邊下一句言
皇居在關內以此爲界自關望到京城離宮連屬輿
禁中宮殿遞接也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

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此一解是言
帝京之街衢以通帝輦之往來班固西京賦披三條
之廣路註三條三達之路三輔舊事長安城中八街
九陌麗附麗也隈城之曲處萬戶千門言三條九陌
民居之稠密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建元
中作鳷鵲觀于甘泉宮苑垣內四達謂之衢交則八
達矣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
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鳳凰來止其屋公
爲作臺夫婦止其上漢武鑄金鳳凰其上在成州東

南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
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高祖令蕭何劒履上
殿入朝不趨未央宮殿雖南面而上書奏事謁見之
徒皆在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門左傳臧哀伯曰夫
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謂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後人用聲名文物
本此寰說文謂王者封畿內縣也宇文子云四方上
下謂之宇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昭者明也回者四

面迴繞也古以回文爲雷文雷音旋轉而出此一解
言君臣相接朝儀之盛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
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
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服虔云鉤陳紫宮外營陳星
羽林宿衛于殿之四面故如鉤陳也戺砌也璧乃玉
之圓者天子之學宮池圓故云璧漢元始四年起明
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
望會此市各持經書雍容揖遜議論其下士以土物
來者皆郎市以鬻建章宮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

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又長安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相風銅烏遇千里風乃動金莖銅柱也漢武帝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也天祿閣漢藏典籍之所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感太乙老人燃藜事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西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地有滇池方五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以昆明

名池諸侯王朝天子于京師立宅舍曰邸門色朱故云朱邸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漢制宮殿門皆黃色以象土德高祖以石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戚里注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戚里此八句爲一解而菴曰賓王此篇做到交衢直指鳳凰臺句下不知如何擱筆況吟上來既將帝京布成一个大規模若不入紛履南宮入十二句則是空空一个帝京矣此最一篇精神命脈之所何最難下若將朝廷設施鋪排累幅紙也寫不盡有何

意味看他下此八句其用事極齊整然却不落扳八句凡四聯鈎陳句是言羽林宿衛璧沼句是言培養賢才爲一聯銅羽句是言占候金莖句是言服食爲一聯校文句是言文事習戰句是言武備爲一聯朱邸句是言敦睦伯叔兄弟之親黃扉句是言加恩后妃甥舅之戚爲一聯將王者法天因時以修人事以盡君道一切所當爲者無不隱括眞是名手解法又畧變通更妙乎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靑樓十二重墉墻也崇高也乎

臺戚里府第相望墻垣極其巃嵸炊金饌玉極言供奉之精腆待鳴鐘鐘鳴以會食言宅之廣人指之饒綺帳之在小堂者三千戶之多靑樓之臨大道者有十二重之深此言諸侯王貴戚姬妾所居之盛漢世祖于樓上施靑漆謂之靑樓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其出外也上有飛蓋飾以珍寶坐下之馬以金絡馬頭其歸第也蘭窗言其香潔幽深柱衣錦繡以玉盤爲龍璇題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與粉壁之光相

掩映此句無他不過借上繡柱以足句王侯冠裳濟
濟于繡柱之旁粉壁之下周旋有鏘金鳴玉之聲何
其盛也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
金將讌喜陳遵投轄正留賓此一解言王侯貴人與
近臣交往漢高帝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王佗送賈
橐裝直千金孝惠時呂后用事賈度不能爭病免家
居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五子子二百金令爲生
産賈乘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乃謂其子
曰汝給吾人馬酒食十日而更潘岳西征賦陸賈之

優游宴喜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陸賈陳遵是言近臣
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
幰紅塵度趙李或謂指趙飛燕李夫人飛燕是成帝
時李夫人是武帝時二人不同時或又謂趙飛燕李
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遊婕妤豈無家
者乎楊用修謂是陽翟大俠趙季李款翟陽與咸陽
何關阮籍詩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賓王正用
此愚謂趙李不必擬定大率前解言王侯與近臣相
交此解應說郝戚里而言與平姓相交看下何蕭朱
便見蕭育哀帝時爲執金吾少與御史大夫朱博爲
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長安名丹鳳城白日暮自朝至暮也傳
以前多以牛駕車梁簡文帝詩云青牛丹轂七香車
車上之幔爲幰紺色深青而帶赤掷顧言豚死牛詩
一朝辭紺幰紅塵度言往來之親密自朝至暮尚不
休息此二句不單指趙李蕭朱連上王侯貴人都在
內即下俠客倡婦俱通去下筆有如是之妙俠客珠

彈垂楊道娼婦銀鉤采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
游俠盛輕肥此一解言游俠之往娼家以金爲彈甚
言俠客之豪華以銀爲鉤甚言娼婦之富麗采桑有
籠有鉤籠以盛葉鉤以挽條娼婦采桑亦爲媒耳桃
李指娼之容色芳菲言其盛年也京華游俠鮮衣快
馬日過其家兩少必慕是其情也延年女弟雙飛入
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倚傍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

符堅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雙飛本此邯鄲秦氏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焉其辭曰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又曰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庚子山詩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

花綵武帝詩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李夫人慕容冲姊以色見寵羅敷拒趙王之奪篤于夫婦之愛眞不啻同心帶連理衣也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每花朝則置酒羅列珍羞極口腹之奉夜必燃燈以行樂而燈必九微之佳製其在翠幌之間珠簾之下立必成雙坐必作對或男唱清歌女彈寶瑟竹肉相和兩相依倚極言聲色之樂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此從聲色中想他必謂人生百年止得三萬六千日且有不能滿百而少年殀折者歡樂之場能有幾日聲色何嘗不是吾亦何敢論其不是而且論其是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務在寡過惟日不足今則溺于聲色寧知四十九年之非哉將上來王侯貴人以至遊俠娼婦一筆抹倒歸之于正以結上下又便于慨嘆以起下此二句最有力作長篇須知關紐處此是關紐處也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勛人生在世如夢境界古來名利之事俄頃變幻若浮

雲之過太虛耳倚伏之間必須明了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眞名言也昔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以大將軍破七國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也時爲諸曹郎未貴武帝即位蚡爲太尉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就蚡蚡益日橫六年蚡爲丞相嬰益疏不用無勢蚡使人請嬰城南田嬰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哉不許魏其客灌夫獨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丞相蚡蚡乃奏夫家屬橫

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太后怒不食上不得已
族灌夫而殺嬰衛青初給事平陽公主家爲奴後以
征伐有功卽軍拜大將軍後繼平陽侯曹壽尚平陽
公主霍去病大將軍姊子從青征伐捕首過當封冠
軍侯夫田竇皆爲帝戚豈不是福竇失勢一旦爲田
所殺是福兮禍所伏也衛始爲家奴豈不是禍一旦
有功拜大將軍而姊之子霍亦以侯顯是禍兮福所
倚也俄聞從始見來始見田竇之移奪功名心氷冷
俄又聞衛霍功勛世間若以爲驚天動地之事以魏

其侯觀之豈非嚼蠟哉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椁文朱
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上解言禍福倚伏
此解言帝王不能長有于天地間生又不可恃也秦
始皇常曰東南有王者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出高
祖本紀又吳張紘言于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
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此地有王者氣故斷連
岡改名秣陵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崩于沙丘石
槨文本衛靈公事因沙丘二字信其事來用非于衛
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

例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
而埋之此言始皇未厭金陵王氣之前而沙丘之崩
已先定矣破滅六國欲萬世有天下卒何益哉漢武
帝好微行自稱張公子張安世之子張放也李廣以
衛尉爲將軍軍敗當斬贖爲庶人屏野居南山中射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此言武帝微行必假張公
子則張公子行得去何等勢焰今朱門無復有其人

矣始皇武帝張公子俱已物化而況故李將軍哉人
之爵位勢力總在一時譬如烟雲之過眼何膺胸中
尚有故李將軍在也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
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此一解言
人必要死者百齡乃有盡之期回看爲顧人各回顧
皆有死之一日特未死有待耳萬物刻刻化出來又
刻刻收將去立腳不住人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
而死乃萬化中之一化居然者安然不動而無不然
之詞也漢武傷李夫人作賦曰秋氣憯以淒戾兮桂

伎落而銷亡漢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于長安城中北闕內梁以香栢爲之故名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能爲七言一句者乃得上此言即如得寵如李夫人不免于死所以武帝有佳枝之悼而栢梁高宴之羣臣今俱何在乎春去春來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耶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此一解言人有命存焉强求無益時光易逝春去春來人在世間馳逐到老在朝者爭名在野者爭利而名利畢竟非爭所可得亦徒然去爭耳武帝見顏駟厖眉皓首問何時

爲郎對曰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不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是以三世不遇士之浮沉下係如駟者比比皆是曹參爲齊相有魏勃欲見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夜掃舍人門舍人怪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于是舍人見勃參以爲舍人夫魏勃掃門而止得舍人亦倖得之耳求之而不得其知者又何限哉莫矜一日盛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此一解言

富貴難得而易失之物也得之者當以傳舍視之引王莽邵平爲儕夫人富貴一日到手切莫自矜便謂可保千載而長驕奢也其得之也如鳥之摶風忽添羽翼其失之也如魚之失水忽委泥沙卒然而來人不得而與之卒然而去人亦不得而留之言當聽之于天昔竊取天位者其奸莫過于王莽而終爲光武所誅黃雀喻王莽桂樹指漢室也成帝時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徒枉然也

爵之貴者無如侯秦東陵侯邵平秦亡失爵乃種瓜于青門外遂見其速也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此一解言援引之難相交不可恃也黃金可以銷鑠素絲可以變更人之相好無有終始如一者人之所慕者貴耳貴則賓客喧闐賤則門庭冷落貴則不覺一賤而交情之炎涼見矣紅顏言少白頭言老人有少時相與至老不相知如新交者有貧賤之交一旦貴顯而輕故人者昔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內服貂蟬內

厨五鼎故人高賀從之弘乃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脫粟纔出穀言不精鑿也故人有湮淪新如無意氣灰死韓安國雖傷翟廷尉此一解言一被患無有救援者豈無故人或湮淪而無勢力雖有新知或坐視而無意氣史記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爲二千石甲因肉袒謝安

國笑曰可溺矣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則交遊爲可恃哉作到此賓主遂落出淚來乃不覺大嘆曰已矣哉歸去來俗諺云朝裏無人莫做官世情如此余亦了此止矣而又何戀于帝京哉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非漢之良媒三冬自矜文足用十年不調幾邅回此一解言學問才調不可恃必須有薦達者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長卿之辭

蜀而遊于漢者以多文藻見知于天子以言己之辭桑梓而來京師者亦欲以文藻顯揚雄字子雲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媒牽引之謂也東方朔字曼倩厭次人上武帝書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張釋之以貲爲騎郞事文帝十年不得調無所知名邅廻不進也汲黯薪迺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汲黯始列爲九卿公孫弘張

湯爲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見武帝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拔賓王于武后時爲長安主簿數上疏言事不用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是言上無用我之天子公孫弘元朔中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士閤小門也開東向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于掾史官屬也是言下無薦賢之宰相賈誼洛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上治安策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王太傅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此言上旣無用我之君相誰惜臨海丞之才如賈生哉

劉庭芝

公子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廻合青雲外人影揺動綠波裏綠波清廻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

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旁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粧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况復今日遥相見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界洛水隋煬帝建欲說橋上先說橋下欲說繁華子先說陽春水春水故大故曰陽春水馬聲廻合青雲外是橋上公子所騎之馬聲廻合于雲外見不止一馬公子所隨之人皆是馬而公子又不止一人也于廻合二字上見人影揺動綠波裏是橋下公子與一切人影都倒浸水中如一錦串寫得活現綠波清廻玉爲砂水清見底砂石之白如玉青雲離披錦作霞橋高在青雲之際公子所衣之服皆錦錦有紅有紫若霞之絢爛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憐是愛惜捨他不下傷心

斷腸皆反用心切在楊柳上若不見楊柳則心爲傷腸繫于桃李上若不見桃李則腸欲斷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如此之日郊多美女正宜遨遊以觀之如此之時娼家最好正宜歌舞以入之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旁娼家美女偏要逐迎着公子鬱金香美女身上香氣鬱金香生大秦國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婦人多以爲佩的的朱簾白日映的者的實也美女室中外挂朱簾白日透進光輝皎然娥娥玉顏紅粉粧娥娥美好也

娥娥之玉顏又飾以紅粉艶麗如仙動人魂魄花際
徘徊雙蛺蝶池邊傾步兩鴛鴦美女與公子徘徊于
花際如雙蛺蝶美女與公子傾步于池邊如兩鴛鴦
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傾家破產在所
不顧一味荒淫無有歇息借漢武楚襄作喻武帝幸
李夫人先其兄延年作歌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云云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宋玉賦昔者楚襄
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
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

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
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
之下云云此二句是爲峯巒特起神采煥發且以起
下妙于無痕古來容光人所羡況復今日遙相見承
上二句來漢武楚襄如是故知人羡容光非一日矣
問李夫人巫山神女爲之神往而況今日有如李夫
人巫山神女者與之相見乎遙字跟漢楚二字來今
兒娼女竟算作李夫人巫山神女矣世稱希夷工閨
帷之作眞不虛也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

面遂寫到入骨入髓處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
共一身此二句與下四句皆娼婦意中語着公子之
輕羅照公子之明鏡既蒙公子如此之愛則娼女亦
愛公子與君相向則愈相親與君雙栖不分形影
是爲共一身也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
君有兩願妾有一願願奉箕箒以托終身如貞松之
不改其節訂千歲之盟豈如芳槿朝榮暮萎止一朝
之新歡也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直欲
與君同死君葬北邙妾願化作飛塵千秋萬古常在

北邙山下相依于君側也聽娼女之言癡心公子邪
得不迷殺戀殺也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古之二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陳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採其尤艷者名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

林皆如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此詩如連環鎖子骨節節相生綿綿不斷使讀者眼光正射不得斜射不得無處尋其端緒春江花月夜五个字各各照顧有情詩眞艷詩才眞艷才也

春江潮水連海平先出春江二字潮字取其來去水來去則有情潮生于海故又用海江水自上而下海潮自下而上故江水連海平也須看他字字用意瀟

上明月共潮生帶海字以出月字仍不離潮字潮溢應月而生者灧灧隨波千萬里灧灧是水中月光波動而月光爲動千萬里極言水之連處何處春江無月明此二句是承首二句其意又欲啓花字也江流宛轉遶芳甸有花處也謝朓詩雜英滿芳甸看他又不便出花字又從江字下來而綴一流字流能宛轉遶有花之甸水何其有情月照花林皆如霰方出花字又將月字伴出霰者雨雪雜下也擲惲詩春花落如霰皆字承水遶芳甸月照花林水光灧灧花

光離離相交不定故云如霰也空裏流霜不覺飛因霰字又生一霜字來春夜安得有霜霜又豈是流的空裡月光射下如流霜然作者此時眼光撩亂看不定春江花月夜五个字字多亂用把霜當起水來我讀去亦幾眼看不定不覺飛夫霜飛則寒春夜不寒故不覺也汀上白沙看不見江畔平淺處爲汀汀上白沙原可看見秖因月光與水光相應射花光又隱現其間故看不見不是要去看白沙也上來八句將春江花月四字逐字吐出不必出夜字而夜字已在

其中矣江天一色無纖塵此句把前春字花字都打掃乾淨蓋欲另提月字也皎皎空中孤月輪是獨見月也單論月那个不看見兼春兼花處能有幾个受用故獨把孤月來感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上人何止恒河沙數那一个人是最初第一見月者問得奇江月何年初照人自有天地便有此江便有此江上之月夜夜處處照人都是何年照起人的問得又奇首八句使人火熱此處八句又使人氷冷然不氷冷則不見火熱此才子弄手筆跌宕處不可不知江畔

那一个人最初見月江月又那一年初來照人見人自人月自月初無交涉自因月之有照人之有見遂弄出無限風光無限煩惱來眞無可奈何之事也人生代代無窮巳人生人死人死人生相代而來無有窮止並不見一个古人江月年年望相似月圓而缺月缺而圓年年相望只自如此從無有兩様明月人那裡及得月之長在不知江月照何人月不擇人而照安知其照定那一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止見月照江中光同流水滾滾東下不復返而已月眞是無情

之物也白雲一片去悠悠此句另起又請出白雲來說有意無意不可方物白雲是去來無定者與流水畧不同以興起下文一片去悠悠是言捉摸不定此一句內具無窮妙意青楓浦上不勝愁長沙有青楓江然不必擬定江上多楓樹楓經霜則紅春時葉青用青字者要關着春字也青楓浦則是江白雲自去何嘗要人愁而青楓浦上則有不勝其愁者矣雲若要時便過不見蹤影人也罷了獨因他悠悠而去漸去得遠人在月下看得子細良久則在外者思想歸

夫在家者又懷念遠人此所以不勝愁也誰家今夜扁舟子今夜泊舟于江上者不知其爲誰家之子至此始出夜字何處相思明月樓樓是閨人所居之處今夜扁舟客子既不知其爲誰家又安知其相思在何處之樓哉此四句是言作客之愁思可憐樓上月徘徊月却不比白雲偏要照着樓上徘徊不去應照離人粧鏡臺良人不在家而謂其婦是離人應是想像月在樓上斷無不照着粧鏡臺者非正見也玉戶簾中捲不去月光照入室內離人對此不耐欲將簾

捲月而光只自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離人在月下搗衣愁苦初疑砧上是霜及去拂拭而光不動此四句是從客子意中想像離人月中之景況此時相望不相聞江上客與樓上人雖非一處而見月則同此時此際相望而不能相通信息也願逐月華流照君放過客子單就樓上人說願逐月華以照夫君之前不言光而言華者亦欲關着花字也鴻雁長飛光不度月華豈易逐得則便想着鴻雁鴻雁長乘月而飛則當身是光則光似可藉鴻雁以度而不知月照一

天下一處有一處之光分毫不可假借但憑鴻雁那處去而此處之光一些移不得去故鴻雁度而光不度也魚龍潛躍水成文鴻雁如此又去想着魚龍樓頭月光鴻雁既擔不去浦上月光魚龍或可送來而孰知其還不如鴻雁多也因念曰江上定有魚龍然魚龍在水其身非月光之所得照在水底不見謂之潛即在水底躍亦不過水面發一大圓月光照其成文而已君即欲逐月華而照我不又成虛話哉自江天一色至此共二十句絕不及一花字昨夜閒潭夢

落花此下八句是結前首八句是起起用出生法將春江花月逐字吐出結用消歸法又重將春江花月逐字收拾此句不與上連而意則從上滾下夜間望月不覺又成昨矣身在閨中心屬江上于其間想出潭字潭義是深而又謂之閒兩不相涉即是閒也閒則想想則夢如此良夜各各寂寞總復關情究竟是夢影邊事紅顏易老有如花落故夢落花也復出花字夜字可憐春半不還家夜已昨矣花又落矣而春則過半矣半字見春止剩一半還家尚可及得不還

家則負此春寧不爲可憐復出春字江水流春去欲
盡其所剩一半之春又不延佇在此不去的汝看江
水之流把春流到將完之際矣欲字中含情無限復
出江字而江水亦非復宛轉遶芳甸之水矣江潭落
月復西斜說落花則丁開潭說落月則江潭共之花
有處有有處無而月則無處不有春欲盡止剩是月
又將要落下而西斜矣復出月字而月又非共潮生
之初月矣斜月沉沉藏海霧月一斜則沉沉落下藏
海霧則月不見了碣石瀟湘無限路碣石海旁山也

按禹貢在冀州北平西南河口三國時已漸淪于海
去岸百餘里此帶言瀟瀟湘湘水源出廣西陽海山
流出分水嶺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猶相言有所合
也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沅
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于洞庭無限路則
江不見了不知乘月幾人歸人又不歸則春又過了
落月搖情滿江樹落月則夜又盡了滿江樹則花又
無了使人情搖無定傷天涯之甚遠嘆離人之將老
如此花月良夜人生一世能得幾次而乃虛度過去

耶開闢之夢至此醒矣陳後主嘗爲溢省

王維

答張五弟諲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
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作詩要知伸縮法能將古人長篇縮得短方是會作
短詩的人能將古人短篇伸得長方是會作長篇的
人短詩要包含長篇要無盡吾說七言古多長篇而
短者則惟摩詰答張五弟一首摩詰道人也一切才

情學問洗滌殆盡造潔淨精微之地非上根器人不
喜看看亦不知其妙也

此詩是欣動張五弟之來張五亦是與維同志的人
但不能如維食齋事佛耳終南是張五之所甚慕而
維之清修却又張五之所甚畏而不敢近故維爲開
方便門許其飲酒釣魚見不妨卿自行卿法耳

終南有茅屋終南勝境而有茅屋在焉則至幸之事
也有字見我已有在此前對終南山終南有終身不
得一到者有到而不能留幾日者今茅屋前即是終

南而與相對則甚樂也終年無客長閑關維事佛設
關薰修有客則開終年無客所以關長閉也終日無
心長自閒隨緣任運則無心無心則無事則身長閒
閒則又無事不可爲二何是說自巳不妨飲酒復垂
釣維事佛豈有飲酒釣魚之事意張五是好飲喜釣
者維要他來又恐其不來汝來飲酒釣魚亦不妨得
君但能來相往還但字內見不要照管別件君但能
來則竟來此相往還言伺汝往還于終南之間可知
自結茅山下尚未一登待汝來登終年閉關待汝來

開終日甚閒待汝來消閒連飲酒垂釣一總許他其
欲張五弟來之心至矣

杜甫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葢言人壽命長短不
可妄求唐人每用樂府題不必用其意謂之
今樂府子美此作言王郎欲收公公以吾老
辭之正與此題合故特用之題眞不可亂借
也司直掌糾劾官僚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
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
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
仲宣樓頭春巳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
老矣

郎乃少年之稱開口便呼王郎葢以少年目之也酒
酣言巳醉矣拔劍斫地是醉中狂態歌是醉中狂歌
此九字巳畫出王郎立一篇之案莫哀至吾子皆王
郎口中歌出者子美何嘗哀乃開口便教之曰莫哀

莫者俗語勿要也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云有
我在此爾不須哀見巳有力量能拔提爾出來以別
于衆類抑塞言不得引達磊落言不屑求人之奇才
言爾實是奇才惟其抑塞磊落不得自見其奇才今
我能拔爾則奇才可見于當世矣豫章翻風白日動
鯨魚跋浪滄溟開承奇才二字續博物志豫章城南
有樟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陰數十畝因名豫
章崔豹古今注海中鯨魚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
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至

水中鼓浪成雷噴沫爲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豫章翻起風來而使白日爲動鯨魚跋起浪來而使滄溟爲開亦奇句也且脫劒佩爾既有如是之奇才何然無處去而服此劒佩在身且脫劒佩于此是要子美不要往别處休徘徊又轉口云雖然爾亦當有路便進時乎時乎不再來勿遲疑以失機會也言當快來求我单此一句與首句末何成章法也酉得諸侯言子美遊蜀遇嚴武棹錦水錦水在成都言其寓浣花溪欲向何門趿珠履言子美曾在嚴武門下更有何門當得爾之珠履爾今欲向何門趿珠履趿說文云進足也總是圈留子美語仲宣樓頭言子美作客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于荊州嘗登樓作賦今當陽縣城樓是春已深言子美在武幕亦不甚得意依人之況已深嘗久矣見不可亂投人世之知爾愛爾之人能有幾哉青眼言我今以異數待爾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則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高歌人樂則歌放聲翻之高歌望吾子吾之望爾之好意有若此言爾只求我足

矣王郎語至此止子美卽答之曰眼中之人吾老矣王郎既有援用人之力卽世之奇才在子眼中者必極多子去援他便了若我則已老矣無能爲矣吾自安吾義命謹謝王郎爾不必費心也子美歌行此首爲短其層折最多有萬字收不盡之勢一芥子內藏一須彌山王奇絕之作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如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八仙歌每寫到極奇處然不奇則何足稱仙作古詩必有解數茲將八人截然分開竟作八解一解中或

二語或三語或四語參差不恒詩中傳記手亦樂府
之支流也
知章起焦遂終汝陽稱封李適之稱爵皆不苟夫詩
亡然後春秋作作詩者不可不知春秋子美此歌純
用春秋筆法那得不稱爲詩史也
知章騎馬如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賀知章字季真
性曠遠善談說晚節尤放誕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
客知章曾有醉中墮井一事人解之者輒入鬼國可
歎也夫騎馬不如乘船之穩可以伸縮如意知章大

醉全然不省本是馬也却以乘船之法騎之則一身
橫在馬上畧無把持馬蹄顛動醉眼昏花翻身墮井
此一驚不小在他人當之必一身冷汗陡然而醒而
知章却恬然不覺在井水底如伸脚在床上眠的一
般眞醉到極處八仙中第一个醉人故以居首患難
死生一總由他是以醉忘身者也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
泉唐書讓皇帝憲子十九人其間者璡璡爵字秀整
性謹潔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唐史拾遺汝陽王嘗
于帝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
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漢郭弘好飮嘗曰得封酒泉
郡實出望外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武帝始置郡城
下有泉味甘如酒朝天何等大事必飮過三十升方
去路逢麴車便思酒味口爲流涎酒之器具亦見不
得恨不移汝陽之封于酒泉酒之名字亦聞不得者
也移封何是子美推汝陽王之意而爲之者此王也
爲何置于第二葢汝陽朝天先飮三斗然不至四斗
尚知自節以飮論之當在知章之後

左相日興費萬錢飮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
賢唐書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喜賓客飮酒開元末
爲左相疎直坦蕩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詆罷免
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飮醇醪且
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
幾个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李適之罷相日以萬
錢取酒飮如長鯨與賓客轟飮如鯨吸水一般何等
豪暢第三句即用其詩句以成文看其意中尚有罷
相二字在以位論之當列第三居汝陽王之後

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唐書崔日用封齊國公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曾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眞正好一个酒品酒到手即飲乾觴巨杯也捧觴欲乾必須仰面仰面則眼向上故多白白眼望青天見其飲酒之狀酒酣神氣愈覺煥發飄然欲舉故曰玉樹臨風前也似當列上些有宰相在故屈于第四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唐書蘇珦雍州藍田人子晉數歲知爲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

歷戶部侍郎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即布袋和尚也常于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之者學佛人戒酒以酒亂性故也如性能不亂則何惡于酒文殊菩薩度夏處有三一在酒肆飲酒非有妨于禪也逃禪逃字是逃酒席之逃蘇晉淸齋奉佛即醉不至損其淸規覺着醉了便斬然而止人有强之者以佛事未完推托故曰逃禪夫戒酒原爲小乘以下人設佛法不必飲酒而飲酒未嘗不是佛法昔懷素終日大醉的是可人晉業已飲酒業已致醉何妨酩酊如泥乃戒又不戒醉又不大醉如以不大醉爲佛法則小醉亦何嘗是佛法何至以逃禪爲避酒法而時時爲之也吾欲飲酒竟去飲酒即至大醉不省人事嘔吐很籍汚穢靑蓮打觔金像畢竟是个獅子若不能乾淨飲酒之後即端然持誦終是猫兒逃禪二字公案分明題是飲仙但論飲酒飲酒知節當列第五若論佛法吾當罰他一个不飲酒一棒打出門外去也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唐書李白字太白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又范傳正白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纔飲一斗詩興便發頃刻之間百篇燦爛是贊其飲酒非贊其詩之敏捷也白供奉翰林近臣也而醉眠于市上酒家不修邊幅天子呼來呼字妙非待近臣之禮直以酒人視之矣呼白上船是白不知有天

子之命矣自稱酒中仙還虧他口中說个臣字臣而
無禮其如君何臣盡如自可以廢邦朝儀矣不然大
廷之上執法呵譴自當叩頭謝罪請死寧曰醉人無
罪乎而唐天子之待醉人亦恕矣子美列于第六以
爲人臣者戒也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
煙唐書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
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故
人呼爲張顛昔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草書爲世所寶韋仲將謂之草聖繼
飲三杯書興便發而草聖名傳但得酒中趣寧須倒
百壺嘗見善食酒人起初每不肯飲其旭之謂乎不
然其量窄而興高者也此詩定人之前後皆以酒爲
準汝陽三斗李白一斗張旭三杯次第而來可見旭
之列于第七必此之故人郎送難曰左相吸百川何
故在汝陽之後余曰吸百川甚言之也言其飲無限
量在歌之仙誰是有限量者乎汝陽三斗豈止三斗
李白一斗豈止一斗張旭三杯豈止三杯而定其三

斗一斗三杯是言其飲之起頭也又送難曰既以三
斗在前何故焦遂五斗反置在後余曰子美之意豈
但欲置汝陽之前直欲置知章之上所以明明三斗
次第而來而却以五斗作結者以讀者不帶眼睛走
故特特釘一椓也看方卓然三字自見遂蓋極是一
个有酒德的人子美列于最後意欲使好飲者歸之
于正水底眠與不上船者仙則仙矣然不可爲後世
法也士君子一落筆便思傳世若不寓箴規則是勸
人以酒亂性喪身失命爲害無窮由是推之焦遂竟

在七仙之上而旭居然第八矣權衡最當自比稷契
不虛也脫帽露頂言其醉後之疎脫落紙如雲烟言
其醉後揮洒爲龍爲蛇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
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昔于定國食酒一石不亂千古來第一个好量有酒
德人遂其後身也古稱清酒爲聖人遂其飲酒中之
聖人乎方卓然方字好未至五斗前或未卓然至五
斗始卓然欲要其卓然必當飲之以五斗是子美于

八仙中獨許遂飲酒言外見人能如遂方可飲酒若不能如遂不可飲酒杜公之詩律嚴而酒律更嚴使生于惡旨酒之代與禹王眞是一對君臣也此方字卽三斗始朝天始字見是卓然之始從五斗再加一斗一斗以至一石而愈卓然也卓然卽是不爲酒困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謂高談雄辯此正卓然處驚四筵見不惟人不可及亦非人所能料出于意外故人一驚也聽其高談雄辯如秋鶴唳空淸泉激石四筵醉人一時俱醒不獨遂卓然四筵賓客因遂俱卓然矣微斯人吾誰與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梓州有通泉縣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消我憂淸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透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姚公時爲通泉令王侍御客居于此招姚遊宴而子美與焉故有是詩詩中語多冷刺先姚公因王侍御在縣日日追隨讌飲侍御此席多分是酬答姚公者此詩起云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誰與儔不減極有斟酌字字陽秋昔陳寔之爲太丘長也修德淸靜百姓以安鄰邑人戶多歸附者後以沛相

賦斂違法乃懸印綬去豈是肯日陪上客遊者子美特特稱姚公之美政而乃于前代尋一相反之仲弓相方故知此二句是虛設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夫爲縣簿書甚繁非美政如太丘决無暇日令姚公日陪上客何其暇日之多哉柱史周官名今侍御也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東山高頂羅珍羞柱史作客令爲主人設宴于山之最高處備極珍羞之味下顧城郭消我憂下臨通泉城

郭頎視消憂此說杜史與姚公而子美不與吾恐子
美見此二公而憂反甚也淸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
人登緜舟山頂宴樂乃至日落可以罷矣而落欲盡
則愈當罷矣猶未已也見淸江而恍之復携美人以
登緜舟雖侍御之意不可違而通泉亦可以告辭矣
子美此時是陪客却辭不得者因復同登舟笛聲憤
怨哀中流登舟卽奏樂笛聲一叫中流生哀何故又
用憤怨二字此蓋通泉縣百姓之憤怨今君之荒于
政事笛聲遂感應而出他人聽之覺其哀子美聽之

覺其憤怨也妙舞逶迤夜未休逶迤斜去貌又長也
只管舞去夜猶未歇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若
有求此時王侍御姚通泉舟中聽曲看舞而子美却
獨去看水見水面大魚浮出若來聽曲者其首低昂
狀若稽首一似有所求者往往見非一次亦見子美
絕不去照管舟中之事則聽曲者皆魚類耳三更風
起寒浪湧夜已半矣風又作矣況是寒天不思回去
取樂喧呼覺船重王侍御姚通泉猶恣意取樂喧呼
聲沸而子美則默然靜坐但覺船底浪湧舟爲一上

旋又一下經無數浪頭而船駐江中不動故云重也
滿空星河光破碎亦是子美看見風浪愈急矣星河
破碎無有定光四座賓客色不動四座賓客酒興正
高初不知江中如此波浪故色不動非有鎮定之力
也子美雖是陪客當此時不得不告諸公作別矣請
公臨深莫相違臨深險道也古人有臨深之戒而況
舟中尤爲不測莫相違是勸他勿違臨深之戒迴船
罷酒上馬歸于是諸公乃命迴船酒也不飲了不敢
復在舟中盤桓各上馬而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

霜露霑人衣人之宴樂豈有終極何妨直到天明但
如此風浪何卽無風浪而深夜之霜露亦可畏也若
要保重還在霜露未下時歸爲妙五更方有霜露此
三更尚未有霜露見再遲歸不得又王侍御姚通泉
只思取樂而所隨人馬俱在霜露之中亦復何忍子
美蓋欲動之耳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少力學隱徂徠山永王
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璘敗知名太白

傳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
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
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
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
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
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
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掉頭搖頭也巢父不肯住于京師去遊江東將浮海
以隨烟霧深言之也其著作傳世長留于天地之間
已足不朽別無放不下處將把釣于海中釣竿直欲
拂珊瑚之樹下句何等瑰麗異物志珊瑚生大秦國
有洲在漲海中名珊瑚樹洲底有磐石水深二十餘
丈珊瑚生于石上初色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
鐵網投于水底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黃三年其色
赤便發其根繫鐵網于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
作若過時便枯索蟲蠹矣深山大澤龍蛇遠龍蛇乃

爲禍之物是喻永王璘巢父不應其辟是爲遠也昔
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春
寒野陰風景暮喻當時世運之衰而巢父無復宦情
蓬萊島在海外織女星在江東揚州之分能車仙人
所乘之車迴車迎着巢父指引虛無之歸路老子傳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相如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
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歸路入道之路
也巢父將歸于道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

故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
有仙骨應得長生自是不假作爲自然而然之謂也
凡人那得知其去之故乎人皆惜君之去若苦留他
巢父看富貴倏忽直如草頭之露曾不終朝如斯人
豈人留得住者哉蔡侯靜者意有餘蔡侯欽其高尚
竟置酒送他故是靜者其意較留他者更深故曰意
有餘也清夜置酒臨前除無白日之囂有幽適之趣
罷琴惆悵月照席復爲鼓琴琴罷卽別各各起身爲
之惆悵而明月之光却在席上別無他語乃囑之曰

幾歲寄我空中書汝今東遊于海名山勝地亦復何
限無處尋汝踪跡必須寄書來方知此別之後歲月
如流轉盼間五年十年矣待寄書來時不知又要隔
過幾歲空中書乃蓬萊仙人事即史宗引小兒騰空
覺脚下有波濤是也言巢父定仙去者于是并囑其
致相思于李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按禹穴有二一在蜀之石泉乃禹生之地古碑刻有
太白書禹穴二字一在會稽乃禹之窆所也天寶初
白寓居會稽言汝去從會稽過必然尋禹穴李白汝

好友必然相見見時言我問訊他今之遊況較昔若
何子美此時李白不來巢父又去未免有情亦復誰
能遣此詩引仙人事因巢父謝病與其長生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古之三

杜　甫　再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曹將軍魏武帝之後其門第清高明皇末年
得罪削爲庶人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
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
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
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
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
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画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只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塗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贈曹將軍必須有氣象若從丹青寫起便是低手此從將軍突起特提魏武帝來方有局得此頭腦不患無好詩作出來于今句緊貼將軍身上有感慨英雄何又作一頓見人不可以英雄

子孫式微而忽之雖降爲庶人而門風畢竟不同割據雄圖雖已不可得見而魏武父子兄弟之文采風流尚在其子孫處將軍其人也將軍豈尋常丹青之人哉爲他高立地步處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不說出丹青此謂之養局衛夫人名櫟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之師也初嘗學書矣學書便要作書家第一个人王右軍之書法冠絕古今將軍不去學他而學衛夫人以夫人乃右軍書之所從出將軍要見本事反去

學衛夫人意欲與右軍爭先但書家已爲右軍造極倘不能勝得而與並驅則不去學他倣骨中又見他服善心之細揣之審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于是乃去丹青中作第一人自少至壯攻于丹青心之好之不知老至已精詣于此矣而胸襟高灑視世間富貴如浮雲畧不留意我說他是魏武子孫在將軍若不欲出諸口者祇要說他丹青把家世人品學問志向件件都述到丹青方襯得起拓得高所以着實在起處盤旋子美意中恨不得藏過丹青

但題是丹青引不得不說出耳何等厚力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此入丹青矣尚不肯說出先說開元間天子恩遇之隆增將軍多少顏色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又先說畫凌烟閣上功臣貞觀十七年太宗畫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閣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不是功臣像剝落了要重畫有將軍丹青妙手便覺前畫顏色之少得將軍重開生面二十四功臣个个生動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進賢冠後漢輿服

志云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太宗製大羽箭以旌武
功功臣只是將相二種人其畫丞相便是个活丞相
戴進賢冠于頭上其畫將軍真是个活將軍插大羽
箭于腰間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段志
玄齊州臨淄人封褒國公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封
鄂國公此從功臣中標出二个將軍來又必寫他酣
戰的形狀毛髮動英姿颯爽是酣戰之形狀也此二
句是過文酣戰時胯下有馬先帝見其畫兩將軍胯
下之戰馬故命其畫天馬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

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此
四句先將天馬安放掃開一切庸工牽來赤墀下先
帝要親看其下筆也迥立閶闔閶闔天門也所畫者
天馬也又在赤墀之下故用閶闔二字生長風天馬
行空四蹄如吹是寫馬之氣勢也是日二字要想是
特為曹將軍見前此命畫工畫馬不若是日之隆重
也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先帝曾見其
畫褒公鄂公胯下之馬諳其善畫故輕輕便便下一
謂字若不出之于口而謂之以意者次拂絹素拂字

見不比他畫工塗紅塗綠累日而不能成者于是將
軍慘澹經營將馬從頭至尾一直看去謂之經復從
馬四面看轉來謂之營手展絹素凝眸打算黙然良
久儼見天馬立于絹素之間非是若難而形容慘澹
也大凡名手其初最不肯輕易便落筆若見馬就畫
便是今之寫行樂圖者相一筆畫一筆也夫畫天馬
必須畫天馬之人賦畫天馬人之詩又必須識得畫
天馬人之原故茲天馬遇着曹將軍畫曹將軍又得
着杜子美詩真三絕也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

凡馬空斯須二字如見其下筆時風行雲湧之快適
在未畫前慘澹經營若早不得一刻及落筆之頃又
若遲不得一刻者到得完時竟是真龍從天而降脫
于絹素之上而絹素直作白雲一片矣何其神至于
此子美不贊畫却贊馬尤高絕見此真龍則萬古之
馬盡為凡馬伯樂一顧馬羣遂空止空得一時之羣
將軍一拂馬羣亦空却空盡萬古之羣子美之贊將
軍畫馬至矣極矣蔑以加矣或問畫馬何其快余曰
其工夫全在未畫之前經營慘澹時目無全馬將馬

一一拆開然後全馬見焉于是若將赤墀下之馬置在一邊竟画吾意中之馬縱横自如故得迅疾也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馬画完呈覽故在御榻之上不說画在御榻上直說玉花在御榻上奇想奇筆真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識讀屹相向句尤使人恍惚而莫知所從矣夫玉驄既在御榻上則庭前不應有玉驄去視庭前玉驄宛然復回視御榻上而玉驄又宛然如以榻上為真則庭前為非真庭前既真榻上又真于是見者向了庭前又向榻上向了

榻上又向庭前眼花無主不知孰真孰画第見兩馬聳脊屹然如山兩馬眼光上下相照一時玉驄遂得兩疋吾疑子美三頭六臂不然那得有此靈幻也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漢書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催字妙真是錦上添花一般夫天子索金帛于內帑誰不奉命而要去催而用催字者一者見天子歡喜之極賜金刻不容緩若即欲出諸懷中親手授與將軍為快一者見其画天馬之神速而賜予俱來不及

也圉人太僕為何惆悵起來惆悵是不適意而若有所失也葢未画馬時人俱向庭前之玉花既画成時自天子以至百官意却向榻上之玉花是時將軍待賜立于画馬之前圉人太僕立于赤墀玉花之側將軍如此燥脾圉人太僕寂然在赤墀下那得不惆悵且圉人太僕日與玉花相習嘆其神駿不信画的好過他天子是時又無宣示之詔圉人太僕無由得見榻上之真龍對馬躊躇為之惆悵有此惆悵二字愈見將軍承恩之樂也画馬之事竟弟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画馬窮殊相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見其畫推奬之官至太府寺丞歷代名画記載韓幹事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疋幹画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画馬到圉人太僕惆悵遂止不作餘波文勢不免少促故又請出韓幹來與用魏武同一手法也子美意若謂天下画馬止有一个曹將軍更無有第二个除非是他門下韓幹韓幹画馬名重當世然畢竟是曹將軍以下手筆也能窮殊相是將軍嫡傳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驊

騮氣凋喪漢書地理志造父善馭習馬得驊騮綠耳一之乘幸于穆王驊騮乃八駿之一也此二句不是貶抑韓幹是深言將軍之不可及也夫肉與骨相去在微顯之際據將軍看來韓幹有似乎畫馬之肉者畫肉則驊騮之氣便凋喪推幹之心豈忍使驊騮之氣凋喪廿作將軍巳下人而無如其師畫骨之難肖夫以幹畫馬之筆力而不能及曹將軍真第一人也此一解正與前學書相關妙王右軍乃衛夫人之弟子而書一旦駕乎衛夫人之上可見書家有不必賢于

弟子之師今韓幹本事高到天上去畢竟有不及將軍之處可見丹青家斷無有賢于師之弟子將軍之畫與右軍之書並絕古今也再看他從畫馬挽到畫人物上去將軍盡善葢有神又贊他畫馬一句方轉筆必逢佳士亦寫真如將軍者使他耑畫天馬爲妙然天下豈有第二疋天馬馬中雖無天馬人中或有佳士將軍不逢不畫故不見妙蹟故曰必逢佳士亦寫真也必字見不肯輕易亦字見他畫玉花之後久巳絕筆不畫于茲倘遇佳士寫真尚是第二次世間

佳士得將軍寫真真異數也只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當時承恩數上南薰殿上何等榮貴孰意范陽倡亂干戈漂泊先帝賓天世界非復舊時將軍氣概亦盡銷融至若悠悠不相知之人請他寫真屢屢不辭有莊生呼我以馬者應之以馬呼我以牛者應之以牛之風將軍更進于道矣途窮反遭俗眼白南薰殿上天子以青眼相照及此之日將軍不言俗人亦不相識郄把白眼小覷他世上未有如公貧以公本事何愁不富貴乃安于困窮而世上貧人無

有如公者此句見它人所難得者是富將軍所難得者郄是貧貧卽骨也富卽肉也將軍畫馬畫骨將軍爲人亦去富不去貧葢深有得于丹青之道者也子美善于用巧此句極巧在它人貧直是不如人任將軍貧乃謂之人不如妙極矣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推開作結似嘆似慰然大分在慰上將軍不安于貧須用慰將軍今安于貧何須用慰卽嘆亦不能嘆着將軍故說古來盛名下爲一曹將軍直嘆到古人身上子美之引重曹將軍直是無盡頭也

後人見將軍如是當不恨坎壈纏其身也已楚辭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云志坎壈而不違[illegible]困窮也

此歌起處寫將軍之當時極其寵從結處寫將軍之今日極其慷慨中間敘其丹青之恩遇以画馬爲主馬之前後又將功臣佳士來襯起頭之上更有起頭結尾之下又有結尾氣厚力大沉酣天矯看其局勢如百萬雄兵團團圍住獨馬单鎗殺進去又殺出來非通小可子美歌行中大將此首尤爲旗鼓可見行兵行文作詩作画無異法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画馬圖引

國初已來画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從國初說起見非一時画馬之所能及也國初画馬神妙者祇有一个江都王王名緒霍王元軌之子將他作曹將軍引子得名三十載見將軍學之深伎之

妙也人間有將軍画馬居然舜帝時乘黃之神馬重出矣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色黃一名乘黃有肉角又見妙玄宗有照夜白曾命將軍圖像感震雷于殿廷故曰龍池十日飛霹靂此二句以證將軍画馬之妙玄宗昔在藩邸興慶里池內有潛龍名爲龍池龍興雲雨則有霹靂飛霹靂奇矣復加十日二字于其上異樣光怪將軍手下之馬直與池中之龍相鬬矣瑪瑙盤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瑪瑙盤廣二尺其色殷紅文彩燦然國家寶之藏于內府玄宗見其貌照

夜白遂將此盤以賜之此盤既在內府非宮人可以
漫然取出者必須婕妤傳詔于才人以索之婕妤位
視上卿才人唐內官才人九人正五品何等降重光
寵盤既賜後于是纂求將軍畫馬者如麻如粟輕絖
細綺爲潤筆之物相追飛來將軍安得有百千隻手
去畫與人貴戚權門聲勢赫然何求不得而欲得將
軍之畫甚爲不易惟其不易故得之者屏障間生色
也寫將軍直欲飛舞此方遍到韋諷宅上來韋諷居
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且將筆頻住寫韋宅屏障上

曹將軍所畫之馬不說出韋諷更妙却又劈空取勢
突出太宗拳毛騧郭令公獅子花來如夏晚有大龍
在西天取水龍身爲日光所映鱗甲開張凝然不動
四下雲頭亂湧空中無數峰巒天地間奇觀也昔日
太宗有六駿一日拳毛騧獨用拳毛騧者取騧字以
叶韻也代宗有九花虬乃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
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頁虬龍也以身被九花文號九
花虬一名師子驄郭子儀既復京師代宗以此虬并
紫玉鞭轡以賜之故直云郭家今韋諷家圖中有此

二馬見將軍畫馬有來歷處識者久嘆嗟嘆嗟者一
則拳毛騧不在世間圖中尚可得見一則師子花現
在郭家圖中却又宛然所以見者良久嘆嗟也圖間
共有九馬此先提二馬在前又若止有此二馬者後
來七馬另起乃有層摺諳此法則無直掃之病矣此
二馬一者太宗乘之以平劉黑闥一者郭子儀乘之
以平禍亂戰陣間乘之一人可敵萬人今畫在縞素
上尚有漠漠開風沙之勢口中只贊馬而意則在畫
也二馬已竟今去寫七馬下其餘二字世人見之皆

稱其有次第而已據而菴看來則不然夫先生之用
其餘二字者以爲拳毛騧獅子花二馬已被將軍寫
到漠漠開風沙地位在縑素上已不啻足矣何必再
畫且復有七疋意在珍惜將軍筆蹟若不欲其多畫
者亦殊絕亦字妙將軍既畫如是之二馬見者已作
觀止之嘆而將軍偏又寫出七疋來夫畫一疋難一
疋其餘七疋中即有一疋稍次觀者亦當諒之況又
一一殊絕哉前二馬是貌馬尚有粉本將軍特運以
新致此七疋是憑空結撰者適有友聽余說問曰將

軍可能再画一疋奏成十疋否余笑曰只可惜絹素
幅小若画得下何悉百千萬疋乎迴若寒空動烟雪
奇句過者不同于凡近之謂也馬之青者如烟白者
如雪動者言其生韻馬之狀貌精神于七字內一齊
托出寒空指画馬之空處空處是絹素子美此時看
去覺天上天下無處非曹將軍畫馬虛空中亦覺有
馬奕如其來如者神哉技至此乎霜蹄蹴踏言圖中
九馬三十六蹄有脫去絹素之勢莊子馬蹄可以踐
霜雪長楸間養馬處種長楸以爲蔭曹植詩走馬長

楸間圖中有樹且復有人馬官厮養馬官是監牧者
厮是折薪者養是炊烹者森成列馬是活馬而馬旁
之樹是活樹馬旁之人亦是活人儼然在目人見此
謂是怺中抽筆吾則謂閑處愈緊補樹補人正所以
見馬也可憐九馬爭神駿言其一疋賽過一疋也方
總說画馬之數顧視清高氣深穩前寫馬蹄此復寫
馬眼十八隻眼睛互相顧盼清高是贊画馬顧盼之
形狀清則一絲不亂高則一筆不庸而其神氣又極
深穩深言其不踈淺穩言其不弄巧深穩又跟清高

二字來盖清之所難者是深高之所難者是穩清高
深穩又跟上爭字來惟其爭神駿不免出奇出怪故
又波瀾老成得名三十載不虛也于是乃出韋諷夫
画馬至此神妙世固無有不愛者而愛之苦心者初
無其人何謂苦心曹將軍画玉花驄之後造請塡門
求者然甚不易諷家此圖不知如何用心以求于將
軍方得如此之神妙珍藏護惜又其餘事也昔支遁
好養馬人問之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夫支公所愛者
眞馬諷之所愛者画馬今一齊稱之是言將軍此画

眞眞馬無異韋諷亦竟以眞馬待画與支公愛馬又
寧有異哉因上有神駿二字與支遁有關子美想着
遂得此佳句先生用筆自是生龍活虎不可方物寫
題巳竟于是抽筆作結見馬如許關係昔明皇幸溫
泉宮王毛仲知監牧使扈從以諸牧馬數萬疋每色
爲一隊望如雲錦下言三萬疋以蕭子顯詩有濮馬
三萬疋故也新豐唐书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漢
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
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翠華上林賦云建翠

華之旂張揖曰以翠羽爲旒也漢元封五年帝浮游
陽江親射蛟獲之龍媒漢書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
龍之媒言天馬已來爲龍來之媒也皆借漢事來說
不欲顯指昭代亦孔子定哀之間多微詞也憶昔巡
幸新豐翠華之旗拂天東來騰驤磊落之馬多至數
萬疋騰言其超逸驤言其軒舉磊落言其魁礧不凡
也其筋骨皆與將軍所畫之馬同此何挽到畫馬筆
有千鈞之力此言開元全盛之時此下四句嘆其衰
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

河伯馮夷之所都是爲河宗沉璧禮焉河伯與天子
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况唐皇東封之盛無復射
蛟江水中隱然指肅代之弱嗚呼玄宗泰陵在蒲城
東北金粟岡木已成拱矣龍媒去盡祇存石馬松栢
之間但聞鳥呼數萬疋之馬今在何處惟見將軍畫
中之九馬忠臣孝子讀至此爲一慟哭也錄事善藏
之勿輕以至寶示人也

李白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
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
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連絕峨嵋巔地崩山
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
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廻川黃鶴之飛尚不得
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
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
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
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

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
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
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劍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
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
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世傳太白此詩爲杜甫作觀所守或匪親等語氣非
爲杜明矣唐仲言云爲玄宗作極是按天寶十五載

祿山陷潼關玄宗懼用楊國忠計幸蜀此詩首稱蜀
道之難古來不通中國非天子所宜幸次極言其中
之險以危之末言非王者所宜居勸其速歸其忠于
君有如此不然太白蜀人何故不爲桑梓之邦存地
步一至此
噫傷痛聲吁負重物以出氣戲長嘆也危乎高哉口
中未說蜀出而先痛嗟其高危高故危此二字爲一
篇之骨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上青天是形容其難
蠶叢及魚鳬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烟蜀爲西戎之極邊自周以前不通于中國
見古聖王之所棄置通自秦始初秦伐蜀不知道遂
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貪
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惠王九年因使張儀
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揚雄蜀王本紀
蜀王之先名蠶叢栢灌魚鳬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
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
萬四千歲開國何茫然言其不可考蜀至秦始通何
從知其開國及歲數哉揚雄云三萬四千此云四萬

八千總非實據也人言文人無實語而不知文章家
妙在跌頓故每說到已甚太白加出一萬四千歲來
此正跌頓法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巓
獨西有太白山之鳥道一線可通亦止望峨眉之巓
峨眉山蜀山之最高者鳥道空中鳥飛之道是極高
人所不到猶云除是飛鳥飛得過也太白山在岸州
眞符縣山西隷鳳翔府山背屬眞符大峨山峨嵋縣
南百里兩山相對如蛾眉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
梯石棧相鉤連自五丁開道後人始爲棧道以相往

來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
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
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爲石上有六
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寉之飛尚
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雖可通去來畢竟不易
春秋命曆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
日回日不能過而回高標如柿竿爲標遠可望見又
山名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衝波衝卽橫逆是
倒折是屈川之迴轉者如此黃寉迢擧尚不能過猿

猱矯捷善于攀援欲度還愁此猿道不通之處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青泥嶺乃入蜀所必由之
路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
行者多逢泥淖盤盤路只在此盤轉不能徑去行一
百步却有九个折縈繞于巖巒之間捫參歷井仰脅
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蜀分野星參十星玉井四星在
參左足下捫摸也歷經歷也仰以手向上捫歷脅斂
也屏氣而息膺胸也撫以手在胸前撫摩坐而長嘆
言其怯力過去有如此之難問君西遊何時還君已

在蜀尚不要宅去故特問其還問得妙畏途巉巖不
可攀畏途巉巖言無立脚之處必須手着力而又不
可攀援一似少去得一步爲便宜者但見悲鳥號古
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並無
有人蹟空山古木間門之所見者但是悲鳥雌雄成
羣而飛夜之所聞者但是子規月下啼血最苦蜀道
之難難于上青天再一提此句妙有關鎖上來筆氣
縱橫逸宕不如此則散無統束矣使人聽此凋朱顏
人聽去尚凋朱顏而况身歷其境者哉連峰去天不

盈尺申言危乎高哉四字枯松倒挂倚絕壁絕壁之
間乃路仄之處無人樵采枯松橫欒所行多碍飛湍
瀑流爭喧豗湍是水下激而上飛瀑自上而下垂上
下相迫謂之爭豗擊也木華海賦磊匒匌而相豗砯
崖轉石萬壑雷砯水擊岩之聲郭璞江賦砯岩鼓作
岩爲之砯石爲之轉萬壑相應轟若雷霆其險也如
此又作一頓妙上來青泥嶺祇是難行所聞所見祇
是子規悲鳥此則耳目炫亂驚心動魄險至此極矣
嗟爾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人生長此處出于無奈

遠道之人乃冒險而來夫居蜀者習慣成自然尚畏
其險不知遠道人的是何心此一宕更妙人不畏險
而至蜀也得無以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
莫開可憑險以自守耶崢嶸高峻也崔嵬高不平也
又石山帶土也酈道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
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賦云一
人守隘萬夫莫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張載劍
閣銘云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劍閣雖可守而所守之
人亦須要擇必我之親方可史記韓安國傳語云雖

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至親且然而況匪親匪親須慮其化豺狼反爲我害以見人心難測險不足恃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所守之人既不可恃其中又多猛虎長蛇日夕思食人須刻刻防他錦城雖云樂上面說蜀如此可驚可畏而忽下一樂字妙極譬如惡人亦必有一二端好處若說它惡到底而抹煞其好處則其人不心服今論蜀亦然蜀道雖可驚可畏而成都却使人樂名爲錦城廣輿記云成都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玄宗西幸陞爲南京入蜀何等艱險見錦城風土定然歡喜不如早還家此雖是樂然不可久居不如早歸家之尤樂也文勢至此甚緊必須一放方得寬轉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復提此句爲結束妙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遊叙鯤鵬同吾嘗謂作長篇古詩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故兩先生爲歌行之雙絕不誣也三言蜀道之難叮嚀告戒至矣側身西望長咨嗟太白蜀人說着蜀猶有戒心爲蜀之

不可去也如是未蜀之不可居也如是夫一片純是忠君報國至性語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古之四

李　白再見

將進酒 樂府題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莫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君不見是點醒人語太白此歌最爲豪放才氣千古無雙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此言人有生必有死喻如黃河之水從天而來其勢如奔到海則不能復還乎天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此言人既生之後未死之前光陰能有幾時昨日少年今成白首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俗諺云人世難逢開口笑人生得意之日能有幾何須恣意歡樂金尊乃盛酒之器以供人飲者若不去盡歡則金尊空對月枉此金樽矣如此勸人飲酒妙矣然世間有一種拘守的人云我今雖有千金在此我才未必有用一朝散去亦如黃河之水到海不復回奈何太白特爲開豁之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金之爲物也有去必有來不用也不見得多卽用也不見其少竟是落得用者天既與我有用之材何愁千金之不復來而預爲計小哉烹羊宰牛且爲樂大作樂事會須一飲三百杯飲便飲三百杯少一杯不得方是爲樂岑夫子或云岑參丹丘生或云元丹丘此二公想是打不破此關者進酒君莫停或自進酒只顧進將來或人進酒只顧飲將去莫暫停杯與君歌一曲暢談飲酒之妙請君爲我側耳聽須側耳切聽勿以我言爲狂只算春風吹過

耳邊去也鐘鼓饌玉不足貴太白歸重飲酒上人若不飲卽大排筵宴無益若飲酒卽不大排筵宴儘妙因此見鐘鼓饌玉之不足爲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將鐘鼓饌玉之貲都去買酒日日痛飲以至老死身化酒糟快活也平生之願始足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太白又去開悟他把古來聖賢與他看他一生修已孳孳惟日不足生前不飲死後何其寂寞惟有飲者生前快樂而曠達之名垂千載之下人猶津津稱之不置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

謔遂尋出陳思王來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其賦名都篇歸來飲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恣肆歡謔是其飲酒爲樂也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言人當學陳思王破其慳囊何乃以錢少爲言哉囊中所積盡須傾出以付酒家取酒以對君酌徑字是不信他言錢少直道其有假說少錢君家所騎之五花馬所衣之千金裘何不快呼兒將此二物以換酒與爾終日痛飲不惟一時之愁可銷連萬古之愁一齊銷盡酒之妙也如此吾輩何可不飲而使陳王一笑人哉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其義出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个吐花王良星註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千金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枻所以運此舟者木蘭枻取其堅固沙棠出崑崙之丘爲舟不沉玉簫金管樂器有其器必有人以奏之故坐船之兩頭中間置千斛之美酒并載妓于內隨波以任其去留竟以舟爲家矣可不論年月欲爲仙尚有所待于黃鶴何如便作海客無心以隨白鷗爲樂也太白具此沙棠之舟置千斛美酒挾妓奏樂又說甚仙人故仙念頓奪有待不如無心太白進乎道矣因舉楚君臣言之昔屈平沉于汨羅不得于君至

矣而其詞賦至今與日月爭光楚靈王作章華臺極其雕繪于今何在止見空山楚王之不如屈平江山亦何智及得詞賦之永久也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也滄洲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一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言今在舟中興酣落筆則搖五嶽五嶽名山中必有仙人搖五嶽并仙人都動矣詩成咲傲足凌滄洲直玩弄神仙矣詞人之自重

詞筆有如此神仙且置又說甚功名富貴功名富貴乃一時倘來之物若能長在則漢水亦應作西北流何漢水之流不西也西北流是必無之事功名富貴長在是必無之理人世虛花惟詩酒是實際太白眞豪士也

高適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游更于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邯鄲是趙舊都故人多游俠之風人便以邯鄲生長自誇縱博則家易貧今千場縱博而家依舊富足報讐則身不保今幾處報讐而身不死眞有通天本事此游俠自誇語人見其宅中歌笑每日紛紛門外車馬屯聚如雲此是體面邊事若肝膽相向恐未必然

可以相向者庶是平原君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齊孟嘗楚春申號四君並喜待士食客數千人今平原君已往人猶憶之不置君不見交態今薄不可言矣有黃金則交厚黃金用盡又番一副面孔出來依然疎索若與從不相知者以茲感嘆將向來以黃金交者一切辭之省得受他疎索我今亦無有所求于彼邯鄲游俠且置聊與少年飲酒相往來射獵于西山之頭也不交厚也不至疎索如是而已常侍之善處交道有如此

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正月初七爲人日公年譜乾元二年入蜀上元元年裴冕爲成都尹爲築浣花草堂以居之故云草堂也遙憐故人思故鄉故人指子美公蓋無日不思歸故鄉者于時柳條弄色吾憐故人思鄉遂不忍見即梅花滿枝故人思鄉當爲斷腸耳此爲一解又重起達夫因祿山亂自左拾遺轉監察御使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南蕃謂蜀也吾身在南蕃而無預于朝政見世事如此心懷無數憂愁思慮未必久于此間今年人日我空相憶以詩寄公未知我明年今日身在何處則寄詩或不能得是爲二解下又重起一臥東山三十春言子美遇主之晚豈知書劍老風塵言我亦不得大用而書劍老于風塵

龍鍾還忝二千石龍鍾竹名言人衰老之態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太守祿秩二千石適時刺蜀州忝者無刺史之才能而居刺史之爵位言不能爲引愧爾東西南北人言子美依止無定心甚愧之達夫之憐惜子美至矣是爲三解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

岑參

登古鄴城

今彰德府臨漳縣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時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

嘉州從鄴城經過特下馬登城以覽古蹟空城而已一無所見惟有枯草草枯時放火以燒之謂之野火鄴城有飛雲殿殿豈野火可入之處今被東風吹入則荒涼極矣望陵臺即銅雀臺也曹操建三臺于鄴都前名銅雀中名冰井後名金虎相去各六十步其

上複道樓閣相通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臨終遺令施繐帳于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操葬處也漳水其源有二一濁一清合流經臨漳入于衛河城隅正南對望陵臺臺上宮觀亦無所見惟見漳水滔滔東流而已曹操臨終遺令其以為千秋萬歲後伎人終為吾有孰知身後未幾伎人已盡侍于曹丕之側不待至今日始去盡也春色為誰來問得冷意其為武帝宮中人而來乎武帝宮人今在何處若為武帝則武帝且不能保吾伎之不侍于曹丕而安能使春色為渠而來哉

邯鄲客舍歌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旦生蔓草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日正午一曲高歌壚上眠

客從長安來當是關中大俠驅馬邯鄲道驅馬而過意若不欲于邯鄲暫一頓足者見趙武靈王所建之叢臺一旦生此蔓艸于其上覇圖已矣為之傷心于是覓酒家大醉以消之乃見客舍門臨漳水垂楊一帶下繫漁船定是有酒之處邯鄲女兒當壚至夜猶沽酒每對客挑燈明亮在光中賣弄數錢之快邯鄲女兒無檢束至此而此從長安來之客自午間已在此沽酒飲至大醉不知高下便橫臥于壚上到此挑燈時纔醒一曲狂歌响若鯨吼直使女兒手中錢驚落地上還知其之誇數錢不誇數錢哉踈辣爽快的是漢子語

張籍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車席上回樽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戲馬臺在彭城之西南項王曾戲馬于此得名此題是樂府文昌賦此詩或當時曾于此送別故即以此入詩也臺南之山遠望去如箭頭之簇簇山邊設祖復唱驪歌行人醉後起身作別客登車時必再敬酒敬客過即回尊斟酒以勸所隨之僮僕不獨敬其主

以及其使欲共于途間用心事主也于是主賓限光各向前面之去路見青天漫漫無際一條長路匝監共中天之下即路路之上即天若天覆于路上者路又杳渺送者爲之心怯因作念曰如此長路必須有住處方好有家則好住今遠遊無家安得暫住只管要在此路上行幾時行盡此長路甚傷心處在此今日我與爾別于此見我兩人者止臺南簇簇之山後人誰知我兩人在此離別之若願君每到一處或亭或橋或樹或石題君名字使他日知從此而去便于

尋訪後會難期路又不一存此形迹追想恍然古人待友之厚用意之深有如此

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便不是了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纏綿思切而亂也見是非義之思襦短衣也見不是正服反說感君妙繫在紅羅襦此何更妙乃人想不到處且不拒絕他妾家高樓連苑起與他一个住處見不是小人家墻卑室淺者苑帝苑連苑又見是耳目衆多之地良人執戟明光裏良人又是有官爵者現執戟明光殿內見不可犯者知君用心如日月日月光明之物豈有不知此事之不可爲君之用心定然于此打算事夫誓擬同生死妾素明從一而終之婦道誓與同生死斷不敢有二心以改節者還君明珠雙淚垂于是把紅羅襦上幾所繫之

雙明珠解下來還他雙淚垂此又是人想不到蓋明珠相贈亦是彼好意故以雙淚酬之君子之道貴在守己不惡人妾爲若在今人則怒形于色擲珠痛罵矣恨不相逢未嫁時夫明珠重寶也君之意甚厚然須在妾未嫁時方好受此明珠今已嫁矣安能受此明珠哉此非妾不從君而君相逢亦太晚矣妾深恨君之晚也題上系妙在直此詩妙在婉文昌眞樂府老手

白居易

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于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自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二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沉吟抽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

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來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

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生近湓池
地底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
啼血猨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
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
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
淒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
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此篇鋪叙甚佳語多情至頓挫之法頗有若較子美

之陡健則相去遠矣濫觴從此始

潯陽江頭江自岷山發源至此而分爲九夜送客潯
陽寫地夜寫時送客寫事楓葉蘆花秋瑟瑟人知是
寫景而不知是寫秋主人下馬客在船主人樂天自
謂下馬自出郡署而來送客也出船字船是聽琵琶
之所最要緊之字舉酒欲飲無管絃無管絃爲琵琶
作伏醉不成歡慘將別看他一字字濡到聞琵琶上
去無管絃則飲易醉既不成歡而又將別故慘別時
茫茫江浸月寂然無聲但見水月忽聞水上琵琶聲

聞着琵琶矣主人忘歸客不發各各頓住爲琵琶故
尋聲暗問彈者誰尚未知聲從何處來故要尋尋着
則要問暗問不作高聲問彈者誰尚未知是婦人也
琵琶聲停欲語遲此去問他他便停住不彈待聲停
而答欲語遲則宛然婦人行徑矣移船相近此船移
去邀相見請他相見不敢造次添酒迴燈重開宴適
已開宴將別酒雖未撤燈已移開今遇此奏琵琶者
重爲開宴非爲婦人也不寫抱琵琶過船須知此婦
人原在自己船中司馬有體婦人亦有體作文作詩

當此等處切不可輕下一字也千呼萬喚始出來婦
人出來與客見面猶如是不肯輕易眞是不曾過船
者商人婦自別于娼女如此猶抱琵琶半遮面尚不
肯露全面寫婦人有體總見江州司馬之存大體也
轉軸撥絃三兩聲婦人初不交一言徑去彈他的琵
琶欲彈琵琶必先和絃絃緊于軸故必轉軸以平絃
之緩急又須撥動方知古人作長篇法有詳畧此篇
純用詳法此樂天短處也未成曲調尚未彈出曲來
先有情情實也人各有情司馬遷謫復當別離此樂

天之情也嫁與商人不得遂意此婦人之情也大家
暗暗相關故云先有情此詩是樂天聽過琵琶從亮
處做的絃絃掩抑聲聲思逐絃逐絃用指掩捺聽去
審聲之調否深于用意故曰思似訴平生不得志有
似乎訴其不得志者平生是向來彈一彈思一彈如
人說到不得志處不免咽住低眉信手續續彈復一
總連聲彈去說盡心中無限事似把平生不得志事
盡情發揮者輕攏慢撚撥復挑寫其彈琵琶手法如
畫初爲霓裳後六幺先叙所彈之曲下便寫其節目

霓裳羽衣曲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六幺貞元中大
旱詔雨師祈雨令天門街市人廣鬬聲樂康崑崙善
琵琶遂請其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六幺自
謂街西無敵大絃嘈嘈如急雨嘈嘈聲衆也故如急
雨寫大絃小絃切切如私語切切聲細也故如私語
又寫小絃嘈嘈切切錯雜彈錯雜不次第也大絃小
絃一時交互彈去大珠小珠落玉盤聲大者如大珠
聲小者如小珠其聲滾出如珠之圓而又清潤如落
于玉盤中也此句緊跟上句間關鶯語花底滑又聲

嬌脆如鶯在花間兩相啼和者幽咽泉流水下灘又
聲漸輕而欲咽住如泉水流下灘者水流有聲下灘
則聲止前响方止後响又至水泉冷澁絃凝絕聲細
巳極若冷澁而水欲凝定者凝絕不通聲暫歇凝若
不通而手暫停有間別有憂愁暗恨生豈有憂愁暗
恨生于胸中而彈中止乎有聲則聽其聲聲歇則想
其情此時無聲勝有聲若不少歇便無意味寧必以
有聲勝無聲哉此正其節處銀瓶乍破水漿迸又忽
彈起來如瓶破而水漿迸响者然鐵騎突出刀鎗鳴

矣彈得勇猛如陣上刀鎗忙迫者然曲終抽撥當心
劃曲終抽撥示不彈也在絃之中心一劃四絃一聲
如裂帛琵琶止四絃一聲言住琵琶之齊截如裂帛
言聲去之速也東船西舫悄無言浦口之船上人都
聽琵琶靜悄無有言聲惟見江心秋月白半晌俱在
琵琶上傳神幾乎忘却身在潯陽江月夜舟中所謂
半夜摸着鼻孔宛然也又聽琵琶時耳中熱鬧忽彈
罷悄然愈覺江月之明皎不是特去看月也沉吟抽
撥插絃中沉吟者有事在心口尚未言而意中先爲

沉吟也撥所以揮絃明皇雜錄楊妃琵琶以龍香板
為撥上抽撥當心劃撥尚在手中今方插于絃內不
彈矣官長前自不敢率意也整頓衣裳放下琵琶把
衣裳整理起斂容方彈琵琶時意在聲音容或放失
今為一斂容婦人跪拜則為斂衽禮分之所當然也
自言本是京城女于是方自叙京城是其出身之所
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是其住家之處蝦蟆陵本
董仲舒墓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謂之下馬
陵歲遠訛為蝦蟆陵十三學得琵琶成少時便精此

伎名屬教坊第一部樂部屬于教坊琵琶之名當時
為第一曲罷常教善才服善才曲師之稱序云學琵
琶于穆曹二善才善才服則技過于其師矣粧成每
被秋娘妬西漢叢語望江南去朱崖李太尉鎮淛西
日為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國史補李錡叛
滅有妾杜秋娘沒入宮後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此
帶言容色之美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長安五陵漢曾徙豪富之戶以實之故此中子弟肥
馬輕裘多好遊俠纏頭乃賞歌舞之物五陵年少爭

蓁其名多以紅綃為纏頭一曲纔完所得紅綃不計
其數言其多也鈿頭銀篦擊節碎古婦人飾挽髮為
髻則用珠翠為花以繞之謂之鈿頭更有用牙櫛如
月彎狀以飾者茲用銀篦歌則用手擊節首為之動
故碎其鈿頭銀篦血色羅裙翻酒汚血色言其紅豔
與年少宴飲謔浪而裙每為翻酒所汚染此自叙其
極得意事今年歡笑復來年日日快樂秋月春風等
閒度把好時好景都浪擲過去弟走從軍阿姨死骨
肉親戚頻盡暮去朝來顏色故顏色非復舊時門前

冷落鞍馬稀顏色雖衰而琵琶本事尚在俄遂冷落
可見色重于聲老大嫁作商人婦不得不委身于人
商人重利輕別離言不在家依舊冷落前月浮梁買
茶去所嫁商人是販茶者饒州有浮梁縣前月見出
門去已久去來說商人去去來來江口守空船言已
只在江口守空船過日繞船明月江水寒空船外惟
是水夜來明月之光若廻繞于船四際者覺得孤另
故寒夜來忽夢少年事夜來是昨夜久不作此夢故
云忽夢夢見少年時事可見遇司馬彈琵琶已先徵

于夢矣夢啼粧淚紅闌干闌干眼眶也啼哭則眼眶
紅夢中都記得日裏凄涼故落出淚來不然少年時
事多歡娛何至啼紅眼眶耶自叙至此竟我聞琵琶
已嘆息聽琵琶之聲已爲嗟嘆又聞此語重唧唧又
聽其自叙之語重唧唧是口中嘆息不住聲也同是
天涯淪落人樂天華州下邽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
第元和對策爲翰林學士因事貶江州司馬官于此
婦人本京城教坊第一部今嫁商人爲婦守空船于
此故云同是天涯淪落人也相逢何必曾相識婦本

京師樂天又官于京師宜乎相識者人生會面有緣
從不相識而適相逢于此此四句是樂天開談我曾
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自去年謫于此者曾
從來在京師作官此是初次也潯陽地僻無音樂地
僻則人陋或有音樂而人不精有若無也史稱樂天
九歲諳識聲律是難爲聲律者終歲不聞絲竹聲終
一歲而不聞一日之音樂住近湓池地底濕湓浦在
九江府城西源出瑞昌青盆山黃蘆苦竹繞宅生黃
蘆苦竹皆喜濕之物繞宅盡是其間旦暮聞何物都

作是問辭何法變方無直下之病你道其間朝夕所
聞者都是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更無他物眞是苦
境春江花朝秋月夜時常旦暮聞慣罷了獨花月良
時耐他聲不得往往取酒還獨傾又無朋友相對飲
取酒消遣只好自傾往往然也要知樂天不是单對
此婦人自叙還有所送之客在此正是眼光向客處
此二句妙甚品彙集上無此豈有山歌與村笛豈有
二字活極眞是好筆嘔啞吹尚吹不響啁哳吹來亦
無調口唱亦如是難爲聽教人如何聽得去今夜聞

君琵琶語今夕何夕得聞君彈霓裳六么二曲不勝
欣慰琵琶語彈來直似口說者贊其彈之妙勿認作
既聞其琵琶而又聞其語也如聽仙樂耳暫明霓裳
六么曲畢竟非教坊樂部彈不出故以仙樂比之耳
中始爲明亮暫字妙極適明過隨又不明也有伸後
脚意欲其再彈也莫辭更坐彈一曲此婦是江州司
馬情他不着者故教他坐不直命其彈而曰莫辭何
等委曲此一曲當是六么矣爲君翻作琵琶行此樂
天以詩爲纏頭矣感我此言良久立感樂天對共所

說之言若細細嘈嘈者故良久立去要知此婦彈完前霓裳曲早已立在那邊聽樂天說話至此尚未坐也立真良久了那坐促絃絃轉急那坐坐畧比前向後些夜已深客將散更不得遲延故為促絃彈手勢亦急凄凄不似向前聲凄凄切切聲細而密又是一種調滿座聞之皆掩泣人皆下淚琵琶之感人如此就中泣下誰最多較量眼淚之多少起來益要顯巳之傷懷也江州司馬青衫濕不是自叙官爵蓋江州司馬四字在胸中最不快活遂不覺滿口吐出而所衣之青衫已濕透矣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絕句之上

而菴曰五言絕句為詩之關紐不可以其字少而易之尤須先學精乎此則諸體無難事矣古人詩自三百篇來皆以四句為一解後古風長篇總是四句積累而成合之則成篇分之則各自成解吾譬諸龍焉龍有頭有角有尾有爪有鱗甲有如意珠獲其珠者為上乘槩括全龍者為中乘得其一體為下乘矣能於龍之一體而見其珠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則五言絕烏可以其字少而易之哉唐賢中惟李太白擅塲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則在是其他除王維崔顥諸公外能與抗行者絕少晚唐諸家有絕工者而體氣相去遠矣余最初說

此有二十字之稱今錄居第三

文宗皇帝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此文宗有意錄用君子爲仇士良所制而不能遂故有是作也當在太和九年之後輦路是御輦所經之路豈生草之處生秋草見遊幸之稀秋字內寓無限慨嘆秋非生草之時而又在御輦經行之處可怪也

太和九年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宦官驕横誰供掃除之職輦路所以生秋草秋草總喻小人蔓衍王守澄雖誅而士良依然在側也既不遊幸何故又寫上林花滿枝五字此不是眼中所見是意中所想上林有如許花而且盛開不能去看致輦路生草益形容出不堪來上林花是喻君子裴度鄭覃輩未嘗不在不自錄用乃由于李訓之手雖文宗優游不斷然亦無可如何士良輩眞罪通于天矣作者之意如此又須看他裝句上以草起此以花承妙極夫詩既有法不可不細細討其消息令人心殊不細撥其皮毛便欣然如有所得以爲詩不落擬議者爲佳聽其言厥善及觀其所作茫無着落此無他葢由不知師承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初不知有解數又不講明起承轉合之法唐詩置在眼前直是理會他不出夫議得二分方作得一分甚矣詩不可輕易讀去也憑高何限意此句是轉忽從空中推出一座峯頭來上林既有滿枝之花雖不能乘輦從秋草堆中去見獨不可于宮中高處一望乎讀此二字知文宗實是聖君有親

君子遠小人之意但蓄之于心不能發之于口故云何限意無復侍臣知非責其不知是不欲使之知也先李訓鄭註既得幸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辯以爲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二人相挾威震天下謀誅宦官不善于事遂有甘露之變是時左右侍臣無非士良之黨豈可復以心事相告吾故曰非責其不知是不欲使之知也此句是合是合在吾意上來非照應起句之謂也今人專講照應愜極矣

李義府

咏烏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栖

日裏颺朝彩日中有三足烏此喻巳之才足以佐天子向離出治之政琴中伴夜啼清商曲有烏夜啼此又喻巳之德足以致天子協和萬邦之化上林如許樹喻朝廷内而省寺外而州縣可以用我之處甚多不借一枝栖喻巳不敢大有所望小小分職可以自効何不將我一試也字字便佞太宗那得不喜日朕當以全枝借汝遂錄用

而菴曰唐以詩取士不爲無據益詩乃發揮性情之物故人之心術之邪正一落筆便見他人且不論只論義府史述其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吾見此詩如揭其肺肝然專意迎合可謂李狐烏詩其工又可稱李烏太宗英主遂不覺入其彀中主司取士不可不愼若不覩其所自樹而徒悅其浮華則失之遠矣

駱賓王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此中宗嗣聖元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李敬業同賓王在揚州時作也揚州臨江登城樓則見水風威冷是言軍容嚴整殺氣凜然水氣寒是言敵人喪膽也戎衣何日定以敬業孤軍而當武周全盛

之力非壹着戎衣之可定歌舞入長安是奏功之成也言外見臣子當枕戈待旦激厲以圖之到得戎衣定之日方可歌舞不可便去放佚以且夕爲樂也有諷敬業意

易水送別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易水乃荊軻別燕太子丹以入秦處也賓王身在易水故云此地壯士指軻軻急太子之難怒氣激髮而

上衙冠也此二句是敘易水之出處後二句作感慨昔時丹與軻及諸白衣冠賓客無一在者矣吾輩今日復于此地送别覺水寒猶如昨日也雖然何作此變徵聲蓋賓王意欲結死士以圖刼刺與丹咢同寓意深遠人卒未知也

東方虬

昭君怨

掩淚辭丹鳳啣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此詩純作怨字夫以王嬙絕代之佳人不得邀帝之寵幸是怨之所由來也長安名丹鳳城白龍堆在西域掩淚銜悲是怨于中而形于外也二句寫題面已竟忽又從單于身上出想妙夫單于一旦而獲此絕代佳人豈不驚喜若作如是看去便是盲子此盖將單于驚喜以反剔昭君之怨也浪是孟浪盖昭君自掩淚辭君之後一路銜悲而顏色已非復如舊時在宮中之妙矣此句從怨字上虛想出來非真有其事也作者二十分活脫讀者一百分死呆埋沒古人佳意多少可嘆也

韋承慶

南行别弟

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

此承慶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與弟相别之作也流嶺表必從長江中過江水澹澹有何意味又悠悠無盡遠客不能主張只索放下肚腸由他去便了落花以比已之流徙花之恨在落人之恨在流我今流到

嶺南雖有口不得一伸訴與落花到地無聲等無有二也

張說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此燕公自蜀赴洛陽後期而作也客心爭日月爭字奇絕余久客于外深知此字之確日月去得迅速而客心急于欲歸若不可待是與日月爭也來往預期

程夫初出門便預計歸之日于途中來往將屈指云何日到何處到得某日可以到其處矣今後期則爭不過日月却又不肯甘服特地去薛一秋風來又似曾與相約者乃怨其失約云何不待我一待而竟先至洛陽城使我獨後期也人知其借秋風作解嘲而不知其將秋風來按捺日月若曰吾雖爭不過汝汝又何曾先得過秋風也爭字固奇不相待更奇總看來只是蜀道後期四个字耳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自字是從前數起之詞矣字是臨了煞着之詞自君一出便已矣却似泥牛入海永無消息者君未出時日勤機杼事君子而不廢女工寧有殘機不理之事明月臨窗機聲軋軋月裡未完之機于夜間了之時以爲常自君出後遂不復理云不理非真不理也其意蓋欲引起思字也思君甚切致無暇料理女工何

其用筆之妙也思君如滿月思則無處不到忽然及着滿月滿者言望君念頭足足有一百二十分然月必無常滿之理而妾終無暫歇之思初意滿月必滿到底孰知每夜看月一夜減于一夜照妾之清輝漸至不見便了思君之心終無了期自無月時想到滿月又從滿月時想至無月一年三百六十夜無夜非滿月計月滿之候止得十二夜然妾不因清輝漸減而不思也妾不忘夫猶臣不忘君子壽先生真純臣也與義府咏烏詩互看其心術之邪正自見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此詩純寫自已胸襟李真意謂有林泉所在便是我坐處何必問主人相識不相識茲動手便下主人不相識五个字者非有開口去說主人只是要顯林泉耳今之偶坐于此者蓋特爲此林泉既遇此林泉必須盤桓永日况又嗜酒必須有酒方不負此林泉至

欲沽酒時方知主人是不相識者主人若相識酒何待沽今欲沽酒于不相識主人宋甚不次第豈不要愁然亦顧不得矣只是有錢便好今日囊中恰有酒貲遂自慰曰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自有二字似乎矜而不知此是深自喜幸之辭蓋胸襟高灑人囊中豈必有錢今旣有錢自覺無求于世口中不免作滿溢語非抹煞主人也到得酒沽來時我竟是主人且要請主人出來同飮不知酒出自囊中出自主人人我都忘又安計主人相識否也

王　維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此純寫臨高臺之意勿呆看一字方有得相送臨高臺欲看所送之人之去遠也川原杳何極臨高送遠則見川原杳無盡處而客路在其中間自近及遠而漸至于杳不可見之處矣送別不必在日暮而云日暮夫望去者遠則送者必立之久古人立意必透過幾十層有絕無文理者此是跌頓法不可不知也旣有日暮二字卽綴飛鳥還三字作詩最要見景生情將計就計十分活脫一句中不妨兩邊擺去此等是也飛鳥還則行人可息矣而猶夫不息日暮途遠在行人恨不得卽到而送者則顧其早歇念之深愛之至也行人不息何以知之因送者尚在高臺上故知之也

班婕妤

怪來粧閤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

此寫婕妤甘處幽默純是道氣從來咏是題者不寫其怨卽寫其不與趙氏爭寵則點涉婕妤多少夫第一等人詩必須第一等人作婕妤詩定須右丞作而右丞又定要作婕妤詩兩賢相遇定有不同處此詩所以分外出奇也開口便下一怪字奇絕蓋人多見爲常少見爲怪從來後宮誰不迎合至尊況趙氏姊妹兩相嫉猜不推盡態極姸而有可博至尊之歡者無所不用其心以

窮其伎而婕妤則以古君子之道自處力辭同輦惟恐以好色累郡君王故平日見君有時必以禮法能朝之暇即閉郡粧閣不復相迎在婕妤則以爲常而他人見之豈不以爲怪乎又推婕妤之意謂我即相迎總無益處亦不過向春園裏花間多一人笑語聲耳即無我去又豈無笑語之聲哉無益事一總不爲又不管別人去爲我行我法我了我事至後趙氏勢盛恐禍見及請供奉太后得明哲保身之道眞女中君子也

留別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留別者右丞將與崔處士別而留此詩也馬已立在面前頃刻分別矣臨岐數語已了平生而右丞不忍即別若兩人多遲延得片刻也是好的却又無閒話可說乃仰着天曰時方清寒宜加珍重復俯看着地曰此是御溝水聲淙淙復向前看去曰乃有如是之山一一景氣多佳此時若得處士同去爲伏樂奈勢有未能即掛上馬顧處士曰我今成獨往矣惆悵無意緒之謂也還字妙夫人即有失意之事遇着得意之境不免忘懷右丞家于輞川是以山水爲性命者爲了興宗即有前山景氣之佳而還惆悵則待興宗之情厚矣

鳥鳴澗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人閒桂花落心上無事人浩然太虛一切之物皆得

自適其適見花開則開之而已見花落則落之而已人自去開花自去落各有本位互不侵犯吾讀此五字覺此身不在堪忍世界中也桂有四季開花者今吳西山多有與下句春字無碍勿作天朗氣清看也夜靜春山空人既閒則日亦靜何況乎夜人既閒則城市亦空何況春山春山非空空于夜靜桂花雖落尚有桂樹覺有樹在即非夜靜夜靜非他在乎自心見無所見是爲夜靜空諸所有即是山空夜靜即是大雄氏入涅槃之時春山空即是大雄氏成佛之境

右丞精于禪理其詩皆合聖教有此五个字可不必更讀十二部經矣月出驚山鳥上來人删花落是行所無事夜靜山空是天下太平此時不識不知色空俱泯鳥栖于樹樹忘于鳥忽焉月起光射樹間彼如白晝驚我山鳥驚字從夜靜想出亦是心上無事人覺得如此非嫌月出也花既出他落月豈不由他出哉若謂月無光更好則月亦不必出天亦何必生月試看三千大千世界中可少得那一件乎時鳴春澗中夫夜非鳥鳴之時而時適在月出之夜鳥見月則

驚驚斯鳴鳥未嘗有心而鳴人亦何嘗有心而聽人既無心何知是鳥何知是在春澗之中而不知惟其無心方知是鳥鳴方知是鳴于春澗之中也余蓋嘗與世人相處矣世人之心忙甚爲一事聞見都不親切又嘗與至人相處矣至人之心朗不用知識事事無一錯過故知之也或問余曰何不云時鳴春樹中而云春澗中余曰然則了作此詩必用春樹二字無疑矣夫用春樹落人知識春澗不落人知識故用樹字是凡人之筆用澗字是非凡人之筆也或曰凡人或用春澗亦不可知余曰即用澗字决不更用春字以上句有春字故也凡人之伎倆止此然右丞之妙處不特在是也夫鳥與澗同在春山之中月既驚鳥鳥亦驚澗鳥鳴在樹聲却在澗純是化工非人爲可及也昔善財參德雲七日不見見却在別峯人若知此可讀是詩

孟城坳

右丞別業在輞川山谷中有孟城坳鹿柴等處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此達者之辭我新移家于孟城坳前乎我已有家于此者矣池亭臺榭必極一時之勝今古木之外惟餘衰柳幾株吾安能保我身後古木衰柳尚有餘爲者否也後吾來者不知爲誰後之視今亦猶吾之視昔空悲昔人之所有而已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

上

此首眼目在空山二字不見人是空但聞人語響是山返景入深林即山即空復照青苔上即空即山也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不見人是非有人語響是非無人語可聞人定不遠而偏云不見人非人不可得而見而語獨可得而聞也蓋見落形質聞如虛空虛空則圓通無礙此方以聲音作佛事此二十五圓通以觀世音耳通爲第一也爲作頌曰

山既云空安得見人若云有見即爲妄見若云無見無見亦妄人即非有語豈亦無人語之響非有非無見若不見何有下見聞若有聞聞亦是見見不取相聞不落空若斯人者即名空山空山無眼何得有耳耳即不聞聞即非耳耳以響成響即是聞無耳之聞通身是耳耳根圓通空山而已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夫深林之下青苔之上最爲幽寂當午日亭亭光直照下爲林枝葉所受苔上無景惟旭日東升則景斜透深林之西晚日西沉則景斜透深林之東景必到地故在青苔之上早間已照過一次故云復照也幽杳之間忽射日光橫如經練東穿西透清迥絕倫非久住山爵心一代時教者不能右丞筆下直是大光明藏無有一字在也復爲頌曰

空山何有惟有深林深林深林何在在乎空山爲欲說聞即云空山爲欲說照即云深林深林杳寞人莫能窺深林之外乃有大智返景依然復照林足青苔之上林影參差林不礙苔苔不礙林景能善入何有于深深林自深青苔自青不爲景滅不爲景增照固有時

寧止一照照無有盡林無有盡無盡有盡誰賓誰主青苔返照大事已竟

孟浩然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氣着人睡最難醒不知不覺而便至曉矣卯時陽氣方開鳥屬陽故羣鳥皆鳴此時尚未起身何得下處處二字此蓋從枕上聞出來的無處不是鳥聲枕

上一一聞着此句裝得妙做此二句便煞住筆復停想到昨夜去又到花上來看他用筆不定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或問余曰何故不寫夜來在前余曰汝何不看題中曉字處處聞啼鳥下若再連一筆則便不算曉矣故特轉到曉之前下夜來二字風雨聲緊跟聞字花不耐風雨聞過風雨聲故一心關花上花落多少須聞起身看便知何須忖量而不知天一曉則鳥便啼一聞鳥啼即想花落此在一剎那中稍一遲則日出天大亮矣于曉字便隔尋丈其作曉字精微有若此

李　白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客中無事之夜于床前數尺地忽見一片之光寒月色白故疑是霜竟以為天曉矣乃舉頭上望見月之方高始知是月光首句是光此句是月見床前光是無意望月是有心月方高正在夜中床前霜白性急又睡不去始知身在他鄉故低頭思故鄉也因疑則望因望則思並無他念真靜夜思也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相和歌楚詞十曲有玉階怨宮人望幸佇于玉堦不覺已夜深矣露侵羅襪已見立不耐煩則走入室中倚于水晶簾下不强立于露中却性急把簾子放下于是去睡便了而望幸之心尚未斷絕却又在簾縫裏望月真是絕倒玲瓏正指簾隙處而言夫在玉階止見白露在簾下止見秋月而君王之消息杳然那得不怨

憶東山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不向東山久言與東山相違之久薔薇幾度花東山上有薔薇洞多薔薇故名幾度花承上不向之久非以薔薇來當作東山一件事也白雲還自散山中有

雲昔在山時必徘徊覩其起止今雲雖起亦不過還自散而已明月落誰家我昔在東山把杯邀月對影成三人今無我玩月不知落在誰人家裡去也太白胸襟高潔直與雲月爲友東山爲家白旣出山艮友寂寞如之何不憶也看來薔薇與不在數內竊見註詩家以薔薇與雲月並擧謫仙豈好薔薇者哉

獨坐敬亭山

只此五个字使我目開心朗身在虛空一絲不掛不必更讀其詩也山在宣城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衆鳥是喻世間名利之徒今多得意去了孤雲是喻世間高隱之流尚未脫然而去衆鳥高飛盡打發俗物開來眼前覺得清淨孤雲獨去閒雖與世相忘尚有去來之跡動我念頭終有厭之之時獨此敬亭山萬古如斯鳥飛亦得雲去亦得我總無心由他自去李白一眼看定敬亭山而敬亭山亦若有眼看定李白漠然無親悠然自遠初不見好終亦無厭此時敬亭山上只有一李白而李白胸中亦只有一敬亭山而已白七言絕佳而五言絕尤佳此作于五言絕中尤其佳者也

崔顥

長干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在金陵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長干之俗以販爲事以舟爲家橫塘吳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與人覿面不相識乃驀然問曰君家住何處問得不可解然問者意中自有緣故須要聽者聡會此中有三昧妙不可思議也旣問君住處便當待他說却不待他開口乃急忙說自已住處曰妾住在橫塘君不說君住處妾自說妾住處覿面不相識之人忽與之親熱君竟爲妾之君妾竟爲君之妾矣出神語妙妙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此二語又不可解停舟二字下得妙爲問君住處又說妾住處

眼看着人說話手中却停一橹之謂也暫借問三字又來得滑既問君住處不待他答接口說妾住處他又不來答妾之住處君已問之君之住處妾初未知也覺得唐突他又不睬轉而思之不免懊惭乃作轉口語暫抑停舟之頃借問兒無要緊于暫時說無要緊話亦自不妨聽去似說開來而意中定合上去只是要知其住處也于何知其然于同鄉二字上知之君之住處何妨一說妾家橫塘恐君亦家橫塘而故不我答耶君今不答君定是我同鄉矣看二句口氣

只是要他一答答則可以相入故必要他答也第二首通是答

其二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九江在蕪湖之上

于是方答他曰汝要知我住處耶我住九江門臨江水望去便知且便泊船也我終日不在家裏來來去去無有寧刻然去來不遠只在九江之側猶之乎在家裡也我與汝同以舟販爲事汝今家住橫塘我住九江江水相望說甚同鄉不同鄉長干以舟販爲事如此看來我與汝當是長干之人了却又去出脫他的一問妙夫既同是長干定然相識汝也不消問我我也不消答汝今爲何有此問答蓋因汝與我生時尚小爲舟販故長便不同長干汝家橫塘我住九江各自來去不相聞問致使汝來問我我又答汝竟是不相識的人了猶幸得汝來問我不然我竟行舟直去矣字字入耳穿心眞是老江湖語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絕句之中

杜甫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後主十三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口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疾卒于軍詔立廟于沔陽此乃沔陽之廟

也廟以丹青繪像今已剝落空山草木今益茂長歲月既已遠矣而其辭後主伐魏出師之表痕痕猶在人耳中武侯當時能臥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是其本志因感先主三顧之知遂僇力驅馳以隆漢室一旦功成南陽之舊廬猶在可以歸臥孰意天不祚漢武侯六出祁山以致身殞不得復臥南陽以遂初志子美感公之忠悲公之志深矣

八陣圖

圖以石壘成列爲八行相去二尺在魚復平沙上八陣者一天二地三風四雲五飛龍六翔鳥七虎翼八蛇蟠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吳

孔明輔蜀之功蓋于當世不惟蜀之臣不能及即兼魏吳二國之臣亦無有能及之者而名成于八陣圖是讚其韜畧司馬懿武侯敵人也嘗見武侯之壁壘嘆曰諸葛君眞名士陳壽無知乃以爲用兵非其所長譏之得少陵之言始定稱爲詩史不虛也按峽水

漲時如十圍巨木百丈枯槎從横隨流而下及乎水落萬物皆失其故而八陣圖宛然所謂江流石不轉也此句讚八陣壘石之神異遺恨失呑吳此句解者多誤唐仲言謂孔明爲此圖潛寓呑吳之意吳蜀脣齒之邦吳亡則蜀孤矣是其失策也今江流而石不轉非其遺恨歟仲言又引東坡志林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悞會余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

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徐而菴曰東坡說謬又絕無文理此必是東坡看不出謬托子美夢語以欺世仲言復不能解又借志林以爲証然則史學失傳斷自東坡始也余小子不佞何敢與往哲析辯但往哲不求甚解未免傳誤竊見史論都是不着痛癢之爬搔愚不得不一伸其說也嘗謂孔明以伊呂之才若關公不死先主當無猇亭之敗以致崩殂孔明經紀其間必能有光漢業不獨吞吳且併魏而嚼之夫論三國之大勢必須先取魏而後取吳倘有吞吳之

機會則先取之亦無不可吳既取則伐魏自易勢未能即吞吳且與結好徐以窺魏之釁計誠有之若以吞吳爲恨必非奇男子孔明豈其然子美詩史又豈其然乎吾觀先主敗崩之後蜀勢衰弱是時吳方得志反有吞蜀之心孔明立此圖于魚復浦以歷吳之圖蜀則有之而謂其寓吞吳之意于此則背戾極矣夫吞吳蓋指先主伐吳而言先主若無是舉則漢事猶可爲何至成鼎足之勢而與吳反結脣齒之邦孔明鞠躬盡瘁卒無成功此所以爲孔明之遺恨耳余爲此說願請質諸高明者

復愁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子美杜陵人而家于洛祿山之亂首陷東京杜之故園皆被兵火子美流寓于蜀此詩想見東京既復之後更有訛傳而作也復愁者言愁將復起也通首皆懸度口氣首二句恐其或有末二句幸其必無從天下大勢說起妙萬國戎馬尚未歇息耶吾不知故園

在東京收復之後今得獨無恙否也于是即自慰曰天豈欲盡此一方人耶當必留幾个在昔我歸見相識之人甚少難道今日復遭兵火不留一个也天即好亂豈獨殃我故園早已戰場多言已經過屢次天或憐憫當不復殃此一方也先從萬國說到故園復因今日說到昔時二十字中具如是曲折非子美不能也

絕句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朝看又過何日是歸

年

此子美在夔覩景物以懷歸也言江山花鳥何處不有寧必故園者爲佳今此處一般有水一般有山一般有鳥一般有花江色碧得好而覺鳥之逾白山色青得好而覺花之欲然然言其色之紅也我終日在此看山看水看鳥看花不知不覺把今春要地裡過去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得毋使故國之江山花鳥恨人乎吾想此處之江山花鳥決不爲我而碧而青而白而紅卽如今我已不在此處而江源依舊碧

山原依舊青鳥原依舊白花原依舊紅也我原是客寧終于此有一日得歸故國回憶此處之江山花鳥則我今日眼前之青碧紅白又渺然不復知其爲眞爲幻矣今日何日歸年何年流光如駛如之何身只在此處也

崔國輔

少年行

遺郄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旁情

此寫少年情事曲盡少年終日鮮衣怒馬本無正務不過是路旁之情郄又有粗無細不惜財物身愛騎馬郄失了鞭子而鞭又是珊瑚裝飾的價極貴重在馬上所必不可少之物請問少年汝今有何事在心而若是既遺郄鞭子眼見白馬便驕起來不肯行動乃折楊柳枝以代鞭上復嵌章臺二字者以章臺多柳樹又是娼婦所托之地故也作詩者謂馬不行儘自使得珊瑚鞭既遺何必更去折柳汝終日芒芒然所爲不過是路旁情耳情既在路旁何處不可留戀況又在章臺鬧而必要馬之快走哉

儲光羲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長安是帝王之都多豪俠之子雖生長富厚不足供其揮霍以致貧窶而縱酒好色之性終不能改模樣郄又大通身敗鈌亦不顧使人欲絕倒昔過酒家必下馬索坐杯盤羅列極其豐腆呼兄稱弟飲必淋漓

大醉不去今則鳴鞭而過鳴鞭者耍馬之行速也昔
遊倡門必濶套結束齊整光彩携錦纏頭以供賞發
今則袪服而遊袪服者身上不好看一發將外服卸
去也一何不自重至此彼當時原有百萬之貲終日
豪華又好縱博遂至罄盡雖含此情然畢竟要裝好
漠畧無片言出之于口而鳴鞭袪服之行徑怎得遮
掩也

高適

咏史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
看

為何遽下尚有二字蓋咏史者是時眼光射定范叔
是秦國一个丞相夫以丞相之尊豈有人敢以綈袍
贈他故用尚有二字作驚異之辭作此句畢復頓住
筆而凝思曰吾知之矣范叔見須賈時不作丞相服
飾是見其寒憐而贈之也憐其寒却又應如是的了
故用應字幾个字中作如是大起落當不在少陵下
不認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二句不是責須賈是慨古

今人不帶眼珠子者按叔曾事須賈嘗同使于齊齊
王愛叔才賜以千金歸賈疑叔以陰事告齊王故得
此贈乃告知魏齊而殺之是蓋不知叔者也叔遭此
大難不死天也俗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祿叔因此
激厲入秦以至大用為丞相茲賈忽遇之于秦吾意
賈必驚疑不定曰叔已死矣叔為何又在此叔其死
耶此必是鬼形神宛然却又不是鬼信其人耶豈有
殿而不死之人又豈叔有同面目之人在秦耶使果
是鬼何不見我于魏而來見我于秦其真是叔魏卽
關守不嚴叔亦何能飛越耶夫經一事長一智則經
一大難智長何止百倍叔既在秦其智算必更大過
于曩昔者矣且曾疑叔以魏陰事告齊王得千金獨
不疑其以魏陰事告秦王少得五百金乎豈叔子身
入秦既無援引又乏賄賂以通秦王左右得一召見
乎又豈張祿丞相忌才知之而不用困于羈旅衣不
覆體乎叔卽不得志當决不貪饔至此者且我素所
置之死地之人必深讐恨何故又來見我乎人卽貧
苦决不乞憐于素嘗殺我之人而叔乃以如此行徑

來見我于此又豈叔幸得不死而以生騎笑我乎又
豈以我是大魏使臣而叔故以魏人辱我乎又豈叔
不忘魏幸見故人異得載歸一拜祖宗墳墓乎又豈
因我將見丞相欲我先容于其前乎大居移氣養移
體叔現居相位身御寒冷氣宇非竟堂堂吾意須賈
此時必陡然大發驚疑驚疑稍定當深謝不安不得
以金贈之卽解裘衣之庶幾少藉以解其夙昔之恨
緩其將來之誅今驟見叔之狀信爲寒然乃謂之曰
范叔一寒至此哉贈以綈袍夫叔是个緊對敵而思

以綈袍見好此等人豈是有殺叔手段者叔竟不殺
賈正憐其無用而宥之耳旣是無用人安可以不知
天下士責之哉嗟乎丞相天下士也以叔之才卽不
爲丞相亦天下士也夫不知天下士在布衣時猶曰
吾忽之一時看不及今已爲丞相見其寒而尚以綈
袍贈之叔豈須此綈袍者哉吾不知賈行李中何故
裝此綈袍在內也得無有意結布衣之歡耶乃結着
了一个丞相綈袍亦可云不負須賈矣賈其婦人耶
直子耶鄕鄙之盟長腐儒之相知耶吾看賈不值一
錢達夫先生眼中寧復有他在吾故曰是慨古今人
不帶眼珠子者嗟乎天下士誠難識識于布衣之日
難而欲識于尊顯之日爲尤難耶唐六如咏紅拂妓
云莫道英雄今沒有誰人看在眼睛中然則能識天
下士者止有婦人吾適以婦人目須賈此吾之失言
也夫此吾之失言也夫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强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遥憐故園菊應傍戰場

開

此詩以看菊爲主登高爲賓登高昔以避災今以行
樂于家爲常今在軍中何必登高强欲登高以身不
在故園無人送酒寂莫不過欲藉以消遣耳故園有
菊我遥憐之時方喪亂故園之外皆爲戰場昔我在
家菊花相對人不寂莫今我身在戎馬之間不能賞
菊而菊開只好傍戰場而已人寂莫我亦寂莫我遥
憐菊菊亦遥憐我我豈有登高之心哉

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
流
渭水秦川祇隔一秦嶺相去幾何爲兵戈阻塞不通
故見渭水東流而問其何時到雍州雍州即秦川也
參在軍中羽書旁午至無暇思家惟有兩行眼淚憑
渭水以寄向故園而已

王之渙

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
作詩最要眼界開濶鸛雀樓今在河中府前瞻中條
下瞰大河已極壯觀而之渙此作亦遂寫煞白日依
山盡非言登樓之時晩正言中條之高大夫日自東
而西從晨至夕頗未易盡下午爲山所遮若依此而
遂盡者黃河蒼蒼渾渾其勢直下若見其入于海者
在樓上所望見如此一東一西一高一下盡我目力
亦可以止矣而之渙猶道目力之未盡必欲及于千
里之外若謂此樓再得一層方好非眞樓上更有一
層在而之渙尚未之登也余十五六歲時虎丘初建
等慈閣閣下粘此二句爲聯人皆以爲確余笑曰粘
在閣上更確也

祖詠

終南望餘雪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
寒
此首須看其安放題面次第如月吐層雲光明漸現
閉目猶覺宛然也陰嶺是日光爲前峯所遮不得射
到之處秀者從禾從乃禾不必言乃即女子胸前之

蓓蕾又稱始花遂有包裹之謂秀陰嶺秀是言陰嶺
之隆起處也先安放積雪之所而後方出積雪二字
浮雲端是言高高則人可望見今遠望去不但雲端
爍上又且林表皎然林表林之外面也林上之雪已
消陰嶺之雪因霽色相射林表亦爲晶瑩是作餘字
也上來三句題面已竟于是虛寫其意以結之夫終
南餘雪固也望終南餘雪亦須還他一个所在長安
城對終南唐賢有詩云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

滿長安城中方暮之際雪光依微覺陰氣直逼夜窗之增寒也寒字是望之餘影此詩處處針線細密真繡鴛鴦手也按唐試此題限五言律詠作此四句遂交卷人詰之曰我已做盡此外真更不能添一語矣

韓　愈

青青水中蒲三章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隴上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水是流動之物蒲生其間挺然樹立故用以起興也下有一雙魚又比也言婦人見此青蒲而及蒲之下有雙魚並焉忽然感動情思始覺夫婦之相隔君指夫也君已往隴上去矣家中只有我一人在在者見我可以作主無人來拘束婦人之邪正正于此時見與誰居昔與君居今既隴上去我將與誰居哉此非

慕魚之成雙正言吾不妨獨自也

長在水中居此居字緊跟上居字浮萍是比郤置于第三句文法又一變長字要玩命在水中非一日矣既爲青蒲則不離于水既爲女子則不離于室所固然也寄語是自身不去坐壇遣將之謂浮萍無根之草可東可西可南可北非若蒲之生根牢于一處者相隨郤如何隨夫萍之在水或因風吹散或因流蕩開安知者一萍隨定那一萍乎然萍到處皆有有則綠成一片故下相隨二字令一婦人隨一丈夫非若萍之可以類隨者我不如非恨我不如是言真不可如也

葉短不出水喻女子分有限定非可恃才擅有舉動猶蒲葉短而不能出水也上二章粘定說故用君字我字此一章推開說故君更爲行子我更爲婦人字我是執我君以宰制爲義婦人是大槩之稱婦人而知自已是婦人則能盡婦人之道矣此二字須着眼婦人不肯循分則必須夫以宰制之故稱夫君既克盡婦人之道則夫不妨遠去故竟稱行子矣婦人不

下堂分也我自去治家行子由他萬里去便了言甚相隨不相隨誰居與不誰居哉此三章可作思無邪註腳非一代大儒昌黎公不能作也

柳宗元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跡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夫大雪而使千山之鳥飛絕矣萬徑之人踪盡滅矣而寒江之漁翁獨不可罷釣乎江寒則魚伏于下豈

釣之可得而此一老翁身在孤舟絕無伴侶披蓑把釣肢體半僵在遠望者眼中以為一幅江天釣雪圖而不知老翁此時作何消受也余謂此乃子厚在貶時所作以自寓也當此逐竄日短可以歸矣而猶依泊于此豈為一官所繫耶一官無味如釣寒江之魚終亦無所得而已矣余豈效此漁翁者哉

劉禹錫

題壽安甘棠館

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渡塵土與烟霞其間十餘步

終南捷徑烟霞何異塵土金門吏隱塵土郎是烟霞並不可作取相分別乃去分門前門裡于十餘步之間哉然才人筆下又何妨作此分別也其詩自佳

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為老人開

酒與人飲何嘗分別人之少者當醉老者不當醉牡丹與人看何嘗分別人之少者當看老者不當看夢

得何得來饒舌然夢得已是老人自以為過時與世不相入故借飲酒看花來作慨嘆今日正是人厭棄我之日何故却在牡丹花前飲酒大非所宜甘心醉數杯此句不可便看去人將甘心于我牡丹豈甘心于我者夢得多遭折磨見花亦有戒心也吾不知夢得酒量何如何至數杯便醉意若謂花即甘心于我我去甘心于酒今花既當前管甚甘心不甘心有酒且飲飲數杯便醉醉便不省人事亦一消遣法也我今亦不愁別事但愁牡丹會說話起來不肯放過我

曰我不為汝老人而開老人郤向我飲酒則如之何拔夢得為咏桃花詩以桃花喻小人譏刺當事以致再貶今又看着牡丹為之猛省牡丹與桃花不同當是喻君子譏刺小人既不可親近君子又恐他不然見處世之甚難大醉之後花終無語牡丹畢竟是君子若桃花者真小人哉

覗刀鐶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覗脉脉萬重心

言語之于人意其間不啻萬里嘗見藏不住話的人必要說出來為快而不知說出有不快者在夢得一生輕于開口連遭貶謫受禍無窮今覗刀鐶為之窕轉有悔心焉常恨言語淺夫機貴密洩則敗世間喜開口者多為不開口者所害故一切深意人不易開口蓋言語之為禍而始知不如人意之深也刀乃利割之器刀之有用鐶者寓神武不殺之意若川殺人則刀必至于敗缺必也有刀不用而人自服方為善耳古大臣去國有賜環賜玦之典賜玦聽其去賜環欲其留鐶字與環不同諧聲同其義亦相同也或曰鐶亦刀也余謂不然若鐶在刀字之上則是刀今在刀字之下則知是刀上之鐶也今朝兩相覗兩字指刀與鐶而言相覗非夢得覗刀鐶刀鐶亦覗夢得之謂是夢得覗刀復覗鐶覗鐶復覗刀也脉脉萬重心夫覗刀則見其鋒芒凜然覗鐶則見其圓穩無缺一時遂生出無數兇念頭好念頭謹慎念頭來不好出之于口惟覺心在胸前脉脉動个不住而已夢得有極不平事在心儘用得刀着然無其柄見此鐶念頭又頓消歇下去故不賦刀而賦刀鐶也

白居易

閨怨詞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珠箔籠寒月室中耿得空洞是夜間將睡去的凄凉紗窗背曉燈床頭耿耿如豈是曉來將醒時的凄凉月與燈皆愁人下淚物也夜來是從夜以至天曉中上總有一夜之淚為何又說一半是春冰那一半却

是甚麼蕣既云夜來則巾上有一半隔宿之淚有一半新下之淚隔宿之淚已冷故成氷新下之淚尚溫故未成氷也一半二字妙絕而菴拈出來供人一笑

又

關山征戍遠閨閤別離難苦戰應憔悴寒衣不要寬

關山征戍良人偏去得遠閨閤別離婦人偏又覺得難二語已盡情事苦戰應憔悴寒衣不要寬又十分體惜忖量他此因自己之難想到良人之苦若謂閨中淒凉肌容憔悴衣帶寬緩安坐尚然良人在邊上日夜苦戰當前則虜死傷退後則犯軍法其何以堪形體想比舊時瘦了今作寒衣定不可把來寬了不要寬非是照舊衣放出來是要比舊衣收窄些也不要二字妙絕衣在汝手中作畧把來裁窄些就是了為何要說出汝要那个來聽雖然心中萬種思量口中無數瞞語樂天心孔如絲故能寫到而菴亦覺技癢不過可恨被他先作去也

池畔

結構池西廊疏理池東樹此意人不知欲為待月處

圓亭最要疎曠若把樹木房屋塞定便是俗漢胸頭矣茲先將池來作主乃分出池東池西來真匪夷所思夫池上所最不可少者是廊廊妙處又在月若造廊在池東則背却月矣故造廊于池西若池東無樹則空豁不好看必須種樹若已被樹充塞不去疏理則月出亦不妙疏理者刪其繁枝既不損樹却又得月此老胸襟真不可及千載來使讀者恍置身于池西廊下也

樂天作是詩即用造廊法最為窈窕起云結構池西廊承云疏理池東樹夫池東樹與池西廊有何關涉而以為承說是為樹稠密故要疏理即不結構池西廊亦須疏理說是為池西廊疏理何不少待池西廊成然後去疏理池東樹未晚今將此二句平列看去一邊是池西一邊是池東一邊是廊一邊是樹一邊去結構一邊去疏理人初看去不知是為了樹結構那廊還是為了廊疏理那樹鴛鴦雖繡得好金針却

在何處見轉云此意人不知若不說出眞个人不知其故又要待第四句道破吾想此老落此句必且停住筆要人去思想不能不說出又不肯即說出者乃曰欲爲待月處方知疏理樹不是爲廊是爲月連結構廊立在開空裡蓋爲待月設也譬如說笑話好笑處必要留在末一句起初聽去不知說那一邊話全不露一些風縫自己又不要先笑方使人大好笑今人不善作詩只是不明白作笑話的道理請以思論思之

池上

小娃撐小艇　偸採白蓮回　不解藏踪跡　浮萍一道開

小娃只見白蓮開得好背着人定要去採見有小艇在池上便撐舟去採及至花巳採得滿心歡喜那裡有心去檢點浮萍之開合于是萍中遂有一道形迹在那邊甚矣人之不可亂動也而菴說此詩初主是說旣而思之瞿然曰吾錯矣吾錯矣今人看詩輒尋他有關係處然此詩正不必在小娃分上尋討要想此老天機勃宕處旣栽白蓮于池內復置一小艇非徒供自巳一人賞玩盡人皆可賞玩者此老興至即登此艇或同賓客或同羣從或觧事僮子或得意靑衣或停扇迎風或啣杯遲月或採花吸露或擘葉代杯或剝子贈美人或吟咏于花前或吹簫于葉後此池中即是騷壇即是酒國即是仙鄉即是佛土鳧飛魚躍一總由他天地間樂境任人分取何爭一个小娃而不容其採蓮哉有一日此老偶不在池上小娃尋一閒空乃撐此小艇以採蓮蓮旣採仍撐此小艇

回來以上岸纔去此老即至見池面綠萍中間露出一道天光來且照白蓮之影是此老最得意境界因有此痕迹不免要問方知是小娃撐艇採蓮去也于是復從小娃分中着想蓮花由你採將去踪跡如何瞞得人你若能藏得此踪迹更妙但小娃見花要採那得解到此雖然即解得亦何能藏得浮萍旣開一霎時合不及除非此老遲些來則不見藏則再無神通也不解妙樂天意中正喜其不解若解則不去採蓮浮萍中又安得有此一道天光哉此種詩着不得

一些擬議猶之西子面上着不得一些脂粉今人胸中不乾淨那有此好詩作出來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絕句之下

張 籍

寄西峯僧

松暗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遥憶草堂前

此詩着意在月上自月出時直到月將落下去月初出其光先射高處月將落下其光亦在高處西峯是高處松樹所依之處高下不齊此應有低處低處惟月在中天方得照着至月將落則暗矣此松間月已明過今雖在暗水聲清涓覺得夜涼要睡未得即睡也因望西峯月光猶在便想到僧住處想去遥憶着却又恍然草堂乃僧之住處西峯正插在草堂之前草堂前此時如峨眉積雪一片大光明藏是何等境界我却立在暗地天下名山被僧占盡而此一峯明月又去作草堂供養那得不想草堂中上人也詩中不說出僧來祇用一前字此僧定是一个俗漢此

時必掩關熟睡那去理會草堂前明月嗟乎山僧見慣渾閒事辜負松邊峭立人

司空曙

玩花與衛象同醉

衰鬢千莖雪他鄉一樹花今朝與君醉忘却在長沙

長沙古稱卑濕地賈太傅不得意之處人到此間豈有佳況况是白髮盈頭之老翁當之即有一樹之花亦不能消此旅寂今朝適遇好友邀飲花下遂成大醉此時酣暢始忘身在長沙安得常與君同醉花下也可見花不如友醒不如醉

元稹

故行宮

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玄宗舊事而出于白髮宮人之口白髮宮人又坐于宮花亂紅之中行宮眞不堪回首矣

錢起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燕趙悲歌之士出江淹語以燕趙悲歌之士乃相逢于劇孟之家孟洛陽人以任俠名于漢匆遽相逢叉手一揖即便傾倒義風可敬但寸心之事言不能盡陡看前路日又將斜欲盡言則不能去欲去又不能盡言描寫義俠匆遽相逢行徑如画舊解以爲謝絕他非是

孟郊

古別離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此詩絕不說別後之苦亦不說別前之難却撇開別字尋一閒話來扯淡而情事宛然眞樂府手也牽郎衣不是留却是放問到何處奇豈有臨別而不知去向者看他兩人各各巧滑世間有一種人慣要東走西出頭妻子前不說寔話又有一種婦人丈夫雖活佛

還要防猜言出季布亦不信寔晷一舉動問了又問
此所以到臨出門將還問何處去也不恨歸來遲男
子志在四方一出門豈能定其歸之遲速不恨者非
不恨也此是當面强詞不好囑其速歸而恨之深極
在言外莫向臨邛去婦人偏會管男人事定有者等
瑣瑣戒其不要走俠邪極自正道故說到此然男子
寔不往臨邛去若無此句則上來不恨二字何處消
落筆下眞是牛鬼蛇神或曰男子依了他不往臨邛
而偏不早歸奈何余曰男子不向臨邛必然早歸彼

此婦人算絶矣詩之妙如此

蓋嘉運

伊州歌

唐書地理志伊州伊吾郡本西伊州貞觀六
年更名屬隴右道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西

古人作閨情詩非好言婦人事也又不作良人在家
偏要作良人不在家在邊上以見征人久戍不歸婦
人相憶之苦者蓋欲感動人主使之知征人夫婦相
憶之苦惻然于衷也此作言閨人欲見良人之難直
使石人下淚今讀者初不覺也婦人欲見良人而良
人却在萬里之外他旣不能歸除非我去我又不能
去除非在夢中夫欲見良人而思作夢已若矣又恐
夢之不終何其苦之至也此是述將睡之際預分付
左右曰我今去睡起矣天曉時我或不醒倘有黃鳥
來枝頭汝等爲我速速打起他夫黃鳥啼亦我所甚
喜獨是早間在枝上啼有一最不堪處我今睡去必

有夢作未睡時我在此旣睡去我夢不知在何處我
日裡常想遼西夢中一定往遼西若到遼西與夫相
見是眞不世之良緣難得之快境也豈可容他驚覺
又成虛話吾又不知遼西在幾千百里之外度非通
夜之夢不能到若已在中途忽然在枝上啼起來夢
爲驚斷苦殺人也我作夢若早或不至鳥啼時候然
夢豈人作得主張多分要至天曉打鳥竿急爲我持
着我夢庶幾得到遼西也此詩宛轉孤悽似在琵琶
絃上彈出來者字字斷腸聲也余曾作一絶以寫是

詩之意悵望關河烟草淒夢中有路到遼西黃鸎不
打心先解後次枝頭再不啼

令狐楚

從軍行

朔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清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
聲

風從西北來故言朔風千里言風來之遠守戍者審
聽風聲聲如有異時作一驚月從東照故言漢月五
更是月將落之際守戍者刁斗將歇堡柝寂然清如

水出此時略得少息未必便作還家之夢縱使作得
還家之夢心神不寧猶聞主將號令傳呼出塞之聲
出塞是極恐懼之事歸既不可得即夢亦不慊意總
是道從軍之苦

李伸

憫農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
苦

種禾偏在極熱之天赤日杲杲當正午之際鋤者在

田裏做活真要熱殺人即此已極苦矣更不必說到
水旱之年借公本積逋欠到滌場時田中所收償人
不足至于分散夫妻賣鬻男女之處矣田中寧有遮
蔽酷烈火日曬身即有簑笠濟得甚事自頭頂至
面至胸至脇後自項至背至腰乃至股至足何處不
是如雨之汗連連滴着禾下之土豈不痛心幸得無
病却又謝天謝神尚未知收穫若何也由此觀之最
苦者是農人受用者是田主收租時尚要揀濕道秕
大斛淋尖脚米需索少升缺斗限日追逼及至轉成

四糙煮飯堆盤白如象齒儘意大嚼那知所飧之米
一粒一粒皆農人肋骨上汗雨中鋤出來者也公垂
作此詩宜乎克昌其後此題憫字自必點出君說得
透徹則憫字在其中矣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
眠

懷君適在秋夜天涼可愛惟散步庭際以咏懷君之

詩于是趁筆寫到員外身上去曰君今在空山人境兩寂之際松子間落林中有聲幽人應亦散步未眠也幽人正指員外員外若非幽人則蘇州亦不必寄懷矣

皇甫冉

婕妤怨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花枝寧必出乎建章者為佳鳳管寧必發于昭陽者

為美而君王何必留連于此處借問承恩之人雙眉長過人幾許見其亦不過與人相同耳未見相勝而相形此所以怨也

劉長卿

春草宮懷古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人

君王建此宮時取名春草者以為春草長生萬年有此會幾何時君王遂辭此宮而去而宮・已舊矣然春不以舊宮而不來芳草亦不以舊宮而不生每到春時聞其無人君王已不得有此宮乃芳草居然而有之真為春草之宮矣那可使君王見之不可見非嘆舊宮已非昔年不可復見君王之面是嘆君王倘在今日不可見此舊宮之春賢勿錯看去也當君王在時宮女如花布滿宮中今此地生出草來猶帶羅裙之色然當時曳羅裙者其意爭向着君王而孰知今日芳草雖生舊宮之地而意則向楚之人矣不勝慨嘆

劉方平

長信宮

夢裡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

夢中則與君王相近醒來時則覺河漢之高高則又相遠矣河漢高是深秋乃妾與秋風之再熱重用着團扇不辭勞三字妙用得着你有何勞處意中空耳當招貝中又是牽牛下井者令人解頤

耿湋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前二句是巷無居人後二句是空谷足音睹此秋日能無離索之感

李益

江南曲

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此詩只作得一信字瞿唐是峽名三峽之最險者往來之人不能期定月子畢長年亦不能料賈又是經紀人在外已慣不甚以歸家為急者嫁與他雖比宕子不同然在外時多畢竟捉摸他不出朝朝誤妾期不是瞿唐賈預先期約者是妾意中自期者凡今月不歸必曰明月定歸矣至明月不歸是悞一朝矣明日又不歸必曰明日難道又不歸至明日又不見歸是又悞一朝矣日日期望日日不歸故云朝朝為何要用朝字若見人有期約來家若一起身便盼望起

漸至午至下午見所期不來則念頭逐漸消下去了詩用不得夜字若云夜夜則俚矣早知潮有信潮信最准人若如潮必無一次之悞何況朝朝乎妾悔不早知若早知當嫁與弄潮兒矣兒是無年紀者賈是有年紀者賈肩重擔兒是輕身為賈者習見瞿唐之無定准故為人無定准兒習見潮水之有定准其為人定然有定准故欲嫁之若作如此解者當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唐賈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兒是恨个朝朝悞妾期耳眼光切莫錯射

李商隱

早起

風露澹清晨簾間獨起人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

人言義山詩是艷體此作何等平澹豈綺爛之極耶

風露澹清晨清晨是旭日未升之際此時但有風露殊為冷清故云清晨日未出時天地光彩尚未煥發意味甚澹見不妨去睡簾間獨起人承上來簾外既是風露簾裏之人為何獨要早起身獨是祗一人鶯

花啼又笑其早起想欲攬取鶯花耶鶯啼花笑爲簾
間早起人而然耶畢竟爲誰春却像春是我的一般
兇底算來還不知是爲那一个也謂是鶯之春鶯只
好去啼而已鶯擔不去謂是花之春花只好去開而
已花攔不住謂是人之春人只好早起而已人攬亦
不來總之鳥也花也人也同在此天地之中豈分得
个爾我鳥之啼也花之笑也人之早起也皆乘此春
氣鼓動而有爲耳花不爲鳥而笑鳥不爲花而啼而
人乃爲花鳥早起作此念頭豈不澹煞只當放下念

頭鳥由他去啼花由他去笑人亦由人去早起而已
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此題得此詩在義山爲出
色若落右丞手中畢竟不如是作另有雋永之意趣
在也

杜牧

歸家

稚子牽衣問歸家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如
絲

人在家貧困便思出門以爲不能得名亦可得利及
至在外事不由我眼望日子不覺改換寒暑終日奔
馳而頭顱早已如雪矣出門纔及生髭歸家一根且
杖空着雙手有話不好說出又怕家人來問遂請出
一个稚子來妙極胸中已先有鬢如絲三个字故以
稚子作反映稚子且又是个未出門之人如賈誼傳
有諸老先生四字蓋對洛陽年少而言也古人下字
無有不對鋒者稚子從不曉得世情所衣所食不知
是那處來的大人在外營圖亦不知爲何原故見大
人歸家乃牽衣問日歸家何太遲歸遲則必有以致

之者共誰爭歲月人即有所爭决不與歲月爭爭歲
月是个癡漢天下豈更有如是癡漢在與之爭此不
着痛癢之事贏得鬢如絲爭則定有輸贏爭得歲月
多者爲贏歲月多則髮白歸來並無別件頭鬢祗有
如絲然則輸于少歲月者多矣據稚子問來直是不
須出門去

唐彥謙

小院

小院無人夜烟斜月轉明淸宵易惆悵不必有離

情

要看無人夜三字下惆悵正爲此那把推到清宵上邊去于是尋夜之罪案來說烟月是清宵之罪案也月不明則烟不見月明則烟受月光而見見烟斜在那裡我正怕此烟而月却又照得分明自然生出惆悵來此時獨身無伴憑欄不可隱几不可捲簾不可下帷不可煞有二十分過不去總是離情在胸前梗塞若說有離情便落凡近若說無離情又涉懸空乃輕輕轉下去曰清宵易惆悵令日不必有離情的有

雅人深致唐賢之妙如此

陸龜蒙

古意

遠心莫澹薄妾意方栖托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良人一心遠去謂之遠心莫者勿要之謂也心遠則澹澹斯薄矣汝勿日遠而遂至于澹薄也妾意方栖托栖則止于家托則附于汝是親之密之也恐汝心遠到天涯海角而妾意只是夢寐不離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車輪是不定之物喻遠心之不定生四角則車輪不復能旋矣一夜猶一日忽然把遠心收住再不遠去庶幾不至澹薄地位若妾則永栖托于此但有四角並無車輪遠心能如妾意則願足矣願得絕無文理真是樂府手

崔道融

春閨

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遼陽在何處莫望寄征袍

婦人慣會預先討消息欲剪宜春字非要去剪宜春字也即如今人寫歲朝把筆百事大吉之例也彼蓋欲作征衣初動剪刀時先剪宜春二字以驗吉祥奈天氣正寒纔出手指便僵起來宜春二字竟剪不就便放下征袍乃長吁曰如此天寒征袍想做不成了遼陽不知却在何處路程遙遠良人成于其間日望征袍去著于今請汝且放起念頭沒要把征袍做指望了哉且不能得而況寄乎此一時不得意作此剏頓語勿謂其定然也妙在遼陽何處一語好是割

斷肌腸一般莫望何又來得慢折如聽其親口向我
耳邊道出來者筆舌之妙有如此

李端

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即便來得緊湊細語又來得穩貼望西拜月而北風
邪橫來吹動腰裙帶子你道是無人聽早已被北風
逗漏消息也

鳴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婦人賣弄身分巧于撩撥往往以有心爲無心手在
絃上意屬聽者在賞音人之前不欲見長偏欲見短
見長則人審其音見短則人見其意今君何故知得
恁細

溪行遇雨與柳中庸

日落衆山昏蕭蕭暮雨繁那堪兩處宿共聽一聲
猿

溪行日暮值此繁雨前途又甚遠我去不得君又如
何去今夜我與君當借宿君如要另借宿若去得遠
宿作兩處若去不遠而我與汝亦要作兩處宿兩處
宿固無不可無奈此處有猿其聲不堪獨聽莫說幾
聲且說一聲與其兩處宿而其聽此一聲猿何如一
處宿而共聽此一聲猿也此不過欲與柳中庸宿何
其言婉而意切也

賈島

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
處

夫尋隱者不遇則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來作波
折妙極有心尋隱者何意遇童子而此童子又恰是
所尋隱者之弟子則隱者可以遇矣問之言師採藥
去則不可以遇矣童子既回他不在家便了如何復
有下二句要知問不是一問却是兩問島既知其師
去採藥即應貽口又問曰可歸來未倘不即歸煩汝

去尋一次童子即答云雲深不知處便了偏不肯先說乃曰只在此山中此山中見甚近只在見並不往別處則又可以遇矣島方喜形于色童子却又云是便是但此山中雲深卒不知其所在却往何處去尋是隱者終不可遇矣此詩一遇一不遇可遇而終不遇作多少層折今人每每趁筆直下古人有云筆掃千軍詞流三峽誤盡後賢此唐已後所以無詩也

戴叔倫

春閨

梟梟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陌上則在城外欲往陌上採桑必經由城邊一路見梟梟之柳是學古詩十九首青青湖畔草起法而結法亦類循柳而行則到陌上桑下矣手提盛葉之籠却呆呆立于樹下忘了採葉祇爲昨夜曾夢見漁陽忽然想着其事不知身在昨夜不知身在今日不知此處是今日陌上不知此處是昨夜漁陽明明青青者是桑明明手提者是籠耳聞戴勝疑是夫君之喚聲眼見白日則又訝夫君之不在矣漁陽之夢已[illegible]而陌上之夢正未也妙絶

王涯

閨人贈遠

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晩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唐人最善製詩題此以閨人贈遠爲題便妙良人從軍戍于沙場閨人不作寄而作贈贈字與寄字不同寄者見我之愁思贈者只當朋友酬酢勸勉一般緣

樹深雕梁晩見時光之難再我若是男子省得出門那愁沙場之近遠我當提桴鼓以助戰佐汝成功封拜汝當努力沙場勿以家爲念也

儲嗣宗

垓下

百戰未言非孤軍驚夜圍山河意氣盡淚濺美人衣

將羽事直敘無大出奇處而筆下倜儻英偉亦唐人中之錚錚者

崔櫓

三月晦日送客

野酌亂無數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

作詩用意用字須要一時興會湊泊得好此作雖淺然卻有致

韓偓

效崔國輔體三首

澹月照中庭海棠花自落獨立俯閑階風動鞦韆索

無人作伴月也澹了照中庭是月下寂然也海棠花無人去賞他只合自落而已室中月映戶外花落銀釭屢剔睡又不能乃獨身悄然立于窗前低頭看階祇見冷風颼颼鞦韆架影兩條搖動而已不免有情何以堪此

其二

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閑階上斜日鸚鵡伴人愁

雨後霜來之際無人作伴最是悄然又見院中之苔碧得好樓前之樹又紅得好苔上並無行跡葉上止有秋光又當天色向晚一片日光斜射到閑階上來此時無人在旁架上掛一鸚鵡此鳥雖能言豈諳人心事者于是人無倰氣鳥又寂然大家愁去便了試問鸚鵡你那裡曉得愁曰以人愁見得如此然鸚鵡豈無家鄉豈無匹配今雖在錦閣之中珠簾之下伴則是美人食則是紅荳何若雌雄相呼麗天縱飛之爲快乎

其三

羅幕生春寒繡窗愁未眠南湖夜來雨應濕采蓮船

此見獨處無聊把一不要緊事來牽扯南湖與羅幙何干蓮又與春何干采蓮船尚用不着雨濕采蓮船益覺想得無干涉矣羅幕生春寒繡窗愁未眠尚坐在繡窗之前何故預知羅幕中生出寒來此總是愁在那裡打攪忽一念及到南湖夜來之雨云夜來則雨落過矣采蓮船不曾被雨落壞你放着香薰錦繡

被中不去睡却痛惜采蓮船起來可見身雖在閨中而意不知却在何處趁此未睡之時呼侍兒秉燭上采蓮船蕩到南湖裡去散愁何如亦省羅幕中冰冷睡不去耳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之上

而菴曰七言絕句較五言絕句多八字句長則可以聲調行乎其間矣唐釆七言絕句被之絃管至有以金帛購求者以故唐詩人多留意于此往往多絕唱之作其法大抵前起多用頓後結則用挫初落筆二字最要緊至于傳情運景

尤在一刹那上着神一轉瞬間即失之能攻此便有破竹之勢矣故說七言絕句爲第四

王　勃

蜀中九日

沛王召勃署府修撰是時諸王鬬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見之怒曰是且交構之漸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

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望鄉臺在成都階蜀王秀所築予安時在成都九月九日望鄉臺用直敘法他席他人之酒席也又在他鄉送客杯是見他人在望鄉臺上送客于時鴻雁初至勃舉頭見之不覺有感因已之不得歸即寫已倦遊之意人情已厭南中苦對鴻雁而言故曰人南中即指蜀久客于此殊爲厭苦刻刻思歸鴻雁那從北地來鴻雁二字宜讀住是呼鴻雁之名而告之也那字訝之之詞猶曰汝爲何特特從北地來同我受此

鄉之苦豈鴻雁之情不同于人之情耶

杜審言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青青年也楚雲即楚襄王望高唐之雲紅粉青娥而與楚雲相映是言美人面上之光艷桃花馬名石榴裙裙上繡作石榴花或似榴花之紅色爲何特去用桃花馬因下要用石榴二字也工極爲何不寫美人衣而寫美人裙正見美人在馬上也大凡人看美人先看頭後看脚美人旣在馬上則坐身高裙幅顯出來故言裙羅敷獨向東方去羅敷邯鄲秦氏女爲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又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語羅敷當時不從趙王原歸王仁是已去了謾學他家作使君今使君之家爲何有羅敷在耶他家即趙王豈使君效趙王欲奪羅敷偶一爲之美人竟被使

君取來耶豈趙王以趙國之力不能奪而使君反愈趙王耶言雖是戲而意則痛罵矣讀竟不覺失笑

沈佺期

邙山

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一十里山緜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名臣墳多在此

北邙山下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鐘起山上惟聞松栢聲

唐東京在洛陽是王侯貴戚極盛之所而此詩以北

邙山緊對洛陽城直使人念頭灰冷列字妙其間墳
塋之多若整整齊齊排定的萬古千秋四字又冷極
見生者不如死者之久也城中之人豈不見北邙之
列墳塋邙自不悟連朝連夜開宴行樂歌鐘之聲響
徹雲表山上惟聞松栢聲惟聞二字更妙歌鐘畢竟
響松栢不過也爭名爭利之徒何不一猛省耶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唐書司馬承楨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

辟穀導引術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睿宗召
至問道開元中再被召卒年八十九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
相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羽客稱道士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假寐夢白雲中
一人服皆羽毛王求仙術受絕慾之教笙歌此地送
司馬道士行設祖席于此地而作笙歌也司馬從此
違矣又見笙歌非司馬之意離筵數處言餞者之多
白雲飛羽客乘雲雲皆低 司馬而飛蓬萊唐宮名闕
下長相憶闕下公卿那个不尊崇司馬之道別去定
然相念桐栢山天台山別名去不歸司馬之去不復
再來矣公卿雖憶他而他卻不憶公卿語極推高司
馬似有刺他意司馬曾兩次來闕下此番後當不來
矣桐栢山是司馬修煉之地反云去闕下非司馬所
當來之處而反云歸豈其有終南捷徑意耶

劉廷琦

銅雀臺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

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稱銅臺省字也臺上宮觀已委于灰塵魏主園陵依
然在漳水之濱兩俱寂莫矣卽今西望猶堪思昔魏
武遺令伎人皆貯臺上望吾西陵墓田此句在閒人
身上說卽今今日也今吾在臺上西望猶不堪一思
思無意味旁人且然況復當時歌舞者哉何以堪此
此題詩難得如此大雅

王翰

涼州詞

樂府涼州宮詞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所進也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之聲約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之境也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此詩妙絕無人不知若不細細尋其金針其妙亦不可得而見愚竊解之統論頓挫葡萄美酒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一頓夜光杯夜光是白玉之精朗腴西人曾以此杯獻一頓欲飲一頓琵琶馬上催一頓醉臥沙場一頓君莫笑一頓凡六頓古來征戰幾人回則方挫去夫頓處皆截挫處皆連頓多挫少唐人得意乃在此杜工部云沉鬱頓挫者沉鬱于頓挫之法也次論起承轉合夫唐人最重此法起陡然落筆如打樁動換不得一字為佳或未能明透又恐單薄故須用承承者承起句義也轉者推開也不推開則局隘不推開則氣促人開曰既云推開則當云開不當云轉夫古人不云開而云轉者用力在開將去而意則欲轉回故云轉也轉蓋為

合而設也合者合于我之意思上來人作一詩其意必在結處見作者于此處為歸宿又須通首精神煥然照面言外更有餘蘊方是合也今人不知此義而講照應可笑也夫合又不但此也一首詩作如是起當如是承當如是轉當如是合一字不出入斯為合作寧獨結處為合而云合也此作葡萄何是起欲飲何是承醉臥何是轉古來何是合承既為起轉又為結由此觀之古人蓋尤重起結也頓挫起承轉合余既言之矣而命意措詞則又可得而言之未葡萄美酒言酒之美而殽饌之豐腆在其中矣夜光杯言酒器之精則其他器皿之炫耀在其內矣總言其筵席之盛酒之佳者寧必葡萄而用葡萄者以葡萄酒出于涼州故也如此筵席豈可靚而失之纔下筆便為下三句取勢見催起身者之癡而醉臥沙場者之當也盛筵難再得征戰幾人歸當花不飲對月不歌真折算也此乃初出師餞行大將之席大將赴此席將軍馬已動自不得留戀亦須少坐片時三杯起座而無奈催者之急也門欲飲是主將尚未飲也而麾下

將士林立以待皆以爲此舉勉敵必得封拜之賞刻不可待一似主將不赴席徑行爲快者然麾下豈敢促主將之行勢既不可催而又不能待故將琵琶在馬上撩撥光景如畫琵琶不說話而能代將士之催千古妙語七个字中迭用人事器用鳥獸門等字何等變化的是攢撮五行手夫欲飲而琵琶巳催不容其飲豈容其醉而至于大醉臥于沙場也此乃必無之事而才人算計邦到此盡情地位若不說到此則跌頓無力虛設此句以取勢令人安得有此落想夫

既欲飲而琵琶巳催若醉臥沙場豈不使麾下笑煞君莫笑三字冷極此是主將勸將士沒要笑我醉臥而不知將士琵琶馬上之催早被主將笑去了也轉下何等靈變古來征戰幾人回是言君莫笑之故你等軍士氣吞敵人以爲功名可唾手而得殊不知古來好漢有大謀畫者萬萬千千恒河沙數貂錦而出白骨成山而得歸見妻子者有幾人也畢竟是飲酒是實說得恰然可爲好邊功者之戒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十八字中乃具如許本領勿謂詩易事爾

輕覷之也

李白

清平調三首

禮樂志房中樂有清調平調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

清平調三章龜年歌之太眞妃持玻黎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白異諸學士會高力士終恥脫靴妃重吟前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次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此首言唐皇之寵愛妃子一刻不得暫離左右若無

一處而非妃子者以雲花二字爲骨子看他下三句
絕不露出而宛然照面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
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曰登巳至于羣玉之上
先王所謂策府也瑶臺楚辭望瑶臺之偃蹇今見有
娀之佚女太眞曾奉勅爲女冠故用羣玉山瑶臺等
字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當作四頓讀雲想衣裳言
唐皇見雲即想妃子之衣裳花想容言唐皇見花即
想妃子之容貌春風拂檻承上雲字來露華濃承上
花字來夫雲得風則愈見其輕颺即無雲在有風便

可想出雲來花得露則愈覺其鮮妍即無花在有露
亦可想出花來而況眞有雲有花在也較首句更深
一層此句須畧重花上風拂喻妃子之搖曳露濃喻
君恩之鄭重唐皇寵愛妃子覺無處不是妃子雲也
是妃子花也是妃子即風也是妃子即露也是妃子
無處不是妃子即無處不同妃子若非羣玉山頭見
雲即于瑶臺月下逢花總是極形容君王妃子一步
不相離也玩若非二字口氣亦何曾不在羣玉山頭
見雲哉此仙才搖擺處會是適逢其會之謂若無意

者然偏又來得湊巧也

其二

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
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此首言妃子之得寵于君王前代無有及者一枝穠
艷即花以比妃子露凝香言唐皇留戀妃子之色猶
露凝定花之香也雲雨巫山襄陽耆舊傳赤帝女姚
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
唐賦言陽臺神女薦楚襄王先王之寢此乃是夢非

實際也孰如妃子朝朝暮暮在君王之側也枉斷腸
枉字是笑神女言其不能望妃得君之萬一亦徒爲
之斷腸耳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夫人
臣對君之言自當有體若以神女比貴妃則是以楚
王比明皇矣以神女比妃子猶可言也以楚王比唐
皇則不可言也故于漢宮借得一人來太眞是貴妃
飛燕是后此白以后重妃子處誰得似言漢家后妃
其得寵無有如妃子者庶幾還是趙飛燕一似尋不
出人來而以飛燕來搪塞者妙妙倚新粧言飛燕之

色亦爲不及妃子其所倚藉者在新粧耳夫女子必須粧飾以見好畢竟顔色有不如人處可憐二字是輕飛燕之詞飛燕之色原不十分足以結成帝之愛特自成帝之謬寵耳稗史載成帝曾私語合德曰夜愈覺其妍則日間不甚妍可知又載飛燕矜貴有微疾必帝親七而後食此皆其可憐處也人問太白既借飛燕來喻爲何又示之以不滿蓋飛燕本長安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而悅之召入宮後立爲后太白因其出身微賤恐

輕妃子故特示之以不滿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口筆豈可不愼太白細密乃爾人何得以狂目之哉後力士雖以此譖白于貴妃而不知白早已計及此矣然白立言之妙尚不止于此也妙在爲唐皇回護言飛燕之色不及貴妃又極微賤成帝使之正位中宮妃子之色遠愈飛燕而唐皇止敕爲貴妃然則唐皇之德愈成帝遠甚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此首方作唐皇同妃子在沉香亭賞木芍藥也開元遺事唐皇時沉香亭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得人主之愛花也獻媚目爲花妖名花傾國兩相歡夫名花生在世間而不得絶代之佳人賞玩則枉却名花夫絶代之佳人而不得在沉香亭賞名花則亦枉却絶代矣今妃子木芍藥合在一處又得風流天子爲證明兩不辜負故云兩相歡也帶笑看不可說唐皇帶笑看

妃子又看名花蓋言唐皇此時眼睛單看妃子有妃子者看妃子之看木芍藥也解釋解字不可作去聲讀解乃解散之解釋卽消釋之釋自古紅顔多薄命幾个能得見天子卽能得見天子備後宮矣又幾个能得寵卽得寵矣又幾个能得寵到底或怨西宮之夜靜或鎖長門之賦余懷春風之恨者無限蓋女子性易恨有一分不如意處便恨今妃子承寵于沉香亭北倚闌干看花之頃唐皇如此媚他妃子胸中豈尚有纖微之恨未化耶寫妃子之樂到十分上蘆地

位至今提起沉香亭三字使我倘爲妃子歎落也負
字字飛舞竟陵輩以爲非太白至處不入選從來解
此三首詩者多不得其肯綮那得使人有好詩作出
來則余之恨又幾時得盡解釋哉余向有書清平調
後一絕句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夜遊遥
聽花神呼萬歲次呼妃子千千秋聖歎極爲謬讚援
筆評曰天才耶仙才耶杜湘草亦愛此作而疑千千
二字佛書有千千天子葢萬是不可數之辭不作千
千會千千是可數之辭也分別乃在此人輒以余爲

作聽明千千無出者偶附于此

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
何處笑入□姬酒肆中

漢有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豪俠多家
于此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五陵之少年日在
金市之東銀鞍白馬所騎白馬而鍍鞍俱是銀的不
是言年少之富以上有金字故用銀字爲伴也度于
春風中何其輕儁有落花處馬蹄無不踏遍人見其
來來去去不知要遊何處見着□姬當壚便下馬進
去矣者喜動顏色入者人而不出也其所遊乃在是

上皇西巡南京歌三首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陷京師唐皇出奔
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尊唐皇爲上皇明年
爲至德二載十二月上皇歸自蜀因陞蜀郡
爲南京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
渭水天廻玉壘作長安

誰道君王行路難玄宗以祿山亂出延秋門以幸蜀
至馬嵬六軍不發王元禮請誅國忠貴妃而六軍始
進行路之難極矣誰道是不信人說也葢欲留餘地
于承句也六龍西幸萬人歡天子五路駕六馬以象
六龍蜀在長安之西天子所到之處爲幸謂天子止
此人皆有榮幸也萬人歡指蜀郡之居民而言長安
之人苦蜀郡之人樂也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廻玉壘
作長安天地氣運憑帝王而轉錦江在蜀渭水在長
安地乃轉錦江以成渭水玉壘山在蜀天乃廻玉壘

以作長安此一首是言玄宗初幸蜀

其二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唐乾元初改成都縣地爲華陽華陽春樹號新豐余初讀此句訝其用春樹二字讀至三四句而知其爲柳色花光也古人之用心周密處新豐今之臨潼也西京雜記云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

餅鬬鷄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凡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徙豐人實之雖雞犬亦各識其家太上皇乃悅是時玄宗已傳位于太子故來新豐爲喻行入新都若舊宮天子新到華陽謂之新都舊宮乃長安舊宮也行入是一到此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秦地長安也上陽西京記上陽宮西更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何以見得新都之若舊宮只看柳色之綠亦必不饒于秦地花光之紅亦不減于上陽言外見柳色花光雖如是而新都豈遂得如舊宮之安且樂也此一首是言上皇之在蜀

其三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劍閣地極險峻是蜀關隘處重關言其固也在蜀郡之北故稱北門此首是言上皇還京師歸馬若雲屯上皇歸扈從人馬之盛少帝指肅宗肅宗惑于張良娣李輔國徙上皇于南內舊說肅宗當避位以請上

皇復辟而少帝計不出此乃居然臨朝以開紫極既有少帝更有上皇謂之雙懸日月愚以爲不然帝位之一遜一避非可輕易言之日蓋指肅宗月是指張后雙懸以照乾坤言肅宗失乾斷而使后叅共權不得盡爲子之道也不然則起讀劍閣之固末句稱歸馬之盛無謂極矣假言上皇之不必歸所以重肅宗之惑良娣徙上皇于南內之非如此則何必迎上皇歸京同張良娣治天下足矣幸明眼人思之定有以教我

橫江詞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也見郡縣志此詩總言橫江之險自欲渡橫江津吏來迎向余東指海雲生海雲生則天變而風作津吏見白要渡急欲止之若口來不及忙將手東指者郎今欲渡緣何事郎字慨應是即字言即今欲渡詎之之詞緣何事有何急事要去又以手

指江曰如此風波復回絕他不可行津吏却愛護渡者若是則世之人有媿于津吏多矣此詩如話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在武昌縣白于此樓上送孟浩然首便下故人二字扼定浩然便牢固得勢西字好遂緊照揚州以揚州在武昌之東此時浩然意在揚州故云西辭黃鶴樓也揚州乃烟花之地三月又烟花之時下者從上而下武昌在上流故也孤帆是浩然所乘之舟之帆遠影浩然已挂帆而白猶在樓上苦望碧空盡漸至帆影不見了既不見了浩然所挂之帆影是黃鶴樓之東而白却回轉頭去望黃鶴樓之西惟見長江之水從天際只管流來而已有神理在內詩中用字須板用意須活板則不可移動活則不可捉摸也

早發白帝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公孫述據蜀時井中見白龍僭號白帝城在魚復早發舟辭白帝城地甚高故日彩雲間夔州至江陵計一千二百里一日還早發白帝暮抵江陵矣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猿最多猿夜啼啼不住是言早舟已過是言迅疾也無他意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此詩純是化機白作此詩如世尊拈花人讀此詩當

如迦葉微笑不可說亦不必說故余例不覺

王昌齡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此詩只看閨中少婦四字通首于此上描寫女兒不出閨門婦則有夫者之稱少婦上加閨中二字雖則出嫁尚同女兒也少婦生長富貴但思夫壻早取功名便了絕不知離別之苦夫壻徑覓封侯遠去而此

少婦在閨中日間針黹夜間女伴只算女兒未嫁夫壻一般那裡曉得愁日在閨中亦不討着時光忽一日左右云今已是春半矣乃思在高處一望春光凝粧人都不解女兒面色畧帶黃古婦人粧飾要作女兒模樣採花鬢上黃粉輕拂月彎狀于額際謂之凝粧至凝粧時省着已是有丈夫的上翠樓向在閨中窗處今纔在樓上頭處了是一望夫便見陌頭楊柳用色字妙謂色有黃而綠綠而青猶女兒時面色黃婦人面色紅活也柳色已青起來不出不動念當時

已教夫壻取封侯去了久無歸音不免作悔悔字更妙若用怨字則是婦人悔字方是少婦少婦而重不形于色只是雙眉間畧覺一些些從旁人猜度出來亦是詩人摹擬而得之者余故曰只要看閨中少婦四字

西宮春怨

長秋宮太后居之即西宮妃嬪失寵則居長門有罪則居永巷欲供奉太后則在西宮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乃失寵妃嬪所居之宮夜靜君王不來夜間寂靜習慣也相忘了百花香花開香氣撩動人心實無奈此百花也花在簾外香从透入簾內因花香而欲捲簾欲捲者意欲捲而尚未捲也將要捲簾那彼一事觸着春恨長春恨攪心則簾不成捲矣簾既不成捲又不能閒坐思理絲絃以消遣乃抱雲和雲和鄉方注曰山名出美木用爲琴瑟其音清亮因以名瑟瑟必橫陳而彈曰斜抱指未着絃忽然見月雲和又不

成弄矣深字妙正見簾未曾捲在簾內見月也簾內見月雖簾影自然朦朧非因有樹掩映而然而竟疑其為樹色矣樹之外或是昭陽昭陽宮合德為昭儀居此夫昭陽宮與西宮不知相去幾許中間必有樹相隱今疑簾影朦朧為樹色則簾外又竟是昭陽矣西宮冷落總為昭陽有寵之人提起昭陽通身是怨故以昭陽結此詩凡七轉換俱做怨字而怨字不露盛唐含蓄之妙如此

西宮秋怨

樂府題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怨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都恨含情掩
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禪家云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此詩首二句即是仙人扇子俗眼看去以為畢形容美人妍麗而已問何故要如是寫來蓋為要寫怨字也夫美人色衰自分收起念頭怨何從生惟其盛年望幸之心正切粧得鮮艷芙蓉猶愧不如水殿風來不聞芙蓉花之氣但覺珠翠之香如此而君王不至那得不怨粧字妙見得費盡膏澤塗之愈切則怨愈深非一日矣含情是有一事在心不能形諸于口也掩秋扇者扇至秋涼將藏篋內是時水殿有風覺得漸用他不着故將掩却以其不及時也明月恰正相宜如此月下侍君王宴樂庶不虛此穠粧今止有明月不見君王故曰空懸君王雖不至而美人未將一刻放下念頭待君王之心不死則怨終不已也

賈至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
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泛洞庭湖却以楓岸襯起初至巴陵是從水路來豈不要同岸上一遊無奈楓岸落葉之紛紛見是遷客那能堪此景況所以去泛洞庭湖洞庭秋水如練至晚無風但見微波之蕩漾因而興發遂乘輕舟而去不論近遠亦猶子猷雪夜剡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之意全不作主張正見此身遷謫一憑執事意思隨

他去羅于胸傑何等灑然乘興時初是晚天直至月出月光下映水天一色復有白雲于其間煞好光景作詩至此如何結束借弔湘娥以結之此在有意無意之間勿認做真去弔湘娥也弔字從遷謫不得意中寫出故題不用從叔刑部侍郎曄八个字葢詩最要潔淨立題最怕牽帶不可不知

杜甫

絕句

兩个黃鸝鳴翠栁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

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此詩雖是絕句須要當一律看去方知此詩之妙子美之苦心處昔人謂絕句絕者截也後二句對是截律詩前半首前二句對是截律詩後半首不對是截律詩之起結兩對是截律詩之中間截前半首者自無轉合截後半首者自無起承截前後四句者自無承轉截中間四句者自無起合一定之法也惟兩對者爲最難作子美此詩原是一律特不安起結耳吾讀兩个黃鸝鳴翠栁一行白鷺上青天二句確然是

承承者承上也知上必有二句起讀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二句確然是轉轉者轉下也知下必有二句合子美但不欲顯然要讀者意會又不立題目亦要看者作想最爲奇特若知其意思之所在則不見其奇特矣昔子美寓蜀却是何時日間所思却在何事則知此詩之起結此詩之題目矣此詩葢作于寓夔府之日也流寓于此室家未寧不忘君國思欲有爲子美應以此意爲起于是徑作承二句兩个黃鸝鳴翠栁鸝喜遷喬木翠栁是其得意之樹

鸝喜求友今兩兩相鳴和又極諧合不似人抱覊遲之感一行白鷺上青天白鷺水鳥見天之青得好則成行飛上去不似人多不得志之事若有羨于黃鸝不能不有媿于白鷺也完承句之事便止又去作轉二句窗含西嶺千秋雪窗是寓居室中之窗西嶺指峨嵋峨嵋積雪有春夏不消者窗對峨嵋若人口含者然千秋言其久西望有如此之荐凉門泊東吳萬里船門是寓居宅之外門門臨江岸東吳乃江之盡處門前所泊者皆東吳往來之船萬里言其遂東歸

有如此之便利完轉句之事遂爾擱住筆也其合句意若何余以意度去千秋雪句下子美必且日不信我終日坐定于此萬里船句下子美必且曰我何日得乘此船順流而東一埽洛陽故園哉飃然以歸爲合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之中

王 維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前說思親後說兄弟思我聞維作此詩時年始十七眞是夙慧尤見至性讀此詩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友

獨字好便見離却父母兄弟矣在異鄉爲異客異鄉非父母之邦年紀尚小便去作客與客又異每逢佳節見不止九日倍思親平日思親至佳節則愈思親題是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詩却以思親說起蓋親者兄弟之所從出故說兄弟必先父母悌弟畢竟是孝子做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看他說到兄弟如何換筆不說我思兄弟反說兄弟思我恐竊孝友之名乃推在兄弟身上去尤見維友愛處

每年在家兄弟必同我去登高今我在異鄉兄弟少不得也要登高兄弟登高同慣了我所插茱萸畢竟連我所插的放在內至登高插茱萸時多一枚出來方知少我一人在夫兄弟既知維在異鄉何必又備此一分茱萸蓋古人骨肉之誼甚厚不能一日暫忘維雖不在登高數內故必備此一分茱萸以爲見茱萸如見維茱萸在這裡維即在這裡然則山中與異鄉雖遙而兄弟與維則甚密邇也山中兄弟或未必然而維以已孝友之心度之信其必然每逢佳節不但我倍思親而兄弟亦倍思我此是佛轉法輪法非精于佛乘不能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
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上二句讚林亭下二句讚處士過崔氏林亭未到時先見綠樹樹枝遮日則下有陰樹高大枝有層數則陰重此是高覆蔭四鄰此是大又總見其樹之多樹之古也入其門由其徑與庭中多是青苔苔久則厚自無塵見從無俗人蹤跡眞幽居也今日我兩人去得過此科頭不冠也箕踞坐伸兩足其形如箕也形骸在禮法之外直是羲皇上人在長松之下尤見超然白眼昔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言不以眼珠對人也看他世上人一切人那个入得處士眼中此何極有斟酌若維獨自一个去則好純推高處士同盧員外去則又要爲員外立地步用他字妙極見我兩人不在其內處士另以青眼相待也詞令之精如此

送元二使安西

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二年平賀魯以其地置

在陽關外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人皆知此詩後二句妙而不知斡煞前二句提頓得好渭城在咸陽東北故杜郵也爲何首下此二字蓋所送之客去安西我送他去則又在何處下此二字以見在渭城送行也譬如花先種得根好然後發得

好開得好此渭城二字是根種得好不患無好花開出來也朝雨俗諺云雨打五更頭行人不要愁早間落過日裡定睛浥輕塵西北地面所若者塵沙飛撲早間有雨則地滋潤而無塵矣極好行路客舍安居謂之宅一宿謂之舍青青柳色新時又當春柳色一日一日青得好看起來說柳則桃紅李白在內人在冬天見草枯木落多不願出門玆路上無塵又花明柳媚只算遊春一般便高興急要去此二句精神全注下二句于是緊用一勸字只一杯酒何必苦勸夫

人當遠行有好友相餞定然留戀何必又要主人勸飲幾盡此一杯祇因有好時景好天氣巴不得早行一刻不飲此一杯酒爲妙主人勸酒何不說兩杯三杯止說一杯中有神理右丞既餞客必然要客酩酊盡量豈客尚餘一杯之量爲勸之地乎要知此客已飲到盡醉不能加一滴矣若人初飲起卽無量的可强幾杯至醉後卽此一杯酒一滴一滴飲下去有好一大時辰在王維待友之情甚厚不過留友多得一刻在此盤桓耳安西在陽關之外到安西必要過陽

關陽關與玉門關相去不遠同在燉煌西界送人作客最難得者是故人陽關之內或有故人與君相與如我者出陽關之外君亦有故人在乎君有故人在不必盡此一杯酒若無故人在勸君必須盡此一杯酒一杯酒中有如許情意我極愛此一杯二字我爲元二當更盡十杯以酬王維勸酒之意方是此詩之妙只是一个眞眞則能動人後維偶于路旁聞人唱此詩爲之下淚後人送行多唱此謂之陽關三疊附三疊唱法于後　第一疊渭城朝雨浥輕塵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渭城朝雨浥輕塵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之渙

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閒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涼州即漢時月支國地武帝置酒泉郡武威張掖後魏曰涼州玉門關即在其處一片孤城萬仞山一片是言城之孤萬仞是言山之高仞則樹木稀少可知黃河遠上白雲間從河近處而直見其源挂于白雲之間是言邊地之廣濶荒涼也其間娛耳之音絕無所吹者止是羌笛笛之名羌猶笳之名胡也笛曲有折楊柳人將別則折柳折柳又離別曲名笛聲淸哀又在絕域聞者多室家離別之感不無怨此楊柳于是之漢笑那怨者乃一似向羌笛而呼之曰羌笛羌

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即怨楊柳楊柳也得春風吹蕩然後發生有春風方有楊柳今春風且不度玉關那處見楊柳而相怨哉此詩只要說玉門關外之苦而苦見矣風致絕人眞好詩

李頎

寄韓鵬

為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韓鵬作宰于河上其為政也不擾民故其心閒心閒則人物各適其適人閒不消說起而物亦自閒琴堂無事為宰者在堂上朝看鳥之飛去暮看鳥之飛還朝暮看是承上為政心閒飛鳥來去承物自閒如此豈不謂之神明宰哉因此寄書相贈却不說宰反去羨姑射山起來眞絕奇之作姑射在今平陽府城西與韓鵬縣治相望有此神明宰則姑射山也安靜受惠于是宰不淺所以羨他羨姑射山正是讚韓鵬為政心閒處具如許氣力却恬然不覺詩之有養者

岑參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參南陽人時在玉關故園東望玉關在西則故園在東矣路漫漫地廣人稀惟見漫漫而已言不辨路頭也雙袖龍鍾龍鍾竹名枝葉離披狀人之老態此則狀雙袖之不成模樣為拭淚故也玉關外人不離馬故在馬上相逢軍中紙筆不便故曰無此句人人道好惟在玉關故妙若在近處則不為妙矣家信謂之

平安登參往玉關而寄家于長安耶囑其口傳更妙見使者不能少停參又一時來不及也真是在玉關外光景

送人還京

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裡題詩淚滿衣

上二句是言歸者之樂下二句是言送者之苦交河在土魯番西源出祁連山唐爲交河縣在長安八千里外其地寒早

高適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雲黃則將下雪白日曛則天又晚矣以千里說黃雲妙北風吹雁陣與雪攪亂而來日又晚雪又大豈不要愁前路之無賢主人乃慰之曰莫愁前路只在所去路之前頭乃其近之處知已亦只在今宵相遇君之聲名遠揚天下之人那个不識君那个不欲識君也君何愁此雪天前路哉此詩妙在豪

劉禹錫

阿嬌怨

阿嬌漢武帝陳皇后小名乃長公主嫖之女也初武帝方四歲立爲膠東王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公主指長御百餘人皆曰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後武帝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擅

寵嬌貴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罷退居長門宮

望見葳蕤舉翠華試開金殿掃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翠華旗名葳蕤翠華上之羽葆也天子行幸前舉翠華之旗遠望見其葳蕤而知其舉翠華也阿嬌望幸心切左右刻刻去探皇帝動靜而遠望者見葳蕤之纔舉疑其來幸遂去開金殿掃庭前落花以候帝之

未用試字妙是言不開殿掃花恐其卽來開殿掃花又恐其不來且試開一開試掃一掃有此一字寫盡驟然景况如見當嘔血十年勿輕讀去也須更宮女傳來信殿尚未大開花尚未及掃幾做手勢而打探人到開殿掃花人卽忙問曰來幸否打探者言要幸平陽公主家此言字內有無限意思煩難在帝來幸好說不來幸不好說不來幸猶好說幸平陽公主家愈不好說不敢說又不得不說葢衛子夫平陽公主所進阿嬌由是失寵平陽公主乃阿嬌極不喜之人

也寫怨字入髓

宿都亭有懷

劉自註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雷雨湘江起臥龍夢得與子厚輩同謫江湘間謂之八司馬時皆被召以雷雨爲喻久困貶所猶龍臥也而今爲雷雨所起矣武陵樵客躡仙蹤夢得貶朗州司馬湖廣常德府漢爲武陵郡隋罷郡改爲朗州武陵樵客劉自謂也仙踪指被召諸君與登仙一般躡者言躡其後塵也十年楚水楓林下朗州屬楚多楓樹林在貶所已十餘年今夜初聞長樂鐘今夜始得到都亭宿乃一聞長樂之鐘長樂宮名人皆以夢得此句爲慶幸愚謂此正是其傷心處十年放逐日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頗相忘于朗州一聞長樂鐘聲十年心頭事一齊提起豈不是最傷心之處乎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城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夢得于貞元二十三年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復出爲連州刺史又十四年入爲主客郎中此詩是爲主客時作也別帝京有二十餘年之久俗諺云十年一大變過二十餘年變幾看不得矣夢得特借何戡以寓意天樂葢敎坊司所奏以供奉御前者樂曲多翻伶工盡換無復貞元之舊不勝情夢得胸中有許多說不出處在口中畧一頓曰舊人從朝端看起乃

至歌者惟有何戡一人尚在以歌者當一人太難爲
朝士然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夢得一腔不平拚得再
貶便了故無所忌而言之更與殷勤是夢得與之殷
勤以其貞元朝舊伶故分外看顧他渭城是舊曲何
戡見夢得留意舊人爲唱舊曲與聽勿謂夢得連次
出入有離別之感故唱渭城一曲也

石頭城

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吳據石頭爲城高
仁立云此六朝形勝所必爭之地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
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石頭因山爲城故云山圍故國指吳言周遭城之四
邊也在字內寓無限慨嘆在則雖在但只是一座空
城石頭臨江潮來水激城城空則有聲打字從城字
上生來潮回則城寂然無聲矣見其不成一个城城
裡日間並無人進去何論夜深旣說過了水又想到
月淮水指秦淮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南三里淮水
在石城之東故云東邊月向東而生月是常常如此

亘古不見變易者不比世人因空城而不來每當夜
深還來照着女墻女墻城上短墻也可見舊時月與
今時人不同此亦是夢得寓意夢得雖召回但在朝
之士皆新進與夢得定不相莫逆而夢得又牢騷不
平于詩中往往露出不免傷時風人之旨失矣

烏衣巷

在應天府南晉王導謝安居此巷其子弟皆
烏衣因名烏衣巷巷口有朱雀橋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此詩是夢得嘆當時執政貶抑夢得者今安在乎王
謝在晉時門第何等隆盛今朱雀橋邊遍生野草花
矣烏衣巷口閒其無人惟見夕陽慘澹而已舊時甲
第連雲堂前燕子竟以爲泰山之靠王謝旣以門第
相高而燕子之眼眶亦大百姓人家不敢望燕子之
影何況作巢壘于其家哉何意王謝之堂已毀舊時
燕子無有棲泊之處但是人家簷前便去壘泥哺子
可憐可憫言百姓家已久爲燕子不堪又加尋常二

字十其上則爲燕子舊時王人何堪故知不是掃燕子之與是掃王謝之與王謝之與爲何去掃他燕欲掃當時執政之與也

張籍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余平生苦作家書每作家書頭緒多筆下寫不乾淨必有遺落處讀司業此詩深得我心爲錄于此

楊巨源

和練秀才楊柳

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人見楊柳在水邊裊娜得可愛定要折他一枝來把玩在樹上豈不可玩而必欲折在手中哉此是世人習氣而初不知楊柳之可惜巨源却借春風來說以動之殷勤更向手中吹春風不以其折在人手而置之不吹正見其相惜處少陵云一片花飛減却春推是心去待柳亦何必不若春風哉

李涉

過襄陽上于司空頔

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都督襄陽治下少恩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左傳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在襄陽竹山縣東四十五里山上平坦漢水在漢陽城北五里舊城池今猶在耳杜預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依然尚未改也世自移年來年去遂成今古楚國之雄今何在乎歇馬獨來尋故事李涉來遊于此駐馬尋舊時之事莫說春秋且觀晉代昔羊叔子都督荊州寬仁博愛百姓感戴叔子卒襄陽百姓爲建碑立廟于峴山望其碑者爲之墮淚因名墮淚碑逢人惟說峴山碑李涉逢着此中人惟說羊叔子今于司空現爲都督何不說乃捨却于今遠追異代哉司空治下少恩與羊子相反故以此諷之昔

衛莊公置母于城因穎考叔一言感悟君子獨嘆考叔爲仁孝則莊公之不孝煥然涉此詩亦效左傳法詩人不可不讀書也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秦城在鳳翔府隴州南三里秦非子養馬有功周孝王命爲大夫居此武關卽秦許楚之處在商洛縣東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別秦城而去作萬里遊故云遠別從商州經過亂山高下入商州昔唐初復隋上洛郡爲商州去西安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有七盤十二繞其地險隘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人當遠別定然耍愁而况歷此險隘益不耐煩聽流水之聲不歇又在清夜一夜眠不去郤怪關門起來妙極關門豈是爲人禦愁者而涉意中殊無聊賴乃曰旣謂之關門何不鎖住此溪而放此水聲來以送客愁哉

張仲素

漢苑行

回鴈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此譏漢苑不與民同樂也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有漸臺高二十餘丈池中起蓬萊瀛洲以象海其間鳧鴈充滿當春則鴈高飛北歸瀚海上林本秦苑武帝建元三年開廣約三百里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花低者多先開新花低發則春過半矣年光無處不到以供人賞玩人間總未知此苑天子自爲遊幸之所人間不得一窺人那裡曉得唐末天子不

復遊幸則苑花空空開去尤可嘆也

柳宗元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柳州有象縣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思欲採蘋花不自由

破額山在黃州府黃梅縣西北四十里此山不在象縣何故舉此想侍御從黃州而來耶抑黃州人也于破額山必有一段勝事在碧玉流太白詩有晉祠流

水如碧玉句本此騷人指侍御因下有瀟湘二字也昔侍御乘舟而駐此木蘭舟出述異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洲中詩家美其名故用舟必稱木蘭也湘水之源出于廣西陽海山至永州與瀟水合故稱瀟湘其中蘋花欲一採之以獻奈拘于官守不得如吾意故云不自由也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謝之 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

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玲瓏玉樹之聲也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莊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淮南子與人馳于方外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與郡守各分其半郡守取左以右留京師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頒銀菟符其後改銅魚符易守令則給之大智度論頭陀常用錫杖

嘗聞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隺道人欲之同謀于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曰某以隺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巳而隺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珠樹旣隔于翠微我又因病來于方外仙佛之事多不預聞且仙山不屬刺史所轄上人有凌空之錫但憑飛去便了以詩貽我傚甚此詩最得體

元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此詩重此夕二字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寫夜境亦是病境無焰二字妙影字妙此夕緊承上幢幢燈影中而聞至友左降又在九江卑濕之處徵之方在病中不覺失驚而爲坐起於時不能爲力郤呆坐在那裡燈不甚明亮但聞暗風吹雨從窓隙而入不覺毛骨悚然非休戚相關之好友那易有此大凡詩中用字

最不可雜亂此詩若殘字若無焰字若謫字若垂死字若驚字若暗字若寒字如明珠一串粒粒相似用字之妙無踰于此

白居易

昭君詞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此詩妙在冷敲漢皇元帝思得絶色于圖畫而絶色反嫁呼韓于呼韓時尚不敢悔恐失信于外國旣已

去矣縱有黃金豈易云贖只提起顏色使他懺愧而巳黃金何日贖蛾眉忖量得妙莫道不如宮裡斷又叮嚀得妙

張祜

雨淋鈴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于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悼妃子因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于望京樓令張徽奏曲不覺悽愴流涕南內卽興慶宮在皇城東南玄宗爲太上皇嘗居之見唐書地理志夫玄宗爲天子父何至南內無人肅宗不得辭其責玄宗製此曲時是悼妃子在望京樓令張徽奏此曲時其意不止悼妃子于父子間有說不得處張祜是詩得之矣

集靈臺

臺在華清宮長生殿側玄宗置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貴妃姊妹有三俱封夫人韓國秦國虢國是也而虢國尤艷虢國旣爲貴妃之妹玄宗貴之可也何至平明騎馬入金門以承主恩大是醜事後即云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則承恩竟以貌矣不事脂粉天然妙麗若說却嫌虢國隱然要勝過其姊矣此詩載少陵集中余輒疑之蓋少陵忠厚定不做到此譏刺太甚因詩佳絶殊不爲覺品彙以爲祜作從

之

張繼

夜泊淞江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唐人詩無不經百鍊而出不難詩好于字句之間而難于尋不出好處詩到尋不出好處方是老境往往不爲流輩所喜雖然吾自做吾詩耳何預他人事耶他人喜怒又何預老人事耶此詩初讀去似乎平平

吾細尋其金針眞妙到極處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月既落矣烏又啼矣而又以霜滿天足句蓋欲定此夜時分也張繼泊舟在此大率是上半月十二夜至十四夜之間上半月月落時初三在黃昏至十五方到天明十三夜在四更之末月明則烏鵲鳴月落烏啼定不得時分故足霜滿天三字霜落定是五更滿天尚未落下來四更後無疑矣江楓漁火對愁眠此句最多曆折江乃泊舟之所江岸有楓船維其下楓葉紅漁火射來其光易見故不日楓江而日江楓惟其

不是言江中漁火是楓葉上之漁火所以對得着愁眠也蓋船頭湊岸客眠必向艙門楓上漁火返射于船上火從隙中射入艙內而臥者眼見豈不謂之對乎若說江中漁火則通不去矣江面甚大漁火四散又不定一處縱照來亦在泊舟尾後如之何能與愁眠者對也愁眠者因心中有事睡不去也張繼兗州人其遊于江南亦是浪遊必不得意夜泊于此又是寒天歸心如箭所以要愁轉句直叫云姑蘇城外蓋江楓漁火對愁眠處處移得去叫破方見是楓江也

與霜滿天三字同又必唱寒山寺三字何也爲要用鐘聲二字也夜長懵懂若無鐘聲安知時分有此鐘聲則霜滿天爲四更盡時分益顯必要用鐘聲不得不先將寒山寺爲根也早已月落烏啼霜滿天明明是四更後而下却云夜半是從五更逆追到夜半也心緒不好既睡不着又神情困倦于時月落則天反黑烏啼過却又寂然而鐘聲忽然響起張繼在恍惚中聽着乃沉吟曰此時我尚未睡去只好是夜半光景遂聞此鐘聲豈他寺鐘聲在五更而寒山寺鐘聲

却獨在夜半耶在寒山寺實是早起鐘聲張繼愁眠聽去疑其是夜半也于是客船卿到矣鐘聲或可疑其爲夜半而客船從無夜半行者亦可疑其爲夜半耶客船到在鐘聲之後則爲曉起時矣看到客船三字有不然意張繼方欲要睡去以五更爲夜半聞客船到則天將曉待人又要解維行舟不能合眼矣此一首詩妙在夜半二字上夜半二字必要用鐘聲二字又必要用止有夜半二字下可裝鐘聲二字夜半是夜半與鐘聲無干鐘聲是鐘聲與到客船無干此

之謂斷乃唐人裝句妙法今人不知只顧連讀連看去所以不得與唐人並世我今說詩拳拳于此而人往往目余爲穿鑿我安得明理諳事細心深心人相與晨夕一嘔心頭血也愁眠俗解云是吳山吳山與楓江相去十餘里漁火之光幾何而能對着吳山哉與夜泊有何趣味一首詩有幾个字而可供人亂解也

張潮

江南行

茨菇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題是江南行詩都在水上尋取西灣江南之西灣也茨菇蓮子皆水中所生之物時景又于此上見茨菇葉爛大約在九十月間蓮子花開則是五月盡矣一別乃至如是之久在水邊送別故妾夢不離于江水江上水妙極裝水字在下則合句山字不通風縫若云江水上則未免逗漏山字消息來使人看去不警策便是俗筆矣夫妾夢不離江水而郎却在鳳凰山

夢得無錯乎別離在水故夢在水妾自不錯妾自夢水郎自在山郎亦不錯豈人傳錯乎人傳尚不可信盍妾夢來夢去總不離于江上水而郎不見從水上來妾巳疑郎不在水故人遂有鳳凰山之傳人雖如是傳而妾夢慣于江上水則妾夢終不離于江上水也鳳凰二字下得妙還他一个着落而鳳凰山畢竟在何處耶果真在鳳凰山而鳳凰山不比西灣曾經別過之處耳中雖有鳳凰眼內從無影子妾夢要去却從何路去究是影响邊事鳳凰山亦未必真卽夢

鳳凰山與夢江上水何別妾既閒着由他夢去郎少不得要歸妾亦少不得夢醒待郎歸問他方知其在何處然人已在家妾亦不做夢矣而又何必問其在外之去向哉此詩純是禪機可當一部語錄篇中用字人看去似乎稍俗而不知題是樂府語須帶質質近了古質與俗不可不辨審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之下

韓翃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

不飛花飛字窺作者之意初欲用開字開字下不妙故用飛字開字呆飛字靈與下句風字有情東字與春字有情柳字與花字有情御字與宮字有情斜字與飛字有情蠟燭字與日暮字有情烟字與風字有情青字與柳字有情五侯字與漢字有情散字與傳字有情寒食二字又裝疊得妙其用心細密如一疋蜀錦無一絲跳梭真正能手今人將字釐下熟玩此詩則不敢輕意用字也

戎昱

别湖上亭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住久渾

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此詩戎昱爲一營伎而作托之乎別湖上亭也選家都不取入集吾想好詩譬如大英雄爲人奇杰不倫能識得者有幾隻眼睛葉公好龍好其假者耳眞龍來則畏而走矣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吾豈敢使戎使君抱無知己之恨于千載之下也好是春風湖上亭好字讀斷是湖上亭加春風二字妙極下柳條藤蔓黃鶯等皆從此二字來乃一首之精神命脉之所在也此句在唐絕句中爲第一奇句用

一單字起一奇也此好字初非讚湖上亭是讚其意中之人又一奇也其人不可說出須隱躍于字句之外乃指其人之所居之地而言若指其所居之地而無春風二字則板而無韻加以春風則恍然見其人之在亭中也好字一頓有無限想像摹擬在內乃手指湖上亭而又不徑說湖上亭更將春風來作替曰是春風又頓住口一似併湖上亭不欲說出者不說出則好字一讚落空乃若萬不得已而說出于春風二字下者纔曰湖上亭又急忙收住口故下三句只將亭外之柳條藤蔓來牽扯黃鳥來抽替而已柳條藤蔓繫離情若曰我之不忘湖上亭者非亭之繫離情乃是亭外之柳條藤蔓因春風之故而繫我離情耳若無柳條藤蔓則湖上亭之好與不好余又何庸心哉我說至此戎使君可釋一人知己之恨乎然不但此柳條藤蔓已也更有黃鶯焉柳條藤蔓尚是無情之物黃鶯則是物之有情者柳條藤蔓止是繫情而黃鶯却來傷別適分謗于柳條藤蔓茲又歸罪于黃鶯將湖上亭盡情淘洗乾淨而我又與亭絕無一

毫相干者文心筆舌之妙乃至此黃鶯住久渾相識黃鶯二字斷住久是我住久渾相識是鶯識我我亦識鶯也欲別頻啼四五聲欲別二字斷是我欲別也頻啼四五聲是黃鶯不忍我別爲作陽關三唱也二句句法变互移換有如此之妙詩家丘壑和盤托出人何得每日不讀百來遍乎我說是詩恨不使宋元人見之

賈島

渡桑乾

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周禮正北曰并州卽今太原府客舍爲作客寓并州十年無日無夜不思歸咸陽及至渡桑乾河較并州更遠無端不是無謂是不由我作主出于無意也連自已也想不出其緣故向在并州與咸陽相近終日

思歸咸陽今在桑乾與咸陽相遠去望并州如在并州之憶咸陽在并州時想歸咸陽終不得歸今在桑乾欲歸咸陽豈易得哉而思歸之心反漸漸歇息了不但不思咸陽卽并州相近亦不敢思烏蓋知思之無益今始擱起念頭桑乾并州咸陽任去總是一般有何分別萬一又到一處更遠于桑乾吾又思歸桑乾則思從無了日回想在并州時憶咸陽豈不癡殺人哉烏于是悟道矣却字當如何解昔日厭倦并州故憶咸陽今又望并州向日厭倦之心一旦却去故用却字也吾看今人都不善用却字故及之已字好寓并州十年亦可當故鄉矣

朱慶餘

宮中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好个花時宮門緊閉不得君王信息無以消此岑寂女伴相逢兩兩並立于瓊軒之下相並好說話些胸中所含之情定是長門買賦昭陽嬌妒之事不可傳

諸于人口者正欲提起而無奈舉頭見鸚鵡之在前鸚鵡是能言之鳥故亦避忌他此不是言美人謹慎是言其有苦無道處慶餘之憐美人至矣

李商隱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此甚言求仙無驗天子不當尚此虛誕之事青雀卽青鳥爲西王母之使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齋居承

華殿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在旁及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青鳥西飛竟未回正用此一事君王長在集靈臺武帝長在臺上候其來集靈臺望仙臺俱在華陰縣界武帝建侍臣最有相如渴長卿有消渴之疾以賦事帝爲侍從之臣仙人可成消渴之疾豈醫不得不賜金莖露一杯武帝既取雲表之露和玉屑以服之求長生豈不賜一杯于相如愈其消渴之疾而相如竟以消渴死相如飲露而死

則仙無靈若不賜相如坐視其疾而不救是武帝有仙人之私而無天子之德矣武帝豈吝此一杯露者哉疾且不能愈而敢望仙之必成也時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復踵前轍故作此詩寄諷諫世人輒以艷詞輕義山不知義山者也可見有一代之名者其人必有補于世道處義山豈徒以文詞傳哉

宮詞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君恩如水一去不留誰保得終始未得寵時憂不得寵既得寵矣又愁失寵患得患失益無日而不憂愁者也樽前相向尚意承歡莫道春日遲遲不去點檢恃思嬌妬以爲涼風未必即到涼風喻失寵也奏花落是笑失寵之人勸其且顧自己夫女子以色事君能得幾時君稍不得意便入長門春風在君處涼風亦在君處只于頃刻間轉換得寵甚難失寵甚易寵豈可恃者哉

杜牧

泊秦淮

秦始皇東遊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王者氣于是始皇命工于方山掘流西入江曰淮水以秦開故名秦淮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烟籠寒水水色碧故云烟籠月籠沙沙色白故云月籠下字極斟酌夜泊秦淮而與酒家相近酒家臨河故也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涯者唱後庭花曲唱而已

矣那知陳後主以此亡國有恨于其內哉杜牧之謫
江聽去有無限興亡之感故作是詩按南史陳後主
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游宴
則使諸貴人及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
其尤艷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
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赤壁懷古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
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道山清話云此詩正佳但頗費解說此詩有何難解
旣解不出又在何處見其佳正是說夢折戟沉沙言
魏吳昔日相戰于此鐵未消見去唐不遠何必要認
乃自將折戟磨洗乎牧之春秋在此七个字內意中
謂魏武精于用兵何至大敗周郎才算未是魏武敵
手又何獲此大勝一似不肯信者所以要認子細看
來果是周郎得勝雖然是勝魏武不過一時微倖耳
下二句言周郎當時虧了東風所以得施其火攻

之衆若無東風則是不與便見不惟不能勝魏江東
必爲魏所破連妻子俱是魏家的大喬小喬貯在銅
雀臺上矣牧之蓋精于兵法者

宮怨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
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宮人而鎖于長門閉門寂寂
與女伴或可相忘牧之特于此盤旋以爲不見君王
亦不成怨乃尋出監宮引出一事來何其思之深且

曲也宮人雖退守長門有出來朝君王之例若開門
出來必須監宮引出暫字妙惟閉門是常故開門云
暫也開門雖暫時畢竟是得見天光宮人必相私與
日吾今番得見君王或重承寵渥不可知于是郎急
急回絕他云此朝是例不是恩也恩與怨對反弄出
怨來故不是恩也須臾朝過依舊重入長門監宮却
將銀鑰收管金鎖早已合上矣不消更說到下句此
際已極難堪此門旣入不知于何日再出來出一出
笑一笑合一合惱一惱一出一合使宮人老到白頭

使了可憐可憐月明花落又黃昏平素淒涼景況已
消受得慣矣獨是今日朝君無窮妄想竟成虛話又
得見君王一面越形出淒涼不堪日裡夜間一總不
論乃于欲睡未睡之際滿宮明月一院落花上天下
地圍圍怨游向之所最苦者此境今又依然在此矣
妙極

崔護

題昔所見處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

處所桃花依舊笑春風

好个去年今日今日裝去年之下得未曾有又足以
此門中三字尤妙今年今月之此門中即去年今日
之此門中也去年此門中有桃花又有美人美人之
面之白映于桃花之色之紅桃花之色之紅映于美
人之面之白桃花且不論美人面上另有一種光艷
美人之色不必如桃花之紅而桃花那及得美人之
活崔郎此時但見人面不見桃花今日此門中為何
獨不見美人之面祇見桃花之紅見此桃花之紅愈

想美人之面美人既不在此又留桃花在此何異真
使人恰然崔郎豈欲見此桃花而復來此門中者耶

趙嘏

江樓書懷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
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此詩無大深意言去年此時同友登此江樓而今則
止我一人在此登樓看他如何布置獨字便用得妙
不因去年之同而安見今日之獨也思那得不悄然

此句包裹全首江樓上所見止是水月乃從上視下
月光如水又從下視上水色如天然則獨我一人在
也承得妙同來玩月人何在吾不知幾時同過人來
而便嘆人何處也兀突得妙唐人最善此法風景依
稀似去年同來玩月人既不在此只須在風景上想
像夫人有聚散而水月則年年相似固無異于去年
而樓上獨玩月人之心情却不似去年也末找出去
年二字更妙

許渾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汧陽縣屬隴州隴州屬陝西鳳翔府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遥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世間無房子的人偏要希奥借人房子有房子住的人情願空關房子決不肯漫與無房子的人住最是苦事叅未世人情但知有我希奥借房子住的人即是不肯借房子與人住的人人若無希奥借人房住之心安有不肯借房與人之心之人有不肯借房與

人住之心即有希奥借房之心之人自佛家平等心看去總無有高下彼此詩渾此作是立在閒地裡人說閒話妙不可思議而詞氣明媚猶如朝霞花朶不易得也海燕喻客西飛喻客到長安白日斜日晚當尋住處天門天子京都之門言其高立于此以遥望五侯家無不歴歴遥望二字摹寫入神客卜居不遂不是京師無房應是手中乏鈔身無聊賴不去尋房子郤去望房子遠遠望去但見五侯甲第連雲必且謂曰如此大屋人那裡住得滿定有空房在其心必大怨悵樓臺深鎖無人到到字妙五侯第宅內樓臺空處極多然只是不肯與人住終年終月深鎖起更深進一層去日人不要想他的住即身一到也不可得落盡東風第一花內中第一種花不計其數方春盛開正好賞玩而主人也不來一到花至落盡也不知此不重花正見其房屋之多然此豈尋常客人所能希奥得住者哉此詩之意若謂卜居不遂者由他去遊汧隴五侯樓臺由他深鎖第一花由他落盡正加灌頂醍醐通身清凉客亦從此悟去矣

溫庭筠

楊柳枝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隄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館娃宮吳地鄴城魏都此二處多柳樹遠近皆是映征帆與拂堤乃是襯貼的字面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此不是翻案又不是重添注脚作詩要知賓主此題是楊柳枝則柳爲主定當檃𣏐他也此詩妙有風致

贈少年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落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

第一句是不遇第二句是時晚第三句是不屑淮陰市乃韓信受辱處第四句便行總寫其俠氣高手

雍　陶

天津橋春望

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架洛水隋煬帝建

津橋春水浸紅霞烟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金殿閉宮鶯啣出上陽花

唐以洛陽為東京全盛之時數嘗遊幸至是閹宦用事天子不復能遊宮殿空閉此詩单寫寂寞景況天津橋下春水如前映紅霞如前烟中楊柳如前風中游絲如前獨是不見天子之翠輦金殿久閉上陽宮中花鶯啣出望去能無感傷哉上陽宮在洛城外

孟　遲

長信宮

君恩已盡欲何歸猶有殘香在舞衣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

君王所寵之人一入長信即如金針落海永無出時即君王有求故劍之思而妙年新進百計沮撓那容其更進此詩寫得可憐宮人以君恩為歸君恩已盡則將何歸君前所着之舞衣尚有君王所賜之餘香在上若無此香也罷了偏有香在那裡纏擾下二句從此生出詩人因其拘禁便將一無拘束的燕子來說看他何等輕便如意長信宮也去昭陽宮也去天子三殿中也去獨此長信宮中人不得一見君王之面見了燕子便去羨他因恨當初不曾做得燕子燕子至秋飛去隔一冬至春重來還繞御簾飛得見天子宮人若如燕子亦何至拘禁于長信宮以至老死哉

韓　琮

暮春滻水送別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宮闕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滻水長安八水之一琮于此送別作此詩綠暗紅稀

紀時也是暮春出鳳城紀別也長安爲鳳城送客出城日已暮矣回望宮闕在暮雲之中古今來人情莫不想到此處而今反要去行人泛指過往之人切莫聽此宮前之水蓋謂水穿宮其聲日夜不息遂成古今年光一似都被水流盡者乃說水之聲妙人在此聲中離別少年都做了白頭又能得幾次離別于此聲中哉

唐彥謙

仲山

漢高祖兄劉仲葬此一統志仲山在陝西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千載遺蹤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閑丘壠異日誰知與仲多

漢到唐晩約有千載劉仲葬于此山寄薜蘿言其荒凉也沛高祖起于此乃其鄉里後有天下山河無不是漢家的有如此之廣大高祖崩葬于長陵當時置園置寢殿何等巍峩顯赫後世改姓長陵竟與閑人丘壠無異亦寄于薜蘿之中高祖雖有長陵所葬之地不過容此七尺之棺仲葬于此亦不過容此七尺之棺所占孰多孰少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五年即皇帝位九年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結句即用高祖語妙讀之何異冷水澆背

李拯

退朝望終南山

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紫宸天帝之居唐有三殿紫宸其一也鵷鸞指朝班也朝則綴列于鵷鸞之行此句只有紫宸朝罷四字下三字乃裝以足句者大明宮南端門名丹鳳門上有樓罷朝出來在此駐馬以看風景惟有終南山色見此外無可觀之處是時黄巢亂後京師風景悉非舊時矣天若晴明長安城中到處看見山色若陰雨則山色并不可得而見聲名文物安得如貞觀開元之全盛哉

崔魯

華清宮

驪山温泉宮太宗所建玄宗天寶六載改名華清又于其間起老君殿左朝元閣右長生殿

草遮廻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天子乘大輅上有鳴鑾磴輦道也被草遮以不復行幸故因此寂寂祇覺雲樹之深碧殿指長生殿空空

然冷氣逼人矣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七月七日明皇與貴妃夜同倚長生殿前闌干看女牛私誓願世世爲夫婦今明皇貴妃于何處去重爲夫婦哉

鄭谷

淮上別故人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

晩唐人絶句極做得好只是帶衰颯氣子此徵唐之不復振矣起二句兩用楊字此之爲犯字犯重方有妙句非唐人不能今人反以重字病之可笑謝茂秦曾改是作謝云凡作七言絶句起如爆竹斬然而斷結如撞鐘餘響不輟此法之正也鄭谷淮上別友詩云云末句太直無味以之發端則健予更之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樽前行笛離聲慘落日空江不見春謝做絶句法尚不曉得而漫然改唐人之詩多見其不知量也此首前二句耑爲此君向瀟湘我向秦句作頓今改作第一句則第二句亦承

不上此句是泛指渡江之人上既指定君與我而可以泛然渡江人爲承耶將前句醜甚亦不成轉落日句亦不成合且又無味茂秦伎倆可見矣揚子江頭從相別之地做起綴楊柳春三字做相別之時也楊花緊承楊柳且見春之暮也愁殺渡江人是在楊花上說愁殺一切渡江人也尚與別字無干故轉云數聲風笛離亭晩方轉到人相別然後以君向瀟湘我向秦句爲合言各人所向之處何等安放茂秦不知異味而以狗蒜亂嚼也今詩之衰總爲此輩亂嚼故

吾若開眼當一一駁正以請教當世明眼人相與絕
倒

李建勳

宮詞

宮門長閉舞衣閒畧識君王鬢已斑却羨落花春
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宮門空閉舞衣只是閒㬪倏中畧一識君王之面而
已老矣識且不能得再而况承寵宮人幽閉得苦所
以羨落花之無管束而猶得到人間也此詩流于蕩

矣

張敬忠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即今河畔氷
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五原在延安府此詩不用深巧只將春色遲三字寫
大意而邊地之苦自見尚不失盛唐步武

樓頴

西施石

會稽縣東有土城山山邊有石云西施浣紗
石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
復返岸旁桃李爲誰春

西施昔日浣紗津此句是推原西施石之故惟浣紗
于津故有此石石上青苔思殺人人說西子無不能
羨郎石上青苔猶令人想殺一去姑蘇不復返勾踐
反將獻與吳王遂與吳之所有岸旁桃李爲誰春西
施本越之春而不自領畧則岸旁桃李亦將獻人嘆

桃李之春尚無所屬畢竟爲誰耶讀此則請臣請妾
大是醜殺也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首

閨情宮怨人做得濫熟此翻作邊庭四時怨
題甚新詩自出色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
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布春

春衣直至昨夜纔寄到昨夜是見其遲故國烟花想

已開殘見此時盡着春衣想是家人泄泄不預期送
春衣來不然爲何乃至昨夜也小婦不知歸未得有
小婦必有大婦有小婦在大婦自然不去動手定推
着小婦故大婦不提起而說小婦也且丈夫之所憐
者獨在小婦此何因春衣寄晚不免責備家人曰在
家裡做甚大婦吾不論矣小婦該當心爲何寄衣如
此之晚又急爲分解曰豈小婦望我心切道是我即
歸欲我歸着此春衣故緩于作寄耶我亦欲歸來時
着但在軍中法令森嚴欲歸不得小婦尚未知之耶

小婦决不如大婦之泄泄今不早寄來多應是朝朝
上望夫山以相望遂無暇將衣以寄來故至昨夜也
描寫邊庭人心事如畫九域志昔有人適楚不還其
妻登山望夫化爲石山在當塗縣正對和州郡樓
而菴又曰此正責大婦也

盧龍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
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 右夏

盧龍塞在北平郡至夏草肥鴈乳平蕪曉不飛雁自
四月出關則哺子于瀚海曉不飛者護其子也鄉國
近來音信斷近來見不比往時了此是怨極蕭雁已
哺子夏衣猶未寄到如何教人不怨至今猶自着寒
衣至今二字見得長遠之極自字見汝不寄來我自
着寒衣過夏夏何時也而可着寒衣哉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隴頭流水關
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右秋

邊外八月則隕霜而柳已凋殘矣蓬根已被北風捲
斷雁遂入關南翔矣秋高馬肥殺氣方動人之所恐
懼者是戰而衣又其次者也故此首與下首不用衣

字隴頭流水其聲甚悲關山明月其色又甚慘當此
之際獨影難堪思歸心切故鄉何處因泣上龍堆嗟
乎故鄉豈龍堆上可得望見者哉亦只好一泣而已
見不敢放聲哭也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
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右冬

刀瘢身上舊刀傷處也見已拚死從戰陣上過來刀
瘢畏冷朔風對面吹雪而來直透刀瘢有入骨之痛
楚又要照顧所騎的馬餵料過又去飲他飲馬必要

到長城窟中水氣上升較風雪更覺得可畏飲馬回來巴不得少息半夜火又見矣蓋軍中遇警則舉烽火以相告人見火則知彼處有敵也敵至必須去抵敵一時之間齊去保賀蘭山大家去那个敢不去又不知生死若何冬之苦更甚于秋都不進計及家鄉矣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駁馬爲賀蘭故云賀蘭此時寒衣不知寄到否邊庭之苦小婦又那里曉得

杜　常

華清宮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華清宮在陝與江南不相涉讀者皆以此病之而不知眼光射在何處也起四字云行盡江南杜常想從江南來數十程與上不相連一程爲一日所行之程行盡江南又歷數十日程而及華清曉風殘月入華清曉風殘月不但是蚤又見冷落入華淸不但杜常入而曉風亦吹入殘月亦照入也朝元閣上西風急朝元閣乃祠玄元之所上西風甚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葺之以備遊幸宮有垂楊數畝因以爲名是時唐主不復巡幸不到華清也不到長楊楊樹有風其聲若雨西風雨聲總是衰颯景光二處但懸風雨則合百姓凋零長楊宮亦與華清宮相望矣須細玩之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三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律之上

而菴曰八句詩何以名律也一爲法律之律有一定之法不可不遵也一爲律呂之律有一定之音不可不合也法以繩之音以審之即有蓋代之大才子不能出新意以見長則詩之約束人者莫律若也今人好作七律不喜五律豈五律難于七律耶七律以人多作而濫五律以人不作而拙拙猶賢于濫也當急輓之以復唐賢之舊因說五言律爲第五

王　績

野望

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今人論詩其于律也但取情景一氣直下者爲上殊不知情景乃詩之料一氣直下則意易竭而無餘將何者使人流連咏嘆以懲惡與善乎夫詩之用意用詞固不能離却情景而法之運用則在四句爲一解律詩一二爲起三四爲承承蓋爲起而設也則承與起爲一解五六爲轉七八爲合轉蓋爲合而設也則轉與合爲一解意在起合詞在承轉意用單行詞須對偶斷斷然也宋元來名家都求之于高深玄渺大匠規矩反不究心所以讓唐人爲獨絕也可嘆哉

李于鱗唐詩選五言律以此作爲首余幼時嘗請問于前輩乃目余曰君知是詩佳則得之矣余固叩其佳處何在良久答曰詩意而已若逐字逐句求之而詩之妙反不可得而見據此則何異于霧中看花夢中作事也子美云老去漸于詩律細豈欺我哉此詩作二解起承轉合法極分明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古人詩起句多有直遂起者惟老筆方能之此第一句如開門見山疎落不過第二句又如烟雲容漾靈動非常夫望則身必倚于一處依則着一處矣徙

者移也依不能定則要移徙欲何者見依我不得主張也承云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此是望中所見之景山山樹樹言其山之多樹之廣樹上秋色山頭落暉承上東皋薄暮四字惟其山山樹樹盡是秋色落暉處處皆足供我眺望故不能倚定一處承上望徙倚欲何依六字是爲前一解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此一聯人皆作望中之景與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一槪連看去大是錯過好處也此之謂轉轉蓋爲合句作地步與承句不相屬特地拓開一步牧

人驅犢則家有牛獵馬帶禽則獵有獲是借喻世間得意之事夫得意事甚多乃獨舉此二種者不過要一一始顧東皋返與歸正是薄暮望時也跟隨發意因景生情與前二句截然分開臨卩讀來却又一氣貫徹也若不知唐人作法則眼光射于何處界一錯便不見好而何讀唐詩者之多耶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領者回顧也相顧則他回頭看我我亦不免回頭看他此二種人都是東皋相近之人面若相熟因績不與酬酢故其中無相識者知其姓并悉其人方

謂之識今牧人獵客並無相識者在蓋由我平日尚齊齊之節故我今薄暮徙倚于東皋之上彼紛紛者必且笑我日夫夫也無犢可牧無馬可獵乃閒在于此目注山樹秋暉滿身彼何爲者耶吁嗟巳矣當世之人無與我同調矣長歌采薇之歌以沒世矣是爲後一解續處隋唐改革之際其胸中應有一段不可言者故託興于此詩

楊炯

從軍行 樂府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後漢光武紀修烽炬注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零以新草置其中有警即然火舉之以相告天寶元年改長安爲西京烽火照着西京寇警直逼帝廷矣爲書生者無由提一旅之軍以赴國家之急故懷恨于心爲不平耳心中自不平一句極要緊後六句皆從此發出牙璋辭鳳闕周禮牙璋以起

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注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
故以牙璋發兵若今之銅虎符也漢書郊祀志建章
宮其東鳳闕高二十餘丈闕闕上有銅鳳皇即金雀
也于是出身、自薦請于天子領兵符而辭鳳闕鐵騎
繞龍城馬皆衣甲為鐵騎龍城即姑臧城地有龍形
故名身馳鐵騎直圍其龍城此二句承上從軍二句
于辭字繞字內見不平意雪暗風多二句極言軍中
之苦以轉到末二句也大雪過下而旗上所畫之顏
色皆剝落又邊風四起鼓聲皆亂耳中不得清楚寧

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百夫長武職之最小者寧可
為宅猶勝于書生百倍何故輕文重武一至于此蓋
炯之極力言書生無用而擡舉百夫長者以百夫長
可以披堅執銳出死力為國家捍禦疆埸若書生則
安坐牖下無能自效故寧為極苦之百夫長而不願
作極佚樂之書生此正其不平極處也今人都認做
百夫長為燥脾而不知故作矯激語以為合也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
人宇內存知巳天涯若比鄰無為在岐路兒女共
沾巾

城闕指長安輔三秦三秦為京之輔項羽三分關中
王秦三降將曰雍王塞王翟王是也風烟到處皆有
五津蜀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為有五津一曰白華二
曰萬里三曰江首四曰涉海五曰江南出華陽國志
與地志崇慶州唐為蜀州詩以五津代之五津風烟
與三秦相望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今君之任蜀

州我來相送各有離別之况然此是宦遊東西南北
使惟君命我之在京亦是宦遊見不得與君同去故
在此離別也此為前一解後一解言離別不必挂懷
以廣其意宇內存知巳天涯若比鄰宇內雖大有知
巳在焉則知天涯之遠猶比鄰也周禮大司徒令五
家為比大丈夫當作如是胸襟今在岐路我兩人便
當一揖而別無為灑淚作兒女態也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
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
沾巾

晉陵陸丞相丞相是晉陵人晉陵在江之南雲霞梅柳是江南之早春想丞相宦遊歸晉陵而遊望也杜審言方在任所拘于官守至春晚不得遊望故思歸耳詩題之大意如此于是緊從陸丞相說起獨有宦遊人獨字見此外無人偏驚物候新偏字見于此最親切雲霞梅柳總是物曙與春總是候日從東海升

起雲霞在曙色中見謂之出海曙春氣自南而北梅先從江南開起然後開到江北柳先從江南綠起然後綠到江北謂之渡江春又言其早曙是日之早春是歲之早承上爲一解于是另起作轉淑氣春氣也已催出黃鳥之聲晴光春光也已轉生綠蘋之葉此時非早春是暮春審言和陸丞相早春遊望詩時已暮春矣忽聞歌古調古調指丞相原倡于是始聞調之忽歸思欲沾巾丞相晉陵人因宦遊歸得遂早春遊望我因不得歸遂辜負此早春至聞黃鳥見綠蘋始知有春而春已過半矣所以忽動思歸之念歸不可得卽歸已不及早春所以淚沾巾也是爲後一解驚字領一首之神驚者駭也春物先能有幾時須及早領畧稍遲則失之故先驚心陸丞相驚春之早故成遊望杜必簡驚春之晚故欲沾巾也兩解之分別有如此

沈佺期

巫山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

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
夢人

古樂府有巫山高巫山在南郡巫縣此詩不言其高而言其奇巫山有十二狀頗相類而靈異非常合沓十二峰有時若合有時若沓早暮之間每出奇以見新高不及三字妙高則高矣而未爲極也此是文法欲揚其奇新故先抑其高不極也暗谷谷之隱處未嘗有風雨而疑其爲風雨陰崖崖之背面何嘗有鬼神而若有鬼神憑之風雨言其悽迷鬼神言其不測

承上爲前一解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十二峰在峽旁峽中非日午不見日非夜半不見月月明非曉三峽因月明而疑爲曉九江潯陽地記一烏白江二蜯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峽中春水極大東下則九江潮滿而知其爲春陽臺神女雖見于宋玉高唐賦而事渉杳冥莫可憑據欲知入夢之人須問宿陽臺之客襄王既有其事吾亦安得云無哉轉下爲後一解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舊唐書御帳殿受朝賀蒞行幸時帷帟爲殿也崔嵬高也鬱言其盛也仙遊天子爲封禪而遊也壯哉嘆儀衛氣象之嚴整雄麗哉字又團團看去無不肰也

實字見無虛飾曉雲山上之雲御幕在雲內曉捲幕而雲俱捲入夜火帳殿四面之火火在山上其光若星與星相間故云雜星回言繞于四面也此四句是言仙遊到泰山爲一解下四句言仙遊辭泰山而歸爲一解千旗出山而谷爲之暗萬乘轉轂而山爲之鳴扈從封禪乃盛世之事臣子難遇有文筆者自當獻頌而我終乏掞天之才賦亦不能奉揚盛美也此自謙抑之詞蜀都賦云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掞天本此

張說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端州屬嶺南道

舊館分江口淒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按燕公嘗貶岳州過此驛而與高六戩分別張有別高六戩一詩及名還而高已死故作是詩舊館向曾

駐箚于此故稱傳箚驛前江口何與高六分別于此故云分江口燕公復過舊館而不見高六惟有落驛相望殊爲悽然因念高六相與之情相逢即傳旅食知我爲行役所困也臨別又換征衣恐我爲風露所侵也高六之情厚矣因其情厚不忍分別將此處山川牢記于心與後日復會于此今重來眼看歷歷不滅昔日之山川何相與之人獨不見高六爲傷人代之非豈往來有二條路耶總是此路而何有死生如此之不同也我生歸而君竟死歸耶燕公爲何如此憶他因其在患難時相厚故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此燕公出爲幽州都督不得志而作也幽州乃邊庭極苦之處詩有云幽州白日寒白日且然而況黑夜又是涼風吹雨蕭瑟之況搖動寒林不勝遲暮之感幸得高堂宴飲暫忘此遲暮之心又那得時時宴飲也即宴飲亦不成歡軍中無舞所舞者是劍軍中無音所吹者是笳宜者見除卻軍中則不宜重者見除卻軍中雖不重燕公豈愛此劍舞笳音哉結謂我不爲此幽州都督當此苦況安知昔日皇上恩遇之深感昔日之恩深正傷今日之遲暮也說上說下總是一个不樂幽州世稱燕公詩爲大手筆吾嫌其尖利此詩畢竟非忠厚和平之什不免狹小漢家矣

孟浩然

臨洞庭

在岳州府巴陵縣西與荊江合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檝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八月湖水平好起手八月紀臨洞庭之時也平水不長不落也春夏水長九月則落湖水平正八月也涵虛混太清水空明若含故云涵太清天也天水不辨故曰混也雲夢澤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一名巴丘湖荊州之藪也其氣蓬勃若蒸雲夢之澤其波

動漾若撼岳陽之城此一解做洞庭臨字留于後一
解做今臨此湖欲濟無舟檝言無用我爲舟檝
者書經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端居家居也上有
聖明之上則深以爲恥論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馬融忠經云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坐觀垂釣者垂
釣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釣則可得魚然不如綱之穩
徒有羨魚情見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濟亦猶垂釣者
之未必得魚徒羨魚耳此句當在垂釣者身上說唐
仲言悞謂浩然抱道之情猶未戰勝眞無目人語襄

陽本不欲仕何羨魚之有哉看詩者須細細循作者
思路方有所得若泛然論去所謂有意無意之間不
必求甚解于詩究爲門外漢而已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
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
沾巾

夫人事倏忽相代而謝畧一往來便成古今惟江山
常在人間人雖往矣而當時之勝迹留與後人賞玩
今日幸有我輩在此登臨我輩二字浩然何等自負
却在登臨上說尤妙既登山矣從上望下見江水落
而捕魚之梁淺淺言其露出從近望遠時天方寒寒
則澤竭而覺夢澤之深深又言其杳冥也晉羊祜鎮
襄陽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
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
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
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

祜卒襄陽百姓于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爲墮淚碑浩然謂羊公愛登此山身後百姓
建碑我輩今日在此登臨轉盻間便爲陳迹後世亦
有知我輩登臨者否讀其碑文亦不免淚落矣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衆壑
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
染心

習禪寂乃義公本分事結宇依空林是讚其幽居也

戶外有一峰相對何其秀階前則衆壑相連又何其深秀則不然深則莫竟禪房之妙有如此時方雨霽夕陽斜照雨足雨將完時尚有水盡之點猶雨脚也連者雨過而夕陽即見也空翠落于庭之陰處雨過則天宇澄清山容如沐形色俱冥二句爲不染心三字作轉看取蓮花淨僧家多種蓮義公房前適見此花淨字從上二句來新雨纔歇花與夕陽空翠相映愈覺其淨青蓮所以喻去見蓮而知義公之禪心不染也義公之栽此花豈有攬取之意哉先讚其房後讚其心作詩之法所必然也

歸終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此浩然應舉不第而歸終南作也北闕雖甚近休去上書休字見其意之決終南山有敝廬在吾可歸隱矣聖主在上世無棄才吾之不第由吾之不才也無尤人意故人滿朝可與相審今其疎失由吾之多病也無責友意且頭上白髮漸漸生出來催我之年已老矣見非少壯之時青陽春日也來年之春又逼過來而歲將除見舊年之日子無多總是急于歸山見得如此年老歲除今欲何待以此爲永懷永懷常常在心也今未能即歸所以夜愁致不能寐但見窗上所映松月眼前殊覺空虛虛字見無長物所以未歸夫仕有仕之累隱有隱之苦任山無貲歸亦不得此作字字眞性情當是浩然極得手之詩于鱗華不選想爲重一不字也是否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今常熟興福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清景入古寺先按定題目見初日方照高林是從破山寺之外說進曲徑通幽處既是後禪院進去必由前禪院曲徑寺裏之小路幽處即後禪院也禪房花

木深正見幽處以到後禪院爲一解山光悅鳥性寺後有山山晴則有光鳥喜晴是謂悅鳥性也潭影空人心寺後又有潭潭虛故涵影潭雖有影而虛體自在人見此湛肰空明塵胸頓滌是謂空人心也山光足以悅鳥性潭影足以空人心則聞鐘聲之音當又何如山光二句其氣力全注射到合處也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萬籟俱寂在初日後尤見幽靜鐘磬音僧禮誦方有惟聞此音則上人俱是古德可知即悅鳥性空人心雖着山與潭上肰都在後禪院上人

身上發放若空空有山有潭鐘磬無聞則何處無山無潭而常建乃清晨遊于此哉後禪院正以僧重僧以修行重此建之遊蓋爲隨喜僧禮誦莊嚴也此爲後一解宗家云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大凡律之中二聯皆是扇子起合處方是仙人此詩人皆稱其中二聯而忽其起合何異捨却仙人而反爲扇所障也詩能不笑看詩者哉

宿王昌齡隱居

清谿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茆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隺羣

清谿在池州之北張正見詩云于彼清谿險看此詩用字口氣必是借宿時昌齡適不在家必有山中隱流招去于合句可見清谿標其隱地也深不是言水之深是言谿進去之深不測人卒尋不出其隱居之所在隱處惟孤雲惟見孤雲是昌齡不在并覺其孤也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時方暮矣忽見明月之光露于松際初疑其爲已即轉念曰此月光是昌齡

受用之物我今雖宿于此清光豈遂爲我想猶爲昌齡也猶字微妙切不可混亂讀去意蓋惜其不在也茆亭宿花影隱處多花花中有亭月從松際照來花影籠在亭子上若伴我宿者肰宿字妙藥院滋苔紋幽人種藥故有藥院院中有苔此是月所照不着之地故覺苔紋之滋碧也建忽欣羨曰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隺羣不但羨其隱居而更羨其去與西山鸞隺爲羣鸞隺喻山中隱流也謝時謝却世事也去從此一宿而去與昌齡之友同羣也亦字妙極見昌齡之

在西山故亦欲去非眼饞昌齡隱于淸谿而建便欲羣于西山也此律詩不知人何見乃列于古詩中余爲正之

李白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蜀中奇險太白生于其間與之相習尚畏行之難今

送友入蜀即以崎嶇相告起曰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蠶叢始開蜀之人也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名蠶叢見說親見而說見非虛言也崎嶇路險路也行甚不易友何爲而入哉到處皆山山從人面而起觸目皆雲雲傍馬頭而生此二句是承崎嶇不易行五字勿作好景會去也脚下且照管不得而山雲又相眩目何其險之至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想友從漢中入秦棧路險不容行架木而渡名曰棧道在漢中芳樹送友方當春日棧旁一路有芳樹籠覆蜀城指成都險到成都始平沃野千里春流指錦江其水遶城友今要到其處從漢中一路去此二句側下爲開末二句也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升沉言人之遭際有升沉高下不同漢嚴遵字君平以卜筮隱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業賤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裁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人涉險地則必問卜

以驗升沉今從秦棧而入路誠崎嶇聞之可駭及履其地與險相習依然過去而成都在目矣崎嶇既歷則知升沉確有定數未入蜀之先或須問卜到成都之日更不必問決於君平矣後一解總從崎嶇二字發脉前一解旣甚言崎嶇則後解做入字定然脫却崎嶇不得不然則入字便泛閱者不可不細心體會也

王灣

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北固山在京口臨大江王灣洛陽人幾歲不得歸舟大其下故作此詩北固山正是客路之處綠水指長江舟行其間下二句一承綠水潮來則水高人但看水而不覺岸之闊潮落則兩岸顯然故見其闊也一承行舟江從西下風正是西風帆懸無偏直抵北固青山外三字亦不泌漏妙極下以思鄉爲一解海日

生殘夜殘夜五更也北固東去是海日從海生故云海日日生則船又要行江春入舊年舊年幾年也春入是幾年立春等不到正月又是新春矣在外過年如之何不思鄉轉更妙於是合云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身既不得歸則須寄書寄書必須藉鴈時方春臘初交鴈尚不歸家又在洛陽江南之雁豈能爲我而一到洛陽乎待歸雁之便寄書當在二月間則寄書又不可得矣總是一箇思歸把歸雁作要子合又妙

卷之十三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四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律之中

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唐翰林院在銀臺門內天下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唐制翰林無司馬張非文詞之士殆鐫工之精者按南詔傳玄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立馬援銅柱乃還蓋在天實七載恐是此時往立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舘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冠冕猶言衣冠文物也南海在南之極邊素爲衣冠文物之所不通今張司馬奉詔去則通矣文章指碑文相國手製如從上台落下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比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爲三公位起二句何等冠冕承更開朗

三殿者南部新書云大月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或曰蓬萊拾翠紫微是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百蠻蠻服之百國南詔爲蠻地碑勒其處故云碑到百蠻開也是爲一解單作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九字後一解作送字轉二句寫其去合二句寫其回全首稱意之作野館驛舘也司馬銜天子命去誰不迎奉猶濃花之發也帆指其所乘之舟而言春時多雨來字從南海彼處人意中寫出彼處云來則此處正去也去時是春迨其到滄海勒碑竣

工而還不知却在何時天遣司馬爲天子所遣故曰天遣滄海島在北海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以代題南字然海皆可稱滄海也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肅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亂作描寫新月筆有化工初月光極細初八爲上弦弦欲上尚未至初八上則不爲新矣新月近西影故斜月滿則如輪新則故輪未安也起用字極斟酌微升古塞外略略升起來古塞外言其低正承斜字也已隱暮雲端新月出早日方暮而已在雲端隱字言其光不顯然正承細字也承又極精細于是立出身來作轉日是初月也光甚微渺河漢天河也月明則河漢改色光微故不改色也月傷山出月是太陰陰體寒有月則關山寒不爲空初月猶無月也而關山亦寒故云空也關山之寒原不爲有月無月文人之筆何妨作如是說

于時秋也天降白露月光照着則見不照着則不見庭前則有墻垣屋宇蔽隔菊又低枝上之露故暗河漢且不改色關山空自去寒而況菊上之白露哉通首都從境物上寫初月而前後二解字字有分寸此所謂律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何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向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淸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帶甲則滿天地此何日也只該在家而却欲遠行眞
何爲也至親寄友留他不住勸他不聽恐其不得回
來各爲一哭而行者不顧鞍馬竟向孤城而去此是
從不曾出去的人不知在外之苦又不能量度時世
故勇于遠行此爲一解後一解却從行者所閱之境
轉到行者心意上去爲合今草木凋落歲月已晚開
河霜雪又極淒清然此且不必說起只看他過了今
夜開眼便是明朝今日便成昨日矣已字有無限不
堪在內經此一夜旅况蕭條方知今日留他之情眞
古人也古人情見爲他切有望其回意妙極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
泗流

岳陽樓在岳州下瞰洞庭湖昔聞洞庭之水今上岳
陽樓而今乃得見此洞庭水矣果屬巨觀楚在南吳
在東于此分坼見水之廣濶無際乾坤是天地日夜
是無休歇天地似都在水面上故曰浮見水之深大
莫測也以洞庭爲前解旣登此樓觸着心事爲後解
親朋閒阻無一字寄到我又老又病只有孤舟托跡
此皆爲戎馬所致關山之北金鼓震天我之一身擠
得飄泊獨君國之事爲之奈何我憑樓上之軒不覺
涕泗之橫集耳昔聞頗樂今見何悲昔正治平今有
戎馬昔尚少年今成老病治平可待老病無及矣悲
夫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栖誠簡畧衰白已光
輝埜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款
柴扉

子美適往鄰家聞有客到纔歸二妙指范吳二公空
言家無物可欵待也幽居寂寞則眞簡畧我無不安
客亦必諒使衰白老人添無限光輝二客眞是妙人
此二句承妙字是爲前解埜外見不與城市接所居
旣遠又且困窮村中見比鄰無可與論者俗客來好
客不來我亦不作好客來之想見二妙之來已是出

意外如此方好轉到重肯款柴扉句上去論文或不棍二語妙極大抵好客來無可展待極是過意不去事子美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想到論文上去曰我亦只好去與他論文耳吾論文或能不媿于古人則彼後日或肯重來不然受此簡畧則後日無復望其惠然矣闕展待三字作如此發放妙妙鍾伯敬云嫌不得其不善讀杜有如此

房兵曹□馬

□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濶眞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横行

詩是咏房兵曹□馬脫不得房兵曹三字須看他如何着筆直喝□馬作起何其遒勁也□馬二字如于空中立一石柱下面三十八字方得牢硬唐人名手作咏物詩往往如此大宛國出汗血馬名以大宛得名是□馬也鋒稜瘦骨成先將□馬通身寫一句其身鋒稜直是瘦骨所成者以耳蹄爲承相馬經云耳欲銳而小如削筒今□馬之雙耳銳削若竹批者然四蹄輕迅若風入者然画出□馬矣尚不見房兵曹三字于後一解見所向無空闊房兵曹乘以入陣莫可攔阻則所向無非空闊之處則是馬眞可以死生相托矣此正其驍騰處故接筆云驍騰有如此有如此嘖嘖稱賞却又是實贊不是空贊也房兵曹便可横行萬里之外以取奇功如寄矣□馬是房兵曹之□馬房兵曹又是□馬之房兵曹是人是馬千載下使人羡嘆不置子美詩神化乃爾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兹暮春月末合行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

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托白骨更何憂

爾既到江陵則峽州便可計日而到尚不見到故下何時二字何時也者急望其來又訝其不即來也兒弟本該在一處因兵戈亂離故生有別提起離別之苦以見相敘之喜也爲離别故異鄉成病今得弟聚

集一處則病應霍然矣颯颯開啼眼終日眼淚包着
眼睛不開今欲見汝用力睜開若風吹颯颯有聲者
直奇句也朝朝見望之切弟從水路來故上水樓冀
便望見也爾來到此即以老身相托我活一日則放
下一日念頭我即死去數莖枯骨有爾收拾可無道
路之憂矣一片純是至情至性如此詩方可稱性情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
人竟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

歸秦

子美因弟將到謀歸長安故起用終南二字時子美
在夔州巫峽千山暗在夔終日烏天黑地過日子走
投無路故用暗字終南萬里春提着帝京滿心歡喜
如春和景明故用晴字千山言其深萬里言其遠病
中吾見弟此句承暗字病眼昏花有時見弟亦不見
弟今即見弟猶恐或未眞書到汝爲人此句承春字
幸弟有書先到始知汝爲人若無書來吾幾不信汝
爲人又道是病眼昏花之悞見也如幽冥中已得一
線之光矣爲前一解于是見弟可必矣竟答兒童問
喜弟即到不免見神見鬼兒童在旁見我如此必且
問我我竟答曰即到竟字見更無疑惑來經戰伐新
是初從兵戈中來新字見前此未來自今日始此亦
是答兒童語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即便作意歸
秦若等不得弟到者復念曰弟來有船泊船則見弟
矣久別相見則向來苦楚湧在心頭我悲料弟亦悲
簇新欣喜又溢于顏面弟喜我豈不喜悲喜是初相
見之一刻悲喜纔定便是後也歸秦是子美心上第

一件事子美又自打算曰口即欲說也須緩款盖久
別之後豈無他端可說弟又新從戰伐中來亦欲少
息故話歸秦必須從容此又極體貼弟處惟恐弟動
念頭何其友愛之至也人取杜詩單取其殿閣莊嚴
者若如此天眞動蕩入骨入髓之作即子美作過復
取來讀當亦自嘆不能及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
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游濁醪誰造汝一酌散

千憂

想子美所居是朝西者日西落時景却到簾鉤之上
谿邊春事幽子美所居又在谿邊簾捲起則見何為
春芳菲緣岸圃何為事樵爨倚灘舟岸圃灘舟承谿
邊日將暮則老圃灌植樵人炊飯豈非春事之幽者
乎谿邊薄暮人各有事而我何為者又見枝上雀喧
而墜是相爭也喻兵戈擾擾無可安之處是子美之
憂也滿院小蟲游上游下游來游去是做市也蟲猶
如此而人卻閒在者里亦是子美所憂此二句是轉

為下千憂二字也此時適有濁醪在案喜不自勝乃
呼之曰濁醪是誰造汝乎我今一酌憂便散釋眞妙
物也若并欲為杜康立廟者妙絶亦復癡絶詩至此
直是游戲三昧矣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
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
外音

夫良人在戍所衣必要家中寄去為寄衣故衣必用
擣以擣衣名篇此首前解寫擣衣人之苦心後解做
擣衣卻又用虛遞法絶不粘擣衣二字妙作也亦知
戍不返夫婦人刻刻望夫歸家夫若歸則寄衣不拄
擣衣尚是樂事何難盡閨中之力此首妙在下戍不
返三字使人讀去眼流迸出也戍不返旁人知之良
人知之婦人望夫心切冀其或返每歲寄衣卒不見
返久久心悟亦知不返矣知戍不返而必寄衣豈不
甚難通首精神結聚在亦知二字上起用虛字卻如
此有力眞大家數作也此婦人亦知戍不返則絶意

其返矣擣衣之心得無衰緩乎而此婦人卻不肰秋
至拭清砧秋至秋初至也擣衣尚可少遲而擣衣之
砧便已拭潔淨矣是做擣衣前一步法妙妙已近苦
寒月于是到擣衣之日矣擣衣定在月下寒在月光
上寒苦則在婦人心上苦獨身對月夫在何處覺月
最覩切故云近已者纔及立秋而已是苦寒矣況經
長別心身在苦寒月下已極不堪而況心懷長別乎
日覩雙題腸已寸斷而擣衣之苦極矣苦寒月承秋
至句長別心承亦知句是為一解寧辭擣衣倦擣衣

却在轉句上見何等筆力從上絣看來即不搗衣未免厭倦厭倦則辭此却不辭用寧字妙事雖不能推却在他人分中看起來又若可推却而終不推却也含多少意在內一寄塞垣深塞垣長城也此夫戍之所深則不可知其定在何處此處急急擣衣寄到戍所不知要在何時只自寄去方好放下念頭一歲一寄今又要一寄苦矣苦矣用盡閨中力欲製此衣已用盡心力擣衣又用盡氣力閨中已無力矣君聽空外音肰不敢望君之知只落得砧聲響亮徹于空外

耳相去幾千里君又安能聽見哉苦至此蔑以加矣世有聽擣衣聲而不惻肰動念者吾知其人之不夫矣

鹿

永與清谿別蒙將玉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鹿鹿類無角子美此詩特借鹿以警世以君子之心度鹿之心使人惻肰動念又使人冷肰解頤仁人至言才人絕調也起作嘆聲曰清谿是生于斯游于斯聚鹿族于斯者也今為獵人所得遂與清谿永別矣于是獻于王公大人之門宰割烹炮登之几席而與玉餌並列鹿是埜獸玉餌原不須此一旦列于其間使鹿長價若多蒙拔擢者曳尾之龜亦羨文繡之犧耶謬為感激句其妙于冷刺也承聯云無才逐仙隱吾之永與清谿別者為戀于清谿可永偕無虞若有才如鹿便隨仙隱去寧有今日夫既為鹿才便限定雖則如是肰內省多媿矣不敢恨庖廚宰割者庖廚

也捕取者非庖廚享用者亦非庖廚既自咎無才且不恨捕取之人而況因而宰割者哉鹿之學問直造不尤人地位矣此承蒙將玉餌俱句轉聯云亂世輕全物全物者全物之命也盛世之人好仁恩及鳥獸今亂世以殺用事看物命甚輕生不逢辰又鹿之命也微聲及禍樞聲為殺身之由肰安能守默不鳴微聲亦見其知遠禍矣無奈鹿有鹿之情或朋類相招或牝牡相引微微作聲為人蹤跡遂及于禍樞悔無及矣此以幾不密自咎也于是合云衣冠兼盜賊肉

既與玉饌俱饗者皆王公貴人是衣冠之族盜賊言爲害也心中忍于害命兼者合內外而言外則衣冠內則盜賊也至此方罵一句罵得毒辣然人只得受麂罵可知上來六句都爲罵之地步麂亦可謂善罵矣饕餮用斯須饕餮獸名食無饜足今鼎上刻形有頭無身者是也去其身所以戒貪也今將麂烹炮濟以五味下筯頃刻一空夫殺害物命止供得斯須口腹之樂甘受麂罵而不辭是不可以省乎好殺者當書此詩一通于坐隅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君王

前四句作驚異之辭先用抑法起蕃劍吐蕃之劍器也吐蕃在塞外何等僻遠今致來此處又非珠玉裝無好裝飾看去初覺平常如何有奇怪如何是算他不出若不能遠信者却實有奇怪處每夜吐光芒夜則光輝射斗正其奇怪也劍貴剛利原不貴裝飾在俗眼必以珠玉裝爲貴耳爲一解轉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切勿從上解連下來作者眼光于法都注射持汝奉君王句上劍屬金虎乃西方之獸故云虎氣雷煥劍曾化龍故稱龍身必騰上是終不能抑之使下寧久藏應時即顯豈久困于匣中者哉風塵若未息在人分中看來是若在劍上看來正其大用時也持汝奉君王君王是用劍以戡亂者人心厭亂久矣朝廷之大臣定然覓此以奉上有劍若此何愁風塵之未息哉子美見一蕃劍必拳拳欲致于君王

若見一有用之才不知其又當若何也

陪諸貴公子丈人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此詩是詠放舟于丈人溝納涼落日放船好乘無日色時放船最爲適意故稱其好輕風生浪遲微風吹來水波欲與船颼颼有聲悠然而去竹深留客處船到丈人溝在有竹處泊竹深則涼納涼者那能捨去

荷淨納凉時水中荷香于此時尤覺相宜淨不是潔淨純是荷香故云淨也此一解做放船以至泊船下一解做船上行樂公子佳人于納凉之際調冰者自調冰水雪藕絲者自雪藕絲各各高興若不賦詩亦覺不韻然貴公子不欲賦詩者佳人不能賦詩者央然不想到詩子美因見頭上之片雲乃托諷曰此應是催我賦詩者雨催詩三字搃甚新妙諸貴公子其何以堪之

春日懷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叅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此作前後解截然分開其明秀之氣使人爽目白也詩無敵當頭贊起而不滿之意正在于此詩豈可恃才氣而與人較長短者哉即接口云飄然思不羣其無敵者在不羣上其不羣處秖是才思飄然詩豈止于如是乎李白天才甫惟稱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諳甫是精細于律者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

門生走筆作文颼颼有聲滿心快樂又恐其不肯更進甚是放他不下故贊他却有分寸承云其詩之清新如開府庾信俊逸如叅軍鮑照總在才思上說此等詩正使人嘆賞而我之所望他者御不在此我要細與他論他又不在此處復突然作轉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是時子美家長安在渭之北太白遊姑孰在江之東渭北下裝春天樹三字江東下裝日暮雲三字奇麗不滅天半朱霞也前後六句所贊他者是詩欲與他細論者亦是詩而此二句忽從兩邊境界上寫來憑空橫截眼中直無人在訟勿作景會去也甫在渭北坐定如春天之樹欣欣向榮見巳之意興不減白在江東游蕩如日暮之雲依依無着見渠之憔悴不勝此論亦甚妙愚謂此二句下三字當在詩上作譬喻說纔是夫作詩才情法律闕一不可甫事法律如春樹之根牢葉固白逞才思如暮雲之殘影無踪詩雖無敵學未到家老成典型還在甫處甫自負亦不淺也甫謂我在渭北這里白在江東那邊相去甚遙其如婆心之切何何時同在一處樽酒

適意把詩與他細細講論也一樽酒不是李白好酒而須此酒大率人進忠告之言甚難必須在形骸消化之頃酒爲弄引方能剖胸傾膽也甫之所懷白者在學問上不似世間朋友徒作思量也余初讀此詩到渭北江東一聯睜眼良久但見春天樹日暮雲參差高下遠近淡濃靑白相間得有趣幾乎忘却是詩話頭到結二句忽然摸着鼻孔又覺宛然也此實實是兩解又實實是一氣貫徹五律神境妙不容口

天末懷李十二白

凉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此懷李白自夜郎還至潯陽時作也凉風最是感懷而況起于天末天末指白所在處而言也君子謂白也意如何爲其友者尚且不堪君子親當此境親當此時吾不知其意如何也傷其久在江湖也作問語妙鴻雁幾時到鴻雁自北而南我欲寄書于白不知幾時得到其處江湖秋水多白在江湖踪跡無定卽有書去未知寄得着否多言江湖無處不是水眞天末也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古來能文之士類多坎壈不得衆顯若文章之憎命達者昔蚩尤曾以魑魅與黃帝戰魑山魑魅木精又好效人聲以迷人在人跡不到之處其喜人之過也必矣李白得無遇魑魅而不返乎轉到合二句有力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此極洗白從永王璘之冤白雖爲永王所辟心事如靑天皎日世人或不諒而屈原必信之白之不從永王爲逆猶屈原之忠于懷王而不見信卒沉汨

羅白無郭子儀救必見誅也白雖遇赦而流于天末無人之地鬱誰與語所可語者惟忠魂耳忠魂卒不得語白能詩必投詩于汨羅不曰弔而曰贈者白之冤當受人弔而何能弔人哉與原同志故云贈也由此觀之然則轉聯中用文章字非但爲合句詩字作轉爲冤魂也白遭網羅非白之罪蓋文章憎其命達爲祟故至此白流落江湖魑魅雖喜人過而白定不爲其所害白不死于魑魅豈死于汨羅哉如此白猶得生還與相見也

卷之十四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五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律之下

王　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淸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要看題中暝字右丞山居時方薄暮值新雨之後天氣淸涼方覺是秋又明月之光淡淡照于松間淸泉之音冷冷流于石上人皆知此一聯之佳而不知此承起二句來益雨後則有泉秋來則有月松石是在空山上見此四句爲一解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人都作景會大謬其意注合二句上屋後有竹近水有蓮有女可織有僮可漁山居秋暝有如是之樂便覺長安卿相不能及此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隨意二字本薛道衡庭草無人隨意綠句來山中人逆知到芳草生去無有拘限是謂隨意也今當淸秋則

春芳歇矣昔人以芳草屬之王孫草生則王孫出遊草歇則王孫可留住矣右丞性耽山水尚恐爲仕宦所奪今而後可以永謝仕宦矣

歸嵩山作

淸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此詩寫一路歸嵩高之情景薄乃林薄也草木交雜之處淸川而與長薄相映帶歸從此路去車馬是歸山所乘之車馬去閒閒從歸意上寫來見是山人之車馬非貴仕之車馬也流水如有意水自嵩山流出若有意欲我歸者暮禽相與還鳥自林中飛出日暮歸巢而我恰與之同還也一起一承已作完前一解便宴肰頓住筆另換筆作轉合後一解右丞性急若恨不得縮地者荒城臨古渡荒城則閉城早又臨古渡日暮人歸則紛紛待渡山城相懸言城則去嵩尚遠落日滿秋山是時落日之光滿于秋山嵩高亦在其中迢遞指日此是嵩山吾所歸處也又恐不

得即歸此二句人定讚其是景而不知右丞却開寫神理如此便好轉到合二句上去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是巳在嵩高下了欲要到住所尚未能即到愈欲速歸愈見路之迢遞非路實迢遞也于是作念曰我今歸家來不管甚事即有要緊事我再不出矣且字妙極右丞作此詩時猶未到家也詩做至此工夫方滿足豈可盡人去做信手塗來輒矜敏捷也讀之不免流汗

輞川閒居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莫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要看閒居二字一從歸白社昔遠公結白蓮社右丞晩年奉佛食齋故以輞川稱白社也不復到青門青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秦侯邵平于此種瓜此亦人隱處見不惟不到長安併青門都不到眞是閒居一從不復說得决絶人惟决故得閒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時者不時也時或如此無有限定也此二句是閒若徒說閒却如何承得上起句作者若心不可埋沒糊塗過去見不惟不到青門而且不去望青門一望也右丞居輞川學道實無一事在心簷前有樹時一倚之遠看原上之村原乃地之高處高則顯于目前故去看若不可見之處則覺罨之矣此等境界何啻海濶天空方可稱得閒居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起旣用過青白二字轉句中又用青白二字得無犯重否余曰不然簷前樹不厭于時倚原上村不厭于時看青白二字亦何厭其再見耶然右丞

作詩時却是寫一句忘一句意之所及筆即隨之豈知青白二字巳用不可再用也余讀去絕不覺其重複古人要見本事偏要弄出重複字來今人却以此爲病看詩以無一重字者爲佳此于鱗先生所以不敢入詩選也夫一首詩上下二解各自分開又何必忌重複也大人不修邊幅此正見其大手筆處上來遠看看字不是有心去看只是兩眼對着他便是有時見原上村有時或不見原上村也青菰生于水際有時見其葉之映水不即不離是眼之從下所看見

也白鳥飛于空處有時見其羽之向山山青鳥白何等分明是又眼之從上所看見也據如此說來可謂盡美矣却是未盡善益與右丞作詩法不合也此二句要看臨字映字向字翻字有作用在盖欲轉到下灌園之灌字也閒居不是一事不做之謂有可做之事不妨原去做所居必有隙地隙地則須種些菜蔬家無空人自便去做園要灌便灌灌要用桔槔我也去用桔槔桔槔用機以取水具也與菰之映水鳥之向山總只是一般並無二無別也人問余曰寂莫意

却如何轉句中不見余曰青菰映水但只映水白鳥向山但只向山蕭然冷然豈非寂莫耶不用寂莫字面而直以神理作轉直化工筆也於陵子陳仲子也右丞以自況方灌園方字要體會青菰方在那里映白鳥方在那里翻人方在園中灌此一刹那事亦不前不後也此詩當爲右丞五言律第一首其言甚淡其意甚微人性急尋它頭緒不出把來放在一邊故是詩亦不免于寂莫也可嘆可嘆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右丞中歲學佛故云好道晚歲別結廬于終南山之陲以養靜既家于此有興每獨往獨往是善遊山水人妙訣可以適意若同一不同心之人則直悶殺矣其中勝事非他人可曉得惟自知而已既無知者還須自去適意于是隨巳之意只管行去行到水窮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我卽坐而看雲之起坐

久當還偶遇林叟便與談論山閒水邊之事相與留連則便不能以定還期矣于佛法看來總是个無我行所無事行到是大死坐看是得活偶然是任運此眞好道人行履謂之好道不虛也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太乙終南山之總名在京兆武功縣天都帝都也唐

都西安終南山屬西安府相去六十里故云近也連山到海隅終南不近海言終南山連去純是山其龍脉去極遠以到海隅也白雲迴望合山都有雲迴望良久若合為一正承上連字青靄入看無青靄山之積氣遠望則有近看則無人則不啻近矣分野天文志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故謂分野中峰變終南連亘四縣中峰之北為雍為井鬼其南則為梁為荊為軫翼也變之猶言亂也中峰之星上不一似乎亂也陰晴衆壑殊山中之壑極

多或有一處陰或有一處晴上有雲遮則陰上無雲遮則晴一山之中而氣候不齊若此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右丞性耽山水每逢勝留宿今于終南亦然蓋有宿處則遊方盡與衆壑之陰晴既殊則山之早晩或異故預尋宿處不知人家去向性急遇不着人偶見隔水之樵夫則逼相問有人家之處不必日暮也此總是見終南山之深大莫測是詩如在開闢之初筆有鴻蒙之氣奇觀大觀也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香積寺在子午之谷北右丞慕之而去初未曾到故云不知行去數里纔入雲峰但見古木並無人跡往[illegible]之路遥聞鐘聲却疑其從何處響出承不知二字何等神理此一解在未到香積寺前做後一解方是過香積寺于是所聞者秪是泉聲潺潺而來有時咽住是為危石所阻也所見者秪是日色照青松之上

覺冷氣逼人是因寺之寂靜也眞正安禪之地薄暮抵暮也寺有空潭遂想着毒龍空潭喻心地本空曲是一法也毒龍佛喻慾念也大灌頂神咒經莫令諸小毒龍害于人民安禪所以制之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奉使乘單車以至邊屬國漢武置屬國都尉主外國

降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居延卽古流沙城
在陝西甘州漢之屬國已過居延矣征蓬卽斷蓬薛
道衡詩今夜寒車宿明晨轉蓬征魏武詩田中有轉
蓬隨風遠飄揚翩出塞遠去也歸雁入口天交春則
雁北歸右丞出塞正雁歸之時也大漠沙漠也望去
但見孤烟之直長河黃河也望去但見落日之圓無
邊無際使人心傷蕭關在上郡北至蕭關始逢探候
之騎知都護之在燕然燕然山名去塞三千餘里塞
外之官都護最尊知其所在則膽壯而心寬矣大漠

長河一聯獨絕千古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
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
無生

看他做獨坐二字卽用獨坐二字起老手悲雙鬢因
獨坐而悲雙鬢空堂因獨坐而覺堂空欲二更因獨
坐而知夜之欲二更也雨中山果落因獨坐而知雨
中山果之落燈下草蟲鳴因獨坐而聽燈下草蟲之
鳴夫果熟蒂落有如人老髮斑燈下蟲鳴蕭颯之氣
老人不免驚心是承悲字眞欲二更之景況也承得
妙極正在悲雙鬢之際忽作猛省曰我悲白髮將謂
髮可重黑耶髮終不可變黑猶如煉丹家之黃金不
可得成也脉從上來而意卻爲欲知除老病惟有學
無生二句作轉也老病或可除得故以終難變之白
髮爲轉無生是佛法故以仙家點鐵成金之謬爲轉
也右丞皈命于禪非以除老病故而去學者右丞是
時方悲遲暮故說老病又生老病死乃佛家十二因

緣中所談夫有生必有死人自少而老猶髮之黑而
白所必然也何至悲雙鬢起來此由多生習氣未除
之所致所以右丞于後一解重爲點檢以見已之悲
雙鬢之非雙鬢既已白了悲亦何益庶幾是老病可
以除得欲要得知除老病之法惟有學無生而已病
乃業之所造學無生則不造業病從何來故可除也
人生世間喻如瀑流學道人于此驚心嚇膽少年失
學老當自力知兩鬢之白將來學道時光有限恐道
無成如何不悲悲亦未爲不是但學道人那有此閒

工夫去悲雙鬓也右丞之本懐如此嘗見王敬美論
是詩以白髮終難變一語與悲雙鬓犯重唐仲言以
爲是承上語不可謂重而菴曰悲雙鬓在起句何三
四不承而須五承耶此是本起句作轉如千枝萬葉
都從一本上發來前解後解雖是雙株根則一體如
是作轉何等輕鬆且又氣厚最爲妙法人皆不識乃
一以爲重一以爲承敬美半觔仲言八兩恰好扯箇
平眼目不明直使右丞悶殺嗟乎豈獨右丞一人哉
上悲雙鬓重在人去悲終難變則直說白髮矣初不

相犯何重之有令人動云讀書若無見識則讀書終
於面牆也願與同心各各猛省勿使後來人笑我輩

劉方平

班婕妤

夕殿别君王深宮月似霜人幽在長信螢出向昭
陽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惟留合歡扇從此篋
中藏

以夕字領起妙夕殿夜侍君王之殿也别君王一别
永無見期此指班婕自請奉侍太后也深宮是不得
見君王之處長信宮也月似霜非言光言寒也人幽
在長信承深宮月似霜也螢出向昭陽承夕殿别君
王也幽暗也月雖有光人却在暗處跟深字妙昭陽
趙氏所居之宮螢字取以顯夕字也出字正對别字
也人别君王而幽長信螢却飛出而向昭陽以相形
長信之苦用筆何其宛折也于是要將紈扇事爲合
乃轉云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紅蘭不喜濕之花
秋則多露而蘭失其性矣碧樹向春而榮秋來則凋
傷其質矣此言過時也京風颼肰紈扇何以堪此方

合云惟留合歡扇從此篋中藏惟留者祇有者个扇
在此其餘則多委棄矣合歡見是承恩時所用者提
着合歡那不傷感二字用得妙以反襯上文别字幽
字濕字傷字諸愁苦字也從此是别君王幽長信之
一日也不謂一旦遇此秋風紈扇竟用不着紈扇誠
佳只好藏之篋中矣安得夏復來而再用哉

皇甫冉

送元晟還歸潛山所居

深山秋事早君去復何如裛露收新稼迎霜葺舊

盧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閒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
寄書
深山寒早住山者作事宜早君去山中秋事也要早
去做復何如故作或然不然之辭以問之莫露收新
稼迎霜葺舊廬一聯承深山秋事句秋至白露則露
多此時便收新稼稼稻種也見收穫早至霜降則有
霜迎霜在霜降前都修葺屋宇見修葺早人收稼諒
君亦收稼人葺廬諒君亦葺廬而豈後于他人哉題
詩即招隱作賦是閑居作者意注末二句即從上四

句趣筆寫下此最妙法後詩人不知便信是入句一
直做去者自悞悞人不淺稼已早收廬已早葺山中
無復有餘事君此時必然題詩題詩必以招隱名咏
左太冲曾作招隱詩君此時必然作賦作賦必以閒
居命篇潘安仁曾作閒居賦非是硬判它語正寫還
歸潛山所居六字也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君既
栖潛山深處長別市朝定然不出我那得與君相晤
我即憶君究成空憶耳君有嵇康標致懶又過之豈
肯寄書于紅塵中人哉寫到此則自然不肯輕別其

意在言外妙

戴叔倫

送友人東歸

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行
塵積夢江湖濶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
傷春

叔倫潤州人此詩是在長安送故人還鄉也長安到
東吳路不必有萬里而概言萬里甚言其遠也古人
折柳贈行單舉楊柳不說折贈妙色字含情多少時

方春日望去純是柳色也輕烟拂流水承首句也柳
上有烟且喜近水關長安門也送友則特出城重友
別也落日照行塵承次句也關外斜陽車塵亂滾是
為一解叔倫見友東歸亦思東歸友歸則有兄弟亦
思兄弟乃作轉聯曰積夢江湖濶憶家兄弟貧潤州
臨大江故云江湖濶思鄉則夢夢多則積欲歸已非
一日矣家有兄弟自當憶兄弟貧存活不得則益當
憶也見憶家非泛常也結云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
春灞亭即灞橋也長安人在此處送別徘徊是初不

忍到灞亭終又不能從灞亭回入關也蓋心上有懷口雖不言而意實難遣當此春月又見故人馬頭望柳色向東而去我猶留滯長安不免自傷也故人亦能以此意告我兄弟乎

送趙主簿自蜀歸絳州覲省

將歸汾水上遠省錦城來巳泛西江盡仍隨北雁迴暮雲征馬速曉月故關開漸向庭闈近留君醉一杯

此詩是叔倫在潤州趙主簿自蜀水路次潤州設餞

送主簿過江從陸路歸絳州省覲而作也絳州漢臨汾地今隸山西平陽府錦城蜀之成都也自成都回到絳州覲省豈不是遠蜀歸從水路西江今江西西江行盡便是東吳達潤州矣隨卽渡江捨舟從陸絳州在西北陸路爲便故云仍隨北雁回也叔倫從潤州相送無疑矣暮雲征馬速趙主簿登陸故寫馬馬首北去望窮而祇見暮雲去路遠故祝其速也曉月故關開絳州有武平關稱故關纔用暮雲卽云曉月若謂今暮登陸明早便到開字又似預開以待者此二句寫別後用以轉到臨送之頃合云漸向庭闈近留君醉一杯主簿自蜀州至潤州來路甚遠自潤州歸絳歸路較近于蜀肰作者意欲留它飲酒特作緩詞言從此而去庭闈一日近一日一程近一程君覲省之念雖切不妨飲吾一杯之酒暫留片刻也結做送字妙

司空曙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雲陽今陝西三原縣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來朝恨離杯惜共傳

開口便見相見之難故人指韓紳與之江湖一別幾度欲相見而爲山川間隔此吾之恨也此詩結有恨字玩其用更有二字則知起二句下藏一恨字也今日幸得相見矣因平日欲見之難不敢信其爲實乍見之頃翻疑是夢良久旣信是眞不免悲楚相別久遠幷年紀亦忘各各細問面目又老于向日矣于是

寫雲陽館作轉云孤燈寒照雨天又下雨燈又不亮兩人形影相對旅館真是凄凉深竹暗浮煙暗字亦跟照字來燈懸室中竹在庭外燈照得着的所在則見雨燈照不着的所在則見烟不陰不陽即相見亦不爽快然又不可多得也更有來朝恨是明日要別故恨離杯惜共傳敘舊之杯即作相別之敬我傳杯于紳紳又傳杯于我惜別之意深不忍停杯倘能停得一兩日去則傳杯自多興致但來朝離別爲可惜耳

戴叔倫　再見

除夜宿石頭驛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旅館誰相問是無人在側一問度歲之況寒燈獨可親秖有一寒燈相對親字妙燈却對我我却不甚對燈但旅館迫窄無一步可移之處只得向燈而坐似覺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十字真使人墮淚若謂在它日宅夜却也罷了獨今夕是除夜除夜該在家而却在萬里之外所以無人相問與燈親近也寥落悲前事因此寂寥腹中車輪轉提着前日已往之事爲之生悲支離笑此身殊覺此身支支離離無處安放不免又要好笑所謂哭不得而笑也愁顏與衰鬢愁則容顏憔悴衰則鬢毛斑白全然看不得明日又逢春索性是除夜也罷了明日新春却只是這个顏鬢如何而可以明日結妙此是出路法不可不知

梁鍠

艷女詞

露井桃花發雙雙燕並飛美人姿態裏春色上羅衣自愛頻窺鏡時羞欲掩屏不知行路客遥惹五香歸

作艷詩若再着色相便非高手須如畫家白描方妙此詩咏艷女而以露井桃花發雙雙燕並飛作起將謂是興耶比耶無論其道不着即道着亦是五百年前頭巾語不足汚吾口齒蕃此二語作者注意在下

美人姿態裡何上露井桃花何等穠麗雙燕並飛何等倩逸一以起美人之姿一以起美人之態誰謂不肰承云姿態裡裡字妙極將桃之穠麗燕之倩逸都收到美人姿態裡去則美人光艷眞傾天下矣春色上羅衣若猶不足以盡美人之艷而復以是足之者若謂不獨桃花燕子在其姿態之中卽無邊春色亦在美人所着之衣上見形容艷處出神入化才人筆墨一至于此自愛頻窺鏡自愛妙美人意思全在窺鏡上自愛其容常不離鏡愈窺愈覺其艷旁人嘖嘖

嘆賞尚嫌其讚不着也時羞欲掩屏時羞妙美人身分全在避人處既使人看又恐人看遮遮抑抑特在簾下移立不怕非爲有人而肰天光日色尚怕他照着也不知行路客遥惹五香歸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雖不使人窺見安能禁人想慕行路客是與美人無涉者遥見非親炙是望影者五香樂府云氍毹㲪㲪五木香是言美人衣上香氣姿態可惹香氣那能禁其發越惹是攬取聞香徘徊不忍過去也不知從自愛時羞二句來猶曰你道是不被人窺見不知行路之客雖遥却早已惹其香歸去矣總之爲艷字追魂動魄寫殺艷女得無罪過否

白居易

草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前一解要看原上二字後一解要看王孫去三字古人作法一絲不走離離原上草草相附而生離離言

其容布無空處也草無處不是原上舉草之多處而言也一歲一枯榮草榮草枯每一榮枯則爲一歲原上是草之界一歲是草之世也埜火燒不盡承原上草字又承枯字原上草枯可放埜火春風吹又生承榮字又字見生之易也二語眞是絕唱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此說路上之草益欲轉到王孫去也遠芳草生得遠略有空卽便生謂之侵晴翠天晴則色愈翠到處相連謂之接古道荒城皆人跡所不到之處也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王孫芳草本楚辭曰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草生時則王孫出遊若草之送去者又字見一年一度無有盡期看其萋萋總是離情故曰滿也

李昌符

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倦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厭西東

此詩情文交至與題目有骨肉停勻之妙珠圓玉潤

不足以喻之也酒醒鄉關遠與酒醒何涉李太白有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人在羈旅未有不思鄉關者思鄉關則便過不去惟酒醉可以忘之大醉時沉沉然不知此身之在何處遂旅鄉關初無分別也而還計路之遠近哉及至酒醒鄉關又上心來終日懷想卒不得歸而愈覺路之遠也迢迢聽漏終思着鄉關則睡不去夜長遥遥聽漏聲至盡而有端文集矣于是緊承云曙分林影外急待天明不知又待幾刻而東方始白林影始分外字見室內尚未歷歷也春盡雨聲中出春字天既曉矣晴明或可遣興而一春強半下雨則春盡于雨聲之中把春光如此度過又能得幾次春光哉若來歲春來只管在客中盤旋又成虛擲將如之何也鳥倦江村路花殘埜岸風以花鳥為喻作轉鳥因春而神旺花因春而盛開春乃花鳥之時也今春則春矣而雨聲瀟瀟鳥往來于江村之路而翼亦倦春又將盡矣而風信不時花托根于野岸之間而紅亦殘花鳥且然人何以堪十年成底事于是追數往昔傷事之無

成羸馬厭西東我旅遊多年馬亦甚瘦亦甚厭于東西南北之泥塗矣馬復如此人又何堪哉

崔塗

除夜有感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

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十道志云渝州巴縣并巴東巴西是為三巴迢遞言路之遠羈羈旅

危艱危萬里身身在三巴去家鄉有萬里之遥身當此際何等羇危亂山巴地在萬山中門殘雪夜時當方殘又是除夜孤燭除夜不寐秉燭蕭然異鄉人若是故鄉家中決無孤燭之下形影相對之苦況起得好承得好吾無間然漸與骨肉遠自出門以至三巴日漸一日而骨肉遂到極遠地位轉于僮僕親亦自出門起轉者意未嘗欲如是而不覺如是也僮僕最可厭之人而竟成骨肉之親矣二句寫盡在外真境此正是飄泊處故合妥那堪在飄泊那堪又在末明

日歲華新一句上見若謂此飄泊之況吾已經慣在今夕亦便過去矣獨到明日又是新年今歲飄泊幸得將完明日又要飄泊起了此所以有感也轉得好合得好吾無間然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五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六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一

而菴曰七言律乃唐人聚精會神之作也多不敢輕易落筆所謂識法者懼也夫律之爲義猶佛氏三藏經論律之律也經乃直談論乃旁說律則小乘以至大乘五千餘卷前後次第一字不可假借今律詩亦然律分二解如關門兩扇開則相向合則密縫其命意措詞最爲

緊嚴增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前一字不得後一字不得更一字不得雜一字不得者也五言律字少句短難于省縮不能靈動才小者或可飾其寒儉至于七言律字添句長難于運用不能精實即才大者亦莫掩其瑕疵有唐諸名家窮思極力而不得不讓子美先生一頭地無他以其斤壑多而用律細也因記

七言律爲第六

沈佺期

龍池篇

武后時長安隆慶坊南民家井溢浸成大池彌亘數十頃丞相王子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嘗鬱鬱有帝王氣神龍五年中汎舟池上宴羣臣以厭之號曰龍池後玄宗即位以隆慶坊舊邸爲興慶宮作龍池樂舞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

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鳬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此詩前一解以龍池二字播弄層見叠出直是作大文手法律中巨觀也一落筆即抗住題目曰龍池以定一篇柱礎何等牢固再下筆寫躍龍易曰或躍在淵玄宗在藩邸有龍現于池中故云躍也再下筆寫龍已飛易曰飛龍在天明皇起兵定韋后安樂公主之難入纘帝位故曰飛已字見爲天子過矣于是落筆寫第二句龍德先天天不違上既用飛躍索性趁筆用易經文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先天而天弗違龍者取其變化德者得也一物有一物之德合萬物之德謂之天地之德聖人之德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故稱龍德聖人既與天地合德則作用在天命之先而天不能出其範圍之中是天不違也雲卿引經文成句意蕊汎玄宗由封平王而爲天子實有聖人之德故賜第而龍見于池龍者天子之祥未爲天子而龍見則是先天後果爲天子則是天不違也龍池二字既無剩意承聯極難措手看他從容閒暇以

龍池二字分開氣象益覺鉅麗天漢天河也黃道天有赤道黑道與黃道爲三黃道居中天文志云日有中道即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黃乃吉色故爲吉道也天門閶闔也紫微帝之所居宮也池開天漢分黃道池開于地猶漢昭于天漢在天之中池在地之中同居黃道若分而有之者又若天漢不敢居中中分開而讓龍池者龍向天門入紫微天門乃龍所飛之入處紫微乃龍所入之居處此喻由藩邸而登紫極也龍乃池

之龍池乃龍之池也在吾聖人爲繫辭在佛爲雨輪
雲卿預修三教珠英故能妙丁成何也重龍字奇重
天字更奇今人每以重字爲戒不知筆下無力安能
爲此要必有崔顥李白才筆然後能做之耳上解已
畢于是鋪揚龍池盛美而以百川朝納爲下解何等
得局邸第樓臺龍池上之邸第樓臺也因池中有龍
故樓臺多氣色也君王鳬雁龍池爲君王興王之地
中之鳬雁則君王鳬雁也有光輝龍池使之有光輝
也然則玄宗光被四表德及禽獸猶是池也夫龍池

之爲龍池有如此之美世間一切川谷皆當朝歸于
此矣故合云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禹
貢云江漢朝宗於海尚書大傳云大水小水東流歸
海海爲衆流之所歸固矣今有龍池恐百川有所未
知故特報與百川道今後來朝龍池何必東流歸海
哉爲特爲也有宜力效忠意在內雲卿賦此篇想在
玄宗平難初登五位之時新主之詔尚未及于遐方
故急欲億兆歸心唐皇也

蘇　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下見南
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
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

七言律初唐最稱工麗余于許公此作讚嘆不絕不
以其詞之工麗而以其用意之細也前一解做望春
宮後一解做宸遊之適意也望春宮唐地理志萬年
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東望望春
春可憐望春宮在東欲幸望春宮故先東望望春宮

也春可憐是言放此春光不下也此句裝法妙極望
字上加一望字春字下又加一春字的是錦綉心口
人也更逢晴日柳含烟更逢晴日是見望外歡喜晴
則柳含烟柳含烟正春可憐處也晴字照望字下晴
則可望遠不虛幸望春宮也烟字從望中得來春氣
濃厚望去迷漫而于柳上尤見也宮中下見南山盡
城上平臨北斗懸此二句是承言望春宮之高又逢
春晴望中之物無不畢見也宮字補于此妙下見下
字細大凡山之上半截人無不見至山之下半截平

望去每為林木人烟所蔽則不能見必須從極高處望下方能盡見故用下字也城帝城也平臨北斗長安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世稱斗城是也平臨從望春宮平日以臨下則城盡見北斗若懸于地上者南北承東字用意何其細密也此為前一解細草偏承廻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此二句為下歡無極作轉也細草句言皇帝來幸幸必乘輦輦路豈有草故用細字廻乃繞也路無一直故輦須廻也偏承妙皇帝出遊細草若欲一當御輦者飛花句言皇帝在

宮讌賞飛花若有意落于御筵者故字妙宸遊對此歡無極皇帝出幸謂之宸遊對此此字指在宮所見者草既效承花亦學舞南山盡在目前北斗若懸足下皇情乎暢故曰歡無極獨此一句是合朕煞不住于是從草花看來只少鳥來奉承為足一句曰鳥弄歌聲雜管絃歡無極亦正于此何見妙作也

崔顥

黃鶴樓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題是黃鶴樓而却以白雲襯起據唐韋縠才調集註云黃鶴人名昔人即黃鶴既首用昔人則下當是白雲而人有信是黃隺者豈未見才調集耶昔人既是黃隺復云已乘黃隺去是以黃隺乘黃隺也于義未通華封人云乘彼白雲遊于帝鄉黃隺仙去故用乘白雲三字作者欲推原黃隺名樓之故昔人黃隺曾在此乘白雲仙

去後人慕他建樓于此仙人好樓居仙人既去則此地之樓為虛設故云空餘也寬起有局夫律以兩句起初落筆甚難死于句下者不免手忙眼亂那能如此安閒自在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承聯云黃隺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即頂上黃隺二字來將白雲翻下去稍一弄筆遂成絕調不復返有望他來意至今千載無有消息但見白雲終日在樓頂上悠悠悠悠者言其長也人因黃隺昔日乘白雲去今見白雲在此擬此白雲上有黃隺在焉卒不見黃隺方

知白雲亦空在那里故重用空字樓旣空白雲復空望黃鶴者能不悵然耶或問余曰承法何當對空悠悠如何對得不復返余曰起巳用對而承復板對則無意趣矣夫律有作四對者則起對承不必對之說果當乎然非所論于此詩也只爲四句中一句白雲一句黃鶴又一句黃鶴一句白雲板實極矣而不下流動之字則何異橫亘千里之大山而無一路之水豈得成其爲山哉且不特此三字不對也起二句第七字去與樓亦何嘗對總看四句中各有對有不對

起二句上六字對下一字不對承二句上四字對下三字不對手法抑何奇也黃鶴樓題面已盡看他作轉黃鶴樓且置將樓之前寫兩句曰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鸚鵡洲晴川春草爲下日暮字歷歷青青爲下何處是字漢陽樹鸚鵡洲爲下鄉關字字字針鋒相湊如此作轉方是名手漢陽樹在黃鶴樓之對面鸚鵡洲在黃鶴樓之側首二處甚近且又是日裏晴明天氣立在樓上看去分明歷歷者知是樹青青者知是草若夫鄉關不知在幾千百里之外豈樓上可得而望見者蓋身在異國又在樓上憑軒四眺便起故鄉之思目斷鄉關不免有不見之恨矣且日已暮矣目裡晴川歷歷漢陽之樹春草青青鸚鵡之洲亦在微茫杳冥間江上所見惟有烟波渺渺無盡而已如之何不愁是鄉關使之也安得如昔人乘白雲而去乎故合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行經華陰

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雲

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華陰太華山之陰也因以名縣隸京兆府咸京咸陽也秦漢俱建都于此岧嶢言太華之高峻帝王之都太華足以俯之不是咸京在其下也華山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峰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三峰壁立天外非人工可削故云削不成也仙掌峰在三峰之外昔漢武帝觀仙掌于縣內特立巨靈之祠雲欲散雨初晴雖崔顥行經華

陰時適當雨霽狀有雲雨則三峰之高不可得見雲散雨晴是緊承起二句也秦據河山之險華陰之北有潼關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在華陰之西時者神靈之所止也遊帝京之客總爲名利吾不爲名利不知路旁往來紛紛之徒何故不肯休歇故用借問二字名利畢竟虛假無如在太華學長生之道爲有得也秦關險險字爲名利二字作轉漢畤平平字爲長生二字作轉妙甚

徐安貞

聞隣家理箏

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鑰重關聽未闢不如眠去夢中看

北斗橫天夜欲闌此爲五夜時分先看星愁人倚月思無端次倚月愁人安貞自謂人有不遂意則愁無端沒頭緒也愁則夜不能睡去看星看月消遣不過正思消遣之法一聞箏聲極力摹擬想像作無數痴念頭出來總是將他消遣聞箏詩直是不曾作此

作者自立地步處猶古詩賦盈盈樓上女而以青青湖畔草爲發端此詩起二語爲聞箏之發端若謂我原不要聞箏也忽聞畫閣秦箏逸箏爲秦聲故云秦箏聲在高處故知是閣非畫閣安得有此箏聲故知是畫閣箏聲頗細非在閣上如何使我聽着故知逸字從畫閣上來也忽聞見出是意外也愁人正在無可消遣之際箏聲忽來乃釋然曰此可以消遣吾愁矣將北斗也不看月也不看竟去聞箏愁人神理如見知是隣家趙女彈聽去始知是間壁美人所彈古云燕趙出佳人故用趙字以對秦字也毫不粘帶眞妙手名手曲成虛憶青蛾斂美人之彈成此曲也不知費幾許心力凝神忖量故眉頭斂促虛憶言青蛾斂時不曾實見總是懸虛追想是聞字妙調急遙憐玉指寒調急是彈不住手愈彈愈緊玉指寒將五更時分天早加冷遙憐意欲他久彈而反護惜他玉指遙更妙于虛是聞字妙銀鑰重關聽未闢不如眠去夢中看虛憶遙憐何如親見五夜畫閣彈箏之家必非小家關非一重鑰必是銀聞乃意外聽則有心因

箏聲而欲見理箏之人亦屬人恒情欲去見他必須待他開戶箏聲乍歇便去聽他鋃鑰開關之聲但天尚未明關未即啓將如之何聞箏遂到極痴之地即使開門亦那能得見而于是實實打算曰不如眠去做夢夢中或得飽看也做夢亦那可必得此是愁人設使之詞勿認作眞去做夢得見美人也其未聞箏之前已欲去眠被愁攔阻既聞箏之後有此一番消遣愁思冰釋正該去眠不如二字又若悔其聞箏者極力爲一洗脫古人立言本乎立身其嚴有如此

王維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

右丞詩都從大處發意此作有大體裁所以筆如游龍極其自在得大寛轉也蓬萊宮到興慶宮相去不大遠題中既云春望右丞從望字着想故起二句以渭水黃山來說唐王鑾輿雖在蓬萊興慶閣道之中間而直望見渭水遠遠如帶縈于秦關其形曲黃山遥抱若屏繞于漢宮其狀斜自字舊字見從來已如此此二句妙極千門即漢武帝建章宮有千門萬戸之千門也建章多柳此又是春故下即用柳字迥出言閣道之高得望見渭水黃山此所謂承也是鑾輿纔離蓬萊上閣道見宮中之千門如画迴字跟鑾輿來輦行謂之迴天子在輦上看花故云迴看上苑花將與興慶相近矣總寫閣道中事雙鳳闕是指蓬萊

興慶兩宮天子在閣道中兩頭看來並是鳳闕在帝城內故云帝城鳳闕高故云雲裡且欲出雨字也閣乃天子所居百官朝會政從是出見天子何得春望上看如此從下看去見萬人家雨中鱗次于春樹之間天子爲萬民之主安危所頼又何得春望上承一聯天子只顧望山望水看雨看花此轉一聯是作者眼光所射雖在天子望中却不在天子望之意中故特以此爲轉作諷諫今二句急回護天子以見人臣愛君當如是爲乘陽氣行時令禮記月令云季春之

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子布德行惠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不是宸遊玩物華以自圖娛樂也

勅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纔是寢園春
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
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賜朱櫻非朝廷大典不過是每歲之恩例何故以芙
蓉闕下起却如此愼重意是日朝會便勅賜朱櫻于
千官者唐殿甚多而此用芙蓉取其與朱櫻爲伴也

千官之多紫禁中那得如許朱櫻即註出處曰出上
蘭上蘭觀名在上林苑內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
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總是與後字極
有斟酌朝廷大體未有不先薦寢廟而先賜百官者
櫻桃一名含桃爲鶯鳥所含食故非關與殘字極有
斟酌寢廟及時薦即及時須賜緊跟薦朝之後若不
欲遲一刻者君恩之重有如此鳥銜殘則非及時宥
新矣勿認做櫻桃將被鳥銜盡而賜百官令去也此
二句是承言勅賜之及時也爲前解後解言百官之
受賜于是見先受賜者先回家馬上个个有青絲籠
盛着櫻桃歸家祀先以榮君賜復見方受賜者立于
闕下中使以赤玉盤捧出櫻桃每官傾一盤傾个不
住也昔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
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一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此
正用是事飽食豈有以櫻桃當飯者是見賜之多儘
你恣啖不必愁致熱病朕天子已早慮及此預壓蔗
漿以待櫻桃性熱蔗漿性寒君旣以櫻桃頒群臣又
爲蔗漿以治其多食之患見君恩周匝有加無已處

極小事到右丞手便見如許之大人豈可無手筆右
丞律選不盡今秖錄二首以見龍之一甲也

高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
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
邊古木疎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何如與如何有別何如是喜之之詞如何是不必喜
之之詞此何故却用何如二字有大丈夫胸襟者不

以謫官介意只算奉敕出遊一般嗟君我去嗟他送者心不快樂而行者却自適意也此別見非好別與他日別不同臨送別之時兩少府鞍馬已駐立于側主人奉觴于客客飲過即上馬作別到此時方問謫居先說恐客不快臨別時定然要不快于不快時問謫居中有大第在意何如關着兩人其意隱問謫居亦關着兩人其意顯蓋兩人俱官少府而峽中長沙又是一條路上去不知是李少府貶于長沙又不知是王少府貶于峽中未免記不淸楚所以要問也巫

峽是峽中承李少府之謫居衡陽是長沙承王少府之謫居巫峽多猿聞其聲感人下淚衡陽雁不過去雁歸便于寄書是承此別此四句實發題面下四句望其即歸以慰之在題面外見意青楓江在長沙白帝城在峽中峽中遠長沙近王少府先到李少府後到計其到時王少府當在秋盡故云秋天遠李少府當在冬初故云古木疎眞敝到極盡頭處雖然作者之意特爲下二句作轉也讀者眼光須正不可一毫錯去也既着意寫去便可跌出即回來意于是陡出

聖代二字謫居本出聖天子之意必有不得意處霜雪之後即有雨露雨露是召回朝玩只今二字猶云只在目前日後或兩少府到謫所召回不可知或兩少府未到謫所即召回亦不可知然則此別我與兩少府分手不過暫時耳兩少府可以自慰矣愼勿躊躕少作濡滯也前嗟君別後促君行妙不可思議在唐一代中有數作

岑參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河南府府有長水縣嚴爲河南尹故稱嚴河南舊解者謂長水是嚴之鄉里以第七句寄聲報爾山翁道一語故作是解愚謂長水既是鄉里則當云歸不當云赴赴乃赴任之赴嚴爲河南尹想被黜降而爲長水令使君是州刺史之類罷任之尹無相送者使君特設席以送岑時在席故作

此詩前一解見世情之涼薄後一解稱河南之治績
有無限感歎於其間也起二句從使君席夜落筆極
形容其席之盛嬌歌言俏酒有肉急管言有竹雜青
絲言有絲唱者吹者彈者無一不備銀燭見是夜金
杯見酒具之華翠眉又有美人行酒銀燭之光金杯
之色與翠眉之采相映發的是盛筵難再送嚴河南
者秖有者个使君岑在席目覩其盛湥嘉使君能盡
地主之誼宣之於口留河南尹久坐以盡主人之歡
使君地主使君固是地主然地主恐不獨一使君也
能相送不以河尹降調作炎涼之態設如是之盛筵
以餞送見它人不能而惟使君能之使君之得體使
君之從厚於三个字中盡之矣河尹又呼其人以告
之天明坐莫辭主人如此盛情勿看做平常酒席略
坐便行即到明日亦復何妨而況天明也可見河尹
是傲然不屑之人不輕與人接酒杯者故岑樂爲之
通殷勤賢主嘉賓鬚眉活動千載而後如聞其聲岑
豈陪席者哉春城月出人皆醉解者輒謂河尹盡醉
野戍花湥馬去遲解者輒謂河尹別去如是作解未

爲不是然作者着意在今日河南勝昔時句上別意
略帶用筆之妙一至此昔時河南指嚴未莅任之河
南今日河南指嚴方解任之河南而言夫朝廷擢能
任賢必責其効士君子居官治民必盡其職今日之
河南勝昔時之河南則嚴之不尸其職而有造於河
南明矣賢尹難得何妨借寇而執政竟使去河南而
赴長水耶律詩得力在轉欲轉到今日河南勝昔時
最難若實舉其政績則是今日做官府德政詩惡套
豈得成其爲唐人手筆哉茲轉云春城月出人皆醉
埜戍花湥馬去遲讀者輒見其對仗精工寫景如畫
良工苦心埋沒盡矣春城河南之府城人城內之人
民上無賢尹則民多饑寒困苦無樂生之心即家給
者保身不遑那得飲酒致醉即有賢者寬其賦稅繇
役市有醉人又安得人人皆醉乎人皆醉河尹爲政
之所致也滿城百姓見尹赴使君之席尚可少延轅
轍瞻望父母故在月下徘徊皆有酒氣若非夜赴使
君之席而民之富庶樂業景象亦不得見故以作轉
之上句城外設戍堡以備警夫上無賢尹則民多盜

賊郊壁蕭條那得有花而花且淡夜間往來又那得寬朕任意遲遲而行不是夜送河尹而成之閒暇景象亦不得見故以作轉之下句尹賢若此而乃使之赴長水執政顛倒世無公道將告吾君不可告吾相不可告鄰邦之大夫不可告諸鄉先生不可庶可告者惟山翁耳公道不在朝市却在山林山翁是隱居不仕有德有年者之稱不與少年爭榮辱又多閱古今之事其心清且平其見明且審吾安得是人而告之耶山翁不涉城市又何從告之只好寄聲以報之

耳爾字指河尹爾山翁是河尹之山翁妙語爾山翁在河南境上信得河尹過者寄聲報道即下句今日河南勝昔時是岑嘉州詩豁達醒快如聽河朔豪傑說話耳邊朗朗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二

杜　甫

秋興八首

秋興者因秋起興也子美一肚皮忠憤借秋以發之故以名篇也

子美律詩必作二解秋興八首分開有十六解獨其詩前首結一句與後首起一句意相

通直作一首詩讀可也

人斷處偏不肯斷人連處又偏不肯連此老一生崛強所以成得一个詩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將何者與人崛強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此是秋興第一首須看其筆下何等齊整明朗如列山斷翠明月入懷前一解寫秋之時境後一解從秋

之時境中寫出人事性情來此所謂秋興也第一句
仰從秋起玉露秋露白故稱玉白露後漸成霜凋傷
草木此獨言楓者夔州首楚地最多楓樹招魂曰湛
湛江水分上有楓目極千里分傷心悲巫山在夔州
有十二峯一望霞二翠屏三朝雲四松巒五集仙六
聚鶴七淨壇八上昇九起雲十飛鳳十一登龍十二
聖泉巫峽在夔州三峽之一三峽瞿唐峽歸峽巫峽
也杜宇所鑿以通江水連山七百里略無闕斷亭午
夜分方見日月山峽經秋氣故蕭森時子美流寓其

間故即景起興不及他處也江間承巫峽塞上承巫
山波浪兼天湧自下以至上風雲接地陰自上以至
下景象各自不同李于鱗謂此二句粗是皮相天下
士也叢菊兩開虞山云應是指樊川之菊愚謂子美
寓夔已兩次見菊也此身莫定似孤舟一繫也家園
凋傷動經二歲今日在此或已相忘他日痛定思痛
憶此叢菊皆吾下淚物也子美之心無刻不思兵戈
休息以歸故園然此豈易言哉故子美此詩祇叙夔
府客中逢秋之苦故用故園以轉到寒衣上去末二

句意若謂吾百事且暫放下時方高秋江山早寒身
上那可無衣聽此砧聲百端交集吾何爲繫于此也
士君子身當喪亂家鄉又遠衣食反爲最要緊事然
食猶可揭黃精拾橡栗聊且充饑若無衣豈能編草
葉剝樹皮以禦寒哉白帝城今在夔州城東公孫述
據蜀殿前井中嘗見白龍出因僭稱白帝荊州圖記
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城
何得有如此之高按廣輿記有白帝山城應在山上
也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真是不堪吾讀去不覺

眼中流出淚來也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
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第一首悲身之在客此首方及客中度日也前以暮
字結此以落日起落日斜裝在孤城二字下慘澹之
極又如親見子美一身立于夕陽中也楚在南服夔
州舊屬楚故曰依南斗其用南斗字者因長安有斗

城之稱也北斗爲天樞位最尊有人君之象人臣豈
敢犯世說爲依北斗者非是長安在夔之直北子美
小寒食舟中詩云遙看直北是長安望是依南以望
北也聽猿下淚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此淚字
與前首淚字不同前淚在他日此淚在今日也本當
作聽猿三聲實下淚拘于聲韻故爲實下三聲淚此
是亂裝句法也八月槎博物志云天河與海水連近
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
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宮中有織

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因問此是何處答曰訪
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
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荊楚
歲時記載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
而至一處下云云與博物志同八月是秋問嚴君平
又是入蜀事故用入此詩奉使虛隨想用同嚴武事
武再鎮蜀辟子美爲參謀一年武卒而子美寓蜀乘
槎有還時子美隨武而不能得回故里故謂之虛隨
也聞猿下淚奉使虛隨皆爲望京華故此二句是承

畫省香爐通典云畫省以粉畫之省中皆以粉塗壁
畫古賢烈士漢官儀云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
香爐以從子美嘗爲尚書員外郎違伏枕昔在省中
侍史焚香而寢今則相違矣身却在西閣山城落月
笳聲悽慘在粉堞（城上女牆）之外笳以笳葉捲之而成邊
人用之以司昏曉蔓何得有此聲隱者痛也豈遙痛
京華而有笳聲耶可見公只顧倚在那裏望合即接
口云請看石上藤蘿月請看二字妙意不在月而看
必用請也已暎洲前蘆荻花已字妙月上已多時適

纔得見也子美方面北而立此月應是新月月在西
方暎蘆荻花則光又在東故不覺也可見子美在夔
惟望京華過日子見此月色方知又是一日了也昔
余說此合句義主此今殊以爲不然友問曰何也余
曰畫省山城一聯是轉正爲請看二句設也若照前
說則于轉句不對針鳥得稱之爲律即轉二句亦不
當如此說夫違伏枕不欲睡也隱悲笳即睡亦不合
眼既不欲睡那去理會天之夜不夜月上時天已夜
矣夜則當睡請看二字意若將月擲在一邊者描寫

不欲睡神理入化子美忠臣也適當多難之秋人神共憤即客有心肝者決無夜來安然倒身熟睡之事子美意中不知那樣痛傷目斜望起何妨直到天明見日復出于東方哉月正不在他心上又要去請看做甚也詩不可輕易開口有若此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百處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此夜已過又是明日起云千家山郭靜朝暉山郭言其僻千家言其小靜朝暉言其冷寂也錢宗伯云寫盡清秋慘澹之景子美時寓夔之西閣百處江樓坐翠微翠微山之浮氣此處皆山無處不有山氣故臨江之樓在翠微之中百處坐非郭中有百處樓子一一坐遍是一座樓上百處坐也心頭有事人東坐不是西坐不是前坐不是後坐不是坐一處不是坐兩處不是坐不是不坐不是越坐越不是此所以有百處坐也即坐處所見漁人燕子以爲承信宿漁人還泛泛一夜曰宿再宿曰信漁人捕魚到信宿可以息矣舟可以泊矣或不必換酒而飲亦當換米而炊矣還泛泛舟輕則泛是魚不可多得喻已之憂勞而無着落也清秋燕子故飛飛八月燕子將去必舉飛于天應有故而然子美又自喻曰我豈久居于此者殆將歸去然在此一日不能懈弛也合二句看只是老當益壯窮且益堅意耳轉聯云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漢匡衡字稚圭元帝初即位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

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其功名未嘗薄而乃云薄子美謂吾若抗疏當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功名何在是有匡衡抗疏之才能而無匡衡之功名故曰薄出竟不成出矣漢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會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心事違九歎序曰向乃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追念屈原忠孝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數奏封事不用而典校五經非其素志故曰心事違錢宗伯讀杜小箋云此余謂心事違三字

還該在子美身上說子美自謂出既不可得將以經術傳之後日吾又不滅劉向而憂世之心甚殷如何坐得任處又不成處矣如此方好轉到同學富貴上去結二語非輕薄少年亦非豔羨衣馬也若謂昔在太平之時同學諸公方少年致身青雲無一貧賤者終日鮮衣怒馬從事豪俠以爲得意孰意有今日之禍患昔日少年今應白首昔日富貴今應困窮輕衣肥馬之興諒已不堪追憶與余畧同安得甞如昔日京師全盛輕衣肥馬與同學相馳驟哉少壯之時等

閒拋棄無所建立悔亦何及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總付之浩歎而已矣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　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　征西車馬羽書遲　魚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

前首結五陵裘馬此以長安起聞道二字可感可泣一則不忍言覩見乃托之耳聞一則去國已遠不欲實說也長安似奕棋指玄宗幸蜀以後而言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西京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子儀克復之肅宗入西京迎上皇還代宗寶應元年甲寅上皇崩丁卯肅宗繼崩代宗即位廣德元年吐蕃入寇虔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由幸陝吐蕃入長安府庫一空是年十二月代宗還長安一敗一勝與奕棋何異百年世事不勝悲百年公由大曆元年逆追至高祖有天下之初公寓夔府之西閣咏秋興詩蓋在大曆元年丙午之秋也自高宗聽李勣許敬宗立武后以周篡唐爲一悲中宗任武三思韋后與安

樂公主合謀以餅餤中進毒弒中宗爲一悲玄宗寵貴妃任李林甫楊國忠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陷長安帝避于蜀爲一悲肅宗受制于張良娣李輔國擅政不得以子道事上皇爲一悲代宗任程元振吐蕃入長安爲一悲故曰不勝悲不曰國政而曰世事者蓋微詞也王侯第宅皆新主安祿山陷西京王子公主悉屠之王侯第宅今更爲新主之居矣文武衣冠異昔時如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李輔國爲兵部尚書則文武衣冠已異于開元

之時矣此皆承不勝悲三字也直北關山金鼓振直北指隴右關輔而言金鼓振爲防河北羣盜并回紇也其警甚急征西車馬羽書遲西指吐蕃之亂未息而言羽書遲插羽于書取其速也因傳兵報今言未得即報捷也魚龍寂寞秋江冷酈道元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龍秋分而降蟄寢于淵故以秋日爲夜也秋江蜀江也魚龍是極動之物今何爲却如此寂寞蓋處非其時也故復綴冷之一字在魚龍爲寂寞在秋江爲冷也夔州僻于西南非衝突之所稍得羈

栖冷落固其宜也但是人寂寞不過子美一腔熱血正無處揮洒見朝廷北討西征思得戮力以効其忠故有此嗟嘆故國平居有所思故國猶言故鄉雖是長安而不敢指斥乃云故也平居是在故國之平日有所思因今日寓夔之寂寞而思故國之全盛也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有所思正思此長安全盛之日也昔當太平主上無事輒好神仙之事而宮闕之壯麗亦如仙境故前四句純用蓬萊金莖王母紫氣等字非有譏諷于其間也蓬萊宮貞觀間營初名永安後改爲蓬萊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如指掌金莖漢武好神仙造通天臺以金盤承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可得長生莖乃柱也以銅爲之大七圍長二十丈瑤池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降王母漢武于七月七日齋居承華

殿忽有青鳥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紫氣老子乘青牛將過函谷關關令尹喜望有紫氣從東來知有真人至老子過尹喜迎之求寫道德經五千言唐以老子爲太聖祖封玄元皇帝天寶元年玄元降形于丹鳳門通衢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上發使求得之起用漢武事故承一句曰西望瑤池降王母有云王母喻貴妃亦好余謂此句內見瑤池王母雲軿下降宴會何其樂玄元降形玄宗實事于是承蓬萊作一句曰東來紫

氣滿兩闕見曾孫德茂寶符示靈感應何其神余作
是說客有以爲不協者余復說曰虞山錢宗伯寄盧
小箋云此詩記蓬萊宮獻三賦事也然則此詩前一
解做蓬萊宮後一解做獻三賦也蓬萊海上三神山
之一唐取以名宮蓋有意于長生也前對終南終南
亦習仙之處承露盤又求仙之事如是起則下不得
不如是承承又奏手南對終南則以西望瑤池東來
紫氣承承露盤在通天臺招仙人候神人者也王母
恰是仙人玄元恰是神人霄漢間是高故有降字滿

字真是天衣無縫公自謂老去漸于詩律細律非另
有一个別法只在起承轉合間用意下字一絲不錯
是也蓬萊宮祇三字乃敷成如許二十八字如來千
百億化身可見更無有二身也其律法如此王母玄
元又何必多方擬議哉後一解據愚意恐非指獻三
賦事也獻賦天子御蓬萊宮召見公尚未預朝班預
朝班在授職後點朝班定指爲左拾遺也青瑣省門
也青言其色瑣言門刻鏤胃結交加爲連文也賈至
早朝大朝宮詩云千條弱柳垂青瑣大朝朝班在殿

陛之下青瑣當在臨陛之前無疑也子美律必分作
二解多有截然者大朝廷之盛莫如玄宗而公立朝
之日莫如左拾遺爲左拾遺在肅宗朝一詩合玄肅
兩朝未爲妨礙又何得泥定獻三賦以合于蓬萊宮
哉按子美于天寶八載寓東都十載進三大禮賦玄
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時年四十十一載召試文章
送隷有司十三載進封西岳賦十四載授河西尉不
拜改右衞率府胄曹參軍十五載丁祿山之亂聞太
子即位靈武奔行在陷賊中至德二載脫賊至東都

謁肅宗于鳳翔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諫房琯以陳
濤斜敗罷相事帝怒詔三司雜問以宰相張鎬救乃
解乾元元年出爲華州司功明年鄴城師潰河南河
北又亂公棄官客秦州冬由同谷縣入蜀上元元年
裴冕爲卜草堂于成都之浣花溪二年召補京兆功
曹參軍不赴時道梗又嚴武入蜀得所依也寶應元
年嚴武召還以高適代公送武到綿州徐知道亂公
入梓州代宗廣德元年公浮游梓閬間二年嚴武
再鎮蜀代適也遂歸成都武表公爲節度參謀檢校

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永泰元年四月武卒以崔旰反寇成都公辭草堂下戎州歷忠渝居雲安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秋寓夔之西閣大曆二年遷居赤甲又遷瀼西東屯復歸瀼西三年出峽去夔至江陵公自獻賦至叅嚴武幕入蜀出蜀之蹟具于此矣雲移雉尾開宮扇天子臨朝御座左右有羽翣殷高宗有雊雉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唐舊雉尾爲扇翣以障塵遥瞻羽翣雙開若雲之移此句見蓬萊宮朝儀之盛日繞龍鱗識聖顏衮衣上繡龍章用鱗字者一則取

其字稱二則龍頷下有逆鱗人臣直諫謂之批鱗衮上龍鱗金光耀日此句見親覲天子也公何故下此二句思前日之在朝盖爲一臥滄江轉也一臥滄江驚歲晚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秋歲晚也驚公獻賦年已四十爲左拾遺年四十六是歲在夔年五十有五年老歲晚故心驚也幾回青瑣點朝班楊用修謂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如東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傳一唐潔已乃點乃污陛厥咨內兄希叔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駞門子美此詩正承諸賢用字例也焦弱侯謂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鑾點當是點軍之點班有次第如何職當在何班是也班在青瑣之下公刻刻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如點朝班幾回是每每如此不止一回也

其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而菴曰自古國家之敗多由女寵官邪唐皇內有太眞之妃外有林甫國忠之相所以范陽逆氣直達闕廷九廟馬嘶萬民狐嚌天下之人無不怨憤而子美但痛君父之流離絕無追咎唐皇意此首纔落回首可憐四字猶恐口重傷觸唐皇急換筆作秦中自古帝王州七字不說京都殘破由于歌舞之崇而却說惟帝王之州方有此歌舞之盛子美之心如青天白日而解者往往以爲寓訕諷于內何異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吾觀此八首未必有當而子美心事

賦吾儕之熟矣
前皆結云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則瞿
唐與曲江猶未隔也錢宗伯云玄宗自秦幸蜀故有
瞿唐曲江萬里風烟之句瞿唐峽在夔州乃三峽之
門舊名西陵峽瞿從二目一隹人遇艱難則懼懼則
但瞬兩目隹是短尾鳥喻後心不行懼則心數皆絕
也唐乃唐喪定目看去幾將喪身失命也是峽最險
故以爲名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花卉環周
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于中和上巳節萬里風烟接

素秋萬里不是瞿唐峽口至曲江頭相去有萬里之
遙天子統御萬里呼吸相通風烟所接到處皆秋而
况夔府之于長安也秋西方屬金色白故云素秋風
烟接素秋言其蕭條也花萼夾城通御氣玄宗以隆
慶舊邸爲興慶宮五王賜第環列宮測天子于宮西
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極友愛時與五王同寢
南内曰興慶宮在東内之南自東内達南内有夾城
複道開元二十年脩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天子
之氣爲御氣通御氣者天子時幸芙蓉園從花萼樓

夾城通去也芙蓉小苑入邊愁苑與曲江相接名芙
蓉者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祿山陷京是入邊愁也
余讀此一解而知子美之有體也起把瞿唐峽曲江
分開于一句中作大段落曲江頭下以花萼句承瞿
唐峽口下以芙蓉句承芙蓉小苑四字似與瞿唐無
干然欲對偶爲聯不得不以芙蓉小苑來那移看來
此四字又極確當花萼樓夾城與芙蓉園雖同在曲
江頭而邊愁畢竟要從芙蓉園入不從花萼夾城入
以花萼是玄宗友愛之所芙蓉是玄宗遊幸之地也

邊愁既入芙蓉園則玄宗所以幸蜀子美不免流寓
于夔故以承瞿唐峽口四字也御氣從花萼通于曲
江邊愁從范陽入于芙蓉園一近一遠是承萬里字
御字入字承接字也御氣邊愁又承素秋二字邊愁
尚有處不到御氣則無處不通此萬里風烟接素秋
好處秋乃凋傷之候風烟又在空闊處相接此萬里
風烟接素秋不忍言處也言外又見帝以友愛故時
幸曲江遊樂未爲大過而邊愁遂入則祿山之叛非
大矣立言之妙有如此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

起白鷗此爲合二句歌舞地帝王州作轉也珠簾西京雜記昭陽宮織珠爲簾繡柱以繡被柱見裴子野詩流雲飄繡柱圖黃鵠解者多以昭陽殿柱供雕刻黃鵠文爲言錦纜見王臺卿詩錦纜廻沙磧牙檣見古詩象牙作帆檣薛廣文謂珠簾一句指花萼樓懸謂此當泛言后妃所居之處圖黃鵠又不必拘刻黃鵠文也錦纜一句謂指曲江是一句宮一句江總爲歌舞地作伏若不說到極瑰麗又不見帝王州也夫黃鵠大鳥也飛必冲霄珠簾繡柱可以圖之則當時

歌臺舞榭之高敞弘麗到處環繞可知白鷗沙鳥也泛不離水錦纜牙檣可以起之則當時樓船簫鼓之絡繹喧闐終日不斷可知歌舞地盛乃至此于是落筆爲合云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祿山破京歌舞地雖存而珠簾繡柱錦纜牙檣不可問矣回首遙望煞是可憐然畢竟是帝王之州也自周秦以來皆建都于秦中子美意蓋謂皇唐玄業萬年永固祿山破後肅宗旋復吐蕃繼入主上即回皇皇天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者哉班彪王命論不是過也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見曲江如此忽想昆明池起來真是奇作前諸作皆亂後追想此作特于事前預慮千年來人只當平常讀去辜負先生苦心久矣可嘆也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廻四十里漢武帝元狩二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昆明今雲南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時欲征越巂遣使

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往伐之故鑿池象之以習水戰又食貨志武帝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旌旗加其上甚壯三輔黃圖云昆明池東西岸立石刻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夫窮兵非美事乃極稱頌之曰漢時功吾玩此七个字似歸重水字上有此池水可習水師以防禦東南江湖之變在今日猶用得着豈非功乎武帝旌旗在眼中正言其習水

師也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織女石鯨
承昆明池三字機絲鱗甲承旌旗織女機絲喻相臣
經綸不可不密及此時正該防微杜漸江湖之間當
爲先慮而初無及此者今日西北或可支吾萬一東
南蠢動則事不測矣故子美預設此一着以諷執政
所以作此一首詩也若不早爲之圖是猶織女停梭
虛此夜月爲可惜耳鯨喻强梁奸逞之徒石鯨非鯨
之比是稍稍不良之人也鱗甲喻其欲動之心嘗事
既不措意則不惟强梁奸逞之徒欲動即稍稍不良

之人乘此罅隙亦將動作矣昆明池在眼中何武帝
之旌旗無有爲之髣髴者耶上解已畢忽換筆作轉
曰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此二句不從
昆明池來蓋爲下解江湖滿地一漁翁作轉也若謂
昆明且置吾今在巫峽日與水相習但見菰米委籍
漂于波面若沉雲之黑色白露既降蓮房凋傷而紅
又稀矣衰颯如此則江湖之上何忍目覩于是合句
云關塞極天惟鳥道時方戰伐或者關塞之間有人
防禦即如蜀之鳥道爲關塞之至險然自上皇回鑾

之後有段子璋之亂徐知道相繼而崔旰又反矣蔣
尹屢更高適罷嚴武卒鳥道之險烏可恃乎況今諸
鎮不臣吐蕃屠掠內則程元振專權忌功害能僕固
懷恩且反矣李光弼尚遷延不至慚愧成疾死則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將何底止故曰江湖滿地然抱江
湖之憂者祗有一个漁翁憂亦安所賴之武帝旌旗
吾又焉敢望當事慮患于未然哉漁翁公自謂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紅豆啄餘鸚

武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
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子美躬遭亂離依棲夔府輒又慮及東南天下無一
寧宇因深憶長安風土之樂也昆吾地名有亭御宿
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爲離宮別館禁禦人
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揚雄傳武帝
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和御宿昆吾逶迤長貌楚辭
云馳逶迤之焉止其間田疇膏腴遊城南記曰圭峯
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

即渼陂故曰紫閣峯陰入渼陂通志紫閣峯在圭峯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陂魚甚美因名此解以昆吾御宿爲重故承聯專承此句鸚鵡其狀似鴞綠毛能言畜之以供玩好者以紅荳飼之啄餘者啄之而有餘真豐衣足食之所鳳皇不恒有而何及此昔黄帝即位鳳集東園栖帝梧樹終身不去若謂昆吾御宿即唐主之東園也栖老者栖之而至老又是安居樂業之鄉可見長安盛時且不必說到天子王公遊玩快愉之處

即昆吾御宿紫閣渼陂之間布衣隱居儘足適意也紫閣句爲何不承以下解用同岑參遊渼陂事故作遺漏然遊渼陂者必從昆吾御宿經過紫閣峯陰四字亦不過是足句法子美年老意在歸隱昔嘗遊渼陂經昆吾御宿喜其風土之良故特掛筆端因及渼陂并紫閣峯也于是遂以追憶舊遊樂事作轉轉到極苦爲合佳人拾翠春相問泛指他人之遊以供我之樂仙侶同舟晚更移與好朋友同舟是其生平極得意之遊也佳人句娟秀明媚不知其爲少陵筆如

千年老樹長一新枝而此一新枝不從子粒中出生千年之氣候自在畢竟非少陵不能作也吾嘗論文人之筆到蒼老之境必有一種秀嫩之色如百歲老人有嬰兒之致又如商彝周鼎丹翠爛然也今于公益信云春字下得有力量提出春字愈見今日之秋妙極妙極拾翠在岸上同舟在水中後漢書郭泰字林宗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仙侶同舟本此晚更移岑參曾

邀公遊渼陂甚樂詩有云水面月出藍田關是晚更移也交遊之軒舉亦于此見此特要說得得意方于下翻跌有勢非承紫閣峯陰入渼陂句也子美猶恐轉得不快更于合處借一何來以鳴得意曰彩筆昔曾干氣象筆法之妙乃至此子美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子美有集賢學士如堵牆句子美以布衣獻賦受天子之恩遇豈非榮顯大暢懷之事故曰干氣象干求也又犯也干動天子之氣象子美嘗得處至今使人咄咄然子美非自誇張總要反襯出

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也昔少年今白頭矣吟吟此秋興也望望歸長安今羇栖夔府那得便歸即此便是苦頭只管低下去淚只管垂出來低垂是寫苦之狀也吾讀至此亦有兩袖老淚八首中獨此一句苦若非此首上七句追來亦不見此句之苦也此句又是先生自畵咏秋興小像也吾嘗題其上曰好个詩丞相秋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

而菴曰秋興八首規模弘遠氣骨蒼麗脉絡貫通精神凝聚痛眞是痛癢眞是癢笑眞是笑哭眞是哭無一假借不可動搖論才情眞正是才情論手筆眞正是手筆七字之內八句之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奇觀大觀道使唐代人空千秋罷唱詩壇世間才人勿再和秋興詩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八

吳門徐　増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三

杜甫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皁帽應兼似管寧寂莫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此詩是公要顯嚴公以兩川節度之貴重不忘寂莫之故人也元戎指嚴公小雅詩有之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也元戎出必大隊言小隊者出郊客從簡便也出郭坰邑外曰郊郊外曰坰見將之遠也問柳尋花到野亭問柳尋花是公謙詞不敢說嚴公特過訪也又見是春月川合東西瞻使節埜亭處少有貴人到嚴公一到人皆來看看前持節乃知東西兩川節度使也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瞻字妙有神理地分南北任浮萍虞註云蜀望長安爲北蜀爲南也愚謂此南北即所云東西

南北唯君所使也上元二年嚴武代裴光遠鎮蜀肅
宗寶應元年召還廣德二年嚴武再鎮蜀子美自閬
歸成都武表公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中丞之過子美應在此時武將表公爲參謀之
前也讀少微星三字自見公奉命鎮蜀自北而南召
還自南而北又命鎮蜀復自北而南一任君命如浮
萍然畧不自屯故曰任浮萍也以嚴公鎮蜀故得過
公承起元戎出郊到野亭之意在此解數劃然于是
換筆從巳身上作二句爲轉扁舟不獨如張翰張翰

字季鷹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
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悅問循知其入
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
朝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
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
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嘆曰人生貴
適意耳富貴何爲耶遂引去此句解者皆不清楚以
不知詩有解數且不知律故也子美引張翰自况句
中有扁舟二字是用從賀循入洛事非指思鱸蓴也

上元間召補京光功曹參軍公不赴時雖道梗而嚴
公入蜀先裴冕爲公卜草堂于成都之浣花溪公在
成都後嚴召還公送至綿州有徐知道之亂公入梓
州代宗改元公浮游梓閬間明年甲辰聞嚴再鎮蜀
遂歸成都公歸成都以嚴鎮蜀故猶張翰附賀循舟
入洛也不獨見不啻此一次也阜帽應兼似管寧管
寧字幼安漢魏之際依公孫度居遼東三十年孟觀
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
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

常着阜帽布裙而巳公自乾元元年冬入蜀至上元
元年裴冕卜草堂後李若幽代冕裴光遠代若幽光
遠卒高適以蜀州刺史攝尹事而嚴武代光遠此二
年間事寶應元年武回以高適代武再鎮蜀又代高
適子美曾與適同爲拾遺適代武鎮蜀將三年而公
不在成都武至便歸草堂以公之才鎮蜀諸公若若
幽若光遠若幽豈不思得交公用公公皆遠之公之
于武猶管寧之依公孫度于遼也阜帽浮沉安于僻
陋以見巳之與武獨厚也言外又見若他人枉駕吾

當避之耳公在蜀相知祗一嚴武武未來時定然寂莫明明上有碧天下有清江櫪閟過日若在雲霧之中我不去見人人亦不來見我誰人知我是一个高世絕俗之人也故合云寂莫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子美引此正指嚴公欲辟爲節度參謀言嚴公枉駕是先道意合二句口氣起伏激昂殊爲感發亦不辭也江天雖在雲霧迷漫中而少微明黃之光被嚴公獨見也

城西陂泛舟

陂即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題是公在城西陂泛舟而詩則咏看貴遊之樓船起初樓船在前公舟在後繼而公舟從樓船邊經過故前聞其簫笛之聲後見其歌舞之狀并尾有小舟也詩純是譏訶末兼慨嘆讀者不可不審青蛾皓齒在樓船青蛾美人之眉皓齒美人之齒看得恁親切然在樓船之中垂簾窈窕那得親切故下一在字妙即周南在河之洲在字猶言樓船有美人在內也美人雖不見文人之筆何妨作親切描寫惟其不見而寫得親切爲佳夫既不見便如何曉得樓船中有美人以聞其簫笛相和之聲故知之橫笛短簫悲遠天悲字指聲音上說悲則易使人感觸其聲嘹亮直徹于天遠遠來卽聽見也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此二句承樓船樓船船之大且重者既須挂航

又要牽纜樓船行最穩在船中者娛樂定然不省見有春風意中道只須檣挂帆船便自動若不煩人力者遲之又久好大半日貴遊坐不耐煩倚立船門徐把眼看去乃知岸上有多人牽纜也寫貴遊醉生夢死形狀如見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此二句是轉從挈開奴顏婢膝一輩人說樓船中大排筵宴歌者自歌舞者自舞貴遊已神魂飛蕩而奴顏婢膝之人多方承奉不獨媚貴遊而且媚諸歌舞者聞聲側耳點頭會意若魚之吹浪以搖歌扇者歌者

以扇障面而歌謂之歌扇又借花獻佛曲致殷勤若
燕之賦花以落舞筵者致貴遊流連恣肆無有底極
皆是此輩于是作喚醒他曰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
那送酒如泉汝輩曲意只思陪貴遊娛樂杯盤羅列
狠飡鯨吸那知所受用貴遊之物不是樓船中可辦
更有小舟在旁往來搬運蕩槳之勞無有寧止而貴
遊迷于此輩靡費脂膏忘其所自破敗家產煬毒身
軀後悔無及豈非大可悲之事哉

望嶽

西岳崚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
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
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岳華山也崚嶒狀其高峻竦處又其最高處尊言
其無可比也諸峯即指華山之諸峯此是望中所見
若身登其上便可離却華山說昔朱白民先生言嘗
登峯頂俯瞰四面之遠山每一山若一蓮花瓣捧抱
花心者然其名華山義在此羅列言一一列于其前
似兒孫言其俯且卑也華岳之高如此眼中看見起
便以意中欲登承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
盆仙人九節杖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蒼
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玉女洗頭盆華岳雲臺上有
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謂之玉女洗頭盆西岳
竦處可以望見洗頭盆必須身到其上方得見如此
高竦要登必須用着仙人九節杖今杖何在吾安能
得此杖一步一步拄到玉女盆邊也初望見時實有
此想所以以此作承少停必打算曰當從何路去為
便又何處上去省力也轉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

通天有一門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是到華山
背後一條徑無歸路不是子美未去輒思歸路是言
身到其處又何必要歸見亦不可輕易即行箭括峯
名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有
一門有門可通見又不可等閒錯過也于是預計去
之之時合即云稍待秋風涼冷後登山必須在秋夏
熱冬寒不能上去且秋高氣清筋骨爽健令吳人遊
林屋洞必待九月洞無積潦為便可證稍待妙待雖
要待不致曠久稍稍收拾行裝一待秋風涼冷到即

行見不再計也登華山不可不如此慎重高尋白帝
問眞源西岳是白帝神靈所依眞人修道之所眞源
人之歸命道之根本也又暎帶玉女洗頭五字見便
尋眞訪道呼吸成仙不放世人泛泛然去登也按乾
元戊戌公爲房琯事出爲華州司功作是詩應在是
時薄宦不得遂意托于遐舉其殆有去志乎明年去
官入蜀

曲江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

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以曲江爲勝境都
人遊賞莫盛于上巳中和節或賜宴臣僚于
此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
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一片花飛減却春妙絕語然有所本古詩有飛此一
片花減却青春色之句春光無限何爭此一片之花
然畢竟爲一片所減一片便已驚心風飄萬點正愁
人一片且然何況萬點春將盡矣那得不愁且看欲
盡花經眼既飄萬點則枝上所開皆欲盡之花也且
是聊且愁亦無可奈何且把欲盡之花一經我愁人
之眼莫厭傷多酒入唇傷春人頭緒極多莫厭傷心
之事多有酒而不將來一沾唇也此小作消遣自言
自語妙甚妙甚江上小堂巢翡翠自遭亂亡江上無
人居住江頭宮殿鎖千門而況人家之小堂翡翠水
鳥巢于水邊土穴之處而今巢于堂上矣苑邊高塚
臥麒麟苑是芙蓉苑秦王驪山墓前有二石麒麟漢

移五柞宮西之青梧觀前三梧桐樹下見西京雜記
不必擬定高塚石麒麟已臥倒矣細推物理須行樂
物理指物之生死盛衰而言由堂上之翡翠塚邊之
麒麟而細推之變易在倏忽間此身原不是長不變
的須及時行樂今已春盡欲盡之花不知明日尚在
枝頭否急急去行樂見扯不得一个直何用浮名絆
此身浮名是受用不着者當急棄去何用他終日絆
牢此身也此不是公曠達是極傷懷處大率看公詩
另要一副心肝一雙眼睛待他纔是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子美此二詩應作于獻三賦之後爲胄曹參軍之前盖年踰四十不得展其志氣不免作冉冉之感第一首惜春之將盡第二首勉人及時行樂也若天寶喪亂之後官拾遺時當不作此詩抑見朝士不顧國家之急日事宴賞故以曲江命題詩作流連景光語其

意甚于痛哭也朝回日日典春衣子美雖在朝官頗冷祿亦不自給故朝回得以行樂而行樂無資去典春衣也以物質金謂之典日日者屈指連數去之辭時方暮春正用春衣之際而典及此典不自禁不惟空其篋中而且空其身上矣每日江頭盡醉歸每日又于日日中逐日一細查也朝回即典衣得直往曲江盡醉方歸却日日如此酒債尋常行處有昔孫權叔孫濟嗜酒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緼袍償之此句是

泛言世間人多有欠酒緡者承上典衣來典到春衣幾無物可典矣何妨且賒酒盡醉待還他不遲此是向前透過法然則典衣是實矣人生七十古來稀古有云七十者稀人生無百年之壽到得七十者甚鮮古來已然焉知我此後更有幾年每年只有春間五六十日即急急盡醉亦無多日而况飛花已是萬點非一片之時也起二句直叙承二句言必該如是八尺日尋倍尋日常見非奇特以七十二字對所謂各自爲對也前解已畢于是就曲江上所見之蛺蝶蜻

蜓二物以爲轉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者着意留連不忍竟去見字當作現字讀蝶喜穿花入花中人輒不見必良久良久而始一見時花方盡蝶亦加意蝶知賞花而惟恐相違如此款款者委曲溫存情意親密蜻蜓喜點水必款款而飛蜻蜓知賞水而惟恐相違又如此蜻蜓夏蟲蜻蜓出而夏來矣傳語風光共流轉風光與煩惱反人與萬物各有得意處謂之風光也共流轉天不以風光而私一人私一物四時行去使人與物各各風光風光真

不在一處一時也如蛺蝶以穿花爲風光遇水便不爲風光蜻蜓以點水爲風光過花便不爲風光待蛺蝶風光過了而後蜻蜓風光此之謂流轉人豈可當風光處而辜負之哉人之風光無過看花飲酒今花已欲盡酒尚可賒若不領畧轉瞬便失悔亦何及故欲傳語子美急欲以風光告人若等不得面談者傳語甚速一日滿長安矣暫時相賞莫相違卽急急相賞已是暫時人生能有幾个如此暫時何不撥暫時之塵勞而與欲盡花一相對也莫相違是教人着緊

若趁路人趁不着宿處者言外見他處之風光不可違而忒可違而曲江之風光斷斷不可違此所以以曲江命題也子美豈是看花飲酒無心肝之人乃作此十分傾倒語必有所感觸而然當時朝士讀此詩慚愧汗出掃跡曲江憂君父之憂方合作者之意否則是教人流蕩也子美豈教人流蕩者哉

詠懷古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懷古蹟共五首明妃村其一也王嬙字昭君後避晉帝諱改名明妃南郡秭歸人今荆州之歸州是一統志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此首咏明妃村故用羣山萬壑起羣山萬壑何等氣脉一路奔會于荆州荆門山名宜都大江之南與虎牙山相對如此羣山萬壑人見其競秀爭流那去理會他一个村落而此村尚在人猶曉戶齒間以明妃生長于斯也起二句專爲一村字便作無數低徊意思妙于是以朔漠青塚

承之夫羣山萬壑之間村無算所生女子亦無算而明妃村獨著者以明妃遠嫁絕域爲國家和戎安宗廟社稷人民也初明妃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明妃自恃其貌獨不賂畫工反惡其形及呼韓來朝選宮人嫁之明妃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重失信于外國卒令其行明妃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明妃死邊地多白草惟明妃塚獨青故曰青

塚一去紫臺紫臺漢宮名自宮中一去連朔漠北方爲朔復有沙漠朔漠與明妃生長之村相連矣獨留青塚明妃死去已久獨剩一青塚在向黃昏黃昏日纔暮之候黃昏極其慘澹塚到此時誰相憑弔嗟乎生長之地在者里而埋骨之所却在那邊荆門山壑一分明朔漠黃昏迷漫不見明妃魂魄亦戀此村耶前解旣畢以昭君怨爲後解画圖省識春風面省是省覺元帝初見圖画不知明妃之美及其入辭光彩射人而始覺画圖之非眞到省識春風面時而欲

留不可得矣春風言其美又一見後不可再見如春風之飄忽也環珮空歸月夜魂禮記行步則有環珮之聲此中國后妃之飾明妃爲閼氏故用此明妃一去永無歸時縱思漢宮只好夢魂歸來耳夢必在夜故用夜月二字一句寫元帝身爲天子而不能留一何寫明妃身爲閼氏而不能歸慕爲怨恨作轉也千歲琵琶作□語千載言明妃死後自漢至唐約畧言之有千歲也琵琶馬上所鼓之樂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

向後曰琶石崇王昭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所造新曲多哀怨之聲其聲若語千載而來猶彈其事分明怨恨曲中論怨者怨天恨者恨人曲即昭君怨曲中彈音分明如聽明妃口中說出者愚讀末二句一似子美意中初不欲細談其事者而曲中却自分明不由使人不憐夫一婦人而乃與先主孔明宋玉庾信並傳于世而世之憐明妃者反盛于憐先主孔明宋玉庾信之人豈不大可哀哉尚有村尚有二字其意已見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曾官補遺在西省故以曹長稱之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淸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此子美雨中悶坐欲到路十九家遣悶長途泥濘着甚要緊故先戲呈薪以解嘲也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雷聲喧則雨大江浦昨夜纔落得過

今朝城中尚有雨色春寒則有雨天未即晴也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于是將黃鶯白鷺爲承黃鶯句承春城句白鷺句承江浦句春城有花故說黃鶯鶯怕雨之鳥見有雨色則兩兩坐于枝頭雄者愁雨濕其羽毛雌者又愁雨濕其羽毛故曰交江浦在野故說白鷺鷺水鳥昨夜大雨旣過則成羣飛于天際羽毛遂乾劇是戲見不比黃鳥交愁却羣飛作戲太字妙此寓二種意若依黃鳥只好坐在家裏若依白鷺又好走出門去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寫來

遂不覺字字神理此真化境也轉二語要細領會有酒杯留人謂之寬酒杯跟詩轉子美詩律細到極處人都看不出遂若棄之無有延其到家而欸以酒杯者數去皆是此畨用遍法遍到路十九身上去字字入化惟君最愛清狂客路十九愛子美是愛其律之細也子美不更說而以清狂二字替之不然便是以詩爲酒杯地也今之酒杯寬者筭來只有一个路十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悶除路十九更到誰家百遍相過意未闌我兩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顧雨不雨一遍不止兩遍不休即至百來遍亦何不可而君愛我之意正未闌也路十九家真是遣悶之地是日雨中路十九未必來邀子美又性急要去故作一拍即上語是爲戲呈也

題張氏隱居

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公開元二十五年遊齊趙從李白因訪張氏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㵎道餘寒歷

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春山無伴四字寫張氏隱居山中逈無伴侶真是高隱獨子美自謂相求不惟子美要求見張氏而張氏亦欲求子美來見也伐木丁丁詩小雅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友也此何用伐木而不用鳥鳴也詩中用字各有所宜此詩必用伐木四字爲當惟深知律者能辨之承聯中有氷雪二字此時天尚寒無鶯故用伐木也山更幽夫山固幽聽伐木之聲

而覺山之更幽亦惟其山之幽而伐木之丁丁可聽也以入山訪張隱居起下是以一路所歷之境所到之候承澗道餘寒歷氷雪山中有澗循澗而行爲澗道一路皆積氷雪雖在春天而寒猶然臘也歷是亂身所經一步一步從氷雪上着脚也石門斜日到林丘石門山名註明春山二字山在山東兗州上有二石東西相向如門下通人行訪張氏必從石門過而張氏所居之林丘與石門必相近斜日日已晚矣而纔得到應由氷雪難行之故其求張氏之艱勞有如

此上來一解已畢祗做得到其林丘後一解方與張氏酬酢也轉聯云不貪夜識金銀氣金銀氣解者都舉史天官書云敗軍塲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上皆有氣爲言不貪夜識又在張氏身上說大謬大謬此蓋由不細心體貼作者之意看不出夜字故也前解明言春山石門與敗軍塲破國之墟何涉若張氏隱居而在敗軍破國之墟則張氏不足求子美輒齒及金銀亦無意味極矣從來讀此句者皆于不貪二字下一讀誤惟張氏不貪清心寡慾所以夜識敗軍

破國之墟金銀之氣吾不知此是何道理三家村學究見識恐亦不至此若作如是解則此句是累句前輩選本皆錄此詩吾又爲之不解也中庸云今夫山寶藏興焉大概名山廣大必有金銀藏伏不是說石門真有金銀子美用金銀氣甚是輕俊一經人解便成累贅真可嘆也詩人爲對偶故句中用字不免活動多有假借挪移之法字有從一章來者有從一句來者有從一字來者此識金銀氣從夜字來此子美在已身上說七字當一氣讀下去不可于不貪二字

下讀斷子美七律一句中有至二讀三讀者人都不理會獨此句無讀而人偏要于不貪二字作讀置在混沌劫數中去子美詩何字非律不知律者定不可信已之見隨口便讀便講筆之于書遺悞後賢也子美特特訪張氏不謂因澗道氷雪不好行履至斜日方到少項遂夜矣今人拜客無有在抵暮者子美到張氏林丘恰當方夜何以致景止之意頗覺不安識金銀氣必須到夜訪張氏在識金銀氣之時殊委曲致不安之意曰我來乃至夜非貪識金銀之氣而然

也語甚輕活遠害朝看麋鹿遊麋鹿遊言山之深孟
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子美意在稱美張
氏以豕字得眼故以麋字替豕字也朝字抑從夜字
帶出看麋鹿遊何必在淸晨朝字切勿看深深則鑿
亦曰吾欲早來耳遠害二字當讀作何爲遠害蓋市
朝爲名利之藪皆害人機穽張氏隱居深山與世無
競是遠害之人處遠害之地也看是子美去看看張
氏與麋鹿遊此二句一句是子美自謝其來訪之晚
一句是子美致其景慕之忱轉得妙合云乘興杳然

迷出處乘興見皆然一念要到張氏隱居遂乘興動
身初不計路之近遠亦不計及轉回必且過宿今來
到此則日將暮矣早來所歷氷雪之路忽已杳然茫
不知其所出矣不等張氏留而子美遂借宿道義相
與何妨徑直對君疑是泛虛舟莊子外篇山木章方
舟而濟于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虛舟喻張氏之虛已與君
相對形神都化使人不能使去即早過亦須竟日仰
山處恍然亦須借宿覺氷雪之途與春臺無異子美
之稱美張氏至矣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
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話百年麤
糲腐儒飡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賓大賓與客不同幽棲地僻先言已住處僻陋經過
少貴客來往只在通都大道問那个肯到幽栖所以
經過者少老病我又老病懶于接待人扶再拜難見
客必須要拜拜則必倩人扶又只好一拜若作兩拜

即有人扶亦不能得上句見幽棲非貴客所經之處
此句見老病又非迎接貴客之人豈有文章驚海內
謾勞車馬駐江干今貴客儼然臨之忽自信不過起
來家中旣無坐處我又面目可憎爲何光顧除非我
有傳世之業驚世之名或不嫌我地僻不嫌我老病
也自揣平生只有得者幾句詩詩却算得甚事豈果
有文章驚人耳目耶不然何勞他車馬駐江干而訪
我也漫諧水漫之漫無淸頭之謂也前解做完賓至
後解做一時不能款留他竟日淹留佳客話佳客是

不可率易留他者初意見過即行他却淹留在坐話个不歇已好大半日矣淹留二字妙不能欵他要他速去覺得有不耐煩他的意思情事如見百年麤糲腐儒食見他不去似不得不留他家又無物可將口對客話腹中輪轉如何而可已不能留又恐客說他不留此老家貧難道飰也不吃的筭計到飰則心力竭矣我平素所食者麤糲也既是腐儒那復嫌鄙百年見沒頭益腦于其中也止有者件那好便留他尚在沉吟不決之際不嫌野外無供給遂決意不留他

又恐客希冀索性對他說出我僻處野外家無供給尊客之具心實不安未審尊客嫌我否我諒尊客決然不嫌乘興還來看藥欄藥欄是可看者我家只有者件今日尊客在此竟看了半日若果不嫌後次還來來則仍看藥欄也公此日眞虧煞者个藥欄無他則尊客今日便當興盡而返而敢望其後次還乘興哉然不嫌于來不來上驗妙甚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八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九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四

杜　甫 三見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薛廣文云按公生母崔氏明

府其舅氏也愚觀去恐不是尊行必是表兄弟題曰客至是又遠分者待他之法客又純不是客親又純不是親故知其爲遠分表兄弟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是言一春多雨舍之南舍之北一泒皆水羣鷗水鳥因水而來遊於舍南北之間人跡斷絕矣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客既不來徑亦不掃門亦不開今始掃徑開門見是久雨之後客來第一个也如此大水市久不通家定無物客至又不可不留幸是親戚不妨隨意出家中之所有

盤飡止得一味無有第二樣以市遠爲托詞市郎無
近亦難致也盤飧必須到市樽酒聊可取之床頭然
却是舊醅醅是酒之未濾者又托言家貧惟此而已
肯與隣翁相對飲欲請人來陪却先問客一過酒不
成酒筋又不可下又水無處去請客開指來只有一
个隣翁未審肯與飲否如以爲可隔籬呼取盡餘杯
便隔籬呼喚他來取字見隣翁必來隔籬二字照顧
舍南舍北四字妙村間房子朝南朝北者多南北是
說舍之前後隔籬則是間壁因前後皆是水故于間

壁邀人也隣翁是能飲此舊醅慣者盡餘杯亦托詞
不好說客不肯飲此舊醅亦不好說客飲盡此舊醅
故把隣翁盡興舊醅卽不中飲見隣翁歡飲亦畧助
客高興庶幾相忘此舊醅之劣也不提起盤飧又妙
極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
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花近高樓傷客心子美客于蜀時方春日登樓四望
觸目皆花如此境界居人皆爲得意而子美愈覺傷
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萬方多難四字陡然心驚斯何
時也人方憂患而我却在此登臨能不爲之傷心哉
此字指蜀成都也登臨則見山水于是承曰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錦江在成都府濯錦則
色鮮明故名玉壘山在成都灌縣春色來天地玄宗
幸蜀陞成都爲南京氣象不同春字承花天地承萬
方字浮雲變古今以大唐天子避祿山而遷于蜀京

師一陷于祿山再陷于吐蕃忽合忽散若浮雲然自
古帝王治亂不一謂之變古今也言外見大唐江山
依然如故盜賊從橫倏忽變滅由此觀之便知有下
二句爲轉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廣德
元年吐蕃陷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郭子儀復京
師乘輿反正可見天命有歸終不可改西山寇盜本
集註云此正指吐蕃非是玄宗回鑾後數有盜賊若
段子璋徐知道等之亂是也西山是蜀之西山此中
盜賊多有子美故作警戒語慓悍若祿山吐蕃不能

動北極之朝廷尔西山之小盜成得甚事切莫侵犯
人民也一似親分付他者妙妙可憐後主還祠廟日
暮聊爲梁父吟以蜀之君相爲合其意深遠後主亡
國之君也昏庸不足齒至今蜀人猶思之尚有祠廟
夫後主旣無好處于昔日之百姓又亡去幾百年而
猶若此况我唐堂堂共主哉此所以用還字也蜀漢
全賴諸葛武侯若謀兩川者得如武侯又何患西山
之寇盜也日暮子美自傷有年不得有爲于蜀因思
武侯之躬耕南陽之日好爲梁父吟聊爲一吟之傷

心極矣其詞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
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開古冶子力能排南
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
謀相國齊晏子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鬢還
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
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此詩要看今日二字老去悲秋大概說人老去則逝
期將迫見秋光慘淡不免悲傷强自寬則說自己雖
是悲秋無好懷抱然每每强爲歡笑以自寬赴人席
正是自寬處興來今日君等邀我登高我便興
來盡君歡大抵老人與後生最不相入子美若露出
一些老態便爲不盡君之歡豈可以一老人之鼠而
壞諸少年之美哉起眞起得好今日九日也卽以落
帽事承羞將短鬢還吹帽人老則髮短後生偏要以
此笑老人又風吹不得者萬一醉後登高被風吹帽
落不惟諸少年笑我索然無趣且自己亦吹不得勢

必須整自己的帽在少年面前又覺不穩故羞笑倩
旁人爲整冠帽旣不好獨整于是不先自整反倩諸
君各各整冠各去整冠我整帽便不爲諸君所覺少
年那个要整冠老杜作此句亦不覺撚鬚大笑也在
巳云帽在人稱冠老去暨盡君歡等字一一承足承
又承得好上一解都是寫性情轉不用景則氣象便
不開明故將藍水玉山作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三秦記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
唐書地理志藍水縣有覆車山一名玉山兩峯指秦

山華山謂此玉山與泰華兩山並峙自有天地便有此藍水玉山藍水遠從千澗落下來不見其盈不見其縮玉山高寒與兩峯相對不見其加不見其減千萬年後只自如此水喻人之文章才學山喻人之德行節概曹丕云年壽有限未若文章之無窮何況兼之以德行節概乎諸少年所恃者後來之年歲尚多不免欺老然年少何足恃所重者在德行節概文章才學耳誠能于德行節概文章才學上爭長聲名常垂于後世可稱不死若專恃此年少則百年亦旦暮

與朝菌蟪蛄何異轉眞好轉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起有今日二字以明年來作今今年今日與諸君在藍田庄嘉會明年今日諸君登高當復在此嘉會知誰健三字有陽秋在內諸君若論到年紀老幼身體之健與不健則不健者定是我一个然老人家只是性不甘服轉口作嘣强語或我老人尚健而諸少年中反有不健者正未可知誰能保此身常健哉說得少年悚然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可以長壽子美既欲盡君歡老人量減必致先醉

子美既醉諸少年高興只在席上歡呼豪飲子美却冷冷在那裏細看茱萸覺今日一場好笑此老意中眞不可測也合又合得好何其律之細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劒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捲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劒外子美時在劒閣之外收薊北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

也忽傳劒外人口忽傳其事子美在劒外刻刻冀王室削平禍亂以歸洛陽不見動靜反放下念頭過日子謂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得聽好消息今一傳到耳且不問事之虛實喜不自禁身若欲飛爲何初聞眼淚迸出蓋子美向來困苦眼淚無處揮洒只好落肚何意遂得如此喜極悲生亦人心之常所以涕洒橫傾上衣下裳無有不濕透者此一哭之後純是歡喜實寫眞情勿作文章跌頓法會去了他却看妻子愁何在此句神來非等閒可到子美在劒外只

這幾个妻子面目難看終日在子美面前攢眉淚眼問天下幾時平靖便可還鄉子美必用矣顏安慰他今子美涕淚被面反甚于平日之妻子而妻子却滿面堆起笑來不解子美涕淚是何故而子美看妻子顏面絕不類平時子美若將收河南河北之喜置在一邊急忙看妻子顏面而問之曰平日愁今日爲何不愁汝們愁却向那里去一似嘲妻子者又一似爲已解嘲者詩眞出神矣謾捲詩書喜欲狂子美在劒外惟以詩書消遣過日心却不在此詩書上河南河

北已報捷音極其得意又何必用着詩書見攤在案頭者趁手一總捲去不管他是詩是書一類非一類也爲初聞光景如畫爲一解白首放歌須縱飲我已白首得見太平卽一日亦是快樂我久不歌爲曼聲長歌卽飲不得酒也須縱飲一番以洗滌向時胸中所積之鬱勃青春作伴好還鄉趁此春天一齊歸去好字見此時不歸尚要待何時也此二句說歸合二句是說着歸妻子無不飛得起一似不待束裝而卽上路爲快者卽從巴峽穿巫峽卽是卽刻從巴峽以

穿過巫峽巴峽在重慶巫峽在夔府忽已離劒外便下襄陽向洛陽巫峽順流而下遂至襄陽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陽是陸路又要換路而去故用向字便是便易忽已到洛陽矣上何從字歸之路所始也穿字見甚輕鬆有空卽過去也此寫聞過卽欲還鄉神理如見爲一解字字化境而法度又宛然此等詩在于美集中爲最上乘而人不知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

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卻任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公先有簡吳郎司法詩一首此題又字不從上首來時公居瀼西草堂迎吳郎來住堂前棗樹公向來任西隣婦人撲取吳郎居之乃插疎籬以禁之公曾言之于吳郎不聽故又呈此詩詩中純是勸勉吳郎體諒婦人之意末又說到戎馬淚沾巾見吾輩困窮且無奈而况婦人區區撲棗必該任他者仁人之言仁人之心也直起云堂前撲棗任西隣公本欲委曲達

之其如滿腔仁厚一直寫成七字侃侃然以告之無
食無兒一婦人堂前撲棗原不該任西隣而西隣却
是一婦人此婦人若有食者吾亦不任他若有兒者
吾亦不任他而乃是無食無兒孤身無倚者頗以撲
棗為小濟活如何不任他也不為困窮寧有此人孰
無羞恥之心撲堂前棗皆婦人樂為此者此由困窮
所致推原婦人來撲棗之故秖緣恐懼轉須親他家
豈無棗可撲者然他人那个容這婦人恐者恐他家
不肯懼者懼他人陵辱所以婦人只向吾家撲棗不

去撲棗為疎而來撲棗為親讀轉須二字即婦人不
來去請他來纔是此一解推原向來容他撲棗婦人
亦竟來撲棗之故後一解致委曲于吳郎要吳郎亦
如吾體諒婦人而任他撲棗也即防遠客雖多事方
插進吳郎好吳郎遠客也防是疑慮子美謂婦人向
來在此撲棗今遠客一到便不來撲棗雖是他識廉
恥然疑慮亦覺多事言外見遠客大有不體貼處即
字作就字解使插疎籬却任真使插疎籬者吳郎也
見堂前空豁插疎籬以護之是實情謂之任真初不

賊得婦人撲棗一事婦人却以插籬為疑慮可見人
不可自任其意而為一事也此任字與起何任字對
起任字是任西隣而不任真此任字是任真而不任
西隣任真原非已甚在子美任西隣撲棗念頭看起
來却覺吳郎之已甚也筆下如此委曲子美太費苦
心矣合二句又換筆作剴直語妙已訴徵求貧到骨
我向來任此婦人撲棗者見其官府徵求甚急孑然
一身無處告急貧得可憐我已訴之于君徵見不滿
正思戎馬淚沾巾上來為婦人喃喃忽離却婦人在

吾輩男子身上説今且無論婦人即如吾輩當此戎
馬亂離之日百不遂意欲去求人無此顏面而人亦
無諒我輩之貧者淚飄沾巾吾輩且然而況無食無
兒之婦人哉正思二字妙極微微打動他不思無論
思後無論正思之際何以為情戎馬之困人如此婦
人撲棗為此之故吾任婦人撲棗亦此之故婦人之
苦更甚于我吾家幸有棗在何可不任其撲哉婦人
是我西隣今君寓此亦是君之西隣婦人之無食無
兒且有徵求貧無告訴種種苦況君後日自然之所

挿疎籬不必撤去而棄樹則任他撲可也吳郎定是
少年性氣不好又任巳意的人不然子美是屋主何
妨作一分主而必呈此詩子美體貼人處眞大菩薩
也

見王監兵馬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
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
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
見請予賦詩二首　詠黑鷹一首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

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
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黑鷹不省人間有省者心中省覺此字從王監兵馬
說五个字來君雖說有余不省其必有渡海疑從北
極來人間從無是鷹雖云生于外國渡海而來然吾
疑其從天而降用北極者北色黑故此二句是不信
王兵馬說近山有黑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必欲
羅致之子美不肯信其有即從其言打進欲其止羅
者之求索也正翮搏風超紫塞承渡海紫塞長城也

秦築長城土色皆紫鳥飛翮多不正莊子載大鵬摶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摶是一个飛法扶是一个
飛法搖是一个飛法羊角又是一个飛法大鵬上天
用此四个飛法然後可上今鷹秖用一个搏法直開
兩翮不作反側態正北而來超越紫塞具何等勢力
極力形容方承得不省人間有意思出玄冬幾夜宿
陽臺玄冬亦貼黑字鷹來必在秋冬之際王說黑鷹
時正在冬故用冬字也陽臺在夔州境内王說近山
故用陽臺也何故用夜字宿字王既說近山有又說

竟未能得子美意中總不欲王去羅取王說有不好
說無王說未能得即詭其詞曰想此鷹日間不在這
里飛夜間或在這里宿夜宿有誰看見又不是連宿
幾夜者一冬九十日只得幾夜又不知是那幾夜若
果是夜宿則鷹或可得不知在那幾夜蹤影俱無如
何能得吾眞不省人間有是神異之鷹也虞羅自覺
虛施巧虞維者處處設機張網或疑其那邊來或疑
其這邊來彛猶不定故獵取禽獸之人謂之虞人王
恐臘後春生騫飛避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必

令人多方捕取虞人承兵馬之命不敢不盡其力雖
多方施巧而其意中知鷹卒不能得則虞羅虛設矣
春作雁同歸必見猜鷹超紫塞而來中國廣闊東西南
北何處不去不好捉摸到春雁歸之候鷹少不得要
歸歸則與雁一路非必雜在雁中鷹是黑色與雁自
別必然看見必見猜是言虞羅不可得難道見也不
使人一見人必在此時猜度鷹若有則可猜無則猜
亦無如之何矣勿認作雁去猜也萬里寒空祇一日
是時尚未至春天故云寒空此正鷹驅突之際萬里

之遠不消他一日等閒過去金眸玉爪不凡材金眸
玉爪正襯黑字子美未嘗看見竟說他眼是黃的爪
是白的如此活現亦是偶然點綴耳子美作到此不
得不讚嘆鷹一句有了不凡材三字上四字極難落
筆勢必想到鷹之眼之爪蓋鷹之敏在眼猛在爪金
玉是極貴之物鷹真金玉其相矣與起鬪字遙映帶
不凡材讚鷹不爲人得若爲人得便是凡材今見也
不使人見真正鷹之出類拔萃者王即于近山多方
捕取斷不冝特若爲于得則亦猶夫鷹耳又何必慕
此鷹哉王真不必使人捕取也王監欲取是鷹爲害
于地方無窮教他不捕取不如言鷹之不爲人得爲
妙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
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个个偶經花
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不歸

此詩作見字巫山見螢火飛之處秋夜見螢火飛之
時疎簾巧入坐人衣山中秋夜凉得早此時人不露

坐在疎簾之內螢火也飛進屋裏來點人衣上而不
去坐者正言其不去以疎簾而螢能穿入是其巧也
忽驚屋裏琴書冷天熱螢在空野處飛見其入屋必
且驚曰天又冷起來了琴書二字插得寂莫妙復亂
簷前星宿稀即飛出亦不離簷之上下秋夜星疎簷
前可數螢火飛來飛去是亂星宿也却繞井欄添个
个井是露井欄闌干亦只在井邊飛繞初然一个繼
而又一个復又一个添字摹神偶經花蘂弄輝輝花
蘂在露地螢畏冷不飛去或偶飛到花蘂上光照花

蓋見他一亮一亮若接若不相接不似夏天亮得通
徹也弄字摹神滄江白髮愁看汝汝方秋冷無光我
正年衰髮白汝之行徑與我行徑相似却愁見汝明
歲如今歸不歸汝生于巫山今歲如是明歲亦然我
却是借寓歸心愈迫今歲且無論明歲如今不知我
行踪何處我若歸不得見汝不歸尚要見汝看上句
愁字原不要見汝我安得歸不見汝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

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
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大曆四年公自岳陽至潭州尋入衡州復回潭州五
年在潭率舟居又值臧玠之亂因避入衡州欲往郴
州不果回潭謀歸襄陽道卒此詩是是年作湖南在
潭州爲客于此輙又經春燕子啣泥壘巢已新兩度
新字有無數不堪在內舊入故園嘗識主緊承燕子
而湖南爲客自見舊在故園燕子來巢想必識我是
个主人如今社日遠看人如今中間算不出年月我

思故園燕子也思舊人適當社日却遠來看人了矣
舟居寂莫見燕子不減空谷足音直把燕子作舊相
識爲之感傷可憐處處巢居室處處二字不必說開
當在故園與湖南上說燕子也不得安棲一處處處
壘巢于居室燕子豈不欲定于一處而今却于處處
原其情真是可憐居室與舟反何異飄飄托此身何
異我舟居湖南飄泊于水上也燕子當亦可憐我暫
語船檣還起去既到舟居何不在我舟中壘巢使我
終日相對今只在船檣上暫語我道汝尚未即去汝

還起去殊爲惆悵穿花落水益沾巾汝竟遠去只當
汝不曾來看汝却去穿花落水或有意娛我而然不
知愈形容我不堪來燕作如是消遣我却悶坐舟中
不如燕子多矣不覺涕泗之沾巾矣子美此詩無異
長沙鵩賦子美律終于此年壽不永傷哉

崔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在河南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
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

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葛洪神仙傳河上公漢文帝時結草菴河上帝請老子有不解處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躍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帝于西山築臺以望之名曰仙臺署九日登此作詩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二句直叙起老手曙色開言登臨之早三晉雲山皆北向二

陵風雨自東來晉文公後十六世其國爲韓魏趙所滅三分之謂之三晉左傳蹇叔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二陵三晉是臺上所得望見者九日每多風雨承最軒爽此爲前一解後解作呈劉明府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河南府靈寶縣乃秦函谷地老子過是關有紫氣爲關令尹喜識今無尹喜則誰識我所過之人仙翁不回我又無可見之人直過到劉明府身上妙極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當關門者與住河上者既杳然矣止有一个劉明府尚要去尋然則登仙臺祗署一人寂莫不過且欲二字煞有腸秋在欲者意中夏如此身却未去且者是于分外作指望有諷明府意彭澤宰菊花杯切九日事明府能以酒相邀庶幾遣此寂莫耳呈意已在

萬楚

五日觀妓

西施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

眸斂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此詩用比起西施乃天下之至艷浣春紗正在妙齡之時謾道是隨口泛說之詞要形容妓之美却把西施抑下去今日見此美妓何必又說起西施來作如許大跌頓下便攪翻紅世界矣碧玉宋汝南王妾寵愛特甚乃作歌曰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陰麗華乃漢光武帝之后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庾信和趙王美人春日詩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此詩正用此事鬪者矜奇競艷也今

日指五日西施陰麗華碧玉皆昔時已故之人豈若今覌在之美人也比例雖不倫而形容却絕妙也看黛奪將萱草色黛以画眉觀妓之眉黛直教萱草棄無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紅莫艷于石榴觀妓所衣之紅裙又直教石榴花妬殺矣無論妓之容光就其妝飾之妙世固無有能及之者新歌一曲令人艷新字妙歌必用新曲是從無人歌過者今復聆其音如嬌鶯乍囀使人心動不能自主醉舞雙蹁斂鬢斜復見其醉舞如燕子臨風輕颺人思抱持且流波微送有

意目成于斯際也誰道今日為五絲續命之辰直欲魂消氣奪死于君之家矣百忙中又翻跌到五日來真是絕唱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之上

而菴曰五言十二句謂之排律世不講此體久矣本是一首律詩律之法在起承轉合分之為二解排者將二解排之使開從中插入四句此四句最是難下既前一解二句起二句承後一解二句轉二句合今插入四句前二句不可上

同于承後二句不可下同于轉與承轉不相干犯又要一氣無痕抽此四句無減于律加此四句無礙于律方為合作杜子美精熟解數有竟作三解者未為正局也若十六句二十句二十四句則一解一解排去直至百韻可也吾于排律耑說十二句為居第七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河西縣有蒲津關開元十二年鑄八鐵牛夾岸以維浮梁一統志大慶關在山西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古名蒲津關又曰蒲津關在陝西朝邑縣東黃河東岸

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

鍾鼓嚴更曙天子所在必設鍾鼓嚴更者行夜鼓也班固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山河野望通曙色初開山河一望皆見史記或說項羽曰秦地阻山河可都以霸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唐皇幸東都還故度此西都賦大輅鳴鑾鑾乃輦上之鈴行則有聲天子吉行三十里輦行不疾不緩則鑾音和所以節輦之行也飛旆見蕭愨詩約嶺停飛旆旆駕前之旗也蒲坂帝王世紀舜都蒲坂蒲關即其處也下此即入秦矣地險關逾壯昔王公設險守國于山川險要處立

關以備外患唐皇正當國家全盛之時見關不必人守地險而關則已壯矣看他用逾字天平鎮尚雄看他用尚雄字天平人輒舉唐書地理志云虢州湖城縣義寧元年置乾元二年更名天平爲言愚謂非是天平對地險不實指定漢書武五子傳云天平地安陰陽和調天平如泰階平玉燭調之謂鎮不必在險處以壓人心防不測也見人民效順鎮守久廢而尚雄不可犯也春來津樹合津乃河之濟渡處岸畔種樹合言其稠密也濟渡者多太平景象度蒲關時見是春月落戍樓空樂府懊儂歌云月落天欲曉戍樓聚卒於上以警夜見不必有人故云空也太平景象馬色分朝景馬是扈從之馬昔王毛仲以諸牧馬數萬匹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朝日所照燦然分明扈從何其盛雞聲逐曉風雞鳴相聞所過井邑民居何其稠所希常道泰帝王有道人都通泰朕所希願者常得道泰如偃兵息戰永享太平非復候繻同關門出入又何必裂繻以爲信也漢書終軍傳軍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

符蘇林記云繻帛邊也借關出入皆以傳傳煩門裂帛頭合以爲符信令關門無阻寧復與候繻同哉史稱開元盛時烟火萬里帝言不誣也或問余曰子說是詩可謂明且盡已所謂以律詩八句從中排開復挿進四句者願更指以教我余曰請先舉此詩前四句與後四句言之題是早度蒲關起二句云云夫行在之有鐘鼓嚴更固也若無山河野望四字則夜駐蹕蒲關與在紫禁何異此便虛說度蒲關三字是方臨蒲關承云云鳴鑾句正度蒲關飛旆句則度過蒲

關矣承得何等妙題已做完合云云候繻是入關事言願國家眞安永保富庶出入不用繻以爲信若無轉二句則單薄無味且欠次第矣其得力全在轉二句上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人眼光不正見朝字曉字便謂是做早字而不知作者之意不然雖趂筆從早字寫來而其意則在馬色雞聲四字上也天子巡幸扈從有如是之馬雞聲見人庶之林總此即所云道泰也便好于合句落出道泰二字又加一常字妙無中間四句已是絕妙一首律詩挿入四句未見

爲贅疣排律之法見矣譬如與人算一事言言勝者中間少間略及閒話復後再緊跟前件以至於罄盡也看他如何挿進來唐皇做到飛旆入秦中何便煞然頓住筆乃躊躇四顧見着關乃說關落一句曰地險關踰壯見着鎭乃說鎭落一句曰天平鎭尚雄看着津樹便寫津樹又落一句曰春來津樹合看着戍樓便寫戍樓又落一句曰月落戍樓空句句不脫蒲關與前後四句相屬於法上却又不相屬也蓋前一解以起二句爲主承二句分於起二句爲屬後一解

以合二句爲主轉二句分於合二句爲屬承與轉從不相照顧今有中四句使承與轉略爲通氣此排律之體也此作中四句如淡雲微界遠山緊連排律中能品唐以此制科士人精研此事固當唐皇貴爲天子何妨任意寫去而必遵守法度如此今人輒漫然作排律直可媿也

楊　炯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

文雄赤土流星劒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
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
水自西東

天將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
星天之大將也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見隋
書大星搖則兵起即旄頭星也三宮明堂辟雍靈臺
也周禮命將受脤於廟受成於學星門解者多謬梁
溪龍門子曰凡行軍皆按八門八門有九星故曰星
門天蓬星屬水居休門北方坎宮天任星屬土居生

門東北方艮宮天衝星屬木居傷門東方震宮天輔
星屬木居杜門東南方巽宮天英星屬火居景門南
方離宮天芮星屬土居死門西南方坤宮天柱星屬
金居驚門西方兌宮天心星屬金居開門天禽星在
中宮大將居之不動其餘八星各隨時日六甲六巳
符頭所指與八門俱變易形家照洛書數二四爲肩
從橫十五算之中宮固是天禽本位常寄居二宮坤
方以中宮難變動故也五戎凡行軍以五爲伍故曰
五戎人誤解爲戈殳戟酋矛非也時征西彝劉以校
書郎參謀幕中炯作是詩送之言大將受命而出三
宮按星門行軍而列五戎之士做軍字起脉後做劉
校書從四字爲承校書文臣也廟略必須資於謀士
故辟校書坐謀幕中又飛檄旁午必待文雄以揮翰
故劉從軍是爲起承一解於是做中四句絕不跟劉
校書從軍來乃去言軍中所用之兵器曰赤土流星
劒烏號明月弓晉書張華傳華補雷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

豔發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劒寶愛
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煥更以拭
劒倍益精明崔豹古今註吳大皇帝有寶劒六一白
虹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史記封禪
書申公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
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
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髯號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
號古史考烏號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

號呼以柘爲弓因名烏號庾信馬射賦弓如明月對
搠又詩明月動弓稍復又寫軍所經之處曰秋陰生
蜀道殺氣繞湟中以足上二句成四句天子征西彝
命將出師從京師去以出湟中固也而又言蜀道或
分兩路出軍耶或更調川帥軍以去耶或蜀道與湟
中皆在西耶爛用蜀道二字必有故吾不敢強釋秋
陰秋屬金陰主刑殺氣兵戈之氣俱切軍湟中今陝
西臨洮府一統志湟水在臨洮蘭縣西一百八十里
一名金城河一名河水源出大小榆谷北與洮水合

此中四句總言軍容之盛與送劉校書從軍意不相
關切閒寫得妙於是乃按律法作轉曰風雨何年別
琴尊此日同其意注在下合二句上風雨句言往時
之别往時曾與君別不必如今從軍之遠晦明風雨
之際每切懷抱何字見長遠一時記不起琴尊句以
爲別已慣了何幸有今日之同此日二字悽絕此日
雖同明日又別不知在何年復會琴尊二字妙琴尊
與從軍何涉蓋校書文士日與琴尊相伴一旦從事
於軍旅與弓劒相習終不免不適意故特用此二字

甚見此別之不堪於是便好落到合二句曰離亭不
可望溝水自西東離亭古十里一亭以憩行路之人
且便記程送別必於此處北地送人有送幾十里者
望見離亭心便傷別故曰不可望況送校書從軍一
路上去皆是邊境益不忍望矣溝水取以爲比卓文
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
水東西流又庾詩曰人世多飄忽溝水易西東溝是
御溝溝水即渭水渭水穿宮流去者桐原在京師送
行水流甚疾見頃刻分手爾西我東不得更說一聲
別矣以送別意作後一解

陳子昂

白帝懷古

一統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
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
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
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
坐何窮

蜀僻在西南三代以前中國聖王敎化之所不遍自夏后疏鑿之後至周巴子始見於春秋而蜀得通中夏漸被聖王之化此中志士無不欲出遊以觀上國聲名文物之盛者伯玉蜀之梓潼人將之楚舟由三峽晚泊白帝城故有此懷古之作滄江指峽言日落則巳晚矣於是泊舟乃問此間之土俗民風有志於古及世間事者皆如此起何等安舒若無意於爲詩者問土風何便以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承左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括地志巴子城在

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一統志夔州府春秋時屬巴國又曰巴子城在重慶府合州南五里城白帝城也臨上臨下也城在巴子國之上故曰臨臺亦白帝之臺也一統志永安宮在夔州府臥龍山下蜀漢先主征吳爲陸遜所敗還至白帝改魚復爲永安宮崩於此沒者漢王宮巳生蔓草矣公孫述是竊據劉先主是偏安大𠀚國小則政繁而民罷僭竊則名不順而民難制其有遺風歟是完前一解看他如何排入中四句曰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國語戎

翟荒服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者畿內之地也言白帝雖近戎狄仍周家之甸也史記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按夔州府有三峽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此即禹之功也看仍字尚字伯玉意若謂夔自公孫述竊據是周甸而爲荒服後光武中興是荒服而仍周甸歷三國六朝至皇唐始成大一統所以用仍字也仍周甸見風俗尚好夫峽乃鑿山而成故山深是禹之功後無能益其功者所以用尚字也於是再從峽寫二句嵓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兩

嵓相懸壁立而中斷地誠險矣而水則通此四句却只是兩句自鑿此峽蜀楚得以相通伯玉泊舟於此故稱大禹疏鑿之功吾故曰只是兩句也後一解轉句云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伯玉泊舟巳晚峽氣陰冥高處若雲低處若霧望中見古木如生於雲際不知雲際之是山見歸帆出於霧中不知霧中之是水雲霧皆山皆水則川途前去無有底極故合句云川途去無限伯玉急欲至楚不知前途幾何又見歸帆幾時從楚歸復經於此意若連夜下峽方好今乃

泊舟於此乃未問土風不暮已之事何其計之窮也
故末云客思坐何窮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員外屬尚書省自漢以來尚書諸曹有郎中
侍郎兼員外唐制每曹置一員外郎寓直謂
宿禁中以備非常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
衛諸宮殿

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

衣卷幔天河入闕戀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
涼歸冠蓋無時釋軒居待漏飛來朝題漢柱三署
有光輝

並命登仙閣漢制尚書省在神仙門內故云仙閣沈
與蘇同時命爲郎故云並命庾肩吾有句云並命登
飛閣初唐詩多本六朝來通宵直禮闈十洲記崇禮
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二
門皆名禮故曰禮闈郎更直五日直宿在夜故曰通
宵直如是起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漢官儀尚書
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大官供食五日一
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執
香爐燒薰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如是承卷幔天
河入闕戀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通寫夏
晚之時景如是拼入中四句冠劒無時釋郎直宿爲
備非常故佩劒冠劒退朝時即釋今直宿夜亦不釋
天明則又入朝故云無時釋軒車待漏飛軒居見古
詩軒車來何遲夜漏盡則朝天故軒車先飛至以待
漏見其夙夜在公匪懈之意如是轉來朝題漢柱漢

田鳳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
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直宿在夜奏事則在明日
必沾寵渥如靈帝之題田鳳名於殿柱也三署有光
輝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先試牋奏初入臺
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又初學記秦初置郎中令其屬
官有三署署中有郎中侍郎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
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三署皆因蘇員外而有光耀
矣如是合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長安故城漢之故都高祖七年自櫟陽徙都此城未央宮周廻二十八里故城在西安府西北本秦離宮中宗景龍二年幸焉

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唐帳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樂思廻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

漢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載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悅出史記照史記作起曰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未字乃字已見不滿相國便盡與爲承曰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昔之所謂壯麗者一朝瓦礫欲以重威而漢之威靈復何在乎使天子欲治宮室之念頓盡是時中宗幸此宮未免有壯麗之想延清此四句如執利刃斬亂絲不止於詞句中見筆力

也吾觀延清初意欲作二句二句收不盡遂多作二句已成一解中宗幸意既不得於此一解中見勢必見於排中四句此處甚難延清索性趁着筆力寫去曰皇唐帳前跡置酒宴羣公帳字下得妙帳是惆悵不快意之謂既不快意如何又置酒作宴朕是作者意中想出天子治宮殿孰不作萬年不拔之計未央壯麗迄今未及千載一朝蕩盡人主當此自朕省壯麗不久天子之難恃悵朕於中不悵則不爲明矣置酒以宴羣臣亦遊幸之常典因上句五字氣力注下覺宴羣臣三字異樣精采羣公對酒意中皆有治宮室以蕭何壯麗爲戒也君臣能若此則明良合德眞何必以未央宮壯麗以重威哉復於宴上足二句曰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綵仗御仗也幔城帷似城也見庾肩吾詩離舟卷幔城寒因宴而遂輕春因宴而忽發純是陽和以見皇恩之所被綵仗幔城較昔日未央宮之壯麗何似而此則寒輕春發較彼之壯麗盡威靈空又何似哉於是寫天子歡豫酒酣賦詩命羣公奉和曰樂思廻斜日歌詞繼大風吳都賦歡

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廻曜靈於太清將轉
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用廻斜日本此言將轉
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巳之盛歡也極言君臣之樂
高祖紀十二年十月高祖巳擊黥布軍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見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
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既不悅未央宮之壯麗而歌意
又在守四方今天子作幸未央宮詩安不忘危其詞

足以繼高祖大風之歌復以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
通爲合何意漢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
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祖厭之薛人叔孫通說
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許之於
是爲綿蕝埜外習之時漢五年至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羣臣朝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百官執職
傳警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
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通初爲博士號

稷嗣君至是拜爲太常夫朝廷所最重者禮法漢立
五年患羣臣無禮而叔孫通始爲綿蕝以習朝儀今
朝天子幸未央宴羣臣乃至既醉繼以賦詩而羣臣
執禮天子尊嚴豈若漢爲帝七年賴叔孫通習儀乃
歎皇帝之貴也深得頌體○排律體略變動看其次
第都有着落而劾忠之意鬱肰勿以其人而忽之也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池在上林苑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池
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

官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
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
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
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
巳竭宋詩猶陡健舉佺期遂服不復爭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
廻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
沈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
夜珠來

豫樂也亦暇也朝廷無事天子乃幸昆明池以宴會
羣臣靈池郭憲洞冥記曰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
借來以喻昆明池帳殿天子行幸以帳爲殿而御之
今幸昆明故帳殿開於滄波也池中有豫章臺刻石
爲鯨長三丈凌越也天子之舟凌石鯨而竟度兩岸
刻二石人象牽牛織女則昆明儼然天河矣昔有人
乘槎而泛天河因見牽牛織女故借槎以爲喻晦唐
以正月盡日爲節堯時蓂莢生庭階朔日生一莢起
一日添一莢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則落一莢至晦

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是晦日故云全落正月
春尚未半遲遲而來柳色可以驗春之遲早反若催
春者然妙句象濵三輔黃圖太液池在建章宮北關
輔記池象北海三輔舊事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此
池象之景即日也刼灰漢武帝初鑿昆明池池底得
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僧後明帝時竺法
蘭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追問之蘭曰經謂
天地火刧將盡則刼燒此燒刼之餘灰也鎬池三輔
黃圖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按鎬京乃武王

所作此欲與漢武爲對耦後爲周文王事詩大雅魚
藻篇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周天
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詩也汾歌漢武故事帝行
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羣臣飲讌帝
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中有云汎樓船兮濟汾河横中
流兮揚素波夜珠三秦記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
云堯時治水嘗停舟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
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鉤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
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去其鉤放之間三日

帝復遊池池濵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愚按是詩分三解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
鯨度槎拂斗牛迴一起一承確然一解無疑節晦蓂
全落春遲柳暗催與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爲一
解象濵看浴景燒刼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
才爲一解句之一句之二句之三句之四言中宗幸
昆明池晦日亦要緊題面於此前一解中不能見勢
必須於句之五見於是於句之五見晦日句之六見
正月晦日既見題面已完便好將我意思馳驟作者

竟不做完中一解四句且擱起二句跳筆去做第三解句之七天子於此看象濱之浴日則知自新句之八天子於此葬燒刧之沉灰則知聖教如是當比肩周文何止漢武句之九言中宗宴羣臣應制賦詩卽是周天子燕諸侯而諸侯之美天子也中宗是周文王句之十言中宗御製幸昆明池詩卽是漢天子在河汾中流而賦秋風辭也中宗又是漢武帝題意又竟朕結不住必須另做二句作結作者於此極難措手延清却安閒自在乃去做完中解之兩句緊跟節晦二句來作十之一十之二中解既不空缺此詩又得妙結眞佳構也

或詰余曰子言五言排律體以中間排進四句者爲正格作三解則非格之正者矣而此詩不但作三解又移後補前得無支離太甚乎而菴曰詩固不可以板法定也夫教人者必以規矩出乎規矩者爲正不出乎規矩者爲不正出乎規矩而不拘於規矩不必拘於規矩而仍合乎規矩斯爲大正使人側看成峰橫看成嶺所謂造物在乎變化生心法由我出何所

不可如子言則蓬萊盍之且不可破又安知萬花樓之迴出於尋常萬萬哉吾非變吾之說也又非執吾之見使唐人就我束縛也吾亦知人以法爲苦也其不知法吾與論法既知法已吾與論變子未欲聞變之道耶觀詩者當豎起眉稜橫着眼睛使前人一字躲閃不得纔是觀詩說詩者當凝神清慮披心豁膽使聽者一字混互不得纔是說詩吾不敢以說詩自居也但眼目稍得清楚口不欺心耳卽如是詩吾若作截朕三解說說得去若作前後解中間排進四句說亦說得去聽者何嘗不信爲確朕吾今不憚煩而孜孜論其法之變非徒婆心熱切蓋惟恐詩法之終不明於世也世之君子觀吾之所說淡加詳察正其是非另出手眼有過余十百千萬者在焉則詩道大興便焚此筆硯長居弟子之列矣

子欲聞余說是詩作截朕三解者乎請試說之前一解四句已是明了不必更舉其中間一解四句節晦蓂全落是說三十日春遲柳暗催是說正月象濱看浴日因而說到日日而幸昆明池之日恰是正月晦

日燒刦辨沉灰因而說及往古往古何歲不有正月三十日今幸昆明池恰又是今歲之正月三十日又天子以四海爲家池象此海是說皇唐大一統灰延燒刦是說皇帝萬萬歲也的是中間一解第三解四句說皇帝與羣臣遊宴賦詩樂何底極明月不在夜珠自來延清未央宮應制詩天子宴羣臣則幔城外發出春來此昆明池應制鎬飲汾歌則晦夜又生出珠來同一機法也的是第三解

吾更爲子作起承轉合中間排進四句說春蕨二句

是起舟淩二句是承以幸昆明起應以舟槎承中間排入四句趂便輕輕出晦日一句說時景一句說池之象濱一句說池底之刦灰一句畢肰後作轉二句言周文之鎬飲漢武之汾歌中宗之幸昆明與羣臣飲酒賦詩俱在晝日以轉到晦日晦日當言夜故以不愁二句爲合延清是詩已入神化之境任巾說去總好他作不能及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一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之中

蘇　頲

同餞楊將軍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原州唐屬關內道今平凉府鎮原縣是也武德元年置原州貞觀五年置都督府御史中丞舊唐職官志御史臺有中丞二員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肰明方改俗去病不爲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笳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肰明方改俗去病不爲家

右地□□地龜沙秦惠王遣張儀取蜀以龜之形跡築城故云龜沙武元衡兵行斜谷詩亦有右地接龜沙句中朝內朝也漢書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虎牙漢宣帝時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後漢

安帝以三輔有陵園之守乃置京兆虎牙都尉朕明
後漢張奐字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潔巳威化大行
復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産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
遂改百姓生爲立祠霍去病爲冠軍侯漢武帝爲治
第對曰干戈未靖無以家爲也右地與龜沙相接見
原州最邊地要害之處虎牙必由中朝言原州都督
簡任非輕以朕明去病承言任原州都督須得朕明
之正巳化民去病之効忠忘家者方能勝其任楊將

軍其人也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吳子受命而辭
家破敵而后言返將之禮也漢高祖齋戒設壇埸拜
韓信爲大將軍築土而高曰壇司馬法古者軍容不
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廢國容入軍則
人德弱將禮句言天子拜楊將軍任都督加殊禮軍
容句言楊將軍受命統兵而去部伍整齊也朔風捲
漢鼓邊月思□笳張正見有詩云空林漢鼓鳴蔡琰
笳拍有云朔風夜夜吹邊月言將軍莅任身鎮督府
夙夜防禦也此四句看去乃題中所當有若論律當

從簡則又可以無此之所謂排入者也旗合無邀正
冠危有觸邪一句都督一句御史中丞在原州以都
督重還朝則以御史中丞重夫送其去便望其還任
宦以在朝爲榮故下以勞旋爲合此轉二句作者意
屬合二句則冠危有觸邪爲正轉旗合無邀正在此
處反爲拖帶也作詩者不可不知起承轉合之法明
乎法則看古人下句有着落矣孫子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唐李靖兵法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

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
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開五交之旗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一復散而
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
爲奇合則以散爲奇見楊將軍實實有將畧異物志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鬭觸不
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所服也晉書社後
冠一名獬豸冠又曰侍御史黑豸升殿取觸邪之象
見楊將軍實實能執法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言

將軍之能其職非吾所當言但當看其功成凱旋耳勞去聲凡大夫行役將軍出征有功勞歸天子勞之言其在外之苦而更有以賞之之謂也及是及早之及唐時遣將一歲而代言當今日御溝上花開時餞送明歲此時御溝上此花開時望將軍旋也指花而言五字如畫崔豹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花應是楊花餞將軍時應是三月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二句起爾雅華山爲西嶽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周廻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少昊爲白帝治西岳巨靈神手擘其上足決其下以通河流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唐都西安府西岳西安府華陰縣南故曰鎮神京中峰是言西岳峰之最高者太清又天之最高處入字見岳頂上接於天也先出華岳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二句承次出途經玉鑾楚詞鳴玉鑾之啾啾言御輦緹騎續漢書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是羽林軍以扈駕者重嶺是西岳之嶺薄雲是西岳之雲鑾過鑾鳴嶺即應之緹騎當前雲即迎之天子行幸見百神之肅護於是停筆作中四句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閒寫西岳之狀岳有仙掌峰華山記云華山四面削成上有五崖比竪破岩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掌極

高白日遠望若日之挂於其掌蒼翠無際與天一色略有微痕如水月之相映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又指岳而言是岳也乃神仙福地黃帝嘗遊於此以會神漢武帝嘗遊於此以望仙者也史記黃帝者姓公孫名曰軒轅封禪書中公曰天下名山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三輔黃圖集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彩囊盛柏葉露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

將新禱焉言二帝遊幸以見於今之經過眞是好手
入句都在西岳發揮於是說經過之故葢爲封岱也
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爲下合二句即以泰山上
說作轉曹植孔子廟頌修復舊廟楊雄校獵賦羽騎
營營布乎青林之下借用此青林二字春林葉生則
色青泰山是東岳東乃生方色尚青用青林尤當舊
字古字便見封禪其來久遠竹書紀年帝舜在位有
龍馬銜甲赤文綠字庚肩吾詩嫣泉綠字分泰山上
舊碑無字唐玄宗曾作八分大字書勒碑於懸崖故

云新碑綠字生或言今封禪當立碑且修廟也羣臣
願封岱廻駕勒鴻名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唐書張說傳說倡封禪
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相如封禪書前聖之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謂用此封禪也
夫封禪在後世帝王非必不得已之事玄宗可不必
乃倡自燕公欲分謗于廷臣曰羣臣願封禪其意雖
如此而筆之於詩言非出自天子之意得大體史言
說蓬生麻中不得不直又稱其爲大手筆於此並見
廻駕見天子一似彷不過羣臣意思而勉强封禪者
因得勒封禪之鴻名以垂於後世說善揣天子之意
又若此此二句是說倡封禪議公案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回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
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
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
咏康哉

玄宗聖製從關字起此作以津字起絕不於題面上
琑琑史記吳起傳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
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寳也蒲關正在此故曰
魏武中流處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
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

故精乃可以長生唐皇還都而經此以軒轅擬之故
曰軒皇問道回度蒲關看他如此輕便寫來有手筆
者自不爲題束縛也承二句卽從度關後說旣度過
關則平地矣傍河而行則有長堤堤上種樹時方春
和樹皆向榮故曰長堤春樹發度關便望見西岳仙
掌峰遂出早字用曙雲開三字故曰高掌曙雲開於
是做中間四句何等宏麗精實龍負王舟竹書紀
年禹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
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

哉龍於是曳尾而逝唐皇度關亦必濟河故以禹來
喻人占仙氣來仙氣卽老子過函關上有紫氣借以
貼關字且唐以玄元皇帝爲始祖故以仙氣當天子
氣河津會日月河是黃河津是黃河之濟渡處天子
南面日東月西有聖人之體復有聖人之用體是德
用是事又天子之旗畫日月之狀又天子所到之時
卽是良月吉日天子所幸之處卽是紫宮寶位可見
不獨天子御朝日月會在河津而日月亦會會者合
也三禮大傳天子將出日旗斡左月旗斡右前建鳥

旗七斿以象鶉火後建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左建龍
旗九斿以夾日象大火右建熊旗六斿以輔月象參
伐建招搖於上以指正四方天子出征用此想吉行
亦然天仗役風雷天子所在有仗在途則仗役役使
也風雷爲之驅使日月且然况乎玉帛風雷且然况
乎臣庶也哉東嶺重關盡旣度蒲關則舊在關之西
回頭看謂之顧且蒲關之東有東都在焉東都之關
過蒲津始盡西馳萬國陪天子都在西京急於還京
故馳諸侯爲天子之陪臣萬國諸侯迎者送者隨者

皆陪之而西馳至京蒲關在後西京在前天子玉輅
恰在途中不必說到京合二句亦不說到京故於中
途神情上描寫此二句爲轉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
哉昔漢文帝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特召卿耳河東卽蒲津處也在蒲州則黃河
西岸在西安則黃河東岸漢都長安則河東爲股肱
郡唐亦然夫人之一身元首爲重股肱爲次自元首
分中看來則股肱爲重元首喻天子股肱喻諸侯天
子加意於股肱之郡勞其郡守問民疾苦虞書皋陶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上句有股肱字下句順手用元首康哉字言君明臣良則庶事康天子車駕所至多不免苛索供億騷擾百姓今自天子東幸以至西還股肱之郡無不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之歌臣亦處處聞之以見天子能行所無事東西二京之中間若不知有鑾輿之過者然是爲合二句應制與春和體應頌聖而此直欲致君於堯舜的是元臣風度此唐皇所以稱之而無厭也○唐賢作十二句排律詩中開四句都閑閑對仗

子壽此作中四句何等氣力使前後二解愈加精彩可見中四句最爲得力唐多以此體試士而人之能否總於此驗則中四句談何容易請以人譬之起是頭合是足承是左手轉是右手中四句是腹心腹心無疾則面目榮澤四肢强健又加行軍將士四列大將居中號令指揮皆從中出心心相通使萬人同一心方能戰勝攻取制敵而不制於敵審乎此則排律無難事矣

王　維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韓詩鄭國之俗上巳日於溱洧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沈約云魏巳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雍錄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東臨滻水一統志云隋文帝建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黄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

三輔黄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也在雍州櫟陽縣漢高帝七年宮始成長安志第三門名曰霸城門外郭門曰青門長樂宮在青門之外括地志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宜春苑在宮之東從望春亭兩邊開起樓卽望春亭也開於萬戶之上言其高輦幸望春亭於百花中過此爲承聯尋不出起承痕迹眞妙手子虛賦浮文鷁鷁水鳥也畫於船首故稱舟爲鷁帝乘舟故仙仗移漢書谷永傳左右之臣戴金貂之飾並巴輿服志漢侍中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書建

爾于上公言從遊諸臣皆公卿於是君臣宴樂歌舞
以盡此一日是爲中間四句天子畿內爲甸長安有
八水渭水爲大於望春近天子登舟棧楔畢復還望
春憑樓之所望見渭水之光如鏡之明又見黃山之
入漢宮孝惠二年於槐里縣起黃山宮此二句爲轉
因君王來棧楔灞水滻水皆來朝宗尚書江漢朝宗
於海春見曰朝夏見曰宗如此方是天子棧楔妙滑
水黃山二句做題中觀字右丞是詩自由性務若法
不能以拘之者此之謂詩天子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周禮疏朝集
使上計會之法唐書禮樂志設諸州朝集使
位都督剌史三品以上實錄武德九年三月
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天寶三載三月勅兩省
五品以下滻臨亭祖餞朝集使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
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
通溝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
滿中州

博物志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宗
周即鎬京唐都西安故以宗周爲稱且見朝集使之
名始於周也禮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衣冠即
萬國臣之來朝者此爲朝集使二句起周禮王之五
輅一曰玉輅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凡諸
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
其辭又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

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注諸侯使臣行覜聘
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承二句一句言大
客來王乘玉輅以迎勞一句言諸侯去則以金節送
之此一解虛冒見周已有是典矣京師送行謂之祖
送祖者往也言都會之處尚留他不住而竟去也禮
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
窮覽故祀之以爲祖神唐書宰相表唐因隋舊以三
省長官爲宰相三省謂侍中兩令也傾動也三省無
有一人不送者此句是送後漢書賈琮爲冀州刺史

舊典傳車駱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周禮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正
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
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朝
集使總是此九州內長吏來朝者去則各向其州而
去此句是朝集使去上路京師上所經之路通溝西
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溝上路通溝是送行之地楊

花槐色是送行之時時正暮春也此一解言送朝集
使列子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扁鵲視之出日血脉治也而何怪不出三日疾
必間簡子寤語大夫日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中央
爲鈞天長吏來朝如預聽鈞天廣樂歸朝集使還本
州天子以九州爲憂朝集使歸郡盡職以寬聖主之
憂寬即分也此二句是言朝集使歸抵治所天子之
寵餞朝集使者蓋欲其分憂耳宸章天子御製詩送

其詞猶河漢之昭回於天莊子猶河漢而無極也易
曰天垂象聖製如天之垂象朝集使躬齎聖製以歸
則宸章滿於九州而言中州何故蓋天子中天下而
立以御九州以諸侯言之則爲九州以天子言之則
爲中州中州猶中央也此二句言聖製此一解總言
朝集使歸郡當厲精治民以報天子之恩無負宸章
垂送之意.

古人叶韻用重字自是一病然大家數多不論蓋古
人重解數且做一解即拋一解或不及照顧叶句又

貴穩韻中或無可替用之字不妨存以爲玷與白璧
無損也古詩可無論排律體中止見此作請大詞壇
試更之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禽
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迴二
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舊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
別離情

前一解看他曉字餘春字帝京字一女字衆鳥字右

丞太原人仕於京而今到巴峽適際天曉之時旭日
初麗照着山水又當暮春禽聲繞樹能無動羈旅之
懷此所以憶帝京也看投字見不得意人不得意於
此則投於彼又從未相識不知路頭之謂也如此天
早卻到巴峽山重路險不得停行憶在帝京或朝罷
修職正此際也休沐在家高枕熟睡亦此際也平日
於天曉時慣了今卻不慣適見獨獨一女浣於江頭
又見成羣野鳥鳴於林際帝京暮春雖甚天早何嘗
有此寂寞所以將此爲承也水國於舟中作市又大

異於帝京橋橫山半人卻在樹杪上行此又是巴峽
之所僅有也山橋即是棧道此處依肰有人烟湊集
之所登高而萬井始見不登高則不見也出字妙我
無意於見一似萬井要與我見者寂莫不過中忽見
人家亦是途中一喜又遠眺去迥絕之處見二流之
明亮註者皆謂成都有二江雙流其下舉蜀都賦兩
江珥其前而言愚謂巴峽去成都甚遙二江豈巴峽
之所得而眺望者二流必有所指闕疑可也此四句
寫巴峽民風景致如畫後一解看他殊方語舊國聲

山水趣別離情等字鄉語處處不同聽巴峽人之語
不同於舊國方知此處是殊方若人不作殊方語便
算做舊國亦復何妨其相同者祇是鶯聲若鶯亦作
殊方聲我在此處相習便了無奈被鶯聲撥耳使我
驀肰想着舊園起來眞無奈此鶯聲何也人語鶯聲
總是愁人景況若說山水奇絕妙絕實又舊國之所
未有我惟賴茲以消遣別離之情雖肰吾何能不憶
帝京餘春之適意哉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
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
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
若爲通

晁監本倭人入仕中國維與同官相善今送其歸國
日本言國近日之所出故以爲名貞觀初遣使入朝
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此直任官矣積水不可
極荀子積水而爲海不可極言其渙安知滄海東又
在海之極東言其遠九州何處遠今人在中國若於

遊歷居恒輒計某州近某州遠某州最遠輒有難色萬里若乘空日本在海之東去中國不啻萬里是路之極遠者晁監暫肰竟去絕不以遠爲慮若乘空言其略無阻塞如空中之無礙此三字從晁監心上寫來者九州萬里二句於法爲承而此若提筆作頓者肰筆下直是生龍活虎不可捉摸於是作中四句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言海無路徑可循惟看日以爲去向言歸非人力可憑但信風以作行止有如此渺茫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有時巨鰲露形天爲

之黑并無日之可看有時魚眼射光波爲之紅總藉風以爲信復有如此危險前一解言晁監欲歸先將海來量度尚未到海中四句正在海中行後一解晁監到國矣鄉樹扶桑外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多林木葉皆如桑樹長者數千丈大三十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扶桑乃日所出之處倭國相近見鄉樹纔到國中主人孤島中山在海中皆謂之島晁監到國方稱主人唐書日本在海島中而居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島未爲孤

而言孤者言其歸國與長安遠隔矣既受職天朝日親此中聲名文物之盛身當友朋相敘之樂今歸國則離羣索居愈覺島之孤如此主人真是難做其意蓋欲轉到末句也別離方異域今日尚與君同朝送別後即爲異域音信若爲通此後只好以音信相通覩此茫茫亦何敢必總寫不忍相別之情可謂淋漓盡致矣

岑　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虢州今河南府陝州周封虢仲于此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携惟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句之一言亭之高句之二言與諸子登句之三四言在亭上所觀此之景四面有如此句之五六言登時適當雨過殘虹猶可得指認去夏雨隔斗田此雨與亭無預者又不漏西字雲雨在西北所如見句之七

言與諸子登西亭攜其酒榼傍山壁而陳列坐憂飲以盡觀眺之興句之八言青壁下去有溪水焉瓜田即在溪畔瓜喜水故瓜田傍溪瓜熟正在早秋關早秋二字妙上急雨亦是早秋酒榼亦是早秋早秋涼可登高飲滯天熱那能得句之九見作官簿書旁午不加登西亭之樂句之十見同羣之適意句之十一十二因登西亭便欲解官歸田徜徉與山水朋友中也此詩若將今人看詩法一直看去不分解數嘉州詩亦何嘗不妙絕千古但只是辜負作者苦心而菴

却不敢等閒放過它須如啖橄欖得其回味方是能讀嘉州排律者愚看此首排律中四句更非人所及要它合着前一解則與前一解相屬要它合着後一解則與後一解相屬直如釋迦牟尼珠隨色現光不可思議也如何中四句與前一解相屬起二句言西亭之高諸子在上登眺承二句寫景承上高字高則見千家小萬嶺低景從西亭西面極遠處寫陝北即虢州城之北關西即函谷關之西虹現則雨止是寫暫時空中之景從西亭一角上寫酒榼句是觀眺既久陳酒榼於崖陰以憩息瓜田句是秋暑方酷則又見瓜水以思解渴青壁西亭之左右綠溪西亭之直下又景之最近者也如何又與後一解相屬虹掛雨魁是作官之末後酒榼是會友之興致瓜田是歸農之本分也如說其與前後二解不相屬則真不相屬只算做西亭觀眺之所偶及幾句自掛陝北急雨自過關西酒榼自緣青壁瓜田自傍綠溪不惟與微官無涉與朋友無涉與鄉園無涉且與西亭何涉與諸子何涉即就四句除虹雨外酒榼與虹雨不連瓜田

與酒榼不連綠溪與青壁不連即分四句逐句看來殘虹與陝北不連急雨與關西不連酒榼與青壁不連瓜田與綠溪不連通首六十字各各不連而人輒把唐賢好詩作一口氣連讀去何哉此聖歎之所以長歎也嗚呼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之下

杜甫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唐書地理志閬州閬中郡本隆州先天二年避玄宗諱更州名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雀失侶亦哀號

閬州多山水時方秋高送十一舅正在此際故以萬壑千崖起于是浮舟出郭同往江中送別爲承寄江濤寄字十一舅是公之母舅而治席送別者却是王使君公不曾作主人無以爲情作自嘲語猶云甥之酒直寄于江濤間又謂甥雖無酒而甥之意反厚于王使君則視此江濤矣此一寄字有無窮意思在内杜詩豈可輕讀乎哉此一解是送別于是入中四句乃作嘆辭曰人之良會難得即幸得矣能復幾時既來此處又往別處終日役役無有少息何此生之太勞也况又不得意窮愁到老吾輩僅存此骨若不能自持將骨亦無有矣國家播遷盜賊如毛何處不是窮愁所廹未免行役即是知己即是骨肉欲留不得送別實是難堪有此一嘆則前後二解血脉貫足何其妙也吾舅惜分手從舅分中說吾舅此番作別亦覺過不去以至情相度確然有此一惜何况當此時世使君寒贈袍且更有贈使君之情已盡爲甥者却如之何沙頭黃雀日暮失侶亦爲之哀號豈甥反不

如黃雀耶此二句公自謂何故用黃雀何遜詩黃雀悲故羣孔德紹詩斐華失侶雀長門賦白鶴噭以哀號故用此此一解是惜別通首總見羇旅貧窮無以自將意

春歸

本集注春歸言歸當春時也按公構草堂于成都已而去之廣德二年聞嚴武鎮蜀公復還成都舊居故有是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
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
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
即為家

苔徑臨江竹尚如故茅屋無恙覆地落花若不復歸
如何得又見寶應元年嚴武召還公去成都至廣德
元年歸成都相去三年乃云頻甲子是絳縣人之謂
甲子一年日干支有六个甲子故云頻今歸恰值春
華見此花竹真是一快以歸草堂為一解中四句是

寫浣花溪之景晉春秋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常倚杖
相對公正用此又標法師詩中剗一孤石剗刪詩孤
石滄波裡沙即溪之畔也攜壺觴以就此見鷗之浮
水而無心燕之受風而斜折鷗燕正與花竹相通總
是春歸所見皆適意事為何轉二句忽作嘆息語公
意中見人蹤跡不定吾益為嚴武來故得歸吾敢必
嚴武常鎮于此哉未知此後常居于此否時蜀數亂
世路多梗雖字見不得往來吾生有涯莊子吾生也
有涯而知也無涯亦字見吾已年老來日有限蓋[illegible]

把世事看空隨緣且去有酒便醉無酒則醒并并字
宙吾家何在此草堂因吾昔乘興而來裴冕為構吾
今復來亦是乘興吾且在此聊作消遣敢謂即是久
住之家而老死于此哉

千秋節有感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
降誕日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
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

埃鳳紀編生日龍池暫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
樓臺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
獨餘哀

自玄宗幸蜀後千秋節遂罷則永罷矣每到八月五
日想着千秋節為之痛傷一年一傷傷何時已頻字
不忍再讀每千秋節必宴群臣于花萼樓下今罷後
而花萼樓已生塵埃壯觀指花萼樓為前一解千秋
節故典禮官已編于玄宗實錄昭然可據而興慶宮
之龍池頻成劫灰矣唐皇居藩邸有舊井湧為小池

常有雲氣黃龍見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爲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飛亘空望西南去湘川今長沙府唐爲潭州時公在潭州于八月五日爲之沸淚故云新潭州去長安遠故云秦樹遠樓臺公蓋無一日而不思王室與先帝也鳳紀二句言唐宗已崩實錄空紀其節湘川二句言今日有感却在潭州孤臣之淚橫傾當時朝臣亦知有千秋節耶爲中四句舊唐書千秋節王公巳下獻鏡及承露囊寶鏡羣臣得千秋節既罷則羣臣那得復獻鏡于君王金吾萬國廻唐書職

官志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員將各二人金吾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翊府及司軏等五十府皆屬之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道此指唐宗自蜀歸之時遷居南內而千秋節爲之不舉公不可顯言故作微詞讀此句當一慟哭也看他含二句可知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明皇能斟酌時宜故成開元之盛千秋節乃不得行于歸蜀之時肅宗之衢尊何在大曆四年公在潭州復經兩朝公年巳老回憶先帝獨有餘哀公忠國之心不啻清霜破月千載來猶令人感動人多不會此一解借爲拈出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按唐諸州諸縣各有司戶

嶺外資雄鎭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適行矣

莫徒勞

嶺外之使劉卿當行時有所避則以司戶充判官而往嶺外是今之廣東嶺外去朝廷遠所賴藉以安者在雄鎭即節度使也朝端大臣領節旄而出最爲榮寵月卿書卿士惟月此指劉卿臨字從月字來幕府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帝拜大將軍于幕中因號幕府星使出詞曹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對月卿工甚此指司戶司戶非詞曹而云出詞曹者蓋判官必須詞曹以其掌書記也美司戶之能文而充字

意已在其內矣此四句倣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爲一解海南海羊城寰宇記五羊城在廣州南海縣城周十里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執六穗秬而至今呼五羊趙佗築後爲黃巢亂焚毀象郡賈誼過秦論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唐書地理志象郡本桂林郡武德四年置以象山爲州名屬嶺南道此二句見鎮之雄瘴癘吳志蒼梧南海歲有癘風瘴氣判官主決斷有風霜之氣此句言山有瘴癘足以害人判官之風霜直驅開瘴癘而去則何患山之險忠信

涉波濤家語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復以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言海有波濤足以溺人司戶之忠信直凌涉波濤而過又何患海之危此見道路雖難去亦無恙爲中四句別恨隨流水人別去若水之流水流甚急而別恨亦隨之流交情脫寶刀晉書王祥傳呂虔徵祥爲別駕初呂虔有佩刀相者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言交情之厚乃脫寶刀以相贈其所期者大矣有才無不適人若有才何之不可大才小就意無不適行矣莫徒勞君今行

矣當努力以樹功名毋虛此遠道跋涉之勞也此一解倣送字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池在涼州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弱羽猶欲伴鵷鴻

時達夫節度河西竇侍御想奉天子之命而來達夫

作主人邀泛靈雲池以爲樂白露先時降禮記仲秋
之月白露降先敘時令起淸川思不窮天氣初凉最
宜于水故有淸川之思入靈雲池江湖仍塞上江湖
與魏闕反江湖是閒散之地閒散則可以遊却仍是
塞上塞上是關防嚴警之所承上淸川舟楫在軍中
戍馬之中而有舟楫承上淸川而思不窮在言外此
前一解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見不是空泛爲設
歌舞池旁有樹舟動樹移一路舞去故覺樹之換也
池内有風歌聲自遠至晚不歇故言聲之饒也夕陽

連積水歌舞少間舟中望水見夕陽之與積水無際
邊色滿秋空回頭看塞又見邊色通還秋空靈雲池
眞是雄曠爲中四句乘興宜投轄後漢游俠傳陳遵
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終不得去見不善做主人奉陪乘興而已未能
致客盡興大醉遨歡莫避驄桓典傳典拜侍御史常
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御史持白簡以糾彈不職某貫懷悚爻今爲遨歡却
恐畏避又某之罪也不獨詩好詞令更佳誰憐侍弱

羽猶欲伴鵷鴻鵷鴻是勁翮弱羽是小鳥仕宦重內
而輕外達夫在邊方故以弱羽是謙侍御在朝故以
鵷鴻爲稱鵷喻朝班之循列鴻喻侍御之高騫某何
人也得陪侍御于靈雲池泛舟多見其不自量矣此
後解作陪字

祖詠

淸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舊唐書司勳郎中一員從五品掌邦國官人
之勳級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淸明烟火
新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鄰池照窗陰晚杯香藥
味春欄剪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裡深居
作隱淪

別業是人別構屋于林泉花竹間以供暇時娛樂也
今郎中別業在野宛城田家而主人爲司勳郎却是
近臣田家則太朴近臣則又甚華言司勳能兼之故
曰田家復近臣吾觀司勳行徑居然隱者然隱者多
孤僻而與人不相親近昔惟郭泰好獎借人倫不拒

崖岸范滂嘗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行樂不遵
親見別業是司勛行樂之地不獨自行樂而喜與友
同行樂而不違其所親之人此所以宴客也霽日園
林好清明日多雨而是日適晴霽愈覺園林之好好
者言可行樂清明烟火新清明前是寒食唐俗禁烟
至清明則頒新火于貴戚親近之臣而司勛是月宴
客烟火乃是新的承得蘊藉妙以文常會友惟德自
成隣用論語語言司勛平日會客總是以文與德池
照窓陰晚別業臨池會客于此每日晚水光漾于窓

上見會友必盡一日之興杯吞藥味春其所飲之酒
皆有藥味帶山林之氣平日如此清明亦然是為中
四句欄前花覆地見人所不到落花布滿于欄前竹
外鳥窺人見今日預宴之友皆有德能文之彥無喧
囂流俗之習故鳥常在于竹外窺人何必桃源裡深
居作隱淪此雖是近臣之別業而幽寂之致若與世
隔行樂亦得久居亦得此卽是武陵桃源何必更求
桃源深居不出而作隱淪也司勛眞大隱哉末歸美
別業為一解美別業正美司勛

張　謂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共許尋雞足誰能惜馬蹄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
霓簷下千峰轉窓前萬木低看花尋徑遠聽鳥入
林迷地與喧闐隔人將物我齊不知樵客意何事
武陵溪

雞足五燈會元一祖摩訶迦葉付正法于阿難持僧
伽黎衣入定雞足山候慈氏下生此指雲公禪寺言
諸公共許尋雲公之寺誰能愛惜其馬蹄而不去惜

馬蹄便見是日早間有雨未免卸駒否則惜馬蹄有
何意趣長空淨雲雨長空是天雲雨若爲之洗有
故用淨字斜日半虹霓言下午而始晴然乎雖不成
今喜到寺矣承上意如是簷下千峰轉寺有遠近處
簷下繞步見千峰之旋轉窓前萬木低寺在山上先
窓俯萬木之頂上句言寬此句言高看花尋徑遠然
去看花無處可入必須尋徑而徑却甚遠聽鳥入林
迷聽鳥入林又迷而不能出此二句言其深邃的是
好隨喜去處是爲中四句狀諸公來遊眞爲隨喜哉

故此四句只當鋪排算不得要緊却又再少不得的
此爲中四句定式看者宜細心體會也地與喧鬧隔
此處幽寂不聞世諦眞是世外勝地人將物我齊佛
教萬法平等無有高下皆作物我分別想住持雲公
是个菩薩故大衆俱無我來遊諸公聽雲公之法又
將化爲一人矣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溪此寺既可
隨喜又有佛法不知何故此中樵客意只想着桃源
哉此爲反結又所謂詠嘆結也或曰入桃源洞中本
是漁人此云樵客得無悞耶余曰此處該用樵客蓋

寺在山中樵客指山中居人而言諺云近寺不重僧
是之謂也

劉長卿

送鄭十二歸廬山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在門前秋草
閑忘機賣藥罷不語杖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
暮山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
寄一攀

潯陽今之九江府廬山在九江城外數畝宅鄭十二
住家于山下歸臥掩柴關言鄭十二今番歸掩門高
臥也谷口昔鄭子眞隱于谷口何人在言谷口已無
子眞正對廬山今有十二門前秋草閑言十二出遊
後其門前草閑在那邊見正該歸矣忘機賣藥罷十
二無心出門不過是賣藥今藥已賣完不語杖藜還
世事總不關心故不語拄杖而歸十二眞是高隱舊
筍成寒竹十二出門時想在筍生之時今應舊矣已
成高寒之竹寒字當作如是解以後有桂花字在空
齋向暮山十二未歸齋空在那邊只好與暮山相向

十二歸依然與暮山相向十二是个無心道人即歸
齋依舊似空的一般十二亦竟是空齋矣妙極妙極
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是言十二歸山人亦尋他
不得過其舍下者除非是水十二亦更不出山到人
間者或是浮雲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楚詞桂樹
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言君之佳處他
日我當來奉訪今尚未能得據茲秋月桂花應發何
故用應字以十二尚未到家不曾見桂之有花無花
故作懸度之詞因君之行一寄我攀援之懷是歸者

尚在此間而送者已先歸十二到其隱處矣解數不必更說

錢　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雲和地名此地桐木斲琴瑟音最精周禮雲和之琴瑟帝子指湘靈靈即舜二妃湘君也以湘靈鼓瑟直做起看他如何做下去馮夷水神楚詞使湘靈鼓瑟兮下有舞馮夷三字故以馮夷舞承空自見舞者自舞人不得而知之楚客指屈平聽鼓瑟而心悲故云不堪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瑟之調苦淒如金石之感人而悽折瑟之音清聽之如在轉愈入于杳冥而難追蒼梧禮記舜葬蒼梧之野怨慕舜號泣于旻天孟子曰怨慕也怨己之不得于其親而思慕也清苦之音調足使舜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楚詞築蘋齊

葉兮白芷生白芷即葯因鼓瑟而白芷之芳香欲動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爲下曲終作轉曲將終如流水之傳于湘浦見鼓得快若悲風之已過洞庭忽然遂止曲終人不見人不見方是湘靈江上數峰青有音時用耳無音時用目睜起雙瞳則又恍然若失矣落句眞是絶調主司讀至此嘆有神助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遺補

空谷春雲滿愚公晦迹深一隨玄豹隱幾換綠蘿陰絶徑人稀到芳蓀我獨尋厨烟住峭壁酒氣出重林蝴蝶晴還舞黃鸝晚暫吟所思青瑣客瑶草寄幽心

錢起過山人所居忽有隱心寄詩諸遺補其欲招之同隱耶空谷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春雲滿見山之最深眞是隱處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人辭

富貴而隱有如嚴公玄豹七日隱于霧山中隨玄豹
而隱綠蘿陰一歲一換今不知幾換上以山之深起
玆以往山久承絕徑故人稀到人不到故不知其隱
處之妙芳蓀比隱者我不獨到其地而且見其人過
一山人居却露矜色妙一句他人一句自巳厨烟往
峭壁山人住于最深處見其厨之炊烟只在峭壁之
下而不移酒氣出重林山人醸酒酒氣透于重林之
外見有粟足以養生又有酒足以適興山人住山有
如此樂足以無求于世比求富貴者之仰人鼻息孰

勞孰佚孰得孰失蝴蝶晴還舞莊子栩栩然蝴蝶也
見山人又能觀化鸎晚暫吟吾輩作官如黃鳥待
遷喬木晚見過時雖甚得志亦不過暫時事所思青
瑣客指諸遺補遺補謀官班于青瑣之下不是思青
瑣是思青瑣客青瑣與山居對照煥若丹青瑤草寄
幽心瑤草玉芝也食之可以長生寄字不可看錯此
是遺補之心所寄托遺補身居青瑣志在名山所以
有此相寄否則便爲枘鑿不相入矣

杜甫 又

太歲日

本集註按史大厯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
朔則初三日爲太歲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
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
金銀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原下蜀北斗
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
見幾回新

太歲日唐時爲重行朝賀禮公是詩先敘巳之流落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時公在夔夔有巫山縣唐
屬蜀往來楚岸至于遲暮坐于巫山今又屆春見老
人遇春每每生出不快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以
病承上老病則便當歸家却爲狀羈泊于是咎巳之
謀拙謀拙故在此若謂我謀不拙竟是何人之拙竟
何人三字妙極欲以謀拙二字推與他人身上他人
推不去竟說自我我又不認帳也是爲第一解于是
另作起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長安今日正是太
歲日天子臨朝百官拜賀閶闔天門日有三道惟中

黄道最吉以稱太歲日衣冠是羣臣朝見之服紫宸
帝之所居唐有紫宸殿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承
閶闔衣冠二句尚書中候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昔
舜至于下稷榮光休至武王沉璧于河至日旰榮光
幕河榮光總是天子聖德之光仰神堯光被四表之
光也是日天子坐朝光華明于日月又出金銀以頒
賚羣臣甚盛典也是爲第二解于是復言心跡愁寂
鸎行斷參差虎穴隣今日我羈栖于此與朝臣之班
行隔斷愁寂何堪此處多山何往而非虎穴我却與

虎穴爲比鄰鸎行齊整虎穴不齊整參差者不齊整
之謂也又見心不平穩此總是愁寂處雖然我蹤跡
在此意却不在此西江原下蜀北斗故臨秦本集注
楚人指蜀爲西江以從西而下也蜀非吾所樂居從
此東下則是楚原易下而何不下祇因朝廷在秦地
蜀陸路去近水路下則遠吾所以不便去蜀也是爲
第三解公之困苦極矣于是復作自慰爲一解散地
適高枕生涯脫要津吾年已老矣身已病矣只隨地
而安便了又要做甚事業因吾所望蜀且不必下也

我已老病高枕暫休蜀止是吾閒散之地途可高枕
吾亦不慕榮貴身當重任人之生涯在要津我之生
涯却在脫要津上吾已脫矣此老語雖如是意却不
然看他下二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公豈要看
梅柳者哉其柰高枕不過長安太歲日羣臣朝賀我
却去看梅柳梅柳可是當得朝賀的天邊是無拘管
之處要知天邊是太歲日之天邊梅柳樹是太歲日
之梅柳樹相見是太歲日之相見幾回新是太歲日
之幾回新也好个太歲日不得與朝班相見天子而

在天邊相見花木未免有情何以遣此幾回新人傑
解作幾歲梅柳一歲一新吾不知後來得見幾回緣
白而菴不然公正在愁寂之時當此太歲日朝會無
期只把梅柳樹看一回想着太歲日一回去看梅柳
樹一回去看梅柳樹一回想着太歲日一日之中不
知相見幾回是此老心繫闕廷憂心如擣行徑若看
作幾歲便不對針總爲不知在太歲日三字上盤桓
故讀古人詩于題目幾个字不可不細心看也
而菴曰予說詩以排律居最後排律又以太歲日居

原缺

說唐詩二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徐增撰增字子能長洲人所錄唐詩三百餘首一一推闡其作意其說悠謬支離皆不可訓至於分解之說始於樂府如陌上桑等篇所註一解二解三解字尚不拘句數晉魏所歌古辭如白頭吟塘上行等篇乃註四句爲一解所謂古歌以四句爲一解倉歌以一句爲一解是也然所說乃歌之節奏非詩之格律增與金人瑞遊取其唐才子書之說以分解之說施於律詩穿鑿附會尤失古人之意